

明慧网法会

——第十六届中国大陆
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 [9]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就是安宽带上明慧网，不论邪恶怎样封网，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顺利上明慧网。这些年的修炼提高和明慧网是分不开的。每天回明慧网看看也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愿所有大法弟子都融入明慧网这个大家庭，比学比修找出差距。整体升华整体提高。

感谢师父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提高、共同精進的平台——明慧网，感谢同修们的努力把大法弟子维系在一起，共同助师正法，兑现使命。

二十多年来，每时每刻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中，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无论遇到什么魔难，心性上的考验，只要想到师尊想到法，很快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时也是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刻。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用大法净化了身体和肮脏思想，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我——大法粒子。

师尊讲：“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魔炼，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看看也就是这样。” [1]

谢谢伟大的师尊！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论路有多远，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直至圆满。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目 录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上） - 1 -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下） - 8 -

明慧法会 | 看似不可能的事 - 18 -

明慧法会 | 巨难之后法中修 - 30 -

明慧法会 | 三次神奇经历 - 36 -

明慧法会 | 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 43 -

明慧法会 | 时间宝贵 用心救人 - 53 -

明慧法会 | 乡村学法点平稳走过二十年 - 61 -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上） - 68 -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下） - 77 -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上)..... - 85 -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下)..... - 91 -

明慧法会 | 实修消除间隔 众生奔涌而来 - 100 -

明慧法会 | 讲真相润物无声、水到渠成 - 111 -

明慧法会 | 在师尊看护下成长 - 117 -

明慧法会 | 大法弟子是个整体 - 123 -

明慧法会 | “三件事”都做好 - 136 -

明慧法会 | 全身筋骨错位 四天康复 - 147 -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上） - 152 -

每个人都在不同层次上修炼，都有师父在管。多想别人的好处，多看自己的不足，换位思考。修去执着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她也能提高上来。

六、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

十多年来，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明慧网的文章每天必看。有的同修不能上明慧网，我第一时间把师父发表的讲法、经文送到同修手里，把大法的信息传达给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把正法修炼故事、忆师恩等音频下载传给同修；把网上同修交流的好文章下载打印后拿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在学法小组交流。看同修在修炼中是怎样在法理上提高，转变观念，遇到问题怎样正悟，向内找等。

一次看同修交流发正念的文章。同修在清理自己的时候，加上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我有启发。自己长期对旧势力认识不清，在魔难中被动的承认旧势力后才去清理。

师父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的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 [9]

我就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更不承认，谁安排谁有罪。主动对旧势力清除。这样发正念我觉的效果挺好。

我闯出看守所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脑，买上网卡，上明慧网。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经常搬家，搬好家的第一件事

心不正才出现这样的结果。深挖隐蔽很深的人心，提高上来才是最主要的。

一次次搬家也是挺魔心的，找房子、租车、收拾家，每次在钱物上都损失不少，搬家又不能张扬，非常时期还得注意安全，每次都是我和六十多岁的妹妹两人搬家。一切都是师父精心安排去我的各种人心，使自己更快升华提高上来，谢谢师父一次次为弟子操心。

心性提高了，师父就安排最好的给弟子。第二天，我特别顺利就找到了房子，而且没有通过中介，房租便宜一点，地点还好，离我做事情的地方方便多了。

一次在和同修交谈中，他谈到我以前不支持某个项目哪里做的不对，我一听就火了，辩解起来。忽然想到师父的一段法：“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著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著才重要。”[6]我后悔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发那么大的火，争斗心也上来了，更没做到忍。这不是提高的机会吗？怎么又往外推呀。师父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提高上来。

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某某对我意见大了。我想我们一起被迫害这么长时间了，她还没过去呀。回想当初我和她都做资料，我做什么她做什么，我有什么机器她也得有，几次指出她也不改，我就尽量不去触及她的执着，觉的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惹不起躲着点。并没有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心？她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我也这样对待过她？没有修自己。也暴露了我的争斗心、嫉妒心、攀比心、执着自我等好多人心。师父说：“只有放弃才能得到。”[7]不管她怎么想的，我要修去这些心，放弃对她的负面思维修自己，

明慧法会 善念慈悲救世人（下）	159 -
明慧法会 丑小鸭变白天鹅	169 -
明慧法会 家开诊所 来者都是有缘人	178 -
明慧法会 圆圆的修炼故事	185 -
明慧法会 孩子们学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191 -
明慧法会 解体迫害、走向成熟的一年	197 -
明慧法会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上）	209 -
明慧法会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下）	216 -
明慧法会 实心实意救人、帮助同修	223 -
明慧法会 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	234 -
明慧法会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240 -
明慧法会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上）	249 -
明慧法会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下）	258 -
明慧法会 断指接活的故事	265 -
明慧法会 在协调配合中懂得了修炼	269 -
明慧法会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277 -
明慧法会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283 -
明慧法会 “有师父真好！”	294 -
明慧法会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305 -
明慧法会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310 -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借大陆网上法会之机，我想谈一点自己在做生意中如何放下钱财心走好证实法路的体会。

修炼前我是做生意的，那时我三十几岁，一年能赚三、四十万元。三十年前这个数，在我们县城能买十多处二手楼房。由于受“白猫论”的影响，加上没有心法约束，我赚钱是不择手段的。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当时的人品：一次我提货时，付货人误把别人的货混在我的货里，我不吱声，拿回家偷偷卖掉。又一次，跟一个同行老板有矛盾，我整不过他，使暗招写匿名信给商业部，诬告他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他的店被查封。一个亲戚评价我说：“你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我妻子说：“你这人胆子太大，啥钱都敢赚，有原子弹都敢卖。”

我一直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赚钱容易。然而在生意场上拼来拼去，脾气越来越暴，病渐多，身体垮了，近一米八的个体重不到一百斤，脸灰色，三十几岁就成了药篓子。

归正生意路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喜得法轮大法，顿开茅塞，明白我生意火不是因为有啥本事，是命里的安排。随后，我身体出现消业状态，所有病一扫而光。在调整身体中，出现一个多

相护身符，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身体有好转。他家是农村民房，生活环境不如城市楼房，我没有考虑这些，大法弟子吃点苦算什么，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往回走时就想现在租的房子还没到期，房子退了房东能不能给我押金，一千多元钱呢。快到家时看见有个房屋中介，意念中有人告诉我进去打听一下。一位女士非常热情接待了我，告诉我提前退房押金肯定不能给，可以和房东商量返租，一般租房最少六个月，可是我只能出租五个月，想租五个月的很少，挺难的。她说：帮你找一找。我没有抱着任何希望。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多元钱，一千元钱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第二天我路过中介，她告诉我找着一个小伙要租六个月，她说服了让他先住着以后再给他找，晚上就看房子。我没有手机她联系我很难，这位女士替我和房东商量返租时也费不少口舌。一切都很顺利。

这样我搬到了农村给亲戚看房子。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在儿子家住不惯突然又搬回来了，我先给他一个月房租，他不要，告诉我抓紧时间搬走吧。我儿子知道后火了：这不是欺负人吗，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搬家容易吗？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告诉孩子别生气，不就是花点钱出点力，别和他们一样，得高姿态。

搬家对我已经习惯了。这事我一点也没动心，特别平静，师父说：“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原因的。”[5]几年来我搬家已成常态，师父利用搬家去我的各种执着心，在利益面前是用负面思维、用人心对待，还是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大法的标准要求向内找自己。当时我表面看来心比较纯净，但内心深处有“我修大法了才能帮你，别人谁能这样做”的显示心，有求让别人说我好的心，

求师父加持，瞅准时机，在车门马上关合的瞬间跃下车。车开了，等我回头再看车上警察，他目瞪口呆一脸无奈在看我。

一次，警察在快轨车站发现我，随后跟我一起上车，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打电话说：“在这，是她。”被我听见，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警察定住，我提前下车，出站后出租车离开，甩掉了警察，到了该去的地方去做救人的事。

以前发资料前，我要计划这些资料分几次发，到什么地方，得在思想中考虑一番，后来在装包时，师父就在我脑中打出应该拿多少。有一次手中有二十三本资料，分两次发有点少，一次发有点多。我就装了二十本，师父点化我都拿着，去什么地方师父也安排好了，我只要顺其自然去做就可以，一切顺利平安。

诉江大潮开始时，我在明慧网看到有关诉江的通知，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而且师父在二零一五年法会中说得很明确，应该起诉它。但我不知怎么写，马上回到原住地和同修交流。几天后明慧网发表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后，很快就写好了诉江的刑事控告书，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中旬到某市邮电局窗口用特快专递寄往两高，同修在网上查到了我的两高已签收的短信回执。

五、按大法的要求 修好自己

二零一八年七月，邪恶利用各种办法找我，亲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住处后。警察经常来骚扰，我就租个房子搬走了。

几个月后，一个亲戚要搬去他儿子家住，没人给看房子，我什么也没想就说：我过来给你看房子，我在外面也是租房子，房子租金给你。我给亲戚看房子他也放心。他高兴的一口答应。以前我给这家亲戚讲过真相，男方有病，给他个真

月大量便血现象，一个邻居医院院长说：“你得上医院，很危险，这症状要死人的。”我知道师父管我了，我没有害怕。让人惊奇的是：越便血气色越好，体重越增加，能吃能睡。这种大量便血现象共出现过四次，每次都一、两个月，这是科学永远都解释不了的现象。

我喜欢探讨人生，修炼前许多天文、地理、人类奥秘解不开时，我会思索和探讨，朦胧中感觉科学之外还有更超常的东西存在。修大法后我什么都明白了，大法书《转法轮》是一本天书，是超常的科学。

我悟到，我在大法中修炼又做生意，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给未来留下参照，我一定要用大法指导自己，提高心性，走正路，不能象常人那样了，要做一个实修的人。在做生意中，我听师父的话。师父说：“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1]

修炼初期，我一直犹豫：我视钱如命，争斗、怨恨、色欲、妒嫉、强势、显示、自我等人心都很强，是奸诈奸猾的“奸商”，人心那么强，我能从这片沼泽里爬出去吗？能修成神吗？虽这么想，我学《转法轮》如饥似渴，最多一天学四讲。打坐时腿是紫黑色，十多分钟就冒汗，我用石头压，用带子绑。近几年我每天打坐两次（另一次半小时）。

得法前，我经营产品多是假冒伪劣货，价低、暴利。修大法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断掉假货源。那时市场都这样，不卖假货等于断了财路，这对于生意人来说是致命的。但是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我跟厂家打电话说：“我现在学炼法轮功了，你们不要再发这种产品了。”（那时还没有迫害）厂家不理解，业务员疑惑的说：“学啥功你也得吃饭呀？哪

有跟钱过不去的？”我有时会犹豫：“我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呢？我是不是偏激了？”其实是在掩盖利益心。心性处在这种状态时，断掉假货是不可能的。我心里也急，不能老徘徊在一个境界上，后来我坚定的给厂家说：“再发这样货，我一件不卖，都存库里，你们来人处理。”这一招很灵，假货渐渐少了，我心里也感到轻松了。

我妻子不修炼，知道后气得不行，跟我吵：“凭啥不卖？哪家不这样？你装什么高尚？你不卖我卖。”她翻我账本找电话，直接跟厂家联系。我耐心劝她，讲大法“不失不得”[1]之理。她说：“你别说这个，我就认钱。”当守不住心性时我也嚷：“只怕这钱到手你不敢花，要遭报的！”她说：“你不用吓唬我！哪家不卖？报谁啦？我没偷没抢，有啥不行的？”不管妻子咋闹，我是老板，厂家得听我的。

不卖假货后，我生意照样火，收入一点不少，而且村、镇头头会来订很多货，新开店客户也一茬茬的来。我心里也踏实了，感到自己象个修炼人样了。

有一次，一个在政府部门的朋友跟我说：“以你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花钱捐个官。”我惊讶：“捐官？咋捐？”他说：“在咱们县郊区捐个名义副镇长，不是挺好吗？二十万左右就能下来。”我说：“我去当副镇长生意不扔了吗？”他笑着说：“不用上班，名义的，开会时参加就行了，有这个头衔，你可以买点地，过几年占地时转手一卖，啥钱都有了。”如果我不修炼，这是美死人的路子。当时我一点都没犹豫：“不用，我现在挺好的。”

他又说：“你可以争取个人大、政协代表头衔呀？这个不用花多少钱的。”我说：“那有啥用？”他说：“你是不懂，有了这个头衔就不一样了，工商、公安、税务不敢随便

所，分给关心照顾我的有缘人。我又溶入到助师正法的大洪流中。

四、流离失所继续做好救人的事

师父救我闯出看守所，邪恶并不甘心，要继续走所谓法律程序，我当然是不承认的。六个月后，警察电话通知家属让我到法院去，我知道程序走到法院了就要非法开庭。我还要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能配合邪恶，应离家出走，换个新的环境，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二零一五年二月，我到了新的环境，但始终觉的应该救的众生还是在自己生长的城市。我做完真相资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家乡城市发放，往返需要一天时间，每星期去两三次，钱和时间都花在路上。这样不行，我要回去，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救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我回到了原产地，住在亲属的房子。这样救人方便多了，但离绑架我的派出所也近了。孩子说：你住在他们鼻子底下能行吗？我说：没事，我会注意安全的，我有师父呀！师父会帮我的。

几年来，我绝大多数时间到客流量大、购物人员不重复的大商场、购物中心、批发市场等地发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上车后就背《论语》，发正念：彻底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救度更多的世人，让邪恶看不见，监控不起作用，任何人都不准干扰救人，谁干扰救人就叫他遭恶报。

我坐车去发真相资料时，几次被警察跟踪，都在师父加持下巧妙的摆脱警察，转危为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时被警察盯上，上车后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盯着我，我发正念

怕受罚、挨饿，也要保护大法学员。愿她们都能在大法中受益，天赐幸福平安。

有人跟我说：老太太你都脱相了，你睡觉我们都害怕。我告诉她们：我不能死，别害怕，十八年没见过大法师父，我要出去见我伟大的师父。有人告诉我，谁谁写三书了过几天就出去了，你赶紧写吧，快点出去，不然三十七天后就出不去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写，他们说的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能出去。

在被绑架第三十七天时，我走路有点困难，警察用轮椅推着我去所谓的提审。办案警察宣布我被非法批捕，没念完我就昏迷过去了。办案警察悄悄溜走了。

我被送到医院。在验血检查时，医务人员发现很难的抽出一滴血，而且是黑紫色的。在等结果时，走廊有一条长凳坐着等结果的病人和家属，还有看着我的小警察。我坐在轮椅上，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就开始讲我曾得过癌症学大法好了，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讲警察怎样绑架迫害我的事实，人们都在静静的听着。虽然声音不大，但我尽力了，我想众生也都听明白了。一切都在师父掌控之中。检查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上午办案警察通知家属说我病了，下午去看守所接人。

回家后，当晚我就喝了一碗小米粥，再也没吐。我抓紧时间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

我一个人生活，孩子不在身边，在绑架我几天后，警察找到我的亲属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是个头，还是资料点，抄了不少东西，要判刑送监狱。谁都没有想到我能出来，包括家属、警察。见到我的人都说你能出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星期后，我买了两套睡衣、二十多双袜子和裤头送到看守

到店里来查。你看咱县的某公司，还有某某公司，老板不都是人大政协委员吗？这是靠山。”修炼前，遇到这种事我会削尖脑袋去抢这把“伞”，修大法我用这个吗？这是人中好处，得明明白白放下，得到眼前会失去永远，谁能给你好处？只有魔。再说，大法弟子找什么靠山？师父多高的威德？谁的靠山有大法弟子硬？有师在有法在，啥坎过不去？！

修好自己多救人

我性子急，争斗心强，修炼前跟妻子没少打架，每次都是她哭着回娘家。修大法后，她咸鱼翻身，处处管着我，有时当着顾客的面喝五喝六指使我，不随她心时还骂狠话：“你学傻啦？猪脑子呀？”我被弄的灰头土脸，在店员面前一点没有老板的尊严。有时候背地里我劝她：“有事你回家说不行吗？别在店里呼来喊去的，对你不好，也掉你价呀。”她说：“上来火时压不住，事后想你也不易的。”

我知道她是帮我消业和提高。虽然有怨恨，过程中我一次次忍，一次次提高。再后来，她发脾气时，我心态好多了，能笑着看着她，能找自己哪错了。有个顾客问我：“大哥，我脾气暴，媳妇说我是驴，我怎样才能做到你那样呢？嫂子训你时，我看你还能笑出来，真是个劲。其实我佩服的不是嫂子，是你，你才是汉子。”

去岳母家时，妻妹说我：“看你被我姐管的，跟个小媳妇似的，真没出息，你就给她几巴掌，我在这看着，看她能把咋的？”

被人安慰时，我心里会生出脆弱感，觉的修炼太不容易了，有约束伸不开腰。但当我怨恨少了，心态好了，能主动为她着想，回头看啥也不是。

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店里训我时，员工会瞪着眼睛看着我的反应。我脸上挂不住时会自嘲一句：“不知道底的，还以为我怕你呢，看把你能的？”随后就坡下驴走开。有的员工说：“老板你真行，要我妈对我爸这样，嘴巴子早糊上去了，惯她呢。”我笑了：“哪能那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大法告诉我的，有一天你走进大法修炼就知道了。”我相信与我有缘的人有一天都会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

二十年来，我讲真相从没停过，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去救人。有几次，我险些被警察绑架，当时我就是不配合，听师父的，不听邪恶的。警察走后，我长时间发正念，求师父：“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干扰大法弟子，从而把他们的罪搞得很大，面临淘汰的危险，请师父做主，请师父帮我。”冷静找自己，发现我有偏激的地方，讲真相不分场合见人就讲，让人感觉不理智，有时手机也在身旁。

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被绑架。不管邪恶怎么猖狂，我都没停过讲真相，感觉有种力量推着我往前走，凡是我认识的人，见一个讲一个，有客户来联系业务，我先就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想：你就不进货走了，也是一个得救的生命。

家人和亲戚都替我担心，劝我说：“你在家炼怎么都行，为啥非得出去讲呢？多危险呀？”有个警察也跟我说：“你在家炼我们不管，出去宣传就不行，让我碰到就抓你。”邪党就是怕人知道大法真相，怕人们认清它的邪恶面目。

有一次，一个亲戚特意告诉我：“你注意点，公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被盯上了，你店周围的小商贩警察都用钱收买了，你干啥人家都知道。”亲戚语重心长的说：“你生意好，别人都眼红，你要出事了，别人会笑话死你，现在赚钱

有一次，我有事错过吃饭的时间，别人给我留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在看守所很少有这样的菜，我吃饭时有两个犯人向我要汤喝，那时我已开始不能吃饭了，能喝点酸溜溜的汤也挺好，但没想太多就给了她们。其他犯人不让了：老太太（我年龄最大都叫我老太太）都那样了，这一口汤你们还要？我说：她们要就给她们吧，没关系。

牢头看我不能吃饭，不知从哪弄了几片 B12 看着我吃，我知道我不是病，吃了也没用，可又一想她是好心，要爱护这个生命，不能让她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过去给出家人一碗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事。这也是我二十年第一次吃药。

我二十多天不能吃不能喝，最后已经不能起床了，白天躺在床板上几个小犯人把自己的坐垫给我铺在身下，自己坐硬板凳。是大法的慈悲感化了这些有缘人，在大法弟子遇到魔难时出手相助。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好的未来。有一个犯人说，老太太，我要早遇到你，我就不能进这里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忏悔。

有一天，大家都在监室干活，隔壁有一个大法学员被提审，路过我所在的监室门口时叫某学员，被监控发现。狱警追问是谁到门口，全监室没有一人说看见，连牢头都说没看见。狱警去调监控发现是某学员，这时某学员也被提审没在监室。狱警火了：为什么都说没看见，全体要严管三天，不准吃饭。我盯着狱警的眼睛发正念：铲除她背后的邪恶，不要迫害大法学员与众生，不要对大法犯罪。这时某学员回来了，说：“我到门口了，但什么也没说，要罚就罚我吧，不要连累大家。”不让吃中午饭这事也就过去了。事后有人告诉我，被严管的话，都得坐在大铺上不准乱动，吃饭只能吃这里的饭，吃不饱不准吃自己买的东西。明白真相的众生不

师父明示：“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3]。按照师父的教诲，要无私的面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警察，把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展现给她们。

我对犯人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自己学法的神奇故事，让她们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处处关心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们。犯人之间发生矛盾，我跟她们讲因果关系，要忍让做个好人。刚进看守所警察时常对我吼，我用平和的心态对待她们，不能恨，要用善念、用法大的慈悲去感化他们，瞅准时机讲真相，因为她们才是最可怜的世人。她们明白了真相都已经三退了。（有些是以前大法弟子给劝退的。）

十几天后，觉的应做的事做的差不多了，我该出去了，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心里求师父演化病业假相我要出去。这一想，我马上倒在大铺上，血压二百三十，昏迷过去了。四个杂役用褥子把我抬到卫生室。苏醒后，狱医说：你看我后背全湿了，都是为了你。

从此以后，我吃饭就吐，喝水也吐。一次早上起床，我跌倒在地小便失禁，几天后发现左半身全发紫了。牢头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负责我起居洗衣服（这是同修），一个负责吃饭。早饭有大米稀粥叫犯人撒点米汤装在瓶子里留我白天喝，只要我想吃东西什么时候都行，小犯人一招呼，不管谁只要有都拿来给我，连牢头自己买的芝麻糊也送给我。我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一一谢绝。不能谢绝的，在家属给我存钱后，买了一些她们爱吃的东西分给她们。

多难？好好做你的生意吧。”妻子也急了，说：“你见人就见，见人说，万一走进去，家不完了吗？生意不完了吗？”我笑着说：“你不是很能耐吗？咋也怕啦？”她说：“家里不能没男人，你要出事了，天不塌了吗？你在家，我有个主心骨。”

我想：每一个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都有过这样的家庭阻力，不管家里外面咋难，就是凭着正念往前走。

走出色欲泥沼

修炼前，我每次去厂家进货时，几乎酒桌上没色不成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往前走，其难可想而知。旧势力对我人生做了这样肮脏的铺垫，是设下的死局，没想让我修成。

我生意好，名声在外，也格外招风，认识不认识的女人，会经常贴乎我，套近乎。我用大法约束自己，心里不管咋翻腾，守住心性，板住自己。尤其夏天，来进货的女老板和女店员香风粉黛红红绿绿在眼前晃来晃去，开单子时有的贴的很近。我想，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修出我这个“高人”来，不负师父所望。

有个进货女老板，见面就“姐夫、姐夫”叫着，她穿着很艳很露，有时会张开手跟我说：“拥抱一下？”好几次她说：“姐夫你看，小姨子这件衣服漂亮吗？”我一脸正气看着她，心里想着“不可”。虽然想着“不可”，有时会想：“这要不修大法多好？”后来我突然想到，“姐夫”、“小姨子”、“小舅子媳妇”这些名词，为什么能在世间成立？旧势力留下这一串名词是败坏人类道德的垃圾，背后都充满了色魔因素，人在叫时就在诱惑你产生邪念，让你浮想联翩，把肮脏东西变的合理化。如果看透背后因素，啥也不是，观念的转变就会瞬间解体那些色欲因素。

我断欲多年，虽然欲没了，色心还挺重。我也经常为去不掉而烦恼。有种现象值得警惕：比如说：当妻子发脾气、我关过不去时，心里会消沉，这时色魔会乘虚而入，不好念头一下子上来了：去找女人？报复她？解恨？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毁人细节，在这节骨眼上下手，我碰到几次这样的险情。

我认识的一个女老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以前我曾帮过她，她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见面就“哥呀、哥呀”的叫着。她说：“你脾气这么好，事业有成，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和三退，她非常认可。按说，跟异性接触，明真相后到此就该打住，可我没有。后来她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我都去了。不知不觉有了感觉：感觉跟她在一起挺愉快的，唠唠嗑，看着她，心里挺舒服。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警觉：情的温柔绳索已经捆绑我了，我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锅里了。接下来情况还真是这样。

有一天，她跟我说：“我老公有外遇了，我心挺烦的。”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劝她：“你修大法吧，这是人解脱的唯一办法。”不知为啥？这话本是正念，可心里又冒出一念：此刻我该安慰她、哄哄她、关心她、给她擦一下眼泪……我惊愕，这是啥念？哪来的？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听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过这样的大关时，师父都为弟子捏一把汗。”我心里的每个念头都被旧势力邪恶因素看的一清二楚，邪恶在不断加码。她瞅着我，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世咱俩做夫妻吧？”我说：“我修大法了，没来世。”回答很干脆。

事后我想，假如当时我稍有犹豫，或开玩笑点个头，旧势力会抓住把柄给我安排来世，它抓到理了：“生命求什么

关押一位同修，她跟牢头说：你把法轮章保存好，等她出去再给她，这可是个天大事。后来在我走出看守所前几个小时，牢头把法轮章给我，我带着法轮章闯出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静下心来查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出这么大的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自己长期以来做事心大膨胀、显示心、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妒嫉心等，太多的人心而不自知，把做事当成修炼，只修别人没修自己。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同修提出让我注意安全不以为然。种种人心使自己震惊。

我想到，前几天S同修失去了工作，摩托车坏了，还要做讲真相的事，我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去修车。我被绑架后，警察非法提审问：你手机呢？我说没有手机。警察又问：你家怎么有两台座机电话？你给他们开饷吗？听到此话我吃惊了，我平时在学法、同修来、做大法事时，都拔掉座机电话插头，他们不可能用座机电话监控着我。给同修S钱只有我俩在场，没有任何人知道，邪恶怎么清楚？原来S同修到我家时带手机，被邪恶监控和跟踪了。这也是被绑架的一个原因，没有注意手机安全。

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2]

师父这段法我不知学了多少遍了，为什么就没有看到“真正”两个字呢？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自己那么多人心能是真修弟子吗？个人没做好不在法上，师父想帮你旧势力也不让，因为旧宇宙的理在那。我向师父承认错误，一定要修去各种人心，在法中归正，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看守所不是我呆的地方，求师父加持，早日闯出魔窟。

还做过手术，把这些耗材搬上楼而且还不觉得累。都是师父帮我做的，没有师父的加持是办不到的。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做就是十几年。

三、坚信师父 闯出魔窟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办案警察让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我想他们是不明真相绑架了我，已经对大法犯罪了，不能让他错上加错，得给这个生命留点生的希望。我说：“我不签，签了对你好不好。”警察问我：“看你家什么也没有，你的工资都用在上了。”我告诉他：“我得了癌症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这么好的事我能不告诉其他人吗？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他没有再说什么。

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1]被绑架是因为我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是我自己的魔难得自己去闯。

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2]。我告诉警察：我包里有钱（包被他们抢去了），你去买几个面包几瓶水。警察下班了，我被关在派出所一个小屋里，三个协警轮班看着。我就给协警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高兴的退出邪党组织了，还让我炼功给他们看。夜深了，三个协警一宿不能睡觉，我告诉他们：面包和水是我的，你们吃吧。

第二天，我被劫持到看守所。到监室，牢头发现我带着法轮章，感到吃惊说：你怎么把这个带进来了？这里也非法

自己说了算，你求这个？那得满足你呀？”毁了我，也毁了她，真是一招险棋。再后来，她打电话请我吃饭时，我拒绝说：“忙，没空。”

师父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著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1]我悟到，既然色是人的东西，我是人吗？心里分清了，清除也就容易了，我不断发正念清除色魔。昔日，我色欲心似一棵大树；如今，是个牙签。牙签也得继续去除。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待续）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接上文）

在同行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我修炼前几乎不跟同行有来往，心里跟他们有一堵墙。修大法后，我用大法纯净自己，能低调做人，师父让我救人，我得先救同行，他们跟我是有大缘份的人。我主动接触他们，探讨一些生意上的事，厂家有客人来时，我会叫上几个一起去饭店，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次数多了，也就有了情份。

酒桌上，同行会跟厂家客人说：“这是我们县同行老大，人好，生意好，就一样不好：学法轮功不喝酒。”这时，我会借着这个话题讲大法真相，讲三退，水到渠成。

有一次，一个外省俩口子出来要账，小厂子，黄了。酒桌上女的说：“外面欠我们几百万，货卖了，钱不给，急死

人了。”两人心情低沉。我给他俩讲大法“不失不得”之理，我说：“别人欠你多少钱？得给你多少德，给你承担多少灾，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哪有白欠的？只是世人不懂，修炼人都清楚。”女的激动说：“真这样呀？我心里堵了这么久，你这一说，真亮堂，象开了一扇门。”

生意人都有不跟别人说的秘密，比如货源、利润点、下线网络等，尽管同行也知道大概，但都有自己的盘算。我庙小，但网点多，能辐射到市外一些城市。有时同行问我：“某地区你有好客户吗？”我会痛快的把电话告诉他，并介绍这个客户信誉情况，真心为同行好，希望他的产品能在那里销开。

有新客户进货时会问我：“还有谁家批货？”一般生意人这话是不说的，我是修炼人，会毫不保留告诉他们。为这事，妻子没少训我：“这事能说吗？这是商业机密，都到别人家进货了，谁到咱家来？”她气的呼哧呼哧，把东西摔的直响。我说：“是你的不丢，咱生意下降了吗？玩那心眼干啥？”

再后来，同行老板也给我介绍了一些新顾客，客户来了就说：“我是某店介绍来的，说你家人好，生意好，你家人缘真不错。”我跟妻子说：“咋样？这就叫善有善报，恶也恶报，服气吧？”

师父说：“你思想上没有，没把它看重。在常人中修，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做生意就赚钱，心里没有有什么关系，没有把它看重，有和没有是一样，你就过了这一关。”[2]那就是我的目标，我在一步步向那标准靠拢。

师父还说：“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1]我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

韵晚会光盘（允许在大陆发放时做的）、每年的台历挂历等，只要同修救人需要的都做过。每个项目，我都从不会到会，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都是在师父给的智慧下，开智开慧思路源源不断的打开，有些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了事实。

一次，同修让做几米长的大条幅，做绸布的造价太高，还没人写字。我就利用买耗材时厂家赠送的彩色 A4 纸，用 A4 打印机，一张纸一个字，有的两张纸一个字，过膜时接起来，做成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条幅，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刚开始做真相资料时，心性跟不上，机器经常坏，耽误事情，总找技术同修，他们也很忙。我就跟技术同修学习修理机器后，一些小毛病自己也能修理，这些机器也是为法而来，出了问题先找自己是否一心不乱的做事，再和机器沟通，每台机器都是我的法器也随着我的心性而动。结果很神奇的，最后机器都能很好的配合我不出差错，

我一边做真相资料，一边放大法弟子的歌曲，打印、刻光盘、打光盘面，多台机器同时运转，我有条不紊的照顾着它们，很轻松的做着该做的事。做完资料有时间还要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有同修问我怎么那么多时间能干这么多活？是师父给了我无量的智慧。

家庭资料点就我一个人，有时忙不过来，同修也过来一起做，用的耗材比较多，都是同修送来。看同修往三楼搬累的满头大汗，就告诉同修放在仓房里以后我自己慢慢搬，当时也没想自己能不能搬动，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呀等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十几箱纸或其它耗材都搬上楼。我那时已五、六十岁了，身材不高，修炼前

了一回了，都得法了还怕死吗？从此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什么营养补品都没吃过，所有的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真是走路生风身体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有些方便条件，就借用单位空余房间组织大家学法、炼功、看师父讲法录像等。每天忙忙碌碌，到现在都一直留恋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二、成立家庭资料点 破谎言救世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使得法两年多的我不知所措。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没有了，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单位领导连续不断的找我谈话，街道干部也经常到家里威胁没收工资本等各种手段逼我放弃修炼。我告诉他们：“我学大法，炼功癌症好了，国家领导得癌症都治不好，我小老百姓得了癌症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大好事，你们应该替我高兴的。我不会放弃大法。请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此后他们再也没找我。

同修能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我买了一台复印机开始做真相资料。初期怕心特重，怕有电磁波被邪恶监控到，怕有声音别人听见，怕被家人看见等等，一时间觉的到处都是眼睛监视自己，有时也想打退堂鼓。但揭穿谎言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的大事一定得做，否则能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吗？我有条件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做，并且还得做好。

坚定了这一念，师父就把我的怕心拿下去了。不久我买了电脑、打印机，一切从零开始，我从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到上网下载、编辑、排版、打字、打印（以前真相资料都是从明慧下载后自己编辑排版后再打印）、刻录光盘、做大法书、真相小册子、不干胶、真相粘贴、真相条幅、神

要求自己，遇到事情时，就是这句法“公平交易，把心摆正。”我也把这句话经常跟顾客说。

以前我做错了，会蔫不唧的改了，现在做错了，我会当面跟顾客道歉，会弥补，不让别人吃亏。跟其他老板之间有矛盾时，我会当面说：“对不起，这事我错了。”越这样，发现同行越尊敬我。有饭局时我若有事没去，事后会有人问我：“那天你干啥去啦？就等着你到场给我们上上课，讲讲你学的法。”我二女儿说：“爸，你真变了，以前没见过你跟谁点过头，现在你能弯腰了。”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呀。”我体会到，生命越高尚越谦卑，越没本事越仰脖说话。

有一次，几个同行碰到一起，有的说：“咱跟温州近，学学人家市场是咋做的？”我刚说几句，就被一个小户老板呛回来：“你尽说好听的，你家嫂子最次了，卖假货冲别人，你在外面唱白脸，还修法呢，谁不知道谁呀？”大家目光惊愕看着我。我脸乎乎热，没吱声，感觉不亚于受一次“胯下之辱”。要在以前，我会拍案而起，谁敢这样对我呀？大家见我一言不发，有人赶忙圆场，说：“他喝多了，别跟他一样。”

晚上去饭店时，我心里感觉不自然，不打算参加。又想：“不自然”是啥心呢？是面子、自尊，自我被触动了，得去掉这心。我修炼前没少暗地整他，这事也不是偶然的。饭桌上，我以茶代酒，对他说：“我敬你一杯，请多包涵。”我心里一点没有恨。大家见我这样，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提议说：“大哥有肚量，大家敬大哥一杯。”训斥我的人说：“中午整多了，你别见怪，以后我也学法，你就是大师兄。”从此以后，他见面就喊我“大师兄”。以前讲真相他总是摇头，现在他也三退了。

我认识到，自己能以慈祥心态说话待人，就在散发着大法光芒，就能影响周围人。有一天，一个常来进货的顾客说我：“你心态真好，一脸慈祥，很象微信上的一个高僧。”她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指着高僧照片，说：“象吧？”我看着那个“高僧”，感觉笑容背后有种不善的东西，但我不能评价，得保留眼前这个顾客心底那份佛性，大法弟子只能救人不能毁人。其实我想：谁是高僧？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高僧——能看透世间凡事，懂得天象，懂得因缘关系，就象一个大学生看小学生一样，一眼看透，这还不是高僧吗？

浅悟商道

我体会到，正念强，路子走正时，生意就顺，否则就有麻烦。大法弟子做生意没有参照，全靠大法指导和心性状态往前走，在苦累的复杂生意中，不断修自己。

时常有朋友问我：“你生意这么好，一定有什么秘诀？”他想探讨点什么。我说：“哪有秘诀？你不都看到了吗？”其实，我不懂管理学和成功学，做生意也没什么花花点子，就是顺其自然对待每一天，该有财就来，没有的不想，不在“赚钱多少”上用心。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是主线，生意好似手里的一个风筝：根在我这，让它顺其自然去飘。

有的老板问我：“你对员工好，我也对员工好，你发福利，我也发福利，可我不在跟前时，员工就糊弄，不干活。我看你家员工不用管，干活象驴似的，你肯定有招法？”我笑着说：“有一天你修大法就知道了，善能感化一切。”常人对谁好心里是有求，嘴上不说，心里在盼。修炼人对谁好是真心的，是境界，这一点常人还没看透。

给员工开会时，我会讲一些大法弟子的网站上古人重德行善的故事，比如：《王善人的故事》、《拉杆秤》、《舍

谢谢师父！是您一路牵着弟子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弟子迷茫时，师尊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危险时，是您挥手间将邪恶灭尽；在弟子需要帮助时，您总是安排的那么及时！

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还有多短，弟子一定会坚定的跟随师尊走到最后，迎接法正人间、普天同庆的到来，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大法给我新生

我今年七十一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修炼以前我只知道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个好人。对任何事都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胆子很小，性格内向的我经常生闷气，争强好胜，争来斗去身心疲惫把自己身体弄的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偏头疼严重时头往墙上撞，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还有眩晕症、胆囊炎、神经官能症等，最后得了癌症。

在绝望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学法不久，就到该手术后化疗的时间了。当时由于心里放不下病，化疗不化疗拿不定主意。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都学法了还化疗吗？我一听：对呀，不管了，我就安心学大法，我都死

二零一五年，实名诉江，我几乎是本地第一个，又帮助老家的同修诉江。当时我学法跟不上，由于买楼欠了债，对家人的怨恨心很强，来自另外空间压力特别大，怕心出来了。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

一天，我正坐在卧室发晚上六点正念，警察敲门，丈夫误以为是同事，就开门了。就听见丈夫和孩子阻拦他们向屋里闯，他们执意要进。我异常平静的走出来，说：“是不是诉江？！”派出所所长示意，有录像，不让我说。我请他们进来，他们说啥也不进了。我发自善念对孩子说：“叔叔是好人。”同时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刚才四个人还气势汹汹的，突然象泄了气的皮球，那个所长有气无力的说让我明天去一趟，然后就急急忙忙的下楼了。当时，就感到师父大手一挥，把他们后面的邪恶销毁了。当时家里师父法像、经书、电脑、打印机全都在啊。谢谢师父！直到今天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二零一九年前，要做真相年画。以前做的年画因为没有塑封，时间长了就落色了，这次就塑封了。我先自己背回两包，可是塑封膜很重啊，要做一、两千张画，怎么运回来呀？我正在那犯愁呢，一位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女同修突然来了，一说这事，她说她有方便车，可以帮助买塑封膜。呀，师父安排得太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呀！只要是正事，师父都帮忙啊！

这次做《洪吟·五》，要购买碳粉、冷裱膜、鼓，我在家就在心里求师父让我遇到一位同修吧，果然在商店同修处，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同修帮我购买，又送我上车。要不然，我拿不动啊。

银救母女延寿得福报》、《奸商坑人遭恶报故事》……这些故事是神传文化的珍品，昭示天理，唤醒善心，警示人不做恶事。

作为老板，收银台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可我的收银台谁都可以坐在那儿，有同修来了，或去街上办事，我起身就走，随便指派一个员工坐那收钱，我没提防心，不看重过眼云烟。员工心情也不一样：坐那收钱是一种品行的奖励，会严格约束自己。

哪个员工家有事，比如婚丧嫁娶，我会到场随份子，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哪个员工买二手房，我跟她们一起去找房。钱不够时，我十万八万借给她们。有个员工借了十四万。知道的人都说：“现在借钱给爹妈都思量着借，你真行呀。”有个员工我借给了她十万，她眼泪汪汪的说：“我妈都没借给我这么多钱，这要活不干好，我妈都得骂我。”感动和报恩是人的善性表现，我做而不求，心里象没这事一样。每次帮助别人，我心里都感到高兴，有种喜悦，觉的我就应该这样。

最热闹的是每年端午节、中秋节、过年，我习惯给员工发福利：米、油、鱼什么的，有一年发七件。看到的人羡慕说：“赶上你这样的老板真幸运，员工累死都无怨言。”有一次下班时，突然下起大雨，有两个员工没带雨衣，我说：“你俩等一等。”我去超市买上两件雨披送给她们。员工说：“你真细心，换个老板谁管这事呀？”

放年假时，我向员工交代：“拜年时一定要给家人和亲戚讲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上班后我要检查。”这种间接的洪扬大法，也是在散发大法信息和福音，人传人效果更好。正月里，有的员工请我去家里吃饭，我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

相和三退, 店员父母说: “孩子回来都说了, 还说你脾气好, 可知足了。”当别人接受大法真相时, 我是最高兴的。

二十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 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 面容祥和, 接触的人都有好感。有的问我: “你这人脾气好, 在家肯定是模范丈夫了。”我说: “原来我脾气暴, 是学法轮功学好了。”借着这个话题, 我就讲大法真相。

我不轻易训斥员工, 顺从不纵容, 批评不伤人, 放心不放任, 奖励而有度。有新店员应聘时, 哪怕不适应干三天走了, 我都发工资, 这在别的店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夜里下暴雨, 两点多了, 一个店员给我打电话: “雨这么大, 你不去看看库房漏没漏雨呀?”她曾经是父母管不了的刺头, 深夜能想着我的库房, 我感到很高兴, 如果不修大法, 不善待她, 她会想到我吗? 为这事, 我开会多次表扬她, 并给奖励。

我认为, 商道并不奥秘, 什么品行的人有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什么境界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能够启发人的善心, 激励人真心去付出, 能达到这一点, 就是成功的商道。

真心为别人着想

生意上会经常碰到一些小户, 拿货少, 耽误事, 妻子有时甩脸子, 动态度。我劝她: “别这样, 咱也是从小户起家的。”这样客户来时, 我会主动帮助选货, 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在我眼里, 大户小户都是一样的, 今天小不等于明天小, 今天大不等于明天大。

远途来进货的人, 有时要上街办事, 忙着赶车, 风风火火, 时间很紧。我就买辆自行车备着, 我说: “这是公车, 大家随时用。兜里钱不够时, 随时吱声。”

在我家, 我和几位同修共同制作了七百多本《洪吟三》; 在另外同修家, 协调制作了几百本《洪吟四》。今年, 协调几位同修分别在自己家原有资料点共制作了九百本《洪吟·五》。这几位同修都是七二零前老大法弟子。虽然年龄大了, 都非常精進实修。在和他们的配合中, 他们能时时向内找, 他们高境界的行为感染着我。我有时心性过不去时, 老阿姨总是平和的开导我, 提醒我“向内找”, 不要“向外看”, 他们的心在修炼上, 而不只是做事, 他们每人都承担着一份不轻的救人工作。我也只是跑跑腿, 给他们购买、运送一下耗材。在那些日子, 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坚定的说: “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 责无旁贷!”

三、师父就在我身边

在二零一零年, 和我在一起配合的一位女同修在讲真相中被绑架, 后不幸被迫害离世。此同修非常精進, 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 并且对我在生活上帮助很大。同修离世, 我真的非常难过。在法上明白, 同修圆满了。可是被这个同修情干扰的很厉害, 哭了又哭, 电脑、打印机啊, 都不好使了。

在一次昏睡中, 师父点化我: 我和这位同修, 还有一位技术同修, 同时到达一个路口, 这位同修骑着自行车, 生前她一直骑自行车。我领着孩子, 技术同修开着车, 说让我上车, 我说不方便, 就没上车。这时, 有画外音响起“殊途同归”。醒来后, 我放下了对两位同修的情。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已经圆满, 那位曾给过我帮助的技术同修, 虽然我们没有联系, 但他一直在法中。我们虽然走了不同的证实法的路, 但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 都有师父管。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欢聚在美好的佛国仙苑的。

法小弟子，他们有师父看护。今天他们已经健康、帅气的长大，每到寒暑假就和我一起学法，做正事。

刚建立资料点时，正是中共迫害猖狂之时，经常梦见邪恶来了，清清楚楚啊。在梦里，我有时立掌发正念，有时就是跑。醒来就长时间发正念，直到邪恶灭尽。师父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 [1]

一次梦见师父坐在地上给我修鞋，我立即给师父跪下叩头，哭着说：“师父，不用。让某某某（我丈夫的名字）修就行了。”师父很严肃的说：“这个鞋不好修！”后来说给同修听，同修悟到是师父在帮我清理邪恶呀！

那些年，人家回老家过元旦，我自己在家。那几年，每到新年，师尊就有新经文发表。我自己一口气学了六讲《转法轮》，没等到师父的经文，就睡了。又梦见了师父，师父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在野外给几千人讲法，背对着我。我站在家里的窗口听，就想关了窗户，出去听法。师父回头笑着说：“她还把窗户关了！”一下醒来。我知道师父发表经文了。窗户关了，是指我把电脑关了呀。立刻打开电脑，连上网络，新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赫然映入眼帘。那个激动呀！赶紧打印，给同修们送经文。

那时环境邪恶，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对大陆同修都是莫大的鼓舞，经文一直用激光机打印，后来知道要等到明慧网发表打印版再下载打印。这些年，我一直负责一百多份经文的打印。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每次师父发表经文，天上有专门给各路神仙送“法旨”的神。自那后，我就更是怀着十分神圣喜悦的心给同修们送师父的经文了，充满了自豪：我是大法弟子！今生有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师父给我的无上荣耀啊！

事虽小，却给顾客带来很大方便。有的顾客开完单要着急上街办事，掏出一把钱往桌上一放，说：“货款你自己数，我先上街办事去。”这种信任和托付，让我感到大法的威德，跟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打交道，他们放心。修炼前我贼精溜怪，谁放心过我呢？

有的新开店的小户来进货，图便宜，尽选价低货，可低价货一般都是滞销品或处理品。修炼前有新客户来时，我专推销滞销品，坑人的小把戏没少干。修大法后，我反过来了，有新客户拿滞销品时，我会提醒：“这个价虽低，但卖的不好。”他们会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

有一年冬天傍晚，要关门时，一个外地小姑娘来进货。她二十多岁，脸黝黑，风尘仆仆的样子，她怯怯的说：“我想开个店，进点货，你帮我选一下吧？”我妻子说：“明天来吧，已经下班了。”说着收拾东西要关门。她说：“我票定了，明早的车。”她目光渴望的看着我。我说：“行，你拿货吧。”我让妻子先回家，然后帮她一样一样的选。她选了些滞销品，我说：“这个不好卖，回去也是压着。”她目光有些惊异，说：“你心眼咋这么好？”我乐了。她边选货，我边给她讲法轮大法真相，她非常信，说：“看你心眼这么好，我信你的。”

打完包后，我问：“你咋走呀？”这时天黑了，街上路灯亮了起来，行人也少了。她说扛着去汽车站。我看她身体单薄，路又不熟，车站远，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情愿，但马上意识到这是私心，于是我说：“我送你吧。”我用自行车驮着货，跟她走到汽车站存好。我说：“你吃点饭，休息一下。”我转身想走。她说：“我钱都进货了，不吃了，睡一觉明早坐车就回家了。”我有点惊讶，也有点心酸，红尘里的众生，

苦苦为生活挣扎，不得大法还有彼岸吗？我说：“走吧，咱们一起去吃点快餐。”她说啥也不肯。我说：“我也没吃，就算你陪我。”饭后分别时，她说：“我长这么大，就觉的我妈好，没想到这次出门，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心人。”我说：“学法轮功的人都这样，以后出门有难事时，你就找炼法轮功的人，都会帮你的。”

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女孩，几年后成了大老板，生意红火，一年能销我产品几十万元。每次见到她时，她都会提起那段往事，说：“只要你家有的产品，我谁家也不去，就进你家的货。”还说：“什么时候你有空到我那看看？我请你？”

在一些小事上，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就象这个小女孩，我只帮了她这么一点，她看到的是有信仰的人的善行和大法的光芒，她对大法真相能够信。

在县城开发区，有个老板生意黄了。他欠我租费还有五千没还，欠周围人也不少，大伙去闹，逼他还钱。听说他欠债上百万，他被逼的吃不下饭，人很憔悴。我跟他他说：“欠我那五千不要了，你先还别人钱吧。”他感动的没法，说：“真是谢谢你！谢谢你！真够朋友！”我说：“我要不炼法轮功，这钱肯定要，现在谁不拿钱为重呀？你记住大法好会有福报的。”他说：“记住，一定记住。”

过年的时候，他让手下人送来一盒礼品茶。送茶人说：“我们老板说了，你是最好的人。”我说：“是我修大法的原因。”接着，我给她讲真相和三退，她高兴的说：“谢谢！谢谢！”

感到对钱的陌生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晚上和几十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们其中大部份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有老师、附近工人，大家比学比修。得法第一天晚上，我沾枕头就睡着了，这可是我这个严重神经衰弱者不敢想的。二十几年过去了，从得法到现在，不仅我一片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丈夫（同修）和都已经二十来岁的孩子也都没打过针吃过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打压迫害。随着迫害不断升级，二零零二年年末，教育部门因为我坚定修炼大法，不写保证，将我非法开除，停发工资至今。但我从不后悔，此生为法来。最近几年一次在梦里，邪恶问我：“给你四十万，你写不写保证？”我坚定的说：“全地球的钱都给我，我都不会写！”

二、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

二零零五年，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我和丈夫开始学习《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我家当时住的是县城边的胡同，那时几乎没人安宽带，所以安的很困难，但我坚定正念一定能安上，我就一边抱着两岁的小二，一边发正念，果然安上了。

上网、下载、上传、打印、刻录，从开始打印单张真相，到大量刻录真相光盘，到大量做大法经书，再到现在大量做真相期刊。近几年，每到冬天就特别忙，有同修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就大量做真相期刊，福字、年画、年历册子，有时是天天做，晚上学法。一直平稳健康的运作着。

二零一六年，有了双面打印的机器，每年至少做一万五千本真相期刊，快乐的忙着。二十年，就这样快乐的忙着。没有时间带孩子玩。孩子小时过得都很清苦，穿的都是同修家小孩的旧衣服，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们是大

明慧法会 |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此生为法来

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尽管上学后，一直成绩名列前茅，考入理想的学校，一路伴随的都是掌声和鲜花，但我还是一路在问“人为什么活着”；问过同学，问过老师，拜读各种书籍，去过寺庙，始终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份的一天，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我听见了优美的音乐，走出教室，看见一群大学生在练气功。因为从没练过气功，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功，也不知道是否收费，我就回到了教室。依旧能听到音乐，整个人也坐不住，就走出教室，看到这群人里有一个认识的打扫卫生的阿姨。

第二天，在教学楼里迎面遇上了那位阿姨，我走过去开门见山的说：“姨，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想修修这个心。”阿姨笑着说：“你来炼法轮功吧！修真、善、忍！”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就是为大法来的！从此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修炼，跟师父回家。

刚得法不几天，我趴在教室桌子上，看见了漂亮的法轮在旋转，金黄色的，有一元硬币大小。从此后，经常在梦里看见各种颜色的法轮，大的，小的，有时漫天的法轮在旋转，蔚为壮观。我特别喜欢朗读《转法轮》，怎么也读不够，就觉的师父写的太好了。迫害前抄了三遍《转法轮》，背了几十篇《精進要旨》。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心就是学法，修炼。

一晃大女儿结婚了，女婿懂管理，我感到生意好象走到终点，干了大半辈子，心里有点舍不得。可是我清楚，我不是为赚钱来到世间的，是为大法而来，为众生而来。有人顶替我，我就别占窝了，于是我毅然把几千万的家产给了孩子。

最初退下时，心里空旷和寂寞，厂家、客户、货站不找我了，电话少了，一个个象断线的风筝在眼前迅速飘去，我更深切的体会到：人世间什么是你的？积攒多少家业是你的？都说够用就行了，可心里都想多挣点、攒点？最后给谁了？说是给孩子，其实等于给了陌生人：因为给谁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师父说：“答案迷众生 错把名利当目地 拼搏都把积蓄增 荣华富贵带不走 一生操劳为谁争” [3]。如果不修大法，我这种钻到钱眼里的人不会那么痛快把家产给孩子，何况女婿还是外姓人，不咽气都不撒手。是大法救了我，是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境界救了我。有时我站在镜前：白发多了，背驼了，脸有点沧桑，如不修大法，红尘苦海中还有岸吗？

在大法中修了二十多年，我这匹“骆驼”终于钻出了“针眼”。当年的药篓子和思想肮脏的我，走到今天，真是脱胎换骨，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威德。二十年的时光我没有虚度，天天、月月、年年都在充实做着三件事，生意再忙，到发正念时间，我会放下手里活，去发正念。偶尔回老家时，我会把大法福音讲给族人和所有亲戚。

得法前，我失业工资一百多元，现在社保开支三千多，似乎又回到从前。我生活简朴，吃穿很简单，工资钱花不完，做了大半辈子生意，我对钱似乎有更深的感受。

有很长时间，我发现对钱感到陌生，好象钱与我很遥远，与我没啥关系，我奇怪在想：我赚了大半辈子钱，得法前拼

命赚，得法后淡泊赚，现在咋对钱陌生了呢？看着世人赚钱那个劲头，忙忙碌碌的，我想：“他们在忙什么呢？”可能是我超脱出来了，心干净了。妻子叨念：“咱还有几处房产，把租金攒着，多攒点钱。”我说：“攒多少都是数字，从古到今，穷人富人都在攒数字，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最后数字给谁了？都扔了，说是给儿孙，谁是儿孙？”师父说：“来世一身光 走时空空脱皮囊” [4]。

后记

二十年的修炼体会太多了，真够写成一本书。二十年里，我有过许多关过好时的欣慰，有过打零分的心酸，有为自己提高慢的烦恼，不管是阳光还是风雨，三件事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着。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

二十年时间漫长而短暂，回顾起来有说不完的话。本来最初我不打算写这篇稿子，觉的自己修的差，是同修鼓励我，是师父帮助了我，在征稿即将结束时写出这篇体会，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以证实师父和大法的威德。

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解迷〉
-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别把人世当故乡〉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对你也不好。他惊讶的说：“怎么能对我不好呢？”我告诉他是因为你逼着修炼人毁坏佛法，所以对你不好。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

他愣愣的看着我，好长时间才说：“那你说不炼了就放你。”我说我会坚持修炼的。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那么固执呢？他说：“法轮功是……”他就没说下去。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要求按照真、善、忍修炼，然后我把师父经文《我的一点感想》背给他听（可能背的不全），又讲了假、恶、斗是什么。最后他说：“你说这邪好象是共产党。”我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自己说的。”说到这他好象明白了什么，自言自语的说：“那该怎么办呢？”连着说了好几遍。我微笑着说：“啥怎么办？你就把我放了就完了呗。”他听完笑了，笑得挺自然，然后如释重负的对我说：“对，把你放了，你回去吧。”

看着他的笑容，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心中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守护着我们。

修炼二十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我们大法弟子只要听师父的话，做人做事都用大法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逐渐修掉自己的一切执着，正念正行，那就是神在人间啊！

感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呵呵的跟在警察后面走。我有师父的加持，我没有怕心，心中有的只是一念：要把这俩警察救了。

他们领我来到隔壁车厢，其中一个警察问我：“知道你干什么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你还笑得出来？”因为修炼后我总是乐呵呵的，这是我的修炼状态。他接着让我把箱子打开。其中一个警察狠狠的说：“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我把箱子打开后把电子书拿出来，年轻一点的警察问有密码吗？我说有。他说把它打开。我仍然笑着说好的，随手打开了电子书，年轻警察回手交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翻看电子书内容，认真的看着。年轻警察又问我有手机吗？我说有。然后我把手机拿了出来，解锁后给了他，他又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看看我问：“还炼吗？”我微笑着说：“炼，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老警察站起身对年轻警察说：“看着他。”年轻警察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对面，微笑着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做这种事？”他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被欺骗的太深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我开始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认真的听着，后来他听明白了，说原来这么回事，以后我可不管这事了。我说那不行，现在你就不能不管了，他答应了。我们正聊着，老警察来了，年轻警察真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为他的得救而高兴。

老警察说跟我走，我站起来乐呵呵的跟他走，心里请师父救他。我们走到两车厢连接处他对我说：“咱就在这吧。我可是老党员，你不要跟我胡说。”我微笑的看着他，他说：“你把这书里的内容都删了，我再给你录个像，就说不炼了，我就放了你。”我笑着对他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那样做了

明慧法会 | 看似不可能的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提起笔来，感慨万千，我从一九九九年一月得法至今，整整二十年，孩子由当时七个月大的婴儿，长到了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自己则由当年的风华正茂，如今人到中年。回首二十年，庆幸自己没有浪迹红尘，没有浪费短暂的人生，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在师尊的看护下，在宇宙大法的指引下，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

二十年，点点滴滴，不胜枚举，因为篇幅有限，下面汲取二十年中的几个片断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

一、背法

在二零零五年前后，自己曾经背过三遍《转法轮》，第一遍背时，基本就是死记硬背，凭着自己人的记忆力比较好，艰难的吃力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背了三遍，那时最明显的感受是发正念能静下来，没有杂念干扰，可惜的是后来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是十年，直到二零一五年末，那时自己的修炼似乎走入了绝境。第二个孩子一岁多，大孩子上高中，自己不能上班，家里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原本答应帮忙带孩子的婆婆不闻不问，丈夫的兄弟姐妹无人相帮，常常嘲讽，我怨恨到了极点，痛苦不堪，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反应，最

严重的是左侧乳房肿胀，不明液体流出，左半个身子疼的睡不着觉，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乳腺癌。

突然有一天听到一篇交流，一同修的六岁的孙女告诉奶奶说，监狱里的同修如果能坚持背法、发正念就能出来。后来这个同修也开始了背法。这个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想想自己这个难相对于监狱里的同修算什么呢？我一定能闯过去。

于是，在二零一五年除夕的前两天，腊月二十八，我拿起《转法轮》来，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背法了。当时觉的自己曾经背过三遍，再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开背以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自己记忆力很好，所以背法的本身没有什么难度，十几分钟背一段，长的段落半个小时，都差不多背下来了，可是相应的身体上和心里的反应却非常的强烈。闹心，闹得很厉害，坐不住，站不住，从床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床上，头顶着墙，头象炸开了一样，脸上发烧，眼睛冒火，那真是从头顶难受到脚底。有时实在背不下去了，家里呆不住了，抱起孩子就出去走。有时很短的一段，一个小时还没背下来，常常觉的自己在“啃”，背熟一段进行下一段时，好象用劲全身的力气“拱”。

不管身体上、心理上怎么难受，我都有一念，告诉自己这是好事，都是师父在帮我。有时哭的昏天黑地，悔恨自己曾经的狂妄，看清了自己在宇宙大法面前的卑微渺小，升起了对宇宙大法的敬畏。

我整整用了六个月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背完那天，自己怔怔的坐在那，大脑闪过一念：“我是修炼人。”突然明白了“我是修炼人”这句话的内涵。从那以后，背法没再停止过，现在已经成了我学法的一种方式了。

同意了。没想到在我过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找到我，非得要回扣除的钱，我没给。他们其中三人就动手打我。

这要是以前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还手，但我修炼了，修炼人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哪？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炼功人？”[1]我听师父的话，站在那，静静的看着他们，眼眶都被他们打坏了，血流不止。他们害怕了，停手站在那看着我，谁也不出声。我问他们，你们打够了吗？他们听到我这么说都慢慢的往后退。我说你们不用怕，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会还手打你们的。你们要是打完了，我走了。这时看到他们三个人在我面前就是一寸高的小人，而我高高大大的，这要还手，他们谁能承受得了。

我用一卷手纸按在出血的地方，其中一人的弟弟要带我去医院包扎，我谢绝了。回到大哥家，大哥看到非要找他们，我不让，说：“你不是不知道在以前他们是我手下败将，要动手他们怎能打得过我。”大哥说：“是呀，你为啥不还手，让他们打成这样？”我说我修大法了，遇事得忍，不能和人家一样。大哥说：“傻子，去医院包上吧。”我说不用，学一讲法就好了。

大哥和三哥全家都不信，于是我坐下开始学法，他们在一旁看着。一讲法学完，他们都说：“神了，眼看着肿消了，血也不出了，皮肉合上了，太神了！”

六、给铁路警察讲真相

几年前我在拉萨找了个工作，坐上开往拉萨的火车，刚把行李放好，两个警察就来到我身边，问我：“你是二十五号座吗？”我说是的，那俩警察说跟我们走一趟。于是我乐

我和老年同修被关进了看守所，一进小黑屋里我就跳上板铺，盘腿发正念。老年同修则蹲在门附近的地上，我不解的叫他上来，他不动。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到哪里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门关了，警察走了。我们那屋所谓的铺头走到我跟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因为炼法轮功，铺头很友好的说：“我最敬重炼法轮功的，你们太了不起了。”回头他又问老年同修，老年同修也说是炼法轮功的，可铺头却讥讽他。

晚上我们起来炼功，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就都趴下装睡，结果招来警察痛骂一顿。警察为什么骂我们？我们都躺下了，错在哪？我开始向内找，是“怕”在作怪，没正念，大法弟子不能堂堂正正招来的。我跟老年同修说：“明天炼功出现任何事都不能躺下。”第二天晚上炼功，正炼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就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老年同修边躺下边说：“快躺下！”他躺下了，我依然坚定的炼着，心中升起一片祥和，心中呐喊着：宇宙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随后听到锁门声，脚步声远去了。就这样我炼完了五套功法，从此以后炼功不再有干扰。

在外面同修的整体配合营救下，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无条件释放。出来后我与同修去看派出所所长，他很高兴，说会尽力保护大法弟子。

五、难忍能忍 修去争斗心

二零一零年，我因工作需要，承包了一个大理石车间，找了几个工人干活。在完工结算时，有一些大理石光度不够，老板让返工，如不返工就扣四千元钱。因工人回家心切，谁都不肯返工。我说如果不返工这四千元钱你们平均摊，他们

慢慢的随着背法的时间长了，遍数多了，学会了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一点一滴的修自己，抓住思思念念看自己，修去不正的思想念头。改变了常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思想看问题，学会了善良，体悟出了慈悲，也认清了党文化的各种表现。同时身体恢复了正常，所有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家庭环境也变了，大孩子顺利的考上了重点大学，丈夫突然涨了工资，自己找到了适合的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做三件事；亲人之间变的和睦，爷爷奶奶姑姑伯伯都来关心我们一家人。而且我自己两次避开了警察的绑架，两次都是在我刚刚离开，警察就来了。

每背完一遍《转法轮》，就象脱掉一层壳一样，每一遍都有不同的体悟，妙不可言，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

二、看似不可能的事——营救同修出狱

二零一一年秋天，我娘家的城市发生一起大规模的集体绑架事件，五十多位大法弟子同一时间被绑架。之前我也参与过很多次的营救的事，但是一次性的这么多人的绑架事件还是第一次。

那时，我也是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取保候审刚刚回到家中不久，在黑窝里身心的伤害没有恢复，原来的专业知识都忘了，原来很熟悉的地方，竟都不知道坐什么车去，看到商场挂的小孩衣服，怔怔的想，这么小的衣服是做什么用的呢？即使是这样的状态我也没想自己，回到了当地、迫害还在继续的地方，临走时，丈夫问我：你去干什么，你身体能行吗？我瞬间泪如泉涌：这么多人被抓了，我得去看看呀。他沉默了。

从此我们展开了长达二十二个月的营救过程，一直到二零一三年十月，成功的把一位在此次绑架中被非法判十四年重刑的同修从监狱里营救出来。

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打破了许多常人的规章制度，把常人认为的不可能变为了现实。过程中经历了请律师，一审开庭，二审，判刑，送监狱，前后七位律师参与，见证了在非庭审法轮功学员的法庭上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员回避。”见证了被绑架同修承受了酷刑零口供，也见证了在判十四年重刑无望的情况下，不放弃，坚守信念，坚持不懈讲真相救人。

说来话长。绑架半个月，三十五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劳教送往劳教所。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我足足哭了一上午，思绪万千。我家五代人一百多年生活在这个县城，盘根错节，每个乡镇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我二十岁考学离开了那里。古人讲究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家乡父老铺路修桥，报答养育之恩；今天我修炼了，修炼的目地就是为了成就自己，救度众生，往小了说，为了父老乡亲得福报啊！可是师尊讲过：“法徒受魔难 毁的是众生” [1]。几十人被绑架迫害，施以酷刑，惨无人道，这种迫害佛法修炼人的行为，会招致怎样的天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乡由于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的迫害佛法修炼人，而遭受劫难。

法轮功在我的家乡洪传的很早，得法的人数众多，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也很多；正法这么多年，一直都走在前面，可是由于长期的干事心，个人修炼跟不上，出现的整体被迫害，于是在同修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埋怨指责、谣言，正的声音没有。因为被迫害的人数众多，牵扯的家庭众多，知道此事的常人众多，常人都一边倒的说大法坏话。

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一切都为法让路。过了一会就传来“扑通”一声，我与A警察会心的一笑，谁都没出声。大概过了五、六分钟，A警察说：“都跑了，你给我进屋去，我打电话告诉他们都跑了。”话是这么说，可他电话就是不打。本来我也想走了，可看见那个老年同修没走，我问他怎么不走，他说他走不动，让我走。我说你不走我怎么走呢？A警察说你俩没机会了，我要换班了。我看着他，心想：大法师父说了算。

不一会B警察来了换走了A警察。我坦坦荡荡的对B警察讲邪党的腐败，它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美好等。B警察说：“你讲的这些没有某某讲的好，我不爱听。”我说：“怎么不好？”B警察说：“你讲的太低了，我听的太多。”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还没等我说完，他说：“对，我就爱听这个。”我讲了好多真相，后来B警察也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然后他说你俩喝水、吃面包都可以，就是别跑，我睡觉去了，别打扰我。说着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想师父慈悲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就对老年同修说：“你快走，我随后就走。”可老年同修就是不走，我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就这样我俩谁都没走。直到那个警察醒来看我俩还在，摇摇头说：“没机会了。”

过了一会C警察将B换走，我又继续给C警察讲真相，他听完真相退出邪党后也睡了。早晨C警察说：“你俩想走也走不了了，国保的人来了。”在上国保警车时，我平静的对所长说：“过一两天我来看你。”所长说：“谢谢！”

同修离开，我被七个警察追赶，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还没等我起来，他们已经围住了我。那些警察抬脚就往我头上踢，我张嘴就喊：“师父救我！”声音一落，只见五、六只脚停在我的脸旁，象被定住了一样，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被他们踢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被他们带到派出所，这时同修打来电话，我告诉他们快走，我在派出所，说完就把电话揣兜里了。警察让我把电话拿出来，我说这是私人财产。警察说你不拿我们也能拿出来。我电话里全是同修的号码，决不能让他们拿去，我说就凭你们办不到！话音刚落，七个警察齐上，可是把他们累的都冒汗了也没抢去，他们停下来愣愣的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明白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

他们接了一个电话留下一人看着我，其余六人出去了。我开始给看着我的 A 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认真的听着，听完说：原来这样啊，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他高兴的用笔名退了党团队。

这时，其他警察又绑架了两位同修进来，我问他俩：“你们怎么没走？”一同修摇摇头没说什么。那几个警察让 A 警察看着我们三个，他们出去了。我要去厕所，A 警察领我去，在走廊里我问他：“大门锁没锁？”他好象自言自语的说着：大门锁着，小门开着。我看着窗外问：“从这能走出去吗？”他说：“能，过去新盖的楼就是大道。”我“喔”了一声回到关我们的房间。到里边的小屋看了一眼，小屋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小门。我出来对那两位同修说：“我和这位大哥（A 警察）在走廊说话，你们跳窗户走，外面的小门开着。”A 警察友好的笑着，我们俩就去走廊了。

营救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参与配合的同修屈指可数，甚至因为怕心，为了自保还会干扰拆台，开庭时，竟然不让律师在当地住宿。我没有动心，五个律师往哪领？而且也不能让律师们知道这种情况啊，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陪着五位知名大律师吃饭谈笑风生，住在当地宾馆里，然后把律师送去出庭。现在想来真是一种荣耀。

那时悟到：旧势力利用同修的人心，锁了一道道锁，系了一个个结。想否定迫害，想救度众生，想营救同修，就要打开一道道的锁，解开一个个的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讲真相。

警察们在旧势力的机制下麻木的干着他们的所谓工作，他们的本性都不是坏人，我不把他们看成邪恶的代名，每次见到警察时，都把他們当作朋友亲人。常人有句话：扬手不打笑脸人。我微笑着找你来办事的，因为是办的法轮功的事，所以过程很自然的就讲起了真相，警察们也接受的很自然，没有遇到过恶狠狠的对待的警察。

到二零一三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同修笑我说：别人怀孕都去有山有水风景好的地方，你这怀孕天天跑监狱。一直参与营救的只有我们三位同修和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妹妹，一起去监狱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回来后马上交流，定好下一步怎么办。记得同修的妹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怎么办？我每次都会问：能正常会见吗？她说那能。我说：先会见了再说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真是一头雾水。

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然后找警察，见了警察就知道该说什么了，智慧就来了。我们告诉警察怎么做，教他们怎么摆正位置：“你这工作也不容易，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家

人被关在你这里，我们只能找你，给你添麻烦。但这是你工作的一部份，你要嫌麻烦，不想管，你往上推，再说，法轮功的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份子，哪天平反了，你没准还有责任。”

后来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监狱换了四、五个监区，换到哪个监区，哪个监区往上报，不留她，连监狱长都奇怪的问过：这人什么来头？

同修被非法判刑十四年，按规定，刑期不超过三分之一不放人，没患危及生命的病不放人，等等，许许多多条不能放人的规定。按当时常人的说法，想出去，太阳从西边出来吧。我们没有被这些表象带动，为了制止迫害，为了救人，为了让众生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些规定和我们的目标完全不搭边，只管修自己、救人，一切由师父说了算。

后来很多警察默默的帮我们，看似一个说话很不礼貌的电话，细分析是给我们送信，告诉里面被关押同修的近况，让我们怎么做。实践证明是如此，我们更增加了信心，悟到迷中救人，警察在那个岗位上，明确表态他不敢，但是内心生出善念，无声无息的帮我们，他就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就能得福报。我们要正面的正确的引导，教他怎么做。在我女儿出生两个月的时候，我抱着孩子最后一次去监狱把里面的同修接了回来。

同修回来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反响特别大。大家都很激动，对大法坚信不疑，还有不修的又回来了，曾经邪悟的也有回来的，悟到只要把住了法，放下自我，去修去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能成为现实。

常人中也反响很大，认为法轮功了不起，一分钱不花，判十四年能把人捞回来，就是不一样。参与辩护的律师也很

哪里呢？都出来啊！身边的警车开走了，我一个同修也没看到，心里非常着急。直到下午四点多同修打电话让我回去，同修告诉我有三名同修被绑架了，其中就包括我妻子。

当天晚上，我们地区一些同修召开了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交流会，商量第二天如何配合到国保大队去要人。协调同修怕我被情干扰，不让我参加营救。

回到家中我拿起书学法。学法的时候我的心很平静，我知道我没被干扰，从中悟到我应该参与营救。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协调同修，告诉她我没被情干扰，应该参加营救。我对协调同修说我有办法。协调同修说用什么办法？我说想请国保大队长吃饭，在饭桌上给他讲真相。当天下午，我们在同修整体的正念加持下和国保大队长与他的妻子见了面。在饭桌上，我们开门见山的跟国保大队长谈了起来。国保大队长给我倒了杯酒，我说我不喝酒。国保队长看看我说：“你可别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弟子。”我笑了，坦然的告诉他，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听了就象蔫了一样无力的靠在椅子上，半天才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随后他又问另两名同修是不是，她们都坦然说是。他又重复着说有信仰好。

我对他说：“你也承认有信仰好，那就把她们放了吧。”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和两位同修把大法的美好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展现出来，并告诉他们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在他们听明白真相后，国保队长的妻子当场表示要看《转法轮》，国保队长同意释放三位同修。

三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了。

四、坚信大法显神迹

二零零九年五月下旬，我们十几名同修配合在一乡镇发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打了黑报告。为了掩护其他

看到刚才的砖垛没了，一个人打着手电往这边走来。我们往远处走着，心中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

三、心底无私脱险境

二零零九年七月的一天，我与三位男同修骑着摩托车带着六位同修，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带了许多真相小册子和神韵光盘来到一山镇。我们俩俩配合着发，发过几个村子后同修让我去存放资料的地方取资料。我取完资料往回返的时候看到警车在发过资料的村子里转，这时走过来一个同修对我说：“快带我走，警察来了。”同修坐上车我沿着路往前骑着，这时前方来了一辆警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后面的同修跳车往别处跑了，我平静的向警车方向骑去。可警察象没看见我一样，下车跑去追赶那位同修去了。

我停下来，站在警车前想：怎样把同修平安救走呢？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压根没想妻子是否安全，也没想我自己的安全问题，只是想同修千万不能被抓，我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同修呢？这时我突然听到敲打警车的玻璃窗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快，我在这，快拉我出去。”我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位女同修在车里向我招手。我说你把车窗摇下来，跳出来。可是无论女同修怎么弄车窗也打不开。我就开始找石头，想用石头把玻璃打破。当我拿起一块石头去砸玻璃的时候，车窗奇迹般的落下了，同修跳了出来。我把同修带到安全的地方，让另一名骑摩托的同修送她回家。

我返回出事现场继续寻找别的同修，可同修们的手机全关机了，谁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在路上和村里来回遛，希望碰到同修。正走着迎面过来一辆警车急刹车停在我的身边，我平静的向车里看去，只有几个警察，没有同修，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继续向前走，心里呼喊：同修们，你们都在

佩服，以致后来有同修找他办理监狱方面的营救的事的时候，他就把同修领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说，他说我有办法。我苦笑，我哪有办法啊，都是师父做的啊！

三、做资料，发资料

这个事因为已经很久远了，似乎记忆中都淡了，但是写稿的过程中，突然梳理出了一个细节，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刚刚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因为年轻有文化，很快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负责我们这一地区百十号人的资料的供应，整整做了七年。那时真的很忙，一周五天上班，两到三天做资料，自己也常常出去发资料，半宿半夜的出去。

偶然听说郊区的同修少，真相资料很缺，有的地方几年都没有资料出现过。因为我在农村得法，迫害初期的二零零零年开始就在农村发资料，所以对农村不陌生，于是我开始去郊区的农村发资料，三、四个同修一合计，说走就走。晚上坐开往郊区的末车，沿线各村发资料。同修问我，回来怎么办？我笑着说：有师父。后来每次发完资料需要回家时，都会有车出现，把我们拉回家。

出去的次数多了，参与的同修也越来越多，同修都见怪不怪了，谁也不想回家的事，发完了就来车了。有时晚上走到十二点多真是有点累了，脚走出泡来是常有的事。每次走不动的时候我就想：走吧，坚持住，走够多少步，师父就给安排车了。后来就真有开车的同修主动找到我参与进来。这是我们主动改变了方式。

每次出去发之前，我都自己提前去一次要去的地方，选好路线，全程有几个村，大概每个村有多少户，需要多少真相资料，车的路线怎么走，同修在哪上车，在哪下车，很多很小的细节都尽量考虑到，提前安排好。每组两人，年轻的

和年老的一组，防止走散，照顾好老年同修，农村路不好走，深更半夜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别摔了。有的老同修不服气，意思是，他没问题，他能行。但我想：你能行，我知道你肯定能行，但是表面人的理，我们要符合，不给旧势力留任何空子。这样多的时候二十多天一次，最多的一次，三辆车，二十二人参与。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神奇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有一次，我和一年轻的女同修一组，那次去的村子路极其的不平，处处高高低低的，还总有死胡同。我俩动作很快，一边发资料，一边挂条幅，很快就和另一组同修汇合十二点前就到家了。

过了几天，我们当地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去那个村子发资料了？我说是，她说，那个村是她的娘家，娘家刚来人串门跟她说：“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那天夜里，村里突然间来了两个仙女，穿白衣服，飘飘的，瞬间家家户户都有资料了，那条幅挂的那么高，连鱼竿都够不着，平常人能挂上去吗？”我听了，真开心，常人只要是对法轮功生出敬仰之心，他就有救。

可是那次，我个人却是很不舒服的，那天正好赶上经期，本来我不太想去，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几个小时走下来，经血不断的涌出，忙着发资料没时间管它，也不想换纸，怕把手弄脏了，对真相资料不敬，所以就一直挺着。回家后发现整条裤子两条腿内侧，从上到下三层全部被经血浸透。而我自己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从此以后，痛经的毛病彻底好了，再也没犯过。

还一次，临时起了欢喜心，进了一个事先不知道的村子，我在前面走，后面的同修被当地人拦住了，问是哪里的？干

二零零六冬天，一同修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高兴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几个同去发资料的同修看我是生面孔，就埋怨让我去的同修。当时我觉的愧对找我的同修，很尴尬，不自在，可找我的同修说跟我配合，就这样同修们就都不出声了。

我们带了许多资料上了车，在车上我往去的地区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烂鬼，在我定下来的时候看见有法轮在往前飞，直接罩在我们要去的地区，清除着邪恶。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非常感激师父。

下车后，同修们俩俩配合着发资料。我认真的把每一份资料放在每一户门口，发第一份资料时发现那资料放着万道光芒，我想这真相资料是多么珍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众生得到真有福啊！众生看完一定能得救。然后我就更加认真的发。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珍贵生命，每份真相资料都金光闪闪。

发着发着我走到一户铁门旁，刚想放真相资料，门里一条狗看着我，我要叫，我告诉它：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的。它就象听懂了一样，摇摇尾巴趴下了，友好的看着我。我脑中闪过一念：众生真的都等着被救度啊！同时感到师尊的慈悲与保护。

一次，我与一同修配合到另一村庄发放真相资料，走到村尾时看到百米外有一户人家，我要过去，那位同修不让，我说：“救度众生不能落下任何一家呀！”她说：“那你去吧，我发正念加持你。”我来到那户人家门前，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份大法资料，轻轻的放在门旁的桌坛上，随后转身回到同修身边。同修问：“那人没问你什么吗？”我说：“哪有人啊？就有一垛砖。”同修说：“那是人。”我回头看时，

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七个加号的严重糖尿病患者，炼功一段时间后痊愈了，这件事让我们学法点的同修更加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媒体造谣诬蔑大法，诽谤师父，这些造假宣传给我们这些刚刚学法不久、修炼不稳的新学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学法点有四十来个同修都不修了，我也不怎么看书了，和妻子一同把大法书藏了起来，但是如果说让我抛弃大法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离开大法后那些恶习又渐渐的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整天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二零零六年我们举家搬迁到黑龙江省某市，在慈悲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找到了当地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从新修炼，把以前那些恶习彻底的修下去了。夫妻之间没有了争吵、打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善。

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一犯病就休克，还有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治疗多年也没见好转。女儿从小体质就弱，总有病。一次女儿又犯病了，妻子让我儿子抱着我女儿和她一起去找人给女儿看病，因妻子胳膊患有严重的疾病，只得儿子抱着他妹妹。途中碰到一个同修，给了我女儿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哭闹的女儿戴上护身符后不一会就睡着了，她们娘仨就回到家中，把熟睡的女儿放在床上。下午两点多女儿自己下地玩了，从那以后经常有病的女儿再没有过病。

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在女儿身上发生的神奇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三个月，折磨她多年的多种疾病奇迹般的全都好了。

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什么的？同修没理他，很机智的走开了。那个人就在路上站着瞅，同修追上我说，后面有人，咱们从前面出去吧，我说好。可是走到村头的时候发现，这条路竟然是死路，前面是人家，过不去，只能原路返回。当时大家都犹豫了，我没想什么，就说：“我在前面走，你们跟在我的后面，相距五十米，走吧。”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遇到那个人，我就先搭话，或者问问路，或者要一口水喝，或者直接进他家里，和他好好聊聊，都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哪有坏人？然后我就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旧势力不敢反对，一切干扰全部解体清除！可是我一直走出村子，也没看见一个人影，同修们也都跟着走了出来。上车回家了。

这样的事很多很多，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写出，最后也没有统计出去了多少次，去了多少村，基本雨水少的春天、秋天都会出去，冬天过年前也肯定会出去，端午节挨家发大葫芦，用废旧的光盘自制的，写上各种真相短语，漂亮极了。中国新年前后是一定要出去的，亲朋好友聚会，我们一定要把真相资料送到老百姓的家里。很多年以后，又去曾经发过资料的一些乡村面对面讲真相时，发现很好讲，简短几句话很容易就三退了，不知道是不是和当时去发过资料有关系。

四、打电话讲真相救人

女儿出生后，我的修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抱着她出去面对面讲过真相，但是发现太难了，走不多远，也走不多长时间，还抱不动。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求师父，根据我现有的条件力所能及的做讲真相的事。

在师父巧妙安排下，二零一四年的夏天，在女儿十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和四位同修开一辆车，开始了打电话对讲救人。那时我们还不会使用软件，都是手动拨号，拨

一个打一个，很耽误时间。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同修，给我们的手机装上半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手把手的教会我们怎么使用后，就走了。后来有问题需要问那个同修，费了很大劲找到了那个同修，她竟然一点都没有印象给我们装过这个半自动软件，而且她也真不会使用这个软件。我真是无语了。师父啊，都是慈悲的师父苦心的安排。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学软件，上“天地行”论坛上找，起早贪黑的学，慢慢的我竟成了手机技术人员了。

有了软件就方便多了，事先把电话号装到手机里，讲真相的时候，不用拨号了，效率高多了，随着同修心性的提高，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开始的三五个人，到十几个，到几十个，这个半自动软件一直被同修使用，几年后才逐渐的更新为新的程序。

讲真相的过程，真的是时时考验着人的心性。有一次接电话的是当地某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我自以为是的和她谈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事，好象别人没有我知道的多似的，然后我很炫耀的说，我和她学的是一样的专业。其实我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从事过那个专业，早就荒废了。结果对方开始训斥我，说我不懂装懂，是骗子等等，然后就毫不客气的挂了电话。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很长时间都在想这件事，找我自己都错在哪里，首先是显示心，真的是不知深浅，然后是争斗心，嫉妒心，自以为是的的心，不谦虚，等等，找到这些心后，真是觉的无地自容，给大法抹黑。后来再讲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很谦卑很尊重的说话。

面对常人讲真相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自己修炼境界真是差的太远了，常人心太多，慈悲心很少有体现，都是证实

明慧法会 | “有师父真好！”

文 / 黑龙江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修炼已经二十个年头了，明慧网网上大陆法会已经举办了十五届，由于各种原因我都未曾参与，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想借这个平台跟师父汇报一下我二十年来的修炼心得，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得法修炼 浪子回头

我家住在吉林的一个小山村。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母亲上我家来了。她来我家后天天看书、炼功。一天，我好奇的问母亲在看什么书，母亲说是《转法轮》，佛家修炼大法。我听是佛家大法，就问母亲：这法能改变我吗？母亲让我试试。

那时的我很苦恼，一身的恶习：吃、喝、赌、抽、打仗，还无故打骂妻子，简直就是个混混、无赖。每当我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提心吊胆，害怕我在外面惹事。我也知道我这些恶习不好，可就是改不了。

母亲让我炼炼法轮功试试，我就开始看书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我的身心不自觉的开始有了变化，慢慢的那些恶习离开了我。我每天都和母亲去村里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炼功，整天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

当地同修走不出来，师父着急啊！就派外地同修配合，这一下，人和车都来了，同修让我做资料，不管咋忙，我都保证资料质量，封面无边距照片打印，装订整齐。面向农村的真相资料十几种，并及时更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和外地同修配合的时间里，时间紧任务重，三十多天，做了一万多本真相资料，顺利的完成了我应该做的。

这些年，经我手做的光盘、《九评》、真相资料，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同修都说，我“活儿”干得好！世人也都说，精装的，太好了！总之，师父选择了我走这条路证实大法，我就要用心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对得起同修省吃俭用拿上来的救命钱，希望每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救人的作用。

最后引用师父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4]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关于小说《苍宇劫》〉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加拿大法会》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自己，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去掉了很多的执著，真正体悟到正法修炼三件事都做到，才能提高上来，讲真相这件事的本身对个人修炼提高竟然有这样大的作用。

五、解体劳教所

二零一二年，当地的劳教所还很邪恶，同修们常常去发正念。六月初的一天，我和一同修开着车也去了劳教所。同修突发奇想的跟我说：咱们把劳教所这些警察的家庭住址都找到，然后去他家附近发资料揭露他，看他还敢不敢迫害大法弟子。我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怎么找啊？在我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做的时候，各种资源，各种条件却全都具备了，参与的同修们都很热情，大家不用交流都很主动，然后就开始做了，我被同修们推着就开始协调做了起来。

一次碰到劳教所一个打大法弟子最邪恶的狱警，发现她跟熟人不停笑着打招呼，还兴高采烈的逗路边的狗。我当时很奇怪，这么一个恶毒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天真善良的一面？后来经过大家交流，悟到警察们都是普通的常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家庭中也象平常人一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父母亲，有的是儿女，过着正常人的日子。但是一到劳教所那个特殊的地方，穿上警察那身衣服，他们就象附体了一样，在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操控下，变的凶狠残暴，无所顾忌的恶毒的迫害大法弟子。要想救度他们，就必须解体劳教制度，解体劳教所，使他们脱离那个邪恶的环境，摆脱邪灵的控制，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从事正常的工作。悟到这一点后，同修们的慈悲心都出来了，觉的警察们真是太可怜了，无知的麻木的被旧势力利用干着坏事，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几十人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把劳教所参与迫害的警察家庭住址都找到了。最后当我们把警察们的家庭住址公布在明慧网上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劳教所里的迫害行为都停止了。据那时在劳教所被关押后来回来的大法弟子介绍：那天一早上，警察们来上班都耷拉着脑袋，一个个蔫蔫的，没有了往日的猖狂，互相之间还谈论：怎么回事呢？家庭住址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一年后，中国政府宣布解体劳教制度，在这期间，那个劳教所再也没有发生警察折磨大法弟子的事。

结语

回首二十年，身边的常人变化很大，有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也有穷困潦倒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在名利中拼搏挣扎，为情困惑，苦苦追寻。同学曾有人笑我，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没有去哪旅游过，没有看过电影，没有去过高档酒店，在他们眼里我这一生算是白活了，没有享受过他们所认为的生活。也有同学敬佩我，二十年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理念，坚守着一件事情，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我自己，二十年，从懵懂无知狂妄自大到谦卑祥和理性成熟，从轰轰烈烈到寂寞中的守望，从浪迹红尘到“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2]，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二十年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只有感恩，感恩师尊在宇宙芸芸众生中选中我为弟子，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谢二十年来一起配合过的同修们，每一次证实法中的配合，都是一次心性的提高，神圣誓约的兑现，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无比珍贵！无比珍惜！

一次，我刚往一家大门上放完真相资料《绝处逢生》，封面是奥运名将黄晓敏穿着黄衣服，衣服上印有法轮功字样。我刚走出几米远，就听一位男士拿着资料对我喊：我拿它办出国，是不是就好使呀！我大声说：你认真看这本真相资料，看明白了，你会有福报的，干什么都会顺利！他说：多谢了！和我配合的同修也遇到来取门上真相资料的男子，并给他做了“三退”。这时，村里的人听到后，从屋里走出来，问邻居说，她俩干啥的？两位男村民同时告诉说，她俩是发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的！

还有一个村屯，一个信主的农妇，我递给她一本明慧期刊《金种子》，她说啥意思？我就简单的给她介绍真相内容，紧接着我劝她三退。她说，我信主，就把真相资料要还给我，可好象又不想给，我就双手试探着往回拿，她一看我要往回拿，就往怀里拽。我说这么好的资料你不舍得拒绝吧！她说，你再给我一本别的呗。我又给她一本《天赐洪福》，我说，一家就一本，内容不同，互相传看，你得两本是偏得。这回，她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少先队。

还有一个村屯，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说，小老弟，送你一本《金种子》，希望今年获得大丰收！他说，我不种地呀！我说，那你看看《罪恶与审判》，明真相得福报。随后，我说，你把《金种子》还给我。他说，我都看，我家人多。他看我手里拿着《传奇人生》，他说，这个怎么不给我呢？顺手就抢过去了。紧接着，我问他的名字，他同意退出了少先队，我嘱咐他给大家族的人传看，希望他们都得救，他说，必须的。

通过几次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体悟到师父把路都给铺好了，就等我们去跑跑腿、动动嘴了，众生急盼得救啊！

不敢搁。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并说，面对一百万众生，我们几百个同修面对面讲有困难，若先把真相资料发一遍，容易多了，最好是能做到边讲边发，事半功倍。

当同修看到真相资料时就说，好几年不发了，现在资料做的真好！我说是明慧网上同修们编辑的好，一百份都拿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给学法小组拿二百份，也没剩，最多时三、四百份。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也逐渐的带真相资料面对面赠送，有时真相资料不够发，急盼得救的世人抢着要。同修反馈说：我们愿意要你做的资料，看着就舒服，人们抢着要，有的本来不想要，一看封皮，这么精美就要了。

还有一个学法小组，交流后，同修说，你先一星期拿五十份试试。我把十种明慧期刊凑成五十份给同修送去。第二个星期，又送五十，一个月后，同修说，你送一百吧！再过一个月，同修说要二百。就这样，数目不断增加。

周围的同修提高了，偏远的山区，师父也不让落下。师父安排我和山上的同修联系上，正好山上的同修也想要资料，一同修开车，我们带着同修做的两千份真相资料上山了。通过交流，山上和山下的同修把资料都留下了，并说，这些资料铺一遍基本够用了。

今年，正好我退休，我除了供应学法小组的资料外，剩余时间，我都是白天出去发资料，天气好就上附近的村屯发，下雨就上楼发，自己坚持了几个月。我有一个小包，正好能装五十本真相资料，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讲真相、发资料。

紧接着，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做得好的同修和我配合，白天她骑摩托带着我到村屯边讲边发，一家不落。

借此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弟子叩拜师尊！这条路无论还有多远，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一如既往坚定的走下去，此生为正法而存在，无悔！

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生生为此生〉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巨难之后法中修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算起来，到今天，我得法已有八千个日日夜夜，其中的苦辣酸甜，感悟很多。下面把我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巨难之中 师尊护

二零一一年夏日的一天清晨，我和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大约六点半钟左右要发完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警车追赶，同修被绑架。而我脑袋一片空白，疾驶中，人和摩托车被重重的甩了出去，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情景被另一组也在附近发资料的同修看到，据同修说，我当时摔的非常严重，地上一摊血，面目皆非，她们拦了几辆出租车司机都不拉，说这个人没救了，医院到不了就得完。后来还是花高价雇了一辆车，司机才同意把我抬上车。

途中我醒来，思维飘渺，第一反应是：“哦，人死是这样的啊！”这时我听到车里的收音机播放出一句话：“你们是经过风雨的，你们是有基础的……”我觉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心中升起了正念：一定要坚持住，我不会有事的。

看到同修 A 抱着我，不停的用什么东西擦我口中流出的血，然后，我又什么都知道了。再次醒来时脑中出现个念头：去 B 家。B 是我熟悉的一位同修。我就对身边的同修说了，就在此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 B 正推个车子在路边走，我用手推了 A 一下，手指着 B，就又昏了过去。

几小时后当我再度醒来时，发现我已被抬上楼，是 B 家。我一眼就看到了同修家墙上挂着的师父法像，心里想：回家了，回到师父身边了，我没事了。又看到 A 同修家的孩子在我身边发正念。他们看我醒来，问我咋样，我说：“没事。”

说到这里，补充一下我当时的状况：脑袋肿胀，比正常时的我的脑袋要大很多，满脸是血和沙土，右眼上眉处的肉往外翻着，鼻子和上嘴唇之间被豁开，肉也翻着，下嘴唇和牙床之间的筋断开，舌头从中间裂开，两颗下门牙也不见了，眼睛不能睁，一睁开，整个房顶和墙都在不停的转。可以说整个面部几乎分不清五官，而且还不断吐血。

和我很熟的一个同修回忆说：“当时我一看到你，吓坏了，那哪是你啊，面目一点都没有人脸样了，浑身都是血，躺那里一动不动。我去的较早，当时就我自己，我眼盯着

位同事的面，给他们讲真相，并把“敲门行动”违法的法律条文讲给他们。警察要到我家看看和采取唾液被我拒绝。

我回到家后，有位同修来找我，说是要把她负责做的真相资料交给我做，她不做了，专心上大街讲真相。我和她交流，我说建立一个资料点不容易，你是成手了，又会简单的维修打印机，本来资料点就少，你不做可惜了，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可以解决的。我就把我遇到“敲门行动”中警察骚扰的情况和她说了，她还是执意交给我。

此时我本来压力就很大，同修又来给我加码，我当时就感到心里一阵阵的苦，有点怨同修太自私，不考虑我的感受，觉的自己修的真辛苦。一想到苦，我马上警醒了，这不是证实自己吗？我苦什么，只有师父救度我们才辛苦啊！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教训，马上归正自己向内找，既然同修找到我，就有我修的因素在。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从做好人做起，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一味的要求心性的提高，却看不到自己的功。” [1]我立刻明白过来。

因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第一手资料，再难、再苦、压力再大，我都要自己克服，绝不能退缩，我马上同意接过来。而且这几年，当地真相资料由于司机同修被非法判刑，资料发的就少，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绝大多数不发真相资料，面对近一百万人口的大县，几百个大法弟子救人的任务艰巨啊！

真相台历做完后，我把明慧期刊二十多种全部下载后，全部阅读完毕，开始做真相资料。第一个星期把同修交给的一百份资料完成，又做了一百份十几种明慧期刊，拿到学法小组，这些同修有几年不发资料了，有的同修家一份资料都

质就没了。再一次见证了师父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1]

以后的日子里，早上七点，我去做资料，同修就在外面把大门锁上，晚上五点多来开门，我一天几乎连水都不喝，直到做完资料为止。

在被非法通缉近两年的时间，我大部份时间是在资料点里度过。至今回想起来，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充实，每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做着救人的事情，时时对照大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和同修比学比修，感觉心性升华的非常快。

三、花香飘溢沁人心

二零零八年末，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正念恢复了自己的工作，随后在家开了一朵小花。

二零一七年，又买了两台彩喷打印机，在家休假，做真相台历。正赶上所谓“敲门行动”。派出所警察来敲门，我丈夫喝点酒非要去给开门，我只好把自己和打印机反锁在屋里。警察被我丈夫几分钟就给呛走了，随后就到了我的单位。

正好第二天我休假结束，开始上班，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派出所警察九点来找你，你不还有假吗？别上班了。我说没事。这时主管行长和主管主任也劝我说，你有好几年的休假，先休假，别上班了。我经过思考，我得上班。这样，我可以平稳的在家做好真相台历。

因我快退休了，主管行长给我开先例，我每天把本职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这样经常是我干完工作刚走，警察就来，经常扑空。主管主任感到压力太大，有一天，他把我稳住，交给了警察。一个警察给我照相，我面对警察，当着单

你，不敢上你身边去，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气。仔细看，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我知道你还活着。”

到上午十点半左右，我想去趟厕所，同修问：你能去吗？我点头。我自己晃晃荡荡的进了厕所就出不来了。同修扶着我出来的时候，我吐了一袋子黑血。估计内脏摔坏了，但我感觉不到疼。这时我就敢睁开眼睛了。

当时 B 同修安排很多同修排班给我发正念。来了很多同修，床上、地上都坐满了，都是老年的同修，年轻的需要去营救被绑架的那个同修。整体的状态非常好。

第二天早晨，B 问我能不能炼功？我说能。因为没劲儿，只炼了第一套。B 始终没有用人情对待我，什么事我能做的尽量要我自己做，我也这样要求自己，自己做米糊，强迫自己吃，哪怕吃一口，尽量不要别人帮助。一开始，由同修读法我听，坐的时间长挺不住，就躺下；自己能读法时，就读。一周后，我就能读法半个小时了。

半个月后，状态基本稳定，我回到自己家。在家经历了一个恢复过程。

当时右腮肿的非常厉害，很硬，从嘴里不断流出脓血，带着臭味，非常难受。后来一同修帮我发正念说：让脏物从外部排出，不要从嘴里排。真是神奇，腮部就开始破皮，脓血就从外边流出来了。

我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状态明显的越来越好。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容貌尚需恢复外，其它部位都基本正常了。十个月左右，我的容貌恢复如初。而且因我的舌头在车祸中裂开，导致我开始一段时间说话大舌头，吐词不清，舌头也没知觉，慢慢都正常了。

我能走过这个生死劫，人们都觉的太不可思议了，那时不修炼的家人、亲友几乎都认为我死定了。但是，在法中，我获得了重生。我深深的知道，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师父一路精心的安排、保护和承受，我心里明明白白。

在家庭魔难中实修

我知道自己是因坚定的信师信法才走过了这个生死大关的，也认识到了此劫的根源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修自己，积攒的人心和观念造成的。深刻的教训让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和实修的重要性。

我丈夫未修炼，心眼小、疑心重、好磨叽、能喝酒，喝起酒来，那话就没完没了，感到他和谁相处蛮困难，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高，导致我更看不上他、挑他的毛病。由于我俩谁都看不上谁，他离开家过，我也曾离家另租房住过。长期的积怨达到了几乎要离婚的地步，只是为了孩子勉强维持着。在出车祸之前，那时我对他的怨恨心、妒嫉心、争强好胜的心都极其强烈。

师父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嘛，面对不修炼的家人这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可能非一日之寒，开始没处理好积怨太深，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好象根本处理不了。这些问题会给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造成困难。是凡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错在大法弟子，是开始没做好才使其变成这样。其实很多事情你能够协调好、安排好的话，不会耽误做大法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忽略了这一点。” [1]

我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场车祸虽然摔醒了我，但长期积攒的东西，要修掉它们真是很艰难，一会儿做好了，一会儿又反复。我自己的思想误区就是认为自己做的是“正

我稳下心来，时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对照法同化法。每天两台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从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正常运转，资料供不应求。一年以后，我们换了地方。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家电话被监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防止再次被跟踪，我不使用电话，不和家人联系，每天早晨七点到晚六点，在资料点做完资料，再返回住处。每天两台电脑、三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同时运转，资料还是供不应求。资料点不住人，我不去，就锁大门。和我配合的同修是邻居。

几天后，当地先后有六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涉及两个资料点的同修和给我们送耗材的司机同修。此时既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又要收集迫害信息，上传明慧网，编辑制作揭露迫害的不干胶。面对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我配合的同修又和我说，在院子里晾 A4 纸时（因平房，夏天纸潮）被邻居看见，跟我说一个男子秃头，光着膀子扒扒嚓嚓的往院子里瞅，同修问我：你害不害怕，要是害怕就别做了。我说：咱俩静下心来找找有啥心，找到了，就放下，咱俩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师父的大法真、善、忍法理在制约着一切，只要我俩没有证实自己的心，就一个心只为了救人，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说是说啊，可心里还是有点不稳，不做又不行。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我说，我进去做，你把大门在外面锁上，到晚上五点，给我开大门。就这样，我照做不误，真相资料一千本，光盘三百份。做着、做着，由心态不稳，到思想投入到用心做资料上，不知不觉怕的物

做一千本真相小册子，加上用彩喷打印机做出的书皮，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做《九评共产党》，一天能做一百本。

一次，老同修的女儿来了，老同修就把我的情况向其女儿说了。因当时我被非法通缉，一屋子打印设备和正在打印的真相资料，况且其女儿的丈夫是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六一零头子的亲侄子。我对老同修不修口很是埋怨。又过了不长时间，老同修的女婿也来了，当时我正在打真相币。他女婿好奇的说：“你们真厉害，原来真相币是这么整出来的。”我没抬头，没给他个正脸，只是应了一声。

他走后，我的怕心就出来了。因为我被迫害到那种程度，就是他的亲叔叔主张并直接参与迫害的！老同修看到我的压力挂在了脸上，就说：“你要害怕，就换一个地方吧。”我说，我考虑两天再说。

这两天，我一边做资料一边向内找，同时大量学法。师父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2]师父说：

“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3]

通过学法，我放下了怨老同修不修口的怨恨心、怕被举报的疑心、怕心、把众生往不好处想的坏念头，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师父说：“炼功得重德，我们在炼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1]当老同修第三次问我想好没有，如果怕举报，就搬走吧。我正念十足的回答：哪也不去，就在这儿了。

事”，把大法之外的其它事都视为“干扰”，这样就把很多修炼的机会推了出去。这都不符合师父的法，根本上就是法没学好，没把家庭环境当作修炼环境。

渐渐的，我由强忍到他拿话羞辱我、冤枉我时，我能守住了一点心性。他有时有意“歪人”，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时我也能主动的去关心他。有时师父利用他的嘴鼓励我：“你今天挺好。”他也看到了我的变化。

有一次，他想买车，鉴于他爱喝酒，我就建议他戒酒，他就不高兴了，孩子也不同意他买车，怕他酒后驾车出事。后来，我想到法中要求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就想那就成全他的愿望，支持他买车。当我坦诚的和他沟通时，他很理解的说：“我年龄大了，加上爱喝酒，不想买车了。”

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也知道自己在家庭关中还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我有信心会越做越好。

同修之间在法上修

原来对同修要求自己做的事，尤其态度上很挑剔，我总有种排斥心理，没反过来看自己的问题。当我注意在法中归正自己时，变的心情愉悦，我知道这是升华的表现。

一次，我们要把给民众写的真相信往住户门口贴，同修看到后提出来，封面上的小标签怎么贴、里面的信怎么折、封口如何处理。对这三个小问题，当时我想同修也是为了更好的达到救人的效果，就没有任何想法的接受了。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2]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和该同修说起，

她也很受启发。要是在以前，我会嫌对方多事儿，人的想法就会冒出来。

这个事虽小，但对我的触动很大，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不能向外找，从而错失师父给安排的提高机会。现在我找到问题之后，发自内心的谢师父，谢同修。

有一位同修，表面上做事出尔反尔，不象个修炼人的表现，在和她配合时，我没有被带动，想到让我看到也有我要修的，师父是让我找到我的问题，我把她人的一面和她的本质分开，我的心态变了，她也有了好的表现。因为在同修中，该同修的行为让其他同修产生了负面想法，觉的她这个人怎样怎样，她现在也有了变化，同修们都为她高兴。这就是修炼，是大法改变了她。

后记

我始终认为自己修的不好，也就从未动笔向明慧网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历年的法会投稿。这次我发自内心的想向师父表达由衷的感恩！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师父的重塑之恩！同时我也想将这次盛会作为我更加精进的起点！

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法，第二天早上炼完功、发完正念，就又开始做资料，循环往复。

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不理解，让我多学法，少做资料。我和同修交流，当前邪恶迫害，同修们顶着压力用真相资料救人，若他们来了空手回去，我于心不忍。很快，又来了一位老年同修配合我，我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做资料。

由于大的二手激光打印机硒鼓漏粉，打十几张就脏了，为了保证质量，我耐心的、不厌其烦的打打擦擦。一次，在东北寒冬腊月的冬天，两位老同修要早点睡觉，说一会土炕就凉了。我还继续做资料，眼睛紧盯着打印的质量，漏粉就擦，到十二点，我将两位老同修轻轻的叫醒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又做了一会，直到做完，又用耳机听了一会师父讲法，然后才躺下睡觉。

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大课堂里，师父穿着西服，在课堂前面站着，提问三个问题。师父把我叫起来，让我回答，当时我把三个问题都回答上了。师父让我和其他两位同修准备考研究生，并说：在座的这些人里面已经有研究生了，让我们三人和他们切磋。紧接着，看见大街上挂着大豆腐，一条一条的用塑料真空塑封着，一大串十几条，高高的悬挂在大街旁边，我一看还透明透亮的，就醒了。

早上发完正念，我把梦境和两位老同修一说，我说，三个准备考研究生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师父鼓励我们应该提高心性了，继续做好应该做的。但“大豆腐”透明透亮的，我没悟到是啥意思。当同修装订真相小册子时，高兴的说，“我知道透明的大豆腐是咋回事啦，就是真相资料。你昨晚的真相资料没白做，晶莹体透的！”打那以后，那台大的激光打印机再也不漏粉了，在证实大法中做出杰出贡献——每天轻松

的。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有文件吗？”他们说：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干的，江××就是文件！

紧接着，他们又让我坐到潮湿的水泥地上，拿着生锈的铁丝钩着我的下颚，侮辱、威胁。最后一个刑警折腾累了，躺床上休息去了，过后他说：“我今天这样对你，你得恨死我了，恨死我了。”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修真善忍，我不恨你。”他说：“那你哭什么？”我说：我看你挺可怜的。临走，一个刑警还说，“明天继续，给你灌辣椒水，看你说不说。”此后他们未再提审我。临放我的头一天，政保科的科长说：“我们本来不想动你，可你总往我们枪口上撞，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五百年后，给你立个碑！”

我出来后得知，他跟其他同修说：“我真佩服她，这样整还这么坚持信仰，她挺有刚，了不起。”我对同修说：“哪是我有刚，我人的一面是扛不住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多少啊！”

几年后，一次在大街上讲真相时碰到这名已退休的原政保科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做了“三退”，临走时，嘱咐我多保重。

二、与同修配合做资料

二零零六年，我遭邪党非法通缉。在流离失所近两年中，和一老年同修合租了房子，又成立了资料点。那时学员还没有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由于我做的真相资料质量好，同修都愿意要我做的资料。资料需要量大，喷墨打印机一台不够用，又加了一台，还增加了一台大型号的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两台笔记本电脑，紧接着需要做光盘，就又增加了刻录机。每天还要打字，上传“三退”名单，并追踪“三退”名单，直到发表为止。从早忙到晚上，每天才能学一讲

明慧法会 | 三次神奇经历

文 / 安徽大法弟子 馨兰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慈悲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皖南山区极穷苦人家，环境脏乱，穿着破旧，一年大半时间里赤着双脚，没鞋穿。晚间幼小的我刚入睡就觉的自己在在一个黑洞里往下掉，惊醒时见老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才安心入睡。中共邪党的人祸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我饿的皮包骨头却神奇般活下来。一个注定要得法生命，神自有安排，家庭的贫苦既是为我吃苦消业，也是奠定我今后修炼所要的善良忍耐的品格。

很小我就渴望上学读书，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那年才正式读中学。为了能缴纳学费，能买点饭菜票，我上山采药草，下河捡石子卖，艰苦中磨练出我能吃苦耐劳。我读完了初中及高中，以优异成绩留校为代课教师，月资二十八元，大大接济了父母及我四位哥嫂各家生活。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十一月中旬首届开考，我以四十多个夜晚攻学努力获首届金榜题名。

我的婚姻不顺，在无可奈何中，我带着幼小的儿子选择过单亲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三十岁出头。脱去了婚姻的磨难，另种磨难随之而来：我工作单位是三线军工企业，学校隶属于国企教育部门。我单位国企子弟学校校长及更小的官都是由关系或钱换得，这些“官爷”不懂教学，整天是吃喝捞钱。我没有请“官爷”们吃喝，又无钱给“官爷”们受礼，更是

我天生具堂堂正正做人的骨气，于是我在单位工作被排挤打击，整日我的心太累太伤。

就在我每天挣扎活着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那天，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一口气看完了，在这一天我忘记了买菜做饭，让儿子吃剩的，自己没吃饭也没感到饿。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我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根源，再也不想在人世间的苦海里沉沦，返本归真，在大法中修炼，跟师父回家，心情天天快乐舒畅，因为我有师父了。不怕“官爷”们对我欺辱了，不怕势利人对我这没有父爱的儿子的歧视欺负了，快乐的心情，简单的饭菜也吃的很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以大魔头江泽民为首对我们以“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者残酷打击，铺天盖地的对宇宙大法和伟大的师父造谣污蔑。在巨难中我更加坚信师父，做好人没错，“真、善、忍”没有错。下面仅说我紧随师父救度众生的几个片段。

一双毛皮鞋助我走出邪恶的包围圈

二零零零年元旦零点，新世纪开始。在邪党污蔑大法和师父、迫害大法弟子的艰难时刻，同修们一致认为，此时我们不能倒下，应该走出来证实法。我们有六十多位大法弟子于省市繁华区集体炼功。此时正是各大商场物品降价，潮水般的购物市民很远就能听到响彻云霄的炼功音乐。走近就看到十几米长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次我炼功状态特好，法轮旋的我似乎要飘起来。

当我们炼完一小时动功，我睁开眼才发现警察们已将我们层层包围，一个头目声嘶力竭对我们吼：“你们谁是头？”一个女同修铿锵答道：“没有头，没有尾！”警察吼叫：“站好，站好，照相。”见站在我侧面的一位男同修抬

一、小花初开 风雨磨砺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同修教会我学上明慧网之后，丈夫从单位拿回来一台针式打印机。几天后，明慧网就首次刊发了《4.25 中南海事件真相》，我急忙打印出来，召集当地同修交流，同修们都一致同意大面积散发。紧接着，明慧网又发表真相资料传单，我第一时间打印出来，交给同修，同修们就分别拿着去复印社复印，然后就自发的上大街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从此，在当地开启了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历程。

第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刚到家，我才知道被派出所的司机举报，因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传单，我被非法关押三十三天。期间，当地两个刑警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遭受双层塑料袋套头闭气刑讯逼供，追查真相资料来源。那时，我是一个稍受一点委屈就流泪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侮辱、恐吓、威胁我无所畏惧，但是眼泪还是象断线珠子似的往下流。

他们看我不说，一个警察按住我的双手，一个警察就给我脑袋上套上一层塑料袋，满脸是泪，塑料袋粘在脸上，呼吸非常困难，看我还不能说，就又给我套上一层塑料袋，这时一点呼吸的缝隙都没有，就在要窒息、命悬一线的时刻，我想：师父啊！弟子不怕死，但现在不能死，弟子还有使命，做真相资料救人啊！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1]我一用力，双手立刻从压着我的双手的恶警手下挣脱出来，迅速揭开套在头上的塑料袋，两个刑警都没有按住，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

一个刑警气急败坏的用双拳疯狂的猛捶我的后脑勺。神奇的是，当时没有一点疼痛感，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

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我的有缘众生也在抱怨。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抓紧一切时间多说，多跑跑，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辱使命，不负众生的重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生活在东北，在银行工作，一九九六年，走入大法修炼。“七·二零”后同修教我初次登上明慧网，当打开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我激动无比——找到家了！

从此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也向明慧网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和同修们正念正行反迫害、证实大法的交流文章，也从明慧网下载同修制作真相资料需要的各种信息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精彩的交流文章。

回首二十年，我的正法修炼之路与每天浏览明慧网和制作真相资料密不可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风雨磨砺二十年，一路走过来，这朵花开的越来越鲜艳夺目。

我按照同修们的要求，针对不同的人群制作不同的资料，种类齐全；小册子的封皮、封面使用双面铜版纸、无边距照片打印的非常精美，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和世人的赞誉。

头挺胸，见拎录音机挂横幅的两位男同修平静如水，如泰山岿然不动，警察的照相机如探照灯从我们每位大法弟子脸上扫过。此时我突然想到不能被抓去，儿子天不亮就得骑自行车去十几里路外学校读高中，每天很晚到家，不能影响孩子读书，我要回家！

此念一出，我大步流星的向邪恶包围圈外走去，我脚上穿的是高跟旧毛皮鞋，这双旧毛皮鞋平时走路是咚咚响，可当我向警察走去，它却毫无声音，觉的双脚不是走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好象走在软软的地毯上，在我走到警察的包围圈时，两个警察侧身主动让道。当我走出了包围圈，走到安全处时，毛皮鞋又发出咚咚响声。天快亮时我安全回到家。我那几十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后来有的被关到洗脑班，有的被非法劳教。

“这辆大客车为你而开”

二零零八年暑期，我带上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真相光碟去了几百里外的故乡，大别山区，我也希望故乡的亲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当我将《九评共产党》送给老乡们，一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乡们吓得不敢要，长期被邪党谣言蛊惑宣传，暴力统治使亲友们吓的不敢让我在老家呆，于是我用“无影无踪”的方式将真相发到每家每户。

转眼是二零零九年暑期，我再次备上一包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光碟等，还去故乡发真相资料。乘坐约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长途客运站，买好车票，正准备上开往皖南方向的长途客车，突然被安检员拦下，要我放下肩上的包，将包放入安检机检查。我立即意念回应：“这包怎能让你们检查！”正念一出，安检员突然面带微笑，猛力将我一推，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连人带包被顺利推过了安检处。仅一

分钟时间过了这一关，内心是何等感激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啊！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又一次到了皖南故乡，考虑到不给家乡亲人添麻烦，我暂时躲在没有人住的破旧屋，在屋后排水沟里等待，周边都是杂草树木遮隐。我发正念、背法、背《洪吟》，等到夜深人静的时间。大约夜晚十一时，我开始将包里的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光碟、真相护身符等发到每家每户。很快就将真相资料顺利发完。我想到天亮他们开门时，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希望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听信邪党的谎言宣传，为自己的未来做严肃选择。

当晚我迅速徒步返回，大山里夜晚很难有车，我一个女人深夜走在山间，顺着盘山公路前行，没有丝毫的害怕。我深信师父就在我的身边，高山上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我也不害怕，坚信野兽不敢靠近大法弟子，有时迎面相遇当地公安巡逻车，我们互不冒犯，各行各路。大山的路高低起伏，我的双腿渐渐酸痛，为了赶时间，我坚持着，心里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 [1]。我一边赶路，一边不停的发正念。走了约三十里，出了大山间，到达另一个集镇，我就地坐下休息等天亮。

这天刚发白，我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找客车，刚走几步就见一辆开往省城的大客车，驾驶员已经站在车门口等候。我爬上车付了乘车费，正准备坐下睡觉，突然车内来了位男青年，他边吃着香喷喷的油条，边看着我笑眯眯的说：“你看，你多么伟大，这辆大客车为你一人而开。”当时我很疲惫，没有悟到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来鼓励我，出于礼貌我回答：“谢谢！车到前面会有旅客的。”说着此人不见了，大客车只载着我一人向着省城疾驰，我抱起自己疼痛的双腿坐

扭转，不再觉的累。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

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的走了。

父亲走后，八十六岁的母亲渐渐的康复，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母亲是职业病矽肺）却呼吸正常，重症室大夫都觉的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最没说话资格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家庭磨难中展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的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其实家人是在感激大法，敬佩大法，敬佩大法造就的生命。

在家庭的磨难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一步一步的安排，通过实修自己，都走过来了。我跳出了对父母、对家人的情，用更高尚的慈悲善待他们，希望他们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有美好的未来。

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

我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延续用来救度众生的，那是我来世的使命。我需要时间，慈悲伟大的恩师又为我安排了一切，原来照顾父母的那个姐姐又来我家了，她会继续照顾母亲，我又可以全力以赴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了。

我单位一得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她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她只字不跟我提大法，她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现在就能理解的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我就早得法了。多说能累死呀！”

三个大法弟子配合着做资料、修机器，做台历期间是最忙的，我们处理好家庭关系，又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大法不闻不问，好象与他们不相关，后来都接受大法，每次买来水果都知道先敬献师父，雇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不认同常人。

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同修）也过了一大生死关。母亲被送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她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救。母亲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抖，大小便失禁。俩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她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做几样菜。

同修提醒我：有你要修的了。我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放下，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我心里说：“师父，请放心，我必须过去这一关，做到说我好不动心，说我不好也不动心。”

我把最反感的姐姐当成修炼提高的机会，珍惜她在我家的每天，转变观念，她不是来照顾父母的，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我得感激她。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她，理应多做几样她爱吃的。她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让她累着，尽量不让她干活，晚上也不让她和母亲住一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这么一

着睡着了。一声长鸣将我从熟睡中惊醒，车到了目的地。我睁开双眼见车内坐满了旅客。这次故乡行来回二十个小时，虽然身体累了点，脚上磨出了血泡，十个脚趾盖全磨青了，可我心里是久久愉悦。

否定迫害 成功“调转”

二零零二年底，邪党政府下达文件：国有企业子弟学校与企业脱离，子弟学校及教职工划转为社会公办学校，简称“调转”。我市政府落实、出台文件，其中有一条：“受过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此规定实质是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工作。这完全是旧势力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师父说：“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象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著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2]

师父的话坚定了我的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参与迫害。校领导幸灾乐祸扬言：市政府文件能改吗？

我冲破校领导的重重阻力，骑自行车去找各级领导。先找绑架我的公安局某科长，我说：“二零零零年底，你们绑架我将我关押进看守所拘留，今天国企学校划转公立，可市政府文件规定被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我工作没了，你们要给我解决。”他说：“市政府这条文件不是对你们法轮功的。”我说：“市政府的文件没有这么说嘛。”他想了想问我说：“我去将拘留里的卷宗调出来销毁掉。行不行？”我坚决回答：“不行！法轮功学员是以真、善、忍标准做人，销毁拘留我的卷宗不仅不真，也是销毁了你们迫害我的证据，法轮功迟早有一天会平反的。”于是他拿起电话打给

“六一零”，他先说了我反映的情况，接下说：“这麻烦是你们搞的，问题你们解决。”对方说：“某某老师的厂领导真好，已来反映了情况，我们正在向上级写报告反映。”这公安科长坚定的说：“你们以后再要我们抓法轮功，我们是不干的。”

我骑自行车又去找“六一零”，他们见到我很紧张，给我倒水、让座，说话客气了许多，发自内心认可我是位合格的深受学生及学生家长喜爱的老师，且将我厂领导及他们给上级的报告拿给我看。我说：“不仅我个人是个好人，凡是炼法轮功的都是社会上真正的好人！”他们从内心是承认的。

接下来我到市政府、市教委找相关领导反映。分管教育的市长我难以找到她，我就写真相信寄给她。见到市教委主任，他态度很好，认真听了我的反映，最后回答说：“一定会给你正确解决。”

这期间我做了个清晰的梦：一个污浊的水沟，我整个身体悬在水沟中，为了不让自己掉入污浊的水沟，我身体后背紧靠沟一侧土坝，双脚蹬在沟的另一侧土坝，见一位同事站在一旁很慈悲的看着我。我伸右手让她拉我起来，可她毫无力气，拉不动我；突然见到另一旁站着一位男士，约三十七岁样子，穿着西服，很严肃且很慈悲的看着我，我将左手伸向他，望他拉我起来，他没有拉我的手，瞬间站在我身边，将我肩上衣服用手向上提了一下，于是我有救了，自己用力挣起来了，脱离了污浊的水沟。醒来后悟到：是师父帮弟子了，这难我很快能闯过去了。

接下来我更有正念再次去市教委，主任见面就说：“没有问题，你的调转是没问题的。”且对我的工作及品德给了

家庭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我们家姊妹六个，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我这些年遭受邪党迫害，经济条件差一点。但是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从出狱后找到的一份工作，工资不低，休息时间多。我租了房子，与一同修配合讲真相的项目。

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状，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的哪都是，还不让换洗。搞的全家人很烦恼。父亲听不懂话，家人就急了，越急父亲越听不懂，越不配合，全家人干没辙。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的跟他讲话，他有时就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的把母亲气的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把父亲接到我家，同修不嫌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的对待我父亲，父亲还很听同修的，我上班时就由她照顾父亲，给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

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同修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我还没退休，其她几个姐姐家也脱离不开，照顾不了，哥哥虽然很孝顺，因为工作脱离不开也没办法照顾，所以哥哥决定把父亲送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资料，同时担负着几个地方的技术支持，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敬老院不管，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

我和同修，还雇了一位同修一起承担起了这件事，每遇到麻烦事时都是默默的解决，不给哥哥姐姐增加烦恼。我们

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营救。（当时我不知道同修都在绝食帮我。）

狱方对我酷刑目地就想让我“转化”，搜到经文是借口。逼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跟狱警讲：“我不会写给你们任何一个保证，如果你们不把我放下来，我会一直绝食到底。”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我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正念帮助下把心一放到底，放下生死。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

回到监室，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夹的你们的同修，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绝食，饿的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常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

我找到告密我的那个人，拉过她的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而面带微笑的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同修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会活的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做恶，所以以后一定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她很后悔的表示明白了。我告诉她，大法师父告诉弟子：“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1]我说：“你虽然这样对我，我却不会把你当敌人，你说这大法好不好？”她很感激我不恨她，从此不打小报告了。后来她不“包夹”大法弟子了。

很好的评价。时隔几日，市政府对我单位及相关领导会上通知：对某厂炼法轮功的某某教师给予调转，且尽快办理好交接手续。我校的教师们听此通知，激动的掌声震耳。

这期间，我厂领导及本市同学及办理接转工作人员都为我向上级反映问题，一致认同炼法轮功的我是好教师。厂领导在那一周内，白天奔向各级政府，晚间回办公室给各级政府写报告，反映炼法轮功的我是好人、是优秀教师，强烈要求给予调转。我的一位女友事后告诉我说：“法轮功真神！我请一天假做准备，为你调转的事，找那些领导，刚走进市教委办公室，需我找的领导象开会般陆续来了，原本一天时间都难以说到的事，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都说到了。”

我自一九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修炼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修炼故事太多太多，想与同修交流的事很多。修炼的路虽然坎坷，但是有师父看护，正念足，没有过不去的关难，我坚信自己一定能跟师父走到底。

一次同修问我，什么执著心去的最难，我说：怨恨心。我时常对给我制造魔难的人怨恨。师父告诉弟子：“修炼人没有敌人”[3]。修炼大法的我，要放下自我，应善待那些给我制造魔难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我一定听师父话，要修掉怨恨心。

请伟大的师父放心，弟子我时时是您的弟子，永远是您的弟子，做好师父交给弟子的三件事，精進，再精進。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正法与修炼〉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大慧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九七年，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在听第一讲时，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上面却有个象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太在意。听完九讲，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邻居炼法轮功，她说我看到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说我根基好，让我好好学。这样，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学法点和炼功点，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除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特别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

晨炼时，早上起床费劲，神奇的是每到四点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气管就温和的“当、当、当”响起来，再不起，卧室的门就发出“咣！咣！咣”的响声，象有人踹门，我就吓的一下坐起来，再打电话给提录音机的辅导员。那以后，即使在流离失所时，早晨每天都有木鱼声响起，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起来炼功呢，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啊！

学法两个月时我出了一次车祸，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四针，锁骨骨折。不到一个月全好了，没影响工作。

患严重类风湿、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已濒临死亡的女儿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恢复了部份行动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包

很胖，她睡着就会压在我身上，我怕她睡不好我就不动。用水很紧张，大法弟子就自觉的很少用水，其他刑事犯人之间经常有争吵，而大法弟子都是谦让别人的。厕所堵了，就默默的把脏物掏出来。那种自然的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鲜明。

曾经不骂人不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真相信给别的牢房，狱警用搞牵连的办法惩罚一屋的人，不让她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我们还不爱出去放风呢，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她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我戴脚镣我都愿意。”结果由于狱警没达到引起怨恨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惩罚。

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的、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放风时路过女牢房时流下了眼泪，说：“姐，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不会犯罪，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

后来，我被转入黑监狱，监狱搞“转化”，两个人“包夹”一个大法弟子。我把她们当姐妹相处，给她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她们写家信，开解她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夹”为了得高分早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不计较。有一次，一个包夹把我的经文在哪告诉狱警了，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抽床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

再次感恩师父！

感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警言〉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修炼二十二年，跟随师父正法二十年，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变化真的是脱胎换骨，当我在工作、家庭环境中，甚至是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我都能够很自然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的善待他人。每当这时，我都会从心底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人造就成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

黑窝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记得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环境非常恶劣，睡觉是摆“刀鱼”似的，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人

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来。我被带到公安局。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就感到无边悲凉，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

我前后遭六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离失所四年，从没说过一个不炼的“不”字。在艰难岁月中，作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不断的唤醒着众生的善念，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们十八人遭绑架。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两位同修因拒签，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我拿过纸写上：“我不写保证书。”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进门他就开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流着泪对他说：“你去我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吗？”我接着说：“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我花尽所有的钱，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结果炼法轮功炼好了。”

此时他一声没吭，最后如实的记录下我说的。但我还是被他送进看守所，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

到看守所第二天，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让我写所谓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就说：“我不管是谁不让炼法

轮功，也不管江(恶首)说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是要坚持炼。”警察笑了，说：“你不写保证了，你写心得体会吧。”我把为什么炼法轮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他看了说：“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

两个月后，我第三次被绑架。那次是A县警察干的。当时我正在和兼职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像，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过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万言书，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讲了万言书里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是把我送进了当地看守所。路上办案警察说，以前听说大法好，不知怎么好，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

关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我就问一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声说：“别问我！”

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那天你女儿哭的很惨，说，叫你们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们年龄差不多，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我问：“留了吗？”他说：“留了。”

当时北京正开“两会”，我们征集了签名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计划将签名送“两会”。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

和师父回家，你愿意吗？她清晰的说出：愿意。在一旁的姥姥同修看的目瞪口呆，因为家人怕孩子出去随便说话，一直不敢和她讲这方面的事。而且神奇的是，我以后再她去她家，小孩完全象变了一个人，非常可爱，非常友好，也不再给姥姥捣乱了，有时姥姥懈怠，她就坐下来摆发正念的手势，她在以她的方式提醒姥姥。这个小孩的变化给我和同修很大的启发。

其实，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我是把她明白的那面和人这面分开了，我是在对她明白那面在说，她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的态度不正是生命等待大法福音的表现吗？

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6]

我悟到，大法弟子在成就为觉者的过程中，尽快修去人心、观念，让我们渐显神的状态，是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救度众生的急需！

结语

一天，从高楼上往下看，微风中，树尖上的枝叶缓缓的摇摆，看起来它还没有下面的枝叶更壮实，由此我想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不在于它的位置，而在于所有的枝叶共同成就了这棵树。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我们做什么项目、在项目中承担什么角色，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纯净自己，证实法、圆容法，共同展现师父的洪恩和大法的威德！

渐有了思路，借助律师的辩护意见，从法律角度讲清修炼法轮大法的合法性、相关人员违法违宪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学员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并表达了家属的期盼，启悟相关人员的良知与正义感，用词平和、不带情绪。形成了一万多字的讲真相的材料，而这只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都说“文章天成”，我体悟到了，写文章也是修炼啊！大法弟子心性符合了法的标准，大法就是智慧的源泉！

之后，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是法摆在前面，修心、摆正基点后，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每当我看到一些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和同修的好故事等，我就着急，怎么那些有文笔的同修不把这些写出来呢？觉的不写出来真可惜。看看实在没人写了，我就动笔，动真心，往往明慧网还发表了。后来索性我就不等、不靠，“不客气”的主动去写了。不管哪一领域，只要需要，我就写，往往心态摆的正、用心，发现没有阻碍，往往一写就会“水到渠成”，那真是法的威力啊！而对明慧网上的文章中的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只要发现，我都主动反馈，我想这是大法弟子的份内事。

责任

有一次我去同修家，她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外孙女又表现出以前的态度：不愿意让人来家里，因为她要和姥姥玩。说话过程中，她也捣乱。这时我看着她，说：我们一起发正念除大魔，就象孙悟空一样，好不好？她不理我，我就一直盯着她看，我说你不能给姥姥捣乱（之前同修发正念她总是不让发），你不也是为法来的吗？来，我们一起发正念。于是我给她演示发正念的手势。她看看我，一会儿就从沙发上下来，坐下，立起了掌，小手立的非常直。我问她，我们一起

在日后因为营救一同修，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说：“谢谢！”他立刻明白了，说：“我没看见。”

关在看守所里时，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她从小窗户发现了我，喊：“某老师，是你呀！”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

第四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间。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从一日起，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我和警察面对面，但没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责任的呢，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就租大客车来、走着来，十月六日，达到高峰。

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气。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维柯车上拽，我不上，他们把我拽倒，一顿乱棒子，把我头打的有一个半头大，肩、臀部都大面积瘀血变黑，奇怪，就是不觉的疼。

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推上车不知往什么地方送。我们打开车窗，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车上的武警不让，还要打人。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孩子，你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炼，中央不让炼，我们是和平上访，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这点你要清楚。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你不能对我们动手。”听我们一说，那些当

兵的都一动不动的站那了。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事要出去，站岗的士兵说：“阿姨，你要说你是哪的，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

二、几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

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按例每学期开学时要召开全校大会。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校长提前找我说：“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大会结束时，他只说了一句“某老师因炼法轮功被抓了”，没作任何评论。

我第三次被绑架时，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门撬开，把《转法轮》拿走了。之后，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A地要人，和警察说：我们老师很好，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警察不答应。校长说，哪天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还给了我一百元钱买生活用品。

我从A地转到本地看守所，又被关押了半个月，回来上班后，他把《转法轮》还给我，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打一壶开水，然后书记说：爱干啥干啥去吧。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

暑假之后，该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荣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三百元。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我是乘地铁回来的，没坐出租车，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你不要给他们。主任

过程中我发现，看似同修的问题，都对应的找到了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一次次的心性冲击中，我注意修掉依赖心、要求别人的心、面子心、把事情表面看重的心、自我、自大，以及隐藏很深的人的观念和思想框框。当我的心境逐渐趋于谦卑、平淡、祥和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同修的长处，一切又在往好的方向转变。

师父说：“修炼哪，就是成就生命。”[5]在法中提高了之后，我悟到，直面存在的问题，去掉层层的思想观念，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那是成就生命的“捷径”。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用笔证实法

早些年，同修找我写劝善信，我非常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学时语文就不好，而且我也不喜欢搞文字工作，感觉直接面对面救人更好。但差强人意的，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乎都被我推掉了，平时只写点简单的材料。而我也有个借口：我也没看到师父给我“神笔”呀！

直到我参与营救，因为少有人参与，只能强迫自己写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给被迫害同修写控告、申诉材料。因为要给相应部门送去，需要在法律知识以及文字表达上到位一些。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律师的辩护词，没有一点思路，而且非常闹心，完全写不下去，两天都是如此。后来有位同修找来一位有法律方面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他没有要求我写成什么样的文章，只是启发我做事的基点。后来我又开始写，还是闹心。我甚至都坐不住。这时我突然警觉，我为什么闹心？我究竟想干什么？想想同修和我交流的内容，开始找自己，这一找，发现，我想快点完成这个差事、想解脱，没想利用这个契机救人。找到这些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下来。逐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法的威力、法的珍贵，以及作为修炼人行为思想符合法是关键。也就是从那时起，注重学法时把法学到心里，养成了向内找和遇事在法中找答案的习惯，锻炼了我的独立性。

师父安排的这个锻造过程，成了转折点，使我的修炼进入了新的状态。由此我认识到，每位大法弟子都行，就看你是否有这个愿望、敢不敢走，因为那是法的力量！

最好的安排

我们这里原本修大法的人很多，这么多年，有邪恶迫害后不修的，有离世的，有搬家离开当地的等等，现在修炼的人数已经不是那么多了。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浏览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想框框，而我却完全不自知，就是：协调人有序的分工、配合，会把整体协调的更好。表面看，这个想法没问题，但如果形成一个模式，就违背了师父讲的：“我教给了大家一条更广阔的、最好的修炼方式，大道无形！”[4]

每位大法弟子在下世前或许有不同的誓约，修炼过程中或许会有不同的选择，每个地区或许有不同的安排，没有一样的路，强行按照自己的思想走，就背离了法。

与我接触的几位同修，我就老是想在这方面用心思，直到我发现同修离我越来越远，我才惊醒。

之后，我有意修掉执著同修的心，对同修表现出的个性、处事方式等等，只要起了人心，我就在自己这里下功夫。在我参与项目急需帮助、而同修因为有不同的理解而表现出无视的时候；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同修突然不再参与而弃我不顾的时候；在同修不商量，对整体项目自行处理的时候……我由举足无措、愤愤不平、抱怨，到默默配合，以整体为大，

说：“我告诉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给啥，校长早就这样交待了。”

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八点多，那天挺冷的，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先到单位，公安处二十个警察都等候着呢，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交待审问的警察：“不准审，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后来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从审讯室下楼一看，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书记都来了，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那时规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她说算我出差。

后来，听市国保大队长说：“你还没到家，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每次都打电话，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别的单位一听员工进京就开除，我就奇怪了，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

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

二零零五年，我去单位要工资，单位又换了校长，是位男校长。他把我流离失所三十九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厂书记、组织部长、学校校长、书记开会研究，决定给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还非差那一点啊？”书记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呢。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

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我当时一穿小了，

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我就转卖给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后也小了。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她刚工作，买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我忘了，她记住了。善能唤醒善。

三、要帮忙的学生们

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个警察说：“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一直对我很客气。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怀孕三个多月了，还被恶警灌凉水。我就找他说这事，他赶紧找人沟通，过了一会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从北京回来，被关进看守所。市国保大队长问我三个问题，一、炼不炼法轮功了；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三、法轮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远炼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说：判你三年，我给你减一年。我说：这不可能！

回监室，牢头说：你绝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后，就给负责的狱警、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过后他告诉我他看《转法轮》了。牢头也帮助我，有的还成为朋友，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

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狱医、所长、狱警一大帮冲进室内，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

很巧，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后勤主任、CT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其实我啥事也没有。

整个营救过程，和配合同修的磨合、身体的劳累以及时间上的紧迫，都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我很用心。其中的突破和感悟很多：

我们在不知有任何先例、完全参照明慧网给出的模板，主动到法院、看守所争取办理了家属辩护人的手续、参加了庭辩。在律师介入此案时，而法院早已经确定了两天后即开庭；在律师与刑事庭的法官、书记员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法院外面仅有两位同修在发正念，而我们参与的同修坚定正念不动，法院最终主动推迟了开庭时间，连这位律师都感慨的大声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当律师误解了我们，在我们慈悲相待下，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当我人心泛起，不想再往前走，而为了同修我不得不强制排斥老是想着自己的思想，往前迈步的瞬间，立陡的路即刻变平川。在我身心达到极限的时候，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不好的状态瞬间消失……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那种感觉非常真切、强烈和明显，就象被能量包容着一样。

被迫害的同修最终仍遭枉判，虽然其刑期在该法院当时是最短的，但过程中，对于我们每位参与其中的同修都在修炼上有了理悟和提高。当这个案子走过了上诉、申诉，直至申诉到省高法等部门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有“长大了”的感受。

师父说：“所以就你们自己走过来，因为法传给你们了，大家也都在修，什么都能够能够在修炼中解决，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真的用心去修，什么都能解决。”[3]而这件事对我来讲，最大的体会就是“用心”。

我突然发现,我还总结什么呢?这不是师父都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我也才醒悟:抱着大法书这么多年,我根本就不是在法上修啊!

转折

二零一六年,我们周边有同修被绑架。在营救同修方面,大家都把自己撇开,觉的自己没经验、有怕心、不懂法律等为由不想参与。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长期依赖一位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可是当这次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也是同修)找到该同修时,此同修在没有和我沟通和商量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家属推到了我这里。

这位家属找到我说了事情原委,我吃惊不小,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从没认为自己是这块料!当我帮助家属整理了一份材料后,我就叫他去法院。家属不走,对我说:“你能和我一起去吗?”就在这刹那间,我看着他,几秒钟,我想到了他的需要,就答应了。而当时我根本没有做过应对这种局面的任何心理准备。

而恰恰这个开始,使我的修炼有了根本性的转折。

参与营救的同修基本定下了三个人:家属、我和另一位有愿望的同修,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这位家属和另一位同修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我也仅仅在营救其他同修过程中配合做过一点儿事。也就是说,我们三人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那么我们面对的,如和被迫害同修所在的那片同修们交流、张罗请律师及解决费用问题、形成必须的一些文字材料、联系和接待律师、陪同律师去相关单位等等相关事宜,都得我主动挑头去做。

在我所住的病房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三、四天,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最后他问我:“老师,你认识我吗?”他说了名,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在公安医院戒毒,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他说:“老师,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我的心里五味俱全,说:“老师没事,谢谢!”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

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警卫队所有人,从队长到烧锅炉的都是我的学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来人看望,送东西,打开水等,都开绿灯。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头子来了,背着手,一脸恶相,嘴里恶言恶语。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我一看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赶紧过来,一看是我,说:“老师是你呀!”我说:“想把老师送哪去?”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后,没写任何所谓“保证”,我回家了。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

第五次被绑架,我绝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我流离失所两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进我家对门的房子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听说还悬赏五万元抓我,并抓了我女儿(同修)和不修炼的丈夫,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 Q 是师父在部队时的同事。Q 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结果：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他非但没爬上去，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

我求师父：师父，Q 如果和师父有缘，请您让 Q 做点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我问 Q：“我的事在哪解决？”他说：“当然在家里解决。”Q 拿出车票说：“票都买好了，要赶车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他一个劲的说：“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北京的那些人都说你好。”

返家途中，我问 Q：“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他说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一旦相逢时，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他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说，我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时我十五岁。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弯腰，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

关老师是个好老师，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路成河沟子了。我们过不去，关老师把他的自行车放倒垫路，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我十八岁毕业了，参加工作组，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

一九九九年七月，大法遭到诬陷，我毅然决然的去北京，直至后来被关入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以致遭判刑迫害，我一直坚持修炼不放弃。回首看来，这里面有多少是自己的本性使然，有多少是师父对弟子的珍惜，那份缘牵、加持，甚至我体会到的能量，那是我自己还不曾修到的境界，我心里清楚的知道我还没有领悟大法的内涵。以至于，听同修说到一得法就知道这是修佛修道的法，我都羡慕不已，就知道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巨大。

醒悟

二零一二年，我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绑架事件，几十位同修被非法抓捕，邪恶也扬言要抓我。接下来我们这里的三位协调同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时间，乌云压顶，同修们都感受到了一种邪恶的恐怖气氛。当事情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现同修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看不到《明慧周刊》了。

可以说是那份责任感吧，我就张罗着交流和资料点的运作问题，盼望使同修们能有个正常的修炼环境。随之，我不会修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和同修间的矛盾不断，我觉的同修不配合整体，抱怨很多，心里觉的很苦、很累。

后来师父让我逐渐看到：我所坚持的好办法，从现实情况出发是达不到的，从而不得不放弃，几次过后，我明白了一点儿什么叫“自我”。我这才开始加强学法、找自己的问题。

后来我自己总结到：学法修心是相辅相成的，光学法，不修心，得不到提高；光修心，不学法，没有方向指导。直到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第一讲时，发现书上写着：“以上是炼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 [1]

吃饭干活了。看到我的变化，家人谁也不再提做手术的事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师父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

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出现了很多很多，就不多写了。总之，从我修炼一开始到现在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弟子只有精進、精進、再精進來报答师恩！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在协调配合中懂得了修炼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得法二十余载，自己由不会修到体悟修炼的美妙，法的博大、师父的洪恩，都在实修中展现出来。下面说说我的修炼体会，有不妥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懵懂

我于一九九七年得法，但那时对什么是大法，什么是修炼，认识上几乎为零。那时大家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我都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学法时也不知学的是什么。我天目什么也看不见，明显感觉隔着厚厚的一层东西。但懵懂中就知道跟着学就没错。或许因为缘份之故，师父的点化很多，就觉的那时师父一直牵着我。

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泪了。而我这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不到四十岁就脑梗卧床了。

再后来，我教学，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不当老师了，当了教委主任。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我们两地分居，关老师知道了，问了我丈夫的驻地，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并主管教育。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并盖了他的图章，让我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这个城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师有八个孩子，他一个都不管，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他都没给办。当年我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

Q 受触动了，沉思一下说：“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帮你。”后来听说 Q 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 Q 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

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警察如临大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长握手，然后我走到国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一帮人马审了四天，最后念记录，大家包括我都乐了，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把我送进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关在女监室，丈夫被关在男监室，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错，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然后心就平静下来，心里轻松了。

半个月后，Q 来接我出去了。我所在的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结果他们的车到，我正好坐车离开。儿子也没事，

回学校上课去了；女儿回家了。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国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在所谓“三长会”上，国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这个人不够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回到家。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后来市国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说这个人好象是检察院的，以前没见过他，以后也没见过，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他纳闷：那是谁呢？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

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迁居外地。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听我讲清真相后得救了，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出此文，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们大法子弟 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地” [1]。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传递〉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师父这手指头太好了，我喜欢要！第二天，我摸热水杯时感觉烫了一下，我知道手指有知觉了，功能恢复了，是师父救活了我的拇指，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1]。

三个月后，我带着真相资料与真相光盘来到医院找到医生，对他说：“你看我这手指好了，有知觉了，我不要残疾证了。”他问我怎么好的这么快，我如实的说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所以好的这么快。我把资料、光盘拿出来：“谢谢你对我的付出，我把我一生的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认真看完，看完后再给别人看，这样会对你有好处。”他说：“行，我一定做到。”

还有一件事，在我五十一、二岁那两年，例假量特别多，而且还有严重的腹痛，疼起来吃不下饭，也干不了活。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着，不会有问题的，都是假相。但是家人不放心。儿媳强拉硬拽非得要带我到医院检查，我想反正也没事，去就去吧，查完了没事她就放心了。

结果检查出来两个子宫瘤，一个6.2厘米，一个是2.7厘米。这下家人非得要我做手术，我不去，我说没事，那是假相。可他们不相信，看说不动我，就把我娘家人找来劝说。因为娘家人都支持我修炼，我就给他们讲修炼中的神奇故事，他们明白后，谁也不劝说了。最后我儿子说：您说炼功能好，那您说多长时间好，我们心里有个底。我说：一个月保证能好。

我知道这是在考验我对信师信法的心呢，我坚信师父，坚信法，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否定假相，真修者没有病，只有业力，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通过静心认真学法、炼功和实修，提高了心性。我终于闯过这一关，一个多月以后，例假量也少了，肚子也不疼了，也能

“哎呀，又吓我一跳，手指有感觉吗？”我“嗯”了一声。她一边向外走，一边自语：“不可能！不可能！”

这时我丈夫从外边进来，问护士长什么不可能呀？她说：“手术这么短的时间内手指就有感觉了，真想不到能接活，不可思议！”我丈夫说：“我们家人就可能，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护士长说：“我当护士几十年了，从来都没有经过这事，岁数这么大，指头又脱离身体这么长时间，又这么快接活了，这真是奇迹呀！”

她又说：“前几年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用绳子刹车，勒掉了手指，因为他及时到医院就治，接指较快，同时，医生还在他肚子拉开了个小口子，将手指头放到肚子里养着，那还两个多月才接活。你们这大婶手指这么快就接活了，真是太神奇了。”我丈夫也说：“那当然是神奇了！”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要出院了，医生对我说：“你太坚强了，都伤成那样了，可一点都看不出你有多痛苦，好象与你没关系一样。”我告诉医生，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中有神迹。他面带疑问的愣了一下，接着又说：“虽说是接活了，但最快还得等到一年半以后才能有知觉，才能真正恢复功能。”

医生又说：“大拇指伤了可以参加评残，三个月后你来医院我给你开个证明，办个残疾证吧，到时候国家给钱，你经济上也能宽裕一些。”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等到三个来月的时候我想，我这手指头都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那个残疾证呢？我要了那不就是承认自己是残疾人了吗？我不能要那个证，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要，否则，我得失去多少德呀！

这是白天这样想的，到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师父给我安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手指头，那个好看哇！我对师父说：

明慧法会 | 时间宝贵 用心救人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梅香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今年四十一岁，借此十六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这个殊胜而庄严的日子，特将自己最近几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在发真相材料中修去怕心

我于一九九九年春天走入修炼。迫害发生后，我就溶到了救人的行列中，刚开始讲真相多数是以发资料的形式，那时邪恶因素多，怕心也比较重。发资料过程中，虽然一直发着正念，心里一直是紧绷着，夜里遇到人，也不敢面对，总是躲起来，等人走了，再出来发。有的村晚上都有值班站岗的，有时被人发现了，我就赶紧跑，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在后面追。但是无论怎么难，人还得救，资料还得发。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多次梦里点化我、鼓励我。

有一次半夜里，我把一个村庄发遍了资料。梦中师父让我看到发过资料的村庄，天就要透亮了，象黎明前的黑暗那样，就要见到阳光了。我更加有了信心。

那时孩子小，我就抱着孩子发，有时往门上放资料，他看见的多了，伸着小手，也拿着资料要往门上放。有时跑楼道，我就把他放在单元门下面，嘱咐他：别乱跑，在这里等着，妈妈上去一会就下来。他听话的站在楼下等着我下来。

有时把他抱到二楼，抱不动了，就让他二楼等着。我呼呼跑到顶层，再呼呼跑下来，抱起孩子就走。遇到人还以为我们是走亲戚的，也不显眼。

有时安逸了，救人发资料懈怠了，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看见人类大淘汰时的情景，有时是大火山爆发，满天的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砸向四处逃的人们，人们惊慌失措，抱着头哭喊着四处乱跑，那时死人太容易了，人死得满大街都是。有时是大海啸，有时是泥石流。非常的可怕，我在梦中着急的向人们大喊，快念：“法轮大法好！快退党保平安！”

二、整体配合救度农村世人

师父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 [1]

二零一二年，我和 Z 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救人。有时冬天下午人们都出来晒太阳，夏天有打牌的，东边一簇，西边一堆。我们骑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给他们本好书看，一边发给他们，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世人盼得救，大多数都要。有时冬天还有大法真相台历，一说发新年台历，人们就抢开了。我说：别抢，一人一份，记着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俩配合，我在前面发，同修在后面讲，基本真相讲的差不多了，就劝三退。一人退了大多数都跟着退。我们坦然了，世人也就不害怕了。

讲真相中碰到很多感人的故事，世人明白了真相有给我们苹果的，有给我们地瓜的，还有留我们吃饭的，还有要给我们钱的。看到这些可贵的生命，我才感到，师父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救人、救人。为什么正法结束时间一拖再拖。

师父！谢谢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我要赶快接上我的手指头。”

这样弟妹陪我到医院，做完各种检查之后，弟妹问医生说：“我二姐这手指能不能接上？”医生说：“接是能接，就是一万个人中也不一定有一个能接活的。”我心里着急，就请求医生：“您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拇指给我接上，它对我很重要，不能少。”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要闯这个关，过这个难。

医生问我有多大岁数了，我说四十七岁了。医生说如果五十岁就说什么也不给接了。医生又问我手指呢？我“哎呀”一声，说：“还在家呢！”他急忙说：“都啥时候了，你还不把手指给拿来我们怎么接？”听说能接，我就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找手指头。最后家人在传送带底下找到了，又凑够了押金。当断指被送到医院时，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

医生赶紧安排手术，做完手术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做完手术别人都走了，只有弟妹在医院陪我。医生对弟妹说：“你今晚可别睡觉，盯着这只手指头，只要一发黑就叫我们去，因为一发黑，就是没接活，还得弄下去。”第二天医生查房时问我弟妹：怎么样？弟妹说：“这一宿动了四次。”医生说：“你没事动它干什么？”弟妹说：“是手指自己动的。”医生惊了一下，看了看手指，没说什么就走了。这时我丈夫从外地回来了，他接替弟妹陪我，弟妹就回家了。

到第四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护士长过来摸了一下我的手指，因为我的脸是朝向床内躺着，当手指有感觉时猛一回头，护士长说：“吓我一跳，以为你睡着了。”又过两天，护士长又去摸我的手指，我正似睡非睡时，猛一睁眼，护士长说：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断指接活的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我是一九九八年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只读了几年小学课程，不太会写文章，但是我也想借这次法会的机会把自己在修炼中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保护下出现的奇迹写出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证实师父的伟大与大法的威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婶婆家的弟妹找我帮她打玉米去，因为几家的男人都在外面打工，只有我们姐妹三人干活。因没有找到合适工具，我就用手掐玉米往机子上扔，干着干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摔了一跤，起来继续干，可是怎么也拿不起玉米来，我仔细看：“哎呀！我的左大拇指怎么没了？”原来我在摔跤时，手碰到传送带上了，大拇指被打掉了，中指和无名指也被打掉一截。

她们听我一喊，就把机子停住了，跑过来一看，大拇指真的没了，把她俩吓坏了。弟妹说：“赶紧找车上医院！”当时我也没有害怕，也没感觉到疼，只是想：没有拇指打坐炼功发正念也结不了印了，这样不但炼不好功，也不符合法的要求。我心里很焦急，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因流血过多，心里开始难受，汗水就象大雨淋过一样，棉衣都湿了，心里难受到了极限，眼看就不行了，我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快救我。”不一会身上的汗没了，心里也不难受了。这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感激的泪，我激动的喊着：“谢谢

当然也有遇到不要的，辱骂我们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们摆正与人的关系，只当他们是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为他们遗憾可惜。

有时我会和 M 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这位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坦荡、无畏真令我钦佩。M 同修见到世人，大方愉快的大姐、大叔的向他们打招呼、问好：“给你本好书看看，了解大法真相，了解正法形势，赶快三退保平安。”那种坦荡、为世人得救的真诚的心，忘记了迫害，只为世人得救而高兴。

Z 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无畏和无私也非常令我敬佩。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白天开车向农村发资料。我们几个同修东西南北分开发，遇到有缘人就当面给他们讲，讲完了三退了最后再送他们本真相期刊。最后发的差不多了，同修们陆续回到车上，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村民拿着手机给我们的车牌号拍照，司机同修有些慌，说赶快给没上车的同修打电话，快走！Z 同修说：别走，给他讲真相。说着就下了车，径直走到那人面前说：“大哥，你刚才给我们车照相了吗？我们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给这一方众生送福来了，是做大好事来了。法轮功教人向善，江泽民迫害，天理不容，谁明白真相谁得救，谁不明白真相谁淘汰。我可知道你家就在这地方住。”那人慌忙说：没照，没照。说着还打开手机给同修看看。同修说：我可认的你，我们没事都好，如果有什么事我可是能找着你。那人又一次强调他没照。同修回到车上把情况向我们一说，大家才如释重负。

白天讲的多了，遇到的情况也多了，再遇到人也能坦然面对了，晚上再发资料也不那么紧张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空间场越来越

越不感到那么压抑了。我也能骑着电动车自己上街讲真相了。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象云游一样，往往在家拿资料拿得多时有压力，发着发着就不够了，最后连单张、护身符都发没了。看到世人争要资料明白真相时，对大法的支持，和对大法救度的感恩，那时我们感到是最幸福的。有时骑过去了，看到路边的人们，不忍心落下他们，就再返回去，把真相送给他们。

有时看到那捡垃圾的，穿着邋遢的，神智不清的。我想到师父说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拣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这干什么。”[2]我就想不能嫌弃他们，不能挑人，也得给他们机会，就再骑过去告诉他们真相。

有时向小区里讲，有时向农村讲。经过这么多年同修发资料，明白真相看过资料的世人是很容易三退的。往往几句话就三退了，最后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也有难救的，或不三退的，这样的就先送给她本真相期刊让她了解一下，不急三退。师父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地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地的！（热烈鼓掌）你觉的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3]

三、正念解体洗脑班的迫害

有一次，我讲真相遭人恶告，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想起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4]警察让我坐铁椅子，我不坐，坐地上发正念；审问我让我签字，我不签；把我绑架到医院查体，

上，警察告诉我：这次你本来是要判刑的，我们没有上报，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我的内心感受很深。师父讲：“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6]“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7]

回到家后，我痛定思痛，这次迫害的原因是我对母亲的情太重。母亲一九九九年得法，二零一七年出现病业状态，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的脑血栓症状，我帮她正念闯关，她总是看重假相，给她读明慧发表的相关病业闯关文章，她听了就听了，不对照自己，得过且过，主意识不强。我表现出又急又躁，恨铁不成钢，完全陷入了情中，被她的状态带动，没有把她当作同修来对待，脱离了法对自己的要求，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母亲的状态、她的表现都是有我要修炼和提高的因素存在，以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境界帮助母亲，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回顾跟随师父正法修炼二十年的历程，感慨很多。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更精進，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见善〉

[5]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 [5]

后来，国保大队长带了两个人进来见我，我友好的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610”的吧？他们不直接回答：也差不多吧。然后开始讲破坏法律实施什么的。我说：您还不知道呀，全是冤枉呀，破坏了哪条法律不能实施啊？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打倒、冤死在监狱，法轮功也是如此呀。国保大队长大笑，为我捧台。我也讲了一些真相，他们听了，表示默认，走了。其余时间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干扰、迫害。

晚上，警察把我们拉到看守所。一量血压，血压爆表了，反复测都是这样。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师父帮助我演化了这个假相。看守所登记人员说，必须要到大医院开证明书，于是我又被拉到医院测量，血压还是爆表，医院开出了证明书。我当时感觉自己应该会放回而放松了发正念，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又说，还得有心脏病的证明书。他们就又拉我到医院检查了心脏，神奇的是，心脏也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相。医院开出了证明。在再次返回看守所的路中，我想我不能再有一丝的放松，就坚持不间断的发正念，解体这场迫害。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说，要等领导来做决定。

一警察对我说，这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悟到，这是要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我就微闭双目，静心发出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瞬间，我看见师父身穿红橙色袈裟，站在看守所半空，打了大莲花手印的两个动作。我明白师父帮我解难了。两分钟后，登记人员说：回去吧。在回来的路

我就向世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做好人！”

警察当晚把我绑架到邪党党校洗脑班。“六一零”的人轮番上阵，利用亲情、家庭、孩子威逼利诱我“转化”。在我快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邪恶的迫害中再把这些大法弟子抓进去可就不象当初那么容易所谓的可笑的转化了。” [5]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有一天我生日，我对师父发了一个愿：师父，弟子死也不“转化”。一个意念打到我脑子里：不让你死。我恍然悟到一个理，“哦，师父没让我死，大法弟子不需要以死才能表明对大法的坚定”，我心里踏实了。他们再强行“转化”我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一天，一个女的把我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说：某某你就说个不练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何苦在这受这份罪。我说：“大姐，现在这个社会世风日下，吃喝嫖赌，人们没有了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干。我丈夫常年工作在外，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早跟别人吃喝玩乐去了。”我还给她说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例子。她听了沉默了，也不说“转化”我的话了，就让我回去了。

到了第六天，由于家人和同修的营救，我被放回了家。回家才知道洗脑班勒索了我家人六千元钱和两包香烟。

四、大面积向市区各个小区发真相材料救人

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 [6]

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时间去打工挣钱，不是懒，也不是干不了，而是觉的正法时间太紧张，不舍得把时间用在挣钱上，钱够花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去和常人攀比。

二零一四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能自己做真相期刊了，这样自己用起来方便多了。我决定每星期抽出几天向农村讲真相外，再利用几天向楼道里的众生发资料。

迫害二十年了，楼道里的人几年才能看到一次真相资料，有的经常关闭着防盗门，里面的人们甚至都收不到真相资料。而邪党的宣传、报纸却天天在毒害着世人。我决定给每个有缘的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给每个楼道里都送去真相资料。我拿个小本记着，哪个楼道里发了，记上。没发的下次路过再看看，说不定防盗门恰巧开了，顺便就进去了，有的小区单元门路过十几次门才能开，还有的大的小区发了快两年了，都快发完了，有的单元门还一直关着。

有一次，我又一次路过那，啊，门开了，赶紧跑上去。给众生送去得救的希望，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法身就加持和帮助。有经常关闭的小区单元门有时过去恰巧里面有人出来，我顺势上去，有的主人进去，我欢快的说，嗨！麻烦给留一下门，等他们进去了我再往里走。有的以为我走亲戚，有的问我去几楼，我说到顶楼，再理智应对。

回望过去，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和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的历练，使我达到了今天发资料能坦然面对。在楼上遇到人，也能理智对待了，有时刚往门上放，里边恰巧推门出来人，我就顺势说送他们本书看看，有的知道是法轮功资料。有的问什么书，我就说书名上的字，或是《金种子》，或是

的村长看见，把我们告了。我们被两辆警车围堵、绑架到当地乡派出所，警察搜出了摩托车里的资料，搜查了我的身份证，网上查明了我的一些信息。我们不配合，他们强行把我的头发夹取了，鞋带解了，说可能会要判刑的。

之后有两个人找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该地国保大队长，我想我们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之间的关系。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态特别的祥和，一直保持良好的语气、语速，礼貌的向他讲述着真相。他怕被带动，几次打断我讲真相，我不被带动，继续争当主角，他被我的态度打动，认真倾听着。

我说：我们并不是象电视宣传的那样，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于法轮功也不是人多势众而来学的。自己的信仰，肯定必须得对自己负责，必需搞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从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到大法祛病健身身心受益，讲到佛教中预言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会怎样，讲到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冤案，法轮功也不例外，我们中国人很善良，任中共政府讲白讲黑，事情总要过后才明白历史。我请求他放我回去，告诉他：保护修炼人功德无量，我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伤害和损失，没有罪。他坦诚的笑了：唉，你不愧是读了书的，讲的有道理。他发现有些失言，改口说：我是说你讲话有水平。我说：我只是讲了一些真实的事实道理而已。

他们走了。我与同修是分隔开的。我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静下来时，头脑里会时不时冒出一些杂念和负面思维，会判我什么的。我告诉自己，那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维，得了法的一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立刻铲除，排斥，就这样负面想法只要往出冒，我就及时排斥归正，不顺着它想，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

发资料的过程也经历过很多危险的事情。有次同修忘记把摩托车刹车修好，在下一个七字形急陡坡时才想起，大声说：糟了，后胎没刹。摩托车急速往下飞奔，我只能傻眼看着，心好象悬在空中，然而师父保护我们，一瞬间，摩托车被一个小树干挂住了，没有飞下崖去，否则好几米高的崖，我与同修是无法把摩托车拉上来的。我的一只脚被压在摩托车下，人倒悬在山边上，而同修飞出去了，落在悬崖下的田里，我们都有惊无险。

因山区偏僻，进出车辆招人注意，我们几次被人追踪、围堵，少的一人、二人的围攻，多的二十多人，而且要翻看东西，我们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开智开慧，善待众生而解难。

由于同修的信任，我负责了当地协调工作。二零一五年的诉江大潮，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诉说大法遭到诬陷、大法弟子遭受残酷迫害的机会，在本地我第一个带头诉江并收到回执。我和当地同修切磋、交流，鼓励大家都行动起来，每一块由片区同修负责收集每个同修的诉江的事实、依据，对个人及家庭带来的损失等材料，由一懂技术的同修负责排版，规范成文，然后再返回当事人，由本人自己邮寄。本地诉江率达到 99%，而且没有因诉江出现一例遭绑架的事情发生。

师父正法二十年，各个救人项目都在告诉世人真相，正法现在已进入尾声，已经到了每个众生表态和摆放位置的时候了，我也把面对面讲真相作为主要项目。我们县城不大，很多老年同修都是上午学法，下午在城里讲真相，而我们年轻，有摩托车，就选择去乡下农村讲真相，效果也不错。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天，我和同修到与我地临近交界的外地一乡村大道讲真相，讲完真相后还发了一份资料，被过路

《真相》再看情况，或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时间讲真相，有的还给劝退了。

有一段时间师父鼓励我，梦中有人说我拔草拔的最干净。几年下来，周围大大小小的小区我已发了十几个了。我身边的同修受我的启发，有的也像我拿个小本记着，尽量给每个世人送去福音。而不是象前几年那样，这个小区发几个单元，那几个小区发几个单元，这样有的单元容易发重了，有的单元还没有。

正法时间快结束了，我们能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更要多向内找，修好自己。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慈悲的师尊！

谢谢各位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乡村学法点平稳走过二十年

文 / 山东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记录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今年是八十岁的老太太了，修炼法轮大法已有二十四年。风雨中跟随师父修炼至今，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今借第十六届大陆法会之际，写出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

我的事成了村里的奇闻

我五十一岁那年，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腿疼的走不了路，最后导致瘫痪。儿子背着我大小医院都去遍了，却始终治不好，我躺在炕上，每天以泪洗面。

五十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住城里的妹妹让妹夫拉我去她家，说是有一种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我到城里去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妹夫来，把我从家里背出来，抱到车上。回来时，我就自己下车，走回家。家人见瘫痪了五年的我，在妹妹家只住了十天，就能自己走进家门，感到很吃惊！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了，是法轮功师父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简单的讲了事情的经过。

全家人都从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这件事当时成了村里一个不小的奇闻！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来，我再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

去妹妹那里看师父讲法录像，是在一个同修家，同修住二楼，我担心去不了，妹妹说能去，我就跟着说：“行，我

一同修负责发放。因我们地区大都是农村山区，面积比较大，有些路线错综复杂，有些地方路途遥远，有些地方房屋稀疏，我们花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基本发完一遍，大约发了十多万份资料。

在这一年多发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每次带着八百甚至上千份资料，因是大册子，有蛮重的份量，一辆女式摩托车连人带资料，来回几百公里（大多地方比较远，去一次不容易，所以每次多带一些），克服了许多困难，放下了许多人心执着。除非天气实在不适合出去，一般我们都是选择隔一个或两个晚上出去一次。我出去时还得等孩子做完了作业，让其睡觉才能动身出发（因小孩贪玩，不自觉，我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带好孩子，这样也让丈夫放心，无话可说）。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四、五点才能回来，回来还得赶着送孩子去上学，觉的有些辛苦，但是一想到当晚经过的路线，有些几乎是不可能第二次找到的地方，想着众生接到真相好不容易，自己常感责任与使命在身，为众生能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欣慰，不再觉的苦与累。

很快的我也觉的我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个项目了。师父让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具备了超常的能力，同修骑车载着我，尽可能的靠近房子，我在后面发，目标地是房屋正门口或门口走廊上，我发正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资料会从大门底下钻进去，有些正好立在门槛上；有时同修开车没控制好速度，有些快，由于车速的惯性，我掌握不好，发出的资料眼看着达不到目的地，然而资料会从南返回北，正好落到目标地。其实，师父时刻在弟子身边，我们用心在做，师父就在帮我们。

息，发彩信，问我要不要。我就收下了。后来师父让我接触一个懂手机彩信技术的同修，我迫不期待的请求他教我手机技术。这样在同修无私帮助下，我学会了群发短信、彩信。

同修给的号码是实号，我会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真相内容做成彩信，图文并茂，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了很大的救人作用。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把曝光内容做成彩信在相关单位揭露，起到了很大震慑邪恶的作用，恶人大有收敛，减少了对同修的迫害，事情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但慢慢的，彩信接收率也越来越低。明慧网提供了语音打电话技术，有部份同修参与进来。那时世人的接收率很高，我每天多个手机打三个多钟头（放在车子副驾驶），每天至少有六、七百人全听完。每次劝退率也是十多人以上。真正感到象师父讲的：“大法真相户户传 众生得救心渐明 警民清醒视不拦” [4]。随着手机卡施行实名制，我就选择了别的项目。

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好，小孩换了学校，转到了我娘家这边读书，这样我母亲可以帮我照看孩子。

当时，明慧网提供了大册子资料《永恒》，内容很全面，基本真相很齐备，我想这些是世人必须要了解的，而且世人只要一看这本册子，就会禁不住看完，震撼力很大（当时自我感受），对救度众生力度很大。我迫切想发。而且想在当地普发一遍。

我和几位同修切磋交流，达成共识后，同修各负其责，形成一条龙运作。由资料点定期供应资料，由几个同修负责包装（同修心性到位，包装好的资料装入大袋时，把不同的资料适当的分装好。便于发资料同修依次发放时，不出现几户人家都是相同的资料，内容不同可以相互传看），我和另

能去。”话刚说完，我就能站起来了。那天，是两个人把我架上二楼去的。

第二天，白天，妹妹上班不在家，我想让外甥拿毛巾，我帮妹妹洗一下，可在这时候突然感到腰不能动了，外甥就把我抱到沙发上，我全身就象筛糠一样剧烈的颤抖。傍晚，妹妹下班回到家，看到我发抖的样子，就鼓励我说：“别害怕。”我说：“我这样子怕不能去看录像了。”妹妹说：“能，想去就能去。”我坚定的说：“好，我去。”

就在妹妹做晚饭的时候，我突然觉的象被人按住一样，身体不发抖了，腰也能动了，我高兴的立即下床，走到妹妹跟前说：“妹，我好了。”妹妹吃惊的回头看着我，当时我们俩都很激动，妹妹说：“你看多神奇，师父看你有这颗要得法的心，马上就管你了。咱们要谢谢师父啊！”

吃完晚饭，妹妹和另外一个人又架着我去看录像。看完录像回到妹妹家，晚上似睡非睡中，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来到我跟前，对我说：“你真是个炼功人，离家二十多里地来得法。”我马上把妹妹叫到跟前，告诉了她这件事，妹妹说：“这是师父的法身来鼓励你呀！”听了妹妹的话，我更加坚定了得法修炼的决心。

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来后，我就开始呕吐。妹妹找了一个大盆，我吐一阵停一阵，吐的全是红褐色的脏东西，足足折腾了一宿没睡。妹妹高兴的说：“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就这样，我边看录像，师父边给我净化身体。每晚看一讲，九讲录像看下来，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最后两晚上都不用人搀扶了，我自己走着去的。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非常感动。这件事情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师尊啊，弟子唯有努力精進，以报师恩。

洪扬大法 为同修着想

从妹妹家回来以后，我就完全好了，也能做一些家务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我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激不尽，就想让更多的人来学大法。当时我们村还没有学大法的，我见人就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学炼法轮功如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使人心变好，劝大家都来炼法轮功。

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能使人道德提升，身体健康，自然就吸引很多人走入修炼。随着炼功人数增加，我们决定成立炼功点。我去找村干部商量，麻烦他们给大家找个闲房，作为我们的炼功点。村干部看到我的变化，又听我介绍法轮功如何好，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房子。我又找人把房子里多余的墙壁拆掉，自己用小推车把垃圾全部清扫出去，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就让同修们每天早上来炼功，晚上来学法，每天两次，人多时有六、七十人，邻村的同修也来。

为了保持房间干净，我每天一大早从家里挑着水，去炼功点，先洒水再扫地，因为人多，厕所里的马桶每天都得倒出去，我就自己挑出去倒掉。刚走入修炼的同修多，事情多，问这问那，有的五套功法还不会呢，我都一一耐心的解答，不厌其烦的教大家，给大家纠正炼功动作。

由于我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学员们大多也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学法很吃力。我就找了一个在高中教书的同修，让他大声读《转法轮》，我们跟着他读的内容顺着往下看。这对没有文化的同修很有帮助。有时全镇的学员都到我村学法，切磋，大伙自带干粮。学法中间，我就把大家带的

不久，我讲真相讲到了警察的女儿，她把我们告了，我和同修被警察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心态稳定：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在拘留所，我把同监室所有的人都劝退了。警察扬言：你跑了，到处找你找到北京去了，一直没有找到你，这次抓住你就要重判了。我没信他的，师父说了算。警察来提审时，我身体又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相，严重缺钾，严重的心脏病之类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察没办法，只好放人，让我家属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再出事罚款共四万元。就这样，三天后我就回家了，结束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待续）

明慧法会 |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接上文）

二、兑现誓约，抓紧救人

回家半年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小孩上学了，我要做饭、做家务、接送孩子，时间明显不够用，我一下子有点适应不过来。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次，我去找一个同修，遇到了另一个不熟悉的同修有一只手机不想用了，可以发信

上，说是十天内回单位报到，否则将开除工作，全国各地在开奥运会前绑架很多人。你在哪里都是做好三件事，在室内做资料，也确实有你做的事，又安全，你还到哪里找这样的环境呢？

因有多方面的顾虑，我听着也有点道理，但是内心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想法，矛盾重重。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密室，墙壁是浅铜黄色的，很厚的墙壁，我坐在一个藤椅上，往上飞，飞到高处，用拳头把墙壁捅了一拳，打了一个洞。

但当时我没悟到。那时虽然很想出去证实法，但疑虑重重。一次我一边打印资料，一边想着，突然打印机出现夹了一页纸，当时是打小册子反面，这一下继续打了两三页，这打出的两三页不就对不上号了吗？我迅速让打印机先停下，可是说也怪，出现了奇迹，不论我怎样查看，居然没乱码，而夹出的只打了单面的纸，也是一页重复的单页。这怎么可能呢？师父是不是在点化我，想这些疑虑都是多余的，不会出问题的。

我把师父的两次点化告诉同修，同修愿意带我一周出去两次，早上出去讲真相或发些资料、发发信息，忙一天，晚饭时候回来。其它时间在家里背法、做资料，效果很好。

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特殊的梦：梦见几十个警察坐在超市的前坪，看着我从前面路过，没有警察理我，我身上背着黑色真皮包的带子突然断了，怎么也接不上了。可能是因某些事很关键，我悟不到。由于处于魔难之中，师父慈悲的用梦的形式让我悟到、走正，推着我往前走，但我并不执着于梦。

午饭收集起来，拿回家，用我家的大锅给热好，再把自家的咸菜切一些，拌点香油调味，让大家能吃上热饭。

修炼一段时间，学员们的心性提高很快。冬天下大雪了，我和村里的同修们把村里的主街道全部清扫干净。镇政府有个领导到村里来办事，看到我们在扫雪，就问：“你们村怎么还有扫雪的？”我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要求修炼人做好人，我们都是自觉出来扫雪的。”村干部也称赞说：“这学大法的就是好。”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我经常与同修们一起去外村洪法，用自身经历介绍大法的美好，去集市旁边炼功，组织大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本村一同修是后来嫁到我们村的，她得法后，一身病全好了，她说想回娘家那个村洪法，让那里的老乡们也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那村离我们村很远，是外乡镇的，距离将近三十里路，我就找了个有文化的同修，我们三人一起走着去了同修的娘家村洪法和教功。

那时只要听到有想学功的，我就立即叫上同修去送大法书，教动作。只要是洪扬法轮大法，不论距离远近，大家做的都很带劲，只要是法轮功的事我都积极参与，从不懈怠。

二十年的学法点 共同精進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村里的炼功点也被破坏了。当时我们都被邪恶的疯狂打压弄得措手不及，因为实在不明白，法轮功这么好，为何不让炼？由于迷茫，很多同修带学不学的了，有的甚至放弃修炼。

后来有了明慧网，有同修就告诉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就找到还在坚持修炼的同修们，大家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同修们学法切磋都到我家来，经常是这个同修走，那个同修来，还有邻村的，将近二十年从不间断。

那时老伴还活着，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使他整天跟着担惊受怕。有时远处的同修来了，到吃饭的时候了，我就让大家在我家吃。同修们都说：你为我们付出太多了，不论忙、闲，只要有同修来了，你都热情接待。我说，为大法不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我没上过学，不识字，没法学法，心里很着急，就找识字的同修带我。他读书时，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跟着默念，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现在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熟练的通读了，如果不学法轮功，我这个老年人要想识字而且还能流畅的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是伟大的师尊给我开智开慧了。

两年前，有个同修找到我，说她姨妈得了吊邪风(面瘫)，想让她姨妈到我家学法炼功。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表示非常欢迎。这个老同修离我家很远，要坐公交车十五里路来学法。我与她一起边学法边切磋，帮助她从法上提高。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后，老同修恢复正常。

邻村还有一位同修，她村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看到我家学法点，同修们天天来学法、切磋，很是羡慕，也想来我家里学法，我也很欢迎。这位同修刚来时，读法很不流利，添字、落字、错别字很多。大家都耐心的指出并予以纠正。有时也和她切磋，帮助她提高心性。现在这位同修读法非常熟练，心性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前年，我村一位同修由于受旧势力干扰，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不想来学法了。我百般的劝她不能间断学法，她不听。我就给她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因为我们学法之余经常一起唱，感到非常幸福快乐。但是这次她捂着耳朵不听。看到她这样，我不由的流下眼泪，泪水象泉涌怎么也止不住。见

的修炼，我认识到了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路。可是我心里有种隐隐的难过，回家的日子好象遥遥无期。

一天，我拨开窗帘缝隙看看外面，正好看见丈夫的车，车上坐着一个女人，一看就非同一般的关系。怎么能是这样？难怪丈夫提出要离婚……我身上每个关节都松了，每根骨头都直不起来了，我崩溃了，失去了知觉。

两个多钟头后我醒过来。这时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2]我明白了，原来是因缘关系呀，世人都是按照旧势力的剧本在走，我的意志不能垮，我生命的目的地和意义和常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之路，我是谁，我就是大法弟子，丈夫的行为是假相。

在法理上理顺了，我努力克制自己，放下夫妻之情，放下自卑心、不平衡的妒嫉心、争斗心、自尊心等。逐渐的我恢复了正念，我在内心告诉旧势力：就算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修炼提高，与你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与丈夫离婚，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说了算。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也得正了自己的乾坤。

后来不管丈夫的表现如何，我都不再动心，他迷在红尘中，很可悲。我相信一切都只能会围绕大法来圆容。现在他对我的态度和对大法的支持也表现的越来越好。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我背下了六遍多《转法轮》，打下了一些基础。我悟到，随着正法形势的变化，资料点应当遍地开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当前证实法的形式，我必须走出去，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才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母亲及亲人同修后，他们提出不同看法：现在形势还不好，前几天你单位来了通知，插在门

骤，学会了打 WORD 文档和 PDF 版本的文档，《九评》和大法经文的做法，大册子和小册子的做法。我反复摸索，一直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同修回来，我告诉他，师父加持我，我一个晚上学会做所有资料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直称是奇迹。后来同修要去外地公差，决定由我一个人承担打印资料，他只负责进耗材。

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背法，一小段一小段的背，背的一字不漏后，再熟背六遍。一背就是三个钟头以上，悟到了许多法理，当背到第二遍的这一段法：“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 [2]我控制不住的失声大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这个救人的大法博大精深，完全不是我以前懂得的那么肤浅。

加上我如饥似渴的读着每日的明慧文章，看着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我的身心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已经明确的知道，真修弟子是我们的身份，有着义不容辞助师正法的责任和使命，所有的生命就是为这个而存在。宇宙中蕴含着这么大的一个天机。

因责任和使命在身，明慧网有大量的资料来源，我必须认真去选材，为适合当地的众生选材。有时候，我会把有特色的文章内容作登记，出自哪一期哪种期刊或哪种报，到时心里有个底，不同内容更适合不同职业破迷，所以后来我又多了一个寄真相信的项目。

我流离失所后，我所有亲戚的电话被监控，我娘家长期有人监控，那时资料点的门窗全部是关着的。通过一段时间

我这样，她也流泪了。我们抱在一起，任由泪水流淌。可能是我的慈悲心感动了她，解体了旧势力对她的干扰，她答应还来学法。从那天起，我们每天一起学法，一起到集市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一直坚持到今天。

同修们都说我家的场真好，到我家来学法感到心很静，非常愉悦。是的，师父告诉我们：“我们的炼功场比其它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炼功，比你调病要强的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炼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罩着，一片红。” [1]

我们这个学法点能平稳的走过近二十年，全凭师尊的慈悲保护。

做好师父让做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们经常出去粘贴不干胶。有一次晚上出去贴，我沿着大路两边往路灯杆上贴。巡逻的警察发现刚贴的资料，就开着警车来回找，我急忙藏到绿化的冬青丛后面。而警车恰恰就停在我的眼前。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我在心里发出一念：让邪恶看不到我，结果警察在那里转来转去却没看到我。其中一个人还说：“人上哪去了？这里没有，咱们走吧。”他们走后，我提着的心放下了，又到别处把剩下的真相粘贴贴完，平安回到家中。

邪恶疯狂迫害期间，本地有几个同修被抓捕，我们学法小组配合整体接力发正念营救。晚上学完法，我就建议同修们在我家住下，我们可以每个整点发正念。我一宿没合眼，每到整点就把同修们叫醒一起发正念，整整一晚上我们发出

非常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加持同修坚定信念，解体迫害，平安回家。

我们这里离集市不远，我每逢集日都和同修一起去集市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近二十年从不间断。

去年十一月，本家有个小叔子的妻子得了严重的肝病住院了，我知道后，就想去看望并告诉他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人一定会好的。我小叔是个退役军官，受邪党毒害较深，再加上听信邪党一言堂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非常厌烦，不听也不退。那天儿子来家拉我去城里医院看望妯娌，从出家门我就开始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干扰阻碍小叔子和妯娌接受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

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很多亲戚都在，问了一下病情，得知很严重，从肚子上微创抽肝部的脓水，病人已奄奄一息。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对小叔子说：“我有几句话要说，今天不许你阻挡我。现在让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妯娌的病就会好转，慢慢就会好起来，你们也都一起念。”我儿子接口说：“叔叔，这事确实神奇，我妈瘫痪了好几年，看了多少医生，吃了多少药，一点没用，就在炼功以后好了，到现在身体棒棒的，二十多年没有吃一粒药。”小叔子听后马上说：“好，我们念。”

后来奇迹出现了，妯娌的病完全好了，出院了。要知道她可是医院本来都放弃了的病人！一个多月后，小叔子回家过年，我妯娌也回来了。见到妯娌我说：“好了吧？”她高兴的说：“好了，你告诉我后，我天天念。你小叔子也念。现在全好了，这法轮功真神奇！”

净，皮肤那么细腻，但在眼尾处，隐隐现出了两条鱼尾纹，我在梦里意念知道，那是为我留下的沧桑的纹路。梦就醒了。当时我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也是在鼓励着我，我的选择是对的。师父讲过：“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3]

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来到一个有病业的未暴露的同修家，每天跟同修一起学法、炼功，没敢出门。十四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我担着一担谷，意念中知道，如果走侧缝只能救一个人，唯有走大道才行。我悟到，师父会有别的安排，我有别的使命。于是我告别了同修，去另一同修家。快到同修家时，碰到三个警察从同修家出来，面对面，我没有怕，立刻蹲下系自己的鞋带，警察没有认出来，擦边而过。

后来，我辗转来到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家，同修很忙，除了做资料外，还有很多的常人工作要处理，我就帮着装订、切割。当时大的资料点被破坏，资料有些供不应求，当时同修做事心很强，学法少，日常工作更忙了。我由于自卑不敢问同修技术，怕同修认为我抢事做，其实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

一天，同修出了远门，我想做资料，然而我从没摸过计算机，同修的计算机处于休眠状态（打印机也是连接好了的），我一摆动鼠标，就亮了，不知弄了哪里，计算机全黑了。顿然我头痛，全身发凉，脚象踩在冰水里，那时是冬天。尽管我有身体上的这些感受，但是我内心稳定，一种意志让我继续研究下去。

开始鼠标不好使，不听使唤，一会儿就行了，我开始了测试打单页，正面，反面都顺利出来了，原来很简单，师父让我开智开慧，每按一键都正确，我也记住了一些关键的步

虚荣和面子也放不下，很多时候不敢堂堂正正面对，感到乌云压顶。当时脱离了整体，正念越来越削弱，读法也入不了心。后来听丈夫回来讲，他领导得到了内部消息，五一放假后会把我弄去洗脑班，如不“转化”会直接劳教。

我知道自己当时已没有足够的正念面对邪恶，回想师父讲的法：“家里有了苍蝇、蚊子，我们把它轰出去，安上纱窗不让他进来。” [2]我就问丈夫：邪恶上门，我们都不配合，行吗？他说：我只能配合，否则我饭碗会丢。晚上师尊点给我一个梦：我住的老家是个四合院，每张门上都挂着毛魔头，唯独一张边上的小门没挂，而丈夫坐着的长板凳上也是写着“党”字。我明白了，邪恶已经布满了我的空间场。如果我被邪恶带走，正念不足，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只想要好好修炼。我只能选择离家出走。可是孩子是由我亲手带大，才三岁多，当时还是邪恶迫害的高压之时，这一出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孩子怎么办？丈夫会怎样？我的工作会怎样？我要去哪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晚流着泪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并交代了孩子的安排。我又当面告诉丈夫和婆婆：我命中有一难，我倘若坐牢，这样大家都难受，不如暂时先离开一步。就这样，我带着无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当年判我监视居住的警察把非法劳教我一年半的劳教书送到我丈夫手上。

离开家后，我开始沉痛的反思，我为什么会经常出事？明慧网上有些同修正念那么强，而我呢？自己修不好，还让亲人承受痛苦，过不上平稳的日子，实在过意不去。大法伟大，师父伟大，我痛下决心一定要修出能够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

当晚我做梦看见了师父，我是个小孩，师父抱着我，我坐在师父腿上，我抬头仰望师尊，看到师父的整个脸那么干

邪恶迫害大法徒二十年了。风雨中，有师父导航，我们才不迷失方向，有师父保护，我们走了过来，跟随师父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依靠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凭借着大法威力的保障以及大法给予的正念，闯过了一次次的魔难，走到了今天，内心无限的感恩师尊。

下面是我这些年的部份的闯关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与超常。

正念闯出劳教所

一九九九年，我进京上访，在北京被非法抓捕，第一次被非法劳教，警察把我们秘密绑架到劳教所，刚下车就让我们脱衣服搜身。当时我身上揣着我自己手抄的经文，包里还有几页手抄的《转法轮》，我想怎样才能保住这些经文呢？放哪都不安全，放哪她们都能搜着，心里着急，这时脑子里想起了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 [1]。心想，不离身才是最安全的。只要这些

经文不离开我就是最安全的。我就把经文放在了我穿的大衣兜里，心里觉的很踏实。当她们搜查到我时，我很镇静的把大衣递给她们，她们接过之后，只是摸了摸，并没有翻兜里，连我的包都没翻，只搜了我的身。就这样我带的经文都保护下来了。

在劳教所，狱警训话：“你们到了这里，就得听我们的安排，在这里不许炼功、不许学法、遵守这里的所规所纪，能不能做到？”我们都不吱声。她们就一个一个的问，必须表态。当问到我时，我回答：“不行！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的，走到哪里都得学、都得炼。”那个问话的狱警一听我这么说就怒吼着：“我告诉你，到了这里就得听我的，就不能学不能炼。”她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下一个。”我后边的那个同修不知为何晕过去了，大家都去拽她，就这样狱警训话草草结束。

这个劳教所的环境极其恶劣，东北的天气，冬天是很冷的，劳教所的窗户是缺玻璃的，里面有暖气不热，洗手、洗脸、洗头、洗澡都得用带冰碴的冷水。

劳教人员有七、八十人，拥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两排上下铺。到了晚上，中间过道上放了九个大塑料桶，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半夜我上厕所时才知道，是给劳教人员上厕所用的。因为只要劳教人员一入屋，监房的门马上就得锁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这九个大桶堆满了粪便、手纸、卫生巾，都溢到外面来了，恶心的我都不想吐。管事的犯人让我去倒桶，还得刷干净。

然而这还不是最苦的，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包夹看着，不让说话、不让闭眼睛，坐时不许腿打弯，每个普教人员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凶，那里的监管人员，一个小时来

了一会儿，女警也到厕所盯着，被我丈夫呵斥：厕所还跑了不成？请站出去。

我一直发正念，我想回忆一下师父的法像，顿然我看见了师父，师父显出了一个特殊的形像，重重叠叠的师父的头像，慈父般笑眯眯的看着我。我信心大增，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我。

第二天晚上，我被关押到拘留所。刚进大门，我出现癫痫病状（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拘留所拒收，我又被送进医院。当晚，因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及牵扯的五个同修被绑架。警察顾及不了我了，要医生盯着我。深夜医生多次来查看。第二天一早，我悟到，我没病，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得赶紧走。我要丈夫背着我出病房，有医务人员的地方就背着，到没人的地方就放下我，赶快跑，一会儿就出了医院，上了我丈夫停在外面的车。但我丈夫迟疑，我说：你怎么不赶快发动车？他问去哪里？我说回家，他没动，我知道他有顾虑和压力。我只好说，那就回娘家。就这样我回到了娘家。不久，警察也赶到了我娘家，我赶紧睡在床上，这时师父又让我神奇的出现了病业假相，出现了癫痫的症状，他们看到了我的这种状况，当时也就没有为难我了。后来他们对我定了监视居住半年。

在这期间，有七、八个人长期跟踪监视我，邻居还告诉我，你平时讲话要注意点。他们还放了眼线。我丈夫面对左邻右舍、单位、亲朋好友的非议和误解造成的压力，变的夜夜不归，早上回来后也是恶语相向。当地“六一零”、单位、社区人员隔三差五来敲门，找我谈话。小孩有时也出现病业状态，上床就哭，我只能整晚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后来十七天不吃东西，总之干扰不断。我的怕心也在一天天加重，

其是他几个兄弟（大都是省市官员）对他的指责，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上现代观念行为与共产邪灵的带动与迫害下，丈夫变的很强势，没有了温情，变的横眉冷对，对什么都不如意。

我那时学法时间不长，修炼基础尚未打牢，九九年得法后，紧接着就是结婚、怀孕生儿子，买房，搞装修，各种人心没去，而旧势力却迫不及待的要修理我。丈夫的变化，孩子的拖累，环境的压力，加上要上班，我也变的对生活没有了勇气、没有了信心。好在，师父安排了同修及时帮助我、鼓励我，让我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慢慢的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修炼状态。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师父讲的：“现在的人哪，把情看的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 [1]

二零零四年，当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我接任了资料点的工作。但由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后来我被跟踪、绑架。我被绑架的时候，因天黑并是在郊区，我怕连累同修，怕恶人搜出手机（手机里有几个同修的电话），我趁警察不注意，把手机扔掉了，并扔掉了资料点房间的钥匙及买打印机的发票等物。后来，警察搜身，什么也没得到。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出现头晕倒在了地上，他们只好喊来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我不配合医院的治疗，我要求我的家属来。后来，家属也来了。医院床位很紧张，医院安排我到仅有一个床位的病室，我拒绝了。丈夫告诉他们我怕，里面大都是老人。就这样，我一直躺在大厅临时可推着动的床上。警察走来走去很不自在。我微闭双目，一天一夜我不吃不喝，也不出声。我上了一次厕所，是丈夫背我去的，我蹲

点一次名，必须回答“有”，不回答就打。那个气氛压抑的人连气都喘不上来。我在心里就想：这哪是人呆的地方，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受这种侮辱，怎么能在这么肮脏的地方呆着呢？于是我就小声跟靠我身边的一个同修说：“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闯出去！”她回答说：“对，闯出去！”她刚说完就被一个包夹扇了一个嘴巴子。

当时只是有这么一念想闯出去，但是怎么闯我也不太明确。到了半夜，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看到一个同修正在被好几个劳教人员撕扯着扭打。我问是怎么回事，包夹我的犯人说同修半夜不睡觉起来炼功，我说：“炼功没有错，不能打人。”她说：“你少管闲事。”我说：“她是我的同修，怎么是闲事？”我边说边穿衣服，包夹就拽着不让我动。这时别的同修也都起来了，冲到前头去保护那个打坐炼功的同修，我也往前冲，可是好几个人缠着我，怎么也冲不过去。

我转念一想：你不让我上前边去，我上后面去，我也炼功。于是我就往后面跑，她们一看我往后面跑就不管我了，我就在后面炼动功。刚炼了两个动作，满屋的嘈杂声、呼喊声、打骂声嘎然停止，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铺位，我也回到自己的床位，定神一看，一个高个男警，手里拎了一个电棍，后面跟了一大群人，什么所长、队长、教导员、干事都来了，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

劳教所所长拎着电棍，在过道上一边走一边耀武扬威的说：“我告诉你们，炼法轮功的，我不管你们在外面怎么样，到了我这里，你就是龙也得给我盘着，你就是虎也得给我卧着，你们在外面干啥了，到了这里来闹？”我听了他的话，心想：我们是大法弟子，怎能和龙虎相比，凭啥到了你这里就得盘着、卧着。于是我就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到

这里来，要知道是上这里来我们才不来呢！”我的话还没说完，这群刑事犯，呼一下举着拳头就冲我来了，就象一群小魔抓唐僧一样。

因我当时没有害怕，她们的拳头到我头上时却没有打我，就连扯带拽的把我推到了狱警室。这时我才看到，狱警室的走廊里吊铐着两个同修。我在狱警室，进来人只要她跟我说话，我就告诉她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后来所长进来了，我就把我提前写给他的信给了他。他看完后，嚣张的气焰小多了，他用一种我琢磨不透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好象他一下比我矮了一截，好象亏心似的，他什么也没说，然后就走了。

后来一个狱警就把我铐在了暖气片上，又过了一会儿，她看我在暖气片下面还能坐着，就把我又铐在了门框上，我很困，困了我就睡，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站着也能睡觉，只是手脖子铐的难受。

第二天，狱警把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分别关进小号。小号就是鸡舍，养鸡用的，没有暖气，玻璃也是残缺的，床是几块木板拼凑的，一翻身就掉下去了。小号阴森恐怖仿佛让人窒息，包夹不停的埋怨，说陪我受罪，但有一点好处，不用干活。我一看这回我可以炼功了，于是就坐下打坐，刚打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听到隔壁房间噼噼啪啪的电棍放电的声音，就听到那个同修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还没喊完就没音了。

我当时很紧张，也很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我深知同修正在被迫害，在意识中知道我不能不管，我举起右手准备拍墙声援，可是手举起来却停住了，怕心一下涌遍全身，

的信（那时还不会讲真相），诉说了我的苦处，希望他能把我放出去，趁他们来问我话时，我将信给了他们。他们看到后，也很同情我。三十七天后他们突然将我放回家。而我母亲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我被放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母亲要被劳教，让我们去见上一面，车在派出所门口等我。我和丈夫立刻动身，当我们走到离派出所约五十米处，我肚子突然感觉很痛，脑袋中突然生出一念：以后见面不是一样吗？我决定不去了，并让我丈夫回了警察电话。就这样，师父保护我没上邪恶的当，因为后来得知我也被非法劳教，而且劳教决定书已到了劳教所，劳教所的人当时还问我母亲：为什么你女儿没来？

我的家庭环境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邪恶因素非常多，世人对大法不了解，来自社会、单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非议与不解，各种压力纷至沓来，这些无形的巨大压力，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丈夫，尽管他也知道大法对修炼者身心健康有好处，他还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整个人慢慢的变了，性格也变的焦虑不安。

我与丈夫是谈了十年恋爱才结婚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在我整个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打着灯笼、认真体察着性格和各个方面都符合我的要求才选定的对像，相信是个永远可靠的人才结婚的。修炼前，我骨瘦如柴体弱多病，那时候丈夫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帮助着我。九九年得法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家人都有目共睹，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很理解和支持我的。但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和压力，他适应不了，尤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神〉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放下人情 清朗成熟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修炼二十年来，我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走到今天，感受很多，回过头来看看，深切体会到了无一不是师父的精心看护与安排，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

一、放下情，认真实修

一九九九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的修炼路上，放下人的情贯穿了我修炼的始终。

二零零三年，我与母亲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国保、“六一零”人员绑架。他们当时问我们资料的来源，我和母亲都不配合，他们诱骗我说，只要说出资料的来源就把我放回。我当时心里就是坚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能出卖同修。我始终没有配合邪恶。

他们就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那时我的孩子不足两岁，我只要一静下来，对孩子的牵挂就象潮水一般涌来，好象听到孩子在哭，要妈妈。我给办案警察写了一封极具真情

便不知所措的问包夹：怎么了？她说：别出声，听听。可是再也没声音了。

我当时有点不知怎么办，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现在被邪恶的恐惧压下去了，那以后我的正念就再也起不来了。我问自己：怎么办？那时我的思想中有两个“我”，一个“我”问：想当人还是想当神？另一个“我”说：想当神，当人太苦了，再也不当人了，吃多大苦也不当人了。一个“我”又问：当神该怎么办？那个“我”说：闯！另一个“我”说：对，闯过去！

当这个“闯”字刚一闪过之后，我的心被恐惧压的就象有人挖心一样，痛的连气都喘不上来，恶心的想要吐，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那一刻我真正尝到了什么是剜心透骨，好象一下子万念皆空，感觉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就是原子弹爆炸都与我无关了，真的是万念皆空，那时候就是有人再欺负我、再伤害我、占我再大的便宜我也不会去跟其计较了，甚至连问都不会问了，那些东西都太渺小了，什么也不是了。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恒心举足万斤腿 忍苦精进去执著”[2]。我觉的我不是恒心举足万斤腿，而是拖着万斤腿，说去执着，可心里并不明确要去什么执着，只有一念：我不能停下来！我不能退却！再难我也得往前走！就是修炼不能失败！

当这一念坚定下来之后，怕心一下没了，心也平静了，也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我就跟包夹说：“我要炼功！”包夹吓的赶忙说：“你可别炼，你要炼功我俩就遭殃了，你是我的奶奶、祖奶奶、祖祖奶奶，你可千万别炼！”我平静的说：“我不连累你，我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你去喊报告，就说她要炼功。”她说，那行。于是她就跑到门口高声喊：“报告，

她要炼功。”喊了好几声，才有人问：“什么？她要炼功？那好，你让她等着。”

过了一会，我就听有人来了。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怕心了，我准备好打坐的姿势，很平静的看着一个队长拎着电棍，后边跟着一大群刑事犯进来了。那个队长拎着电棍围着我转了一圈说：“你要炼功？”我说：“嗯。”她用电棍指着窗户：“你要炼功你看着，我把你吊到那顶上去。”我也瞅瞅窗户没吱声，但心里说：吊到那顶上我也不怕！我一直看着她。

她看我没吱声，就坐在床上说：“你们炼法轮功的，有人说是为了祛病，有人说是为了道德回升，有人说是为了国家、社会，你是为了什么？”我说：“这些我都不是。”她有点纳闷说：“那你是为了什么？”我说：“我是为了修佛。”她问：“修佛？”我说：“嗯！”她突然一拍大腿说：“对，你这个对，什么为了社会、为了道德回升、为了祛病健身都是假的，就你这个对！那你们法轮功说圆满是怎么回事？”我说：“圆满就是你的思想境界提高了，提高到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干啥事都是为别人好，达到这种境界了，你就是圆满了。”她瞅了我一会（我想她是在琢磨我说的话），又说：“你们法轮功说圆满了上天堂，那天堂那么小，你们炼法轮功的那么多（一九九九年以前国家调查的时候就有一亿多人），那天堂能装下你们吗？”我想，天体的洪大，她哪能理解的了啊，不能给她讲高了，就说：“你别看这么多人炼功，不一定人人都能修成。”她说：“那你能修成吗？”我说：“我能，我一定能。”她听完我的话眼睛流露出又震惊、又佩服、还有点鄙视的眼神。后来她又问了我一些话，我就不多叙述了，大约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后，好象

己，家里的钱等我有再给你。”我知道是师父让他给我的，是让我救度众生建资料点的。

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一个月恢复正常，就投入了证实法行列中。

在新环境讲真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我到了一个大城市。我想在新的环境里也要走出一条证实法的路来，我就回家拿两次资料。到了十二月，我和这个城市的同修联系上了。在师父的安排加持下，得到了她们的帮助与支持，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二零一三年，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又在那里建起了资料点，早市场、超市门口、路边、商场门口，也就成了我发资料的好地方。

我没有工作，经济上就靠我丈夫和孩子。那时候，我二女儿还在读研究生，经济也不富裕，我自在家吃饭的时候，都是买最便宜的菜。我孩子和我丈夫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做好吃的，我孩子给我买衣服的钱我都拿来作资料了，我的金项链都卖了，钱拿来也做了资料，因为我家的钱都是我管着，也没有给家里造成影响。都是师父看着弟子，不让弟子为难。

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我能稳步的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我也和同修一样，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用慈悲去唤回常人的良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了？”我说：“你看我身体都这样了，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要走了，谁负责？我不能让她走，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王队长一听就拍桌子，瞪眼睛说：“你想干什么！”我不被她所动，说：“我来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现在都站不起来了，你们叫我以后怎么生活？我后半生怎么过，我做好人，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你们要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她气消了，找了两个普教把我扶起来，并把打我的犯人叫过来，还有她们三个队长都进来了，一共五、六个人。王队长说：你说怎么着，你说吧。

我就给她们讲真相，从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一九九二年由大法师父公开传出，亿万修炼者获益无穷，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无理，违反宪法，告诉她们只要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对打我的犯人说：“阿姨希望你以后能做一个好孩子，学会善待他人，记住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人的。希望你能平安回家。”她说：“谢谢阿姨。”三个队长都说：“就为这个啊？”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啊，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

从那一天起，那些普教都说：咱们可要离她远点。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我结束非法劳教期。狱警对我丈夫说：你们家里这个人我们不找她签字了，反正是白费时间，我们就代她签了。

回到家中，我丈夫给我五千元钱，说：“我不在家，这五千元钱是给你买衣服和调养身体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自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她回过神来了，拎着电棍就走了。她后边跟着的小跟班也跟着走了。有一个跟班的又跑回来贼头贼脑的跟我说：“你快妥协了吧，今天没收拾你，你就捡着了。”就这样我避免了一次迫害。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走进一个房间，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好象是大夫，拿着刀、叉、刑具什么的，说是要给我做手术，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他们就商量了一下把我放了。醒后我明白了这一关我闯过去了。

又过两天，有个狱警又来劝我，我就给她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

到第七天时，有个人把我叫出去，让我在一个地方等着，我还以为要把我们关到更坏的小号，结果是把我们转到另一个劳教所。原来是其他同修一直在找狱警要人，要求把我们三人放回去，为此同修们有绝食的，有继续炼功的，把劳教所的人折腾的够呛，有的同修被打、被电棍电，有一个同修去找队长时被扇了二十多个嘴巴子，而这个同修没有一点怨恨和害怕。我听后很感动，多么好的同修们啊！

就这样我们用了七天时间就闯出了这个劳教所。

后来，我回想起这事时就问自己：那时为什么没有闯回家呢？是因为我那时的想法是，法不正过来我们不回家，我们要闯到监狱去，那里也需要我们去洪法。这个念头是不对的，但那时就是那个认识，不明白这念头是旧势力的，那时也不知道还有个旧势力。

正念解体洗脑班

到了另一个劳教所，接待人员给我们煮了面条吃，说这是劳教所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我一看这的环境要比之前的那个劳教所强多了，住的是暖气楼，环境很干净，人还很热

情，就想：这里还不错，就在这呆着吧。（这个念头也是不对的，但当时认识不到）。

第二天，一个队长来跟我们谈话，就象和我们交流一样，她说：“我不了解法轮功，也不了解你们师父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没有权利评价你们，我只是尊重你们，但是你们到了这里来，也希望你们尊重我们，毕竟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想她还很文明，那我们就跟她来文明的。我们就跟她提出了一个条件：“既然你不了解我们，那我们就给你时间让你了解一下，请你找一本《转法轮》看看，你不就了解了吗？”她说：“行，但在我没看完《转法轮》之前，请你们不要炼功。”我们说行，但是只限九天的时间，限她一天看一讲。她说行。

就这样，头几天我们很配合她们，等待着她看完《转法轮》后怎么样。然而这几天她很忙，忙着组织我们上课，说法轮功（学员）不用干活，就是上课，她讲课时态度很好，总是问我们能听明白吗？但我发现她讲的东西是和大法相抵触的，是和中共洗脑理论是一个腔调的，但是很隐晦。有一天一个同修突然站起来说：“队长，你别讲了，不是说你讲的不好，是你讲的这些东西散发的都是黑色的物质（可能这个同修天目能看到），对你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我们不想听。”我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就觉的这个学习班（其实就是洗脑班）不能再让她教下去了，不然这些法轮功学员（大约三十多个人）都让她的伪善给欺骗了，再听下去，她将把这些人领向歧路，都让她给弄迷糊了。于是我就举手，队长问什么事，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她说：“你先坐下，下课后我再找你。”

就加重体罚。被罚站，一直站到晚上十二点，导致我的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蹲不下。我被折磨得出现了心跳加快、恶心、呕吐，晕了过去。即使这样，仍然被强迫背邪党的东西，我不背，经常被呵斥、谩骂、羞辱。

五月十三日，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在早操时，人最多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证实法。因为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中，当早操做完，大家要到食堂吃饭了，同修还是没有动静，再不喊就没有机会了，我没有看别的同修敢不敢，我就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普教要动手打我，王姓大队长就说：“那个普教你干什么？”“她喊那个。”“喊那也不能打她。”王队长让别人都去食堂吃饭，让我留下不能走。她走到我身边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环境吗？”我说：“今天看见是你值班我才喊呢，因为我觉着你很善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讲真相，要不这样你还不给我机会。”

她听我讲了真相后说：“那我干这样的工作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善待大法弟子就行了。”到了食堂，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对大家说：今天晚走十分钟，等着她吃完了再走。她并把我安排到全是大法弟子的车间。我知道都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不配合干活，被打骂罚站。我被犯人推撞到墙上，又磕倒在地上，头被磕出一个大包，腿也不能站立、走路了。

过了一段时间，打我的普教要回家了，我想，我要救她，虽然她伤害了我，可她也是被蒙蔽的生命，我要给她讲真相。可是那个时候我腿还不能站立，我就慢慢的挪动着身子去找队长说理：“听说某某要回家是吗？”她说：“是，怎么

我四天没有吃饭，在第五天，十几个彪形大汉对我暴力灌食，而且加进了不明药物。整个过程中，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开始他们不但不听，反倒哈哈大笑。

我求师父救我，心里想着师父，闭着眼睛想着想着，看到我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师父的两只大手把我托起，飞啊，飞啊，飞到一个大瀑布上。师父把我放下，我穿着一件红兜兜在瀑布上玩耍，后来师父牵着我的手去看仙女散花，又看到了天兵天将。后来师父让我回人间，我跪在师父面前：我不想回去了，人间太苦了，我要跟师父在这里。师父说：你还没完成任务，赶快回去。

在人间这边，我几次昏死过去了，我白天被灌食时痛苦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拘留所的所有人都听到了。第八天，几个警察抬着我塞进车里，把我拉到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可那里的人看到我都被迫害成这样了，拒收。警察又通过关系把我拉到另一个地方，那里还是不收，才把我拉了回去。这都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才又过了这一劫。

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几天后，就回到了救度众生洪流中。

给劳教所警察、打手讲真相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资料点正常运行，过了一段时间，我买了一辆摩托车，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二零一零年，我被县公安局和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在派出所被迫害了一天一夜，我被剥夺正常睡眠、罚站，导致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我被劫持到劳教所。这里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强迫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有时到午夜，不“转化”

下课后，她说：“你留下，其他人回班。”然后她说：有什么话你说吧。我说：“队长，我从明天开始不参加这个学习班了。”她说：“为什么？我讲的不好吗？”我说：“不是你讲的不好，是我们不想听，而且对你不好。”当时由于心情很激动，下了决心要把这个班解体。她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下说，我说：“反正这个班我是不参加了。”她说：“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她的表情带着一种恐怖的威胁。我说：“我不管是什么后果，我不想我的修炼走到这就结束了，拼了命我也要闯出去。”她听我这么说，就说：“这个事我说了不算，我给你向所长反应一下，你自己也找大队长谈谈。”我说行。她把我送到洗脑班的门口，我都走出去很远了，她还在那看着我。

我回到监室后，心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就感到我的右眼眶在往外鼓，我一摸，很平，没鼓出来呀，一会就从右眼眶上放出一道五颜六色的七彩光，是透明的，我就看哪，看哪……我知道别人看不到，我也不跟别人说，我明白这是我做对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大概有半个小时就没了。

从那以后，那个队长就宣布洗脑班不办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劳动。就这样洗脑班垮掉了，我也没去找大队长，所长也没找我。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登泰山〉

（待续）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 (下)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接上文）

正念配合要回同修

二零零二年，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那时劳教所分“转化”班和不“转化”班，我被关在不“转化”班。有一天，我们监室的一个同修突然不见了，一直到晚上也没回来，我很着急，就让包夹去打听，她回来后趴在我耳朵上说：“好象她在坐铁椅子（就是酷刑），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就跟全监室的同修商量怎么办，有的说要人，有的说绝食。我说绝食不行啊，今晚要不回来，时间长了同修挺不过去怎么办？天这么冷，她又没穿大衣。有个同修说：“你去要人，我们配合你，你一个小时不回来，我们就绝食抗议。”我说行。

于是我就去了队长室，正好队长在，我说：“某队长，我们监室的某某，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你们把她弄哪去了？”她说：“你挺能管闲事，弄哪去了跟你有啥关系？还得跟你说一声！”我说：“她是我的同修，她没了我不能不管！”她气愤的站起来说：“你别傻了，你坐铁椅子的时候谁管你了？”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只知道别人有难我要不管就是自私。”听她这么一说证实了同修确实是在坐铁椅子，我又说：“你是不是给她坐铁椅子了？”她说：“是谁说的？”我说：“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不是坐铁椅子是干啥去了？”她说：“谈话呢。”我说：“你把她放回来吧。”她说：“你是谁呀？劳教所是你家的，你说放谁就放

我镇的最高处。我们就是要让迫害法轮功的人知道，师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

到现在，我们的资料点都在发挥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我知道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帮着弟子完成洪誓大愿，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保护着弟子。弟子叩拜师父，谢谢师父！

魔难中，师父把我托起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我们母女俩准备要睡觉时，祸从天降，十五、六个警察闯了进来，一阵抄家抢劫后，抢走我的电脑和真相资料，绑架了我。就这样半夜三更在家里我被绑架了，剩下女儿在家里直哆嗦。

拘留所的非人待遇，使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昏了过去，被拉到了县中医院。从县中医院出来，又押到了拘留所，警察和狱医就溜走了。上大学没走成的女儿和上高中的小女儿到派出所要人，警察不但不放人，还拧着两个孩子的胳膊到公安局，疼得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警察说：“再来要人，把你们也抓起来。”我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和大姐、大姐夫来要人，他们也不让见。

在被迫害期间，我看见很多披头散发、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围着迫害我。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师父的法：“正念正行 精進不停 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3]。我要正念正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讲法轮功真相，我就在他们打饭的时候，上到一个铁笼子最高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无条件放我出去！”一天三顿饭，我都这样喊，一连喊了五天。十方正神都听见，就这样，怪物不见了。

再后来又有两名同修走出来，这样我们就分工做，他们承担了他们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我就做离我近的村子。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建立了资料点，也帮着镇子上的同修建立了资料点，到整体配合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做。

这个镇子有一个邪党纪念馆，一次邪党头子要来参观，我们整体配合，要把大量的条幅挂到山顶最显眼的地方。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顶上陡峭林立，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我们都是摸黑去，将横幅平平整整、壮观的挂上，两边再配上大条幅。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到人多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

有一次天黑，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我们就爬树，可是爬不上去。我就登着同修的肩上去，边说：“树啊，这条幅挂在你身上是救人的，你就让我上去吧。”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的显现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各自回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几处坟地，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显得更加刺眼，我很害怕，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2]。

还有一次，我们在车辆最多的弯路边一棵树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上了山的人、镇子上的人，都能看得见。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的往山上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条幅，一边走一边喊着：“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是我们两个女的挂的条幅，他们男人都没办法拿下来。最后那个条幅挂了几个月。

直到现在，每逢邪党“敏感日”，同修们就去挂条幅，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大横幅飘在

谁啊？”我说：“你把她放回来，我去替她坐铁椅子。”她说：“你别臭美了，你逞英雄哪？”我说：“我不是逞英雄，她身体不好，又来例假了，天这么冷又没穿大衣，把身体弄坏了，你心里也不忍是不是？”她说：“不用你管，你回去吧。”我说：“我不回去，你不放她我就不回去，一直到你放她为止。”她说：“你威胁我？”我说：“不是威胁！”她说：“你不回去你就在这站着吧！”然后一甩手就出去了，她走后我就想，今天一定要把人要回去，实在不行我就跟她换。

过了一会，队长回来了，态度比刚才好多了，她和我又说了一会话，我就跟她讲要善待法轮功。一会一个狱警开门跟她点了一下头，她也点一下头，又过了一会她说：“你回去吧！”我说：“我不回去！”她说：“回去，我让你回去就回去！”我看她的态度不是太恶，好象话里有话，她把我从队长室推了出去。我想先看看同修回没回来，就回监室了。回去一看，同修已经回来了，在床上躺着，人很憔悴，她果然是被绑坐铁椅子了。

就这样我们整体配合把同修要回来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

正念解体酷刑迫害

一次，我到乡下去准备帮那里的同修建立几个资料点，可是刚一到那，就和另一位同修被绑架了。当天被带到当地国保大队，他们把我俩隔离审问。警察将我背铐，就是一只胳膊从上面背到后面去，一只从下面背到后面去，在用手铐铐上，然后让我撅着，不断的打我、踢我、在后面撅我的手。那时我就觉的发正念都来不及了，我就冲着警察默念“法轮

大法好！”让法轮大法驱散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发现这个好使。

警察问不出我什么，急的团团转，一个恶警把我的手和胳膊使劲往上提，疼的我眼前直冒金星。开始时我还能承受，时间长了就有点承受不住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不能出卖同修，我什么都不能说，决不能说，可是我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个念头刚一出来，“唰”的一下，从我的脚下一股气直通头顶，通透全身，我一下子就不疼了，我立刻就明白是师父在救我，是师父替我在承受。

他们打我骂我，我都没感觉了，我听一个警察小声说：“她怎么不出汗呢？”那个警察的表情也表现出不解的样子，一会他又说：“身体素质不一样，她挺能扛。”另一个警察就脱下他穿的皮鞋，使劲打我的腿。我也没反应，他穿上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没什么东西打我，就出去找了一根棍子回来，照着我的头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打死你。我不吱声，但眼睛一直盯着他默念着“法轮大法好”。他看我没被吓唬住，扔了棍子就走了。另一个警察也不打我了。

他们给我做笔供，我依然不配合冲着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受不了。我心想，受不了就说明我念对了。就这样我躲过了一次酷刑迫害。

另一个同修被酷刑折磨昏死过去，恶警才停手。

正念正行走出拘留所

一次，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在街上讲真相，一个小伙子在发广告传单，我俩就给他讲真相（其实他是个便衣警察），他不听就走了。一会就来了两辆警车，下来一大帮警察，把我给绑架了。晚上警察到我家抄家，抢走了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和几本大法书。当时我儿子在家，我想拼命抢回师父

里路，有时到我娘家落脚，有时到其他亲戚家落脚。有时候在星期天孩子不上学时，我白天先骑车对不熟的地方转一圈，等到晚上我再骑着自行车出去发资料、挂条福、贴不干胶。有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孩子上学已经走了。而我家那头猪，说来神奇，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来，它都在睡觉。我在家时它很不老实，老是拆圈，可我出去做证实大法的事，它就不拆圈了，每次回来时它都在睡觉，都是师父帮我定住了它。

有一次到二姐家落脚的时候，我一进屋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人，都不是我们人间的装束，都是天上人的衣服。其中一人对我说：你发了救度众生的大愿，我们不来你能救了人啊！我心说：我也没跟别人说，他们怎么知道了？他说：你在天上是谁我都知道。一晃神，我发现屋子里没有那么多人了，就我二姐、我娘、我外甥三个人。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我不要怕，其实师父都在看护着我，在我身边；还有天兵天将都在护法。

我一个村一个村的做着。碰着人了，我就发正念不让他们看见我。在农村狗多，叫起来就连起来叫，我就发正念让它们不要叫：我是来救你们主人来了，你要无条件配合我，这样你们也会得福报。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碰上警车，我就想躲起来，连车带人下到一人多高的沟里面了，我求师父救我，然后就扛着车子爬上来了。

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从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为了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直做到二零零五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娘和另外一名同修走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救度众生。

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 [1]

我心里跟师父报到：师父，不争气的弟子来晚了。就在这这时，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就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黄袈裟，打着坐。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倾尽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感到了证实法的严肃，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发了一个愿望：我要和整体连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走上救度众生的修炼路

二零零三年初，当时我的身边没有同修，离我十里以外有几个同修，我开始走出来，是他们带我的。我们一起先在周围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后来去了我娘家那里，在四、五十里路外，那里没有大法弟子。我们担起了在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感觉到很幸福。

后来两个同修被绑架了。其他同修离那里太远，而且大多数同修不会骑车，交通又不方便，靠步行没法做。怎么办呢？我想我就试一试自己一个人做吧。那时我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让两个女儿帮着在离家近的村子做，后来她们害怕，我怎么说她们都不去了。小女儿还说：“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大法弟子？”我说：“想。”“那你就自己去做，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想当大法弟子。”这样我就远远近近自己一个人做。

每次出发前，我都把饭做好放在锅里，告诉女儿自己回来热着吃。我还喂着一头猪，我把给它吃的东西放满，然后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走了，要去救度众生，我这个家就交给师父。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一个人走几十

的法像，可他们让我儿子拽着我，不让我动，可能我儿子怕他们会打我，他就死死的拽着我不让我动。我看着他们拎着师父的法像一点也不敬却无能为力，心那个痛啊，我就发了一念：我一定要把这个法像再请回来，来弥补我的罪。因我觉得是我没修好，让邪恶钻空子操控警察抓我，才让警察犯了罪，所以我也有罪。

我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关进拘留所，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心里很急担心他们把师父的法像损坏或弄没了，还有我的包也让他们抢去了，那里有四千多元钱，是对换真相币用的，怎么办？这里没有一个同修，很孤单，没人交流。

后来我想既然到这了，就放下所有人心先向内找吧。回想最近所遇到的事，觉的还是自己的党文化、邪党因素、不善、自以为是、看不起人，不修口，好指责、好埋怨。心想自己修的这么差，一边想一边懊悔，一边发誓以后一定要修善。

想着想着，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同修跟我说过，大法弟子有百万兵团。对！我也有百万或许是千万兵团，还有护法神看护，我为什么不用他们呢？于是我就发正念，把我的百万兵团分成四部份，一部份把师父的法像看护起来不让他们动，等我出去后，好请回来；一部份把我的包看护起来，别让人动我的钱，那是大法资源，不能损失；一部份去把公安局包围起来，把那里操控他们迫害我的因素彻底铲除；一部份把“六一零”包围起来，不让它们参与对我的迫害。我又想到，还有这个拘留所，也要把这里的邪恶清除掉，这次我出去，决不在释放单上签字。于是我双手合十请求师父加持，把这个拘留所的所有部门、所有环节、所有机制、所有工作人员背后的空间场都清理干净。

我除了给这里被拘留人员讲真相之外，就是背法发正念，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开始给她们讲她们不听，我也不动心，就做自己该做的。到后来她们全变了，对我非常友好，有的主动找我三退，总共有十九个人，我退了十八个。狱警和所长们也变了，表情也乐呵呵的，不象以前那么凶了。

到了我出去的那天，本来每次放人时都是天一亮不吃早饭就让人走，可是今天他们开会，当官的都来了，开完会后，才开始放人，全监室的人都很热情、开心的与我告别。那天出拘留所男女总共九人，在门口排队等着签字拿释放单，当轮到我进屋，所有的领导都在，有一人把笔递给我说：签上名就行了。我说：我不签。他说：不签你出不去大门，门卫不让你出去。我说：我不签，我没犯法，我不签。这时大所长说：你不签你先出去，让别人签。然后我就出去了，在后面排队等着。过了一会，从屋里出来一个小狱警，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放我的释放单。他们经过商量同意不签任何字放我出去了。我心里太高兴了，无限的感谢师父，师父又一次为我做主了。

又过了一会，一个副所长出来，走到我身边，可能是想看看我是什么表现，我就跟他说：同意放我出去了。他有点很自豪的样子说：同意了啊。我说：谢谢你们，请你代我向你们所有的人说声谢谢，并代我转告他们，我祝你们这里所有的人幸福平安。他说“谢谢”的表情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正念请回师父的法像

回家后，我就去公安局要我的东西，那个队长拿着我的包气哼哼的说：你不签字不给你东西。说着就往审讯室里走，手一比划示意我也进去。我心想去审讯室签字，我要不签还

邻居说：“那我退，不和它一伙，和你们一伙。”我告诉他平时多念“法轮大法好”这句话，有神保护。他说他明白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转法轮》一遍没看完，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没有放下学法炼功。无论中共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我都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师父法身

二零零二年，一位在迫害前见过一两次面的同修来我家，说自己到天安门去证实法。我问她什么是证实法？她说就是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样，我也有了一个愿望：我也要去证实法。

就这一念，二零零二年十月，我和小女儿去了北京。我们坐的公交车快到天安门时，我睡着了，听到一个声音说：天安门要到了，快醒醒吧，你不是要来证实法吗？我睁眼一看，是到了，赶紧下车。

到了天安门，我心里想着怎样证实法。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

轮功（学员），却没看见炼功是啥样子，只是有一本书上有图片。于是我给他们演示了五套功法。

干活中，和警察们聊了很多，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我说执行命令是你们的职责，“抬高一厘米”打不准是你们个人的事。他们表示赞同，说从来没考虑过这方面的事，只知道邪党把派出所这部门当狗一样使唤，让咬谁就去咬谁，以后得长脑子了，原来自己是有很多选择的。

我说，古人云：“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也，福于后世子孙的是德。”他们笑了，说：“你师父可真有本事，把你们教的不管有没有文化，都能出口成章，还之乎者也的。”我说那当然，这算什么，我还知道当今最大的事呢，法轮大法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退党人数与日俱增。

他们说：“你翻墙了？”我说：“你们办‘三退’了吗？这事可要抓紧呀，说不定大淘汰就是明后天的事呢，用化名、笔名退同样有效。”他们问化名怎么起？我说随便叫什么名都可以，他们表示可以考虑。

（3）邻居：“那我退，不和它一伙”

经常碰到主动跟我搭话听真相的人。前不久，我刚下楼，就有人搭话，说：“我知道你干啥去，你们都是好人。”我问，那有人跟你说过“三退”的事吗？他说有人说过，可我也听不懂，不知道是咋回事。

于是，我就给他讲什么是“三退”，为何要“三退”。我说：“你小时候不是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得退出来，要不你就是跟邪党一伙的，邪党干的坏事就有你的一份。”

有我的好啊，我才不去呢。我掉头就往外跑，幸亏门没关，我就跑了。

回来后，我就想原来自己怕心这么重，跑什么呀？正念哪去了？我想再去要，可还是有怕心。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说：你再去要东西时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和你一起去，配合你发正念。我想这不是太容易的事，我还是多学学法再说。于是我就静心学法。

学法之余，我就想那个队长面相长的还和善，不应该是那么凶恶的人，对我怎么那么生气呢？是我什么地方不对了呢？想来想去还是他不明真相的原因，那我就想办法把他救了吧。于是我就给他写真相信，我写了改，改了写，还请有经验的同修帮助修改，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一个多星期后终于写成了。同修看了也说这行了。

可是我又犯愁了，怎么送给他呢？我就请小组的同修一起去，到了公安局门口，可还是有怕心。其中一个同修说：“我昨天晚上听《忆师恩》，哎呀我可明白了，怕什么呀，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一下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吗？师父就在我身边。

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清除邪恶展报的心态：那时正念很足，出门时我就想，大法弟子决不允许邪恶诬蔑师父和大法，也不能让邪恶毁众生，这是我的责任，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应理直气壮，全宇宙的神都为我加持，我还有师父的法身、无数的护法神保护我。我一边骑着自行车往那走，一边想着我不孤单，我不是一个人去，想着想着，我不但不害怕，我还升出了一种神圣感，觉的这么多神跟我一起去做这事太好了，太神圣了。于是我很顺利的就把它清除掉了，我还给它换上了一张原来就有的传统文化的展报，意思是告诉他们挂

这个行。我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社区和片警，每人一份，告诉他们污蔑大法和师父，毒害世人的后果。后来那个社区一直挂着那个展报，很长时间都没换。

想起这些，我一下正念起来了。于是我拎着真相信就进去了，门口的警察说那个队长不在，在隔壁大楼开会呢。于是我就出来了，心想这样更好，我在这等他更方便，等了一会他就出来了。我就迎上前去说：“某队长你好！”他吓了一跳，好象我要找他算账、要报复他似的，赶忙说：“你那天怎么跑了呢？你的东西我都给你锁起来了，没给你动，你过两天来取吧，那天是我的班。”我说：“行，谢谢你！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说：“我不看。”我一听心就急了，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给你写的信，你不看那哪行？于是我上前一步拽住他的手，把装信的密封袋往他手里一塞，说：“不行，必须得看！就是我的东西不要了你也得看。”他看我态度很坚决，就拿着信去打出租车。

后来我去取东西时，他和我就象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任何敌意，我问他信看了吗？他说看了，很受教育。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我看到了警察从我家抢走的师父法像完好无损。后来我如愿以偿的把师父的法像也请回了家。我又把劝善信复印了好几份，给别的队长和警察。

三个多小时闯出公安局

一次，我和一位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被人举报，来了三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我被他们强行铐在铁椅子上。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我就直视着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有一个警察好象是个头，看我不吱声就趴在我脸上想要压倒我似的说：“叫什么名？”我直视着他，心里说：

不了干系。”书记说：“谁都知道，没啥好结果，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快到年龄了，快退下来了。”我说：“当然有办法，要不怎么叫神呢？国外成立一个退党网站，我可以帮你退，你也可以翻墙自己退。小名、化名都可以，方法很简单。”

干完活临走的那天，书记不在，我问他妻子书记退党的事，她说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好惊奇啊，书记用真名退的，因他的名字是个大众化的名字，上网一查好多同名的人呢。她说，以后我们亲戚来，我们都给他们这样办理“三退”。我说：“恭喜你们脱离了邪党，站到神的一边。”

这真是师父的安排，不然哪有机会给一个公安部门的书记讲这么多的真相！

(2) 派出所警察们明白了

当地一个派出所要装修，是因为迫害大法最积极的前任所长调走了，新任所长是原来的副所长，比较了解真相，他找我装修是因为炼大法的人可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对这些年的迫害表示一点歉意。当初因他是副所长，说了不算，如今好了，这里是他的天下了。果然他在任的几年里，当地修炼环境宽松了许多，有几次被非法抓到他手里的大法弟子，他都无条件的把他们放回家。

到派出所去装修，我心里想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大法书。这里的警察从同修们家里非法抄来了好多大法书，他们手里都有。一天，有警察拿来两本书，说有两个符号不会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和他们一起读了师父的《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和《二零零三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他们又说，这些年上指下派的总去抓法

来到书记家，书记对他妻子说：“要热情款待她，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中午要给做饭。他们不是一般的工人，是炼法轮功的。”我就跟他们讲真相。

我说：“共产党当初打天下时，不是许诺实现共产主义吗？啥时实现？”书记说：“当初说的好听，骗人的。”我说：“你们入党时不是宣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怎么贪污腐败如此盛行？”书记说：“那是喊口号，糊弄老百姓的。”我说：“你对邪党的了解比我多，我看了《九评共产党》才知道老百姓让邪党害惨了，你看过《九评》吗？”书记说：“没有，说什么的？”我说：“评论共产党的，非常详细，透彻，我明天拿一本送给你。”书记说：“好的。”

我又说：“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你可知道？”书记说：“知道，内部在传，公安系统有些人员大年三十头天突然被派去北京，不知何事，回来说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场火，就让回来了。”我说：“那完全是中共事先精心策划的，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书记说：“你们什么都知道。”

我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那时信息封锁，老百姓没办法了解事实真相，现在是网络时代，我有翻墙软件，可以送给你，你自己上网看看。我还知道神的事呢。”书记说：“吹牛不犯法。”我说：“我一点不吹，不象你们那个党，尽骗人，宣传无神论，不让老百姓信神。可我到当官家干活，看到你们家家都供着各路财神，你家不也没少供吗？”书记说：“我还说不过你了？”

我告诉他说：“你们入党时，举着拳头宣誓时，说要把生命献给它，有这事吧？就这事是当今天大的大事。邪党干多少坏事你比我清楚，你不退出来所有坏事都有你一份，脱

我认识你，我不怕你，法轮大法好！灭他背后的魔。他受不了了，转身就走。

一会又来一个警察，腻腻瑟瑟的，一边来回走一边说：“你不说你就以为我们没办法了，一会你看着，我们五堂会审你。”我知道这话不是他本人说的。我还是直视着他，心里说：你那五堂算什么，我有宇宙的主为我做主，全宇宙的正神为我撑腰，你那五堂还不够大法师父一个小指头撵的呢！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好象能听懂我的意念，调头就走了。

他们不来干扰我时，我就跟师父说：师父，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的，不需要这种操纵众生对正法犯罪、又阻碍世人得救的方式来整治我，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我也不承认，我要出去，我一定得出去。请师父为弟子做主。

这时候思想中不断的返出一些负面思维，怕这怕那；顾虑这顾虑那，我都排斥出去。就听到有个警察跟另一警察说：打电话让国保处理吧。这个警察就打电话。我就想：我不去，我哪也不去，就回家，让国保哪也不管！结果电话那边的国保真的说：我们没有时间，你们自己处理吧，要不就拘留十天吧。我一听，心想：我才不拘留十天呢，你说了不算，我就回家。但我心里还有个念头，十天就十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下抓住它说：这不是我想的，要拘留你去拘留吧，我不去。

这俩警察一听国保不管，好象有些失望，就出去玩手机去了。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挺着，得让他们出警，让他们去忙别的去，没有时间搭理我，就放我回家了。于是我就发正念，让他们忙，让他们很忙，让他们都出警，没人看我。发

了一会，我看他们没动静，就想：邪恶，你把我束缚在这里，你不让我出去，那好，我既然来到了你的心脏，那我就彻底的铲除你，我铲得让你受不了，象孙悟空一样，把你的心脏搅烂。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最厉害的神通，把这里团团围住，层层空间，层层灭尽。

我大约发了半个小时，身体都发热了。就听来电话了，那两个警察接完电话后，马上就收拾东西，好象要出去，一警察走到我身边把铁椅子打开说：“走吧。”我说：“上哪去？”他说：“回家！”我就跟着他们往外走，到了外面他们真不管我了，急急忙忙的上了警车走了。

就这样，三个多小时我就出来了。

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所经历的神奇不只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师父给予我的也很多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只讲这几次经历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与超常。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当初我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时，从未想过自己会经历漫长而艰辛的二十年。因为师父传的法太正了，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有好处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挑不出一丝瑕疵，何来“被迫害”一说？！

等我再次登他们家门时，已是他家尊贵的客人了，她女儿爽快的退出了团、队，老两口常念“法轮大法好”。

在二十年的修炼路上，挨讹的事情发生了几起，我放宽自己的心“认账”，过后都迎来了一个个的柳暗花明。

二、有缘的众生主动听真相

(1) 公安局（邪党）书记找我做装修

我与丈夫做房屋装修工作，上门找我们装修的人蛮多，当然都是师父安排的。不曾想邪党书记、派出所警察也来了，要把挣钱的机会给我。

一天，屯里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开车警察说着我的名字打听我住哪儿？跑了几条街，人们都说不知道，没人告诉他，明白真相的乡亲们都在自觉的保护着大法弟子。一同修跑来送信说，有一警察开警车来找我，让我快躲躲吧。我说：“我出去看看吧，不象是抓人。”

我就出去，对车里的人说：“我是你要找的人，你有什么事吗？”他说：“头一次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呀，打听个人都没人告诉，是你人缘差吗？”我说：“正相反，是乡亲们在保护我。”我问：“你知道吗，我是炼法轮功的。”那人说：“知道。书记家买了新房要装修，信不着别人，派我来请你，还说到这一打听就找到你了，没想到没人告诉我。”我说，“以往开警车来的警察都是来抓我、迫害我的，乡亲们都在保护我，所以不告诉你们。”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正在遭受的迫害，“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局。他说：“书记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以后我也象乡亲们那样保护你。”我就答应去给他们的书记装修新家。

家住哪里，邻居们都不明白，那家人怎么回事，都是有钱人找他们干活。我丈夫去干活了，有村里人也跟着去了，但人家也不用，他们就又回来了。我知道这些挣钱的机会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师父说：“不失不得”[1]。我失去的是二百元钱，得到的是更多的二百元，修大法是有福份的。自从炼了法轮功，我家经济好多了。

二零零六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和上次的事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心比上次放的更彻底。我女儿十几岁时我给她买了一台新的自行车，女儿去练车，撞了一个老太太，当时没事，老太太只骂了孩子几句，说她骑车不慢点，就完事了。

过了一个多月，老俩口来了，说你家小孩骑车碰过我，当时没事，过后肋骨痛的上不来气，上医院拍片子，一根肋骨骨折，你看片子还有这些药票子，你承不承认？我说，你们都一把年纪了，不用拿这些票据来。你们也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的，只要找到我头上，我就承认。我今天兜里就一百块钱，你先拿去，回去好好看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认账，也不用拿任何票据，你说花多少钱我就给你。过几天我就开支，开支我去看你。

老俩口满意的走了。过几天，我开支了去看他们，这家人完全变样了。她女儿说：“我妈一身病，这些年一直病病歪歪的，我妈有我们儿女一帮呢，不会要你的钱。也就是你们修炼大法的承认这事，要是我，我都不承认。”说着瞪了她妈一眼。他们执意不要钱，也不用我负责什么。

我去了小卖店买了四样礼品，返回看他们。她女儿说：“真没想到你没生我们的气，还会来看我们。”老人连说：“谢谢！谢谢！”我说：“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要谢就谢师父吧。”

然而残酷的迫害发生了，我才知道自己处在“善”与“恶”、“正”与“邪”的大战中。随着师父不断开示，我才略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些许内涵，这是宇宙间最荣耀的称号。我们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我们承担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回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就是为法而来。这二十年间，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我一步一步的从懵懂渐渐走向成熟，从自私狭隘走向无私坦荡。在那亘古久远的岁月中、生生世世轮回中，为了成就今天的我，师父事无巨细的铺垫了多少，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其中一二。真是道不尽佛恩浩荡，说不完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以谢师恩。

一、苦难中的寻找

从很小的时候起，周围的邻居和老乡们都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单位的领导灌毒药害死，父亲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上访。漫漫上访路何其艰难，我们讨过饭，睡过大街，进过收容所。上访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是一肚子辛酸。那个时候在街头我尝尽人间冷暖，虽然年纪不大，就时常想：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

父亲的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返回了家。一天，我看到放在暗处的两个木板，上面写着“卖儿”、“卖女”。后来，我才知晓，原来父亲是想把我们姐弟送给其他人，他自己去为母亲报仇。邻居劝他：好好将孩子养大才是大事。父亲觉的：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这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是补丁摺补丁，父亲却一直没让我和弟弟放弃学业。

高中的时候，父亲再婚后，家里战火不断，继母经常为一些莫须有的名头猜忌、吵架，弄得家里人心惊胆颤、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心远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如果人与人能坦诚相待该多好啊。

我常在窗边仰望无际的星空：人为什么活着呢？好象活着比死更痛苦，人苦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我多希望能从天上走来一位智者，教我解脱之法。如果我的生命就是长大、工作、结婚、成家、生子、老、病、死，一眼望到头最终都是死，那我没有什麼可以眷恋的。但是冥冥中，我觉的人的苦是有定数的，感觉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始终有一份独到的清醒，我似乎在等待着什麼，估计是想找到“人为什么要来世走这一遭”的答案吧。

上大学后，我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仍没能找到答案。我曾以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应该没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但是我看到的是数据造假、争名逐利。因为导师间的矛盾，让我夹在中间受气。功名利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隐隐的感觉，我所追求的似乎就在我的内心，那是一片纯真和善良，那才是真正的我，无论外界如何污浊，这些都被牢牢的保护着。我去过寺庙，但是庄严的佛像慈悲不语，佛经又晦涩难懂。

一九九八年九月的一天，博士班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位同学讲述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上台讲的是法轮功。下课后，他向我们推荐《转法轮》。我请了一本，翻开书，当我看到“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地，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1]这句话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我。迷茫的天空犹如撕开了一道大口，“真善忍”的光芒顿时射入我的心田，浸润奇经八脉，通透

明慧法会 | 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六年三月份，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宇宙大法无比喜悦，似乎多年的苦难与辛酸就是为了今天能得大法，从此人生有了方向。原来人与人的关系是前世因缘，所有的不幸是业力所致。《转法轮》真是一本天书，只要不断的看，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一、放宽心 柳暗花明

一九九七年夏的一天，我丈夫骑自行车往前骑，前面有一个女子车子倒了，我丈夫没有撞到那人，那人起来，哪也没坏，就身上有点土。她看我丈夫走远了，就来到我家，说我丈夫撞到她了，非得要我们拿出二百元钱给她，才能了事。

我家那时候生活非常困难，连二百元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我跟亲戚借了二百元钱。我丈夫不同意给她钱，说没有撞到她，那人说：“就算我讹你的。”这时周围有好多人看热闹，我就跟丈夫说：“给吧。”那人拿钱就走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这是因为炼法轮功之后所为，这事来的好突然，大家都不解。我心里明白这绝不是常人的事，一定是师父安排我提高心性的好事，我姿态要高一些，不跟人家一样的。师父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丢”[1]。

没过多久，多年不见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来，他们都是包工程的头。在当年我们家没有电话，他们只能满街打听我们

有个同修被迫流离失所，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浑身疼痛，直不起腰，象重感冒，整天迷迷糊糊，站着看师父讲法录像都能睡着，在我家两个多月，我从不指责她，对她就是关心、鼓励，也过多跟她交流，我就领她多学法，发正念，一天炼两遍功。她老想睡觉，有时跟我说躺十分钟也行，我说不行，你躺下，就承认了旧势力对你的迫害，我鼓励她坚持，不要放松。同修挺能吃苦，怎么难受她都坚持，很快主意识强起来，整个人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同修吃不下饭，人瘦的皮包骨，趴下了，到我家一个月，晃悠悠的，趴在那不想起来。我跟她说：“前面是一片光明，后面是万丈深渊。你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她爬起来，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同时也找到了自己这些年对利益的执着、怕心等。人好了，能吃饭了。社区上她家骚扰，她就不配合邪恶。

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共同往前走。

师父对我太慈悲了，我爱犟、爱拧劲、又没文化，让师父操了不少心。请师父放心，不管怎样，用我的诚心对别人，实心实意救人，多冷静，以后注意，不能让师父再为我操那么多心，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拽着我一路走过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们！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无比——这正是我从小就开始寻找的真理啊。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一切似乎又是那么水到渠成、理所当然。

二、看破人间恩怨

自得法后，“真善忍”的根就深深的扎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与我生命是一体的。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他始终屹立，指引着我。即使在我身处魔难时、迷茫时、困惑时，始终在提醒我不要迷失。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为了我的修炼，安排了许多事。有一件事情，跨度近二十年。

我和前夫是研究生同学，我们结婚后一个月，我就得法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贤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他说：和你吵架都吵不起来啊。我笑着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不是很好吗。对公婆我也是真心相待，家里家外尽心尽力，直到离婚，我也没有和他们红过脸。结婚近二十年，我们两地分开十四年之久。特别是在孩子十多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

早期，我曾在梦里得到点化——这段婚姻是来还债的，最终会曲终人散。我当时不明白。当后来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的我焦头烂额时，由此升出的委屈、埋怨、不平衡、怨恨心开始快速滋长，后来几乎要把我压垮了。那个时候，委屈的眼泪经常就在眼眶里晃，心里还在不停的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

师父讲的法表面我虽然明白，但是要真正做到太难了。因为看不透人间表面恩怨，所以我忍的非常痛苦。由于这些人心迟迟不去，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每次月事都非常长，每个月没有几天是干净的，而且伴随着大出血。后来我整个人

面无血色、全身无力，路稍微有点坡度，走起来都吃力。师父说：“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 [1]对我而言，可能这就是生死关。

怨恨心就象一块厚厚的巨冰，坚硬而顽固。面对它，我感觉自己要去掉它真是太难，唯有大法能救我出苦海。所以每当我心里开始怨恨，陷入委屈情绪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背法：“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 [1]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

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明白人间恩怨的表象背后都有因缘，以前我把人这个层面的东西看的太实在，在表面上纠结别人的不对、自己的痛苦，永远也解脱不出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块坚冰才融化。最终师父帮我把怨恨心的根彻底拔掉，身体立刻就好了。当把我怨恨心去掉的时候，我眼中才看到别人，才深切体会到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那么不容易，都是苦的，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

孩子十一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其实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就隐隐的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快完结了，所以我没有太诧异——缘尽则人散。不过我还是痛哭了两场，一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一次是因为觉的愧对孩子。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修去人心的好机会，我得好好抓住，不能象以前那样拖泥带水了。后来隐藏的妒嫉心、争斗心、面子心等等都跳出来，我发现一个，灭掉一个。在师父的保护下，这些人心去的很快，干净、利索。这段揪心的过程历经两个星期，我整个人象被洗礼了一般，去掉一颗心，师父就让我

在孩子家那几年，我有机会也给来他家的客人讲真相。凡经我讲过真相的她家的亲戚、朋友都很痛快的“三退”了。

在讲真相中提高

为了把真相告诉世人，我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刚开始出去心里很害怕，一次出去贴，看到身后有人，我吓的把一张不干胶放嘴里嚼嚼咽了。怎么怕我也要出去！出去时间多了，怕心也就去掉了。

还有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不小心，从两个台阶摔下来，脚一下子反过来脚底朝上了，我说：“师父我得走啊！”我一使劲扳过来了，也不疼，就又接着发，发完一抬头，离我家老远了！这么晚了咋回家呀？这念一动，脚疼起来了，幸好来了个板车，我花三块钱让他送我回家了。第二天一看，脚脖子变黑了。就是这样，资料来了我还出去发。等发完了，浑身轻松。

警察在我家门口蹲坑堵了一年也没堵住我出去发资料，师父在保护我呢。

后来我学会了打电话救人，劝“三退”，前后退了好几十人。我不会写字，求同修帮我写，同修都很忙，一次同修说：“你不会比葫芦画个瓢呀？”我当时还生气了，心想：“我要会写，还求你！”后来一想这不是师父点我吗？！我就学会在手机上找出要的字，比划着写，笔画多的，就把手机上的字放大，谁也不求了。同修问我谁写的字？我说我写的。同修说：“你写的真好，还有笔锋。”都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

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个祸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小红是个杀人犯，家里花钱让别人顶罪了，后来做买卖谁也不敢惹他。我要走了，小红和他姐姐都哭了，都向我要电话号码。小红说：“我一定去找您！”

护理完我二大伯哥，二嫂给我一千元钱，我不要。二嫂家孩子感动坏了，说：“三婶真好！”是大法改变了我，认识我的都说大法这么好。后来二哥一家除了二嫂都“三退”了。

我找了一份看小孩的活。孩子已经九个月了，长的又瘦又小。家人告诉我，孩子一出生在氧气箱里一个月才缓过来，至今不爱吃饭，给孩子喂饭成了一大难题。我去了之后，给孩子换样做好吃的，哄她一下喂一口，吃一半不想吃了，我就想办法让她接着吃，她就赶紧过来吃，把她喂的饱饱的。不久孩子变的白白胖胖的。孩子妈妈问我：“你怎么喂的？”我说就用心喂呗。我整天高兴，瞅着孩子就乐，孩子也乐。我看了这孩子三年半，期间孩子一片药都没吃。她全家人可感动了。其实我并不是个会看孩子的人，对自己家的孩子都没耐心。是大法改变了我，我只是做到了细心、耐心看孩子罢了。

孩子大了，该上幼儿园了，孩子一家对我恋恋不舍。我已经不在他家干了，逢年过节他们还把从单位分到的东西给我送来。我家孩子结婚时，他们家都来了。一次我遭迫害，被非法关在省戒毒所。孩子的姥姥、姥爷来看我。她姥姥说了说：“这么好的人不能在这里遭罪！”说她家省里有人，要找人把我办出去，我没让他们去找人。

感受到一层境界的美好，清静、轻透、祥和、慈悲，美妙无比。

如今，我对于前夫，爱、恨、怨皆无，只是怜慈。迷中的人不知道归路，何其不幸啊。惟愿他能听进我最后的劝善，在大淘汰中能有机会留下。我和前夫纠结了近二十年，师父用这段因缘为我修炼铺路，既让我还了这段恩怨，也利用这段恩怨锤炼了我，让我走出人的狭隘与自私。因为前夫不在身边，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可以不受干扰的做救人的项目。这一切，师父安排的紧凑而有序。

我记得在早期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和他信的神同行，因为他看不见神，但是路上留下了两排脚印，他确定神和他同行。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回头发现，路上只有一排脚印，他责问神：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您在哪里呢？神慈悲的说：孩子，是我背着你前行啊！我深深的记住了这个故事以及神对人的慈悲。

在我的修炼路上，在我最无望的时候，我从未觉的师父离开过我。在迫害初期，我梦见自己爬了一座大山，等我越过山顶，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广场，有一只与广场一般大的巨手，慈悲的摊开在我面前接我。我就是师父手中小心翼翼保护的孩子。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未完，待续）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接上文）

三、细细微微法粒子

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所长做着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我想师父让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是为了今天证实法所用，自己要担起自己的责任。迫害发生后，技术同修最缺乏，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做技术方面的事情。

早期，邪恶就开始封锁网络。在师父的安排下，一位外地同修教会我利用信箱接收明慧网的文件，我就将这个办法教给本地资料点的同修。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信箱一直稳定的搭起了本地与明慧网间沟通的桥梁。

后来，我学会了用突破网络封锁软件上网，就将这些软件及使用的办法传播给其他同修。有时上网非常困难，需要多种方法才能突破封锁，看到明慧网。在我了解的区域，这些年来，明慧网的资料基本没有断过，本地同修都能及时获得师父的新经文，通过《明慧周刊》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也与明慧网建立了单独联系的方式。

电脑系统与系统的安全一直非常重要。早期会装电脑的同修很少，我也不会。因为早期的系统安装起来非常麻烦，很多术语全是英文的，而且还要安装各种驱动程序。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学啊。我想：是啊，这些事情我不承担谁来承担啊。我让一位同修教我，我很认真的记下了整个过程。第一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同修的电脑被我弄的彻底瘫痪。经过第一次的教训，我就借来一台笔

弟弟胖，炼静功得盘腿，一盘腿，一下仰后面去了，逗的大家哈哈大笑。

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

有一年，我二大哥哥有病了，在外地住院。二嫂身体不好，二哥那没有其他亲属，就叫我去帮助护理。我赶紧就去了。二哥住的病房是两人一个房间，两家的护理人员只有一张床。按规定两家护理轮流一家用一宿。那家的儿子名字叫小红，他就把着那张床要自己用，说这张床挨他家病床近。二哥家的女儿和小红为这张床打了起来。我把他们拉开，怕他俩再打仗，就告诉侄女以后晚上不用她来了，然后对小红说：“你在屋里休息吧，我去走廊。你妈就你一个儿子，可别感冒了，你感冒了就护理不了你妈了。”小红可感动了。有一天小红说：“今晚你上屋里睡，我到外面休息。”我就对小红说：“三婶是学大法的，没事，你在屋里睡吧。”小红说：“太感谢你了！”

我处处为对方着想，水池子、电插头都让他家先用。二嫂来了看我大冷天睡在走廊，走廊的风嗖嗖的，就给我煮方便面送来，我没舍得吃，给雇的护工吃了。二嫂现在这么困难，我回家吃饭，省点是点。二嫂可感动了。

每次病房来人我就给他讲大法好，相邻病房的那些人都知道我好，连院长都知道。人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好，我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要不我也不让人。那时也不怕，见人就讲大法好。小红的姐夫对我说：“我家小舅子谁也不敢惹，他就服你。你这个人太好了，你一说他就听！”

我们两家处的可好了，这段时间小红变了，我给他讲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这个理，他认可，也愿听。小红说：“三婶，我接触您太晚了，我要是早接触您，就不能惹

我给家人讲真相时，我母亲也帮我讲真相。我妈对我姐说：“快跟你妹妹炼法轮功吧，看她身体多好，干多少活都不累！”我妈心脏不好，气管不好，咳痰。有一天早晨，我母亲看见一只大手，从心脏部位，往下一划，从那以后我妈心脏病好了。后来又吐出两个瘤子，一黑一黄，从此以后不咳痰了。我三婶睡不着觉，失眠，念“法轮大法好”能睡觉了；我三叔是校长，有轻度脑血栓，反应在炼功上，炼抱轮手是偏的，可只炼了几天就正过来了。

有一年回关里，我就讲“三退”保平安，我们大家族有八十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在老家住了两个月，谁家有用活我都帮着干，收拾屋子，去地里摘棉花。我捡棉花到地头再倒出去，棉花不沾土。而其他人在半道就倒掉了，说要不倒掉棉花太沉，坠的腰受不了，可棉花沾上土就不干净了。我兄弟媳妇问我：“你腰行吗？”我说：“行！没事。”

我不会写字，退党团队让他们自己去写，写了一大篇，都说：“退！退！退！”在关里谁给我钱我都不要，实在推不出去，我就把钱给我妈了。我把我妈的屋子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临走时，我妈哭了，说：“这孩子最好了。”

我弟弟说我学大法不过日子，跟我吵。我问他：“我怎么不过日子了？我学大法身体好，一人干三份活。没有好身体能顶下来吗？”我弟弟不吱声了。今年和亲人出去旅游，走出老远了，我侄儿都走累了，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等回到家，侄儿累的一下躺下了，我见家里人正在包包子，我洗洗手帮忙。他们看到我的变化很惊讶，侄儿说：“姑，说啥这功我也得炼，您教我炼功吧。”还把我的大法书《转法轮》留下了。

记本电脑，想自己先好好练练，再去给别人安装。就这样，整宿的摸索、练习，反复安装了三、四次，最终我掌握了系统安装的原理和过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同修做系统，并维护系统的安全。

技术论坛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支持，一切都变的不那么难了。我边学边给同修安装系统，保证系统的纯净与安全。因为我接触的用电脑的，很多是老年同修，我就想办法让安装后的系统操作起来既方便、简单，又易于维护，即使电脑出现状况同修也能应对。我做了一个图片式的简单教程，方便同修操作。我让他们大胆使用，有问题了，就恢复系统。我负责安装的系统，基本都能使用到系统到期需要更换其它系统的时候。

天地行论坛提醒需要更换系统的时候，我都主动为同修换安全性更高的系统。有位老年同修，几年前我为她安装了WIN7系统，现在这个系统要淘汰了，我就去找她。老年同修非常高兴，我在帮她换系统的时候，发现她的电脑配置太低，磁盘数据传输速度非常慢。安装系统的每一步阻力都非常大，连最初的U盘启动都无法完成。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急躁心、显示心，觉的自己安装了这么多的电脑，自以为是的认为什么问题都能处理，看重了自己的经验。找到这个念头，我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弟子错了，我把“自我”放下，不去执著所谓的经验，纯纯净净的为同修负责。师父马上点化我问题在哪里。接下来，系统安装的都比较顺利。等我回家，反复考虑同修的电脑运行的实在费力，我就把自己另一台电脑（几年前配的高端机）安装好后，送给老同修用。老同修看到系统运行的如此流畅，非常开心。

修炼无处不在，只要用心，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与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我的经验真是少之又少，这一路走来，经常是一边查资料学习技术，一边立即用于项目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并没有觉的这些技术生僻，却总感觉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心中暗暗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后来同修直言指出，我非常羞愧。从那以后，我做项目的时候，都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我是在表现我自己呢？还是纯净的在救人。项目配合中，一有问题，就是修炼的好机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心最终都落在了“私”、“自我”上面，这是很多人心发源地。当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智慧就源源不断，心也越来越纯净，做事的效率也非常高。

同修有问题找到我，我都竭尽全力为同修解决。有的是打印机故障，有的是真相手机、有的是 mp3 播放器、有的是需要特殊资料、有的是需要真相光盘、有的是需要写真相信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我会，有的我也不会，不会的我就去找资料学，然后帮助同修把问题解决。有时因为需要，经常忙到后半夜，甚至通宵。

做着师父安排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觉的苦。有一些与我接触时间长的同修说：不管谁求你干什么，你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推辞。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师父赋予我能力，让我在技术上、在项目中成长，渐渐的走向成熟。我就是大法中细细微微一粒子，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做。

四、魔难中想的是救人

我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正是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就告诉单位领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单位领导考虑我是个人才，决定录用我。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不了解大法真相的常人来说，我的形像和所做所为就是证实大法最好的验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关着门窗，晚上还依旧让同修来我家学法。除了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不管外面什么情况，我家学法小组从没断过。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留下的修炼路，我们有师父看着，我就听师父的话，坚持集体学法。

今年我们地区学法点受骚扰，警察把大法书抢走了。同修来告诉我：“不行我们这也停几天吧！”我说：“没事，学法点从‘七·二零’到现在全是师父一路扶持，师父看护，没事。”我心想：不能动这个念，一停就上当了。

一次同修都来我家，发现我家门栋那里坐着个人，后来就坐在我家门口不走了。同修说：“是不是盯梢的？”我没有动心，心想：不能想他是坏人，不管他是干啥的，他也是个众生，不能让他干扰我们修炼，让他犯罪就把他毁了。我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求师父以某种方式让他离开。我发的全是善念，不一会儿，那人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接下来我们该干啥还干啥。

我心里始终有坚定的一念：学法点要稳固的向前走，一直要坚持到法正人间！

我炼功 全家都受益

我家四口人，只有老伴一直没走进大法修炼。后来进门的两个儿媳也是修炼人，我家的其他亲人也有修的。当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有的就不修了。回老家，我给我二姐买个 MP3 让她听师父讲法，她不好好听，把 MP3 给孩子玩去了。结果我二姐得了脑血栓，走不了路了。我给她护身符，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吧，师父会管你。这回我二姐可诚心了，说：“我妹妹是修大法的，李老师请您也管管我吧。”还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后来逐渐恢复，能下地做饭了。

认真学法炼功，还找了对象结婚了。从此以后月经正常了，她丈夫也支持她，她一炼功，她丈夫就把电视放小声。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说：“姨，放心，说到做到！”意思是她会坚定修炼下去。

一天我去以前的同修 F 家，敲门敲了半天门她才把门打开。一开门，我惊呆了：同修肚子肿的很大，人有气无力的。我说：“你咋不发正念呢？”她不知道怎样发正念，我说：你拿笔，我说你写。我背了一段师父讲的发正念的法，她写下来了。隔一天，我去另一同修家，一进屋竟然看到 F 在这位同修家学法呢！这么快就好了！

F 同修告诉我：“那天你背师父的那段法的时候，我边写身上的凉气边往下走，写完了不一会儿就感觉全身都舒服了，好了。”

有一老同修的丈夫对她看的很紧，我去的次数多了，他就不高兴，我就让我儿媳巧妙的把新经文送到同修手里。同修慢慢也坚定起来了。

有一年“五·一三”到了，我就把同修都叫到一起，给师父过生日。我给师父买了个大生日蛋糕，同修都来了，相聚一起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从大法被迫害以来第一次相聚，大家都很高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学法轮大法的这一群好人的残酷迫害，还诬蔑大法师父“敛财”，可是我们娘仨修炼这么多年，师父没管我们要过一分钱。我学大法身体好了，一人干三份活，还给家里节省了医药费。警察到我家抄家，把录音机、大法书等拉了一车，勒索近两万元，可把我老伴吓坏了！

证。十多年中，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始终面带笑容，坦坦荡荡。从不为利益、功名争执，领导及同事私下都对我称赞有加。

因为起诉江，当地派出所找到我的单位，单位领导想处分我。面对来势汹汹的魔难，让我感觉到令人窒息的“怕”。我知道这是“怕”心在作怪，但是这“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快发现，我怕被警察抓，怕给家庭造成影响，怕失去工作，怕同事另眼相看等等，“怕”后面隐藏的安逸心、利益心、显示心等等很多人心。而这些人心的背后还有根，那就是大大的“私”、“自我”，它千变万化。师父说：“过去的基点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执我的。”[2] 师父要我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完全为他的生命，我就要放下“自我”，把众生放在心里。当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头脑一下就清晰了，不断发正念解体“私”，很快人的一切小到看不见，也想不起来了，唯有对众生的慈悲一波一波的向周围荡开。

我心怀一颗纯净救人的心，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人面临的“善”与“恶”的选择。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单位执意要处分我，我可以提前离开，并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而是不愿你们做不好的事，每一个印章、每一个签字都是迫害善良的罪恶证据。”两周后，单位领导决定不处分我，只是工作岗位调整了一下，一切如常。我后来才知道，市里原本想把我弄成一个典型去邀功，单位保了我。我内心非常清楚，这是师父看护着我。

后来，保卫处人员找过我，我都善意的给他们讲真相。今年，市里“六一零”通过单位想找我进行封闭式谈话（后

来明白其实就是洗脑“转化”)。这一次,我心中真是不怕了,不为所动。刚开始,我想:是不是“六一零”的人想来听真相呢?保卫处处长也诱惑我:看你俩谁厉害,你能把他(“六一零”的人)说服了,你就厉害了。我一听:哎呀,是不是我有争斗心啊,赶紧灭掉。师父的法突然出现在脑子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1]。我一下就明白了邪恶的伎俩,这是想骗我先陷入泥潭,再试图把我淹死在里面。“六一零”的人想了解真相的方法有很多,用这种封闭的方式就是在试图迫害我。我马上回绝了。保卫处处长说,那就再和市里商量商量。

我回家后,思来想去,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要修我哪方面呢?师父点悟我,彻底放下“自我”需要看透生死,师父说:“神也是一样,循环往复的,他不是不死的,但是他的死他是知道的;出生他也知道的,但是他不会带有原来的记忆。”[3]我悟到生命是不灭的,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命唯有求得正法大道才有真正的喜悦。如今我喜得创世主亲临救度,何其幸运,生死又算的了什么。

当心中连生死的感念都淡化的时候,一切又都不同了。师父说:“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4]。我顿时感觉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坦坦荡荡行于天地间,就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需要救与这事相关的人。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帮我发正念。

经过和单位书记的多次接触,师父让我抓住了他被障碍的症结,就是“爱国”与“爱党”不分,“中国”与“中共”不分。救人就要落到实处,以前给他的真相信没有真正把中共的皮扒开,不想让他反感,如今看来,这个真相必须要说清。我花了五、六天的时间,非常用心的给单位书记写

我去看望昔日同修A,劝她走回大法修炼。她回来后,她那个当市文化部长的丈夫也得法了。他还在户外炼功,也没人敢管。有一次,他头撞到暖气片上,啥事没有,连包都没起。

我去找同修B老俩口,让他们走回大法修炼。他俩看电视,我去了都不搭理我,我不放弃,一趟趟去找他俩,最后他俩走回来了。他家的孩子也都善待大法,还帮助大法弟子修理这个、整理那个,一分钱不要,有时都干到半夜。

同修C从外地儿子家回来,来找我,说要炼功,我把我的大法资料都给了她。她修了一年又去儿子家了,这次在儿子家把腿摔坏了,回来后说不走了。这些年我一直不放弃她,她也一直跟着修,回来得了红斑狼疮,没吃一片药就好了。她儿子是外省一公安局的小头目,看到他母亲的变化,心里非常高兴,回来看他母亲,临走时,给师父上香施礼,感恩师父对他母亲的慈悲救度,明白真相后,还做了“三退”。

同修D的女儿在外地上班,得了妇科病,月经不正常,一来月经时就肚子疼,痛的满地打滚,汗珠象豆粒大往下淌,花了不少钱也没好。她的医生朋友告诉她治不好,还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同修D让她学大法她不听,她要和我唠唠。我给她讲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大法的美好,我说有些病医学是治不好的。学大法也不用你花一分钱,也不需要你什么付出,只为你自己的身体好,就是早起一会,看看大法书,炼炼功,你自己体会体会就知道了。讲完后她说:“我学!”学了一段时间再去妇科检查,有好转,不用做手术了,医生都觉的奇怪。好了后,她放松了学法炼功,又犯病了。我告诉她:修炼不能糊弄事,给师父磕头认错吧,从新修炼。她又开始

那时，我家和五小叔子家住前后院。一天他乘我们没在家，在他家院里盖了个房子，把我家后窗户挡的开不开窗户。别人一看太欺负人了，老五媳妇还骂我老伴，我们没有和她计较，其实这要上法院我们肯定能告赢。

冬天老五家就开始不顺，老五上不来气，老五家孩子肚子疼，上医院也检查不出病来。过年了，日子也没法过了。他们找个会看风水的来给他们看，那人说：“你家老太太（已离世）就在你家新盖的房子里，你欺负你三哥，她不敢进你三哥家。”

过完年，老五要拆房子，要把东西放到我家屋顶上，我家屋顶是平顶，我老伴不干。我劝老伴让他放吧。拆完房子，老五一家没事了。后来我们两家处的可好了，老五还把他家的小块地给我家种。都是大法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这个矛盾。

找回昔日同修 学法小组风雨无阻

迫害发生后，有的大法学员躲在家里不敢接触同修，有的被家人看起来，不让接触同修。我一次次被绑架、勒索，同修见到我有的不敢说话。我就想办法找他们。我家种一小块地，收的豆角自己不舍得吃，给这些同修送家去，鼓励他们继续修炼，别脱离大法，师父发表了新经文，我就给他们送去。

师父看我有热心肠，在这一小片有凝聚力，就安排我走这条路，让我拽着身边同修找这个找那个，让大家都回到修炼中来。一同修对我说：“你别去找他们了，他们能回到大法中来吗？有时间出去救人吧，救一个算一个。”我想：能找回一个是一个，师父不愿落下一个真修弟子。

了一封很长的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把这些问题全在信里说清了。我把信交给书记后，又给他了一个真相U盘，里面有翻墙软件，有许多真相视频。我也给保卫处处长写了真相信。“六一零”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提及，师父将邪恶的因素解体了。

单位书记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非常佩服我：一个女子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做好自己工作，行的端，走的正。不久前，单位书记又找我，他说：这不是七十周年吗（邪党的），派出所想和你聊聊。我说：我真是很忙，如果能回绝了就回绝，如果不行我再和他聊聊。我心里对师父说：我不是怕和派出所接触，如果是有缘人，就让他来；如果不是，就不见。结果书记把这事就挡回去了。

后来，我想派出所的警察既然知道我，也是一种缘份。我就写真相信给这些警察，我把真相和慈悲都灌注在这小小的信笺上，让这些真相信带着希望救度迷中的生命。

五、珍惜同修间的法缘

生命之间是有缘份的，而大法弟子之间是一种更为神圣的法缘。这些年，有的同修在某一段时间频繁接触，项目过后，再见一面都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很珍惜和每位大法弟子相处的日子。我们都是携手从美好的天国下世，在一起就要相互提醒，相互促进，共同精进。

小组里有一位同修，可能与我的渊源很深。十多年前，与她还不是很熟悉，一位与我熟悉的阿姨在发正念的时候，看到她境况非常危险，被几个不好的生命差点淹死在黑泥潭里。我频频去找她，找到她后，才知道她是同性恋者（其实有更深的因素）。为此我多次和她交流，她也在努力的纠正。

前两年，她身体出现危机，子宫肌瘤越来越大，面无血色，全身无力。

有一天，她找到我，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我才明白她境况极其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旧势力拖走。与她交流的时候，我体会到她生命的无助与无奈，心底的最深处在求救。我一边在法上和她交流，一边持续的发正念。后来，其他同修也一起为她发正念。我全身疼痛、发冷，我知道邪恶正在解体。回到家后，我开始发高烧，全身连骨头缝里都疼，虽然人躺在床上，脑子却非常清醒，一直持续发正念。就这样疼了三、四天，正念却一直未断，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对同修的邪恶安排与考验。我从未考虑自己身体的难受，仿佛自己和同修是一体的，共同消灭邪恶。等到第五天，身上的疼渐渐退去，头却疼的欲裂。我丝毫没有退缩，依然不停的发正念，在睡梦中都在发正念。身体哪都不疼了，邪恶彻底解体了。

当再次集体学法的时候，在小组中，我交流了这次正邪大战的体会。我对该同修说：师父帮你把以后的路改了，你修还是不修？同修掷地有声的说：修！就在她刚说完这个字时，立即起身去了洗手间，两个瘤子排了出来。时间过去一年多了，该同修的修炼状态起起伏伏，因为不精进，旧势力抓住她不放，子宫肌瘤又长起来了，而且更大。不久前的一天，她又找到我，再次向我吐露心声，有点象交代遗言似的。望着她，我的心中既纠结，又难过，修炼的路需要每个人自己走啊。回家后，我始终在想：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有些迷茫。

这时师父点化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恰巧师父《致加拿大法会》的经文发表，当我看到的第一句：“旧势力用

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可好了，看《转法轮》，一看就没烦恼了。”我家西边有个炼功点，我决定去炼法轮功，也让两个儿子都去学，他俩毫不犹豫的就去了。

由于小时家庭条件不好，我从没上过学，不认字。为了学大法，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看下来。我家墙上有块大玻璃，我把不认识的字照猫画虎写在玻璃上，问孩子念啥，他俩告诉我一遍我就记住了。其实都是师父帮我记住的，就这样，我能读《转法轮》了，虽然读的不流畅。到学法小组学法，轮到我念就卡住了。同修不知道我没文化，就说：“有的同修不认真，到你那就卡。”我知道说我不用心，我回来时哭了一路，很委屈。过后我还去，别人读，我也跟着读。逐渐的，我能读顺畅了。

冬天很冷，我们娘仨天天坚持去炼功。孩子拎着录音机，我家虽然条件不是太好，可我一共买了三个录音机。开始买个小的，后来学功的人多了，我又买个大的，声音大，音质好。有一天正炼功，下大雨，人都散了，就剩我们娘仨还在雨中抱轮。

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刚得法时，还做不到“忍”。有一天还和老伴打了起来，我决定要回老家。

第二天早上，老伴说：“我梦到你师父了，师父说：‘你们家四口人，三个得大法的，你别闹了，把你家里外都清理了，你再闹就不管你了。’我就给师父磕头，师父说：‘起来起来，不兴这个。’”他还说，看到狐狸、黄鼠狼都从我家跑了。从那以后，我老伴再也不闹了，还给我们做饭，支持我们学大法。我心里象开了花，那个乐呀，不管做什么心里都敞亮，就是对人好。

边讲一段，记不清拿了多少本，最后法官给他说好话：就到这吧，都八点了，记录人家里有小孩。律师又拿出一本又讲了一段才作罢。整个场面比较祥和，我和律师发言基本没人打断。过程中公诉人再没说一句话。

开庭前就有人传话给我露底，让他们把庭开下来，开庭庭呆一段时间就放人。后来法院基本是这样做的，没让本人离开县城，直接从看守所就放人了。

还需提及的是，为了给全县父老有个交代，进一步救度众生，开庭后同修又把我的辩护词，在全县广泛散发。一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公安部有个三十九号文，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一年多的过程中虽然做了一点事，但距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实心实意救人、帮助同修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得到了法轮大法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二十多年了，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见证、证实法轮大法就是好。今天我写出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也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不认字的我能读《转法轮》了

一九九六年开春三、四月份，那时我身体不好，脖子发硬，跟老伴关系也不好，心情不好，总觉的活得没有意思。

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5]。师父的法深深的震撼了我。这次师父没有用“大法弟子”，而是“大法”，我顿时明白了自己该如何做了。我们都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每位大法弟子都是独一无二、缺一不可的，每位大法弟子所走的路、所正悟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大法在人间的体现，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体的。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惯用的手法，就是先离间同修，再单独迫害，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地。

明白法理后，我立即去找同修。还未等我说呢，她先告诉我：这几天有一种力量在拉她脱离大法弟子的群体，而且她越来越不愿意接触任何人。我一听，和我悟到法理的那天几乎是同步的。邪恶就是想把同修封闭起来，置于死地。接下来，在她家，和她母亲一起，我们每小时持续发了三天正念。旧势力的计谋也被我们不断的识破了，旧势力安排同性恋是想假借一段恶缘毁了同修，让同修今生以女身来还前世的债，导致同修自出生后性别意识发生错位，做了许多错事。我们彻底否定所有的一切，并解体从上至下安排这件事情的一切相关生命。三天后，同修感觉轻松很多，也不再象以前那样不愿学法、炼功了。我也不再把眼睛放在同修修还是不修、精进还是不精进上面，我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同修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掺进一脚，只要有时间我就发正念。

小组中还有一位同修，因照顾外孙、外孙女去了外地，因与女儿间发生强烈争执后返回本地，修炼状态不好，身体几乎命悬一线。她找到我的时候，步履艰难，我体会到修炼人迷在人中的苦，想精进却又放不下人。我缓缓的和她交流，

帮她找回修炼的信心，找到真正的她自己，并和她一起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迷惑和干扰。

为了时时保持正念，我建议她上网看明慧网。我帮她买了电脑，装了系统，再一步一步教她使用。过程中我后背象被斧子劈了一样，特别疼，睡觉翻身非常困难，发正念胳膊举起来都费力。我心里非常清楚，旧势力不想让同修修上来，我就持续发正念解体邪恶，解体由各种人心、观念、业力等组成操控她的邪恶生命。很快，同修的状态调整过来，非常精進，每日就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上个月，她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无论女儿如何刁难，她都能守住自己的心性，不和女儿发生冲突。经过这几个月的实修，她说：“以前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向内找，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毛病，是别人对不起我，现在我才明白如何向内找，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一思一念都不放过，发现什么人心，马上就灭掉它。”看着同修信心满满，精進实修，我真心为她高兴。

我参加的学法小组，老年同修较多，她们踏踏实实的坚持做“三件事”，很多动人的经历令我感动。我鼓励她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也让她们积极参加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虽然她们讲的时候非常好，写出来的内容就略差，有的文章基本需要重新整理修改（因为她们讲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听，对故事的过程都了解），我用心认真修改后，再发给明慧网。有时修改一篇文章需要好几天，但我非常开心的在做。我觉的这些点滴的小故事，都是同修实修后所得，都是非常珍贵的。其中有些文章明慧网很快就发表，同修们受到鼓励。

回想起来，这二十多年是如此珍贵，我的每一步都蕴含着师父无尽的慈悲与付出，想向师尊表达的感恩太多太多。

恶抓住我们和律师的矛盾，制造混乱妄图阻挡我们在法庭上揭露邪恶。但假的就是假的，只能越造越假，更突显出幕后操控者的邪恶。

辩论阶段开始，我对律师说：你歇歇我先来。我鼓足勇气，底气十足，声音灌满整个法庭：一、法轮功不是×教，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公诉方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给我儿定罪没有法律依据，我要求公诉人当庭出示给法轮功定性的法律依据。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二、我儿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给领导写信合理合法，请问依法给领导写信破坏了国家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请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又无言以对。三、两高司法解释超权越法、违法违宪，用两高司法解释给我儿定罪是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四、起诉书指控我儿触犯《刑法》第六十五条，即所谓的“累犯”，是不公正的，冤上加冤。我儿只因讲真相说句公道话，就被某县法院非法冤判十一年重刑。

我用悲痛的语气揭露某县公安的暴行：某县警察为逼我儿“认罪”，用尽种种酷刑：拳打脚踢、扇耳光、电刑、坐老虎凳、戴上头盔击打头部；用烟头将他双手指指甲一个个烫烂；把他绑在铁椅子上踩脚趾甲，将其十个脚趾甲一个一个踩碎；三九天他穿着棉衣服被用水浇透，罚站三天三夜；用手摇电话机连上手脚多次电击心脏，一次他被电得昏死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犯人们怕他死去，用烟头将他烫醒。之后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各位都是法律人，你们评论评论，某县警察是在办案，还是在残害人。

最后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我儿无罪，并立即释放我儿。

我讲完后律师接着讲，他没有发言稿，他拿出一摞材料放在桌子上，之后拿出一本边念边讲一段，又拿一本又边念

则吊销他的执照。他要我和以前那个律师联系。之后我打了三次电话，那个律师不接。

开庭前一天上午，法院来电话让我去法院，主审法官一见我便急着说：某律师也不来了，这庭还开不开？我回答：开。他问：你自己行不行？我说：行。我如此干脆的回答，使他很感动。他又说：为了保证你的辩护权，我再给你找一个。我说不用。就这样决定法庭如期开。情况的多变，我想是在考验我的心，看我一个人敢不敢上庭。晚上，我的心非常平静，熟悉着自己改写多遍的辩护词。

开庭当天早上五点，突然电话铃又响了，是以前那位律师，他要我六点送他去看看守所。十一点了，律师才会见出来，又马上找复印部复印卷宗，下午两点开庭，时间不知多紧迫，他边复印边看，下午一点才复印完，买了饭他也没空吃，低头快速翻着卷宗，他已没时间认真阅卷，更没时间写辩护词了。我想，他能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我做好我该做的。

开庭不久就感觉不正常。尤其在质证阶段，公诉人问什么，三个侦办的回答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得出来公检法三家串通一气，提前都做了统一安排。都是针对我们在社会上曝光的公安国保执法犯法、办案程序违法、获取证据违法的罪行的内容，处心积虑的编造了一套东西，在法庭上演了一场公堂造假的丑剧。本来庭前会议商定好，见证人必须到庭，可法庭违背前言，任由他们在法庭上胡来。尽管他们嚣张一时，最后还是露馅了。

律师从案卷中拿出有效证据，即侦办人员事后伪造的检查证和检查笔录，检查笔录的填写时间却比检查证的填写时间提早五分钟，律师呈给法官、公诉人，又拿到国保面前，问他们作何解释？国保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我悟到，邪

师父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 [6]

法中的无限内涵，我们只有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其中的点滴。我知道自己不只是此生为法而来，或许我最初的生命就是因这次正法而生、而造就、而成的。在漫漫时间的长河中，得师尊一直看护，在正法时期锤炼成熟。弟子无以为报，愿做法中一微尘，救度众生献此身。

以上是我在个人层次上的一点小小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感恩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九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加拿大法会》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实修消除间隔 众生奔涌而来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师父带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今借第十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交流二十二年修炼中向内找实修的几个片段。

我从小体弱多病，还胆小不敢走夜道。我和婆婆住一个院，一到晚上，不敢从我家去婆婆家。最严重的是，我丈夫出门，我和女儿在家，一宿睡不好觉，一闭眼，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平时总感觉后面有人吓唬我。我学法轮功第七天，拉肚子，但肚子不疼，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消业，帮我净化身体。从此我脸上有了笑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也不害怕了，一个人也敢走夜道了。

家人看到我的变化，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亲属、同事也都开始学法轮功。

一、向内找实修自己

1、去除党文化

因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党文化的教育，中毒很深，学了四个月法轮功，不知道法轮功是教人返本归真、修炼的。我丈夫看了一遍《转法轮》，就说这是修佛的，我当时还嘲笑他，说修什么佛呀，根本就不信还有佛存在。随着学法的深入，破除了无神论思想，真相信有神佛的存在。

以后我又几次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愉快的接待我，给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他也高兴的接过去。后来，他领着“六一零”全体人员来我家看望我。

我最后一次去他办公室，他说：我能办的我都给你办了，快开庭了，我给政法委书记也讲了，我给他说，我到你家看了看，太穷了，太苦了，尽量关照吧。

法庭之上当主角

庭前会议过去三个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不开庭，我便开始写信、打电话，要法院放人，说你们超期关押这么长时间，不怕犯罪吗？催促之下，法院沉不住气了，告诉二零一八年某月开庭。可律师出问题了，律师提出再找一个律师替换，并说已经找好了。理由是近日律师在邻县开庭，北京司法局介入了，法庭上不让律师说话，律师没说几句话就被打断了。他的意思是，如果再来一个律师，不让他说，另一个可以说，如不答应他就不来了。

对此同修之间产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别和律师弄僵了。但大多数意见是，律师来多少人北京司法局不让说你也说不了，但我们自己可以说，最后让我决定。我经过再三思考最后下了决心：我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师父要我们当主角，法庭我必须上，律师不来我就自己上。当天晚上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你还是来吧，大家欢迎你。他一听就生气了，再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说：让某律师替我，你找他吧。

一换律师，时间就又拖了一个月，法院通知我某日下午两点开庭。没想到，开庭前两日晚上，替换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律协两次去他家威胁他，不许他介入法轮功的案子，否

命令把我儿子抓了，你还装糊涂。事情揭开了，他只好说：是我让抓的，怎么不抓别人呢？谁叫他写信？！我说：通信自由不是宪法定的吗？写信违什么法？他说：你们反党！我回答说：当局抓了四百多高官，清一水的江派人马，连你们的总指挥周永康都抓了，难道你比他们的官还大吗？难道你不想想你的后果吗？

没想几句话把他镇住了，他不说话了。我觉得话有些冲了，连忙改了口气：咱们是老邻居，我是为你好，你看人家谁不找后路，咱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呀。你想，共产党哪次运动过后不卸磨杀驴？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呀。说到这，我站起来说：打扰你了，我该回去了。他送我到门口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走路经点心。我说谢谢。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今天的语气太重了，善心不够。之后几次我找到他家，用善心打动他，慢慢的他心动了，说：这年头判重了不好，判轻了上头不干，年前我跟法院商量商量。

二零一八年初，就听说县“六一零”头目换人了。我弄清后，在一个晚上找到这位新头目的住处，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从什么是法轮功，师父为什么传法轮大法，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假自焚、“四二五”、法轮功在世界洪传盛况及当时的形势等等。我觉得他都听进去了，他也看我有些累了，便说：就到这吧，我听明白了，大法好，你们都是好人，你提个要求吧。我说：你刚来，我不能给你提更高的要求，你了解了解情况，帮助解决解决。他说：好吧，我知道怎么做。

学大法后，虽然身心变化很大，可无明中，学法时总感觉有什么隔膜把我和法隔开，总觉的溶不進法中，也不知为什么？背法也消除不了这层隔膜，向内找也没找到，这种状态困扰了我好几年。二零一零年，我写法会征稿时，一下子找到了。

我在得法初期，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在认识大法。我是教政治的，上大学时，学的是政治专业，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毒素，有意无意中，把教政治做好人掺和到法中与同修交流，用的是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和思维习惯，同修被我带动的学人不学法，还说我悟性好，自己也不知不觉沾沾自喜，执著于口才、文才，被显示心、欢喜心操控。师父帮我找到了这层隔膜的原因，又帮我清除了这层隔膜。从此以后，再学法，没有了这层隔膜，我整个换了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明慧周刊》有篇体会和我公公（同修）很相似，我就把体会给他看。他不但没看，还突然破口大骂。他从不骂人，今天是怎么了？我马上跟师父说我错了，立即清理自己。可我错哪了呢？师父点我：强加人，改变人。发完正念，同修找我有事，我得出去一趟，我和气的跟公公打招呼：“爸，我出去一趟。”这时公公的气也消了，轻声说：“你走吧。”是大法改变了我，和别人有矛盾，就想自己哪不对了。

我由于党文化的思维习惯，话语系统就是高高在上指导别人，把自己的所谓的正确认识强加给别人、改变别人；别人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做，就指责、抱怨别人，表面上为别人好，实质是自我、自大。

我学会了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有一次，同修指出我有个东西怕碰，修炼中那个东西没太动，他也说不好是个什么

东西。我向内找，找到了情有些重，但还是没找到根。有一天，在收拾书架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看了两遍，找到了自己还不够纯善的根，还有些怨和恨，但已不易察觉，被表面的善掩盖了。找到了，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只见体内黑黑的，把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那些执着的败物都在体外，这回却在体内，我一下明白了，这个共产邪灵强加给我的恨，一直没认清它，它也就在体内藏着，它是执着的根，清理了很长时间，身体内黑黑的物质从上往下走，最后清亮了。

以前那些党文化毒素在体内存在时，总感觉自己善心不够，怨少了些，但去的不彻底，是没有彻底认清共产邪恶主义。这回看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认清了共产邪恶主义，它是由恨构成的，从此找回了自己先天的本性，能守住善良，能意识到不善的心、不善的语言。

有一次在指出同修不足时，语气善心不够，伤害了同修。刚说完，我就知道错了，马上给同修道歉，但还有点不是发自内心的。同修过后心里不平，背后说了我一些不足，还怀疑我是特务。另一同修把她的话转给我，我没怨她。深入找自己，原来我对她有观念，她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观念，看不上她的言行，我对她不够慈悲、不包容、不善。找到了，心里轻松了，再见到她时，我真诚的向她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2、放弃为私的角度，才知感恩

有一次，跟婆婆（同修）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对公婆没有感恩的心，总觉的我为他们没少付出，那是站在为私的角度想的。回过头来想，是他们在帮我，在为我无私的付出。这些年，帮我卖货，拿钱帮我供孩子上学，给我提供稳定的

辩护人参加了会议。公诉方到的晚一些，主审法官利用等人的功夫，赶紧叫律师和当事人同修会见，看得出来该法官是用心了。

会议开始了，首先商定了会议程序。然后，主审法官问当事同修：侦办人审讯你时，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同修说没有。又问：用没用诱供的方法？同修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给我设了一个圈套，他们说，你给某领导人写信了吧，你要写了你就承认，你不承认也不行，你承认了，谁要因你写封信就判刑，我就不干！”辩护律师说这是典型的骗供！紧接着律师又讲出了国保先抓人，再让当事人在事后补签的检查证上签字的事，属于办案程序违法。

会议结束了，主审法官送我和律师到屋外，说：“我只能做成这样了。”我说：太谢谢您了。

庭前会议后，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制成粘贴城内城外大量张贴，写成信件到处邮寄散发，给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县纪委、公检法、及相关单位一二把手，就邮寄一百多封，信中把公安国保执法犯法、违法犯罪的事实让各级领导，让百姓都知道。据了解，此举对社会、对公检法震动非常大。

给两任县“六一零”主任讲真相

二零一七年，我多次找县“六一零”办主任，即下命令抓捕我儿子的那人。他在县“六一零”任职时间最长，从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已十年有余，因迫害有功已被晋升副处级。

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他邪气正盛，一见面便说：找我干什么？说着拿着手机准备录音。我说：你把手机拿出来。他不好意思起来，把手机关了。我说：国保都说是你下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命令和正义面前他选择了为虎作伥！

法官听完脸色有些凝重，他沉思了一会说：就到这吧，谢谢大姐。

那天傍晚我刚到家，还没等进门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县法院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主审法官病倒了，何时开庭另行通知。我明白了，一是他压力太大，再是神看他有善心，不想让他承担罪责。

会见县法院主管副院长

我得知法院要开庭前会议，于是我想见一见主管此案的副院长。一天上午我到了法院，打电话和他联系，对方回答说：一会儿我要开庭，改天吧。我说：不用，我不会耽误您的，我只要见你一面就行了。他说：好吧，你在门口等着。检验室的人把我领到院子里，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后面跟着办事员。

我赶紧走到他跟前，大声说：您就是某院长吧？今天终于见到您了，见到您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知道您是好人。你这么长时间不开庭，我心里清楚，您不愿意做这事，但我也为你们担心，现在是办案终身负责制，有时你们会身不由己，我担心你们会被追责。听到这，他说：追我们吗？我说：恐怕吧。他说：你放心，我一定秉公办案。之后又问我多大岁数了，靠什么为生？我回答完，说：谢谢您的关照，我不再耽误你了，祝你幸福平安！说完我就扭身往回走，我将进检验室时回头一看，这位副院长还在那儿站着目送我。

庭前会议

二零一八年某日下午，县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会议由四方参加，法院方、公诉方、辩护方、当事人。我作为家属

修炼环境，让我无后顾之忧，全力做证实法的事。我修炼上的每次提高，也离不开他们，还有身边那么多好同修的帮助。

以前，我想兑个书摊卖书，我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我跟他们争吵了几句，我还认为我有理。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我：“你不孝啊！”听的我一震，我挺孝顺呀！我哪不孝呀！原来我就强调我的对，不听公公婆婆的建议，以为自己占理，就大声跟公公说话，争吵。同修给我指出的对，受党文化的影响，自己不孝都不知道，要不是同修提醒，还觉的自己不错呢！

第二天早上，见到公公，还没等我说话，公公笑呵呵的跟我说：“天太冷，去吃碗馄饨吧。”因为我在早市出摊卖货，不舍得买吃的，有时买个大饼子和咸菜。听公公这一说，我觉的公公很善良，以前是我不好，对人恶，还觉的自己在法上。

有一次，和婆婆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我出摊的钱自己单算，婆婆偷偷查了我的钱，出完摊少了四百，婆婆说我把钱藏起来了。我很委屈，气哭了，因为我从来都不会给自己多花一分，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我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坐那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下悟到了：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动不动心。虽然心里还有些作梗，但表面上是放下了，对婆婆还有点怨。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边写边向内找，找到了不让人说、对婆婆不善。别人让我受委屈是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帮我修去面子、名等人心，多好的事呀，我却往外推。

3、修去对迫害者的怕心、怨恨心

由于我长期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没有身份证，不管住哪就怕人查身份证。有时小区贴张纸，我都过去看看是不是

查身份证的。有一天，警察到我婆婆住地登记身份证，把我吓坏了，吓的我心脏都在缩小。

发完中午十二点正念，我就学法，到整点再发正念。到了下午四点，我明白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在害人呢吗？怕的思维是：假想一个警察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没有就带走，一问哪儿的？抓起来——都是那个“怕”想的，想不就求了吗？求就真被抓，不把那抓我的警察害了吗？怕心不是在害人吗？想到这，怕查身份证的心没了，师父保护了我。师父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 [1]

我对参与迫害过我的警察一直有怨恨心，发正念就是发恶发狠，让他们现世现报，不是慈悲救度。有一次，看到清华学子柳志梅被迫害的很惨，把我恨的，晚上做梦，我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的喉咙卡住……醒来后，我想我怎么这么恶呢！原来我把这场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当成了敌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恨、恶、狠，师父告诫：“修炼人没有敌人” [2]。我与大法要求的要求差的太远了。

有一次做梦：国保队长骑摩托车追我，我骑着自行车。当他追上我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救我？”醒来后，我震惊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要慈悲救度他们吗！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对国保警察的怨恨。

二、在与同修配合过程中向内找

1、去掉“指责”、“埋怨”

有一次同修被绑架了，负责营救的同修请了律师，还要再请一个。我的想法是请一个就够了，不能浪费大法资源。

没监控，咱俩在这说。他说：你写的信我都看了，你儿子我也见了，你们都是好人，你放心吧，按我的权限我一定会办好的。我表示感谢，并鼓励他，祝福他及家人有美好未来！

（待续）

明慧法会 |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下）

——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接上文）

主审法官开庭前突然病倒了

接法院通知，二零一八年某日要开庭，于是我和 A 同修约定前一天上午会一会这位主审法官。我俩准时到了县法院门口，给他打电话，不一会儿他下来了，问有什么事，我说：想和你呆一会儿。他说：跟我来吧。到他的办公室后，他把其他人打发走，就剩我们三个人。

他见我领去了一个生人便有些紧张，我说这是我们一起的，不是外人。他便指我说：有什么话说吧。我说：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信也写的不少，你也知道我担心什么，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弄不好会被追责的，不管什么结果希望你慎重考虑签不签字。他马上说，我不签字谁签，我得签哪。他说完后手指 A 同修：你说。A 同修马上说：是呀，快开庭了，现在是终身追责制，我也担心你会被追责，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运动过后你怎么办？中国哪一场运动过后不找替罪羊？德国纳粹几十年都过去了，纳粹分子依然在国际上被追查。你也记得纽伦堡审判，一个纳粹时的法官在法庭上曾有这样一段独白：我虽然不是纳粹，但我比纳粹更邪恶，

儿子被判十一年重刑，险些死在监狱里，回到家来只因给领导写信，要求恢复工作要口饭吃，又要被判刑。他们太不讲理了，太冤枉了。讲完后，他们都表示同情，只是说：你寄半天，他们看吗？我说：他们会看的。

事也蹊跷，也许是师父安排的吧。一天，刚下过雨，我拿着一沓给书记、县长们写的信，进邮局前我想看看有没有给主管书记的信，因为出来的匆忙没细看。我从书兜往外一抽，唰一下掉到地上好几封，我一看弄湿了，进邮局换信封吧。进去后我说买四个大信封，一个小伙子打开抽屉拿出信封递给我。我把弄湿的信封撕开换上新的，换第二个时发现里边有东西，拿出一看是一沓邮票，每张四元二角。我赶忙说：“小伙子，信封里有一沓邮票，给你吧，不然你们就亏啦！”几个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负责人也在那。他们连说谢谢！我说：“不用谢，炼法轮功的都这样。”

再去邮寄，信也不查了，身份证也不用出示了。再去，一进门对方就微笑着说：“邮什么样的，挂号还是平信？我马上就给你办，一会儿就送走。”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了。

案子到法院阶段，经验教训都有啦，知道该如何做了。无论和法官当面接触，还是给他们写信交流，尽量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说话谦卑有礼，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推敲、斟酌，一封信要改很多遍。修改时都要想：这句话、这个字对方能不能接受？是不是真正在为对方想？对救度他是不是真正有利？要力争写信和当面说话一样的效果。

我们做好了，对方的善心也就出来了，从下面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一次，承办此案的法官打电话叫我去有事商量，他叫我在门口等他。他出来后，把我领到一个拐角处说：这

可律师来了，我看来两个律师，一下子生气了，气的我脸色不好看，浑身发冷，正念也发不了了，光生气，心里指责、埋怨请律师的同修。另一同修见我生气，就说我不对。

我冷静下来，求师父：我不要这个“指责”、“埋怨”。只见“指责”、“埋怨”是两个长的水泥灰色象蝙蝠一样的重叠在一起的东西，粘在我身体上，它两个配合时，就能操控我了。当我求师父“指责”、“埋怨”不是我、我不要它们时，只见师父一只大手一把将它们抓起，从我身体上往外用力拽，它们不愿离开，象泡泡糖一样粘着我。当师父把它们拿掉时，我马上浑身轻松，脸色也好了，身上也热了，也能静下心来发正念了。

2、清理妒嫉心、“自我”

由于修炼不能时时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但有些执着心没去掉，还增加了很多执着心。同修被绑架，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有一次律师来了，同修不让我上楼和律师交流，我在楼下等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儿，起身离去，走出不远，心想不对，又回来坐下了。

同修说我这是妒嫉心，我还不承认，我说我没有妒嫉心。同修说：“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吧。”静下心来想想：是呀，同修做的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但不一定不合法。我对同修的言行，用我的衡量标准认为不在法上的事，一件件记在心里，积累到一起产生了很多怨恨，开始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框框想，同修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要遭邪恶的迫害等等，这负面思维不和旧势力一伙儿害同修吗？在整体中造间隔、搅和事、拆台，这是多强的妒嫉心啊！

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后，我意识到了这真是很强的妒嫉心，我求师父：妒嫉心不是我，我不要它，它尽搅和事，请

师父快帮我拿掉。只见这些败物变成黑色沙子一样往下落，由黑黑的越来越清亮，半夜两点，这些黑色物质落完了。师父帮我清理的过程中，“妒嫉心”让我难受，真是剜心透骨，它要死了它不干，它让我难受痛苦，可见这个“妒嫉心”有多重。

第二天，我觉的还有点什么没去净，是什么心呢？上明慧网，看到一同修交流文章，同修谈到（大意是），这么多年亲朋好友都对她印象特别好，不知不觉她形成了自我，证实了自己，没有证实法，这是贪天之功啊！她的体会点醒了我，我找到了长期不自觉形成的自我，什么事情都要达到我要达到的标准，达到了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你就符合法，没按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做，你就不符合法，多吓人啊！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在这无边大法中，自己悟到的那点理太小了。

我下决心去掉这种观念，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开始清理自身空间场，求师父，我不要这个“自我”。两个小时后，那些败物被清除很多，心里顺畅了。

3、看同修的优点

从那以后，我能看同修的优点了。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同修们的身体金光闪闪的，坐在莲花上，下面是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身体，已经很小很小，大约才一尺高。

如果看同修的不足，就把同修的观念和业力装进了自己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那个身体中，就会使那个身体增大，魔性大、与同修造成间隔，阻碍众生得救；如果看同修的优点，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身体就减小，善心、慈悲心就出来了，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会使更多的众生得救。

不拿她当外人了。试想一个不修炼的人，一个没有心法约束的人，能做得到吗？

同修写完后趁中午吃饭时，送到这位检察官家，他们俩口子正吃饭，同修说：哥，我给你写了封信，你看看吧。检察官不接，检察官妻子不好意思了，说：人家好心好意给送家来你还不领情，妹子给我，我看。检察官妻子接了过去。不管怎么说吧，用心写的东西还是放下了。同修不急不躁，心想，总得给人家时间吧。

机会终于来了，二零一八年某日，在县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这位检察官看出了端倪，一是律师提出侦办人办案程序违法，即先抓人再让当事人在检查证书上签字；二是当事人讲出了侦办人员用诱供的手段获得证据。如此大漏，检察官看出来，后来得知，他不想在法庭上为他们背书、将来当替罪羊。他妻子曾对别人说，谁知道将来怎么着呢？同修看机会成熟，再一次找到他家，又讲了真相并给他退出了邪党，之后他借机辞去了公诉人的角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检察官终于得救了。

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

众所周知，中共政府怕百姓、公检法怕百姓，整天大门紧闭，没办法，要救度那些党官及公检法人员，只有靠邮寄信件的办法。一年多来，我仅邮寄信件就达一千多封，开始怕他们接不到，基本上采用了邮寄挂号信的形式。可是大批邮寄挂号信件谈何容易。邮局担心怕惹麻烦，要打开看内容，还要身份证，还得签名，麻烦着呢。

我想不讲清真相是不行的。索性我就把信中写的内容都告诉他们，把我一家的遭遇也都讲出来，告诉他们，我一家只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就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用心救人

教训使我悟到，营救同修的过程不仅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过程。救度众生必须心怀慈悲，用心去做，同时修出耐心和包容心。

A 同修救度公诉人的做法，给我印象极深，值得借鉴。A 同修认识该检察官，早想给他讲真相，但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不理，进家他躲着，同修一度想放弃，但再一想既然让我认识，就该我救他，他不理我，说明他中毒太深，我不救他，他就毁了。于是 A 同修用心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首先讲了自己如何善待公婆，面对种种不公，甚至外人一听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她都包容忍耐，公公无故骂她，她都能报以微笑。公婆对她不公的原因大概是，在她三十来岁时，她丈夫突遇车祸而去，丢下她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公婆以为她不会留在这个家里，尽管她有再好的表现，公婆也不信她，生怕她把家里的东西弄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在老家，小两口亲手盖起来的五间房子，小两口搬进县城后别人花十万想买，他们不卖，她丈夫去世后，她公公不做声八万就给卖掉了，邻居知道后气得够呛，替她鸣不平。她却说，谁叫人家是老人呢。还有一件，城内的单元楼，基本上也是小两口花钱买的，该房子上户口时，老头子不让登儿媳的名字也行，登长孙的名字可以了吧，也不行，必须用他的名字。同修也接受了，她心里清楚，是老人对她不理解。她几次给公婆说交底的话：你们放心，我不会离开这个家，我得尽孝侍奉你们，两个孩子我得带他们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她也真是这么做的，冬天把两位老人接进城里，给他们做饭侍奉两老；两个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老大警校毕业后当了一个警察，并成家立业，老二正在上大学。公婆终于明白了，再也

有一天早晨，我想着与之有矛盾的三个同修，挨个想他们的优点：A 同修能付出，B 同修敢担当，C 同修能配合，想着想着，只见无量无际密密麻麻的众生，象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样往我空间场里涌，我脑中出现一个声音：“佛恩浩荡”。

我内心无比的震撼：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我放下了人心，师尊救了那么多的众生。原来看同修优点是在救众生啊！真切感受到修好自己真的太重要了，修不好自己，又将毁掉那么多的众生。

4、消除间隔，更多众生命真相

一位请律师的同修被诬判四年半，另有两位被迫流离失所。从这些教训中，我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妒嫉、显示、求名、不让人说、自我、不修口等人心。是人心就得去，修去了这些人心，和同修打开了间隔。后来，再请律师，同修到一起商量，遇到不同意见向内找，摆正了请律师的基点，就是利用营救同修的形式广救众生。

有一次，外市同修发来消息，说我们地区周边一同修在外市被绑架，面临非法庭审，问我们能不能找到同修家属？同修问我能不能去跟家属讲真相，我说行。

之前，同修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家属，两位不同市的同修一起开车近三百里，到同修家乡 J 镇找家属。在冰天雪地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因同修常年在外打工，镇里人不知道他家，他父亲叫啥不知道。回来后，同修们仍不放弃，在一同修家属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修的父亲家。这次，我一人到外市和同修汇合，驱车到 J 镇，见到了被绑架同修的父母和孩子，又给他们带去了过年的礼物。他们开始还有些戒备我们，我们把来的经过和目的地说了一遍。老两口很感动。我说：“我

们和你儿子不认识，不过，同修遭迫害我们得管，家人更得管。”

我们把请律师的手续办完，那边法院在没有家属到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同修，外市法院给同修委派了一个援助律师做有罪辩护。我们回来后仍不放弃，又多次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他的父亲和我们在外市同修配合下，来到法院，给法官打电话，但不接见，了解到是哪个法官办案。我们又找到了同修的援助律师，以咨询的形式给这位律师讲了真相，后来又给他邮寄了真相资料。

我们给同修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同修一审已被非法开庭两次，我们认定：这两次非法庭审不算数，所谓的案子不能再往下走，不承认还有二审，应该退回案子，同修回家。法官不见我们，我们决定给各部门邮寄申诉书，借此机会救度众生。同修给写好了申诉书，可他的父亲不敢邮寄，怕恶人报复。

我们不看家属的态度，向内找，我们自己哪不对了，是给家属讲真相缺乏深度。同修的父亲虽然知道了基本真相，知道大法好，他儿子是好人，但对为什么炼法轮功不犯法、迫害炼法轮功的人犯法了，不太懂。我们就给他讲了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告诉他全国都在控告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将诉江状给他看，他有了正念。

我们让他自己把他儿子炼法轮功做好人的经过写下来，他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天。我们修改后，加上十多条炼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条文，他签上字。这回他高兴了，上邮局往各部门邮，每份申诉书都留下了他的电话号，我们也没去想会有什么结果。

告吧，愿意往哪告往哪告！之后他把控告状交到案卷科，被国保大队长发现了，一天他见到我，便大声吼道：好哇，你告我，你告吧，咱俩成敌人了，咱俩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此后我便和公安局、检察院对立起来了，本来能进的门也进不去了，给讲真相造成了障碍。

碰钉子后，我向内找并找到很多心，首先是为私为我的心，“把人家告倒，让自己人出来”，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私心，绝不是修炼人所为，再说也很难做到，细想起来还真有点幼稚可笑；抱着争斗心、报复心做事只能把人推到反面；还有急躁心、求结果的心；再就是看到人家有好的表现就高兴，看到不好的表现，就恨上心头，哪有大法弟子的宽容和慈悲，哪有大法弟子的善？其实明慧网交流文章中一再强调，做控告必须抱着纯净的心态，真正抱着慈悲心去做，才会有好的效果。但慈悲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得修出那个境界。之后我将此事和同修做了交流，得到一些同修的认可。

说到教训，还有一件事，刚开始去检察院，警卫室有一个姓张的副主任（他身体不好让他做传达）。我当面给他讲了真相，他比较接受，我就请他给检察长传递资料，他挺乐意，只要我一去，他就说：又来了，又有新的吗？我递给他，他直接就上楼了。但后来有一封信传递后他就再也不理我了。那篇文章的原标题是：“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但改成了“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后来我意识到，大法弟子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必须严肃对待，仔细推敲。两高司法解释是他们的尚方宝剑，你说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他还可以想想，你再说他们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连他都说上了，他就不容易接受了。再说让人家接受得有个过程。

脆：我要未来！并说：按我的权限，我尽力办吧。我离开时，他还要送我回家。

上午，我和几个协调同修讲了早晨讲真相的情况，几个协调同修听后都很高兴。之后就如何营救同修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要把营救同修作为契机救度广大公检法人员，其实真正受迫害最深的是公检法司人员，要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成立了营救小组，并议定先不要在大街上张贴国保大队长这次的事情。

教训与失误

离开同修后，我去县看守所了解情况，得知儿子已被刑事拘留，尤其听到“更不利”的情况，看守所的人都在吵吵：“这个案子太大了，省里都盯着呢，谁说情也不行，要重判！”之后几天时间，又听人传：“这个案子不但要重判，还要没收家产。”同时公安内部又传出，国保又调来市的网监，要找证据定罪。同修们都听到了，各种意见也就出来了：国保大队长在耍手段，动心眼，必须曝光，不及时曝光就是纵容他继续犯罪；最主要的意见倾向是要我控告他，并强调说把他告倒，把同修换出来。当时明慧网上也确实有用控告的方式震慑并救度公检法人员的文章。但用什么心态去做，我没有用心去研究。

我未做认真思考，更没有用法来衡量，匆忙写了控告状交到县检察院控申科。科长接待了我，看了控告状后说：要按你写的这个还真是个事，等案子过来吧。我一听有门，便抓紧找到主管控申科的副检察长，讲真相他听，但一提到控告，他躲了我。之后几次找到控申科长，他态度也变了，我当时甩出一句话：你不立案我连你们也告。他一听火了：你

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说他们跟法院沟通了，同修的所谓案子一审要重新审理。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律师，律师很惊讶说：“根本不可能，全国没有一例这样的事。”外市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哭了，同修整体配合的好，师父给展现了奇迹。后来非法庭审同修时，我们没有辞退援助律师，告诉律师在庭上别说话，他就一句话没说，光听，又一个众生明白了真相。法官和公诉人态度非常好，整个过程一片祥和。非法庭审十五天后，同修回来了。

后来法官给这位同修的父亲打电话说：“别再告了，到我们这，我请你吃饭。”

在营救过程中知道的同修都无条件配合，没有地区之分，大法弟子在哪都是个整体。师父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3]

走过了这段修炼过程，同修整体配合的好，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好。而要配合好，放下自我，修好自己，就很关键。在同修们无私的配合下走过来，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

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感恩师父慈悲保护！感谢身边好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讲真相润物无声、水到渠成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慧生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怯懦、胆小怕事、非常害羞与自卑的人，遇到认识的人都想绕开走，在生人面前，手简直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这种性格的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还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历经二十年的残酷迫害，坚定的走到了今天。

如今，经过努力，我的丈夫、孩子都得法修炼，婆婆也看过一遍《转法轮》，我的父母、弟弟学法、炼功多年。娘家、婆家几十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亲戚、同学、很多同事做了三退，其中有几人还得了法。平时，对来到家里服务的人员，大部份也都劝三退了。

不离不弃救同事

我工作单位的同事绝大部份都是高级知识份子，要让他们明真相，退出党、团、队，挺有难度的。

我本是个不善言辞、不会交际的人，但我修大法后，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抢着干活，有好事让给他们，动手能力比较强。另外，无论迫害多么严重，我从来不妥协，在任何场合，都敢证实大法，赢得了他们的敬佩。他们认为我说的话可靠，他们信任我；再一点就是坚持不懈，把对同事的讲真相融入工作、生活中，时刻想着这件事，而且从来不在同事中说其他同事三退的事。

对男同事来说，大部份人都喜欢要破网软件，我都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送给他们破网小光盘。对本科室的

二零一二年年底，儿子九死一生，拖着严重受伤的身体从监狱回来，生活还没有得到平复，万万没想到一场双重灾祸又降临到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又降临在我的头上。

二零一七年，老伴由于不堪重负，在身体瘫痪五年后，突然离世。五天后，正当家人沉浸在痛苦中，忽见六、七个便衣闯入我家，不由分说抓起我儿就走。事出突然，我一下子就象傻了一样，心脏猛跳，双手一阵抽搐。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大法弟子，你不能倒下，你要挺身而出！

这时只见剩下的五人走进儿子住的房间，我下意识的跟了过去。这时我清醒了，便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为什么不出示手续？其中一人说：我叫王××，县国保大队的，因你儿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我说：写信也违法吗？紧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场面还算平和。警察检查抄家时没有乱翻，但他们抢走一个台式电脑主机、一个笔记本电脑。抓人、抄家没出示任何手续，走时没留扣押清单。

随后，我骑车赶到县城，同修们正等着我，我说明情况后，便一起到公安局要人，但门卫不让进。只好等到晚上，去国保大队长家，敲门门不开，等到十点还不见他回来。

第二天早五点，我赶到国保大队长家，一敲门他开了，他把我让到屋里，我给他讲了近一个小时的真相。重点讲了大法好，公民修炼法轮功不违法，讲了那时的形势。他都听进去了。我还说：这几年你变化很大，当地法轮功学员普遍对你有好的印象（他的变化是真实的），你不该再干这个事。他回答说：我要不抓你儿子，我这个位置就呆不住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是运动，早晚会结束，到时你怎么办？你是要未来，还是要这个位置？他回答挺干

明慧法会 |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上）

——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儿子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从二零一七年被中共绑架到二零一九年被营救出狱，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过程中，我和同修们密切配合，整体提高，救度众生。下面将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

我今年七十三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多年来，跌跌撞撞、魔难不断，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没有大法的力量，很难走到今天。尤其在前年发生的巨难中也很难走过来。

我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自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一家一直被邪党视为迫害的重点对象。父母在数不清的骚扰中、在无尽的恐吓中先后离我而去；我被非法开除公职，两次被劳教迫害；老伴曾被长期跟踪骚扰，并被非法关押七个月；儿子因讲真相被诬判十一年重刑；儿媳在压力下被迫与儿子离婚，孤儿寡母长期生活在惊恐中。二十年来，这个家早已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但无论处境多么艰难，我没有倒下，依然在大法中修炼。

巨难之下挺身而出

同事，到办公室送，对其它科室的同事，基本上是在看似不经意间，如上下楼或路遇时送给他们，这是为了考虑他们的感受。单位人人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我不能到他们办公室送给他们，那样做，他们会害怕、紧张。

女同事不要破网光盘，我就过一阵送一本真相小册子或用嘴讲，基本都是单独讲。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真相后，再跟他们讲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印象最深的是我单位一个副院长三退和 610 负责人给自己及全家人三退的事。

这个副院长，如果是在单位里遇到他，跟他打招呼，他一般不会有回应的，就是在他三退后也如此。有一次，正好有机会在一个酒桌吃饭，我和他去的比较早，没有别人在，我给了他一个小光盘，他收了。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下班在路上遇到他，我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跟他说：“某院，您把党、团、队都退了吧。”他痛快的说：“行。”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就又说一遍：“党、团、队都退。”他坚定的说：“行。”

从那以后，每当破网软件有了升级版，我都会想着给他一个，给他的方式很特别：或者是他正站在办公室门口，我从走廊上过，或者是正上下楼一错身的工夫，哪怕是走廊里或楼梯上还有别人，谁也发现不了，我从包里掏出小光盘，不用说话，手稍微往前一递，他就接过去了，非常默契。

单位 610 的这个负责人明真相、退党，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九九年，邪恶迫害大法后，他无数次找我谈话，威逼、恐吓，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让我丈夫的领导劝我丈夫代替我写“不炼功、不进京的保证书”，被我丈夫严词拒绝（那时我丈夫还没开始修大法）。他每次找我谈话，我都是跟他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还到他家，给他和妻子讲过真相。

二零零二年七月，正是他协助市 610 的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的。

后来，我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遭恶报的真相资料给他看了，他受到很大震动。也是因为他本性善良，所以慢慢开始转变了。有一年，单位开运动会，我正好看到他，跟他打招呼，聊了两句，他说，他女儿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我真诚的告诉他：你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一定有好处。又过了一段时间碰到他，问他女儿找到工作了吗？他说找到了。慢慢的，再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他给我打电话时，口气不一样了，客气了，告诉我：“最近管的紧，要注意。”

可是中间也有过一次反复。有一天，在单位一楼大厅见到他，他又打起了官腔，说的话都是反面的。听明白后才知道，原来是市 610 的人组织他们参观从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家抄来的大量物品，还栽赃“炼法轮功炼死两个人”，他被迷惑了。听他说完，我就说了一句话，他就又明白过来了，我严肃的对他说：“你就是耳朵太软。”他一愣。

第一次让他退党时，他“嗯”了一声，我紧接着告诉他：“让你家嫂子也退了啊。”他一看远处有个同事朝这里走，吓的立即冲进了旁边的厕所里。

二零一二年春天，单位组织到近郊游玩，师父慈悲安排，无意中只有他和我并排走在一起，前后几米内都没有其他人，我抓住时机跟他说：“某师傅，你家嫂子不是党员吧？把她的团队退了吧。”令我没想到的是，他马上回答：“你不是早就给她退了嘛？”我一听，赶紧接着说：“那把你家孩子都退了吧。”他说：“好。”我提醒他：必须本人同意才算数，他马上表态说：“他们都听我的，女儿、女婿都是

一切都是自己定下来的，我喊着“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起诉江泽民”，在看守所门口接过亲人送的花，看到同修迎接我的笑脸。得见朗朗乾坤，得遇世间几人，我必高喊：“法轮大法好！”继续向看守所门外几个等着接人的世人传递大法真相。

不论旧势力如何打击、如何迫害，我对大法的信心与正念从未动摇过。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以自己是大法弟子而自豪！大法弟子不要害怕邪恶的环境，只要正念正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环境就会随之而变。

我们能在师父的加持下减轻迫害，这事也让律师们看到希望，律师都开过很多庭，都深知邪党不讲法律，对结果都不敢太抱希望。A 律师在非法庭审过后说：在法庭喊“法轮大法好”是很震撼，但往往（包括庭审辩护）越震撼，判的越重。B 律师参加了非法宣判后说：感到震撼与无奈。C 律师在真看到我能够从较重的判刑减轻到可以不送监狱很快回家、而过程中又能够震慑邪恶的时候，说：有时我们律师在一起谈起这事时，也感到很震撼。

以上是弟子一年来的一点实修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卧长亭〉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何为忍〉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 [6]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法开天地〉
-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很重视针对此事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和大家的整体配合下，解体了邪恶对我们下狠手迫害的计划。

我悟到决不允许邪恶操控相关部门的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当我要回家时，同修担心会被邪恶按惯例送洗脑班或被当地“六一零”等带走，我说不存在，请律师转告家人：接我时给我送一束花，我会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我相信这也是善良的世人（包括善良的公检法人员）愿意看到的。之后我还是忙着救不断进出看守所里的世人。我不执著自我，可敬的同修们已在外面的为我能够安全回家而发正念了。

在我快回家前的一个傍晚，从狭小的窗户外映入一轮类似红色的晚霞，很温暖，我从来都没见过。之后脑海中浮现出师父的法：“日出彩霞映满天 远眺残月落云烟 百年红祸大法解 不信全来 真相大显 重开天地又一元”[6]。心中无比激动，感恩师父！

我在看守所里在想到师父的这些法时，有些都是我不曾背诵或没有背熟的，那时却浮现在脑海中，这是大法的神奇。

我临走前给那里一位很少有机会说到话的年纪稍大的狱警写了封真相信，装在信封里，礼貌的说是送给她的信。她说：“送给我的？有心，等你出去那天我会交代其他狱警，早点放你出去。”看守所放人一般都是上午十点多或下午才让人离开监仓，我是九点多走出监仓，大概十点多走出看守所大门。

后来有个开天目的同修说：当天看到，九点多看守所大门敞开（那恰恰是我走出监仓的时间），门口站了很多神迎接，我出去时身后跟着很多神，立掌，很庄严……过后她想起那殊胜的一幕，感觉脑中都容不下那庄严的场面。

党员。”刚说完这些，他就紧张的说：“别一起走了，别人看见就知道你在给我讲这个（指法轮功真相的事）。”

在他临近退休前，我找了个机会到他办公室，给了他一包真相资料，包括揭露活摘器官的光盘《红朝阴谋》、几本真相小册子和破网小光盘等。他都愉快的收下，还神秘的告诉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长沙的电话，劝他退党。他还跟我说：“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一定有好报。”这时我才知道，每到“敏感日”，市里让他汇报时，他都说我们（法轮功学员）表现很好。在他退休时，他还主动把多年前我单位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时，他们以同修名义从财务科借的、给洗脑班的一千元钱的账处理好了。这是同修办理退休手续时才知道的。

时至今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的同事很多都做了三退，在职的绝大部份都退了。有不少是全家都退的，也就是我把同事劝退后，告诉她回家怎么跟家人说、帮家人退，等过一段时间后，问她结果怎么样，同意了的我才给她家人声明。还没三退的同事，也基本上都给过机会，甚至多次给过机会了。起初，有些同事不要真相资料，还怒气冲冲的对我说：“你要把我当朋友，就别跟我说这个。”但无论如何，我就是不放弃他们，一有机会，就说点有关的真相，哪怕是侧面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有的看似不可能退的，现在也退了。

多种形式救众生

九九年大法被迫害后没多久，我就利用发真相资料救人了。那时除了自己手写的资料外，偶尔会得到几张单张真相资料，我就让支持我修大法的丈夫帮忙复印一些，他有这个便利条件。后来联系上了资料点的同修，就每周到同修那里取一大包资料，分给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发。

直到二零零九年，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机缘巧合，克服了畏难情绪，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开始时只是做一些周刊，供给周围同修。到二零一零年三月份正式开始做真相小册子、单张资料及真相币，供自己及周围同修发放。到了二零一二年，我克服困难增加了做真相光盘、包括打印盘面的项目。开始时真是很难，手上只有几个真相光盘，怎么做一点也不明白，没有人教。我就在“天地行论坛”上建立了帐号，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天地行论坛”的同修，一般第二天就能看到同修的回复，真是感谢论坛上的同修无私、及时的帮助，使我很快做出了多种光盘。

对于做真相资料，我始终秉承严肃认真的态度，严把真相资料和光盘的来源，同时严把质量关，站在有利于众生得救的基点上，保证每一本小册子和每一个光盘的质量。明慧网刚开始推出二合一大本期刊时，我们就都改做大本了；明慧网上一有同修建议小册子封面使用亮面彩喷纸时，我们就采纳了。对于证实法的事情，我都是很认真对待的，绝不糊弄事。

为了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打印机出现故障以及电脑软件有更新时，我就尽量自己解决，包括下载、安装“office2010”这样比较大的软件，真是硬着头皮解决的。自己的弄好后，再把周围同修的也安装好。如果打印机出现了问题，我都是到“天地行论坛”上搜索或提问，这样有大部份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找技术同修。

我丈夫于二零一二年二月份正式得法修炼，从此我们俩一起维护着我们的这朵小花。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从来没耽误过自己与同修们的资料供应。

她们的衣物是否充足，用自己的钱请她们吃东西；进来的人，心中难免有解不开的心结，我乐于跟她们聊天，同时讲真相。里面的好人坏人，都知道我是善良人。

有一个老人家，是个妇女主任，很有同情心，也很善良，为了无条件帮助低保困难户拿到几百元补助，假报了残疾证，由于得罪了同事，遭到报复，借此告发，被区里以“诈骗犯”（即诈骗了共产党的钱来帮老百姓）的名义抓到看守所。她感到十分冤屈与气愤，想不明白为什么为老百姓做事，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向她揭露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不是为人民服务。最后作为老党员的她退出了党团队，也起诉了江泽民。

在看守所里遇到的每个人，我都会聆听她们的故事，也跟她们讲真相。最后，监仓里一百多人同意三退，十几人同意诉江。

最可怜的是公检法人员，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也不知道迫害好人的报应。我们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对家属的打击非常大，家属针对派出所、国保警察、法官、检察官等人邮寄和递交了很多封信，陈述我们家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和对家属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尤其孩子的信很纯、很善，据说很多人都看哭了。我和丈夫也以当事人的角度写了真相信给看守所、驻监检察室、一审法官、检察官和中院法官。全方位解体邪恶，救度公检法人员。

本地大法弟子也全面邮递真相信和律师的意见书，由衷劝善，从公检法人员的角度出发，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律师在各阶段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法律意见书》等各类法律文书，去公检法机构交涉，要求放人。本地同修

同监仓里的人和警察都看我一年中在见不到阳光的房里照样面色红润，心态乐观，都感到很神奇。

到后来，大家都不担心我的身体。反倒那些年轻人还经常看病。有个人说我就是神人，因她先生血压一百七，每天吃药，还晕倒，而我却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病”的反应。还有人跟我讨教“绝活”，怎样才能把血压升高？有人说：“就应该把血压升的再高点，让他们放人。”

有一个同监仓的人，她一直在观察我，看到我的情况后跟我说她母亲就是因高血压住院的，她说：“我看到你的为人和健康身体，就很相信法轮功是真的，高血压根本不是你这样的。”她在被送去监狱服刑前，一再跟我约定，等她出狱后一定要学法轮功。

有位老人家是信其它教的，因赚了不该赚的钱而坐了几个月的牢。她很善良，也实名起诉了江泽民。她说：“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不是你说的，是法轮功的神说的。”她还说：“你很坚强，人被抓到这里来，吓都吓死了，而你还能够在这里坚持炼功，不顾闲言碎语，还在坚持，神是很爱你的，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现在的人很多死了会下地狱，你不会下地狱，你会上天堂的。”她还说：“你很伟大。”我告诉她：“是大法伟大，才造就了伟大的大法弟子。”她回家前告诉我，她会和她的亲朋好友及她认识的信教的朋友们去宣传大法弟子的伟大！

在看守所的一年里，我不断的用行动和言语去讲真相。一开始，监仓里的人因为邪党的诬陷和毒害，背后议论。我不与她们计较，在行动上对她们慷慨，在思想上开导她们。在每个月只有一千块预算的看守所，人与人都是利益之交，一包榨菜可以算作一份恩情。而我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关心

二零一八年七月，我和丈夫又增加了自动拨打语音电话的项目，每周两个晚上出去打语音电话。同时，我承担了周围同修拨打语音电话后的分析工作，这项工作要想做好，需要耗费很多时间。由于自动分析软件的分析结果经常出现误差，提示“说好”的有的并没成功三退，而只提示有录音的却有不少成功三退的，因此需要对每一个有录音的电话都要认真的听，有些听不太清楚的甚至要听很多遍。出于对众生负责的态度，不落下任何一个表态三退的众生。我都是认真的听完每一个有录音的文件，然后把听的时间较长的电话号码复制给有能力电话对打的同修。

很多年以来，每到“五·一三”、“七·二零”或新年，我们小组同修还以挂真相条幅或挂树挂的方式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把以前资料点同修剩下的不可打印盘面的光盘和自己资料点偶尔刻录失败的及路上捡回来的光盘，按照明慧网提供的教程，做成一串串“法轮大法好”的树挂，每个树挂上端系上一个小小中华结，下端串上几个塑料珠再连上一个红色琉苏穗，非常漂亮。

今年“五·一三”时，挂在一个社区小公园干枝树上的树挂，一直挂到六月底。每天下午，这个小公园都会聚集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有很多小区居民经过小公园，他们都能看到这个漂亮的树挂，也就看到了“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在师尊看护下成长

文 / 辽宁大法小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我是个大法小弟子，今年十三岁。不过从三岁起我就和妈妈一起学大法了。

妈妈说我三岁前经常发烧，加上奶奶有病，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所以那时我们家生活不宽裕。我三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就让我妈妈修炼大法，三姨说：修大法你身体好，孩子也好，就不得病了，没钱也不怕，有师父保护着！妈妈就开始修大法了。

每次我发烧，妈妈就让我听大法弟子制作的语音节目。我听着听着睡着了，醒后就退烧了。妈妈每天读《转法轮》这本书，我就在一旁静静的听，我天生骨质软，所以从小能双盘打坐。每次我都陪妈妈一起发正念，再大一点可以和妈妈一起学法了。

学法时师父会给我调整身体。大冬天我会感觉很热，穿着背心吃雪糕也不冷。邻居们看见都替我担心，说我这样会感冒。我不但一点也不冷，还感觉热，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说：修大法身体是有能量的，没有病毒身体才是热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点也不冷是学大法学的。

我五岁那年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我能看到许多奇妙的东西。晚上妈妈在炼功时我能看见妈妈身体周围全是彩色的小点点，仔细一看是很小的法轮。我问妈妈：“你能看见你身体周围的法轮吗？”妈妈看看周围说：“有吗？我怎么看不到呢？”然后说，是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又惊又喜连忙说：“谢谢师父！”

现在社会贪腐、黄赌毒不管任其泛滥，我们做好人，只发了《天赐洪福》就非法判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会遭报应的，对法轮功学员判刑就是欠下血债。法官，我希望你能够好，不想看到你被牵连，没有未来啊。”

我又对着坐在旁听席的警察讲真相，丈夫接着我所讲继续讲真相，法官打断他说：“开始宣判。”之后他宣读判决书，我高唱《为你而来》：“跨越千山万水 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 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唱到这里时突然心很静，接着我和丈夫同时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官停下来片刻凝视着我们，那一瞬间我们看到“法轮大法好”的威力，清除了他背后不好的思想因素。法庭宣布不采纳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几个月后我从看守所堂堂正正回家。

面对被非法判刑几年的丈夫，宣判完后，法官没有立刻离去，而是站在侧门外，用痛苦的表情看着他——那一定是法官明白一面的写照，一个生命判了修炼人的罪，会有多么可悲的下场啊？他无声的凝视，似乎在说已经尽力减轻了，家人同修宽容的对她摆摆手，他稍有释然的点点头离去。

这个法官思路清晰、敏捷，开庭时他很强势、傲慢，甚至一度要把律师逐出法庭。大法弟子的善是能溶化谎言和敌意的坚冰的，明白人就会有改变。

三、证实大法 救众生

进看守所第二天，我就出现高血压的假相，血压计读数二百多，我不配合吃药，要求释放。

期间狱医经常说起高血压会随时中风、爆血管、死亡等可能性，我心里很坦然，没有病的反应，没有病的概念，我坚信大法的超常，修炼这么多年，不可能得病！每天炼功，

我坐在囚车前面和法警坐在一起，带队的法警也受到感染，打开车窗，向外面高声大笑的大概十几个法警们笑着问：

“你们要搭车吗？上车。”一路上，我感到心里非常清透，体悟到第三套功法口诀“心慈意猛，通天彻地”[5]的一点内涵，我知道自己不是常人，我的生命是为正法而来。堂堂正正证实法，此生无憾！我告诉法警：“你们今天是有功德的，给我开车让我在法庭上讲法轮功真相。”丈夫跟法警们说：“天要亮了！”

带队的法警分手时指着我不由衷的说：你很勇敢！看守所狱警在听了我的庭审情况后，总结了四个字——无私无畏。

真的发自内心的善待与救度世人，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在与法官、警察的接触中，他们也在观察，我们的举止行为同时也在清除他们被邪恶灌输的毒素，都是在证实法。因此，在看守所，接触到的所长和很多警察也很尊重与善待我，冬天给我的棉被都是新的，生活上都安排我优先。

回到看守所，我继续做好三件事。

非法宣判那天，在去法院的路上，我开始有了“会判几年”的想法，律师曾说邪恶内部规定三至七年，并说可能要判四年。我立刻请师父加持，排除思想业，自问：“信师信法吗？”清除可能被判四年和送到监狱的假相，清除法院邪恶，直到仿佛看到师父慈悲的面容，心渐渐平静下来。这时到了法院，杂念全无，只以救度为基点。

我整理好形像，步入法庭。和非法开庭时一样，我边走边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江泽民在二零一五年已经被二十一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到最高检察院，在国际上多个国家，江泽民被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起诉，

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健康快乐的成长！

橡皮泥让我提高心性

不知不觉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我最喜欢美术课和音乐课。一次在美术课上老师让我们下一次上课时都要带橡皮泥。我很高兴。可下次美术课我把这件事忘了。一个同学问我拿橡皮泥了吗？我说忘了。中午妈妈给我送饭时，我告诉妈妈今天有美术课要用橡皮泥，我昨天忘说了。妈妈就急忙去附近超市买了一盒给我送来。我在教室吃完饭，把空饭盒给妈妈送去，回到教室发现新买的一盒橡皮泥没了，老师去食堂吃饭了，也没看见谁拿走的。

我要老师调监控看看是谁拿走了我的橡皮泥，老师答应了，却没再回教室来。因此美术课上我没有橡皮泥用。同桌同学就给我一小块。另一个同学一看就管我要，我就又分给他一半。结果老师就认定我是把我的橡皮泥分给那个同学了，却说自己的橡皮泥被偷了！

因为班主任查看监控的时间，看到的正好是我拿着同桌给的橡皮泥分给另一个同学的那个镜头，班主任就认为是在骗她。第二天老师把我叫到门边，还有几个很淘气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问。老师不相信我的话，还给我罚站一节课。我很生气，但又不知道怎么给她解释。回家和妈妈说了经过，妈妈告诉我要忍，不和老师计较！在常人这个环境下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事情。

第二天，我妈妈买了两盒橡皮泥，一盒给我，一盒给了班主任，妈妈找到我的班主任说：这盒橡皮泥给你放在讲桌上吧，下次再上美术课，如果哪个孩子忘记带橡皮泥，就用这个分给他们用，教育他们即使忘记带学习用具了，也不要偷别人的东西，这种行为不好！老师也不好意思的收下了！

我和妈妈要不是学了大法，不会这样解决问题的，这件事情按照大法的标准妥当处理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一张纸单去掉了我的恐惧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正念也强了。有一次在体育课上，让我们练倒立，练倒立的时候老师安排两个同学各站一边，做安全防护。轮到我的时候，两个同学没扶住我，结果我的身体反方向倒在地上，把我的腰扭了。当时感觉筋象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心里立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很快疼痛消失了！可是体育老师当时很担心出什么事情，就让我赶紧回家去医院检查。我回教室收拾好书包由一个同学帮我拿书包扶着我走到了校门口，我进了保安室等妈妈来。

在保安室等待时，我发现保安桌上有一张A4纸，仔细一看是邪恶诬蔑大法，有人要来学校演讲的通行证，还盖了印章。我当时就想把它给撕毁了，可是保安在身边，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就帮了我——保安起身去厕所了。我立刻把A4纸撕成两半，串在钉子上，看保安没回来就拿起一些请假条再盖上做掩饰，木板上钉个钉子就是专门串请假条用的。

这时妈妈来了。保安光顾着把我送走，没注意纸单的事。我拽着妈妈连忙走了。

第二天我去上学，中午保安让昨天请过假的同学都到保安室，保安就把他看见纸单消失之后请假的学生给排除了，他估计在几点还看见过那张纸单还在，让从那时到纸单消失这段时间段请假的人留下。

因为门岗的监控器墙上挂不住，就放在了地上，我没有注意到，结果录到了我的鞋，在留下的这些人中我那天穿了

福’这句真话。我今天站在这里必须为自己鼓掌，因为我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在这里说，我的家人曾被监狱法西斯式的残酷的剥夺睡眠，遭受肉体迫害，以及强制洗脑逼迫放弃信仰。而这一切都因为法庭判决的欲加之罪。法轮功学员们在狱中遭受的残酷迫害被掩盖着。我的心中装着强大的佛法，我相信法轮大法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并正告他们把枪口抬高，并当庭递交了真相信，告诉法官：信一定要看啊。

这封信也在看守所被层层递交给狱警、所长、驻监检察室等相关部门的人，以及上诉后的中院法官。

离开法庭时，我用手指着被告席说：“江泽民有一天一定会坐在这个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人民的公审！你们都去起诉江泽民！不给它背黑锅，退出党员、团员、少先队，保平安。”接着我反复高呼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离开法庭。

从法庭到拘留室的路上，我还在大声跟法警们讲真相，我说：“共产党这几十年把中华民族做人的脊梁骨给打弯了，让人为了一点利益而不敢说真话，现在只有法轮功（弟子）敢说真话，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不要以为事不关己，你们白天工作穿着警服，晚上回家为人父母，都有家庭，要为自己着想啊。”法警们对我都十分客气。

在核对非法庭审记录时，书记员故意没有把辩护及对我们有利的话写上，我想既然开庭就不给他们钻空子，我就修正补充了很多内容，最后冲破阻力写上了“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当我坐车出法院大门时，天色已晚，门口的很多参与开庭的法警，看到我们坐的车出来，突然齐声大笑，笑声清澈。

大法弟子的风采。师父说：“我抱着善念，我抱着救度一切众生的愿望来了。”[4]面对这种用人眼看起来的真实迫害，我要转变观念，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有救度众生，真能做到，师父一定会加持。

“快开庭了，心情怎么样？”监仓里的常人问我。我说：“不是它们对我开庭，是我去对它们开庭。”非法庭审当天，早晨炼第一套功法时，师父的四句口诀：“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立。”[5]点悟了我应该以神的状态面对。我和丈夫进入法庭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法官、公诉人、来参加庭审的各位，大家是缘份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我一边说一边迈向座位，每一步都载着慈悲与威严。法官没有阻止我，并立即同意了辩护律师“除去当事人刑具”的要求。

法官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不是舆论说的思想空虚、没有寄托，而是法轮功真善忍法理确实能够提升道德，让我发自内心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好人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有益……”法官认真的看了我几秒钟。

律师巧妙的从所谓的“证据”入手，找出邪恶执法程序的漏洞，为我们做了精准有力的辩护。我智慧的去唤醒人的良知善念，叙述着自己被绑架和在看守所内的遭遇，感染了法庭上的听众，空气中弥漫着对告密诬陷者、国保、派出所警察的流氓行径的义愤，气氛很压抑。家人看到警察座位旁听席上的俩人眼眶泛红，擦眼睛。

结案时轮到我发言，我陈词：“我因今日这冗长的庭审而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出动这么多警力，只因为‘天赐洪

一双 NIKE 鞋，而且移动幅度还大，他们就认为我是那个撕单的人。不过因为上课时间到了，所以他们也没继续追究。

回家和妈妈说了这个事，妈妈说：如果他们再追究此事你就如实回答，不然事情会扩大。我说：好的。

第二天他们果然又来找我，保安室里多了两个警察，又把昨天的事问了一遍，我就承认是我做的。后来，学校保安背着我去调查我同学，问他们我平时都干什么？下课都玩什么？说话的内容等等，又派出了便衣跟踪我。

我感觉到有人跟踪了，心想：你们跟踪我，我就遛你们。我经常绕弯子避开他们，发现他们还在跟踪，我就绕大圈避开他们。回家和妈妈说这事，妈妈让我发正念清理，我和妈妈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有时间我就背师父的经文：

“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1]。以后我就正常出去玩，大大方方的走路去上学。发现再也没人跟踪我了，我在心里默默的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保护小弟子又过了一关！

身边的喜事

我妈妈会做小点心，在过元旦联欢会的时候妈妈做一些送给我们班的同学分享，所以我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妈妈做的小甜点好吃、干净。平日里有同学会给我钱买我家的甜品点心，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带去。我就拿赚的钱买文具或早餐，有时候我找零钱就用真相币，然后借助真相币讲真相。

这期间我总是看到甲同学每天买饼干的时候拿的钱也是真相币。有一天我问他，他的一张钱上的一个字是什么？甲同学借此机会给我讲真相，我说：“讲的不错啊，同修！”他惊讶的说：“你也是？”我说：“是呀！”我俩都特高兴。

于是他告诉我说，班里的乙同学也是同修。我吃惊不小，没想到我们班还有同修，还不止一个！都一起上学六年了咋才知道呢？我简直太惊喜了！每当周末我经常去乙同学家学习。

后来我们班级又转来一个女生，她也是同修，认识她的经过和甲同学一样，我们真是有缘！

丙同学虽然不是同修，却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学会讲真相的时候就劝他退队。他患沙眼，风一吹他就掉眼泪，眼睫毛经常湿湿的，我看了十分难受。有一次我把他带到我家，我妈妈用第三方的形式给了他一个卡片，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眼睛就会好的，还不用花一分钱！

他说：“好的，阿姨！”我这位同学很听话，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第二个星期天他又来我家。那天刮大风，他来我家后，我看到他的眼睫毛干干的，眼泪也没掉一滴，他说：“你们告诉我的方法真好使！这几天眼睛都很舒服！”

这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朋友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了！

我和爸爸双赢 爸爸走进大法修炼

在班级里我受同学的影响迷上一个手机游戏，我经常偷偷玩，或者和同学玩，学习成绩自然下降了，听老师讲课也不入心了，就想着游戏中的场景，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玩游戏这类的事，学法当然学不进去，上学和同学说游戏的事，下课也说游戏的事，甚至上卫生间都说。在我们班里数我玩游戏玩的最厉害，我还沾沾自喜，甚至还骗妈妈说去乙同学家，实际我都是到人家家里打游戏去了。

在游戏里杀杀斗斗的，不就是增长争斗心吗？这些游戏玩的把大脑里面装的大法都挤出去了。天天不是在想什么时

一下子打断了这种难过的情绪。还有一次休息时，我受名利情的牵动，感觉内心无比难过，我在努力实修，我不能让一直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好平和的形像打折扣。当起身后，看着灰暗的天棚，师父的法突然展现在眼中：“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3]。顿时，心中的阴霾烟消云散。在魔难中，相信师父就在身边，师父会赋予我们正念。

被劫持到看守所时，我和同修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看守所拿购物卡的时候要拍照，我整理好头发，微笑着对拍照的警察说：“你要把我照好啊，我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带给这里的众生。”在看守所的一年中，面对艰苦恶劣的环境，这张照片一直提醒着我，保持正念，那就是我，为众生而来的我！

正邪大战中，大法弟子拧成一股劲儿，发挥的正念是有雷霆之势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知道我地许多同修都参与到营救我俩中来了。由于看到我的不足，其中有不少同修去掉了以往对我的看法、忍着病业反应、去掉怕心等等，怀着包容与无私无畏，在营救中走出了自己的路，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与提高。

在对我们的营救中，家人和同修在第一时间聘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表面上，通过律师找到了恶人构陷的漏洞，对公检法施加了一定压力，律师在与公安人员接触及开庭阶段起的正面作用是必须肯定的，在非法庭审时从法律层面出发，全面讲了大法真相。当然，期间大法弟子唱主角，全面讲真相，对层层空间起到的作用是更深与长效的。

律师带来的关心我的家书和同修的鼓励的话，让我在邪恶的黑窝感到温暖，保持正念，在开庭时能如意发挥，展现

用指关节戳我的腰，为了让她睡好，我尽量侧着身，心态平和。

一次躺在那里，大法浮现在脑海：“睡卧长亭目微睁
头枕山脊脚垫峰 龙飞凤展仙娥舞 它日归位驾长风” [1]。心境随之更开阔了。

因为邪党的造谣诬陷，开始污言秽语的犯人反而非议起我的信仰。在最脏的地方，最圣洁的大法竟然遭诬蔑，心里感到受到屈辱，但同时我更多的是想着怎么救度他们。这里的很多人自认为都有一套，认为是“人精”，除粗俗之人也有老板、经理等等，我要理智的证实法，表现出足够的善念，把我的看不惯别人这些观念去掉，才能救了这些人。师父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 [2]

在实修自己的同时，才能一边循序渐进，理智的对在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的人讲真相、办三退。其中一位很精明的老板对我说：“看到、听到那些故意刁难和非议你的人，无理的对待你，你还是一样对她们好，还检查自己的不足。要是我早就干起来了。你真是道德涵养很高啊，真是修真善忍的，很佩服。”

二、正念正行 解体迫害

被关进去的头几天，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虽然知道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但负面思维也在冲击着自己。这期间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加持我的正念，许多次，曾经通过破网看过的神韵演出节目、神韵交响乐就浮现在眼前，感谢师父，让我在这邪恶的让人难以立锥之地，还能感受世间最殊胜的法，为我送来神的力量，利用各种方法打断我的负面思维。

一次晚上，我悲从中来，十分压抑，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这时候旁人突然善意的提醒我：“大姐，赶紧睡觉。”

候学法，而是想着什么时候玩游戏。妈妈提醒过我好多次，警告我不要被它操控，但我还是改不了。

直到今年正月，爸爸妈妈在饭后聊天，爸爸问我还玩不玩游戏了？我说：玩。我爸说：“难道就不能不玩吗？”我说：“不能。”爸爸问：“为什么不能？”我说：“玩上瘾了，不玩手就痒痒，我戒不了。”爸爸说：“我很佩服你敢说出这话。”大概我的话把爸爸吓到了。

停顿了一会，爸爸又说：“我现在做一个决定：你把游戏戒了，以后不再玩了，爸爸就把烟戒了！如果你再看见我在你面前吸烟，你就在我面前打游戏！”妈妈说：“这是好事啊，儿子，你还不同意吗？”我看了妈妈一眼后笑了，就答应了。我知道玩游戏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通过这事能让爸爸把烟戒了，那简直太好啦！

此后，我戒了游戏，爸爸戒了烟，妈妈夸我做了一件好事！

这回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就又上来了。爸爸把烟戒了，不再咳嗽了。二零一九年五月，爸爸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爸爸、姐姐、还有我，都跟着妈妈一起学大法了。

以前每次爸爸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劝他说，学大法吧，身体健康。他都拒绝了。爸爸虽然看到我们三个学大法以后不再有病，也不用吃药了，特别妈妈改变很大，知道大法好，但由于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他很害怕，一直不敢走进来。

一天爸爸出去和朋友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人说自己是信佛的，已经七十多岁了，看起来却比我的爸爸还年轻，身体很硬朗，很健康，脸上皱纹很少，他说他的师父一百多岁了，还讲了一些在山里修行的事情。这一下触动了爸爸。爸爸回

家就和妈妈说了那个人的事，妈妈说：“这回你相信修炼是真的了吧？”爸爸说，他也想和妈妈学大法，又问妈妈盘腿打坐的事。

这下我和妈妈别提有多高兴了！爸爸说：“我眼睛花了，不能看书，有没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可以听师父讲法？”妈妈说：“听的、看的都有，只要你学，我什么都给你准备！”

现在我们全家都修大法了！都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我家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

再次感谢师父！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大法弟子是个整体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三归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修炼二十多年了，让我体悟最深的是：法在心中就不会迷茫，法是指导我修炼的根本。师父明示：“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1]在我每一次遇到魔难或过关的时候，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过来的。

十年前我离开了工作单位，那时我四十五岁，开始了全身心的兑现我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下面我谈一下十几年来在协调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过程。

掉它们！针对别人指出的我的各种执着和修炼中的漏，我跟律师说：“说的都对。”仅此一句，再无辩解，那之后我感觉自己提高了。

如今回想，同修说的我认为“刺耳”的问题其实都想不起来了，那时我悟到，在任何形式的魔难中，包括身处病业中的同修们，要重视别人指出的不足，那些其实很多都是对的，只是人的观念和情在抵触，就看你能不能改变观念，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破这个迷。

在看守所拥挤的狭小监仓，阴暗与潮湿养出了一堆病人，每天监仓里的二十多个人走路不知要相互碰撞多少次，在这龌龊之地，我决心斩断安逸心。

我一改以前贪睡，不能保证每天炼五套功法的懒惰，做到每天早上只花三分钟，吞两馒头喝瓶水，抓紧时间炼动功，中午不午睡，集中精力发正念，每天坚持打坐。耳边没有大法音乐，却充满着法的能量。监仓里的常人不但不相信我是“病人”，反而惊叹我气色好，白里透红，完全没有其他人那种受恶劣环境摧残下的憔悴与病容。

同时师父加持让我想起来一些法，从《洪吟》到《洪吟三》、《转法轮》、各地讲法等等里的一些内容，每天安排时间学法。我悟到：对于修炼人而言，正是在法中勇猛精进，生命才有了珍贵的意义。

人有善恶两面，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时时触动人性为私的一面，人为的制造很多矛盾，很多常人都说自己呆在那里都变的心胸狭窄，甚至心理不健康、变态。在看守所喝热水是限时供应，所以要抢；一块用来铺铺位的方便面纸箱撕开，用来隔潮的纸皮都是人的利益；睡觉只有五十公分的地方，经常为睡觉吵架。我有时睡着碰到隔壁铺的，她便故意

一个月时，她能自己背个大书包坐车回家了，回家后妈妈还是坚持带孩子学法、炼功，一个寒假，师父的四十五本著作快学完了。后来孩子返回校园了！了解情况的人无不对大法的超常敬佩！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解体迫害、走向成熟的一年

文 / 广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过去的一年，是弟子修炼路上值得反思与铭记的一年，是弟子针对迫害转变观念，站在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展现大法威德、解体迫害的一年，亦是走向成熟的一年。

去年我与丈夫配合散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摄像头照到，当时已有点化，但我自以为正念强没事，故未及时转移真相资料。之后，警察上门绑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大法书及大量真相资料，以“制作加传播”为由，企图对我俩下狠手加重迫害。在这一年中，我和同修们整体配合，最终解体了这场巨难。期间，我有一些感悟，也取得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此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魔难中修心性

在看守所初期，过往的是非、不足、修炼路上的进退，如走马灯般在我脑中一幕幕展现，我找到了许多不足，过去对修炼不够严肃，有安逸心长期未重视，有洁癖，还有名利情及证实自我的执着等等，这时我决定即使剜心刻骨也要去

一、整体配合 救度众生

这几年我地同修能够互相整体配合，在风风雨雨的救人过程中得到了历练，在救人的路上碰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一幕幕就象在眼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我们整天沐浴在师父的大法中，幸福、快乐！

几年下来我们开车、骑摩托车几乎走遍了全市偏远的村庄。开始时是发资料，到后来就面对面的讲真相，再后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讲，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磨炼与提高，成熟了很多。

我们第一次组织集体开车到偏远的乡下发资料，那时同修们的心都紧绷着，等到最后一位同修上车时，我感觉到这位同修身上的压力更重，脸色很不好看，表情严肃。为了缓解同修的心情，我轻轻的喊了一声：“妹妹吃饭了？”“哎，吃了。”妹妹轻声的答应着，她的脸色也有点放松了。山区的路不平，乡村的狗又多，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的发完资料，安全的回家了。回来的路上，那位同修妹妹坦诚的告诉大家：“在上车前，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感觉压力太大了，大姐轻轻的一喊，使我放松了好多。”我们也都谈了个人的感受，大家都有个共识，只要走出来，怕的物质就会去掉很多，在大陆讲真相，正念这根弦一直不能放松。

接下来，我们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到偏远的地方送资料。一般是两辆车，路上我们齐背师父的《论语》、《精進要旨》中的《真修》、《弟子的伟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等。一路的背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增添了很多正念。开始时，有车，但能配合整体去发资料的同修少，后来，在精進同修

的带动下,能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现在是能出来的人多,车又不够用了,同修们都能堂堂正正的发资料了。

我们有这样两个学法小组,每组四、五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之间,有经济条件好的,也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但是大家在救人方面基本都是全力以赴的,从不攀比人间的贫富,而是在三件事上比学比修,并且当时都达到了家家开小花,救人的资料自己做,省吃俭用,自己供应自己,得心应手。

二、坚定正念 营救同修

最近几年,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被绑架的同修几乎都是面对面讲真相被构陷的。但是不管邪恶怎样疯狂迫害,同修们没有被邪恶吓倒,依然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

我们一边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也一边利用着法律来反迫害。特别是与同修们共同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的那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真是惊而不险、险而不惊,真能体会到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2]。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分两车下乡,我们这车五位同修到城东五十公里以外的山村,另一车有六位同修到五十公里以外的西平原区,两地相隔一百公里。我的资料将要发完了,十点半左右,西边的同修打电话说她被拦下了。我们迅速回到城里,西边的另四位同修也回来了,得知A、B两位同修遭绑架。核对后我们马上找到被绑架的两位同修的丈夫(找的过程中也是费了好大功夫),又马不停蹄的去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

这时天快黑下来了。到派出所一看,“六一零”(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非法组织)和国保大队警察早已在那里了。我们以家人的身份来要人,派出所副所长说:“你们今天是

通过学法背法,孩子学会向内找了,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孩子了,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的向上长,老师和同学也都非常喜欢她!

现在她在年级已是名列前茅了!

(三) 帮助小同修闯过病业关

佳润九岁,上三年级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经同修介绍来我家,这孩子同妈妈修炼四年了,七个月之前突然高烧三个月不退,经医院诊断是“白血病”。因病严重休学了,来我家时脸、嘴唇煞白,没有一点血色,手指盖都是黑的,吃不进去饭,一顿一小口,瘦的皮包骨头,浑身疼痛无比,白天疼的就是一天一天哭,晚上就叫,全身无力,说话也没力气,什么也做不了,就连穿衣、裤子都得妈妈给穿,头发掉的也没有多少了,小手摸上去滚烫,身上还经常出包。看到孩子心酸的没法不流泪!

孩子和妈妈很坚定,但一时也不知她们误在哪里了。我就和她妈妈说:首先我们不承认这个假相,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它的一切安排都不承认也不要,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就是多学法、多炼功、多吃饭。然后就带孩子大量学法,早晨三点多起床炼功三个小时,上午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学《转法轮》。

起初她一炼功就哭、就生气,她不但自己不炼、还搅得我们也炼不成。我知道不是她本意,是被干扰了,发正念,帮她突破障碍能够炼功,一周的时间她基本上都能跟下来了,如果中间哪套功法炼的不好就从新炼。

十来天时,佳润脸色变过来了,嘴唇红润了,身体有劲了,也不那么疼了,吃饭也能吃一大碗了;半个月时,她的小脸蛋胖起来了,能自己穿衣、梳头、扫地了。

我趁机讲真相。我说你们还真别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得做一个好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做的！你们想：我就领轩轩读读《转法轮》这本书，孩子在短短的时间就能变化这么大！是因为佛法无边，是师父给轩轩净化身体、开智开慧了！那是人能做的到的吗？他们直点头！

紧接着讲真相，然后我问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你们害怕吗？爸爸大声的说：“我怕什么？我姑娘都这么大变化了我还怕啥呀？法轮大法就是好！”最后他们以真名三退了！我说既然是大法改变了你姑娘，那你们得带孩子在家学法呀！你们不能总靠我是吧！可不能前功尽弃呀！他们也同意了！

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在师父的慈悲帮助下团圆了！

（二）不补课，成绩也名列前茅

水灵是一个好事心很强的孩子，幼儿园在我家，就跟我学法，背了好多《洪吟》中的诗词，孩子学习也很好，上一年级后，由于离我家很远就到常人家的“小饭桌”了，学法也就渐渐的放弃了，到了那个大染缸里，一些坏毛病也就多起来了，也学会花钱了，还偷拿妈妈的钱乱花。二年级期末，她的学习成绩由近百分下滑到八十来分。

她妈妈有些着急了，就跟我商量送我这来，我就答应了，来了之后每天我就和她比赛背法，晚上写完作业就读《转法轮》。寒暑假除了学习外就是学法、背法、炼功，现在水灵上四年级了，别的孩子写作业写到九、十点钟，而水灵可知道珍惜时间了，下课也不舍得玩，就先把作业写一部份，每天晚上六点之前作业必写完，六点半准时跟我们集体学法。而且从来也不补课，只要她有时间就是学法、背法，现在她已背完四本《洪吟》，开始背《转法轮》了。

不是也来了？听说跑了好几个。”我们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我说：“一看你的面就不象坏人，这些人都是好人啊，赶快放了她们吧。”他说：“我们也是好人，不过发这些东西发到我们这了，我们不能不管。”司机同修在里边给他们讲，这时国保的人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到底是誰？”司机同修没有害怕，很智慧的走开了。我们在派出所的大院内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两位同修被带上了车，送到拘留所。其中A同修上车前与我对视了坚信一眼。

A同修在派出所不配合邪恶的采血、查体，身体划伤了，送拘留所不收，当晚A同修就正念回来了。B同修因为没识破邪恶的伪善，默认了被指定的非法拘留十五天，而且派出所所长还欺骗她说：“那个（A同修）送外地看守所了，得判刑。”我们外边要人的同修悟到这十五天也不能承认，不承受。我就和同修去找B同修的家人，到拘留所要人。

这样B同修那常年本来不能下楼的老母亲与她的儿子在同修的陪同下，去了拘留所见了B同修，启迪她的正念。这期间，我一边协调同修到拘留所发正念，一边协调其他同修查找构陷人的电话、姓名，到恶告人的村镇送资料、劝善信，及时在全镇曝光构陷人做的恶事，来回往返三次。反响很大。恶告人的一个朋友看到真相信后，给恶告者打电话说：“伙计，你管这些事干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他不好意思的说：“我哪知道能这样。”

整个过程中，配合的同修放下了自我，全力以赴的参与营救，我们配合的同修心到位了，整体提高上来了，第五天B同修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拘留所，破除了邪恶的非法拘留十五天的迫害。我们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从A、B两位同修的表现及结果，更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师父说：“无

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 [3]

还有一件成功营救同修的事，发生在几年前端午节那天。C同修在外地遭绑架，我们得知消息后，为了抓紧第一时间，来不及和C家人沟通，当天晚上就赶到当地派出所。D同修为了见到被绑架的C同修，闯进了派出所办公室，以家属的身份要人。这时C同修的儿媳（不明真相）看见了，怒气冲冲的闯进办公室，对派出所警察说：“她们是一伙的。”派出所警察把D同修给抓住了。为了减少损失，我和其他同修驱车离开了派出所。

那时我们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我自责没有修出那种大善、慈悲的威德，没有制止警察犯罪造业。但是配合的同修都没害怕，不气馁，我们没回家，直接去找D同修的父亲去派出所要人，家人同意了。当我们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第二天我们又返了回去，得知D同修已被送到外地看守所关押，我们与D同修的父亲商量请律师，他父亲答应了，聘请了律师。律师很快会见了D同修，我们和律师陪同D同修的父母再到派出所要人，其他同修在外边发正念，六天后D同修堂堂正正、安安全全的回到家中。再一次呈现了整体配合的威力。

三、利用法律 救度众生

我地在这八年中，为营救同修，共请律师十四次，我们不会到会，走出了一条利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的路，这对当地“六一零”来说是个重重的打击，也是给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一个明示。

请律师为同修辩护，最难做的就是劝说家人，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一般都不愿意请律师，因为“六一零”首先恐吓家

没说，这回看到孩子的巨大变化，我妈也后悔了，冤屈老师了！”

听到这一番话，我只有告诫自己：“不要欢喜，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动动嘴。我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可是新的麻烦又来了，周一轩爸爸送她回来时，我发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又暗了，还出了黑眼圈，我一问是在家没人照管看了两天电视，再一问，原来她爸妈离婚四个多月了。我想孩子回家不学法还看电视，这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我就跟她爸爸说：你暂时先别接孩子了，孩子由我带，请你放心吧！她爸爸高兴的说“行，行！”

两个多月过去了，她爸爸又来接轩轩了，看到轩轩的变化更大了，她不但会说话还有思维了，能和别人聊天了，还会干力所能及的活了，还会关心人了。家人高兴极了！我趁机向她爸爸了解他们离婚的事，了解完情况后我找她爸爸、妈妈谈复婚的事，起初，他们还各执己见，最后我说：轩轩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你们能不能为了孩子退一步，好好把孩子带好。如果你们真的不能复婚，那你们就把轩轩办成孤儿由我领养吧！我们夫妻会照顾好轩轩的。

我的这一番话让她爸爸当时就哭了，妈妈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她爸爸说：“老师我不叫你老师了，我叫你姐吧！你就是我亲姐，我认识你太晚了，我们复婚！”妈妈说：“姐你真是个好人的，你把轩轩带的这么好，我们真的谢谢你呀！轩轩送到你这来是我们一家的福份！我们复婚！姐，谢谢你！”

是动，一会就爬到别处了，我就和她主元神沟通让她好好听法，同时让她学炼盘腿；学完一讲后我就给她听法。这样一天下来，轩轩大多数时间都沐浴在大法中！渐渐的，轩轩老实多了，不那样乱动了。

一周时她姑姑来看她了，她能说简单的话了，姑姑可高兴了，还夸她变白了。半个月时她奶奶、爷爷、爸爸来看她，她可能是生他们的气就一句话也不说，奶奶让她拿出作业本看看学啥了，我说她目前的状况学习效果不好，所以我就没让她写字，奶奶大发雷霆，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当时我心里可委屈了，忍着什么也没说，心想“这样的孩子多难带呀！我宁可教二十个正常孩子也不教一个这样的孩子呀！你们家里还急于求成，这个月结束下个月我可不带她了。”转念又一想：孩子都已经会说那么多话了，师父都已经管她了，师父都没放弃，我有什么资格放弃呢？他们不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吗！我怎么听这几句话就受不了了？这不是有爱听好话的心吗？有求名的心吗？怕委屈的心吗？还有妒嫉心吗？找到这些心后，我赶紧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又错了！弟子把这些不好的心都连根拔掉！我一定好好带她！

于是我还是按部就班的教轩轩背《洪吟》、学法、听法。第二十二天她爸爸把轩轩接回去了。

回去的第二天，她爸爸就给介绍她来的家长打电话，哭着说：“田姐，我姑娘会说话了，而且说的很多、很清楚！我早点把姑娘送去就好了，这么多年是我们把孩子耽误了，我们为给孩子治病到处奔走、花了好多好多钱也没管用，在这二十二天就会说话了，这老师可真好，也不知她用什么办法教的。还说呢，上次我妈去老师那一顿发火，老师什么也

人不能请北京律师，否则“罪加一等”。因此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有的家人不见我们，有的敌视我们，还有的破口大骂做出要打我们的架势，还有的直接往外推我们，勉强同意了的又没钱拿。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们营救同修的信心。因为我们认识到，迫害一个同修就是迫害我们整体，我们在外面的同修有义务去做好营救的事情。同时我们也非常理解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种种表现，同修遭迫害，家人受磨难，还要承受来自“六一零”、国保等人的恐吓。所以我们无怨无悔的一趟趟的去，一次次的敲门，这个家人不听，就另找其他亲人去做。我们的耐心和善良终于感动了亲人。其中一位同修的弟弟感动的说：“你们炼法轮功的真铁啊（意思是关系紧密），我们都不想管，而你们却那么要紧，比我们亲人都亲。”

还有一名同修也因为讲真相遭绑架，她丈夫从不配合到主动为妻子聘请律师，而且与家人积极配合要人，写信给公检法人员，写出妻子修炼大法后的变化，感动了办案人员，案子到了检察院又被退了回去。三十天后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

为了减轻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经济负担，这几年我们请律师的钱大多数都是同修们自愿拿的，我们的做法是被迫害同修家人想拿就拿，不拿我们拿，从没因为钱的事耽搁请律师营救同修。因此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记得有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遭绑架，她们学法小组的一名同修第二天就拿出一万块钱要为遭绑架的同修请律师。而这位同修一年的全部收入也不过就这些钱，她儿子没结婚，在城里住个平房。而被绑架的同修出来后，基本上第一个先想到的事就是把请律师的钱拿出来。过程都非常感人。

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这是“六一零”最害怕的，也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的不叫家人请律师，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恐吓、胁迫、伪善、跟踪等手段。虽然旧势力操纵“六一零”人员使尽了花招，不让律师介入，可是他们每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对我们来说每一次请律师都是正邪大战。正如师父讲的：“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强。”[4]

过程中，我们都是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加上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克服重重困难，讲真相，成功的说服家人请到律师，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下面举几个例子。

1、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二零一二年的“七二零”那天，天气炎热，我们到外地去接律师为被绑架的L同修做无罪辩护。第一次请律师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没有底的，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把律师接来了。正赶上律师到看守所会见L同修。看见律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衬衫也湿透了，我很受感动，律师为了给受迫害学员家人节省钱尽量不打车，吃饭也很简单。

在律师第一次会见被迫害同修时，我与A同修陪同前去。开始并没想与律师一同进看守所，看着律师在看守所门口登记，我突然问A同修：“我们敢不敢进去？”A同修坚定的说：“敢！”就这样我们顺利的通过了两个登记处，都没有要我们的身份证。两位律师在我们的后边，看见我们进去，觉得很惊奇：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就在隔着一个窗口的凳子上发正念。律师要求会见，看守所请示“六一零”后不让会见，大概四十分钟了，外面的同修有点着急了，就

言也无效果，导致孩子九岁了也不能上学，家里人都急的不行。

我想：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她了。我跟她爸爸说：你们是不是对医院治疗放弃了？这孩子现在学不学习不是关键，关键是让孩子先会说话，能和人沟通，否则上多少年幼儿园也是白浪费时间，是吧！爸爸惆怅的点点头。我说那么就非得用特殊的办法教她了。爸爸忙问什么办法？因为她家人不修炼，我就没说。我说：你先别管什么办法，我先帮你带一个月，如果孩子有进步你就继续送来，否则你另请高明，别耽误孩子！爸爸说：好吧！于是把孩子留在我家长托。

之后我发现轩轩除了吃饭没饥没饱外，其它什么也不会，如洗手、洗脸、洗脚、擦屁股、穿衣等都不会，如果你让她自己做点什么，那你就给她收拾吧！叫学习就更难了！写了一周的“一”还没找到格式呢，你咋教她就是随便画道道，不但在本子上、墙上、冰箱上、床头上、厕所到处都乱画，拿起其他孩子们的书、本子就撕，还打人、乱跑乱跳的，第二天就把脚脖子崴了，还吃小朋友的东西。怎么和她沟通也听不明白，她的到来又给我增加了更多的麻烦，本来一天忙碌的我更是忙上加忙！

只有大法能改变她了！先带她学法。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难了，先教她念《洪吟》，一个字一个字教她也说不上来，而且她也不听，撒腿就跑，我就拿吃的往回哄她，见到吃的她就跑回来了，抢过吃的几口就吃完了又跑了。没办法，白天我除了给幼儿园孩子上课外，其余的时间就把她拢在我身边给她读大法书，慢慢的教她也能跟我乌拉说一点，虽然听不清她说啥，我也教。晚上“小饭桌”的孩子六点半离开后，我就领着这些小弟子学《转法轮》。可轩轩就

小弟子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孩子们学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带好身边的大法小弟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持之以恒，不能懈怠。孩子能托生在我们家和我们得有多大的缘份啊，带好他们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圆容师父所要的。

下面我把近年来带的大法小弟子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切磋。

（一）不会说话的轩轩会说话了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经家长介绍来一个女孩叫轩轩，第一天她和爸爸来时我发现轩轩长的很高很大，胖乎乎的，脸色发黑还带有横意，一进屋什么也不说就是跑、蹿，桌子上、凳子上、窗台上，一会的时间到处都留下了她的痕迹。我握着她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几岁了等，她乌拉半天我一点也没听懂。

她爸爸赶紧解释：她九岁了，从小到现在一直就这样不会说话，各大医院检查说是大脑先天神经发育不良，导致语言发生障碍，思维慢，多年医治并无效果，还单独训练过语

给律师打电话，让我们迅速出去，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快速出来一看，原来是同修为我们担心了。

上午虽然没有会见成功，但是我们增加了信心，也找到自己的不足：怕心、遇事不稳。同时让我感受到只要念正、心正，就能体现大法威力。下午，在律师的极力要求下，见到了L同修。L同修也及时得到了师父的经文。了解到L同修在里边承受着非人的折磨，被打伤了。因此外边的同修协助家人控告恶人，这样L同修环境得到了缓解。

当地“六一零”恐吓家人，不让请北京律师，并扬言请北京律师就得重判。几经周折，案子两次被退回公安局，在“六一零”的操控下案子继续往前走，到法院阶段，那时我们无法与法官直接沟通，只能协助他的家人找法官，但是家人害怕，开始不情愿去，后来去了也不知怎样说，被法院的人哄骗出来了。那时我们做的很辛苦，因此结果也不理想，最后L同修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继续营救同修。

2、精诚所至 家属震撼

二零一七年，我地乡下一位近七十岁的同修因贴不干胶遭绑架，我们马上与家人联系到当地派出所要人。这位同修之前已被关押过三次，但是每次都是人被送到监狱后家人才知道信息。听该同修回来说，每次开庭只是走走过程，不上法庭，法官念念判决就结束，最多十分钟，更不用说让家人参加庭审了。

这次我们找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商量请律师，但是两个女儿都不愿出面，觉的妈妈大部份时间是在监狱度过的，表示无能为力，不愿参与。因为她妈妈多次遭迫害，她们从小就

受到了惊吓。我们多次找她们，她们用各种理由搪塞，并且还阻止我们找她的舅舅。

我们没有放弃，继续找同修的弟弟，我们带着礼物，找到了他。见面后说明我们的来意，同修的弟弟很受感动，但他听说要到派出所营救姐姐感到很为难，我们告诉他：“你有这样的姐姐那真的是你的福份，你现在能为你姐姐做点事，都将载入史册。我们和你姐姐素不相识，只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们认为迫害她就是迫害我们，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姐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是大善之举。希望你尽自己的力量帮你姐姐早日回家。”同时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出钱你出力。在我们的劝说和解释下，他很受感动，答应和我们一起来做。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我也学过大法，在监狱学的，是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教给我的，我最佩服学法轮功的了。”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学了，他说做好人被关押图个啥。

这样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趟，事情总算有个眉目了，同修弟弟到派出所、检察院、法院递交材料与控告，整个过程都有我们同修配合、在外边发正念，对他来说每次都很感动，见到我们就说：“你们太好了，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

开庭的那天，同修弟弟看到律师有理有据的回驳公诉人的起诉，看到公诉人耷拉脑袋不敢回应，看到近七十岁姐姐的精神状态，他被震撼了。非法庭审结束后，见到我们就竖起了大拇指，铿锵有力的说：“律师说的太好了，我姐姐没有罪，是他们犯罪了，炼法轮功就不一样，我姐姐被关押这么长时间了，要是不炼功早就垮了。”他看到大法弟子无私的付出，告诉我说：“再有这样的事你们叫着，我也参

难过，感觉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师父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4]

我悟到，大法弟子在救众生中只要正念正行，就能如意运用神通，也认识到自己发正念时杂念多、念力不够强大，所以功能和神通发挥不了更大的威力，这也是旧势力利用业力对我肉身迫害的原因。也是我的不足和要加强突破的。

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的幸福啊！现在我不再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每天就是学法、听法、背法，感觉整个身心溶于法中，我就是想把宇宙大法装在脑中，时时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象同修交流的那样，学法炼功象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每天是不可缺少的。不只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而是全部。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站起来了，慢慢会走路了，而且越走越稳了。如果我的眼睛恢复了，一定是师父让我用来好好修炼的。我身体承受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现在的世人才可怜，他们曾经都是高层生命，都是师父的亲人，却被中共变异、败坏成这样，甚至不明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失去大法救度的机缘才是可悲啊！

我让姑姑代笔参加第十六届法会征文，想让更多人明白大法真相和师父的洪大慈悲。师父对弟子们要求做好三件事，我要尽快跟上来，达到师父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谢谢师尊慈悲苦度！

谢谢帮助我共同提高的同修！

痛、不能伸直，那我就尽量伸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又要修，又要炼。怕疼、懒惰、安逸是我必须要修去的人心。

炼一、三、四套功法，刚开始还得停下来休息，不能一次炼完。后来中途不停下来休息了。现在我有时一天炼几次功，但抱轮和盘腿还没有坚持炼，这也是我要突破的。坚持炼功，就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

一天中午，我感觉全身疼痛，想躺在床上舒服一下，刚躺下去睡着，忽然一股力量好象是魔鬼一下把被子扯过来把我的头蒙住了。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动不了。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叫师父、发正念。后来慢慢的醒了过来。师父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2]。我想起师父让我们吸取正面教训的法理，于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正念正行。后来悟到，是我那颗想安逸的心把魔召来了，把神的一面抑制住了。

师父说：“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 [3]

这些后天养成的观念不修去，就神不起来。平时要不扎扎实实的严格要求自己，不修一思一念，过关时神的一面就发挥不了作用。从那以后，我尽量克服安逸心，少睡午觉。大法修炼，我们就得用大法要求自己，提高心性，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我不能走路，眼睛看不见，但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残疾人。我已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师父会为我做主，消去我不同层次的业债。我能体悟到师父讲的不同层次的法理。有一次，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人在被吊起来打，我心里很

加。”更可喜的是，这位昔日的同修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又从新走回了大法中。

同修的女儿也变化很大，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且还在百忙中为营救另一位同修无偿的出了一趟车。看到亲人的变化，我们心里在酸楚中有了些欣慰！

3、正邪大战 四次开庭

二零一八年腊月，有两位乡下同修讲真相遭绑架，因为同修的家庭原因，E同修的家人同意请律师做无罪辩护；F同修的家人走常人的关系，不请律师。结果F同修娘家人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请客，也没有音讯。最后听说F同修被“六一零”人员指派了个当地律师做有罪辩护。

我认识到，一个案子两个律师，一个律师做无罪辩护，一个是当地“六一零”指派的律师，做有罪辩护，这样非法庭审时，对讲真相救众生是不利的，对我们里边的同修来说是一种耻辱。从中也看到我们存在的不足，家人为什么听邪恶的呢？师父讲：“你们记住一点，今天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决不是给那些邪恶展现的！” [5]为此我们与当地的“六一零”展开了一场正邪大战。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F同修的丈夫讲真相，在这之前我去了几趟（七十里地），但是她丈夫的态度都是冷冰冰的（尽管我带着礼物）。这次我与同修大姐买了两箱小孩喝的奶又去了他家，她丈夫一改常态，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我悟到我们基点站对了，师父在帮我们呢。

我们进屋后，直截了当的说明请当地律师和北京律师的利害关系与结果，我对他说：“大哥，你知道六一零人员为什么不用你花钱给你指派律师吗？还不是想用他们的那一套继续骗人吗？如果他们真有那样好心的话，就不应该抓我

们,更应该把大姐放回来啊!北京律师为什么敢做无罪辩护,因为炼法轮功不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如果法律说法轮功有罪的话,哪个律师敢做无罪辩护?再说律师就应该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他说:你们找孩子吧。我们又找到同修的儿子,我与大姐耐心的告诉他:“今天给你妈请律师你最有资格自己说了算,你是她的儿子,妈妈有难了,你应该站出来了,为你妈妈说话啊。因为你妈没有犯罪啊!”我们又从各方面举了几个例子。同修儿子担心钱的问题,我们告诉他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们顺利的与他签了委托书。

本来第一次开庭,法院已通知家人,可是又说法官开会取消了,听说他们指派的律师不去。等到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六一零”发现我们聘请了律师,突然通知取消开庭,没有任何理由。为了达到邪恶目地,“六一零”人员提着奶来到F同修家,用利诱、恐吓等手段吓唬同修的儿子,儿子害怕妈妈被多判刑,违心的撤回了委托书,但是又不敢告诉我们。在关键的时刻都是师父帮助我们,无意中我们得知“六一零”又指派另一名律师明天会见F同修、阅卷,我们迅速通知大家发正念,解体邪恶的一切安排,不允许被指派的律师参与。

情况天天发生着变化,就在准备第三次开庭的前三天,我们为F同修请的律师突然来电话说:“大姐,我被解聘了。”因为开庭时间是下周一,中间是周六、周日休息日不上班,律师根本来不及会见同修,想从同修儿子那里挽回局面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也不安全了。我们处在很被动的状态,那时真有点束手无策。但我还是不放弃,正念十足的对律师说:“你还要来啊!”律师很负责的说:“我一定要去,你们得正念啊。”

一天,姑姑下班问我,怎么没吃鸡蛋、没喝奶?我说,我今天把背过的法都背了一遍,然后炼功、听同修的交流文章,没顾得上吃呀!姑姑夸赞我修炼时间抓得紧,我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

现在对吃的许多执著都在背法中去掉了,不再让姑姑给我买零食,每顿饭吃饱就可以了,不再耽搁更多时间了。以前吃饭很慢,嗓子好象有个东西卡住了。现在嗓子通畅了,吃饭速度快了。

以前,我很不愿过夏天,我的身体象穿着盔甲一样,热量散不出来,从来不出汗,热的很难受。今年,我的身体出汗了,汗腺通了,能正常代谢了。体内不觉的热了。洗澡时,我说水怎么是咸的,姑姑说那是你的汗水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汗水味道。

二、从一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对我肉身的迫害

我因腿盖骨关节肿大变形鼓包,双脚向内侧弯曲,造成我不能站立、走路;手背鼓包十指弯曲,手臂不能伸直。每次从床上起来,我靠胳膊肘支撑、腿向下用力才能坐起来。身体的疼痛,伴随着我成长的分分秒秒,疼痛成为我修炼中最大的人心和魔难,从穿衣服到上厕所,都是我随时要面对和突破的。我每天坐在椅子上,上厕所自己用双脚滑动才能去卫生间。在家还需要爸爸、妈妈抱我去。所以,我的身体状况要炼功是很艰难的。

有一天,一个念头打到我的脑子里,说它们挡不住我背法,但它们让我炼不了功,让我疼,让我的身体难以变化。我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立刻发正念解体,并从行为上否定它。腿不能站起来炼功,那我就坐着炼。胳膊疼

一天早晨，我让姑姑把桌子擦干净，让她把《转法轮》拿过来，说我要学法。我打开书后，看着书（眼睛看不见），开始背第一讲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背的很慢。我背到这一段：“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呆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的不太好了，他们还呆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 [1]

我一边背一边不断的擦眼泪。流的不是平时无名的眼泪，是感恩师父慈悲，又让我明白了一层法理。三界是为正法而开创的，而我们只有同化大法的份，只能最大限度的放弃各个层次形成的执著、观念，从常人中跳出去。而不是稍微做的好一点，付出一点，就和师父讨价还价，让师父给这给那，太不应该了。

姑姑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学法，并把手给我放在所读的那句法所在的位置上。背完了，我翻到师父的法像，想看看师父，师父穿着金色袈裟，也正在看着我。我知道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一会儿，师父不见了。

我和姑姑现在背到第四讲了。姑姑不上班时，我们一早上能背四页。但姑姑忙时，一天只能背一段了。我们还背会了《精進要旨》、《精進要旨二》、《精進要旨三》中的一些经文，《洪吟》、《洪吟二》我和姑姑都背过了，《洪吟三》、《洪吟四》中的歌词还不会背。《洪吟五》出来后，我们又开始背，很快我们背会了许多诗词。

就在开庭的那天，十二级台风突然降临我市，铁路停运，也就是E同修的律师来不了了，可神奇的是被解聘的律师提前两天到了。我们抓着这个有利的机会，准备配合律师去会见F同修。但是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律师也没有底，因为法官一直没通知律师开不开庭。这对当时的我也是个考验，我在电脑前正琢磨：律师来了怎么办？“六一零”已经插手此事，家人反目，为了安全我是不是应该……就在我那思想激烈翻腾的时候，我无意中打印出一份师父刚发表的经文，这段法映入我的眼帘：“振作起来象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 [6]我双手合十：师父，谢谢您的点化，弟子明白！这段法我将永生难忘！第二天我们按原计划行动。

更神奇的是，开庭那天“六一零”到齐了，法官也到了，F同修的家人也都到了，当然发正念的同修也到了。看守所九点上班，我们给F同修请的律师提前半个小时进了看守所，在法警没提审同修前就赶到了，当法官接到E同修律师的电话时问：“你怎么没来呢？”律师说：“因为台风铁路停运啊。”也就是说不能开庭了。我们这边的律师顺利的会见了F同修，外边发生的一切F同修一概不知，欣然的与律师签了一份委托。律师又顺利的把委托书交给了法官。“六一零”人员大败而归，他们费尽心机谋划的一切就这样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正念配合中解体了。

第四次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赢得了家人的认可，公检法人员也佩服。两位同修也为自己做了充分的无罪辩护。F同修在法庭上直接揭露邪党人员的骗人伎俩。整个法庭参加旁听的人都明白了真相：炼法

轮功不违法，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使得法官脱口而出：好就在家里修。

结语

师父讲：“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重，在正法中完成那都是必然的。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生命的一切过程才是这个生命的整体。正法的整个过程是最珍贵的，这就是宇宙的一切，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正法这个过程就很主要，所以不能任由旧势力参与。” [7]

想想整个过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法的点悟。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我一直为自己没修出善心而苦恼。愿在最后不多的日子里修去对自我的执着、去掉党文化。最后用师父的法来共勉：“我说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你们展现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未来都是辉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的再好一些，配合的再好一些，协调的再好一些。” [8]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不能自己学法，只能听，姑姑读法，我很着急。但我听的很用心。可姑姑不能时时陪着我，还要上班。我就反复听师父广州、济南、大连讲法录音，听明慧网上的大法小弟子交流，和大法小弟子们一起背《洪吟》、《洪吟二》、《洪吟三》；听《明慧周刊》和正法交流选编。

我想，要是象其他同修一样能把《转法轮》背会，装在脑子里指导自己修炼该多好啊。姑姑听了我的想法很高兴。说背法也是她多年的愿望。我们就从今年三月开始背法。每一句法姑姑先读一遍，然后我跟着读，直到一字不错，再熟读几遍，我俩都能背过了，再读下一句。逐句逐句背完整段后再连贯起来背。

姑姑去上班，我就把前一天学的法，再背一遍，有时依照小标题顺序全部过一遍。姑姑说她怎么背完后，又忘了，你怎么背的这么顺畅？是不是师父在你前面放了一块黑板，让你看着？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精进的愿望，就给我开智开慧了。

我在上床入睡前，还要默背一遍。姑姑说有好几次听到我在梦中还在背法。我自己也觉的梦中师父在教我背法，往我脑子里打。我跟姑姑说，学法不能当形式，也不能成为顺口溜，要象传统文化故事中写字一样（姑姑说那是书圣王羲之的字），入木三分。要多背几遍，刻在心里，才能记得牢固，才能领悟其中的法理。否则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了。

姑姑说她以前一直没有坚持背下去，谢谢小同修帮助她背法。有时和姑姑交流，我会马上想到师父的法，并能准确的背出来。姑姑听了很开心。

在紧跟师父正法修炼的这十三年来，我努力的做着三件事，无怨无悔。但是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掉，以后我会多学法，向内找，修去所有的人心，让师父欣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觉的我很幸运，很幸福，我没有理由不做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圆圆的修炼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圆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我叫圆圆，今年十六岁了，从小患有先天性疾病，近年来各种并发症相继出现，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的姑姑修炼法轮功，她把我接到她家让我和她一起学法、炼功。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经修炼两年了。

一、姑姑教我背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法国法会》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三件事”都做好

文 / 中国东北大法弟子 归航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们好！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保护！借法会交流之际，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自己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如何改变自己，从不会向内找到能遇事查找自己的不足，在法中提高，抓紧救人。

抄法、背法中提高

去年觉的自己提高的很慢，知道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学法没入心，就想静下心来抄法。心想，四十多岁时曾经抄过四遍《转法轮》，现在六十多岁了，眼睛还能行吗？

开始抄时，字写的很大，怕自己看不见，也总用手擦眼睛，觉的眼前有东西挡着似的，而且还有点坐不住，觉的抄法太花时间，不如通读快，看着厚厚的书，啥时能抄完呀？

没有信心，抄的很吃力。但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应是神的状态，神是无所不能的，要用正念主宰自己。不要用旧宇宙的理干扰自己，必须改变旧的观念，什么“年岁大了，做事不如年轻人了”、“眼睛不好呀”等不好的想法都不能要。

我发正念解体掉那些人的观念后能坐得住了，抄法心静了，一天比一天抄的快。开始字写的很大，满格写，越抄眼睛看字越清晰，不知不觉字写的越来越小，最后写的基本和一般印刷的字差不多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整的抄了一遍《转法轮》。以前抄过《洪吟》一至三，现在我又抄了一遍《洪吟》一至五。抄法的过程中自己也在变。

以前不管读书还是什么字小就看不清，日常生活就怕穿针引线，现在不怕了，觉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了；学法能入心了，背法也快了。

一直觉的自己没有嫉妒心。抄《转法轮》抄到师父讲嫉妒心时，师父说：“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映，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嫉妒心。”[1]细想想，修炼二十多年了，自己还是有很强的争斗心，有理不饶人，说话声音高，跟别人争理，一直没从根本上找自己，这下我抓住根了，我有很强的争斗心，这争斗心的背后是嫉妒心。师父对嫉妒心分析的很透彻了，这个心太坏了，我不能要它。

一次同修来我家，帮我弄电脑，一下电脑弄黑屏了，我说没关系，都是我不好，是我有争斗心、依赖心，它会好的。同修重装了系统后就好了。同修说，人家背后说你什么什么了，我说：“是好事。”我不动心了，也不去争什么理了，心想还得谢谢他呢，有就修去，没有就借鉴，都是帮我提高呢。再遇事不去争理了，因为争理是争斗心，同时也是显示

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我想，我们是在跟旧势力抢人救人，时间紧迫，这条路我也得走，也得突破自己。

今年开春，我就跟下乡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到乡村集市讲真相。我学着那些有经验的同修在农村的集市上开始了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开始几次每次能劝退四、五个人，现在去一次能劝退十多个人，十五、六个人，终于突破了这一关。我讲真相很简单，搭上话拉近关系，然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接着劝三退，时间充足能讲讲“天安门自焚”，即使这样那些得救的生命都千恩万谢的，我真为他们能得救而高兴。

由于我们下乡发资料用的资料比较多，我们项目组的一个同修自己做资料供不应求，就跟我商量做不做资料，我说做。就这样二零一一年我家也开起了一朵小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候机器不好使了，我就跟它对话，找自己的心性，找对了机器就好使了，也不用修。

也有很多神奇事，比如：进货的时候一箱纸很重，我根本拎不动，搬不到楼上，都是别的同修帮着搬。后来我就自己进货，就只有我和开车的司机同修。当时我就想这一车的货都让司机同修搬也太累了，我求师父加持，师父给我力量吧，我不能让司机同修一个人搬啊，求完师父，我就试着拎起一箱纸，神奇的是我一下子就能拎起来了，我自己能将纸搬楼上了！自那以后，不管进多少箱纸，我都能搬到楼上去。

有骑摩托车的，我给他们钥匙真相挂坠，他们都挂在钥匙链上。

还有一个拉砖的司机不知道在哪里捡来两个真相条幅，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一个写着“真善忍好”，他把这两条幅挂在了车两边的倒车镜上，开起车来，两个条幅迎风飞扬。那个司机看到我，兴奋的叫我：“姨，看！好不好？”我看到后，顿时心里泛起一点怕的涟漪，但众生有胆量挂，我必须支持，我点头称赞说：“好！”就这样他挂了好几天。

有一年的五月节，我从资料点取来好多吉祥娃娃真相画，我把我家工人招呼来，说：“过节了，我给大家送些礼物，每人两张吉祥画，挂在家里吉祥如意，保平安。”我家工人听完，一窝蜂的挑选，一会就抢没了。

我家雇佣一个安全员在工地管事，是我丈夫的徒弟，我们都叫他小六。他明白真相后，就在工地帮我救人，哪里来了新人，他就骑着摩托车来招呼我，说：“嫂子，又来新人了，吃完饭，我拉你去讲真相。”我说行。吃完饭，他就骑着摩托车拉着我去讲真相，有时候还帮着劝三退，补充说：“退了吧，我都退了。”因为小六对大法的认同，他在大法中受益无穷，福报连连，干啥都很赚钱。

别人家拆迁的工地几乎都出现过安全事故，只有我家干了五、六年，一直平安无事。这都是师父保护啊！

三、面对面讲真相

多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是在我家诊所和工地，有充足的时间，能把真相讲透，这样我会讲。象有些同修在大街面对面讲真相，三言两语劝退世人我就不会，心中有时候还有疑虑，心想三言两语能把世人讲明白、讲退吗？我一直对这样讲真相很打怵。

自己正确，这还是求名的心，背后就是妒嫉心，这些心都要修去。

我把抄法的体会和同修交流后，学法更加入心了。有的同修也想抄。我就打印了一些抄法用的稿纸给同修送去，鼓励同修抄法。大家都觉的抄法很好。

过去学《转法轮》一直是通读，觉的天天在学法，好象没有真正得到法，流于形式，提高的很慢。看到同修背法，我也想背，可又被旧宇宙的理挡着，觉的六十多岁的人了，记性不好，对背法没有信心。师父说：“难行能行”[1]。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呀，自己鼓励自己，难，也要背，我一定听师父话，真正把法装在心里。

去年我也开始背《转法轮》。没想到半年多就背了一遍。我背法中，感到每天背法是在用心学法，能真正得法了。这时就恨自己背法背的太晚了，没听师父话，没真修实修自己。

背法时，当背诵到《转法轮》“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这部份时，我突然悟到：宇宙中有无数层层的空间，在高一层看低一层次的理都是错的，但是层层空间都有那个层次的理。高一层的生命不会和低一层的生命争谁悟的更接近宇宙特性，也不会硬性要求低一层的生命和他们的认识一样，更不会因为看到低一层的生命的错误认识就生气、瞧不起。这就是包容啊。

本来一直觉的自己没有争斗心了，没有党文化的思想了，有也不是那么强烈了。现在才悟到，正是由于自己有这颗强烈的争斗心，在我的身边才有说我的、和我有矛盾的，并且迟迟解不开这些结。同修说我，我有时不服不接受。我现在悟到，自己认识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我要继续修炼

提高的。找到这颗争斗心后，没有了对同修不接受意见的愤愤不平了，体会到同修“善意指出”的美妙和殊胜。

重视发正念 清除迫害

在二零一二年，我们学法小组在学法前都是先发半小时正念，然后再学法。这样学法能入心，不容易犯困，发正念倒掌的也不倒了，也能更有力的清除本地空间场的邪恶因素，效果很好。

一天在学法小组学法前，邻居来告诉我们说：昨晚有警察来敲你们的门，敲了一会见没人开门就走了。邻居说的警察来的时间，正是我们学法前正在发正念的时候，可我们谁也没听见有人敲门啊。可见同修们发正念时念力都非常集中，正念解体了邪恶。

为解体我地的邪恶企图利用办洗脑班强制大法弟子放弃修炼的阴谋，我地决定接力发正念，于是我们又把学法前半小时的发正念延长到一小时。恶党的阴谋被我们的强大正念解体。

我非常重视发正念。无论在哪里，到发正念时间尽量按时发正念，形成规律和习惯后，我发正念时能入静，发正念时经常还会全身发热。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我从不落下。特殊情况落下也要补上。平时我无论坐车、走路都发正念或背法，抓紧时间，很怕时间流逝。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始终坚定的信师信法。发正念是师父赐给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宝，除恶的神通法力，威力无比，也是在救度众生。

二零一七年我被非法关入看守所迫害。一犯人想祸害我，让我值班，报号，对我很恶。我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念因素后，她就发烧，蔫巴了，再也不敢祸害我了，反过来让我给她们讲大法修炼中的事，让我给她们演示法轮功五套

兴奋的告诉我：“我退了！退了！退了！”我有点懵，我说：“啥玩意你退了？”他说：“那个党。”然后，就讲了他退的过程。我说：“我给你讲了两年你都不退，这回你可算退了，真为你高兴啊。”

还有一个大连的军人，以前他总领着部队后勤人员去刮法轮功学员贴的真相不干胶。我给他讲完法轮功真相，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干那坏事要遭报的。”他说：“以后可不干那事了。”他因为治疗期间间断了，最后治疗半个月，我给他讲了半个月的真相。他说：“你真能说啊，讲半个月不重复。”其实我哪有那本事，都是师父的加持。治疗最后一天，我劝他三退，他说考虑考虑，我说：“你如果遇不到大法弟子就永远的错过了机会。”他走后，我让同修给他打了真相语音电话，他终于退了。

我家基本就是指着诊所收入生活，八、九年的时间，劝退了多少人我已经无法计算了。从我开始在诊所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家患者就再也没出现过退钱的事情。

二、在工地讲真相

二零一一年，我家包点儿拆迁的活，工地就成了我救人的场所。工地有拆房子的工人，有一茬一茬来清理砖头干零工的人员，以及来买旧货的人，工地管理人员中有几个是大法弟子，目地是大法弟子互相配合救人有这么个环境，也让他们工作的同时能做三件事。每天好似流水的人员往来，我尽量不错过与他们相遇的机缘，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候讲不过来，我母亲带着几个同修帮着劝三退。

在我家工作的人听明白真相三退后非常认同大法，我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夏天光着膀子干活的时候，都戴在脖子上，干起活来护身符在胸前晃来晃去，非常显眼。

哪个是邪的，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他说是。我再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讲中共的邪恶、腐败他也认同，但我让他三退，他说啥也不退。

最后我说：你入（邪）党时举拳头发誓，要把一切献给它，你不三退，共产党解体时，你就得陪葬。他说他是孤儿，是共产党养大的，不能退，陪葬就陪葬。这时，在一旁陪着他来看病的妻子听明白了，她说：“你不退我退，傻子才跟着陪葬呢。”他妻子在银行上班，是个中共党员，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来我家诊所三退的人都用真名三退。

为了让那个副检察长三退，给他治好后，我又请他们家人吃了一顿饭，又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当时他上大学的儿子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但副检察长还是不肯退，最后我告诉他：你现在不退，以后想明白再退也行。我给他一个上动态网的网址，我说：你可以上网自己退，但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神佛，造多大业啊，那个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他说：这点你放心，我绝对不接这样的案子。据我所知，他真的没有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虽然有点遗憾，但在他那样的位置能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算给他自己留了一线生机。

还有一个老人，他说是在教育局退休的局长，和他老伴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非常认同：法轮功好，法轮功就是好。但劝他三退他就是不退。我妈也给他讲，他也不退。他妻子是个退休的老师，听明白了真相，退了。有一天，他上早市蹓跹，碰到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是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老太太非常慈善的拽着他不撒手，他不退，就不让他走，他无奈答应：“退！退！退！退！”退完，他就跑到我家，因为我家就在早市附近。一进屋，他

功法。几个迫害过我的犯人向我道歉，在我给她们讲清真相后有的做了“三退”。

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受迫害的，外边众生期盼被救度，无论我有什么人心和不足我都会修去。我相信师父一定会让我出去救人。同修问我：“你能出去吗？”我说：“能，你也能出去。”我就坚定这一念，无论谁说啥也不动摇，我就只归师父管。不久师父就帮助我走出了看守所。

一次同修让我陪她去监狱会见被非法关押的丈夫（同修）。会见得要身份证。我一路发正念，解体阻碍会见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让邪恶看不到我，没身份证也能进去。会见要排队等候，轮到同修进去时，我没有身份证堂堂正正同她一起进去了。我俩一同会见了同修，鼓励他。

正念对待关难 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冬的一天，晚八点，我正在发正念，有人按门铃，我没动，继续发正念。一会就听到有人上楼，接着来敲我家的门。我从门镜看到是几个男人，感觉不对劲，就继续发正念。他们不停的敲门，我确定肯定是坏人，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现在不知道错在哪，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我会用法归正自己，旧势力不配迫害我。我有师父管，其它什么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

我得把消息发出去，让同修不要来我家，太危险。给同修发完消息后，我继续发正念。看我不开门，警察就把门上的排风孔敲开，用手电筒往屋里照，并用万能钥匙开门，开不开，找来专门开锁的常人来开，还是没打开。与此同时，我想：“师父，请赐予弟子神通，让弟子把家门封住，不能

让他们再犯罪，他们是需要救度的众生。”我发正念把他们定住。他们一直用力拉门的排风孔，但一直没能进来。

警察一直不走，楼下有好几辆警车开着灯对着大门。为抓紧时间，我没来得及穿棉衣，只穿着线衣和薄薄的绒裤，光着脚跳到邻居家的阳台上，站在水泥地上，就这么呆着。天上飘着雪花，我就想：我的脚是踩在毛茸茸的地毯上，落在身上的雪花是上天给我的被子，我发出的是强大的正念，能铲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我一点没觉的冷，只听见有人说：“这天太冷了，这鬼天！”我还听见我家单元的大门不停的被警察敲的咚咚的响，警察们一直在我家门口守着。我必须挣脱邪恶的抓捕，不允许他们阻止我证实法救人。第二天清早，我就敲邻居家的窗子，邻居一看是我，马上给我开开阳台上的门让我进屋。我请他帮我找到我的孩子，让孩子给我送来了棉衣。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走单元的大门，又从另外一些警察的面前走出小区，继续讲真相劝“三退”去了。

那些警察只能徒劳而归。过后我才知道，是同修再次把我“卖”了，是她亲自把警察领到我家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的她太可怜，对自己太不负责！“你第一次领邪恶到我家绑架我，让我差点失去生命，我对你没怨没恨，也没动心，还继续同你一起学法、交流。我向内找，觉的都怨我，是我没做好。这你都知道的，你怎么可以一而再的这样做？！”我的心里那种滋味……

可这次突如其来的迫害，使得我不得不流离失所。孩子大声喊着：“这回好，有家不能回了！”我对同修的怨恨全上来了。这些年，在迫害中，我家孩子很可怜，迫害中失去

可是那一年，我家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患者治完后，又上我家要求退钱，说没给治好，其实已经治好了。之前，我家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我修炼法轮功后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我当时还以个人修炼中修心性来修自己，以师父讲的“不失不得”[1]的法理开导自己，修去自己的利益心。如果我还是一个常人，我是绝对不会退给他们钱的，绝对不允许这种讹诈的事情存在；可是我修大法了，来要求退钱的，我就退给他们。那一年，我家退出去一万六千多块钱。那年的年末，我家就基本没有患者了。

随着我不断的深入学法，同时阅读每期的《明慧周刊》，我悟到这也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经济上的这种迫害。同时我认识到我做错了，那些患者来我家治病，其实是来听真相的，我不给他们讲真相，不救他们，人家不来要钱吗？

发了大约半个月的正念，患者就开始来了。从那以后，每个来我家治病的患者以及陪同的家属我都一一讲真相，劝三退，基本都能劝退。他们一般治疗七天一个疗程，在这七天中，前几天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这些都铺垫好了，最后一天劝三退，非常顺利，一般都能退。容易退的患者我印象已经不深了，有几个难退的我记忆犹新。

记得我们地区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共产党不让你们炼，这么打压你们还炼，为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共产党是信假、恶、斗的，法轮功是信真、善、忍的，你说哪个好啊？”他想了想说：“那还是真、善、忍好呗。”我说：“真、善、忍和假、恶、斗是不是相反呢？你说哪个是正的、

明慧法会 | 家开诊所 来者都是有缘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二零零六年三月的一天，我得了严重的脑梗，大夫说，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他给我开完药，建议我回家输液治疗。

我妈妈和妹妹都修炼法轮功，她们劝我修炼，因为我亲眼看见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而身体健康的事实，就痛快的答应了。现在我的脑梗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别的病，如心脏病、胃病等，修炼一个月后，不知不觉都好了，现在我无病一身轻，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走路象要飘起来一样轻松自如，是以前的状态无法相比的。

自从我开始学法以后，我就明白了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当初想祛病的目的地荡然无存，很珍惜这部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一、在诊所讲真相

我丈夫是中医大夫，在家开个诊所，他治骨质增生很有一套，基本治一个好一个，而且还不反复，因此我家患者络绎不绝。

我刚得法不久，三件事都是在母亲的引领下做。每周母亲给我十本小册子，带着我出去发放，因母亲非常谨慎，提醒我别在家（即诊所）讲真相，怕不安全，因此上我家去的患者我都没讲真相。

爸爸，现在妈妈又不能回家。当然也是我没做好，影响了救众生，也影响了孩子。

我反复读着师尊的讲法：“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2]“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他是你们的同修，尽量要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环境中的温暖。”[3]

我哭了。从她被迫害开始，我的这些不善和人心就都返出来了，在她痛苦时没能帮她减轻痛苦，还告诉她我现在有多难，这不让她有压力了吗？真对不起她。她是师父的弟子，是我们的同修，师尊不想落下她，我为什么嫌弃她、怨恨她？旧势力想把她拉下去，想毁她，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真正放下自我，去掉怕心、怨恨心。

回家后我到“卖”我的同修家同她交流：为什么我们被迫害，根在哪里。我向内找，她为什么一次一次的说出我，就是我有那不好的物质——怨恨心、嫌弃心、怕人说的心，以及缺乏慈悲心等等，亲情没放下，魔难来了不向内找，向外推，没有找找自己为什么被干扰，是哪些人心招来的，还在固守旧宇宙最低层生命的东西不放。这哪是真修呀？我要把这些不好的物质修掉。

她也找到自己，说自己有很多人心，亲情、利益之心等。我们都悟到以后要多学法，时刻把住一思一念，时刻用法归正自己，遇事找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旧势力钻我们有漏那个执着心一个个找出来，修去它，让旧势力无空子可钻，魔难定会自灭。

现在我认识到，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用正念看问题，就会找到自己的执著与漏，从而修掉它，提高上来。

如果用人心看问题，就会放大执著，加重魔难。我切身体悟到学法的重要、修炼的严肃，同时也看到正法形势的快速推进，救人的紧迫。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希望，众生的期盼，迎头赶上正法进程，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正走好。

珍惜每一个众生得救的机会

今年孩子买了楼房，让我过去住，我不想去，孩子与我商量，说：“你在这住离我们太远了，来一次路上花很多时间，最好过去住，大家都方便。”买的房子是旧房，要装修一下才能住。孩子们都上班，就是自己不住、出租的话，也得简单装修一下才行。

我修炼后就啥也不想管了，也确实家里事都不管了，一心扑在讲真相上。现在看来也不对，自己不做好，家人对大法怎能有正确认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咋能救别人呢。就是能救了一大车人，却处理不好家庭关系，能说自己修炼的好吗？我的修炼环境很好。孩子即使有困难，也没说让我帮过，只有这一次。法中讲的很清楚，在常人中修就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于是我和孩子说：“我住不住我都帮你装修好。”

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众多生命的存亡，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我得珍惜，任何时候要以法为大。虽然忙，家里的事多些，我都要坚持学法，发正念。我告诉自己装修中来我家干活的人，我都要珍惜他们，给每一个人得救的机会，是凡我接触到的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是我要救的众生，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这就要求自己要守住心性，严格要求自己，遇事为他人着想，不但不和干活的斤斤计较，还要多为他人着想。

大门进去，先到每栋楼的顶层，再走楼梯下去一层层发，动作快，尽量不让袋子发出声音，走路也轻手轻脚。我们发了很多份，铺了很多小区楼，也发了很多在车上。那时我还是初中生，正因为是小孩，不受注意，不被怀疑。前后去了三次，再去时我们很小心的躲在门远处观察，门口每个出入的人都要查证件了，我们知道不能再去了。

结语

修炼人对自己的未来真的不要顾虑，因那是自己用德给自己铺就的一条路。红尘滚滚，我们在这里只是过客，真正的家在天上，最终我们要回到那里，何必计较人间的得失？

回想自己，在小学时是个问题少年，幸得大法，否则我也是现代社会扭曲的一员。是因妈妈从中共的黑窝中回来后，带我走入大法修炼，才使我在六年的中学时光，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没有师父的教导和修炼中的开智开慧，我哪里会有如此美好的中学经历？

大法之深奥，还有更多我没有领会到的内涵，今后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坚持修炼，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论在哪里都不忘讲真相救人，同时修自己去执著！

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很认真的听着，时不时问我些问题，也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假的，是共产党找人演的，法轮功不让自杀，自杀是有罪的。”“那不让看病呢？”“看病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让人去看自己的病，一个是不让人去给别人看病，法轮功不让学员去给别人治病，没有说自己有病不让去看。”

在这一问一答中，师父给我的智慧象潮水一样翻涌，如果平时让我说，我未必能说的这么清楚、明了。当下决心要迈出这一步时，师父就加持我，给我智慧。最后老师说：“我家以前的邻居就是修法轮功的。”我飞快的接道：“那他一定是很好的人吧！”“嗯，是，他人确实挺好的……后来好象是被抓走了。”我有些哽咽的说：“您知道被抓走的人都怎么样了吗？他们被上各种酷刑，有的被打死……”老师很震惊，她显然不知道中国司法黑暗的一面有多可怕，还以为中国象邪党宣传的那样文明有礼、有法有序。我说：“老师，我给您个U盘您看看吧，您去了解一下，炼法轮功的都是很好的人。”老师很认真的说：“行，有时间我了解一下。”

这时吃饭的同学陆续回来了，老师也就招呼我们快去吃饭，我和刚刚围在讲台旁的同学一块下楼，她们都听了我和老师的对话，我讲的时候没有避讳她们，她们也没有打断或者离开，最后估计就是她们以一传十，使我们班同学对我的信仰表现出十分的尊重。晚上回到家，我的心情还没放松，这时收到同学微信留言：“你放心，我们都支持你！”我百感交集。

在课余时间，我经常和一位同修搭档一起发材料，印象比较深的是发《真实的江泽民》光盘，我们特意去了部队大院。门口有持枪站岗的军人，我们手里拎着袋子很自然的从

在改家里的电路时，我家孩子要求加一个总开关的线盒，干活的小孩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告诉他：你别不高兴啊，我多给你加一百元钱不好吗？这一下他高兴了。我劝这个孩子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这孩子身体不好，我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去商场买装修件时我就想，要在两家买，能给两家做“三退”，就能多救几个人。果真买件在两家买，两家老板、卖货的都做了“三退”。

买墙砖时，老板的态度不好，我当时没敢给他讲真相。回到家，心里很不是滋味，错过了有缘人。向内找自己，有挑人的心，分别心、怕心，于是发正念清除它们。第二天还是去这家店买墙砖。交谈中我对老板说：“姐来是为告诉你件好事的。”他问：“啥好事？”我说：“‘三退’好哇，能保平安！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说：“退了好吗？”他干脆的说：“好！”看到边上站个服务员，也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回答说入过团，我说：“退了好吗？”也说：“好。”

“三退”后卖墙砖的老板、服务员态度都变了，笑呵呵的送我出来，说：“谢谢！”我又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幸福平安。

去另一家买地砖，给售货员做了“三退”，老板在忙，没说上话。付了钱让回家等着接货。我和孩子已到家了，老板来电话说我们选择的地砖无货了，现有的地砖颜色不一样，不能送货了，让回去退钱给我们。这下我的儿子不高兴了，正是该送孙子去上学的时间，没时间送孩子，孩子上不了学，他非常生气，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开导他说：“别

生气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到了商店把钱退了，又让我们选了另一种地砖，说明天早上就送货。

可第二天开始连着下了两天雨，第三天早上我给送货的打电话，他说晚一点给你送行吗？我说行，你别着急。他说再晚一点行吗？我说行，他又问：那下午行吗？我还是说“行”，他就说：“太感谢您了，前两天下雨货没法送出去，客户都着急接货，就你能为我们着想，太感谢了！”我说：“不用谢，把别人的货都送完再给我送也可以的。”他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下午来送货，他们说你真理解人，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给你们俩做三退，保平安，好吗？好！退。谢谢！法轮大法好！

粘砖的人是在市场上找的，讲价时，还多要了一百元的吃饭钱。我有点不想用他干，又一想为啥多要一百元钱，因为我还有利益心，修去它，救人为本。来我家干活的就是要得救的众生，我要有正念，能粘好就行。

粘砖一个人干得一周多才能干完，多来几个，活干的快，还能多救人。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来了三个人！三天就干完了，活干的很好，也都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等真相。走时带人来干活的那人说：“你去市场找人，我一看就觉的你人好，我才给你名片的。你真是个好不挑剔的好人。我们干活啥人都遇到过，有的家挑剔的厉害，总挑毛病。”我说：“谢谢你们！”临别让他们一定要告诉家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天早上送防盗门的来安门，我就帮他拆下了旧门。安新门时新门边太宽，得去掉二指宽。我没看着他干活，突然听到很大的一声响，就听他说：“坏了，姐，我弄坏了！”

体质更好了，春秋流行性感冒频发时，坐在教室周围一圈的同学轮流都病了，这个人病完了那个人接着病，可学习任务紧张不能请假，于是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张张蜡黄的小脸。我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看到其他同学难受的样子，我记起小学时的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师父，让我如此健康。

在学校讲真相

在学校里，我也把握机会去和老师同学讲真相。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我看了某某的《穹顶之下》，写的真是挺好的，可惜被禁了。”下面有同学说：“凡是被禁的都是好的！”“法轮功也是被禁的。”老师说：“嗯，是，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听到老师这么说，我知道应该去跟老师讲真相了。做出这个决定可需要很大的勇气，脑中开始琢磨，从我作出这个决定开始直到下课，老师课堂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心脏还怦怦的跳，手脚冰凉，极度紧张。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吃饭去了，还有一小堆人围在老师身边问问题，我就站在旁边等，没说一句话。老师终于转向了我，我努力抑制着怦怦跳的心脏，跟老师说：“老师，您上课时说法轮功是被禁的您不了解，我想跟您交谈一下，我觉的您应该了解更多一些。”老师有点惊讶，其他同学也是，他们都还没走，围在讲台周围，随即老师很温和的说：“行，你说吧，我听着。”

老师温和的态度极大的鼓励了我。我不那么紧张了，象是打开了话匣子，跟老师说：“法轮功只是佛法修炼的一个法门，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是共产党在造谣诬陷，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就和当年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徒一样，最后那么强大的罗马却毁于大瘟疫，这是天在报应它，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人没有染上瘟疫的。”老师

离法，心也变的浮躁了，有时不敢面对大法，感觉愧疚。在人中修炼不是容易的，一定要时刻注意修自己的心。

高考后，很多同学都去外地游玩，闭口不谈高考，因为紧张有意规避。要出成绩前夕，每个人都在祈求自己能超常发挥。我心里很淡定，甚至有其他人问我时，我也不紧张，因为我曾在考前发了一个愿：“师父，我在哪里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就去哪里。”我相信师父一定给我安排好了。

高考分还没出来，某名牌大学招生组的老师告诉我：那里的教育不象大陆这么浮躁，那里没有雾霾，那里不学马列毛这些东西，把时间用来学有用的东西，那里的学习设施，那里的国际化视野，一笔数目不大不小的奖学金等等。妈妈被触动了，她没有心理准备，因为留在当地也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又无力拒绝这样的学校。我自己倒没，不执着，去留都可以。

后来我告诉妈妈：“你觉的是你决定，其实不是。”这句话让饱经魔难的妈妈释怀了，她终于渐渐放下了。我被那所学校录取让所有的亲友都欣喜不已，多年不联系的亲戚都主动联系来了，他们说从小就乖。我说不是，小时候是问题少年，是学法轮大法后提升了我的德行。

在身体方面，整个的初高中六年，我没有吃过一次药，也没有去过医院，拒绝学校统一打预防疫苗，大法彻底改善了我的身体。在小学，我是儿童医院的常客，每年必去几次医院，生病时难受的滋味现在仍令我记忆犹新。刚上初一时，浑身无力，我跑步是班里最慢的，连班里最胖的女生都比我跑的快。修了大法之后，我的身体变的强健起来，除去消过两次病业，再没有得过病，跑步速度也一路上升，从最后几名冲刺到班里上游。体育中考时我的跑步是满分。到了高中，

我一看，把门的正面拉手下面给弄破了。我心里很不好受，忍着说：“没事，没事，都怨我没看着你。你别上火，没关系，能弄好吗？”他说能，找专门美容门的美容师帮助修理一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说就那么办吧。

这时他说：今天不顺，来时社区门卫就不让我进来，我还得去找社区理论去。我劝慰他说：“你是真生气了吧？不能生气，有理也别生气，对身体不好。”接着我问他做“三退”了吗？他问：“你是法轮功吧？法轮功好呀！”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入过队，我给他取名“顺畅”退了。

我说再遇到事你别再上火，在外打工都不容易。你这次把我家门弄坏，我不能和我家孩子说，他们知道了会让你赔的。我不怪你，你以后遇事别生气了。不一会儿美容师来了，他告诉美容师：“一定要给这位姐姐把门修好，这姐可好了！”

这个美容师三十岁，已成家，但一直没有小孩。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让他退出党、团、队，他说：“好，谢谢！”修好了门，笑着高高兴兴的走了。

凡是来我家干活的都说我和别的房主不一样，我还都给他们做了“三退”，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幸福平安，告诉他们谁念谁受益，谁念谁得福报。他们都高高兴兴的说：“谢谢！”

装修这段时间，我没象平时那样天天出去讲真相，只是利用装修这段时间给接触到的生意人讲真相，同时也在修心，不管谁说啥、发生了啥事，我都不动心，尽量为对方着想。心性上来，功也上来了，现在发正念、炼功能入静了。

我也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用手机对打等等各种方式救人，只要能救人我就去做。修炼前我是个内向的人，不愿和别人说话。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比较困难，开始时打怵。但经过多年的魔炼，现在能主动积极和别人交谈了，而且效果还算不错。

和精進的同修比我还有很大差距，有时还会有怕心。我一定要改变自己，修去一切人心，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回报师恩！

感谢伟大的师父慈悲苦度！合十

感谢同修真诚、无私的帮助与付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巡回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话〉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全身筋骨错位 四天康复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我们当地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尽管关押了很长时间，警察千方百计构陷这位大法弟子，可就是找不到更多的所谓“证据”，又不甘心放同修回家，还企图将老同修弄到劳教所迫害。

因为班主任老师经常把我作为其他学生進取的目标，“你距离某某还有多少分”，无形中为我树立了很多“对手”，很多女生会抱怨：“老师，您就是对她好！”因为在大法中学到了嫉妒心的问题，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事，从来不因为自己的成绩好就去显示自己，碰到有人说酸溜溜的话，我就把话题转开，或者肯定同学的长处。当同学一起说老师或者某同学坏话时，我会尽力提示这位老师的优点，淡化同学间的矛盾。大法给了我一颗包容的心，正是这颗心让我学会不计较，在高中阶段鲜少发生矛盾，而这也是在证实大法。一次一位老师由衷的说：“看某某这么阳光，就知道这个法（法轮功）肯定不错。”

在一次次和妈妈的谈话接触中，老师对于大法真相越来越了解，我们又送给各科老师装有《九评共产党》等真相内容的U盘，老师们都接受。所以，当高二学校让我入党时，我对老师说不入党，老师一点都不惊讶。邪党组织全体师生唱红歌，我找到老师说我不能唱，老师毫无疑问的说：“不唱就算了。”我進一步说：“老师您也别唱，唱那个不好。”当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红歌比赛时，我会利用这个机会给对方讲真相。几乎我所有的老师和班里同学都知道我们家修大法，他们都尊重我的信仰。在学校里我一直生活的很好，没有受到歧视，没有遭到不好的对待，这让我感觉到老师、同学的善意。自己做的正，师父给了我这一切。

在升入高二高三后，由于课业的加重、高考的逼近、老师们“好好学习”的叮咛嘱咐和其他人紧张的学习的带动，我把很多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学法很少，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也没有学，把常人中的东西摆在大法前面去了。其实当时也知道不对，只是放不下那个很重的执着心。长时间脱

有位奶奶同修因我为她做了点证实大法上的事，就总想着带我去吃东西。那时我十一岁。我跟在奶奶身后转了一圈，觉着拒绝不了，就说：“想吃饺子。”让奶奶把这个心圆过去。回家后奶奶说：“让这孩子去吃肯德基，说什么也不去。要给她买冰激凌，她就是不要！”我悄悄对妈妈说：“去肯德基吃得好几十块钱，吃饺子十二块钱就够了。”

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不执着，因为有了更开阔更深邃的宇宙观，思维和认识在法上，远远超越于常人的那点认识，心宁静以致远，才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学习。再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导我们：学习是学生的本份，本来就应该做好。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平和的心态，使我受益良多。很多本来很优秀的同学，经常和同学、老师或家长发生矛盾，情绪起伏大，斤斤计较，任性，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哭闹发脾气。老师也常说：“我也得受学生的气啊！”这一定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学习。我很为他们惋惜，常常给同学讲从法中学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讲宽容，讲德和业。有的同学生气时哭着说：“你说的宽容太难了！”

手机和微信应该是现代社会对学生来说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是大法学员，因为有师父看护，我懂得肩负的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我几乎不去看微信，尽管里面的同学和老师聊的热火朝天，尽管微信上罗列的红数字很多很多，我也不去管它。我的手机设为静音，这使我心无旁骛的专心学习。如果没有大法，我也象很多年轻人一样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整天刷屏，太可怕了。

一位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听说我的成绩后，说：“你们修炼人的孩子就是好，自制力高，我家的孩子不行，就是玩手机。”

看守所附近有个集市，我们同修们决定利用赶集近距离发正念，解体看守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帮助同修闯出黑窝。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农历六月初六，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节日。就在这一天，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邻近的几个村去通知同修，第二天赶集尽量都去发正念。

绕了一圈，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我往家返，当我骑到一个很陡的下坡路时，看到最前方是个十字路口。我从南往北骑，发现从北往南开来一辆两节车厢的大挂车，拉的好像是石子儿，车很大，跑得很慢，可见载重量相当的大。因为我不知道挂车是往南开还是往东开，为了让车先过去，我把车速放慢。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为了大法，为了同修，我无怨无悔。”就在我慢慢的骑着车，来到了十字路口，这时大挂车也正好到了十字路口。我的车已经到了往西拐的路北边沿上，再不拐，就要与大挂车相撞，我毫不犹豫的把车头向左猛一拐，而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路口的路面与路下面的地面是两米多深的下洼地，我被摔到地里，直接就摔昏死过去了。这时就觉的整个胸前一片红，脑子里是白的，象白水泥墙那种白，脑子中间的那个白色的物质比脑子四周那些白色物质要稠一些，我想那可能就是松果体吧？可耳朵还能听见公路上的人的说话声（是三个修路的人），其中一人说：“这车子真扛摔，摔的这么厉害还没摔坏。”路边有一排很高的小树挡着车，车才幸免没摔到地里。另一个说：“怎么没摔坏？车两边的栏杆都摔掉了。”又听另一个人说：“这摔掉了没事，焊一焊就接上了。”他们谁也没敢走到我跟前儿看一看，可能认为我已经被摔死了。

正在这时，从我的头顶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很清楚，也很急促：“求师父！求师父！快求师父！”因为我不喘气儿了，我的思维也不听我使唤了，想不起“求师父”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念：一定要让头动一下，哪怕只有头发丝那么一点儿感觉，也能证明我的头在听我的使唤。这时，又从头顶那个地方传过来一个声音：“求师父！快求师父！”我没管这个声音的催促，我还是按我的想法：一定要把头动一下，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时那个声音又催我了：“求师父！快求师父！”这次没有前两次那么急促了。

经我再三的努力，头似乎象动了一下（是师父在帮我实现我的想法）。这时，不知是谁用的什么东西（好象是织毛衣的细毛衣针头那么粗的尖东西），在我的小腹部位往上划，一直划到心口窝，也就是膻中穴那个地方，我在心里叫了一声：“师父！”“唰”的一下，从划的这一道痕的地方向两边把肚皮拉开，就象开了两扇大门，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师父！”就坐了起来。

闭着眼坐了一小会儿，这时一位修路的人说：“对，坐会儿再起来。”我站了起来，两只胳膊向外一伸说：“没事儿。”说是没事，摔的时候，右边脸先着地，把脸擦的稀巴烂，袜子、裤子全擦破了，整个过程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心里十分感谢师父！

我站起来，仰起头，向公路上看了看，说了一句话：“这从哪上去呢？”一位修路的人说：“顺着地边向西走。”我按照他说的来到公路上，背对着修路人，面向西用左手指着右边擦破皮的脸，发了一念：我脸这个地方不许有擦伤痕迹，那样对证实法不利。然后，来到车跟前，对修路人说：“谢谢你们帮我把车扶了起来。”

巨大的压力下还坚持自己的信仰。她站在讲台上发言时坦然的介绍说：自己只因为修炼大法就被劳教。回来后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才知道该怎么教育我的。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让不少家长感到震惊，但人们都听进去了。

许多人对我或关心或羡慕，总会问：“你为什么能学习这么好？”我就直接回答说，是因为修炼大法，使得我对于吃、穿、用等物欲都看得很淡，很无所谓，也不象我的同学们一样执着的想买什么东西、追求什么名牌，自然而然的就是看的很淡。

事实确实如此，我把亲友给的压岁钱都给妈妈或者其他同修，让他们买小的播放器录下有关大法真相内容送给常人，或者做别的证实大法的事。每次妈妈要为我添置衣服时，我都一边说：“我有衣服，我有！”一边拉着她快速离开商店。我真的认为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初中、高中穿的都是妈妈年轻时的衣服和别人给的旧衣服，合身就可以了。有阿姨同修给我买新衣服，我真的不需要，几次要把钱还回去，但是那个阿姨觉的我吃苦了，可是妈妈却认为吃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行为，不要给小孩增加执著。

吃的方面一直很简单，甚至有长辈同修来了关心的问我：“你妈妈给不给你炒菜？”并说小孩长身体不吃菜是不行的，责怪妈妈做饭糊弄，没照顾好我。我告诉他们：“在学校里有菜吃，但我不大喜欢吃菜。”妈妈每天很忙，刚刚吃的什么饭有时都不记得，饿了，吃饱就行了。因为我一直记得师父早年传法时一直吃方便面的事，所以在学校看到同学订的外卖没吃几口就扔了，我就给他们讲从大法中明白的法理，告诉她们：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德换来的，一定要珍惜。

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我觉的共产党太坏了，我不想入。”老师又瞪圆了眼睛，开始劝我，不管她怎么说，我就是重复说同一句话：“觉的共产党太坏了，不想入。”我当时也真的不会说其它的。最后老师没法，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对老师说，没有人左右我，是我自己的想法，“入不入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不想入就不入吧。”就这样，我顺利的保留了自己干干净净的身份。之后，每当老师问班里谁还不是团员的时候，我都昂着头站起来，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骄傲，因为感觉自己做了件对的事情。

从初中升入高中时，妈妈正值很重的病业关，我的成绩足够读当地最好的高中，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还是选择了相对差一点但是离家很近的高中。很多人很为我惋惜，觉的我如果在最好的那个高中上学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我想到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1]“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1]修炼人的一生是有师父安排的，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也许在这里有我的有缘人呢。我的心很坦然，对得与失变的很坦然，不去计较。

确实是这样，从大法中获取的智慧使我带着荣光走入高中，而屡屡全校第一的光环又成为我证实法的有利工具。作为一个成绩优异又性格温和的学生，各科老师对我都有些偏爱，学校也把我当成重点培养，给予很多关注，学校希望和妈妈多进行沟通交流，以更好的提升我的成绩，并让妈妈在家长会发言，交流她对我的教育经验。借着这样的机会，妈妈跟各科老师及校领导说明我们家是个修炼家庭的事实，讲述真相。他们都很尊敬妈妈，赞扬她了不起，称羨她在多年

我用车钥匙把电动三轮车启动起来，车灯亮了，我骑着车，向同修家跑去。在距同修家一百米的地方，车不动了，车灯也不亮了。师父把我送到这儿，下面的事是我和同修要解决的问题了。

来到同修家，他们夫妻俩都修炼。满屋子被蒸汽笼罩着，女同修对我说：“姐，你坐下，饭熟了，马上吃饭。”

这时的我全身都变了样儿：脖子肿的头都转动不了了；全身所有的筋骨全都错位，腰椎间盘突出肿胀，不能转身；摔下去的时候，右手背被石头硌了一下，现在全肿了，象个小饽饽。我浑身没有一点劲儿，手腕软软的，更推不动那辆三轮车子。我们三个人好歹把我的三轮车推到同修的拖拉机上绑好，把我送回家。

丈夫干活还没回来，做什么饭呢？我想了一下，只好熬大米稀饭了，因为大米稀饭不用劲儿，米洗一洗，放在高压锅里就行了。这时丈夫回家，一见我这个样子，惊到目瞪口呆，急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轻描淡写的说：“没事儿，躲一辆车，倒在路边，擦了一下。”丈夫埋怨我说：“平时告诉你慢点儿骑、慢点儿骑，你就不听。”说完也就过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难题又来了：全身的筋骨错位，导致我上不去炕。胳膊腿儿一动，牵扯全身的筋骨都痛，怎么办呢？心想：法轮大法无所不能！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法弟子同样也是无所不能！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右手用力抓住脖子后面的大筋，因为把那个大筋抓紧，全身的筋都发紧，这样我慢慢的就爬到炕上。上炕之后，还不能松手，等慢慢躺下后，才能松手，要不然就痛的受不了。

因为我有颗信师信法的心，也就不害怕，只听师父的：学法、炼功、发正念。虽然有的动作不到位。相信是师父看

到了我那颗坚定的心，奇迹又在我身上出现了——我的身体迅速恢复健康。

可能我对着脸发的那一念有关，第二天脸上的皮就干燥了，第三天，脸部浅一点的结痂就脱掉了，第四天、第五天，擦的很深的结痂也脱落了很多。

神奇在哪里呢？一般的这种创伤脱痂后，都要留下乌斑或白斑，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样。可我脸上的结痂掉了以后，皮肤和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深一点的结痂看上去好象还有血水，可手一碰，结痂就脱落了。太神奇了！我被惊呆了。

神奇还在后面呢！第四天，我到修车行去修车，我没告诉他翻车的事。当修车的人打开放电瓶的地方说：“你的车翻个了？”我惊奇的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到跟前一看，三块电瓶摞在一起，电线的接头全断了。修车的人把电线头一接就好，一分钱也没花。要知道，出车祸那天，我从公路开到同修家最少一里多地，我的车没电，怎么能跑那么远？

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我又还了一个命债，再次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一害怕就到医院，在医院里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得多少钱往医院里送，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因我有坚信师父的正念，师父救了我！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法书，她相信这么大的法，能够熔炼世间的一切，大法一定能够真正改变我。

学了大法后，我感觉身心宁静，明白了很多道理，渐渐的能够分辨是非，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本书说的很对，大法太好了，特别是业力的转换令我很兴奋，一举四得的法理让我豁然开朗。大法让我的心变的平和，不那么易躁了，开朗阳光，我知道人做的好坏事是给自己做的，所以开始收敛自己的性子，不去伤害他人。同时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学习开始步入正轨。

在学习方面，妈妈总是坚信我能做得很好。第一个月家长会后，妈妈对我说她相信我能够达到第一，我根本不相信。没想到第二个月，我拿到了班级第一，第三个月，我成了全年级第一，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多么神奇！

自那之后，我就再没有掉下来，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到了高中，更是几乎次次第一，不管是分文理还是不分文理。这在我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是大法给了我这样的福份。

修好自己 在学校证实大法

由于成绩一直很好，初二投票选第一批团员的时候，我的名字位列其中。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后，她让我自己决定，我很简单的想，大法这么好，使人的身心都受益，共产党迫害这么好的法，那么它当然是坏的，我怎么能加入它的组织？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跟班主任开门见山地说：“老师，我不入团。”老师被这句话震懵了，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她带我去办公室，一进门就大声说：“这孩子说不入团！”办公室里的老师也惊讶：“还从来没听过不入团的！”“人家多少人想入都入不了啊！”

明慧法会 | 丑小鸭变白天鹅

文 / 大陆年轻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年轻大学生。我出生时正是大法被迫害的极其严重时期，修大法的妈妈怀着我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也就是我还没出生就进了看守所。妈妈多次被非法抓捕，经常是回来后不过一两年就又被抓走，也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爸爸那里度过的。

得法前后的我判若两人

爸爸一家没有修炼大法，冷漠自私，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家里人对外人都充满了敌意，总是把人想的很坏，也因此，他们用恶对待其他人。在这样的家里长大，我总是心情烦躁，对其他人说话很尖酸刻薄，浑身带刺，学习就更不用提了。在上课时吃东西，抄其他人作业，考试时，我总是借着拽书包的动作掩饰抄后面人的卷子，种种种种，我似乎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

幸而得到师父保护，在我将要上初中的那一个暑假，妈妈回来了，自此，我的生活在法大的照耀下明亮起来，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转到妈妈那里上初中。刚开始时，我极易烦躁，干什么都不痛快，经常带着烦躁的心对人恶语相向，更不愿意学习，妈妈用极大的包容心去劝导我，鼓励我。一个人十年养成的东西很难去掉，改变一个人非常的难，妈妈带着我看大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七十六岁，现把我修炼多年来的点滴事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每晚睡觉前都担心再也起不来

我四十年代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县城，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族长辈人都很善良，逢年过节，我们吃什么就给长工吃什么。我爷爷在村头种了几亩葱，还放了一把叉子，专门供村民取用，当地村民也非常敬重我们。

后来共产党来了，我们一家人成了“富农”，一下子家产全都没了。小时候的记忆全是受歧视，别的小伙伴都上学了，我却上不了，整整晚了两年才让上学，后来举家搬迁到东北，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我工作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干的再出色也低人一等。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填表，每次在填“成份”的时候，都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而羞辱，所以我特别自卑，身体也变的很不好。

二十二岁那年，有一次我拿着一暖壶水，突然就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病越来越多，肾结石、胆结石、胆囊炎、颈椎病、心脏病、高血压、胃病等，有时疼的真是生不如死，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出院后还要拉一小车药回家。我到了北京最有名的医院都没有治好。

我刚满四十岁就病退了。那时每天睡觉以前，我都告诉丈夫，速效救心丸就在这放着呢，我要犯病你就给我往嘴里

放。每天虽然是告诉了，但心里还没底，我想犯病了我能喊出来还能让他给我吃药，要是喊不出来，那就过去了。我今天躺下来，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都严重到这种程度。

修炼大法 百病全消

因为从小我奶奶、母亲都信佛，抱着寻求解脱之道的想法，四十几岁我就入寺皈依成居士。但文革之后，寺院已经乱了，我很虔诚的供养，主持来家吃饭，我觉的修佛的人应该是干净的，我就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用盐水仔细的刷了又刷才做饭；吃完饭后他走出家门时说门前的树不好，他就叫我把树给砍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砍树是杀生，就是感觉僧人说的话是对的。这样没事就跑寺院，很多年过去了，身体没好转，也没弄明白修炼的意义。

一九九六年六月初，我五十三岁，我小妹得大法了，向我介绍法轮功。我说：“我不信这个，修炼就是往寺院里跑，气功怎么能修炼呢？”可是她总是说，我看她挺诚心的，就说：“你们那炼功的地方挺远，我走路不方便，也没法去啊。”她说：“这个功在家也能炼。”我说：“那你就把那几套动作给我做一做。”她把第一套功法的动作做完后，当时我就感觉这套功法非常好，上下都抻的，动作很优雅，一定不错，我说：“这功我炼。”

随后她又给我拿来了《转法轮》。我一看《转法轮》，就感觉特别舒服。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炼功，就看到师父穿着西装的法身在我身边来回走，一炼功就看到，特别清楚。我明白了，这是真正的佛法啊，从此我就非常虔诚。原来走路都费劲的我，现在天天早上炼两个小时的功都不觉的累，拿多重的东西都很轻松。

我的信仰。”到下葬那天，亲属们都来了，我第一个走到老伴墓前，我说：“老伴，我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相约不在这个地方，是在更美好的地方。”

要没有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近二百平米的房子里，每天生活都很充实。凭着对师父的坚信，什么困难都能走过来了。在此我再一次谢谢师父的看护！

修炼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我虽然做了一点事，但能走到今天，也是源自于每天坚持学法修炼。但和精進的同修相比还是差的很远，现在还有好多心没有去，有待于继续提高。谢谢师父这么多年对我的保护，我虽然做的不好，我有决心今后更加精進，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再一次叩拜师父，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

初次写稿，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西兰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逢年过节的就三百、五百的要，最多一次要一千元。从二零一七年到现在，我换出去的一元真相币有三万多，五元的有四千多，十元的有两千多。非常感谢同修不辞辛苦，跑很远帮忙换来新钱做真相币。

走出情 坦然面对老伴离世

这么多年来，虽然我讲真相老伴有时不愿意，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支持我的。有一次我从看守所回来，“六一零”把七十多岁的老伴叫到居委会，要把我送洗脑班。老伴指着他们说：“我看你们谁敢动她，她要出了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第二天“六一零”专门来到家里对我老伴说：“您消消气，我们不送了。”

老伴是个很仗义的人，哪个同修有困难他都帮忙，有同修被关在劳教所里，他经常给送钱送物。有的同修在黑窝回来没有生活来源，他就无私的给钱解决些困难。

二零零七年，老伴也得法了，但因为几乎不讲真相、发正念，很多事不在法上，没有抓住这万古机缘，于二零一六年去世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感情一直很好，他这一走对我打击很大。那个时候在家看到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都能回忆起老伴的影子。我想这不行啊，我就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别再让这些干扰我了。”我明白要想摆脱这些干扰，就得多学法。以后我一想起他，就大量的学法。

渐渐我放下了对老伴的情，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于人间的一切，也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借口。所以在刻墓碑的时候，我和女儿说：“你爸的后事别的怎么安排都可以，但墓碑上把你爸的名字放中间，别给我留地方。”女儿当时就哭了。我说：“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信仰，我希望你们尊重

我家有一个三百多平的房子，拿出来一半给大家用做学法点，每天都有四、五十人来学法。当时新得法的人很多，有个别的人随地吐痰，也不太注意卫生。每天大家走后，我们都要收拾好长时间。这个时候我的人心就起来了，就有点接受不了，小妹和我说：“你还修不修，修就得往下放。”她说完之后，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不是颗怕脏的心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我就能放下了。

我老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善良热情，东北冬天比较冷，每天学法的人很多，房子里没有集体供暖，他就帮助烧锅炉。烧锅炉需要好多煤，有很多同修就提出，大伙拿出点钱来买煤，我说：“你们别这么想，大家尽管在这安心学法炼功，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条件，都是师父给的，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

一九九七年刚过完年，我来到女儿家，女儿住的房子三层高，但楼梯都在室外。一天早上我下楼梯，保洁拖楼梯时水比较多，天冷，楼梯上就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下楼梯的时候，我脚下一滑，从二楼直接滑到底，重重的摔在地上，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慢慢有了意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找物业，不然保洁就失业了。后来女儿叫来救护车，我全身一点都不能动，是用担架抬上去的，医院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但我就是动不了，全身跟散架了一样，连肚皮都疼。我想起师父说的：“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1]我想我是炼功人，一定没事的。就这样我炼功十多天后，就全好了。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回到老家，因为我家比较大，全市和邻县两个区要的书都放我这。有一次拉书拉来三集装箱，

每箱重一吨。工人卸下来后，因为外面下着雨，我担心把屋里踩脏对大法书不敬，就给他们说：“你们放这吧，我自己来搬。”从走廊到放书的屋子足有六、七米长，当时我还消着业，没有想太多就自己一个人往屋里搬。等我妹妹下班后问：“这是谁搬的？”我说：“是我搬的。”她很吃惊，三集装箱的书，里面每小箱都有三十多公斤，摞的高高的，整整齐齐，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搬上去的。原来我是手里拎东西都困难的人，能做到这样，都是师父的加持。

通过修炼，我身体什么病都好了，就是肾结石的症状还没下去。有一次要回老家办事，临走的前一天，肾结石又发作了，疼的我直撞墙。老伴问我：“走不走？”我想起师父说的：“好坏出自一念”[1]。我说：“走！”神奇的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这一路也没疼。中转的时候到了一个朋友家，就开始剧烈的疼，那个朋友是医生，她说：“你这是典型的肾结石，还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你走不了了，太危险了。”我说：“我还得走。”一上了火车，就一点儿也不疼了，到家之后刚想躺躺，又开始疼，疼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自动排出来一块象高粱粒那么大的、两块比小米粒大一些的结石。从那之后，肾结石再也没有犯过。

一九九七年冬天，我来到女儿家看孩子，女儿的小区没有炼功点，每天早上我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城里的炼功点，后来打听到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学员，我们就在小区旁建了一个炼功点。起初只有三个人，到一九九九年迫害前，有超过三十人每天来炼功了。

去北京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年初，我又回到老家。在五月份左右，邪党就开始大规模对炼功点上的每个人进行登记调查。

说：“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这是很大的犯罪。”他们问我：“奶奶，我们退出来之后，是不是法轮功就保护我们了？”我说：“你们一边犯罪一边求神佛保护，神不会保护你们的，前提是你们不再犯罪，从今以后改邪归正，自食其力，认可大法，你们的命运会改变的。”他们听明白真相之后，都高兴的做了三退。我离开时他们恋恋不舍。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给我说：“奶奶，他昨天说想奶奶了，我说我们去景点就能看到奶奶，然后就来景点找您了。”这时我对师父说的“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5]有了更深的理解。

用真相币传播真相

我再讲一下我是如何用真相币传播真相的。一开始我没把真相币看的太重要，在一次给人讲真相时，他说听说过法轮功。我问他：“你在哪听说的？”他说在一块钱上看到过。我想原来这真相币救人力度也挺大的。后来看师父讲法说：“我说这办法真好。（鼓掌）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6]师父既然肯定了，我就开始用真相币传播真相。

我先从卖菜、卖水果的小摊贩开始，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遇到找零我就不要了，和他们说话也很尊重他们，渐渐的和他们拉近距离，他们见我都很亲切。然后我就用真相币买东西，他们也不反对。等他们不忙的时候，我就讲真相、做三退。他们认可大法之后，我对他们说：“我给你点好钱你们要不要？这钱谁花谁有福。”他们说：“那以后您就给我们换点吧。”

换了几次之后，他们也亲身受益了，每隔十来天，我都过去看看他们，他们不等我说话，就主动问我：“带来了吗？”我成捆的给他们换，一次最少一百元，多是一元钱的，

我还去海外景点和大学校园里讲真相，二零一七年退了二百多人，二零一八年退了五百多人。有一次在学校的毕业典礼时讲真相，两个小时就劝退了三十多人。学生们特别淳朴、观念少，一说就接受。有七个大学生在校园里小憩，我过去和他们讲，他们起初很敏感，对法轮功也有很多疑问，我顺着他们的执着，一一给他们做了解答。他们围着我听，听得很认真，有一个人说：“我们只知道法轮功自焚，原来真相是这样啊，我们都明白了。”几个人全都做了三退。

一次在景点给一个济南的女士讲真相，一提法轮功，她就翻脸了：“你别给我说这个，我不听，法轮功有什么好的呀。”然后不停的说污蔑大法的话。当时我马上用手势制止了她说：“姑娘，你退不退无所谓，但你不要犯罪。”我说话很严肃，但发自内心的为她好，她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我说：“为什么我给你讲真相呢？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如果你对神佛不敬，将来很危险。”然后我进一步给她讲真相，她脸色渐渐变的缓和了，说：“阿姨，真对不起，原来法轮功是这样啊，我是党员，那你就帮我退了吧。”临分别时，她一再向我道谢。

有一次在景点，我给四个小青年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满口侮辱污蔑之词。有一个人还冒充警察吓唬我。我不为所动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后来看他们实在不听就走了。过几天我又在那里看到他们，他们老远就叫我：“奶奶，你过来。”我过去后发现他们态度不一样了。我问他们：“那天奶奶给你们讲的你们想了没有？”他们说：“我们想了，你给我们退出来吧，我们都同意退。”我问他们：“你们给我说实话，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奶奶，我看你挺善良的，跟你说实话吧，我们都是逃犯，在大陆贩毒的。”我

七月二十日，警察开始在各个炼功点疯狂抓人，我们听说后，就决定进京上访，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权者。但当时进京的道路全被封锁了，七月二十一日我和修炼的妹妹与几个同修打车到邻县，从邻县坐车到天津，转车来到北京。我们离开不久，七十五岁的老母亲打来电话说：“警察把家给抄了，还一直在找你们。”于是我就留在了北京。

当时想怎么样能尽快制止这场迫害呢，正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北京，于是我就和几个同修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安南，但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受谎言蒙蔽，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递交上去。

既然外国政府不行，那我们就找中国政府。二零零零年一月份，我和三个同修来到信访办上访，到了信访办，一听是炼法轮功的，就让填一张个人信息表，填完后我还等着有人来接待呢，没成想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公安局。同行有一个外地同修被抱着大树铐了起来。我们被送看守所之前，她对我说：“老大姐，再见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听说她回去不久就被迫害致死了。

看守所的环境很恶劣，睡的是人挤人的大通铺，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睡的地方了，厕所就是在屋里的一个大洞，非常脏。我从小特别爱干净，要不是学了大法，这样的苦我是受不了的。

看守所的监号里有十七个人，十四个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炼功牢头就打，我看到后，大声的对她说：“住手，不能打人！”牢头就停下来了，后来我炼功的时候她说：“老太太，这个号里就你可以炼功，我给你看着人，别人不行。”我说：“这不行，要练就大家都炼，我一个人炼算什么？”大家就一起炼功她也没管。不久被狱警发现了，狱警过来把

每个人都铐上，然后清场，把我们都带出去。对面就是男号，他们听到后都趴在小窗口上，赞许的看着我们，我高高的举着被铐着的双手大声的喊：“法轮功！我们是法轮功！”

我们被整整铐了两天，睡觉吃饭也一直铐着。正好有一个同修被提审去了，没被铐上，她回来后就给大家轮流喂饭，帮助上厕所。

在黑窝里最需要的就是法，但入监的时候要把衣服脱光，搜查特别严格。我贴身携带了一本袖珍《洪吟》，在快要脱完衣服的时候，有一个警察突然说：“行了，穿上吧，这么大岁数了，过去吧。”《洪吟》就顺利的带了进去，在里面我们就不断学法背法，一个月后我闯出了黑窝。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我去一个被监控的同修家，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接着陆陆续续的很多同修也被绑架到这个号里来。牢头对我很客气，按照里面的规矩，新进去的人要被从头到脚浇一桶凉水，给个下马威。但她没对我这样。有大法弟子进来的时候，我都给牢头说：“大法弟子你可不能浇水啊。”她说：“行，老太太，听你的。”之后进来的同修再也没被浇水。

我这两次被绑架都是在里面过的年。过年的时候，同修家人给送来水果，我们恭恭敬敬的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供给师父，大家都跪下恭祝师父新年好，有的常人看到了，也跪下来叩首。除了讲真相外，其它时间就是和同修学法炼功，在师父的加持下，不断能收到新经文。一个月后，我平安回到家里。

克服怕心 发资料

二零零三年，我在女儿住的城市买了个近二百平的房子，要装修三个多月。我请了一批山东的工人干活，我没把

也不留恋那里的环境，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那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故事。

二零一三年，我参与了打真相电话项目，两个月的时间劝退二百多人，其中感人的故事太多了。一次，电话打到了吉林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我就从基本真相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多小时，讲完之后，我说：“我完全为了你们好，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私心，就是想让你们在将来大灾大难时能躲开。”那个孩子很感动，做了三退。我说：“你宿舍里的其他小朋友呢，也叫过来，奶奶给他们也讲讲。”就听到很多人在说：“奶奶你不用讲了，你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退。”就这样宿舍六个人依次报了真名做了三退，到最后还恋恋不舍的不愿挂电话，他们说：“奶奶，听您讲话，我们特开心。”

还有一次打电话，打到一个中学校长那里，一开始他并不是很认可，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信耶稣与你听真相不矛盾，耶稣也是伟大的神，我不反对你的信仰，我告诉你的是保平安。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才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残酷，有多少善良的人被迫害死了，神佛能不惩治它吗？你是个党员，也是它的一分子，你退出来，将来大灾大难就离你远去了。”他说：“我儿子明年考大学，我担心影响他的前途。”我说：“不影响，反而对他很好，这个事你担心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他说：“阿姨，我听明白了，听你的，把它退了。”随后他又叫来他的妻子，他妻子也退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只要是正念强，信师信法，讲真相也不是特别难的。

二零一三年春天，有一天我突然尿血，腰疼得在地上起不来。第二天就发高烧，嘴都烧裂了，一点也吃不下饭去，一吃就恶心。这时，一个老年同修来看我，她帮我天天发正念，但还是继续烧，后来她有事回家了一天。

老伴看我不行，非送我去医院，我说：“你别管，我是有漏，我找到不在法上的地方，改了就好了。”老伴说：“你都烧成这样了，还找什么呀，还不去医院？”我说：“我有师父，我归师父管，医院管不了我，医院也治不了我的病。”

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是修炼。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4]我开始细致的向内找，连当常人时做的事都一件件的找。最后找到了在上次被迫害后，老伴害怕，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我受怕心、情的干扰，渐渐也懈怠了。我和师父说：“师父我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等我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做好，绝不让师父为我操心。”找到执着之后，马上我就见好了。

第二天同修回来，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就给我盛了一口，我说：“你再给我多盛一点。”她很惊喜的说：“你能吃饭了？”我说：“我能吃了，我好了。”半个月后，我就完全好了。好了之后我马上就投入到证实法之中。

再一次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在我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几次救了我。我想给每位同修说，在遇到病业关的时候，一定要向内找，一定要向内找，找出问题后一定去掉，要兑现，否则的话，等于没找。借此机会我感谢当年帮助我的老年同修。

不留恋海外生活，在海外讲真相

我于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三次去海外探亲，每次待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留恋那里的生活，

他们当成工人，同情他们干活累，每星期至少要给他们买两次排骨。我去，工人们就围上来了，工人们非常感动，他们说：“我们在外面干活，喝凉水都自己打去，天天这么送肉的哪见过呀？”有一个工头钱花超了，过年回家没钱了，我听说后，立刻拿出三千块钱给他。他们和我关系非常好。后来开始三退之后，我把他们叫过来劝退，他们说：“大婶这么好，你说什么我们都信。”就全都退了。

有一次，同修给了我七份真相资料让我去散发。我晚上在外面转了两个小时，一份也没有发出去，走哪都感觉有人看着，腿直哆嗦，嘴也干的不行。第二天一学法，心想我还得出去啊。晚上我又出去了，转了三个小时，我又一份也没发。回头再一学法，心想别人能发，我为什么不行，我还要出去。第三次出去了，刚出门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吓得又回去了。我才意识到，学法少，心性不到位，做事情就很艰难。

后来有一天，我看《精進要旨》，看着看着，书一下亮了，每个字冒着金光，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我要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克服怕心走出去。当时我正在外地，我就找到外地大法弟子叫他们帮我打印资料，我开始发资料。起初还是很害怕，每到临出去的前一天，心里就不稳，但我不断的求师父保护加持，一出门就不害怕了。以后每次从做资料到发资料，全程都让自己充满正念，让有缘人能得到真相，这样做起来就比较顺利，神奇的事很多。

那时资料是用牛皮纸袋来装。有一次发完之后天阴沉的象黑锅底一样，我想这个时候去把资料拿回来已经来不及了，这淋湿了怎么办？我就求师父别下雨，结果其他地方都

下了很大的雨，唯独我发的那片一点雨没下。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

有一次我发资料发到晚上十一点，走的比较远迷路了，我身上一分钱也没带很着急，我就和师父说：“师父，我找不到家了，请您帮帮我。”再走走，一抬头，就到家门口了。

还有一次，我被一个人高马大的保安跟踪，我就发了一念：“你追不上我。”就看到他在我后面走来走去，就是没追上我。

（待续）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接上文）

在黑窝证实法

正念不足的时候就会遇到危险。二零一一年离过年还有三天，我想这次多发一点，过年就没有时间出来了，其实就起了干事心，发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发正念。刚发不久，就被一个保安发现，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说：“到处找你们找不着，今天可让我逮着了。”然后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同来的同修闻声赶过来给保安说：“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放了她吧。”保安说：“那能放吗？不能放。”我心想别让同修受连累，就大声说：“你少管闲事，我不认识你，你赶快走。”

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当时是晚上八点多，又在一个小公园里，不一会就围上来五、六十人，大家都静静的听着，

果。”[1]我就跟师父说：“师父，不管我有什么漏，我都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迫害我。”

我不知道怎么走进屋里来的，进了屋先到师父法像跟前，想给师父叩首，但头都低不下来。我让老伴扶我到地铺上后，就一点也动不了了。我在心里高强度的发正念。夜里老伴给我翻身都翻不了，太疼了。我让老伴给我拿来一个音乐播放器，我开始听师父讲法。每天很少睡觉，听三讲，起不来就再用小电子书看三讲。

第二天来了两个同修，三个人才帮我翻了身。老伴看我这么痛苦，就建议我上医院。我说：“我要去了医院，这一辈子永远就起不来了，你放心，过几天我就好了。”

我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前几天给女婿讲真相时，因他受邪党毒害比较深，不但不听真相还理智不清地污蔑大法，我当时很气愤，就以长辈的口吻教训了他几句，没有用善心来对待，也没有做到忍，让邪恶钻了空子。

找到之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就开始恢复，三天后就下地炼功，第一套功法炼了一个多小时，浑身衣服全湿透了，之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第四天我开始炼第二套功法，每个动作只能抱四分钟。第五天，我开始炼第三、四套功法，我想腰不是弯不下去吗？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3]我就试试到底能不能行，第四套功法真的就弯下去了。从此以后，一天天见好。十多天后，我就能自由行走了。

我小妹非常惦记我，为了让她放心，我就去了她那，当天打坐就坐了四十多分钟，半个月时间，我基本上就正常了。老伴感慨的说：“这真是神了，这么快你就恢复了，这要是个常人，不摔死也是个植物人。”

非常好，花生米、鸭蛋在里面很珍贵，她也分给我，自己吃的方便面有时也分给我一部份。

我被定了劳教两年，但在师父的保护下，在看守所里只待了二十四天就以所外执行的形式出来了。临走时，牢头对我说：“有一次我在狱警的办公室看到了你的卷宗，要重判，当时都把我吓瘫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走了。”我说：“我不是给你说了吗？谁说了也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看到她没有钱，也没人管她，就和她说：“你相信大法好，到什么时候都有人帮你，我出去之后给你送点零花钱来，你需要什么衣服告诉我，我给你买点。”她说：“谢谢阿姨，你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

我回来后第三天，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连同五百块钱，让女儿给她送过去。女儿到了看守所才知道，她得了福报，在我出来的第二天她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大法弟子说话就得兑现，我又联系了她，当面把东西和钱给她，她非常感激，哭着说：“我现在知道法轮功都是什么样的人了。”

过病业关

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每次病业关我都闯过来了。在过病业关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神奇事。

有一次，我出现肩周炎的病业假相，胳膊抬不起来，发资料很不方便，我就求师父：“师父，我出去发资料胳膊都抬不起来，我怎么发啊，求求师父快点让我好吧。”第二天就好了。

有一次天下着小雪，露台非常滑，我刚一出去准备清雪，没想到脚后跟一滑，整个身体直直地就仰倒着摔在地上，感觉五脏六腑都摔坏了，疼的难以忍受。当时我就想起了师父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

没有一个插嘴的。保安也不阻拦，本来派出所到这就七、八分钟路程，但警车迟迟未到，等我把该讲的真相讲完了，警车来了，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了派出所，警察就开始审问我，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我什么都不会给你说的，我如果说了就是叛徒，我不会干这种事的。”警察审讯了一宿没让我睡觉，第二天要拉我去看守所。一出派出所的门，我就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阴沉的天，灰蒙蒙笼罩着整个天空，我当时感觉，苍天都在为我不公。到了看守所体检时从来没有高血压的我查出高压二百二十，低压一百八十，仍然被送进看守所，但狱警很害怕。

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看守所每天让背监规，我背师父的《论语》，他们给我吃药，我就吐出来。因为我打呼噜，晚上睡觉旁边的人就把我推醒，我也很愧疚，担心影响到别人休息。第二天，狱警来到号里问：“晚上谁打呼噜。”我说：“我打。”狱警大声的对其他人说：“我告诉你们，老太太打呼噜，谁要再碰她一下，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出去。”从那以后，监号的人对我非常客气，上厕所都来扶我。

我换了两个监号，在第一个监号待了五天，劝退了五人，在第二个监号待了十九天，十三个人中劝退了九个。我在里面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日用品都多买一些，谁有困难就给谁。讲真相很顺利。

第二间的牢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因为打架，要重判她。她说：“他们都说我要判十五年以上，我该怎么办？”我就经常给她讲真相，告诉她：“你相信法轮大法好，什么事情都会改变的。”她很认可。她对别人特别严厉，但对我

非常好，花生米、鸭蛋在里面很珍贵，她也分给我，自己吃的方便面有时也分给我一部份。

我被定了劳教两年，但在师父的保护下，在看守所里只待了二十四天就以所外执行的形式出来了。临走时，牢头对我说：“有一次我在狱警的办公室看到了你的卷宗，要重判，当时都把我吓瘫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走了。”我说：“我不是给你说了吗？谁说了也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看到她没有钱，也没人管她，就和她说：“你相信大法好，到什么时候都有人帮你，我出去之后给你送点零花钱来，你需要什么衣服告诉我，我给你买点。”她说：“谢谢阿姨，你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

我回来后第三天，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连同五百块钱，让女儿给她送过去。女儿到了看守所才知道，她得了福报，在我出来的第二天她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大法弟子说话就得兑现，我又联系了她，当面把东西和钱给她，她非常感激，哭着说：“我现在知道法轮功都是什么样的人了。”

过病业关

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每次病业关我都闯过来了。在过病业关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神奇事。

有一次，我出现肩周炎的病业假相，胳膊抬不起来，发资料很不方便，我就求师父：“师父，我出去发资料胳膊都抬不起来，我怎么发啊，求求师父快点让我好吧。”第二天就好了。

有一次天下着小雪，露台非常滑，我刚一出去准备清雪，没想到脚后跟一滑，整个身体直直地就仰倒着摔在地上，感觉五脏六腑都摔坏了，疼的难以忍受。当时我就想起了师父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

没有一个插嘴的。保安也不阻拦，本来派出所到这就七、八分钟路程，但警车迟迟未到，等我把该讲的真相讲完了，警车来了，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了派出所，警察就开始审问我，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我什么都不会给你说的，我如果说了就是叛徒，我不会干这种事的。”警察审讯了一宿没让我睡觉，第二天要拉我去看守所。一出派出所的门，我就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阴沉的天，灰蒙蒙笼罩着整个天空，我当时感觉，苍天都在为我不公。到了看守所体检时从来没有高血压的我查出高压二百二十，低压一百八十，仍然被送进看守所，但狱警很害怕。

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看守所每天让背监规，我背师父的《论语》，他们给我吃药，我就吐出来。因为我打呼噜，晚上睡觉旁边的人就把我推醒，我也很愧疚，担心影响到别人休息。第二天，狱警来到号里问：“晚上谁打呼噜。”我说：“我打。”狱警大声的对其他人说：“我告诉你们，老太太打呼噜，谁要再碰她一下，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出去。”从那以后，监号的人对我非常客气，上厕所都来扶我。

我换了两个监号，在第一个监号待了五天，劝退了五人，在第二个监号待了十九天，十三个人中劝退了九个。我在里面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日用品都多买一些，谁有困难就给谁。讲真相很顺利。

第二间的牢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因为打架，要重判她。她说：“他们都说我要判十五年以上，我该怎么办？”我就经常给她讲真相，告诉她：“你相信法轮大法好，什么事情都会改变的。”她很认可。她对别人特别严厉，但对我

下了很大的雨，唯独我发的那片一点雨没下。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

有一次我发资料发到晚上十一点，走的比较远迷路了，我身上一分钱也没带很着急，我就和师父说：“师父，我找不到家了，请您帮帮我。”再走走，一抬头，就到家门口了。

还有一次，我被一个人高马大的保安跟踪，我就发了一念：“你追不上我。”就看到他在我后面走来走去，就是没追上我。

（待续）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接上文）

在黑窝证实法

正念不足的时候就会遇到危险。二零一一年离过年还有三天，我想这次多发一点，过年就没有时间出来了，其实就起了干事心，发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发正念。刚发不久，就被一个保安发现，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说：“到处找你们找不着，今天可让我逮着了。”然后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同来的同修闻声赶过来给保安说：“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放了她吧。”保安说：“那能放吗？不能放。”我心想别让同修受连累，就大声说：“你少管闲事，我不认识你，你赶快走。”

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当时是晚上八点多，又在一个小公园里，不一会就围上来五、六十人，大家都静静的听着，

果。”[1]我就跟师父说：“师父，不管我有什么漏，我都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迫害我。”

我不知道怎么走进屋里来的，进了屋先到师父法像跟前，想给师父叩首，但头都低不下来。我让老伴扶我到地铺上后，就一点也动不了了。我在心里高强度的发正念。夜里老伴给我翻身都翻不了，太疼了。我让老伴给我拿来一个音乐播放器，我开始听师父讲法。每天很少睡觉，听三讲，起不来就再用小电子书看三讲。

第二天来了两个同修，三个人才帮我翻了身。老伴看我这么痛苦，就建议我上医院。我说：“我要去了医院，这一辈子永远就起不来了，你放心，过几天我就好了。”

我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前几天给女婿讲真相时，因他受邪党毒害比较深，不但不听真相还理智不清地污蔑大法，我当时很气愤，就以长辈的口吻教训了他几句，没有用善心来对待，也没有做到忍，让邪恶钻了空子。

找到之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就开始恢复，三天后就下地炼功，第一套功法炼了一个多小时，浑身衣服全湿透了，之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第四天我开始炼第二套功法，每个动作只能抱四分钟。第五天，我开始炼第三、四套功法，我想腰不是弯不下去吗？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3]我就试试到底能不能行，第四套功法真的就弯下去了。从此以后，一天天见好。十多天后，我就能自由行走了。

我小妹非常惦记我，为了让她放心，我就去了她那，当天打坐就坐了四十多分钟，半个月时间，我基本上就正常了。老伴感慨的说：“这真是神了，这么快你就恢复了，这要是个常人，不摔死也是个植物人。”

二零一三年春天，有一天我突然尿血，腰疼得在地上起不来。第二天就发高烧，嘴都烧裂了，一点也吃不下饭去，一吃就恶心。这时，一个老年同修来看我，她帮我天天发正念，但还是继续烧，后来她有事回家了一天。

老伴看我不行，非送我去医院，我说：“你别管，我是有漏，我找到不在法上的地方，改了就好了。”老伴说：“你都烧成这样了，还找什么呀，还不去医院？”我说：“我有师父，我归师父管，医院管不了我，医院也治不了我的病。”

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是修炼。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4]我开始细致的向内找，连当常人时做的事都一件件的找。最后找到了在上次被迫害后，老伴害怕，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我受怕心、情的干扰，渐渐也懈怠了。我和师父说：“师父我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等我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做好，绝不让师父为我操心。”找到执着之后，马上我就见好了。

第二天同修回来，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就给我盛了一口，我说：“你再给我多盛一点。”她很惊喜的说：“你能吃饭了？”我说：“我能吃了，我好了。”半个月后，我就完全好了。好了之后我马上就投入到证实法之中。

再一次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在我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几次救了我。我想给每位同修说，在遇到病业关的时候，一定要向内找，一定要向内找，找出问题后一定去掉，要兑现，否则的话，等于没找。借此机会我感谢当年帮助我的老年同修。

不留恋海外生活，在海外讲真相

我于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三次去海外探亲，每次待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留恋那里的生活，

他们当成工人，同情他们干活累，每星期至少要给他们买两次排骨。我去，工人们就围上来了，工人们非常感动，他们说：“我们在外面干活，喝凉水都自己打去，天天这么送肉的哪见过呀？”有一个工头钱花超了，过年回家没钱了，我听说后，立刻拿出三千块钱给他。他们和我关系非常好。后来开始三退之后，我把他们叫过来劝退，他们说：“大婶这么好，你说什么我们都信。”就全都退了。

有一次，同修给了我七份真相资料让我去散发。我晚上在外面转了两个小时，一份也没有发出去，走哪都感觉有人看着，腿直哆嗦，嘴也干的不行。第二天一学法，心想我还得出去啊。晚上我又出去了，转了三个小时，我又一份也没发。回头再一学法，心想别人能发，我为什么不行，我还要出去。第三次出去了，刚出门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吓得又回去了。我才意识到，学法少，心性不到位，做事情就很艰难。

后来有一天，我看《精進要旨》，看着看着，书一下亮了，每个字冒着金光，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我要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克服怕心走出去。当时我正在外地，我就找到外地大法弟子叫他们帮我打印资料，我开始发资料。起初还是很害怕，每到临出去的前一天，心里就不稳，但我不断的求师父保护加持，一出门就不害怕了。以后每次从做资料到发资料，全程都让自己充满正念，让有缘人能得到真相，这样做起来就比较顺利，神奇的事很多。

那时资料是用牛皮纸袋来装。有一次发完之后天阴沉的象黑锅底一样，我想这个时候去把资料拿回来已经来不及了，这淋湿了怎么办？我就求师父别下雨，结果其他地方都

每个人都铐上，然后清场，把我们都带出去。对面就是男号，他们听到后都趴在小窗口上，赞许的看着我们，我高高的举着被铐着的双手大声的喊：“法轮功！我们是法轮功！”

我们被整整铐了两天，睡觉吃饭也一直铐着。正好有一个同修被提审去了，没被铐上，她回来后就给大家轮流喂饭，帮助上厕所。

在黑窝里最需要的就是法，但入监的时候要把衣服脱光，搜查特别严格。我贴身携带了一本袖珍《洪吟》，在快要脱完衣服的时候，有一个警察突然说：“行了，穿上吧，这么大岁数了，过去吧。”《洪吟》就顺利的带了进去，在里面我们就不断学法背法，一个月后我闯出了黑窝。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我去一个被监控的同修家，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接着陆陆续续的很多同修也被绑架到这个号里来。牢头对我很客气，按照里面的规矩，新进去的人要被从头到脚浇一桶凉水，给个下马威。但她没对我这样。有大法弟子进来的时候，我都给牢头说：“大法弟子你可不能浇水啊。”她说：“行，老太太，听你的。”之后进来的同修再也没被浇水。

我这两次被绑架都是在里面过的年。过年的时候，同修家人给送来水果，我们恭恭敬敬的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供给师父，大家都跪下恭祝师父新年好，有的常人看到了，也跪下来叩首。除了讲真相外，其它时间就是和同修学法炼功，在师父的加持下，不断能收到新经文。一个月后，我平安回到家里。

克服怕心 发资料

二零零三年，我在女儿住的城市买了个近二百平的房子，要装修三个多月。我请了一批山东的工人干活，我没把

也不留恋那里的环境，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那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故事。

二零一三年，我参与了打真相电话项目，两个月的时间劝退二百多人，其中感人的故事太多了。一次，电话打到了吉林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我就从基本真相开始讲起，讲了半个多小时，讲完之后，我说：“我完全为了你们好，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私心，就是想让你们在将来大灾大难时能躲开。”那个孩子很感动，做了三退。我说：“你宿舍里的其他小朋友呢，也叫过来，奶奶给他们也讲讲。”就听到很多人在说：“奶奶你不用讲了，你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退。”就这样宿舍六个人依次报了真名做了三退，到最后还恋恋不舍的不愿挂电话，他们说：“奶奶，听您讲话，我们特开心。”

还有一次打电话，打到一个中学校长那里，一开始他并不是很认可，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信耶稣与你听真相不矛盾，耶稣也是伟大的神，我不反对你的信仰，我告诉你的是保平安。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才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残酷，有多少善良的人被迫害死了，神佛能不惩治它吗？你是个党员，也是它的一分子，你退出来，将来大灾大难就离你远去了。”他说：“我儿子明年考大学，我担心影响他的前途。”我说：“不影响，反而对他很好，这个事你担心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他说：“阿姨，我听明白了，听你的，把它退了。”随后他又叫来他的妻子，他妻子也退了。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只要是正念强，信师信法，讲真相也不是特别难的。

我还去海外景点和大学校园里讲真相，二零一七年退了二百多人，二零一八年退了五百多人。有一次在学校的毕业典礼时讲真相，两个小时就劝退了三十多人。学生们特别淳朴、观念少，一说就接受。有七个大学生在校园里小憩，我过去和他们讲，他们起初很敏感，对法轮功也有很多疑问，我顺着他们的执着，一一给他们做了解答。他们围着我听，听得很认真，有一个人说：“我们只知道法轮功自焚，原来真相是这样啊，我们都明白了。”几个人全都做了三退。

一次在景点给一个济南的女士讲真相，一提法轮功，她就翻脸了：“你别给我说这个，我不听，法轮功有什么好的呀。”然后不停的说污蔑大法的话。当时我马上用手势制止了她说：“姑娘，你退不退无所谓，但你不要犯罪。”我说话很严肃，但发自内心的为她好，她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我说：“为什么我给你讲真相呢？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如果你对神佛不敬，将来很危险。”然后我进一步给她讲真相，她脸色渐渐变的缓和了，说：“阿姨，真对不起，原来法轮功是这样啊，我是党员，那你就帮我退了吧。”临分别时，她一再向我道谢。

有一次在景点，我给四个小青年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满口侮辱污蔑之词。有一个人还冒充警察吓唬我。我不为所动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后来看他们实在不听就走了。过几天我又在那里看到他们，他们老远就叫我：“奶奶，你过来。”我过去后发现他们态度不一样了。我问他们：“那天奶奶给你们讲的你们想了没有？”他们说：“我们想了，你给我们退出来吧，我们都同意退。”我问他们：“你们给我说实话，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奶奶，我看你挺善良的，跟你说实话吧，我们都是逃犯，在大陆贩毒的。”我

七月二十日，警察开始在各个炼功点疯狂抓人，我们听说后，就决定进京上访，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权者。但当时进京的道路全被封锁了，七月二十一日我和修炼的妹妹与几个同修打车到邻县，从邻县坐车到天津，转车来到北京。我们离开不久，七十五岁的老母亲打来电话说：“警察把家给抄了，还一直在找你们。”于是我就留在了北京。

当时想怎么样能尽快制止这场迫害呢，正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北京，于是我就和几个同修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安南，但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受谎言蒙蔽，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递交上去。

既然外国政府不行，那我们就找中国政府。二零零零年一月份，我和三个同修来到信访办上访，到了信访办，一听是炼法轮功的，就让填一张个人信息表，填完后我还等着有人来接待呢，没成想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公安局。同行有一个外地同修被抱着大树铐了起来。我们被送看守所之前，她对我说：“老大姐，再见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听说她回去不久就被迫害致死了。

看守所的环境很恶劣，睡的是人挤人的大通铺，上个厕所回来就没有睡的地方了，厕所就是在屋里的一个大洞，非常脏。我从小特别爱干净，要不是学了大法，这样的苦我是受不了的。

看守所的监号里有十七个人，十四个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炼功牢头就打，我看到后，大声的对她说：“住手，不能打人！”牢头就停下来了，后来我炼功的时候她说：“老太太，这个号里就你可以炼功，我给你看着人，别人不行。”我说：“这不行，要练就大家都炼，我一个人炼算什么？”大家就一起炼功她也没管。不久被狱警发现了，狱警过来把

每箱重一吨。工人卸下来后，因为外面下着雨，我担心把屋里踩脏对大法书不敬，就给他们说：“你们放这吧，我自己来搬。”从走廊到放书的屋子足有六、七米长，当时我还消着业，没有想太多就自己一个人往屋里搬。等我妹妹下班后问：“这是谁搬的？”我说：“是我搬的。”她很吃惊，三集装箱的书，里面每小箱都有三十多公斤，摞的高高的，整整齐齐，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搬上去的。原来我是手里拎东西都困难的人，能做到这样，都是师父的加持。

通过修炼，我身体什么病都好了，就是肾结石的症状还没下去。有一次要回老家办事，临走的前一天，肾结石又发作了，疼的我直撞墙。老伴问我：“走不走？”我想起师父说的：“好坏出自一念”[1]。我说：“走！”神奇的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这一路也没疼。中转的时候到了一个朋友家，就开始剧烈的疼，那个朋友是医生，她说：“你这是典型的肾结石，还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你走不了了，太危险了。”我说：“我还得走。”一上了火车，就一点儿也不疼了，到家之后刚想躺躺，又开始疼，疼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自动排出来一块象高粱粒那么大的、两块比小米粒大一些的结石。从那之后，肾结石再也没有犯过。

一九九七年冬天，我来到女儿家看孩子，女儿的小区没有炼功点，每天早上我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城里的炼功点，后来打听到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学员，我们就在小区旁建了一个炼功点。起初只有三个人，到一九九九年迫害前，有超过三十人每天来炼功了。

去北京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年初，我又回到老家。在五月份左右，邪党就开始大规模对炼功点上的每个人进行登记调查。

说：“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这是很大的犯罪。”他们问我：“奶奶，我们退出来之后，是不是法轮功就保护我们了？”我说：“你们一边犯罪一边求神佛保护，神不会保护你们的，前提是你们不再犯罪，从今以后改邪归正，自食其力，认可大法，你们的命运会改变的。”他们听明白真相之后，都高兴的做了三退。我离开时他们恋恋不舍。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给我说：“奶奶，他昨天说想奶奶了，我说我们去景点就能看到奶奶，然后就来景点找您了。”这时我对师父说的“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5]有了更深的理解。

用真相币传播真相

我再讲一下我是如何用真相币传播真相的。一开始我没把真相币看的太重要，在一次给人讲真相时，他说听说过法轮功。我问他：“你在哪听说的？”他说在一块钱上看到过。我想原来这真相币救人力度也挺大的。后来看师父讲法说：“我说这办法真好。（鼓掌）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6]师父既然肯定了，我就开始用真相币传播真相。

我先从卖菜、卖水果的小摊贩开始，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遇到找零我就不要了，和他们说话也很尊重他们，渐渐的和他们拉近距离，他们见我都很亲切。然后我就用真相币买东西，他们也不反对。等他们不忙的时候，我就讲真相、做三退。他们认可大法之后，我对他们说：“我给你点好钱你们要不要？这钱谁花谁有福。”他们说：“那以后您就给我们换点吧。”

换了几次之后，他们也亲身受益了，每隔十来天，我都过去看看他们，他们不等我说话，就主动问我：“带来了吗？”我成捆的给他们换，一次最少一百元，多是一元钱的，

逢年过节的就三百、五百的要，最多一次要一千元。从二零一七年到现在，我换出去的一元真相币有三万多，五元的有四千多，十元的有两千多。非常感谢同修不辞辛苦，跑很远帮忙换来新钱做真相币。

走出情 坦然面对老伴离世

这么多年来，虽然我讲真相老伴有时不愿意，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支持我的。有一次我从看守所回来，“六一零”把七十多岁的老伴叫到居委会，要把我送洗脑班。老伴指着他们说：“我看你们谁敢动她，她要出了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第二天“六一零”专门来到家里对我老伴说：“您消消气，我们不送了。”

老伴是个很仗义的人，哪个同修有困难他都帮忙，有同修被关在劳教所里，他经常给送钱送物。有的同修在黑窝回来没有生活来源，他就无私的给钱解决些困难。

二零零七年，老伴也得法了，但因为几乎不讲真相、发正念，很多事不在法上，没有抓住这万古机缘，于二零一六年去世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感情一直很好，他这一走对我打击很大。那个时候在家看到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都能回忆起老伴的影子。我想这不行啊，我就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别再让这些干扰我了。”我明白要想摆脱这些干扰，就得多学法。以后我一想起他，就大量的学法。

渐渐我放下了对老伴的情，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于人间的一切，也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借口。所以在刻墓碑的时候，我和女儿说：“你爸的后事别的怎么安排都可以，但墓碑上把你爸的名字放中间，别给我留地方。”女儿当时就哭了。我说：“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信仰，我希望你们尊重

我家有一个三百多平的房子，拿出来一半给大家用做学法点，每天都有四、五十人来学法。当时新得法的人很多，有个别的人随地吐痰，也不太注意卫生。每天大家走后，我们都要收拾好长时间。这个时候我的人心就起来了，就有点接受不了，小妹和我说：“你还修不修，修就得往下放。”她说完之后，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不是颗怕脏的心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我就能放下了。

我老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善良热情，东北冬天比较冷，每天学法的人很多，房子里没有集体供暖，他就帮助烧锅炉。烧锅炉需要好多煤，有很多同修就提出，大伙拿出点钱来买煤，我说：“你们别这么想，大家尽管在这安心学法炼功，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条件，都是师父给的，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

一九九七年刚过完年，我来到女儿家，女儿住的房子三层高，但楼梯都在室外。一天早上我下楼梯，保洁拖楼梯时水比较多，天冷，楼梯上就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下楼梯的时候，我脚下一滑，从二楼直接滑到底，重重的摔在地上，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慢慢有了意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找物业，不然保洁就失业了。后来女儿叫来救护车，我全身一点都不能动，是用担架抬上去的，医院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但我就是动不了，全身跟散架了一样，连肚皮都疼。我想起师父说的：“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1]我想我是炼功人，一定没事的。就这样我炼功十多天后，就全好了。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回到老家，因为我家比较大，全市和邻县两个区要的书都放我这。有一次拉书拉来三集装箱，

放。每天虽然是告诉了，但心里还没底，我想犯病了我能喊出来还能让他给我吃药，要是喊不出来，那就过去了。我今天躺下来，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都严重到这种程度。

修炼大法 百病全消

因为从小我奶奶、母亲都信佛，抱着寻求解脱之道的想法，四十几岁我就入寺皈依成居士。但文革之后，寺院已经乱了，我很虔诚的供养，主持来家吃饭，我觉的修佛的人应该是干净的，我就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用盐水仔细的刷了又刷才做饭；吃完饭后他走出家门时说门前的树不好，他就叫我把树给砍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砍树是杀生，就是感觉僧人说的话是对的。这样没事就跑寺院，很多年过去了，身体没好转，也没弄明白修炼的意义。

一九九六年六月初，我五十三岁，我小妹得大法了，向我介绍法轮功。我说：“我不信这个，修炼就是往寺院里跑，气功怎么能修炼呢？”可是她总是说，我看她挺诚心的，就说：“你们那炼功的地方挺远，我走路不方便，也没法去啊。”她说：“这个功在家也能炼。”我说：“那你就把那几套动作给我做一做。”她把第一套功法的动作做完后，当时我就感觉这套功法非常好，上下都抻的，动作很优雅，一定不错，我说：“这功我炼。”

随后她又给我拿来了《转法轮》。我一看《转法轮》，就感觉特别舒服。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炼功，就看到师父穿着西装的法身在我身边来回走，一炼功就看到，特别清楚。我明白了，这是真正的佛法啊，从此我就非常虔诚。原来走路都费劲的我，现在天天早上炼两个小时的功都不觉的累，拿多重的东西都很轻松。

我的信仰。”到下葬那天，亲属们都来了，我第一个走到老伴墓前，我说：“老伴，我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相约不在这个地方，是在更美好的地方。”

要没有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近二百平米的房子里，每天生活都很充实。凭着对师父的坚信，什么困难都能走过来了。在此我再一次谢谢师父的看护！

修炼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我虽然做了一点事，但能走到今天，也是源自于每天坚持学法修炼。但和精進的同修相比还是差的很远，现在还有好多心没有去，有待于继续提高。谢谢师父这么多年对我的保护，我虽然做的不好，我有决心今后更加精進，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再一次叩拜师父，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

初次写稿，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4]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西兰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丑小鸭变白天鹅

文 / 大陆年轻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年轻大学生。我出生时正是大法被迫害的极其严重时期，修大法的妈妈怀着我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也就是我还没出生就进了看守所。妈妈多次被非法抓捕，经常是回来后不过一两年就又被抓走，也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爸爸那里度过的。

得法前后的我判若两人

爸爸一家没有修炼大法，冷漠自私，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家里人对外人都充满了敌意，总是把人想的很坏，也因此，他们用恶对待其他人。在这样的家里长大，我总是心情烦躁，对其他人说话很尖酸刻薄，浑身带刺，学习就更不用提了。在上课时吃东西，抄其他人作业，考试时，我总是借着拽书包的动作掩饰抄后面人的卷子，种种种种，我似乎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

幸而得到师父保护，在我将要上初中的那一个暑假，妈妈回来了，自此，我的生活在法大的照耀下明亮起来，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转到妈妈那里上初中。刚开始时，我极易烦躁，干什么都不痛快，经常带着烦躁的心对人恶语相向，更不愿意学习，妈妈用极大的包容心去劝导我，鼓励我。一个人十年养成的东西很难去掉，改变一个人非常的难，妈妈带着我看大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七十六岁，现把我修炼多年来的点滴事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每晚睡觉前都担心再也起不来

我四十年代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县城，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族长辈人都很善良，逢年过节，我们吃什么就给长工吃什么。我爷爷在村头种了几亩葱，还放了一把叉子，专门供村民取用，当地村民也非常敬重我们。

后来共产党来了，我们一家人成了“富农”，一下子家产全都没了。小时候的记忆全是受歧视，别的小伙伴都上学了，我却上不了，整整晚了两年才让上学，后来举家搬迁到东北，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我工作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干的再出色也低人一等。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填表，每次在填“成份”的时候，都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而羞辱，所以我特别自卑，身体也变的很不好。

二十二岁那年，有一次我拿着一暖壶水，突然就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病越来越多，肾结石、胆结石、胆囊炎、颈椎病、心脏病、高血压、胃病等，有时疼的真是生不如死，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出院后还要拉一小车药回家。我到了北京最有名的医院都没有治好。

我刚满四十岁就病退了。那时每天睡觉以前，我都告诉丈夫，速效救心丸就在这放着呢，我要犯病你就给我往嘴里

到了我那颗坚定的心，奇迹又在我身上出现了——我的身体迅速恢复健康。

可能我对着脸发的那一念有关，第二天脸上的皮就干燥了，第三天，脸部浅一点的结痂就脱掉了，第四天、第五天，擦的很深的结痂也脱落了很多。

神奇在哪里呢？一般的这种创伤脱痂后，都要留下乌斑或白斑，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样。可我脸上的结痂掉了以后，皮肤和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深一点的结痂看上去好象还有血水，可手一碰，结痂就脱落了。太神奇了！我被惊呆了。

神奇还在后面呢！第四天，我到修车行去修车，我没告诉他翻车的事。当修车的人打开放电瓶的地方说：“你的车翻个了？”我惊奇的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到跟前一看，三块电瓶摞在一起，电线的接头全断了。修车的人把电线头一接就好，一分钱也没花。要知道，出车祸那天，我从公路开到同修家最少一里多地，我的车没电，怎么能跑那么远？

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我又还了一个命债，再次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一害怕就到医院，在医院里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得多少钱往医院里送，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因我有坚信师父的正念，师父救了我！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法书，她相信这么大的法，能够熔炼世间的一切，大法一定能够真正改变我。

学了大法后，我感觉身心宁静，明白了很多道理，渐渐的能够分辨是非，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本书说的很对，大法太好了，特别是业力的转换令我很兴奋，一举四得的法理让我豁然开朗。大法让我的心变的平和，不那么易躁了，开朗阳光，我知道人做的好坏事是给自己做的，所以开始收敛自己的性子，不去伤害他人。同时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学习开始步入正轨。

在学习方面，妈妈总是坚信我能做得很好。第一个月家长会后，妈妈对我说她相信我能够达到第一，我根本不相信。没想到第二个月，我拿到了班级第一，第三个月，我成了全年级第一，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多么神奇！

自那之后，我就再没有掉下来，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到了高中，更是几乎次次第一，不管是分文理还是不分文理。这在我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是大法给了我这样的福份。

修好自己 在学校证实大法

由于成绩一直很好，初二投票选第一批团员的时候，我的名字位列其中。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后，她让我自己决定，我很简单的想，大法这么好，使人的身心都受益，共产党迫害这么好的法，那么它当然是坏的，我怎么能加入它的组织？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跟班主任开门见山地说：“老师，我不入团。”老师被这句话震懵了，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她带我去办公室，一进门就大声说：“这孩子说不入团！”办公室里的老师也惊讶：“还从来没听过不入团的！”“人家多少人想入都入不了啊！”

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我觉的共产党太坏了，我不想入。”老师又瞪圆了眼睛，开始劝我，不管她怎么说，我就是重复说同一句话：“觉的共产党太坏了，不想入。”我当时也真的不会说其它的。最后老师没法，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对老师说，没有人左右我，是我自己的想法，“入不入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不想入就不入吧。”就这样，我顺利的保留了自己干干净净的身份。之后，每当老师问班里谁还不是团员的时候，我都昂着头站起来，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骄傲，因为感觉自己做了件对的事情。

从初中升入高中时，妈妈正值很重的病业关，我的成绩足够读当地最好的高中，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还是选择了相对差一点但是离家很近的高中。很多人很为我惋惜，觉的我如果在最好的那个高中上学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我想到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1]“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1]修炼人的一生是有师父安排的，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也许在这里有我的有缘人呢。我的心很坦然，对得与失变的很坦然，不去计较。

确实是这样，从大法中获取的智慧使我带着荣光走入高中，而屡屡全校第一的光环又成为我证实法的有利工具。作为一个成绩优异又性格温和的学生，各科老师对我都有些偏爱，学校也把我当成重点培养，给予很多关注，学校希望和妈妈多进行沟通交流，以更好的提升我的成绩，并让妈妈在家长会发言，交流她对我的教育经验。借着这样的机会，妈妈跟各科老师及校领导说明我们家是个修炼家庭的事实，讲述真相。他们都很尊敬妈妈，赞扬她了不起，称羨她在多年

我用车钥匙把电动三轮车启动起来，车灯亮了，我骑着车，向同修家跑去。在距同修家一百米的地方，车不动了，车灯也不亮了。师父把我送到这儿，下面的事是我和同修要解决的问题了。

来到同修家，他们夫妻俩都修炼。满屋子被蒸汽笼罩着，女同修对我说：“姐，你坐下，饭熟了，马上吃饭。”

这时的我全身都变了样儿：脖子肿的头都转动不了了；全身所有的筋骨全都错位，腰椎间盘突出肿胀，不能转身；摔下去的时候，右手背被石头硌了一下，现在全肿了，象个小饽饽。我浑身没有一点劲儿，手腕软软的，更推不动那辆三轮车子。我们三个人好歹把我的三轮车推到同修的拖拉机上绑好，把我送回家。

丈夫干活还没回来，做什么饭呢？我想了一下，只好熬大米稀饭了，因为大米稀饭不用劲儿，米洗一洗，放在高压锅里就行了。这时丈夫回家，一见我这个样子，惊到目瞪口呆，急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轻描淡写的说：“没事儿，躲一辆车，倒在路边，擦了一下。”丈夫埋怨我说：“平时告诉你慢点儿骑、慢点儿骑，你就不听。”说完也就过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难题又来了：全身的筋骨错位，导致我上不去炕。胳膊腿儿一动，牵扯全身的筋骨都痛，怎么办呢？心想：法轮大法无所不能！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法弟子同样也是无所不能！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右手用力抓住脖子后面的大筋，因为把那个大筋抓紧，全身的筋都发紧，这样我慢慢的就爬到炕上。上炕之后，还不能松手，等慢慢躺下后，才能松手，要不然就痛的受不了。

因为我有颗信师信法的心，也就不害怕，只听师父的：学法、炼功、发正念。虽然有的动作不到位。相信是师父看

正在这时，从我的头顶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很清楚，也很急促：“求师父！求师父！快求师父！”因为我不喘气儿了，我的思维也不听我使唤了，想不起“求师父”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念：一定要让头动一下，哪怕只有头发丝那么一点儿感觉，也能证明我的头在听我的使唤。这时，又从头顶那个地方传过来一个声音：“求师父！快求师父！”我没管这个声音的催促，我还是按我的想法：一定要把头动一下，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时那个声音又催我了：“求师父！快求师父！”这次没有前两次那么急促了。

经我再三的努力，头似乎象动了一下（是师父在帮我实现我的想法）。这时，不知是谁用的什么东西（好象是织毛衣的细毛衣针头那么粗的尖东西），在我的小腹部位往上划，一直划到心口窝，也就是膻中穴那个地方，我在心里叫了一声：“师父！”“唰”的一下，从划的这一道痕的地方向两边把肚皮拉开，就象开了两扇大门，我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师父！”就坐了起来。

闭着眼坐了一小会儿，这时一位修路的人说：“对，坐会儿再起来。”我站了起来，两只胳膊向外一伸说：“没事儿。”说是没事，摔的时候，右边脸先着地，把脸擦的稀巴烂，袜子、裤子全擦破了，整个过程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心里十分感谢师父！

我站起来，仰起头，向公路上看了看，说了一句话：“这从哪上去呢？”一位修路的人说：“顺着地边向西走。”我按照他说的来到公路上，背对着修路人，面向西用左手指着右边擦破皮的脸，发了一念：我脸这个地方不许有擦伤痕迹，那样对证实法不利。然后，来到车跟前，对修路人说：“谢谢你们帮我把车扶了起来。”

巨大的压力下还坚持自己的信仰。她站在讲台上发言时坦然的介绍说：自己只因为修炼大法就被劳教。回来后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才知道该怎么教育我的。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让不少家长感到震惊，但人们都听进去了。

许多人对我或关心或羡慕，总会问：“你为什么能学习这么好？”我就直接回答说，是因为修炼大法，使得我对于吃、穿、用等物欲都看得很淡，很无所谓，也不象我的同学们一样执着的想买什么东西、追求什么名牌，自然而然的就是看的很淡。

事实确实如此，我把亲友给的压岁钱都给妈妈或者其他同修，让他们买小的播放器录下有关大法真相内容送给常人，或者做别的证实大法的事。每次妈妈要为我添置衣服时，我都一边说：“我有衣服，我有！”一边拉着她快速离开商店。我真的认为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初中、高中穿的都是妈妈年轻时的衣服和别人给的旧衣服，合身就可以了。有阿姨同修给我买新衣服，我真的不需要，几次要把钱还回去，但是那个阿姨觉的我吃苦了，可是妈妈却认为吃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行为，不要给小孩增加执著。

吃的方面一直很简单，甚至有长辈同修来了关心的问我：“你妈妈给不给你炒菜？”并说小孩长身体不吃菜是不行的，责怪妈妈做饭糊弄，没照顾好我。我告诉他们：“在学校里有菜吃，但我不大喜欢吃菜。”妈妈每天很忙，刚刚吃的什么饭有时都不记得，饿了，吃饱就行了。因为我一直记得师父早年传法时一直吃方便面的事，所以在学校看到同学订的外卖没吃几口就扔了，我就给他们讲从大法中明白的法理，告诉她们：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德换来的，一定要珍惜。

有位奶奶同修因我为她做了点证实大法上的事，就总想着带我去吃东西。那时我十一岁。我跟在奶奶身后转了一圈，觉着拒绝不了，就说：“想吃饺子。”让奶奶把这个心圆过去。回家后奶奶说：“让这孩子去吃肯德基，说什么也不去。要给她买冰激凌，她就是不要！”我悄悄对妈妈说：“去肯德基吃得好几十块钱，吃饺子十二块钱就够了。”

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不执着，因为有了更开阔更深邃的宇宙观，思维和认识在法上，远远超越于常人的那点认识，心宁静以致远，才能够专心致志的去学习。再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导我们：学习是学生的本份，本来就应该做好。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平和的心态，使我受益良多。很多本来很优秀的同学，经常和同学、老师或家长发生矛盾，情绪起伏大，斤斤计较，任性，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哭闹发脾气。老师也常说：“我也得受学生的气啊！”这一定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学习。我很为他们惋惜，常常给同学讲从法中学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讲宽容，讲德和业。有的同学生气时哭着说：“你说的宽容太难了！”

手机和微信应该是现代社会对学生来说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是大法学员，因为有师父看护，我懂得肩负的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我几乎不去看微信，尽管里面的同学和老师聊的热火朝天，尽管微信上罗列的红数字很多很多，我也不去管它。我的手机设为静音，这使我心无旁骛的专心学习。如果没有大法，我也象很多年轻人一样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整天刷屏，太可怕了。

一位很著名的人权律师听说我的成绩后，说：“你们修炼人的孩子就是好，自制力高，我家的孩子不行，就是玩手机。”

看守所附近有个集市，我们同修们决定利用赶集近距离发正念，解体看守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帮助同修闯出黑窝。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农历六月初六，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节日。就在这一天，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邻近的几个村去通知同修，第二天赶集尽量都去发正念。

绕了一圈，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我往家返，当我骑到一个很陡的下坡路时，看到最前方是个十字路口。我从南往北骑，发现从北往南开来一辆两节车厢的大挂车，拉的好像是石子儿，车很大，跑得很慢，可见载重量相当的大。因为我不知道挂车是往南开还是往东开，为了让车先过去，我把车速放慢。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为了大法，为了同修，我无怨无悔。”就在我慢慢的骑着车，来到了十字路口，这时大挂车也正好到了十字路口。我的车已经到了往西拐的路北边沿上，再不拐，就要与大挂车相撞，我毫不犹豫的把车头向左猛一拐，而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路口的路面与路下面的地面是两米多深的下洼地，我被摔到地里，直接就摔昏死过去了。这时就觉的整个胸前一片红，脑子里是白的，象白水泥墙那种白，脑子中间的那个白色的物质比脑子四周那些白色物质要稠一些，我想那可能就是松果体吧？可耳朵还能听见公路上的人的说话声（是三个修路的人），其中一人说：“这车子真扛摔，摔的这么厉害还没摔坏。”路边有一排很高的小树挡着车，车才幸免没摔到地里。另一个说：“怎么没摔坏？车两边的栏杆都摔掉了。”又听另一个人说：“这摔掉了没事，焊一焊就接上了。”他们谁也没敢走到我跟前儿看一看，可能认为我已经被摔死了。

我也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用手机对打等等各种方式救人，只要能救人我就去做。修炼前我是个内向的人，不愿和别人说话。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比较困难，开始时打怵。但经过多年的魔炼，现在能主动积极和别人交谈了，而且效果还算不错。

和精進的同修比我还有很大差距，有时还会有怕心。我一定要改变自己，修去一切人心，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回报师恩！

感谢伟大的师父慈悲苦度！合十

感谢同修真诚、无私的帮助与付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巡回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话〉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全身筋骨错位 四天康复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我们当地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尽管关押了很长时间，警察千方百计构陷这位大法弟子，可就是找不到更多的所谓“证据”，又不甘心放同修回家，还企图将老同修弄到劳教所迫害。

因为班主任老师经常把我作为其他学生進取的目标，“你距离某某还有多少分”，无形中为我树立了很多“对手”，很多女生会抱怨：“老师，您就是对她好！”因为在大法中学到了嫉妒心的问题，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事，从来不因为自己的成绩好就去显示自己，碰到有人说酸溜溜的话，我就把话题转开，或者肯定同学的长处。当同学一起说老师或者某同学坏话时，我会尽力提示这位老师的优点，淡化同学间的矛盾。大法给了我一颗包容的心，正是这颗心让我学会不计较，在高中阶段鲜少发生矛盾，而这也是在证实大法。一次一位老师由衷的说：“看某某这么阳光，就知道这个法（法轮功）肯定不错。”

在一次次和妈妈的谈话接触中，老师对于大法真相越来越了解，我们又送给各科老师装有《九评共产党》等真相内容的U盘，老师们都接受。所以，当高二学校让我入党时，我对老师说不入党，老师一点都不惊讶。邪党组织全体师生唱红歌，我找到老师说我不能唱，老师毫无疑问的说：“不唱就算了。”我進一步说：“老师您也别唱，唱那个不好。”当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红歌比赛时，我会利用这个机会给对方讲真相。几乎我所有的老师和班里同学都知道我们家修大法，他们都尊重我的信仰。在学校里我一直生活的很好，没有受到歧视，没有遭到不好的对待，这让我感觉到老师、同学的善意。自己做的正，师父给了我这一切。

在升入高二高三后，由于课业的加重、高考的逼近、老师们“好好学习”的叮咛嘱咐和其他人紧张的学习的带动，我把很多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学法很少，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也没有学，把常人中的东西摆在大法前面去了。其实当时也知道不对，只是放不下那个很重的执着心。长时间脱

离法，心也变的浮躁了，有时不敢面对大法，感觉愧疚。在人中修炼不是容易的，一定要时刻注意修自己的心。

高考后，很多同学都去外地游玩，闭口不谈高考，因为紧张有意规避。要出成绩前夕，每个人都在祈求自己能超常发挥。我心里很淡定，甚至有其他人问我时，我也不紧张，因为我曾在考前发了一个愿：“师父，我在哪里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就去哪里。”我相信师父一定给我安排好了。

高考分还没出来，某名牌大学招生组的老师告诉我：那里的教育不象大陆这么浮躁，那里没有雾霾，那里不学马列毛这些东西，把时间用来学有用的东西，那里的学习设施，那里的国际化视野，一笔数目不大不小的奖学金等等。妈妈被触动了，她没有心理准备，因为留在当地也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但又无力拒绝这样的学校。我自己倒没，不执着，去留都可以。

后来我告诉妈妈：“你觉的是你决定，其实不是。”这句话让饱经魔难的妈妈释怀了，她终于渐渐放下了。我被那所学校录取让所有的亲友都欣喜不已，多年不联系的亲戚都主动联系来了，他们说从小就乖。我说不是，小时候是问题少年，是学法轮大法后提升了我的德行。

在身体方面，整个的初高中六年，我没有吃过一次药，也没有去过医院，拒绝学校统一打预防疫苗，大法彻底改善了我的身体。在小学，我是儿童医院的常客，每年必去几次医院，生病时难受的滋味现在仍令我记忆犹新。刚上初一时，浑身无力，我跑步是班里最慢的，连班里最胖的女生都比我跑的快。修了大法之后，我的身体变的强健起来，除去消过两次病业，再没有得过病，跑步速度也一路上升，从最后几名冲刺到班里上游。体育中考时我的跑步是满分。到了高中，

我一看，把门的正面拉手下面给弄破了。我心里很不好受，忍着说：“没事，没事，都怨我没看着你。你别上火，没关系，能弄好吗？”他说能，找专门美容门的美容师帮助修理一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说就那么办吧。

这时他说：今天不顺，来时社区门卫就不让我进来，我还得去找社区理论去。我劝慰他说：“你是真生气了吧？不能生气，有理也别生气，对身体不好。”接着我问他做“三退”了吗？他问：“你是法轮功吧？法轮功好呀！”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入过队，我给他取名“顺畅”退了。

我说再遇到事你别再上火，在外打工都不容易。你这次把我家门弄坏，我不能和我家孩子说，他们知道了会让你赔的。我不怪你，你以后遇事别生气了。不一会儿美容师来了，他告诉美容师：“一定要给这位姐姐把门修好，这姐可好了！”

这个美容师三十岁，已成家，但一直没有小孩。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让他退出党、团、队，他说：“好，谢谢！”修好了门，笑着高高兴兴的走了。

凡是来我家干活的都说我和别的房主不一样，我还都给他们做了“三退”，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幸福平安，告诉他们谁念谁受益，谁念谁得福报。他们都高高兴兴的说：“谢谢！”

装修这段时间，我没象平时那样天天出去讲真相，只是利用装修这段时间给接触到的生意人讲真相，同时也在修心，不管谁说啥、发生了啥事，我都不动心，尽量为对方着想。心性上来，功也上来了，现在发正念、炼功能入静了。

生气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到了商店把钱退了，又让我们选了另一种地砖，说明天早上就送货。

可第二天开始连着下了两天雨，第三天早上我给送货的打电话，他说晚一点给你送行吗？我说行，你别着急。他说再晚一点行吗？我说行，他又问：那下午行吗？我还是说“行”，他就说：“太感谢您了，前两天下雨货没法送出去，客户都着急接货，就你能为我们着想，太感谢了！”我说：“不用谢，把别人的货都送完再给我送也可以的。”他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下午来送货，他们说你真理解人，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给你们俩做三退，保平安，好吗？好！退。谢谢！法轮大法好！

粘砖的人是在市场上找的，讲价时，还多要了一百元的吃饭钱。我有点不想用他干，又一想为啥多要一百元钱，因为我还有利益心，修去它，救人为本。来我家干活的就是要得救的众生，我要有正念，能粘好就行。

粘砖一个人干得一周多才能干完，多来几个，活干的快，还能多救人。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来了三个人！三天就干完了，活干的很好，也都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等真相。走时带人来干活的那人说：“你去市场找人，我一看就觉的你人好，我才给你名片的。你真是个好不挑剔的好人。我们干活啥人都遇到过，有的家挑剔的厉害，总挑毛病。”我说：“谢谢你们！”临别让他们一定要告诉家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天早上送防盗门的来安门，我就帮他拆下了旧门。安新门时新门边太宽，得去掉二指宽。我没看着他干活，突然听到很大的一声响，就听他说：“坏了，姐，我弄坏了！”

体质更好了，春秋流行性感冒频发时，坐在教室周围一圈的同学轮流都病了，这个人病完了那个人接着病，可学习任务紧张不能请假，于是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张张蜡黄的小脸。我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看到其他同学难受的样子，我记起小学时的我，真是由衷的感谢师父，让我如此健康。

在学校讲真相

在学校里，我也把握机会去和老师同学讲真相。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说：“我看了某某的《穹顶之下》，写的真是挺好的，可惜被禁了。”下面有同学说：“凡是被禁的都是好的！”“法轮功也是被禁的。”老师说：“嗯，是，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听到老师这么说，我知道应该去跟老师讲真相了。做出这个决定可需要很大的勇气，脑中开始琢磨，从我作出这个决定开始直到下课，老师课堂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心脏还怦怦的跳，手脚冰凉，极度紧张。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吃饭去了，还有一小堆人围在老师身边问问题，我就站在旁边等，没说一句话。老师终于转向了我，我努力抑制着怦怦跳的心脏，跟老师说：“老师，您上课时说法轮功是被禁的您不了解，我想跟您交谈一下，我觉的您应该了解更多一些。”老师有点惊讶，其他同学也是，他们都还没走，围在讲台周围，随即老师很温和的说：“行，你说吧，我听着。”

老师温和的态度极大的鼓励了我。我不那么紧张了，象是打开了话匣子，跟老师说：“法轮功只是佛法修炼的一个法门，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是共产党在造谣诬陷，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就和当年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徒一样，最后那么强大的罗马却毁于大瘟疫，这是天在报应它，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人没有染上瘟疫的。”老师

很认真的听着，时不时问我些问题，也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假的，是共产党找人演的，法轮功不让自杀，自杀是有罪的。”“那不让看病呢？”“看病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让人去看自己的病，一个是不让人去给别人看病，法轮功不让学员去给别人治病，没有说自己有病不让去看。”

在这一问一答中，师父给我的智慧象潮水一样翻涌，如果平时让我说，我未必能说的这么清楚、明了。当下决心要迈出这一步时，师父就加持我，给我智慧。最后老师说：“我家以前的邻居就是修法轮功的。”我飞快的接道：“那他一定是很好的人吧！”“嗯，是，他人确实挺好的……后来好象是被抓走了。”我有些哽咽的说：“您知道被抓走的人都怎么样了吗？他们被上各种酷刑，有的被打死……”老师很震惊，她显然不知道中国司法黑暗的一面有多可怕，还以为中国象邪党宣传的那样文明有礼、有法有序。我说：“老师，我给您个U盘您看看吧，您去了解一下，炼法轮功的都是很好的人。”老师很认真的说：“行，有时间我了解一下。”

这时吃饭的同学陆续回来了，老师也就招呼我们快去吃饭，我和刚刚围在讲台旁的同学一块下楼，她们都听了我和老师的对话，我讲的时候没有避讳她们，她们也没有打断或者离开，最后估计就是她们以一传十，使我们班同学对我的信仰表现出十分的尊重。晚上回到家，我的心情还没放松，这时收到同学微信留言：“你放心，我们都支持你！”我百感交集。

在课余时间，我经常和一位同修搭档一起发材料，印象比较深的是发《真实的江泽民》光盘，我们特意去了部队大院。门口有持枪站岗的军人，我们手里拎着袋子很自然的从

在改家里的电路时，我家孩子要求加一个总开关的线盒，干活的小孩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告诉他：你别不高兴啊，我多给你加一百元钱不好吗？这一下他高兴了。我劝这个孩子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这孩子身体不好，我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去商场买装修件时我就想，要在两家买，能给两家做“三退”，就能多救几个人。果真买件在两家买，两家老板、卖货的都做了“三退”。

买墙砖时，老板的态度不好，我当时没敢给他讲真相。回到家，心里很不是滋味，错过了有缘人。向内找自己，有挑人的心，分别心、怕心，于是发正念清除它们。第二天还是去这家店买墙砖。交谈中我对老板说：“姐来是为告诉你件好事的。”他问：“啥好事？”我说：“‘三退’好哇，能保平安！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说：“退了好吗？”他干脆的说：“好！”看到边上站个服务员，也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回答说入过团，我说：“退了好吗？”也说：“好。”

“三退”后卖墙砖的老板、服务员态度都变了，笑呵呵的送我出来，说：“谢谢！”我又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幸福平安。

去另一家买地砖，给售货员做了“三退”，老板在忙，没说上话。付了钱让回家等着接货。我和孩子已到家了，老板来电话说我们选择的地砖无货了，现有的地砖颜色不一样，不能送货了，让回去退钱给我们。这下我的儿子不高兴了，正是该送孙子去上学的时间，没时间送孩子，孩子上不了学，他非常生气，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开导他说：“别

如果用人心看问题，就会放大执著，加重魔难。我切身体悟到学法的重要、修炼的严肃，同时也看到正法形势的快速推进，救人的紧迫。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希望，众生的期盼，迎头赶上正法进程，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正走好。

珍惜每一个众生得救的机会

今年孩子买了楼房，让我过去住，我不想去，孩子与我商量，说：“你在这住离我们太远了，来一次路上花很多时间，最好过去住，大家都方便。”买的房子是旧房，要装修一下才能住。孩子们都上班，就是自己不住、出租的话，也得简单装修一下才行。

我修炼后就啥也不想管了，也确实家里事都不管了，一心扑在讲真相上。现在看来也不对，自己不做好，家人对大法怎能有正确认识？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咋能救别人呢。就是能救了一大车人，却处理不好家庭关系，能说自己修炼的好吗？我的修炼环境很好。孩子即使有困难，也没说让我帮过，只有这一次。法中讲的很清楚，在常人中修就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于是我和孩子说：“我住不住我都帮你装修好。”

现在的时间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众多生命的存亡，师父给延续的时间是救人的，我得珍惜，任何时候要以法为大。虽然忙，家里的事多些，我都要坚持学法，发正念。我告诉自己装修中来我家干活的人，我都要珍惜他们，给每一个人得救的机会，是凡我接触到的都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是我要救的众生，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这就要求自己要守住心性，严格要求自己，遇事为他人着想，不但不和干活的斤斤计较，还要多为他人着想。

大门进去，先到每栋楼的顶层，再走楼梯下去一层层发，动作快，尽量不让袋子发出声音，走路也轻手轻脚。我们发了很多份，铺了很多小区楼，也发了很多在车上。那时我还是初中生，正因为是小孩，不受注意，不被怀疑。前后去了三次，再去时我们很小心的躲在门远处观察，门口每个出入的人都要查证件了，我们知道不能再去了。

结语

修炼人对自己的未来真的不要顾虑，因那是自己用德给自己铺就的一条路。红尘滚滚，我们在这里只是过客，真正的家在天上，最终我们要回到那里，何必计较人间的得失？

回想自己，在小学时是个问题少年，幸得大法，否则我也是现代社会扭曲的一员。是因妈妈从中共的黑窝中回来后，带我走入大法修炼，才使我在六年的中学时光，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没有师父的教导和修炼中的开智开慧，我哪里会有如此美好的中学经历？

大法之深奥，还有更多我没有领会到的内涵，今后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坚持修炼，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论在哪里都不忘讲真相救人，同时修自己去执著！

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家开诊所 来者都是有缘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二零零六年三月的一天，我得了严重的脑梗，大夫说，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他给我开完药，建议我回家输液治疗。

我妈妈和妹妹都修炼法轮功，她们劝我修炼，因为我亲眼看见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而身体健康的事实，就痛快的答应了。现在我的脑梗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别的病，如心脏病、胃病等，修炼一个月后，不知不觉都好了，现在我无病一身轻，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走路象要飘起来一样轻松自如，是以前的状态无法相比的。

自从我开始学法以后，我就明白了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当初想祛病的目的地荡然无存，很珍惜这部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一、在诊所讲真相

我丈夫是中医大夫，在家开个诊所，他治骨质增生很有一套，基本治一个好一个，而且还不反复，因此我家患者络绎不绝。

我刚得法不久，三件事都是在母亲的引领下做。每周母亲给我十本小册子，带着我出去发放，因母亲非常谨慎，提醒我别在家（即诊所）讲真相，怕不安全，因此上我家去的患者我都没讲真相。

爸爸，现在妈妈又不能回家。当然也是我没做好，影响了救众生，也影响了孩子。

我反复读着师尊的讲法：“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2]“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他是你们的同修，尽量要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环境中的温暖。”[3]

我哭了。从她被迫害开始，我的这些不善和人心就都返出来了，在她痛苦时没能帮她减轻痛苦，还告诉她我现在有多难，这不让她有压力了吗？真对不起她。她是师父的弟子，是我们的同修，师尊不想落下她，我为什么嫌弃她、怨恨她？旧势力想把她拉下去，想毁她，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要真正放下自我，去掉怕心、怨恨心。

回家后我到“卖”我的同修家同她交流：为什么我们被迫害，根在哪里。我向内找，她为什么一次一次的说出我，就是我有那不好的物质——怨恨心、嫌弃心、怕人说的心，以及缺乏慈悲心等等，亲情没放下，魔难来了不向内找，向外推，没有找找自己为什么被干扰，是哪些人心招来的，还在固守旧宇宙最低层生命的东西不放。这哪是真修呀？我要把这些不好的物质修掉。

她也找到自己，说自己有很多人心，亲情、利益之心等。我们都悟到以后要多学法，时刻把住一思一念，时刻用法归正自己，遇事找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旧势力钻我们有漏那个执着心一个个找出来，修去它，让旧势力无空子可钻，魔难定会自灭。

现在我认识到，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用正念看问题，就会找到自己的执著与漏，从而修掉它，提高上来。

让他们再犯罪，他们是需要救度的众生。”我发正念把他们定住。他们一直用力拉门的排风孔，但一直没能进来。

警察一直不走，楼下有好几辆警车开着灯对着大门。为抓紧时间，我没来得及穿棉衣，只穿着线衣和薄薄的绒裤，光着脚跳到邻居家的阳台上，站在水泥地上，就这么呆着。天上飘着雪花，我就想：我的脚是踩在毛茸茸的地毯上，落在身上的雪花是上天给我的被子，我发出的是强大的正念，能铲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我一点没觉的冷，只听见有人说：“这天太冷了，这鬼天！”我还听见我家单元的大门不停的被警察敲的咚咚的响，警察们一直在我家门口守着。我必须挣脱邪恶的抓捕，不允许他们阻止我证实法救人。第二天清早，我就敲邻居家的窗子，邻居一看是我，马上给我开开阳台上的门让我进屋。我请他帮我找到我的孩子，让孩子给我送来了棉衣。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走单元的大门，又从另外一些警察的面前走出小区，继续讲真相劝“三退”去了。

那些警察只能徒劳而归。过后我才知道，是同修再次把我“卖”了，是她亲自把警察领到我家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的她太可怜，对自己太不负责！“你第一次领邪恶到我家绑架我，让我差点失去生命，我对你没怨没恨，也没动心，还继续同你一起学法、交流。我向内找，觉的都怨我，是我没做好。这你都知道的，你怎么可以一而再的这样做？！”我的心里那种滋味……

可这次突如其来的迫害，使得我不得不流离失所。孩子大声喊着：“这回好，有家不能回了！”我对同修的怨恨全上来了。这些年，在迫害中，我家孩子很可怜，迫害中失去

可是那一年，我家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患者治完后，又上我家要求退钱，说没给治好，其实已经治好了。之前，我家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我修炼法轮功后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我当时还以个人修炼中修心性来修自己，以师父讲的“不失不得”[1]的法理开导自己，修去自己的利益心。如果我还是一个常人，我是绝对不会退给他们钱的，绝对不允许这种讹诈的事情存在；可是我修大法了，来要求退钱的，我就退给他们。那一年，我家退出去一万六千多块钱。那年的年末，我家就基本没有患者了。

随着我不断的深入学法，同时阅读每期的《明慧周刊》，我悟到这也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经济上的这种迫害。同时我认识到我做错了，那些患者来我家治病，其实是来听真相的，我不给他们讲真相，不救他们，人家不来要钱吗？

发了大约半个月的正念，患者就开始来了。从那以后，每个来我家治病的患者以及陪同的家属我都一一讲真相，劝三退，基本都能劝退。他们一般治疗七天一个疗程，在这七天中，前几天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这些都铺垫好了，最后一天劝三退，非常顺利，一般都能退。容易退的患者我印象已经不深了，有几个难退的我记忆犹新。

记得我们地区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共产党不让你们炼，这么打压你们还炼，为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共产党是信假、恶、斗的，法轮功是信真、善、忍的，你说哪个好啊？”他想了想说：“那还是真、善、忍好呗。”我说：“真、善、忍和假、恶、斗是不是相反呢？你说哪个是正的、

哪个是邪的，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他说是。我再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讲中共的邪恶、腐败他也认同，但我让他三退，他说啥也不退。

最后我说：你入（邪）党时举拳头发誓，要把一切献给它，你不三退，共产党解体时，你就得陪葬。他说他是孤儿，是共产党养大的，不能退，陪葬就陪葬。这时，在一旁陪着他来看病的妻子听明白了，她说：“你不退我退，傻子才跟着陪葬呢。”他妻子在银行上班，是个中共党员，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来我家诊所三退的人都用真名三退。

为了让那个副检察长三退，给他治好后，我又请他们家人吃了一顿饭，又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当时他上大学的儿子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但副检察长还是不肯退，最后我告诉他：你现在不退，以后想明白再退也行。我给他一个上动态网的网址，我说：你可以上网自己退，但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神佛，造多大业啊，那个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他说：这点你放心，我绝对不接这样的案子。据我所知，他真的没有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虽然有点遗憾，但在他那样的位置能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算给他自己留了一线生机。

还有一个老人，他说是在教育局退休的局长，和他老伴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非常认同：法轮功好，法轮功就是好。但劝他三退他就是不退。我妈也给他讲，他也不退。他妻子是个退休的老师，听明白了真相，退了。有一天，他上早市蹓跹，碰到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是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老太太非常慈善的拽着他不撒手，他不退，就不让他走，他无奈答应：“退！退！退！退！”退完，他就跑到我家，因为我家就在早市附近。一进屋，他

功法。几个迫害过我的犯人向我道歉，在我给她们讲清真相后有的做了“三退”。

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受迫害的，外边众生期盼被救度，无论我有什么人心和不足我都会修去。我相信师父一定会让我出去救人。同修问我：“你能出去吗？”我说：“能，你也能出去。”我就坚定这一念，无论谁说啥也不动摇，我就只归师父管。不久师父就帮助我走出了看守所。

一次同修让我陪她去监狱会见被非法关押的丈夫（同修）。会见得要身份证。我一路发正念，解体阻碍会见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让邪恶看不到我，没身份证也能进去。会见要排队等候，轮到同修进去时，我没有身份证堂堂正正同她一起进去了。我俩一同会见了同修，鼓励他。

正念对待关难 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冬的一天，晚八点，我正在发正念，有人按门铃，我没动，继续发正念。一会就听到有人上楼，接着来敲我家的门。我从门镜看到是几个男人，感觉不对劲，就继续发正念。他们不停的敲门，我确定肯定是坏人，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现在不知道错在哪，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我会用法归正自己，旧势力不配迫害我。我有师父管，其它什么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

我得把消息发出去，让同修不要来我家，太危险。给同修发完消息后，我继续发正念。看我不开门，警察就把门上的排风孔敲开，用手电筒往屋里照，并用万能钥匙开门，开不开，找来专门开锁的常人来开，还是没打开。与此同时，我想：“师父，请赐予弟子神通，让弟子把家门封住，不能

提高的。找到这颗争斗心后，没有了对同修不接受意见的愤愤不平了，体会到同修“善意指出”的美妙和殊胜。

重视发正念 清除迫害

在二零一二年，我们学法小组在学法前都是先发半小时正念，然后再学法。这样学法能入心，不容易犯困，发正念倒掌的也不倒了，也能更有力的清除本地空间场的邪恶因素，效果很好。

一天在学法小组学法前，邻居来告诉我们说：昨晚有警察来敲你们的门，敲了一会见没人开门就走了。邻居说的警察来的时间，正是我们学法前正在发正念的时候，可我们谁也没听见有人敲门啊。可见同修们发正念时念力都非常集中，正念解体了邪恶。

为解体我地的邪恶企图利用办洗脑班强制大法弟子放弃修炼的阴谋，我地决定接力发正念，于是我们又把学法前半小时的发正念延长到一小时。恶党的阴谋被我们的强大正念解体。

我非常重视发正念。无论在哪里，到发正念时间尽量按时发正念，形成规律和习惯后，我发正念时能入静，发正念时经常还会全身发热。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我从不落下。特殊情况落下也要补上。平时我无论坐车、走路都发正念或背法，抓紧时间，很怕时间流逝。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始终坚定的信师信法。发正念是师父赐给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宝，除恶的神通法力，威力无比，也是在救度众生。

二零一七年我被非法关入看守所迫害。一犯人想祸害我，让我值班，报号，对我很恶。我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念因素后，她就发烧，蔫巴了，再也不敢祸害我了，反过来让我给她们讲大法修炼中的事，让我给她们演示法轮功五套

兴奋的告诉我：“我退了！退了！退了！”我有点懵，我说：“啥玩意你退了？”他说：“那个党。”然后，就讲了他退的过程。我说：“我给你讲了两年你都不退，这回你可算退了，真为你高兴啊。”

还有一个大连的军人，以前他总领着部队后勤人员去刮法轮功学员贴的真相不干胶。我给他讲完法轮功真相，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干那坏事要遭报的。”他说：“以后可不干那事了。”他因为治疗期间间断了，最后治疗半个月，我给他讲了半个月的真相。他说：“你真能说啊，讲半个月不重复。”其实我哪有那本事，都是师父的加持。治疗最后一天，我劝他三退，他说考虑考虑，我说：“你如果遇不到大法弟子就永远的错过了机会。”他走后，我让同修给他打了真相语音电话，他终于退了。

我家基本就是指着诊所收入生活，八、九年的时间，劝退了多少人我已经无法计算了。从我开始在诊所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家患者就再也没出现过退钱的事情。

二、在工地讲真相

二零一一年，我家包点儿拆迁的活，工地就成了我救人的场所。工地有拆房子的工人，有一茬一茬来清理砖头干零工的人员，以及来买旧货的人，工地管理人员中有几个是大法弟子，目地是大法弟子互相配合救人有这么个环境，也让他们工作的同时能做三件事。每天好似流水的人员往来，我尽量不错过与他们相遇的机缘，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候讲不过来，我母亲带着几个同修帮着劝三退。

在我家工作的人听明白真相三退后非常认同大法，我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夏天光着膀子干活的时候，都戴在脖子上，干起活来护身符在胸前晃来晃去，非常显眼。

有骑摩托车的，我给他们钥匙真相挂坠，他们都挂在钥匙链上。

还有一个拉砖的司机不知道在哪里捡来两个真相条幅，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一个写着“真善忍好”，他把这两条幅挂在了车两边的倒车镜上，开起车来，两个条幅迎风飞扬。那个司机看到我，兴奋的叫我：“姨，看！好不好？”我看到后，顿时心里泛起一点怕的涟漪，但众生有胆量挂，我必须支持，我点头称赞说：“好！”就这样他挂了好几天。

有一年的五月节，我从资料点取来好多吉祥娃娃真相画，我把我家工人招呼来，说：“过节了，我给大家送些礼物，每人两张吉祥画，挂在家里吉祥如意，保平安。”我家工人听完，一窝蜂的挑选，一会就抢没了。

我家雇佣一个安全员在工地管事，是我丈夫的徒弟，我们都叫他小六。他明白真相后，就在工地帮我救人，哪里来了新人，他就骑着摩托车来招呼我，说：“嫂子，又来新人了，吃完饭，我拉你去讲真相。”我说行。吃完饭，他就骑着摩托车拉着我去讲真相，有时候还帮着劝三退，补充说：“退了吧，我都退了。”因为小六对大法的认同，他在大法中受益无穷，福报连连，干啥都很赚钱。

别人家拆迁的工地几乎都出现过安全事故，只有我家干了五、六年，一直平安无事。这都是师父保护啊！

三、面对面讲真相

多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是在我家诊所和工地，有充足的时间，能把真相讲透，这样我会讲。象有些同修在大街面对面讲真相，三言两语劝退世人我就不会，心中有时候还有疑虑，心想三言两语能把世人讲明白、讲退吗？我一直对这样讲真相很打怵。

自己正确，这还是求名的心，背后就是妒嫉心，这些心都要修去。

我把抄法的体会和同修交流后，学法更加入心了。有的同修也想抄。我就打印了一些抄法用的稿纸给同修送去，鼓励同修抄法。大家都觉的抄法很好。

过去学《转法轮》一直是通读，觉的天天在学法，好象没有真正得到法，流于形式，提高的很慢。看到同修背法，我也想背，可又被旧宇宙的理挡着，觉的六十多岁的人了，记性不好，对背法没有信心。师父说：“难行能行”[1]。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呀，自己鼓励自己，难，也要背，我一定听师父话，真正把法装在心里。

去年我也开始背《转法轮》。没想到半年多就背了一遍。我背法中，感到每天背法是在用心学法，能真正得法了。这时就恨自己背法背的太晚了，没听师父话，没真修实修自己。

背法时，当背诵到《转法轮》“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这部份时，我突然悟到：宇宙中有无数层层的空间，在高一层看低一层次的理都是错的，但是层层空间都有那个层次的理。高一层的生命不会和低一层的生命争谁悟的更接近宇宙特性，也不会硬性要求低一层的生命和他们的认识一样，更不会因为看到低一层的生命的错误认识就生气、瞧不起。这就是包容啊。

本来一直觉的自己没有争斗心了，没有党文化的思想了，有也不是那么强烈了。现在才悟到，正是由于自己有这颗强烈的争斗心，在我的身边才有说我的、和我有矛盾的，并且迟迟解不开这些结。同修说我，我有时不服不接受。我现在悟到，自己认识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我要继续修炼

没有信心，抄的很吃力。但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应是神的状态，神是无所不能的，要用正念主宰自己。不要用旧宇宙的理干扰自己，必须改变旧的观念，什么“年岁大了，做事不如年轻人了”、“眼睛不好呀”等不好的想法都不能要。

我发正念解体掉那些人的观念后能坐得住了，抄法心静了，一天比一天抄的快。开始字写的很大，满格写，越抄眼睛看字越清晰，不知不觉字写的越来越小，最后写的基本和一般印刷的字差不多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整的抄了一遍《转法轮》。以前抄过《洪吟》一至三，现在我又抄了一遍《洪吟》一至五。抄法的过程中自己也在变。

以前不管读书还是什么字小就看不清，日常生活就怕穿针引线，现在不怕了，觉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了；学法能入心了，背法也快了。

一直觉的自己没有嫉妒心。抄《转法轮》抄到师父讲嫉妒心时，师父说：“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映，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嫉妒心。”[1]细想想，修炼二十多年了，自己还是有很强的争斗心，有理不饶人，说话声音高，跟别人争理，一直没从根本上找自己，这下我抓住根了，我有很强的争斗心，这争斗心的背后是嫉妒心。师父对嫉妒心分析的很透彻了，这个心太坏了，我不能要它。

一次同修来我家，帮我弄电脑，一下电脑弄黑屏了，我说没关系，都是我不好，是我有争斗心、依赖心，它会好的。同修重装了系统后就好了。同修说，人家背后说你什么什么了，我说：“是好事。”我不动心了，也不去争什么理了，心想还得谢谢他呢，有就修去，没有就借鉴，都是帮我提高呢。再遇事不去争理了，因为争理是争斗心，同时也是显示

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我想，我们是在跟旧势力抢人救人，时间紧迫，这条路我也得走，也得突破自己。

今年开春，我就跟下乡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到乡村集市讲真相。我学着那些有经验的同修在农村的集市上开始了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开始几次每次能劝退四、五个人，现在去一次能劝退十多个人，十五、六个人，终于突破了这一关。我讲真相很简单，搭上话拉近关系，然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接着劝三退，时间充足能讲讲“天安门自焚”，即使这样那些得救的生命都千恩万谢的，我真为他们能得救而高兴。

由于我们下乡发资料用的资料比较多，我们项目组的一个同修自己做资料供不应求，就跟我商量做不做资料，我说做。就这样二零一一年我家也开起了一朵小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候机器不好使了，我就跟它对话，找自己的心性，找对了机器就好使了，也不用修。

也有很多神奇事，比如：进货的时候一箱纸很重，我根本拎不动，搬不到楼上，都是别的同修帮着搬。后来我就自己进货，就只有我和开车的司机同修。当时我就想这一车的货都让司机同修搬也太累了，我求师父加持，师父给我力量吧，我不能让司机同修一个人搬啊，求完师父，我就试着拎起一箱纸，神奇的是我一下子就能拎起来了，我自己能将纸搬楼上了！自那以后，不管进多少箱纸，我都能搬到楼上去。

在紧跟师父正法修炼的这十三年来,我努力的做着三件事,无怨无悔。但是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掉,以后我会多学法,向内找,修去所有的人心,让师父欣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觉的我很幸运,很幸福,我没有理由不做好。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圆圆的修炼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圆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我叫圆圆,今年十六岁了,从小患有先天性疾病,近年来各种并发症相继出现,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的姑姑修炼法轮功,她把我接到她家让我和她一起学法、炼功。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经修炼两年了。

一、姑姑教我背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法国法会》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三件事”都做好

文 / 中国东北大法弟子 归航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们好!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保护!借法会交流之际,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自己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如何改变自己,从不会向内找到能遇事查找自己的不足,在法中提高,抓紧救人。

抄法、背法中提高

去年觉的自己提高的很慢,知道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学法没入心,就想静下心来抄法。心想,四十多岁时曾经抄过四遍《转法轮》,现在六十多岁了,眼睛还能行吗?

开始抄时,字写的很大,怕自己看不见,也总用手擦眼睛,觉的眼前有东西挡着似的,而且还有点坐不住,觉的抄法太花时间,不如通读快,看着厚厚的书,啥时能抄完呀?

轮功不违法，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使得法官脱口而出：好就在家里修。

结语

师父讲：“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重，在正法中完成那都是必然的。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生命的一切过程才是这个生命的整体。正法的整个过程是最珍贵的，这就是宇宙的一切，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正法这个过程就很主要，所以不能任由旧势力参与。” [7]

想想整个过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法的点悟。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我一直为自己没修出善心而苦恼。愿在最后不多的日子里修去对自我的执着、去掉党文化。最后用师父的法来共勉：“我说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你们展现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未来都是辉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的再好一些，配合的再好一些，协调的再好一些。” [8]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不能自己学法，只能听，姑姑读法，我很着急。但我听的很用心。可姑姑不能时时陪着我，还要上班。我就反复听师父广州、济南、大连讲法录音，听明慧网上的大法小弟子交流，和大法小弟子们一起背《洪吟》、《洪吟二》、《洪吟三》；听《明慧周刊》和正法交流选编。

我想，要是象其他同修一样能把《转法轮》背会，装在脑子里指导自己修炼该多好啊。姑姑听了我的想法很高兴。说背法也是她多年的愿望。我们就从今年三月开始背法。每一句法姑姑先读一遍，然后我跟着读，直到一字不错，再熟读几遍，我俩都能背过了，再读下一句。逐句逐句背完整段后再连贯起来背。

姑姑去上班，我就把前一天学的法，再背一遍，有时依照小标题顺序全部过一遍。姑姑说她怎么背完后，又忘了，你怎么背的这么顺畅？是不是师父在你前面放了一块黑板，让你看着？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精进的愿望，就给我开智开慧了。

我在上床入睡前，还要默背一遍。姑姑说有好几次听到我在梦中还在背法。我自己也觉的梦中师父在教我背法，往我脑子里打。我跟姑姑说，学法不能当形式，也不能成为顺口溜，要象传统文化故事中写字一样（姑姑说那是书圣王羲之的字），入木三分。要多背几遍，刻在心里，才能记得牢固，才能领悟其中的法理。否则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了。

姑姑说她以前一直没有坚持背下去，谢谢小同修帮助她背法。有时和姑姑交流，我会马上想到师父的法，并能准确的背出来。姑姑听了很开心。

一天早晨，我让姑姑把桌子擦干净，让她把《转法轮》拿过来，说我要学法。我打开书后，看着书（眼睛看不见），开始背第一讲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背的很慢。我背到这一段：“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呆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的不太好了，他们还呆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 [1]

我一边背一边不断的擦眼泪。流的不是平时无名的眼泪，是感恩师父慈悲，又让我明白了一层法理。三界是为正法而开创的，而我们只有同化大法的份，只能最大限度的放弃各个层次形成的执著、观念，从常人中跳出去。而不是稍微做的好一点，付出一点，就和师父讨价还价，让师父给这给那，太不应该了。

姑姑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学法，并把手给我放在所读的那句法所在的位置上。背完了，我翻到师父的法像，想看看师父，师父穿着金色袈裟，也正在看着我。我知道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一会儿，师父不见了。

我和姑姑现在背到第四讲了。姑姑不上班时，我们一早上能背四页。但姑姑忙时，一天只能背一段了。我们还背会了《精進要旨》、《精進要旨二》、《精進要旨三》中的一些经文，《洪吟》、《洪吟二》我和姑姑都背过了，《洪吟三》、《洪吟四》中的歌词还不会背。《洪吟五》出来后，我们又开始背，很快我们背会了许多诗词。

就在开庭的那天，十二级台风突然降临我市，铁路停运，也就是E同修的律师来不了了，可神奇的是被解聘的律师提前两天到了。我们抓着这个有利的机会，准备配合律师去会见F同修。但是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律师也没有底，因为法官一直没通知律师开不开庭。这对当时的我也是个考验，我在电脑前正琢磨：律师来了怎么办？“六一零”已经插手此事，家人反目，为了安全我是不是应该……就在我那思想激烈翻腾的时候，我无意中打印出一份师父刚发表的经文，这段法映入我的眼帘：“振作起来象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 [6]我双手合十：师父，谢谢您的点化，弟子明白！这段法我将永生难忘！第二天我们按原计划行动。

更神奇的是，开庭那天“六一零”到齐了，法官也到了，F同修的家人也都到了，当然发正念的同修也到了。看守所九点上班，我们给F同修请的律师提前半个小时进了看守所，在法警没提审同修前就赶到了，当法官接到E同修律师的电话时问：“你怎么没来呢？”律师说：“因为台风铁路停运啊。”也就是说不能开庭了。我们这边的律师顺利的会见了F同修，外边发生的一切F同修一概不知，欣然的与律师签了一份委托。律师又顺利的把委托书交给了法官。“六一零”人员大败而归，他们费尽心机谋划的一切就这样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正念配合中解体了。

第四次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赢得了家人的认可，公检法人员也佩服。两位同修也为自己做了充分的无罪辩护。F同修在法庭上直接揭露邪党人员的骗人伎俩。整个法庭参加旁听的人都明白了真相：炼法

们,更应该把大姐放回来啊!北京律师为什么敢做无罪辩护,因为炼法轮功不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如果法律说法轮功有罪的话,哪个律师敢做无罪辩护?再说律师就应该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他说:你们找孩子吧。我们又找到同修的儿子,我与大姐耐心的告诉他:“今天给你妈请律师你最有资格自己说了算,你是她的儿子,妈妈有难了,你应该站出来了,为你妈妈说话啊。因为你妈没有犯罪啊!”我们又从各方面举了几个例子。同修儿子担心钱的问题,我们告诉他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们顺利的与他签了委托书。

本来第一次开庭,法院已通知家人,可是又说法官开会取消了,听说他们指派的律师不去。等到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六一零”发现我们聘请了律师,突然通知取消开庭,没有任何理由。为了达到邪恶目地,“六一零”人员提着奶来到F同修家,用利诱、恐吓等手段吓唬同修的儿子,儿子害怕妈妈被多判刑,违心的撤回了委托书,但是又不敢告诉我们。在关键的时刻都是师父帮助我们,无意中我们得知“六一零”又指派另一名律师明天会见F同修、阅卷,我们迅速通知大家发正念,解体邪恶的一切安排,不允许被指派的律师参与。

情况天天发生着变化,就在准备第三次开庭的前三天,我们为F同修请的律师突然来电话说:“大姐,我被解聘了。”因为开庭时间是下周一,中间是周六、周日休息日不上班,律师根本来不及会见同修,想从同修儿子那里挽回局面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也不安全了。我们处在很被动的状态,那时真有点束手无策。但我还是不放弃,正念十足的对律师说:“你还要来啊!”律师很负责的说:“我一定要去,你们得正念啊。”

一天,姑姑下班问我,怎么没吃鸡蛋、没喝奶?我说,我今天把背过的法都背了一遍,然后炼功、听同修的交流文章,没顾得上吃呀!姑姑夸赞我修炼时间抓得紧,我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

现在对吃的许多执著都在背法中去掉了,不再让姑姑给我买零食,每顿饭吃饱就可以了,不再耽搁更多时间了。以前吃饭很慢,嗓子好象有个东西卡住了。现在嗓子通畅了,吃饭速度快了。

以前,我很不愿过夏天,我的身体象穿着盔甲一样,热量散不出来,从来不出汗,热的很难受。今年,我的身体出汗了,汗腺通了,能正常代谢了。体内不觉的热了。洗澡时,我说水怎么是咸的,姑姑说那是你的汗水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汗水味道。

二、从一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对我肉身的迫害

我因腿盖骨关节肿大变形鼓包,双脚向内侧弯曲,造成我不能站立、走路;手背鼓包十指弯曲,手臂不能伸直。每次从床上起来,我靠胳膊肘支撑、腿向下用力才能坐起来。身体的疼痛,伴随着我成长的分分秒秒,疼痛成为我修炼中最大的人心和魔难,从穿衣服到上厕所,都是我随时要面对和突破的。我每天坐在椅子上,上厕所自己用双脚滑动才能去卫生间。在家还需要爸爸、妈妈抱我去。所以,我的身体状况要炼功是很艰难的。

有一天,一个念头打到我的脑子里,说它们挡不住我背法,但它们让我炼不了功,让我疼,让我的身体难以变化。我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立刻发正念解体,并从行为上否定它。腿不能站起来炼功,那我就坐着炼。胳膊疼

痛、不能伸直，那我就尽量伸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又要修，又要炼。怕疼、懒惰、安逸是我必须要修去的人心。

炼一、三、四套功法，刚开始还得停下来休息，不能一次炼完。后来中途不停下来休息了。现在我有时一天炼几次功，但抱轮和盘腿还没有坚持炼，这也是我要突破的。坚持炼功，就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

一天中午，我感觉全身疼痛，想躺在床上舒服一下，刚躺下去睡着，忽然一股力量好象是魔鬼一下把被子扯过来把我的头蒙住了。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动不了。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叫师父、发正念。后来慢慢的醒了过来。师父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2]。我想起师父让我们吸取正面教训的法理，于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正念正行。后来悟到，是我那颗想安逸的心把魔召来了，把神的一面抑制住了。

师父说：“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 [3]

这些后天养成的观念不修去，就神不起来。平时要不扎扎实实的严格要求自己，不修一思一念，过关时神的一面就发挥不了作用。从那以后，我尽量克服安逸心，少睡午觉。大法修炼，我们就得用大法要求自己，提高心性，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我不能走路，眼睛看不见，但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残疾人。我已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师父会为我做主，消去我不同层次的业债。我能体悟到师父讲的不同层次的法理。有一次，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人在被吊起来打，我心里很

加。”更可喜的是，这位昔日的同修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又从新走回了大法中。

同修的女儿也变化很大，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且还在百忙中为营救另一位同修无偿的出了一趟车。看到亲人的变化，我们心里在酸楚中有了些欣慰！

3、正邪大战 四次开庭

二零一八年腊月，有两位乡下同修讲真相遭绑架，因为同修的家庭原因，E同修的家人同意请律师做无罪辩护；F同修的家人走常人的关系，不请律师。结果F同修娘家人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请客，也没有音讯。最后听说F同修被“六一零”人员指派了个当地律师做有罪辩护。

我认识到，一个案子两个律师，一个律师做无罪辩护，一个是当地“六一零”指派的律师，做有罪辩护，这样非法庭审时，对讲真相救众生是不利的，对我们里边的同修来说是一种耻辱。从中也看到我们存在的不足，家人为什么听邪恶的呢？师父讲：“你们记住一点，今天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决不是给那些邪恶展现的！” [5]为此我们与当地的“六一零”展开了一场正邪大战。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F同修的丈夫讲真相，在这之前我去了几趟（七十里地），但是她丈夫的态度都是冷冰冰的（尽管我带着礼物）。这次我与同修大姐买了两箱小孩喝的奶又去了他家，她丈夫一改常态，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我悟到我们基点站对了，师父在帮我们呢。

我们进屋后，直截了当的说明请当地律师和北京律师的利害关系与结果，我对他说：“大哥，你知道六一零人员为什么不用你花钱给你指派律师吗？还不是想用他们的那一套继续骗人吗？如果他们真有那样好心的话，就不应该抓我

受到了惊吓。我们多次找她们，她们用各种理由搪塞，并且还阻止我们找她的舅舅。

我们没有放弃，继续找同修的弟弟，我们带着礼物，找到了他。见面后说明我们的来意，同修的弟弟很受感动，但他听说要到派出所营救姐姐感到很为难，我们告诉他：“你有这样的姐姐那真的是你的福份，你现在能为你姐姐做点事，都将载入史册。我们和你姐姐素不相识，只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们认为迫害她就是迫害我们，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姐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是大善之举。希望你尽自己的力量帮你姐姐早日回家。”同时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出钱你出力。在我们的劝说和解释下，他很受感动，答应和我们一起来做。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我也学过大法，在监狱学的，是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教给我的，我最佩服学法轮功的了。”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学了，他说做好人被关押图个啥。

这样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趟，事情总算有个眉目了，同修弟弟到派出所、检察院、法院递交材料与控告，整个过程都有我们同修配合、在外边发正念，对他来说每次都很感动，见到我们就说：“你们太好了，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

开庭的那天，同修弟弟看到律师有理有据的回驳公诉人的起诉，看到公诉人耷拉脑袋不敢回应，看到近七十岁姐姐的精神状态，他被震撼了。非法庭审结束后，见到我们就竖起了大拇指，铿锵有力的说：“律师说的太好了，我姐姐没有罪，是他们犯罪了，炼法轮功就不一样，我姐姐被关押这么长时间了，要是不炼功早就垮了。”他看到大法弟子无私的付出，告诉我说：“再有这样的事你们叫着，我也参

难过，感觉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师父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4]

我悟到，大法弟子在救众生中只要正念正行，就能如意运用神通，也认识到自己发正念时杂念多、念力不够强大，所以功能和神通发挥不了更大的威力，这也是旧势力利用业力对我肉身迫害的原因。也是我的不足和要加强突破的。

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多么的幸福啊！现在我不再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每天就是学法、听法、背法，感觉整个身心溶于法中，我就是想把宇宙大法装在脑中，时时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象同修交流的那样，学法炼功象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每天是不可缺少的。不只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而是全部。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站起来了，慢慢会走路了，而且越走越稳了。如果我的眼睛恢复了，一定是师父让我用来好好修炼的。我身体承受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现在的世人才可怜，他们曾经都是高层生命，都是师父的亲人，却被中共变异、败坏成这样，甚至不明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失去大法救度的机缘才是可悲啊！

我让姑姑代笔参加第十六届法会征文，想让更多人明白大法真相和师父的洪大慈悲。师父对弟子们要求做好三件事，我要尽快跟上来，达到师父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谢谢师尊慈悲苦度！

谢谢帮助我共同提高的同修！

小弟子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孩子们学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带好身边的大法小弟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持之以恒，不能懈怠。孩子能托生在我们家和我们得有多大的缘份啊，带好他们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圆容师父所要的。

下面我把近年来带的大法小弟子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切磋。

（一）不会说话的轩轩会说话了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经家长介绍来一个女孩叫轩轩，第一天她和爸爸来时我发现轩轩长的很高很大，胖乎乎的，脸色发黑还带有横意，一进屋什么也不说就是跑、蹿，桌子上、凳子上、窗台上，一会的时间到处都留下了她的痕迹。我握着她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几岁了等，她乌拉半天我一点也没听懂。

她爸爸赶紧解释：她九岁了，从小到现在一直就这样不会说话，各大医院检查说是大脑先天神经发育不良，导致语言发生障碍，思维慢，多年医治并无效果，还单独训练过语

给律师打电话，让我们迅速出去，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快速出来一看，原来是同修为我们担心了。

上午虽然没有会见成功，但是我们增加了信心，也找到自己的不足：怕心、遇事不稳。同时让我感受到只要念正、心正，就能体现大法威力。下午，在律师的极力要求下，见到了L同修。L同修也及时得到了师父的经文。了解到L同修在里边承受着非人的折磨，被打伤了。因此外边的同修协助家人控告恶人，这样L同修环境得到了缓解。

当地“六一零”恐吓家人，不让请北京律师，并扬言请北京律师就得重判。几经周折，案子两次被退回公安局，在“六一零”的操控下案子继续往前走，到法院阶段，那时我们无法与法官直接沟通，只能协助他的家人找法官，但是家人害怕，开始不情愿去，后来去了也不知怎样说，被法院的人哄骗出来了。那时我们做的很辛苦，因此结果也不理想，最后L同修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继续营救同修。

2、精诚所至 家属震撼

二零一七年，我地乡下一位近七十岁的同修因贴不干胶遭绑架，我们马上与家人联系到当地派出所要人。这位同修之前已被关押过三次，但是每次都是人被送到监狱后家人才知道信息。听该同修回来说，每次开庭只是走走过程，不上法庭，法官念念判决就结束，最多十分钟，更不用说让家人参加庭审了。

这次我们找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商量请律师，但是两个女儿都不愿出面，觉的妈妈大部份时间是在监狱度过的，表示无能为力，不愿参与。因为她妈妈多次遭迫害，她们从小就

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这是“六一零”最害怕的，也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的不叫家人请律师，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恐吓、胁迫、伪善、跟踪等手段。虽然旧势力操纵“六一零”人员使尽了花招，不让律师介入，可是他们每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对我们来说每一次请律师都是正邪大战。正如师父讲的：“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强。”[4]

过程中，我们都是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加上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克服重重困难，讲真相，成功的说服家人请到律师，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下面举几个例子。

1、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二零一二年的“七二零”那天，天气炎热，我们到外地去接律师为被绑架的L同修做无罪辩护。第一次请律师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没有底的，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把律师接来了。正赶上律师到看守所会见L同修。看见律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衬衫也湿透了，我很受感动，律师为了给受迫害学员家人节省钱尽量不打车，吃饭也很简单。

在律师第一次会见被迫害同修时，我与A同修陪同前去。开始并没想与律师一同进看守所，看着律师在看守所门口登记，我突然问A同修：“我们敢不敢进去？”A同修坚定的说：“敢！”就这样我们顺利的通过了两个登记处，都没有要我们的身份证。两位律师在我们的后边，看见我们进去，觉得很惊奇：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就在隔着一个窗口的凳子上发正念。律师要求会见，看守所请示“六一零”后不让会见，大概四十分钟了，外面的同修有点着急了，就

言也无效果，导致孩子九岁了也不能上学，家里人都急的不行。

我想：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她了。我跟她爸爸说：你们是不是对医院治疗放弃了？这孩子现在学不学习不是关键，关键是让孩子先会说话，能和人沟通，否则上多少年幼儿园也是白浪费时间，是吧！爸爸惆怅的点点头。我说那么就非得用特殊的办法教她了。爸爸忙问什么办法？因为她家人不修炼，我就没说。我说：你先别管什么办法，我先帮你带一个月，如果孩子有进步你就继续送来，否则你另请高明，别耽误孩子！爸爸说：好吧！于是把孩子留在我家长托。

之后我发现轩轩除了吃饭没饥没饱外，其它什么也不会，如洗手、洗脸、洗脚、擦屁股、穿衣等都不会，如果你让她自己做点什么，那你就给她收拾吧！叫学习就更难了！写了一周的“一”还没找到格式呢，你咋教她就是随便画道道，不但在本子上、墙上、冰箱上、床头上、厕所到处都乱画，拿起其他孩子们的书、本子就撕，还打人、乱跑乱跳的，第二天就把脚脖子崴了，还吃小朋友的东西。怎么和她沟通也听不明白，她的到来又给我增加了更多的麻烦，本来一天忙碌的我更是忙上加忙！

只有大法能改变她了！先带她学法。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难了，先教她念《洪吟》，一个字一个字教她也说不上来，而且她也不听，撒腿就跑，我就拿吃的往回哄她，见到吃的她就跑回来了，抢过吃的几口就吃完了又跑了。没办法，白天我除了给幼儿园孩子上课外，其余的时间就把她拢在我身边给她读大法书，慢慢的教她也能跟我乌拉说一点，虽然听不清她说啥，我也教。晚上“小饭桌”的孩子六点半离开后，我就领着这些小弟子学《转法轮》。可轩轩就

是动，一会就爬到别处了，我就和她主元神沟通让她好好听法，同时让她学炼盘腿；学完一讲后我就给她听法。这样一天下来，轩轩大多数时间都沐浴在大法中！渐渐的，轩轩老实多了，不那样乱动了。

一周时她姑姑来看她了，她能说简单的话了，姑姑可高兴了，还夸她变白了。半个月时她奶奶、爷爷、爸爸来看她，她可能是生他们的气就一句话也不说，奶奶让她拿出作业本看看学啥了，我说她目前的状况学习效果不好，所以我就没让她写字，奶奶大发雷霆，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当时我心里可委屈了，忍着什么也没说，心想“这样的孩子多难带呀！我宁可教二十个正常孩子也不教一个这样的孩子呀！你们家里还急于求成，这个月结束下个月我可不带她了。”转念又一想：孩子都已经会说那么多话了，师父都已经管她了，师父都没放弃，我有什么资格放弃呢？他们不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吗！我怎么听这几句话就受不了了？这不是有爱听好话的心吗？有求名的心吗？怕委屈的心吗？还有妒嫉心吗？找到这些心后，我赶紧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又错了！弟子把这些不好的心都连根拔掉！我一定好好带她！

于是我还是按部就班的教轩轩背《洪吟》、学法、听法。第二十二天她爸爸把轩轩接回去了。

回去的第二天，她爸爸就给介绍她来的家长打电话，哭着说：“田姐，我姑娘会说话了，而且说的很多、很清楚！我早点把姑娘送去就好了，这么多年是我们把孩子耽误了，我们为给孩子治病到处奔走、花了好多好多钱也没管用，在这二十二天就会说话了，这老师可真好，也不知她用什么办法教的。还说呢，上次我妈去老师那一顿发火，老师什么也

人不能请北京律师，否则“罪加一等”。因此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有的家人不见我们，有的敌视我们，还有的破口大骂做出要打我们的架势，还有的直接往外推我们，勉强同意了的又没钱拿。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们营救同修的信心。因为我们认识到，迫害一个同修就是迫害我们整体，我们在外面的同修有义务去做好营救的事情。同时我们也非常理解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种种表现，同修遭迫害，家人受磨难，还要承受来自“六一零”、国保等人的恐吓。所以我们无怨无悔的一趟趟的去，一次次的敲门，这个家人不听，就另找其他亲人去做。我们的耐心和善良终于感动了亲人。其中一位同修的弟弟感动的说：“你们炼法轮功的真铁啊（意思是关系紧密），我们都不想管，而你们却那么要紧，比我们亲人都亲。”

还有一名同修也因为讲真相遭绑架，她丈夫从不配合到主动为妻子聘请律师，而且与家人积极配合要人，写信给公检法人员，写出妻子修炼大法后的变化，感动了办案人员，案子到了检察院又被退了回去。三十天后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

为了减轻被迫害同修家人的经济负担，这几年我们请律师的钱大多数都是同修们自愿拿的，我们的做法是被迫害同修家人想拿就拿，不拿我们拿，从没因为钱的事耽搁请律师营救同修。因此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记得有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遭绑架，她们学法小组的一名同修第二天就拿出一万块钱要为遭绑架的同修请律师。而这位同修一年的全部收入也不过就这些钱，她儿子没结婚，在城里住个平房。而被绑架的同修出来后，基本上第一个先想到的事就是把请律师的钱拿出来。过程都非常感人。

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 [3]

还有一件成功营救同修的事，发生在几年前端午节那天。C同修在外地遭绑架，我们得知消息后，为了抓紧第一时间，来不及和C家人沟通，当天晚上就赶到当地派出所。D同修为了见到被绑架的C同修，闯进了派出所办公室，以家属的身份要人。这时C同修的儿媳（不明真相）看见了，怒气冲冲的闯进办公室，对派出所警察说：“她们是一伙的。”派出所警察把D同修给抓住了。为了减少损失，我和其他同修驱车离开了派出所。

那时我们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我自责没有修出那种大善、慈悲的威德，没有制止警察犯罪造业。但是配合的同修都没害怕，不气馁，我们没回家，直接去找D同修的父亲去派出所要人，家人同意了。当我们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第二天我们又返了回去，得知D同修已被送到外地看守所关押，我们与D同修的父亲商量请律师，他父亲答应了，聘请了律师。律师很快会见了D同修，我们和律师陪同D同修的父母再到派出所要人，其他同修在外边发正念，六天后D同修堂堂正正、安安全全的回到家中。再一次呈现了整体配合的威力。

三、利用法律 救度众生

我地在这八年中，为营救同修，共请律师十四次，我们不会到会，走出了一条利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的路，这对当地“六一零”来说是个重重的打击，也是给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一个明示。

请律师为同修辩护，最难做的就是劝说家人，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一般都不愿意请律师，因为“六一零”首先恐吓家

没说，这回看到孩子的巨大变化，我妈也后悔了，冤屈老师了！”

听到这一番话，我只有告诫自己：“不要欢喜，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动动嘴。我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可是新的麻烦又来了，周一轩爸爸送她回来时，我发现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又暗了，还出了黑眼圈，我一问是在家没人照管看了两天电视，再一问，原来她爸妈离婚四个多月了。我想孩子回家不学法还看电视，这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我就跟她爸爸说：你暂时先别接孩子了，孩子由我带，请你放心吧！她爸爸高兴的说“行，行！”

两个多月过去了，她爸爸又来接轩轩了，看到轩轩的变化更大了，她不但会说话还有思维了，能和别人聊天了，还会干力所能及的活了，还会关心人了。家人高兴极了！我趁机向她爸爸了解他们离婚的事，了解完情况后我找她爸爸、妈妈谈复婚的事，起初，他们还各执己见，最后我说：轩轩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你们能不能为了孩子退一步，好好把孩子带好。如果你们真的不能复婚，那你们就把轩轩办成孤儿由我领养吧！我们夫妻会照顾好轩轩的。

我的这一番话让她爸爸当时就哭了，妈妈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她爸爸说：“老师我不叫你老师了，我叫你姐吧！你就是我亲姐，我认识你太晚了，我们复婚！”妈妈说：“姐你真是个好人的，你把轩轩带的这么好，我们真的谢谢你呀！轩轩送到你这来是我们一家的福份！我们复婚！姐，谢谢你！”

我趁机讲真相。我说你们还真别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得做一个好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做的！你们想：我就领轩轩读读《转法轮》这本书，孩子在短短的时间就能变化这么大！是因为佛法无边，是师父给轩轩净化身体、开智开慧了！那是人能做的到的吗？他们直点头！

紧接着讲真相，然后我问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你们害怕吗？爸爸大声的说：“我怕什么？我姑娘都这么大变化了我还怕啥呀？法轮大法就是好！”最后他们以真名三退了！我说既然是大法改变了你姑娘，那你们得带孩子在家学法呀！你们不能总靠我是吧！可不能前功尽弃呀！他们也同意了！

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在师父的慈悲帮助下团圆了！

（二）不补课，成绩也名列前茅

水灵是一个好事心很强的孩子，幼儿园在我家，就跟我学法，背了好多《洪吟》中的诗词，孩子学习也很好，上一年级后，由于离我家很远就到常人家的“小饭桌”了，学法也就渐渐的放弃了，到了那个大染缸里，一些坏毛病也就多起来了，也学会花钱了，还偷拿妈妈的钱乱花。二年级期末，她的学习成绩由近百分下滑到八十来分。

她妈妈有些着急了，就跟我商量送我这来，我就答应了，来了之后每天我就和她比赛背法，晚上写完作业就读《转法轮》。寒暑假除了学习外就是学法、背法、炼功，现在水灵上四年级了，别的孩子写作业写到九、十点钟，而水灵可知道珍惜时间了，下课也不舍得玩，就先把作业写一部份，每天晚上六点之前作业必写完，六点半准时跟我们集体学法。而且从来也不补课，只要她有时间就是学法、背法，现在她已背完四本《洪吟》，开始背《转法轮》了。

不是也来了？听说跑了好几个。”我们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我说：“一看你的面就不象坏人，这些人都是好人啊，赶快放了她们吧。”他说：“我们也是好人，不过发这些东西发到我们这了，我们不能不管。”司机同修在里边给他们讲，这时国保的人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到底是誰？”司机同修没有害怕，很智慧的走开了。我们在派出所的大院内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两位同修被带上了车，送到拘留所。其中A同修上车前与我对视了坚信一眼。

A同修在派出所不配合邪恶的采血、查体，身体划伤了，送拘留所不收，当晚A同修就正念回来了。B同修因为没识破邪恶的伪善，默认了被指定的非法拘留十五天，而且派出所所长还欺骗她说：“那个（A同修）送外地看守所了，得判刑。”我们外边要人的同修悟到这十五天也不能承认，不承受。我就和同修去找B同修的家人，到拘留所要人。

这样B同修那常年本来不能下楼的老母亲与她的儿子在同修的陪同下，去了拘留所见了B同修，启迪她的正念。这期间，我一边协调同修到拘留所发正念，一边协调其他同修查找构陷人的电话、姓名，到恶告人的村镇送资料、劝善信，及时在全镇曝光构陷人做的恶事，来回往返三次。反响很大。恶告人的一个朋友看到真相信后，给恶告者打电话说：“伙计，你管这些事干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他不好意思的说：“我哪知道能这样。”

整个过程中，配合的同修放下了自我，全力以赴的参与营救，我们配合的同修心到位了，整体提高上来了，第五天B同修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拘留所，破除了邪恶的非法拘留十五天的迫害。我们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从A、B两位同修的表现及结果，更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师父说：“无

的带动下,能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现在是能出来的人多,车又不够用了,同修们都能堂堂正正的发资料了。

我们有这样两个学法小组,每组四、五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之间,有经济条件好的,也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但是大家在救人方面基本都是全力以赴的,从不攀比人间的贫富,而是在三件事上比学比修,并且当时都达到了家家开小花,救人的资料自己做,省吃俭用,自己供应自己,得心应手。

二、坚定正念 营救同修

最近几年,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被绑架的同修几乎都是面对面讲真相被构陷的。但是不管邪恶怎样疯狂迫害,同修们没有被邪恶吓倒,依然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

我们一边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也一边利用着法律来反迫害。特别是与同修们共同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的那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真是惊而不险、险而不惊,真能体会到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2]。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分两车下乡,我们这车五位同修到城东五十公里以外的山村,另一车有六位同修到五十公里以外的西平原区,两地相隔一百公里。我的资料将要发完了,十点半左右,西边的同修打电话说她被拦下了。我们迅速回到城里,西边的另四位同修也回来了,得知A、B两位同修遭绑架。核对后我们马上找到被绑架的两位同修的丈夫(找的过程中也是费了好大功夫),又马不停蹄的去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

这时天快黑下来了。到派出所一看,“六一零”(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非法组织)和国保大队警察早已在那里了。我们以家人的身份来要人,派出所副所长说:“你们今天是

通过学法背法,孩子学会向内找了,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孩子了,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的向上长,老师和同学也都非常喜欢她!

现在她在年级已是名列前茅了!

(三) 帮助小同修闯过病业关

佳润九岁,上三年级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经同修介绍来我家,这孩子同妈妈修炼四年了,七个月之前突然高烧三个月不退,经医院诊断是“白血病”。因病严重休学了,来我家时脸、嘴唇煞白,没有一点血色,手指盖都是黑的,吃不进去饭,一顿一小口,瘦的皮包骨头,浑身疼痛无比,白天疼的就是一天一天哭,晚上就叫,全身无力,说话也没力气,什么也做不了,就连穿衣、裤子都得妈妈给穿,头发掉的也没有多少了,小手摸上去滚烫,身上还经常出包。看到孩子心酸的没法不流泪!

孩子和妈妈很坚定,但一时也不知她们误在哪里了。我就和她妈妈说:首先我们不承认这个假相,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它的一切安排都不承认也不要,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就是多学法、多炼功、多吃饭。然后就带孩子大量学法,早晨三点多起床炼功三个小时,上午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学《转法轮》。

起初她一炼功就哭、就生气,她不但自己不炼、还搅得我们也炼不成。我知道不是她本意,是被干扰了,发正念,帮她突破障碍能够炼功,一周的时间她基本上都能跟下来了,如果中间哪套功法炼的不好就从新炼。

十来天时,佳润脸色变过来了,嘴唇红润了,身体有劲了,也不那么疼了,吃饭也能吃一大碗了;半个月时,她的小脸蛋胖起来了,能自己穿衣、梳头、扫地了。

一个月时，她能自己背个大书包坐车回家了，回家后妈妈还是坚持带孩子学法、炼功，一个寒假，师父的四十五本著作快学完了。后来孩子返回校园了！了解情况的人无不对大法的超常敬佩！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解体迫害、走向成熟的一年

文 / 广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过去的一年，是弟子修炼路上值得反思与铭记的一年，是弟子针对迫害转变观念，站在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展现大法威德、解体迫害的一年，亦是走向成熟的一年。

去年我与丈夫配合散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摄像头照到，当时已有点化，但我自以为正念强没事，故未及时转移真相资料。之后，警察上门绑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大法书及大量真相资料，以“制作加传播”为由，企图对我俩下狠手加重迫害。在这一年中，我和同修们整体配合，最终解体了这场巨难。期间，我有一些感悟，也取得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此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魔难中修心性

在看守所初期，过往的是非、不足、修炼路上的进退，如走马灯般在我脑中一幕幕展现，我找到了许多不足，过去对修炼不够严肃，有安逸心长期未重视，有洁癖，还有名利情及证实自我的执着等等，这时我决定即使剜心刻骨也要去

一、整体配合 救度众生

这几年我地同修能够互相整体配合，在风风雨雨的救人过程中得到了历练，在救人的路上碰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一幕幕就象在眼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我们整天沐浴在师父的大法中，幸福、快乐！

几年下来我们开车、骑摩托车几乎走遍了全市偏远的村庄。开始时是发资料，到后来就面对面的讲真相，再后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讲，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磨炼与提高，成熟了很多。

我们第一次组织集体开车到偏远的乡下发资料，那时同修们的心都紧绷着，等到最后一位同修上车时，我感觉到这位同修身上的压力更重，脸色很不好看，表情严肃。为了缓解同修的心情，我轻轻的喊了一声：“妹妹吃饭了？”“哎，吃了。”妹妹轻声的答应着，她的脸色也有点放松了。山区的路不平，乡村的狗又多，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的发完资料，安全的回家了。回来的路上，那位同修妹妹坦诚的告诉大家：“在上车前，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感觉压力太大了，大姐轻轻的一喊，使我放松了好多。”我们也都谈了个人的感受，大家都有个共识，只要走出来，怕的物质就会去掉很多，在大陆讲真相，正念这根弦一直不能放松。

接下来，我们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到偏远的地方送资料。一般是两辆车，路上我们齐背师父的《论语》、《精進要旨》中的《真修》、《弟子的伟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等。一路的背法，我们都感到自己增添了很多正念。开始时，有车，但能配合整体去发资料的同修少，后来，在精進同修

家就和妈妈说了那个人的事，妈妈说：“这回你相信修炼是真的了吧？”爸爸说，他也想和妈妈学大法，又问妈妈盘腿打坐的事。

这下我和妈妈别提有多高兴了！爸爸说：“我眼睛花了，不能看书，有没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可以听师父讲法？”妈妈说：“听的、看的都有，只要你学，我什么都给你准备！”

现在我们全家都修大法了！都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我家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

再次感谢师父！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大法弟子是个整体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三归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修炼二十多年了，让我体悟最深的是：法在心中就不会迷茫，法是指导我修炼的根本。师父明示：“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1]在我每一次遇到魔难或过关的时候，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过来的。

十年前我离开了工作单位，那时我四十五岁，开始了全身心的兑现我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下面我谈一下十几年来在协调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过程。

掉它们！针对别人指出的我的各种执着和修炼中的漏，我跟律师说：“说的都对。”仅此一句，再无辩解，那之后我感觉自己提高了。

如今回想，同修说的我认为“刺耳”的问题其实都想不起来了，那时我悟到，在任何形式的魔难中，包括身处病业中的同修们，要重视别人指出的不足，那些其实很多都是对的，只是人的观念和情在抵触，就看你能不能改变观念，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破这个迷。

在看守所拥挤的狭小监仓，阴暗与潮湿养出了一堆病人，每天监仓里的二十多个人走路不知要相互碰撞多少次，在这龌龊之地，我决心斩断安逸心。

我一改以前贪睡，不能保证每天炼五套功法的懒惰，做到每天早上只花三分钟，吞两馒头喝瓶水，抓紧时间炼动功，中午不午睡，集中精力发正念，每天坚持打坐。耳边没有大法音乐，却充满着法的能量。监仓里的常人不但不相信我是“病人”，反而惊叹我气色好，白里透红，完全没有其他人那种受恶劣环境摧残下的憔悴与病容。

同时师父加持让我想起来一些法，从《洪吟》到《洪吟三》、《转法轮》、各地讲法等等里的一些内容，每天安排时间学法。我悟到：对于修炼人而言，正是在法中勇猛精进，生命才有了珍贵的意义。

人有善恶两面，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时时触动人性为私的一面，人为的制造很多矛盾，很多常人都说自己呆在那里都变的心胸狭窄，甚至心理不健康、变态。在看守所喝热水是限时供应，所以要抢；一块用来铺铺位的方便面纸箱撕开，用来隔潮的纸皮都是人的利益；睡觉只有五十公分的地方，经常为睡觉吵架。我有时睡着碰到隔壁铺的，她便故意

用指关节戳我的腰，为了让她睡好，我尽量侧着身，心态平和。

一次躺在那里，大法浮现在脑海：“睡卧长亭目微睁
头枕山脊脚垫峰 龙飞凤展仙娥舞 它日归位驾长风” [1]。心境随之更开阔了。

因为邪党的造谣诬陷，开始污言秽语的犯人反而非议起我的信仰。在最脏的地方，最圣洁的大法竟然遭诬蔑，心里感到受到屈辱，但同时我更多的是想着怎么救度他们。这里的很多人自认为都有一套，认为是“人精”，除粗俗之人也有老板、经理等等，我要理智的证实法，表现出足够的善念，把我的看不惯别人这些观念去掉，才能救了这些人。师父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 [2]

在实修自己的同时，才能一边循序渐进，理智的对在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的人讲真相、办三退。其中一位很精明的老板对我说：“看到、听到那些故意刁难和非议你的人，无理的对待你，你还是一样对她们好，还检查自己的不足。要是我早就干起来了。你真是道德涵养很高啊，真是修真善忍的，很佩服。”

二、正念正行 解体迫害

被关进去的头几天，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虽然知道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但负面思维也在冲击着自己。这期间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加持我的正念，许多次，曾经通过破网看过的神韵演出节目、神韵交响乐就浮现在眼前，感谢师父，让我在这邪恶的让人难以立锥之地，还能感受世间最殊胜的法，为我送来神的力量，利用各种方法打断我的负面思维。

一次晚上，我悲从中来，十分压抑，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这时候旁人突然善意的提醒我：“大姐，赶紧睡觉。”

候学法，而是想着什么时候玩游戏。妈妈提醒过我好多次，警告我不要被它操控，但我还是改不了。

直到今年正月，爸爸妈妈在饭后聊天，爸爸问我还玩不玩游戏了？我说：玩。我爸说：“难道就不能不玩吗？”我说：“不能。”爸爸问：“为什么不能？”我说：“玩上瘾了，不玩手就痒痒，我戒不了。”爸爸说：“我很佩服你敢说出这话。”大概我的话把爸爸吓到了。

停顿了一会，爸爸又说：“我现在做一个决定：你把游戏戒了，以后不再玩了，爸爸就把烟戒了！如果你再看见我在你面前吸烟，你就在我面前打游戏！”妈妈说：“这是好事啊，儿子，你还不同意吗？”我看了妈妈一眼后笑了，就答应了。我知道玩游戏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通过这事能让爸爸把烟戒了，那简直太好啦！

此后，我戒了游戏，爸爸戒了烟，妈妈夸我做了一件好事！

这回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就又上来了。爸爸把烟戒了，不再咳嗽了。二零一九年五月，爸爸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爸爸、姐姐、还有我，都跟着妈妈一起学大法了。

以前每次爸爸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劝他说，学大法吧，身体健康。他都拒绝了。爸爸虽然看到我们三个学大法以后不再有病，也不用吃药了，特别妈妈改变很大，知道大法好，但由于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他很害怕，一直不敢走进来。

一天爸爸出去和朋友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人说自己是信佛的，已经七十多岁了，看起来却比我的爸爸还年轻，身体很硬朗，很健康，脸上皱纹很少，他说他的师父一百多岁了，还讲了一些在山里修行的事情。这一下触动了爸爸。爸爸回

于是他告诉我说,班里的乙同学也是同修。我吃惊不小,没想到我们班还有同修,还不止一个!都一起上学六年了咋才知道呢?我简直太惊喜了!每当周末我经常去乙同学家学习。

后来我们班级又转来一个女生,她也是同修,认识她的经过和甲同学一样,我们真是有缘!

丙同学虽然不是同修,却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学会讲真相的时候就劝他退队。他患沙眼,风一吹他就掉眼泪,眼睫毛经常湿湿的,我看了十分难受。有一次我把他带到我家,我妈妈用第三方的形式给了他一个卡片,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眼睛就会好的,还不用花一分钱!

他说:“好的,阿姨!”我这位同学很听话,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第二个星期天他又来我家。那天刮大风,他来我家后,我看到他的眼睫毛干干的,眼泪也没掉一滴,他说:“你们告诉我的方法真好使!这几天眼睛都很舒服!”

这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朋友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了!

我和爸爸双赢 爸爸走进大法修炼

在班级里我受同学的影响迷上一个手机游戏,我经常偷偷玩,或者和同学玩,学习成绩自然下降了,听老师讲课也不入心了,就想着游戏中的场景,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玩游戏这类的事,学法当然学不进去,上学和同学说游戏的事,下课也说游戏的事,甚至上卫生间都说。在我们班里数我玩游戏玩的最厉害,我还沾沾自喜,甚至还骗妈妈说去乙同学家,实际我都是到人家家里打游戏去了。

在游戏里杀杀斗斗的,不就是增长争斗心吗?这些游戏玩的把大脑里面装的大法都挤出去了。天天不是在想什么时

一下子打断了这种难过的情绪。还有一次休息时,我受名利情的牵动,感觉内心无比难过,我在努力实修,我不能让一直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好平和的形像打折扣。当起身后,看着灰暗的天棚,师父的法突然展现在眼中:“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3]。顿时,心中的阴霾烟消云散。在魔难中,相信师父就在身边,师父会赋予我们正念。

被劫持到看守所时,我和同修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看守所拿购物卡的时候要拍照,我整理好头发,微笑着对拍照的警察说:“你要把我照好啊,我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带给这里的众生。”在看守所的一年中,面对艰苦恶劣的环境,这张照片一直提醒着我,保持正念,那就是我,为众生而来的我!

正邪大战中,大法弟子拧成一股劲儿,发挥的正念是有雷霆之势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知道我地许多同修都参与到营救我俩中来了。由于看到我的不足,其中有不少同修去掉了以往对我的看法、忍着病业反应、去掉怕心等等,怀着包容与无私无畏,在营救中走出了自己的路,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与提高。

在对我们的营救中,家人和同修在第一时间聘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表面上,通过律师找到了恶人构陷的漏洞,对公检法施加了一定压力,律师在与公安人员接触及开庭阶段起的正面作用是必须肯定的,在非法庭审时从法律层面出发,全面讲了大法真相。当然,期间大法弟子唱主角,全面讲真相,对层层空间起到的作用是更深与长效的。

律师带来的关心我的家书和同修的鼓励的话,让我在邪恶的黑窝感到温暖,保持正念,在开庭时能如意发挥,展现

大法弟子的风采。师父说：“我抱着善念，我抱着救度一切众生的愿望来了。”[4]面对这种用人眼看起来的真实迫害，我要转变观念，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有救度众生，真能做到，师父一定会加持。

“快开庭了，心情怎么样？”监仓里的常人问我。我说：“不是它们对我开庭，是我去对它们开庭。”非法庭审当天，早晨炼第一套功法时，师父的四句口诀：“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立。”[5]点悟了我应该以神的状态面对。我和丈夫进入法庭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法官、公诉人、来参加庭审的各位，大家是缘份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我一边说一边迈向座位，每一步都载着慈悲与威严。法官没有阻止我，并立即同意了辩护律师“除去当事人刑具”的要求。

法官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不是舆论说的思想空虚、没有寄托，而是法轮功真善忍法理确实能够提升道德，让我发自内心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好人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有益……”法官认真的看了我几秒钟。

律师巧妙的从所谓的“证据”入手，找出邪恶执法程序的漏洞，为我们做了精准有力的辩护。我智慧的去唤醒人的良知善念，叙述着自己被绑架和在看守所内的遭遇，感染了法庭上的听众，空气中弥漫着对告密诬陷者、国保、派出所警察的流氓行径的义愤，气氛很压抑。家人看到警察座位旁听席上的俩人眼眶泛红，擦眼睛。

结案时轮到我发言，我陈词：“我因今日这冗长的庭审而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出动这么多警力，只因为‘天赐洪

一双 NIKE 鞋，而且移动幅度还大，他们就认为我是那个撕单的人。不过因为上课时间到了，所以他们也没继续追究。

回家和妈妈说了这个事，妈妈说：如果他们再追究此事你就如实回答，不然事情会扩大。我说：好的。

第二天他们果然又来找我，保安室里多了两个警察，又把昨天的事问了一遍，我就承认是我做的。后来，学校保安背着我去调查我同学，问他们我平时都干什么？下课都玩什么？说话的内容等等，又派出了便衣跟踪我。

我感觉到有人跟踪了，心想：你们跟踪我，我就遛你们。我经常绕弯子避开他们，发现他们还在跟踪，我就绕大圈避开他们。回家和妈妈说这事，妈妈让我发正念清理，我和妈妈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有时间我就背师父的经文：

“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1]。以后我就正常出去玩，大大方方的走路去上学。发现再也没人跟踪我了，我在心里默默的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保护小弟子又过了一关！

身边的喜事

我妈妈会做小点心，在过元旦联欢会的时候妈妈做一些送给我们班的同学分享，所以我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妈妈做的小甜点好吃、干净。平日里有同学会给我钱买我家的甜品点心，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带去。我就拿赚的钱买文具或早餐，有时候我找零钱就用真相币，然后借助真相币讲真相。

这期间我总是看到甲同学每天买饼干的时候拿的钱也是真相币。有一天我问他，他的一张钱上的一个字是什么？甲同学借此机会给我讲真相，我说：“讲的不错啊，同修！”他惊讶的说：“你也是？”我说：“是呀！”我俩都特高兴。

我和妈妈要不是学了大法，不会这样解决问题的，这件事情按照大法的标准妥当处理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一张纸单去掉了我的恐惧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正念也强了。有一次在体育课上，让我们练倒立，练倒立的时候老师安排两个同学各站一边，做安全防护。轮到我的时候，两个同学没扶住我，结果我的身体反方向倒在地上，把我的腰扭了。当时感觉筋象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心里立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很快疼痛消失了！可是体育老师当时很担心出什么事情，就让我赶紧回家去医院检查。我回教室收拾好书包由一个同学帮我拿书包扶着我走到了校门口，我进了保安室等妈妈来。

在保安室等待时，我发现保安桌上有一张A4纸，仔细一看是邪恶诬蔑大法，有人要来学校演讲的通行证，还盖了印章。我当时就想把它给撕毁了，可是保安在身边，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就帮了我——保安起身去厕所了。我立刻把A4纸撕成两半，串在钉子上，看保安没回来就拿起一些请假条再盖上做掩饰，木板上钉个钉子就是专门串请假条用的。

这时妈妈来了。保安光顾着把我送走，没注意纸单的事。我拽着妈妈连忙走了。

第二天我去上学，中午保安让昨天请过假的同学都到保安室，保安就把他看见纸单消失之后请假的学生给排除了，他估计在几点还看见过那张纸单还在，让从那时到纸单消失这段时间段请假的人留下。

因为门岗的监控器墙上挂不住，就放在了地上，我没有注意到，结果录到了我的鞋，在留下的这些人中我那天穿了

福’这句真话。我今天站在这里必须为自己鼓掌，因为我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在这里说，我的家人曾被监狱法西斯式的残酷的剥夺睡眠，遭受肉体迫害，以及强制洗脑逼迫放弃信仰。而这一切都因为法庭判决的欲加之罪。法轮功学员们在狱中遭受的残酷迫害被掩盖着。我的心中装着强大的佛法，我相信法轮大法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并正告他们把枪口抬高，并当庭递交了真相信，告诉法官：信一定要看啊。

这封信也在看守所被层层递交给狱警、所长、驻监检察室等相关部门的人，以及上诉后的中院法官。

离开法庭时，我用手指着被告席说：“江泽民有一天一定会坐在这个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人民的公审！你们都去起诉江泽民！不给它背黑锅，退出党员、团员、少先队，保平安。”接着我反复高呼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离开法庭。

从法庭到拘留室的路上，我还在大声跟法警们讲真相，我说：“共产党这几十年把中华民族做人的脊梁骨给打弯了，让人为了一点利益而不敢说真话，现在只有法轮功（弟子）敢说真话，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不要以为事不关己，你们白天工作穿着警服，晚上回家为人父母，都有家庭，要为自己着想啊。”法警们对我都十分客气。

在核对非法庭审记录时，书记员故意没有把辩护及对我们有利的话写上，我想既然开庭就不给他们钻空子，我就修正补充了很多内容，最后冲破阻力写上了“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当我坐车出法院大门时，天色已晚，门口的很多参与开庭的法警，看到我们坐的车出来，突然齐声大笑，笑声清澈。

我坐在囚车前面和法警坐在一起，带队的法警也受到感染，打开车窗，向外面高声大笑的大概十几个法警们笑着问：

“你们要搭车吗？上车。”一路上，我感到心里非常清透，体悟到第三套功法口诀“心慈意猛，通天彻地”[5]的一点内涵，我知道自己不是常人，我的生命是为正法而来。堂堂正正证实法，此生无憾！我告诉法警：“你们今天是有功德的，给我开车让我在法庭上讲法轮功真相。”丈夫跟法警们说：“天要亮了！”

带队的法警分手时指着我不由衷的说：你很勇敢！看守所狱警在听了我的庭审情况后，总结了四个字——无私无畏。

真的发自内心的善待与救度世人，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我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在与法官、警察的接触中，他们也在观察，我们的举止行为同时也在清除他们被邪恶灌输的毒素，都是在证实法。因此，在看守所，接触到的所长和很多警察也很尊重与善待我，冬天给我的棉被都是新的，生活上都安排我优先。

回到看守所，我继续做好三件事。

非法宣判那天，在去法院的路上，我开始有了“会判几年”的想法，律师曾说邪恶内部规定三至七年，并说可能要判四年。我立刻请师父加持，排除思想业，自问：“信师信法吗？”清除可能被判四年和送到监狱的假相，清除法院邪恶，直到仿佛看到师父慈悲的面容，心渐渐平静下来。这时到了法院，杂念全无，只以救度为基点。

我整理好形像，步入法庭。和非法开庭时一样，我边走边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江泽民在二零一五年已经被二十一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到最高检察院，在国际上多个国家，江泽民被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起诉，

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健康快乐的成长！

橡皮泥让我提高心性

不知不觉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我最喜欢美术课和音乐课。一次在美术课上老师让我们下一次上课时都要带橡皮泥。我很高兴。可下次美术课我把这件事忘了。一个同学问我拿橡皮泥了吗？我说忘了。中午妈妈给我送饭时，我告诉妈妈今天有美术课要用橡皮泥，我昨天忘说了。妈妈就急忙去附近超市买了一盒给我送来。我在教室吃完饭，把空饭盒给妈妈送去，回到教室发现新买的一盒橡皮泥没了，老师去食堂吃饭了，也没看见谁拿走的。

我要老师调监控看看是谁拿走了我的橡皮泥，老师答应了，却没再回教室来。因此美术课上我没有橡皮泥用。同桌同学就给我一小块。另一个同学一看就管我要，我就又分给他一半。结果老师就认定我是把我的橡皮泥分给那个同学了，却说自己的橡皮泥被偷了！

因为班主任查看监控的时间，看到的正好是我拿着同桌给的橡皮泥分给另一个同学的那个镜头，班主任就认为是在骗她。第二天老师把我叫到门边，还有几个很淘气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问。老师不相信我的话，还给我罚站一节课。我很生气，但又不知道怎么给她解释。回家和妈妈说了经过，妈妈告诉我要忍，不和老师计较！在常人这个环境下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事情。

第二天，我妈妈买了两盒橡皮泥，一盒给我，一盒给了班主任，妈妈找到我的班主任说：这盒橡皮泥给你放在讲桌上吧，下次再上美术课，如果哪个孩子忘记带橡皮泥，就用这个分给他们用，教育他们即使忘记带学习用具了，也不要偷别人的东西，这种行为不好！老师也不好意思的收下了！

明慧法会 | 在师尊看护下成长

文 / 辽宁大法小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我是个大法小弟子，今年十三岁。不过从三岁起我就和妈妈一起学大法了。

妈妈说我三岁前经常发烧，加上奶奶有病，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所以那时我们家生活不宽裕。我三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就让我妈妈修炼大法，三姨说：修大法你身体好，孩子也好，就不得病了，没钱也不怕，有师父保护着！妈妈就开始修大法了。

每次我发烧，妈妈就让我听大法弟子制作的语音节目。我听着听着睡着了，醒后就退烧了。妈妈每天读《转法轮》这本书，我就在一旁静静的听，我天生骨质软，所以从小能双盘打坐。每次我都陪妈妈一起发正念，再大一点可以和妈妈一起学法了。

学法时师父会给我调整身体。大冬天我会感觉很热，穿着背心吃雪糕也不冷。邻居们看见都替我担心，说我这样会感冒。我不但一点也不冷，还感觉热，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说：修大法身体是有能量的，没有病毒身体才是热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点也不冷是学大法学的。

我五岁那年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我能看到许多奇妙的东西。晚上妈妈在炼功时我能看见妈妈身体周围全是彩色的小点点，仔细一看是很小的法轮。我问妈妈：“你能看见你身体周围的法轮吗？”妈妈看看周围说：“有吗？我怎么看不到呢？”然后说，是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又惊又喜连忙说：“谢谢师父！”

现在社会贪腐、黄赌毒不管任其泛滥，我们做好人，只发了《天赐洪福》就非法判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会遭报应的，对法轮功学员判刑就是欠下血债。法官，我希望你能够好，不想看到你被牵连，没有未来啊。”

我又对着坐在旁听席的警察讲真相，丈夫接着我所讲继续讲真相，法官打断他说：“开始宣判。”之后他宣读判决书，我高唱《为你而来》：“跨越千山万水 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 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唱到这里时突然心很静，接着我和丈夫同时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官停下来片刻凝视着我们，那一瞬间我们看到“法轮大法好”的威力，清除了他背后不好的思想因素。法庭宣布不采纳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几个月后我从看守所堂堂正正回家。

面对被非法判刑几年的丈夫，宣判完后，法官没有立刻离去，而是站在侧门外，用痛苦的表情看着他——那一定是法官明白一面的写照，一个生命判了修炼人的罪，会有多么可悲的下场啊？他无声的凝视，似乎在说已经尽力减轻了，家人同修宽容的对她摆摆手，他稍有释然的点点头离去。

这个法官思路清晰、敏捷，开庭时他很强势、傲慢，甚至一度要把律师逐出法庭。大法弟子的善是能溶化谎言和敌意的坚冰的，明白人就会有改变。

三、证实大法 救众生

进看守所第二天，我就出现高血压的假相，血压计读数二百多，我不配合吃药，要求释放。

期间狱医经常说起高血压会随时中风、爆血管、死亡等可能性，我心里很坦然，没有病的反应，没有病的概念，我坚信大法的超常，修炼这么多年，不可能得病！每天炼功，

同监仓里的人和警察都看我一年中在见不到阳光的房里照样面色红润，心态乐观，都感到很神奇。

到后来，大家都不担心我的身体。反倒那些年轻人还经常看病。有个人说我就是神人，因她先生血压一百七，每天吃药，还晕倒，而我却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病”的反应。还有人跟我讨教“绝活”，怎样才能把血压升高？有人说：“就应该把血压升的再高点，让他们放人。”

有一个同监仓的人，她一直在观察我，看到我的情况后跟我说她母亲就是因高血压住院的，她说：“我看到你的为人和健康身体，就很相信法轮功是真的，高血压根本不是你这样的。”她在被送去监狱服刑前，一再跟我约定，等她出狱后一定要学法轮功。

有位老人家是信其它教的，因赚了不该赚的钱而坐了几个月的牢。她很善良，也实名起诉了江泽民。她说：“你在法庭上说的那些，不是你说的，是法轮功的神说的。”她还说：“你很坚强，人被抓到这里来，吓都吓死了，而你还能够在这里坚持炼功，不顾闲言碎语，还在坚持，神是很爱你的，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现在的人很多死了会下地狱，你不会下地狱，你会上天堂的。”她还说：“你很伟大。”我告诉她：“是大法伟大，才造就了伟大的大法弟子。”她回家前告诉我，她会和她的亲朋好友及她认识的信教的朋友们去宣传大法弟子的伟大！

在看守所的一年里，我不断的用行动和言语去讲真相。一开始，监仓里的人因为邪党的诬陷和毒害，背后议论。我不与她们计较，在行动上对她们慷慨，在思想上开导她们。在每个月只有一千块预算的看守所，人与人都是利益之交，一包榨菜可以算作一份恩情。而我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关心

二零一八年七月，我和丈夫又增加了自动拨打语音电话的项目，每周两个晚上出去打语音电话。同时，我承担了周围同修拨打语音电话后的分析工作，这项工作要想做好，需要耗费很多时间。由于自动分析软件的分析结果经常出现误差，提示“说好”的有的并没成功三退，而只提示有录音的却有不少成功三退的，因此需要对每一个有录音的电话都要认真的听，有些听不太清楚的甚至要听很多遍。出于对众生负责的态度，不落下任何一个表态三退的众生。我都是认真的听完每一个有录音的文件，然后把听的时间较长的电话号码复制给有能力电话对打的同修。

很多年以来，每到“五·一三”、“七·二零”或新年，我们小组同修还以挂真相条幅或挂树挂的方式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把以前资料点同修剩下的不可打印盘面的光盘和自己资料点偶尔刻录失败的及路上捡回来的光盘，按照明慧网提供的教程，做成一串串“法轮大法好”的树挂，每个树挂上端系上一个小小中华结，下端串上几个塑料珠再连上一个红色琉苏穗，非常漂亮。

今年“五·一三”时，挂在一个社区小公园干枝树上的树挂，一直挂到六月底。每天下午，这个小公园都会聚集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有很多小区居民经过小公园，他们都能看到这个漂亮的树挂，也就看到了“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直到二零零九年，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机缘巧合，克服了畏难情绪，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开始时只是做一些周刊，供给周围同修。到二零一零年三月份正式开始做真相小册子、单张资料及真相币，供自己及周围同修发放。到了二零一二年，我克服困难增加了做真相光盘、包括打印盘面的项目。开始时真是很难，手上只有几个真相光盘，怎么做一点也不明白，没有人教。我就在“天地行论坛”上建立了帐号，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天地行论坛”的同修，一般第二天就能看到同修的回复，真是感谢论坛上的同修无私、及时的帮助，使我很快做出了多种光盘。

对于做真相资料，我始终秉承严肃认真的态度，严把真相资料和光盘的来源，同时严把质量关，站在有利于众生得救的基点上，保证每一本小册子和每一个光盘的质量。明慧网刚开始推出二合一大本期刊时，我们就都改做大本了；明慧网上一有同修建议小册子封面使用亮面彩喷纸时，我们就采纳了。对于证实法的事情，我都是很认真对待的，绝不糊弄事。

为了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打印机出现故障以及电脑软件有更新时，我就尽量自己解决，包括下载、安装“office2010”这样比较大的软件，真是硬着头皮解决的。自己的弄好后，再把周围同修的也安装好。如果打印机出现了问题，我都是到“天地行论坛”上搜索或提问，这样有大部份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找技术同修。

我丈夫于二零一二年二月份正式得法修炼，从此我们俩一起维护着我们的这朵小花。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从来没耽误过自己与同修们的资料供应。

她们的衣物是否充足，用自己的钱请她们吃东西；进来的人，心中难免有解不开的心结，我乐于跟她们聊天，同时讲真相。里面的好人坏人，都知道我是善良人。

有一个老人家，是个妇女主任，很有同情心，也很善良，为了无条件帮助低保困难户拿到几百元补助，假报了残疾证，由于得罪了同事，遭到报复，借此告发，被区里以“诈骗犯”（即诈骗了共产党的钱来帮老百姓）的名义抓到看守所。她感到十分冤屈与气愤，想不明白为什么为老百姓做事，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向她揭露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不是为人民服务。最后作为老党员的她退出了党团队，也起诉了江泽民。

在看守所里遇到的每个人，我都会聆听她们的故事，也跟她们讲真相。最后，监仓里一百多人同意三退，十几人同意诉江。

最可怜的是公检法人员，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也不知道迫害好人的报应。我们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对家属的打击非常大，家属针对派出所、国保警察、法官、检察官等人邮寄和递交了很多封信，陈述我们家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和对家属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尤其孩子的信很纯、很善，据说很多人都看哭了。我和丈夫也以当事人的角度写了真相信给看守所、驻监检察室、一审法官、检察官和中院法官。全方位解体邪恶，救度公检法人员。

本地大法弟子也全面邮递真相信和律师的意见书，由衷劝善，从公检法人员的角度出发，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律师在各阶段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法律意见书》等各类法律文书，去公检法机构交涉，要求放人。本地同修

很重视针对此事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和大家的整体配合下，解体了邪恶对我们下狠手迫害的计划。

我悟到决不允许邪恶操控相关部门的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当我要回家时，同修担心会被邪恶按惯例送洗脑班或被当地“六一零”等带走，我说不存在，请律师转告家人：接我时给我送一束花，我会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我相信这也是善良的世人（包括善良的公检法人员）愿意看到的。之后我还是忙着救不断进出看守所里的世人。我不执著自我，可敬的同修们已在外面为我能够安全回家而发正念了。

在我快回家前的一个傍晚，从狭小的窗户外映入一轮类似红色的晚霞，很温暖，我从来都没见过。之后脑海中浮现出师父的法：“日出彩霞映满天 远眺残月落云烟 百年红祸大法解 不信全来 真相大显 重开天地又一元”[6]。心中无比激动，感恩师父！

我在看守所里在想到师父的这些法时，有些都是我不曾背诵或没有背熟的，那时却浮现在脑海中，这是大法的神奇。

我临走前给那里一位很少有机会说到话的年纪稍大的狱警写了封真相信，装在信封里，礼貌的说是送给她的信。她说：“送给我的？有心，等你出去那天我会交代其他狱警，早点放你出去。”看守所放人一般都是上午十点多或下午才让人离开监仓，我是九点多走出监仓，大概十点多走出看守所大门。

后来有个开天目的同修说：当天看到，九点多看守所大门敞开（那恰恰是我走出监仓的时间），门口站了很多神迎接，我出去时身后跟着很多神，立掌，很庄严……过后她想起那殊胜的一幕，感觉脑中都容不下那庄严的场面。

党员。”刚说完这些，他就紧张的说：“别一起走了，别人看见就知道你在给我讲这个（指法轮功真相的事）。”

在他临近退休前，我找了个机会到他办公室，给了他一包真相资料，包括揭露活摘器官的光盘《红朝阴谋》、几本真相小册子和破网小光盘等。他都愉快的收下，还神秘的告诉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长沙的电话，劝他退党。他还跟我说：“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一定有好报。”这时我才知道，每到“敏感日”，市里让他汇报时，他都说我们（法轮功学员）表现很好。在他退休时，他还主动把多年前我单位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时，他们以同修名义从财务科借的、给洗脑班的一千元钱的账处理好了。这是同修办理退休手续时才知道的。

时至今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的同事很多都做了三退，在职的绝大部分都退了。有不少是全家都退的，也就是我把同事劝退后，告诉她回家怎么跟家人说、帮家人退，等过一段时间后，问她结果怎么样，同意了的我才给她家人声明。还没三退的同事，也基本上都给过机会，甚至多次给过机会了。起初，有些同事不要真相资料，还怒气冲冲的对我说：“你要把我当朋友，就别跟我说这个。”但无论如何，我就是不放弃他们，一有机会，就说点有关的真相，哪怕是侧面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有的看似不可能退的，现在也退了。

多种形式救众生

九九年大法被迫害后没多久，我就利用发真相资料救人了。那时除了自己手写的资料外，偶尔会得到几张单张真相资料，我就让支持我修大法的丈夫帮忙复印一些，他有这个便利条件。后来联系上了资料点的同修，就每周到同修那里取一大包资料，分给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发。

二零零二年七月，正是他协助市 610 的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的。

后来，我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遭恶报的真相资料给他看了，他受到很大震动。也是因为他本性善良，所以慢慢开始转变了。有一年，单位开运动会，我正好看到他，跟他打招呼，聊了两句，他说，他女儿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我真诚的告诉他：你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一定有好处。又过了一段时间碰到他，问他女儿找到工作了吗？他说找到了。慢慢的，再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他给我打电话时，口气不一样了，客气了，告诉我：“最近管的紧，要注意。”

可是中间也有过一次反复。有一天，在单位一楼大厅见到他，他又打起了官腔，说的话都是反面的。听明白后才知道，原来是市 610 的人组织他们参观从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家抄来的大量物品，还栽赃“炼法轮功炼死两个人”，他被迷惑了。听他说完，我就说了一句话，他就又明白过来了，我严肃的对他说：“你就是耳朵太软。”他一愣。

第一次让他退党时，他“嗯”了一声，我紧接着告诉他：“让你家嫂子也退了啊。”他一看远处有个同事朝这里走，吓的立即冲进了旁边的厕所里。

二零一二年春天，单位组织到近郊游玩，师父慈悲安排，无意中只有他和我并排走在一起，前后几米内都没有其他人，我抓住时机跟他说：“某师傅，你家嫂子不是党员吧？把她的团队退了吧。”令我没想到的是，他马上回答：“你不是早就给她退了嘛？”我一听，赶紧接着说：“那把你家孩子都退了吧。”他说：“好。”我提醒他：必须本人同意才算数，他马上表态说：“他们都听我的，女儿、女婿都是

一切都是自己定下来的，我喊着“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起诉江泽民”，在看守所门口接过亲人送的花，看到同修迎接我的笑脸。得见朗朗乾坤，得遇世间几人，我必高喊：“法轮大法好！”继续向看守所门外几个等着接人的世人传递大法真相。

不论旧势力如何打击、如何迫害，我对大法的信心与正念从未动摇过。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以自己是大法弟子而自豪！大法弟子不要害怕邪恶的环境，只要正念正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环境就会随之而变。

我们能在师父的加持下减轻迫害，这事也让律师们看到希望，律师都开过很多庭，都深知邪党不讲法律，对结果都不敢太抱希望。A 律师在非法庭审过后说：在法庭喊“法轮大法好”是很震撼，但往往（包括庭审辩护）越震撼，判的越重。B 律师参加了非法宣判后说：感到震撼与无奈。C 律师在真看到我能够从较重的判刑减轻到可以不送监狱很快回家、而过程中又能够震慑邪恶的时候，说：有时我们律师在一起谈起这事时，也感到很震撼。

以上是弟子一年来的一点实修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卧长亭〉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何为忍〉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 [6]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法开天地〉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上）

——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儿子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从二零一七年被中共绑架到二零一九年被营救出狱，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过程中，我和同修们密切配合，整体提高，救度众生。下面将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

我今年七十三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多年来，跌跌撞撞、魔难不断，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没有大法的力量，很难走到今天。尤其在前年发生的巨难中也很难走过来。

我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自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一家一直被邪党视为迫害的重点对象。父母在数不清的骚扰中、在无尽的恐吓中先后离我而去；我被非法开除公职，两次被劳教迫害；老伴曾被长期跟踪骚扰，并被非法关押七个月；儿子因讲真相被诬判十一年重刑；儿媳在压力下被迫与儿子离婚，孤儿寡母长期生活在惊恐中。二十年来，这个家早已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但无论处境多么艰难，我没有倒下，依然在大法中修炼。

巨难之下挺身而出

同事，到办公室送，对其它科室的同事，基本上是在看似不经意间，如上下楼或路遇时送给他们，这是为了考虑他们的感受。单位人人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我不能到他们办公室送给他们，那样做，他们会害怕、紧张。

女同事不要破网光盘，我就过一阵送一本真相小册子或用嘴讲，基本都是单独讲。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真相后，再跟他们讲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印象最深的是我单位一个副院长三退和 610 负责人给自己及全家人三退的事。

这个副院长，如果是在单位里遇到他，跟他打招呼，他一般不会有回应的，就是在他三退后也如此。有一次，正好有机会在一个酒桌吃饭，我和他去的比较早，没有别人在，我给了他一个小光盘，他收了。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下班在路上遇到他，我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跟他说：“某院，您把党、团、队都退了吧。”他痛快的说：“行。”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就又说一遍：“党、团、队都退。”他坚定的说：“行。”

从那以后，每当破网软件有了升级版，我都会想着给他一个，给他的方式很特别：或者是他正站在办公室门口，我从走廊上过，或者是正上下楼一错身的工夫，哪怕是走廊里或楼梯上还有别人，谁也发现不了，我从包里掏出小光盘，不用说话，手稍微往前一递，他就接过去了，非常默契。

单位 610 的这个负责人明真相、退党，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九九年，邪恶迫害大法后，他无数次找我谈话，威逼、恐吓，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让我丈夫的领导劝我丈夫代替我写“不炼功、不进京的保证书”，被我丈夫严词拒绝（那时我丈夫还没开始修大法）。他每次找我谈话，我都是跟他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还到他家，给他和妻子讲过真相。

明慧法会 | 讲真相润物无声、水到渠成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慧生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怯懦、胆小怕事、非常害羞与自卑的人，遇到认识的人都想绕开走，在生人面前，手简直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这种性格的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还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历经二十年的残酷迫害，坚定的走到了今天。

如今，经过努力，我的丈夫、孩子都得法修炼，婆婆也看过一遍《转法轮》，我的父母、弟弟学法、炼功多年。娘家、婆家几十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亲戚、同学、很多同事做了三退，其中有几人还得了法。平时，对来到家里服务的人员，大部份也都劝三退了。

不离不弃救同事

我工作单位的同事绝大部份都是高级知识份子，要让他们明真相，退出党、团、队，挺有难度的。

我本是个不善言辞、不会交际的人，但我修大法后，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抢着干活，有好事让给他们，动手能力比较强。另外，无论迫害多么严重，我从来不妥协，在任何场合，都敢证实大法，赢得了他们的敬佩。他们认为我说的话可靠，他们信任我；再一点就是坚持不懈，把对同事的讲真相融入工作、生活中，时刻想着这件事，而且从来不在同事中说其他同事三退的事。

对男同事来说，大部份人都喜欢要破网软件，我都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送给他们破网小光盘。对本科室的

二零一二年年底，儿子九死一生，拖着严重受伤的身体从监狱回来，生活还没有得到平复，万万没想到一场双重灾祸又降临到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又降临在我的头上。

二零一七年，老伴由于不堪重负，在身体瘫痪五年后，突然离世。五天后，正当家人沉浸在痛苦中，忽见六、七个便衣闯入我家，不由分说抓起我儿就走。事出突然，我一下子就象傻了一样，心脏猛跳，双手一阵抽搐。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大法弟子，你不能倒下，你要挺身而出！

这时只见剩下的五人走进儿子住的房间，我下意识的跟了过去。这时我清醒了，便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为什么不出示手续？其中一人说：我叫王××，县国保大队的，因你儿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我说：写信也违法吗？紧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场面还算平和。警察检查抄家时没有乱翻，但他们抢走一个台式电脑主机、一个笔记本电脑。抓人、抄家没出示任何手续，走时没留扣押清单。

随后，我骑车赶到县城，同修们正等着我，我说明情况后，便一起到公安局要人，但门卫不让进。只好等到晚上，去国保大队长家，敲门门不开，等到十点还不见他回来。

第二天早五点，我赶到国保大队长家，一敲门他开了，他把我让到屋里，我给他讲了近一个小时的真相。重点讲了大法好，公民修炼法轮功不违法，讲了那时的形势。他都听进去了。我还说：这几年你变化很大，当地法轮功学员普遍对你有好的印象（他的变化是真实的），你不该再干这个事。他回答说：我要不抓你儿子，我这个位置就呆不住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既然是运动，早晚会结束，到时你怎么办？你是要未来，还是要这个位置？他回答挺干

脆：我要未来！并说：按我的权限，我尽力办吧。我离开时，他还要送我回家。

上午，我和几个协调同修讲了早晨讲真相的情况，几个协调同修听后都很高兴。之后就如何营救同修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要把营救同修作为契机救度广大公检法人员，其实真正受迫害最深的是公检法司人员，要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成立了营救小组，并议定先不要在大街上张贴国保大队长这次的事情。

教训与失误

离开同修后，我去县看守所了解情况，得知儿子已被刑事拘留，尤其听到“更不利”的情况，看守所的人都在吵吵：“这个案子太大了，省里都盯着呢，谁说情也不行，要重判！”之后几天时间，又听人传：“这个案子不但要重判，还要没收家产。”同时公安内部又传出，国保又调来市的网监，要找证据定罪。同修们都听到了，各种意见也就出来了：国保大队长在耍手段，动心眼，必须曝光，不及时曝光就是纵容他继续犯罪；最主要的意见倾向是要我控告他，并强调说把他告倒，把同修换出来。当时明慧网上也确实有用控告的方式震慑并救度公检法人员的文章。但用什么心态去做，我没有用心去研究。

我未做认真思考，更没有用法来衡量，匆忙写了控告状交到县检察院控申科。科长接待了我，看了控告状后说：要按你写的这个还真是个事，等案子过来吧。我一听有门，便抓紧找到主管控申科的副检察长，讲真相他听，但一提到控告，他躲了我。之后几次找到控申科长，他态度也变了，我当时甩出一句话：你不立案我连你们也告。他一听火了：你

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说他们跟法院沟通了，同修的所谓案子一审要重新审理。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律师，律师很惊讶说：“根本不可能，全国没有一例这样的事。”外市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高兴的哭了，同修整体配合的好，师父给展现了奇迹。后来非法庭审同修时，我们没有辞退援助律师，告诉律师在庭上别说话，他就一句话没说，光听，又一个众生明白了真相。法官和公诉人态度非常好，整个过程一片祥和。非法庭审十五天后，同修回来了。

后来法官给这位同修的父亲打电话说：“别再告了，到我们这，我请你吃饭。”

在营救过程中知道的同修都无条件配合，没有地区之分，大法弟子在哪都是个整体。师父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3]

走过了这段修炼过程，同修整体配合的好，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好。而要配合好，放下自我，修好自己，就很关键。在同修们无私的配合下走过来，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

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感恩师父慈悲保护！感谢身边好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们和你儿子不认识，不过，同修遭迫害我们得管，家人更得管。”

我们把请律师的手续办完，那边法院在没有家属到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同修，外市法院给同修委派了一个援助律师做有罪辩护。我们回来后仍不放弃，又多次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他的父亲和我们在外市同修配合下，来到法院，给法官打电话，但不接见，了解到是哪个法官办案。我们又找到了同修的援助律师，以咨询的形式给这位律师讲了真相，后来又给他邮寄了真相资料。

我们给同修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同修一审已被非法开庭两次，我们认定：这两次非法庭审不算数，所谓的案子不能再往下走，不承认还有二审，应该退回案子，同修回家。法官不见我们，我们决定给各部门邮寄申诉书，借此机会救度众生。同修给写好了申诉书，可他的父亲不敢邮寄，怕恶人报复。

我们不看家属的态度，向内找，我们自己哪不对了，是给家属讲真相缺乏深度。同修的父亲虽然知道了基本真相，知道大法好，他儿子是好人，但对为什么炼法轮功不犯法、迫害炼法轮功的人犯法了，不太懂。我们就给他讲了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告诉他全国都在控告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将诉江状给他看，他有了正念。

我们让他自己把他儿子炼法轮功做好人的经过写下来，他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天。我们修改后，加上十多条炼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条文，他签上字。这回他高兴了，上邮局往各部门邮，每份申诉书都留下了他的电话号，我们也没去想会有什么结果。

告吧，愿意往哪告往哪告！之后他把控告状交到案卷科，被国保大队长发现了，一天他见到我，便大声吼道：好哇，你告我，你告吧，咱俩成敌人了，咱俩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此后我便和公安局、检察院对立起来了，本来能进的门也进不去了，给讲真相造成了障碍。

碰钉子后，我向内找并找到很多心，首先是为私为我的心，“把人家告倒，让自己人出来”，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私心，绝不是修炼人所为，再说也很难做到，细想起来还真有点幼稚可笑；抱着争斗心、报复心做事只能把人推到反面；还有急躁心、求结果的心；再就是看到人家有好的表现就高兴，看到不好的表现，就恨上心头，哪有大法弟子的宽容和慈悲，哪有大法弟子的善？其实明慧网交流文章中一再强调，做控告必须抱着纯净的心态，真正抱着慈悲心去做，才会有好的效果。但慈悲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得修出那个境界。之后我将此事和同修做了交流，得到一些同修的认可。

说到教训，还有一件事，刚开始去检察院，警卫室有一个姓张的副主任（他身体不好让他做传达）。我当面给他讲了真相，他比较接受，我就请他给检察长传递资料，他挺乐意，只要我一去，他就说：又来了，又有新的吗？我递给他，他直接就上楼了。但后来有一封信传递后他就再也不理我了。那篇文章的原标题是：“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但改成了“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后来我意识到，大法弟子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必须严肃对待，仔细推敲。两高司法解释是他们的尚方宝剑，你说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他还可以想想，你再说他们执行两高司法解释是违法犯罪，连他都说上了，他就不容易接受了。再说让人家接受得有个过程。

用心救人

教训使我悟到，营救同修的过程不仅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过程。救度众生必须心怀慈悲，用心去做，同时修出耐心和包容心。

A 同修救度公诉人的做法，给我印象极深，值得借鉴。A 同修认识该检察官，早想给他讲真相，但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不理，进家他躲着，同修一度想放弃，但再一想既然让我认识，就该我救他，他不理我，说明他中毒太深，我不救他，他就毁了。于是 A 同修用心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首先讲了自己如何善待公婆，面对种种不公，甚至外人一听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她都包容忍耐，公公无故骂她，她都能报以微笑。公婆对她不公的原因大概是，在她三十来岁时，她丈夫突遇车祸而去，丢下她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公婆以为她不会留在这个家里，尽管她有再好的表现，公婆也不信她，生怕她把家里的东西弄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在老家，小两口亲手盖起来的五间房子，小两口搬进县城后别人花十万想买，他们不卖，她丈夫去世后，她公公不做声八万就给卖掉了，邻居知道后气得够呛，替她鸣不平。她却说，谁叫人家是老人呢。还有一件，城内的单元楼，基本上也是小两口花钱买的，该房子上户口时，老头子不让登儿媳的名字也行，登长孙的名字可以了吧，也不行，必须用他的名字。同修也接受了，她心里清楚，是老人对她不理解。她几次给公婆说交底的话：你们放心，我不会离开这个家，我得尽孝侍奉你们，两个孩子我得带他们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她也真是这么做的，冬天把两位老人接进城里，给他们做饭侍奉两老；两个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老大警校毕业后当了一个警察，并成家立业，老二正在上大学。公婆终于明白了，再也

有一天早晨，我想着与之有矛盾的三个同修，挨个想他们的优点：A 同修能付出，B 同修敢担当，C 同修能配合，想着想着，只见无量无际密密麻麻的众生，象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样往我空间场里涌，我脑中出现一个声音：“佛恩浩荡”。

我内心无比的震撼：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我放下了人心，师尊救了那么多的众生。原来看同修优点是在救众生啊！真切感受到修好自己真的太重要了，修不好自己，又将毁掉那么多的众生。

4、消除间隔，更多众生命真相

一位请律师的同修被诬判四年半，另有两位被迫流离失所。从这些教训中，我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妒嫉、显示、求名、不让人说、自我、不修口等人心。是人心就得去，修去了这些人心，和同修打开了间隔。后来，再请律师，同修到一起商量，遇到不同意见向内找，摆正了请律师的基点，就是利用营救同修的形式广救众生。

有一次，外市同修发来消息，说我们地区周边一同修在外市被绑架，面临非法庭审，问我们能不能找到同修家属？同修问我能不能去跟家属讲真相，我说行。

之前，同修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家属，两位不同市的同修一起开车近三百里，到同修家乡 J 镇找家属。在冰天雪地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因同修常年在外打工，镇里人不知道他家，他父亲叫啥不知道。回来后，同修们仍不放弃，在一同修家属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修的父亲家。这次，我一人到外市和同修汇合，驱车到 J 镇，见到了被绑架同修的父母和孩子，又给他们带去了过年的礼物。他们开始还有些戒备我们，我们把来的经过和目的地说了一遍。老两口很感动。我说：“我

师父快帮我拿掉。只见这些败物变成黑色沙子一样往下落，由黑黑的越来越清亮，半夜两点，这些黑色物质落完了。师父帮我清理的过程中，“妒嫉心”让我难受，真是剜心透骨，它要死了它不干，它让我难受痛苦，可见这个“妒嫉心”有多重。

第二天，我觉的还有点什么没去净，是什么心呢？上明慧网，看到一同修交流文章，同修谈到（大意是），这么多年亲朋好友都对她印象特别好，不知不觉她形成了自我，证实了自己，没有证实法，这是贪天之功啊！她的体会点醒了我，我找到了长期不自觉形成的自我，什么事情都要达到我要达到的标准，达到了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你就符合法，没按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做，你就不符合法，多吓人啊！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在这无边大法中，自己悟到的那点理太小了。

我下决心去掉这种观念，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开始清理自身空间场，求师父，我不要这个“自我”。两个小时后，那些败物被清除很多，心里顺畅了。

3、看同修的优点

从那以后，我能看同修的优点了。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同修们的身体金光闪闪的，坐在莲花上，下面是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身体，已经很小很小，大约才一尺高。

如果看同修的不足，就把同修的观念和业力装进了自己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那个身体中，就会使那个身体增大，魔性大、与同修造成间隔，阻碍众生得救；如果看同修的优点，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身体就减小，善心、慈悲心就出来了，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会使更多的众生得救。

不拿她当外人了。试想一个不修炼的人，一个没有心法约束的人，能做得到吗？

同修写完后趁中午吃饭时，送到这位检察官家，他们俩口子正吃饭，同修说：哥，我给你写了封信，你看看吧。检察官不接，检察官妻子不好意思了，说：人家好心好意给送家来你还不领情，妹子给我，我看。检察官妻子接了过去。不管怎么说吧，用心写的东西还是放下了。同修不急不躁，心想，总得给人家时间吧。

机会终于来了，二零一八年某日，在县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这位检察官看出了端倪，一是律师提出侦办人办案程序违法，即先抓人再让当事人在检查证书上签字；二是当事人讲出了侦办人员用诱供的手段获得证据。如此大漏，检察官看出来，后来得知，他不想在法庭上为他们背书、将来当替罪羊。他妻子曾对别人说，谁知道将来怎么着呢？同修看机会成熟，再一次找到他家，又讲了真相并给他退出了邪党，之后他借机辞去了公诉人的角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检察官终于得救了。

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

众所周知，中共政府怕百姓、公检法怕百姓，整天大门紧闭，没办法，要救度那些党官及公检法人员，只有靠邮寄信件的办法。一年多来，我仅邮寄信件就达一千多封，开始怕他们接不到，基本上采用了邮寄挂号信的形式。可是大批邮寄挂号信件谈何容易。邮局担心怕惹麻烦，要打开看内容，还要身份证，还得签名，麻烦着呢。

我想不讲清真相是不行的。索性我就把信中写的内容都告诉他们，把我一家的遭遇也都讲出来，告诉他们，我一家只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就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儿子被判十一年重刑，险些死在监狱里，回到家来只因给领导写信，要求恢复工作要口饭吃，又要被判刑。他们太不讲理了，太冤枉了。讲完后，他们都表示同情，只是说：你寄半天，他们看吗？我说：他们会看的。

事也蹊跷，也许是师父安排的吧。一天，刚下过雨，我拿着一沓给书记、县长们写的信，进邮局前我想看看有没有给主管书记的信，因为出来的匆忙没细看。我从书兜往外一抽，唰一下掉到地上好几封，我一看弄湿了，进邮局换信封吧。进去后我说买四个大信封，一个小伙子打开抽屉拿出信封递给我。我把弄湿的信封撕开换上新的，换第二个时发现里边有东西，拿出一看是一沓邮票，每张四元二角。我赶忙说：“小伙子，信封里有一沓邮票，给你吧，不然你们就亏啦！”几个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负责人也在那。他们连说谢谢！我说：“不用谢，炼法轮功的都这样。”

再去邮寄，信也不查了，身份证也不用出示了。再去，一进门对方就微笑着说：“邮什么样的，挂号还是平信？我马上就给你办，一会儿就送走。”邮局的大门向我敞开了。

案子到法院阶段，经验教训都有啦，知道该如何做了。无论和法官当面接触，还是给他们写信交流，尽量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说话谦卑有礼，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推敲、斟酌，一封信要改很多遍。修改时都要想：这句话、这个字对方能不能接受？是不是真正在为对方想？对救度他是不是真正有利？要力争写信和当面说话一样的效果。

我们做好了，对方的善心也就出来了，从下面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一次，承办此案的法官打电话叫我去有事商量，他叫我在门口等他。他出来后，把我领到一个拐角处说：这

可律师来了，我看来两个律师，一下子生气了，气的我脸色不好看，浑身发冷，正念也发不了了，光生气，心里指责、埋怨请律师的同修。另一同修见我生气，就说我不对。

我冷静下来，求师父：我不要这个“指责”、“埋怨”。只见“指责”、“埋怨”是两个长的水泥灰色象蝙蝠一样的重叠在一起的东西，粘在我身体上，它两个配合时，就能操控我了。当我求师父“指责”、“埋怨”不是我、我不要它们时，只见师父一只大手一把将它们抓起，从我身体上往外用力拽，它们不愿离开，象泡泡糖一样粘着我。当师父把它们拿掉时，我马上浑身轻松，脸色也好了，身上也热了，也能静下心来发正念了。

2、清理妒嫉心、“自我”

由于修炼不能时时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但有些执着心没去掉，还增加了很多执着心。同修被绑架，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有一次律师来了，同修不让我上楼和律师交流，我在楼下等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儿，起身离去，走出不远，心想不对，又回来坐下了。

同修说我这是妒嫉心，我还不承认，我说我没有妒嫉心。同修说：“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吧。”静下心来想想：是呀，同修做的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但不一定不合法。我对同修的言行，用我的衡量标准认为不在法上的事，一件件记在心里，积累到一起产生了很多怨恨，开始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框框想，同修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要遭邪恶的迫害等等，这负面思维不和旧势力一伙儿害同修吗？在整体中造间隔、搅和事、拆台，这是多强的妒嫉心啊！

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后，我意识到了这真是很强的妒嫉心，我求师父：妒嫉心不是我，我不要它，它尽搅和事，请

查身份证的。有一天，警察到我婆婆住地登记身份证，把我吓坏了，吓的我心脏都在缩小。

发完中午十二点正念，我就学法，到整点再发正念。到了下午四点，我明白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在害人呢吗？怕的思维是：假想一个警察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没有就带走，一问哪儿的？抓起来——都是那个“怕”想的，想不就求了吗？求就真被抓，不把那抓我的警察害了吗？怕心不是在害人吗？想到这，怕查身份证的心没了，师父保护了我。师父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 [1]

我对参与迫害过我的警察一直有怨恨心，发正念就是发恶发狠，让他们现世现报，不是慈悲救度。有一次，看到清华学子柳志梅被迫害的很惨，把我恨的，晚上做梦，我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的喉咙卡住……醒来后，我想我怎么这么恶呢！原来我把这场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当成了敌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恨、恶、狠，师父告诫：“修炼人没有敌人” [2]。我与大法要求的要求差的太远了。

有一次做梦：国保队长骑摩托车追我，我骑着自行车。当他追上我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救我？”醒来后，我震惊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要慈悲救度他们吗！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对国保警察的怨恨。

二、在与同修配合过程中向内找

1、去掉“指责”、“埋怨”

有一次同修被绑架了，负责营救的同修请了律师，还要再请一个。我的想法是请一个就够了，不能浪费大法资源。

没监控，咱俩在这说。他说：你写的信我都看了，你儿子我也见了，你们都是好人，你放心吧，按我的权限我一定会办好的。我表示感谢，并鼓励他，祝福他及家人有美好未来！

（待续）

明慧法会 |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下）

——成功营救家人的过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接上文）

主审法官开庭前突然病倒了

接法院通知，二零一八年某日要开庭，于是我和 A 同修约定前一天上午会一会这位主审法官。我俩准时到了县法院门口，给他打电话，不一会儿他下来了，问有什么事，我说：想和你呆一会儿。他说：跟我来吧。到他的办公室后，他把其他人打发走，就剩我们三个人。

他见我领去了一个生人便有些紧张，我说这是我们一起的，不是外人。他便指我说：有什么话说吧。我说：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信也写的不少，你也知道我担心什么，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弄不好会被追责的，不管什么结果希望你慎重考虑签不签字。他马上说，我不签字谁签，我得签哪。他说完后手指 A 同修：你说。A 同修马上说：是呀，快开庭了，现在是终身追责制，我也担心你会被追责，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运动过后你怎么办？中国哪一场运动过后不找替罪羊？德国纳粹几十年都过去了，纳粹分子依然在国际上被追查。你也记得纽伦堡审判，一个纳粹时的法官在法庭上曾有这样一段独白：我虽然不是纳粹，但我比纳粹更邪恶，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命令和正义面前他选择了为虎作伥！

法官听完脸色有些凝重，他沉思了一会说：就到这吧，谢谢大姐。

那天傍晚我刚到家，还没等进门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县法院的电话，对方告诉我，主审法官病倒了，何时开庭另行通知。我明白了，一是他压力太大，再是神看他有善心，不想让他承担罪责。

会见县法院主管副院长

我得知法院要开庭前会议，于是我想见一见主管此案的副院长。一天上午我到了法院，打电话和他联系，对方回答说：一会儿我要开庭，改天吧。我说：不用，我不会耽误您的，我只要见你一面就行了。他说：好吧，你在门口等着。检验室的人把我领到院子里，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后面跟着办事员。

我赶紧走到他跟前，大声说：您就是某院长吧？今天终于见到您了，见到您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知道您是好人。你这么长时间不开庭，我心里清楚，您不愿意做这事，但我也为你们担心，现在是办案终身负责制，有时你们会身不由己，我担心你们会被追责。听到这，他说：追我们吗？我说：恐怕吧。他说：你放心，我一定秉公办案。之后又问我多大岁数了，靠什么为生？我回答完，说：谢谢您的关照，我不再耽误你了，祝你幸福平安！说完我就扭身往回走，我将进检验室时回头一看，这位副院长还在那儿站着目送我。

庭前会议

二零一八年某日下午，县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会议由四方参加，法院方、公诉方、辩护方、当事人。我作为家属

修炼环境，让我无后顾之忧，全力做证实法的事。我修炼上的每次提高，也离不开他们，还有身边那么多好同修的帮助。

以前，我想兑个书摊卖书，我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我跟他们争吵了几句，我还认为我有理。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我：“你不孝啊！”听的我一震，我挺孝顺呀！我哪不孝呀！原来我就强调我的对，不听公公婆婆的建议，以为自己占理，就大声跟公公说话，争吵。同修给我指出的对，受党文化的影响，自己不孝都不知道，要不是同修提醒，还觉的自己不错呢！

第二天早上，见到公公，还没等我说话，公公笑呵呵的跟我说：“天太冷，去吃碗馄饨吧。”因为我在早市出摊卖货，不舍得买吃的，有时买个大饼子和咸菜。听公公这一说，我觉的公公很善良，以前是我不好，对人恶，还觉的自己在法上。

有一次，和婆婆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我出摊的钱自己单算，婆婆偷偷查了我的钱，出完摊少了四百，婆婆说我把钱藏起来了。我很委屈，气哭了，因为我从来都不会给自己多花一分，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我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坐那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下悟到了：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动不动心。虽然心里还有些作梗，但表面上是放下了，对婆婆还有点怨。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边写边向内找，找到了不让人说、对婆婆不善。别人让我受委屈是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帮我修去面子、名等人心，多好的事呀，我却往外推。

3、修去对迫害者的怕心、怨恨心

由于我长期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没有身份证，不管住哪就怕人查身份证。有时小区贴张纸，我都过去看看是不是

东西。我向内找，找到了情有些重，但还是没找到根。有一天，在收拾书架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看了两遍，找到了自己还不够纯善的根，还有些怨和恨，但已不易察觉，被表面的善掩盖了。找到了，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只见体内黑黑的，把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那些执着的败物都在体外，这回却在体内，我一下明白了，这个共产邪灵强加给我的恨，一直没认清它，它也就在体内藏着，它是执着的根，清理了很长时间，身体内黑黑的物质从上往下走，最后清亮了。

以前那些党文化毒素在体内存在时，总感觉自己善心不够，怨少了些，但去的不彻底，是没有彻底认清共产邪恶主义。这回看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认清了共产邪恶主义，它是由恨构成的，从此找回了自己先天的本性，能守住善良，能意识到不善的心、不善的语言。

有一次在指出同修不足时，语气善心不够，伤害了同修。刚说完，我就知道错了，马上给同修道歉，但还有点不是发自内心的。同修过后心里不平，背后说了我一些不足，还怀疑我是特务。另一同修把她的话转给我，我没怨她。深入找自己，原来我对她有观念，她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观念，看不上她的言行，我对她不够慈悲、不包容、不善。找到了，心里轻松了，再见到她时，我真诚的向她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2、放弃为私的角度，才知感恩

有一次，跟婆婆（同修）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对公婆没有感恩的心，总觉的我为他们没少付出，那是站在为私的角度想的。回过头来想，是他们在帮我，在为我无私的付出。这些年，帮我卖货，拿钱帮我供孩子上学，给我提供稳定的

辩护人参加了会议。公诉方到的晚一些，主审法官利用等人的功夫，赶紧叫律师和当事人同修会见，看得出来该法官是用心了。

会议开始了，首先商定了会议程序。然后，主审法官问当事同修：侦办人审讯你时，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同修说没有。又问：用没用诱供的方法？同修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给我设了一个圈套，他们说，你给某领导人写信了吧，你要写了你就承认，你不承认也不行，你承认了，谁要因你写封信就判刑，我就不干！”辩护律师说这是典型的骗供！紧接着律师又讲出了国保先抓人，再让当事人在事后补签的检查证上签字的事，属于办案程序违法。

会议结束了，主审法官送我和律师到屋外，说：“我只能做成这样了。”我说：太谢谢您了。

庭前会议后，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制成粘贴城内城外大量张贴，写成信件到处邮寄散发，给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县纪委、公检法、及相关单位一二把手，就邮寄一百多封，信中把公安国保执法犯法、违法犯罪的事实让各级领导，让百姓都知道。据了解，此举对社会、对公检法震动非常大。

给两任县“六一零”主任讲真相

二零一七年，我多次找县“六一零”办主任，即下命令抓捕我儿子的那人。他在县“六一零”任职时间最长，从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已十年有余，因迫害有功已被晋升副处级。

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他邪气正盛，一见面便说：找我干什么？说着拿着手机准备录音。我说：你把手机拿出来。他不好意思起来，把手机关了。我说：国保都说是你下

命令把我儿子抓了，你还装糊涂。事情揭开了，他只好说：是我让抓的，怎么不抓别人呢？谁叫他写信？！我说：通信自由不是宪法定的吗？写信违什么法？他说：你们反党！我回答说：当局抓了四百多高官，清一水的江派人马，连你们的总指挥周永康都抓了，难道你比他们的官还大吗？难道你不想想你的后果吗？

没想几句话把他镇住了，他不说话了。我觉得话有些冲了，连忙改了口气：咱们是老邻居，我是为你好，你看人家谁不找后路，咱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呀。你想，共产党哪次运动过后不卸磨杀驴？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呀。说到这，我站起来说：打扰你了，我该回去了。他送我到门口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走路经点心。我说谢谢。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今天的语气太重了，善心不够。之后几次我找到他家，用善心打动他，慢慢的他心动了，说：这年头判重了不好，判轻了上头不干，年前我跟法院商量商量。

二零一八年初，就听说县“六一零”头目换人了。我弄清后，在一个晚上找到这位新头目的住处，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从什么是法轮功，师父为什么传法轮大法，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假自焚、“四二五”、法轮功在世界洪传盛况及当时的形势等等。我觉得他都听进去了，他也看我有些累了，便说：就到这吧，我听明白了，大法好，你们都是好人，你提个要求吧。我说：你刚来，我不能给你提更高的要求，你了解了解情况，帮助解决解决。他说：好吧，我知道怎么做。

学大法后，虽然身心变化很大，可无明中，学法时总感觉有什么隔膜把我和法隔开，总觉的溶不進法中，也不知为什么？背法也消除不了这层隔膜，向内找也没找到，这种状态困扰了我好几年。二零一零年，我写法会征稿时，一下子找到了。

我在得法初期，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在认识大法。我是教政治的，上大学时，学的是政治专业，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毒素，有意无意中，把教政治做好人掺和到法中与同修交流，用的是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和思维习惯，同修被我带动的学人不学法，还说我悟性好，自己也不知不觉沾沾自喜，执著于口才、文才，被显示心、欢喜心操控。师父帮我找到了这层隔膜的原因，又帮我清除了这层隔膜。从此以后，再学法，没有了这层隔膜，我整个换了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明慧周刊》有篇体会和我公公（同修）很相似，我就把体会给他看。他不但没看，还突然破口大骂。他从不骂人，今天是怎么了？我马上跟师父说我错了，立即清理自己。可我错哪了呢？师父点我：强加人，改变人。发完正念，同修找我有事，我得出去一趟，我和气的跟公公打招呼：“爸，我出去一趟。”这时公公的气也消了，轻声说：“你走吧。”是大法改变了我，和别人有矛盾，就想自己哪不对了。

我由于党文化的思维习惯，话语系统就是高高在上指导别人，把自己的所谓的正确认识强加给别人、改变别人；别人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做，就指责、抱怨别人，表面上为别人好，实质是自我、自大。

我学会了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有一次，同修指出我有个东西怕碰，修炼中那个东西没太动，他也说不好是个什么

明慧法会 | 实修消除间隔 众生奔涌而来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师父带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今借第十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交流二十二年修炼中向内找实修的几个片段。

我从小体弱多病，还胆小不敢走夜道。我和婆婆住一个院，一到晚上，不敢从我家去婆婆家。最严重的是，我丈夫出门，我和女儿在家，一宿睡不好觉，一闭眼，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平时总感觉后面有人吓唬我。我学法轮功第七天，拉肚子，但肚子不疼，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消业，帮我净化身体。从此我脸上有了笑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也不害怕了，一个人也敢走夜道了。

家人看到我的变化，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亲属、同事也都开始学法轮功。

一、向内找实修自己

1、去除党文化

因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党文化的教育，中毒很深，学了四个月法轮功，不知道法轮功是教人返本归真、修炼的。我丈夫看了一遍《转法轮》，就说这是修佛的，我当时还嘲笑他，说修什么佛呀，根本就不信还有佛存在。随着学法的深入，破除了无神论思想，真相信有神佛的存在。

以后我又几次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愉快的接待我，给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他也高兴的接过去。后来，他领着“六一零”全体人员来我家看望我。

我最后一次去他办公室，他说：我能办的我都给你办了，快开庭了，我给政法委书记也讲了，我给他说，我到你家看了看，太穷了，太苦了，尽量关照吧。

法庭之上当主角

庭前会议过去三个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不开庭，我便开始写信、打电话，要法院放人，说你们超期关押这么长时间，不怕犯罪吗？催促之下，法院沉不住气了，告诉二零一八年某月开庭。可律师出问题了，律师提出再找一个律师替换，并说已经找好了。理由是近日律师在邻县开庭，北京司法局介入了，法庭上不让律师说话，律师没说几句话就被打断了。他的意思是，如果再来一个律师，不让他说，另一个可以说，如不答应他就不来了。

对此同修之间产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别和律师弄僵了。但大多数意见是，律师来多少人北京司法局不让说你也说不了，但我们自己可以说，最后让我决定。我经过再三思考最后下了决心：我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师父要我们当主角，法庭我必须上，律师不来我就自己上。当天晚上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你还是来吧，大家欢迎你。他一听就生气了，再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说：让某律师替我，你找他吧。

一换律师，时间就又拖了一个月，法院通知我某日下午两点开庭。没想到，开庭前两日晚上，替换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律协两次去他家威胁他，不许他介入法轮功的案子，否

则吊销他的执照。他要我和以前那个律师联系。之后我打了三次电话，那个律师不接。

开庭前一天上午，法院来电话让我去法院，主审法官一见我便急着说：某律师也不来了，这庭还开不开？我回答：开。他问：你自己行不行？我说：行。我如此干脆的回答，使他很感动。他又说：为了保证你的辩护权，我再给你找一个。我说不用。就这样决定法庭如期开。情况的多变，我想是在考验我的心，看我一个人敢不敢上庭。晚上，我的心非常平静，熟悉着自己改写多遍的辩护词。

开庭当天早上五点，突然电话铃又响了，是以前那位律师，他要我六点送他去看看守所。十一点了，律师才会见出来，又马上找复印部复印卷宗，下午两点开庭，时间不知多紧迫，他边复印边看，下午一点才复印完，买了饭他也没空吃，低头快速翻着卷宗，他已没时间认真阅卷，更没时间写辩护词了。我想，他能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我做好我该做的。

开庭不久就感觉不正常。尤其在质证阶段，公诉人问什么，三个侦办的回答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得出来公检法三家串通一气，提前都做了统一安排。都是针对我们在社会上曝光的公安国保执法犯法、办案程序违法、获取证据违法的罪行的内容，处心积虑的编造了一套东西，在法庭上演了一场公堂造假的丑剧。本来庭前会议商定好，见证人必须到庭，可法庭违背前言，任由他们在法庭上胡来。尽管他们嚣张一时，最后还是露馅了。

律师从案卷中拿出有效证据，即侦办人员事后伪造的检查证和检查笔录，检查笔录的填写时间却比检查证的填写时间提早五分钟，律师呈给法官、公诉人，又拿到国保面前，问他们作何解释？国保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我悟到，邪

师父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 [6]

法中的无限内涵，我们只有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其中的点滴。我知道自己不只是此生为法而来，或许我最初的生命就是因这次正法而生、而造就、而成的。在漫漫时间的长河中，得师尊一直看护，在正法时期锤炼成熟。弟子无以为报，愿做法中一微尘，救度众生献此身。

以上是我在个人层次上的一点小小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感恩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九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加拿大法会》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帮她找回修炼的信心，找到真正的她自己，并和她一起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迷惑和干扰。

为了时时保持正念，我建议她上网看明慧网。我帮她买了电脑，装了系统，再一步一步教她使用。过程中我后背象被斧子劈了一样，特别疼，睡觉翻身非常困难，发正念胳膊举起来都费力。我心里非常清楚，旧势力不想让同修修上来，我就持续发正念解体邪恶，解体由各种人心、观念、业力等组成操控她的邪恶生命。很快，同修的状态调整过来，非常精進，每日就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上个月，她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无论女儿如何刁难，她都能守住自己的心性，不和女儿发生冲突。经过这几个月的实修，她说：“以前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向内找，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毛病，是别人对不起我，现在我才明白如何向内找，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一思一念都不放过，发现什么人心，马上就灭掉它。”看着同修信心满满，精進实修，我真心为她高兴。

我参加的学法小组，老年同修较多，她们踏踏实实的坚持做“三件事”，很多动人的经历令我感动。我鼓励她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也让她们积极参加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虽然她们讲的时候非常好，写出来的内容就略差，有的文章基本需要重新整理修改（因为她们讲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听，对故事的过程都了解），我用心认真修改后，再发给明慧网。有时修改一篇文章需要好几天，但我非常开心的在做。我觉的这些点滴的小故事，都是同修实修后所得，都是非常珍贵的。其中有些文章明慧网很快就发表，同修们受到鼓励。

回想起来，这二十多年是如此珍贵，我的每一步都蕴含着师父无尽的慈悲与付出，想向师尊表达的感恩太多太多。

恶抓住我们和律师的矛盾，制造混乱妄图阻挡我们在法庭上揭露邪恶。但假的就是假的，只能越造越假，更突显出幕后操控者的邪恶。

辩论阶段开始，我对律师说：你歇歇我先来。我鼓足勇气，底气十足，声音灌满整个法庭：一、法轮功不是×教，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公诉方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给我儿定罪没有法律依据，我要求公诉人当庭出示给法轮功定性的法律依据。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二、我儿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给领导写信合理合法，请问依法给领导写信破坏了国家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请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又无言以对。三、两高司法解释超权越法、违法违宪，用两高司法解释给我儿定罪是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四、起诉书指控我儿触犯《刑法》第六十五条，即所谓的“累犯”，是不公正的，冤上加冤。我儿只因讲真相说句公道话，就被某县法院非法冤判十一年重刑。

我用悲痛的语气揭露某县公安的暴行：某县警察为逼我儿“认罪”，用尽种种酷刑：拳打脚踢、扇耳光、电刑、坐老虎凳、戴上头盔击打头部；用烟头将他双手指指甲一个个烫烂；把他绑在铁椅子上踩脚趾甲，将其十个脚趾甲一个一个踩碎；三九天他穿着棉衣服被用水浇透，罚站三天三夜；用手摇电话机连上手脚多次电击心脏，一次他被电得昏死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犯人们怕他死去，用烟头将他烫醒。之后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各位都是法律人，你们评论评论，某县警察是在办案，还是在残害人。

最后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我儿无罪，并立即释放我儿。

我讲完后律师接着讲，他没有发言稿，他拿出一摞材料放在桌子上，之后拿出一本边念边讲一段，又拿一本又边念

边讲一段，记不清拿了多少本，最后法官给他说好话：就到这吧，都八点了，记录人家里有小孩。律师又拿出一本又讲了一段才作罢。整个场面比较祥和，我和律师发言基本没人打断。过程中公诉人再没说一句话。

开庭前就有人传话给我露底，让他们把庭开下来，开庭庭呆一段时间就放人。后来法院基本是这样做的，没让本人离开县城，直接从看守所就放人了。

还需提及的是，为了给全县父老有个交代，进一步救度众生，开庭后同修又把我的辩护词，在全县广泛散发。一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公安部有个三十九号文，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一年多的过程中虽然做了一点事，但距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实心实意救人、帮助同修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得到了法轮大法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二十多年了，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见证、证实法轮大法就是好。今天我写出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也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不认字的我能读《转法轮》了

一九九六年开春三、四月份，那时我身体不好，脖子发硬，跟老伴关系也不好，心情不好，总觉的活得没有意思。

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5]。师父的法深深的震撼了我。这次师父没有用“大法弟子”，而是“大法”，我顿时明白了自己该如何做了。我们都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每位大法弟子都是独一无二、缺一不可的，每位大法弟子所走的路、所正悟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大法在人间的体现，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体的。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惯用的手法，就是先离间同修，再单独迫害，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地。

明白法理后，我立即去找同修。还未等我说呢，她先告诉我：这几天有一种力量在拉她脱离大法弟子的群体，而且她越来越不愿意接触任何人。我一听，和我悟到法理的那天几乎是同步的。邪恶就是想把同修封闭起来，置于死地。接下来，在她家，和她母亲一起，我们每小时持续发了三天正念。旧势力的计谋也被我们不断的识破了，旧势力安排同性恋是想假借一段恶缘毁了同修，让同修今生以女身来还前世的债，导致同修自出生后性别意识发生错位，做了许多错事。我们彻底否定所有的一切，并解体从上至下安排这件事情的一切相关生命。三天后，同修感觉轻松很多，也不再象以前那样不愿学法、炼功了。我也不再把眼睛放在同修修还是不修、精进还是不精进上面，我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同修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掺进一脚，只要有时间我就发正念。

小组中还有一位同修，因照顾外孙、外孙女去了外地，因与女儿间发生强烈争执后返回本地，修炼状态不好，身体几乎命悬一线。她找到我的时候，步履艰难，我体会到修炼人迷在人中的苦，想精进却又放不下人。我缓缓的和她交流，

前两年，她身体出现危机，子宫肌瘤越来越大，面无血色，全身无力。

有一天，她找到我，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我才明白她境况极其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旧势力拖走。与她交流的时候，我体会到她生命的无助与无奈，心底的最深处在求救。我一边在法上和她交流，一边持续的发正念。后来，其他同修也一起为她发正念。我全身疼痛、发冷，我知道邪恶正在解体。回到家后，我开始发高烧，全身连骨头缝里都疼，虽然人躺在床上，脑子却非常清醒，一直持续发正念。就这样疼了三、四天，正念却一直未断，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对同修的邪恶安排与考验。我从未考虑自己身体的难受，仿佛自己和同修是一体的，共同消灭邪恶。等到第五天，身上的疼渐渐退去，头却疼的欲裂。我丝毫没有退缩，依然不停的发正念，在睡梦中都在发正念。身体哪都不疼了，邪恶彻底解体了。

当再次集体学法的时候，在小组中，我交流了这次正邪大战的体会。我对该同修说：师父帮你把以后的路改了，你修还是不修？同修掷地有声的说：修！就在她刚说完这个字时，立即起身去了洗手间，两个瘤子排了出来。时间过去一年多了，该同修的修炼状态起起伏伏，因为不精进，旧势力抓住她不放，子宫肌瘤又长起来了，而且更大。不久前的一天，她又找到我，再次向我吐露心声，有点象交代遗言似的。望着她，我的心中既纠结，又难过，修炼的路需要每个人自己走啊。回家后，我始终在想：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有些迷茫。

这时师父点化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恰巧师父《致加拿大法会》的经文发表，当我看到的第一句：“旧势力用

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可好了，看《转法轮》，一看就没烦恼了。”我家西边有个炼功点，我决定去炼法轮功，也让两个儿子都去学，他俩毫不犹豫的就去了。

由于小时家庭条件不好，我从没上过学，不认字。为了学大法，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看下来。我家墙上有块大玻璃，我把不认识的字照猫画虎写在玻璃上，问孩子念啥，他俩告诉我一遍我就记住了。其实都是师父帮我记住的，就这样，我能读《转法轮》了，虽然读的不流畅。到学法小组学法，轮到我念就卡住了。同修不知道我没文化，就说：“有的同修不认真，到你那就卡。”我知道说我不用心，我回来时哭了一路，很委屈。过后我还去，别人读，我也跟着读。逐渐的，我能读顺畅了。

冬天很冷，我们娘仨天天坚持去炼功。孩子拎着录音机，我家虽然条件不是太好，可我一共买了三个录音机。开始买个小的，后来学功的人多了，我又买个大的，声音大，音质好。有一天正炼功，下大雨，人都散了，就剩我们娘仨还在雨中抱轮。

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刚得法时，还做不到“忍”。有一天还和老伴打了起来，我决定要回老家。

第二天早上，老伴说：“我梦到你师父了，师父说：‘你们家四口人，三个得大法的，你别闹了，把你家里外都清理了，你再闹就不管你了。’我就给师父磕头，师父说：‘起来起来，不兴这个。’”他还说，看到狐狸、黄鼠狼都从我家跑了。从那以后，我老伴再也不闹了，还给我们做饭，支持我们学大法。我心里象开了花，那个乐呀，不管做什么心里都敞亮，就是对人好。

那时，我家和五小叔子家住前后院。一天他乘我们没在家，在他家院里盖了个房子，把我家后窗户挡的开不开窗户。别人一看太欺负人了，老五媳妇还骂我老伴，我们没有和她计较，其实这要上法院我们肯定能告赢。

冬天老五家就开始不顺，老五上不来气，老五家孩子肚子疼，上医院也检查不出病来。过年了，日子也没法过了。他们找个会看风水的来给他们看，那人说：“你家老太太（已离世）就在你家新盖的房子里，你欺负你三哥，她不敢进你三哥家。”

过完年，老五要拆房子，要把东西放到我家屋顶上，我家屋顶是平顶，我老伴不干。我劝老伴让他放吧。拆完房子，老五一家没事了。后来我们两家处的可好了，老五还把他家的小块地给我家种。都是大法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这个矛盾。

找回昔日同修 学法小组风雨无阻

迫害发生后，有的大法学员躲在家里不敢接触同修，有的被家人看起来，不让接触同修。我一次次被绑架、勒索，同修见到我有的不敢说话。我就想办法找他们。我家种一小块地，收的豆角自己不舍得吃，给这些同修送家去，鼓励他们继续修炼，别脱离大法，师父发表了新经文，我就给他们送去。

师父看我有热心肠，在这一小片有凝聚力，就安排我走这条路，让我拽着身边同修找这个找那个，让大家都回到修炼中来。一同修对我说：“你别去找他们了，他们能回到大法中来吗？有时间出去救人吧，救一个算一个。”我想：能找回一个是一个，师父不愿落下一个真修弟子。

了一封很长的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把这些问题全在信里说清了。我把信交给书记后，又给他了一个真相U盘，里面有翻墙软件，有许多真相视频。我也给保卫处处长写了真相信。“六一零”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提及，师父将邪恶的因素解体了。

单位书记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非常佩服我：一个女子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做好自己工作，行的端，走的正。不久前，单位书记又找我，他说：这不是七十周年吗（邪党的），派出所想和你聊聊。我说：我真是很忙，如果能回绝了就回绝，如果不行我再和他聊聊。我心里对师父说：我不是怕和派出所接触，如果是有缘人，就让他来；如果不是，就不见。结果书记把这事就挡回去了。

后来，我想派出所的警察既然知道我，也是一种缘份。我就写真相信给这些警察，我把真相和慈悲都灌注在这小小的信笺上，让这些真相信带着希望救度迷中的生命。

五、珍惜同修间的法缘

生命之间是有缘份的，而大法弟子之间是一种更为神圣的法缘。这些年，有的同修在某一段时间频繁接触，项目过后，再见一面都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很珍惜和每位大法弟子相处的日子。我们都是携手从美好的天国下世，在一起就要相互提醒，相互促进，共同精进。

小组里有一位同修，可能与我的渊源很深。十多年前，与她还不是很熟悉，一位与我熟悉的阿姨在发正念的时候，看到她境况非常危险，被几个不好的生命差点淹死在黑泥潭里。我频频去找她，找到她后，才知道她是同性恋者（其实有更深的因素）。为此我多次和她交流，她也在努力的纠正。

来明白其实就是洗脑“转化”)。这一次,我心中真是不怕了,不为所动。刚开始,我想:是不是“六一零”的人想来听真相呢?保卫处处长也诱惑我:看你俩谁厉害,你能把他(“六一零”的人)说服了,你就厉害了。我一听:哎呀,是不是我有争斗心啊,赶紧灭掉。师父的法突然出现在脑子里:“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1]。我一下就明白了邪恶的伎俩,这是想骗我先陷入泥潭,再试图把我淹死在里面。“六一零”的人想了解真相的方法有很多,用这种封闭的方式就是在试图迫害我。我马上回绝了。保卫处处长说,那就再和市里商量商量。

我回家后,思来想去,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要修我哪方面呢?师父点悟我,彻底放下“自我”需要看透生死,师父说:“神也是一样,循环往复的,他不是不死的,但是他的死他是知道的;出生他也知道的,但是他不会带有原来的记忆。”[3]我悟到生命是不灭的,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命唯有求得正法大道才有真正的喜悦。如今我喜得创世主亲临救度,何其幸运,生死又算的了什么。

当心中连生死的感念都淡化的时候,一切又都不同了。师父说:“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4]。我顿时感觉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坦坦荡荡行于天地间,就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需要救与这事相关的人。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帮我发正念。

经过和单位书记的多次接触,师父让我抓住了他被障碍的症结,就是“爱国”与“爱党”不分,“中国”与“中共”不分。救人就要落到实处,以前给他的真相信没有真正把中共的皮扒开,不想让他反感,如今看来,这个真相必须要说清。我花了五、六天的时间,非常用心的给单位书记写

我去看望昔日同修A,劝她走回大法修炼。她回来后,她那个当市文化部长的丈夫也得法了。他还在户外炼功,也没人敢管。有一次,他头撞到暖气片上,啥事没有,连包都没起。

我去找同修B老俩口,让他们走回大法修炼。他俩看电视,我去了都不搭理我,我不放弃,一趟趟去找他俩,最后他俩走回来了。他家的孩子也都善待大法,还帮助大法弟子修理这个、整理那个,一分钱不要,有时都干到半夜。

同修C从外地儿子家回来,来找我,说要炼功,我把我的大法资料都给了她。她修了一年又去儿子家了,这次在儿子家把腿摔坏了,回来后说不走了。这些年我一直不放弃她,她也一直跟着修,回来得了红斑狼疮,没吃一片药就好了。她儿子是外省一公安局的小头目,看到他母亲的变化,心里非常高兴,回来看他母亲,临走时,给师父上香施礼,感恩师父对他母亲的慈悲救度,明白真相后,还做了“三退”。

同修D的女儿在外地上班,得了妇科病,月经不正常,一来月经时就肚子疼,痛的满地打滚,汗珠象豆粒大往下淌,花了不少钱也没好。她的医生朋友告诉她治不好,还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同修D让她学大法她不听,她要和我唠唠。我给她讲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大法的美好,我说有些病医学是治不好的。学大法也不用你花一分钱,也不需要你什么付出,只为你自己的身体好,就是早起一会,看看大法书,炼炼功,你自己体会体会就知道了。讲完后她说:“我学!”学了一段时间再去妇科检查,有好转,不用做手术了,医生都觉的奇怪。好了后,她放松了学法炼功,又犯病了。我告诉她:修炼不能糊弄事,给师父磕头认错吧,从新修炼。她又开始

认真学法炼功，还找了对象结婚了。从此以后月经正常了，她丈夫也支持她，她一炼功，她丈夫就把电视放小声。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说：“姨，放心，说到做到！”意思是她会坚定修炼下去。

一天我去以前的同修 F 家，敲门敲了半天她才把门打开。一开门，我惊呆了：同修肚子肿的很大，人有气无力的。我说：“你咋不发正念呢？”她不知道怎样发正念，我说：你拿笔，我说你写。我背了一段师父讲的发正念的法，她写下来了。隔一天，我去另一同修家，一进屋竟然看到 F 在这位同修家学法呢！这么快就好了！

F 同修告诉我：“那天你背师父的那段法的时候，我边写身上的凉气边往下走，写完了不一会儿就感觉全身都舒服了，好了。”

有一老同修的丈夫对她看的很紧，我去的次数多了，他就不高兴，我就让我儿媳巧妙的把新经文送到同修手里。同修慢慢也坚定起来了。

有一年“五·一三”到了，我就把同修都叫到一起，给师父过生日。我给师父买了个大生日蛋糕，同修都来了，相聚一起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从大法被迫害以来第一次相聚，大家都很高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学法轮大法的这一群好人的残酷迫害，还诬蔑大法师父“敛财”，可是我们娘仨修炼这么多年，师父没管我们要过一分钱。我学大法身体好了，一人干三份活，还给家里节省了医药费。警察到我家抄家，把录音机、大法书等拉了一车，勒索近两万元，可把我老伴吓坏了！

证。十多年中，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始终面带笑容，坦坦荡荡。从不为利益、功名争执，领导及同事私下都对我称赞有加。

因为起诉江，当地派出所找到我的单位，单位领导想处分我。面对来势汹汹的魔难，让我感觉到令人窒息的“怕”。我知道这是“怕”心在作怪，但是这“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快发现，我怕被警察抓，怕给家庭造成影响，怕失去工作，怕同事另眼相看等等，“怕”后面隐藏的安逸心、利益心、显示心等等很多人心。而这些人心的背后还有根，那就是大大的“私”、“自我”，它千变万化。师父说：“过去的基点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执我的。”[2]师父要我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完全为他的生命，我就要放下“自我”，把众生放在心里。当明白这层法理的时候，头脑一下就清晰了，不断发正念解体“私”，很快人的一切小到看不见，也想不起来了，唯有对众生的慈悲一波一波的向周围荡开。

我心怀一颗纯净救人的心，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人面临的“善”与“恶”的选择。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单位执意要处分我，我可以提前离开，并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而是不愿你们做不好的事，每一个印章、每一个签字都是迫害善良的罪恶证据。”两周后，单位领导决定不处分我，只是工作岗位调整了一下，一切如常。我后来才知道，市里原本想把我弄成一个典型去邀功，单位保了我。我内心非常清楚，这是师父看护着我。

后来，保卫处人员找过我，我都善意的给他们讲真相。今年，市里“六一零”通过单位想找我进行封闭式谈话（后

修炼无处不在，只要用心，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与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我的经验真是少之又少，这一路走来，经常是一边查资料学习技术，一边立即用于项目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并没有觉的这些技术生僻，却总感觉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心中暗暗生出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后来同修直言指出，我非常羞愧。从那以后，我做项目的时候，都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我是在表现我自己呢？还是纯净的在救人。项目配合中，一有问题，就是修炼的好机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心最终都落在了“私”、“自我”上面，这是很多人心的发源地。当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智慧就源源不断，心也越来越纯净，做事的效率也非常高。

同修有问题找到我，我都竭尽全力为同修解决。有的是打印机故障，有的是真相手机、有的是 mp3 播放器、有的是需要特殊资料、有的是需要真相光盘、有的是需要写真相信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我会，有的我也不会，不会的我就去找资料学，然后帮助同修把问题解决。有时因为需要，经常忙到后半夜，甚至通宵。

做着师父安排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觉的苦。有一些与我接触时间长的同修说：不管谁求你干什么，你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推辞。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师父赋予我能力，让我在技术上、在项目中成长，渐渐的走向成熟。我就是大法中细细微微一粒子，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做。

四、魔难中想的是救人

我来到工作单位的时候，正是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就告诉单位领导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单位领导考虑我是个人才，决定录用我。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不了解大法真相的常人来说，我的形像和所做所为就是证实大法最好的验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关着门窗，晚上还依旧让同修来我家学法。除了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不管外面什么情况，我家学法小组从没断过。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留下的修炼路，我们有师父看着，我就听师父的话，坚持集体学法。

今年我们地区学法点受骚扰，警察把大法书抢走了。同修来告诉我：“不行我们这也停几天吧！”我说：“没事，学法点从‘七·二零’到现在全是师父一路扶持，师父看护，没事。”我心想：不能动这个念，一停就上当了。

一次同修都来我家，发现我家门栋那里坐着个人，后来就坐在我家门口不走了。同修说：“是不是盯梢的？”我没有动心，心想：不能想他是坏人，不管他是干啥的，他也是个众生，不能让他干扰我们修炼，让他犯罪就把他毁了。我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求师父以某种方式让他离开。我发的全是善念，不一会儿，那人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接下来我们该干啥还干啥。

我心里始终有坚定的一念：学法点要稳固的向前走，一直要坚持到法正人间！

我炼功 全家都受益

我家四口人，只有老伴一直没走进大法修炼。后来进门的两个儿媳也是修炼人，我家的其他亲人也有修的。当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有的就不修了。回老家，我给我二姐买个 MP3 让她听师父讲法，她不好好听，把 MP3 给孩子玩去了。结果我二姐得了脑血栓，走不了路了。我给她护身符，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吧，师父会管你。这回我二姐可诚心了，说：“我妹妹是修大法的，李老师请您也管管我吧。”还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后来逐渐恢复，能下地做饭了。

我给家人讲真相时，我母亲也帮我讲真相。我妈对我姐说：“快跟你妹妹炼法轮功吧，看她身体多好，干多少活都不累！”我妈心脏不好，气管不好，咳痰。有一天早晨，我母亲看见一只大手，从心脏部位，往下一划，从那以后我妈心脏病好了。后来又吐出两个瘤子，一黑一黄，从此以后不咳痰了。我三婶睡不着觉，失眠，念“法轮大法好”能睡觉了；我三叔是校长，有轻度脑血栓，反应在炼功上，炼抱轮手是偏的，可只炼了几天就正过来了。

有一年回关里，我就讲“三退”保平安，我们大家族有八十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在老家住了两个月，谁家有用活我都帮着干，收拾屋子，去地里摘棉花。我捡棉花到地头再倒出去，棉花不沾土。而其他人在半道就倒掉了，说要不倒掉棉花太沉，坠的腰受不了，可棉花沾上土就不干净了。我兄弟媳妇问我：“你腰行吗？”我说：“行！没事。”

我不会写字，退党团队让他们自己去写，写了一大篇，都说：“退！退！退！”在关里谁给我钱我都不要，实在推不出去，我就把钱给我妈了。我把我妈的屋子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临走时，我妈哭了，说：“这孩子最好了。”

我弟弟说我学大法不过日子，跟我吵。我问他：“我怎么不过日子了？我学大法身体好，一人干三份活。没有好身体能顶下来吗？”我弟弟不吱声了。今年和亲人出去旅游，走出老远了，我侄儿都走累了，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等回到家，侄儿累的一下躺下了，我见家里人正在包包子，我洗洗手帮忙。他们看到我的变化很惊讶，侄儿说：“姑，说啥这功我也得炼，您教我炼功吧。”还把我的大法书《转法轮》留下了。

记本电脑，想自己先好好练练，再去给别人安装。就这样，整宿的摸索、练习，反复安装了三、四次，最终我掌握了系统安装的原理和过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同修做系统，并维护系统的安全。

技术论坛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支持，一切都变的不那么难了。我边学边给同修安装系统，保证系统的纯净与安全。因为我接触的用电脑的，很多是老年同修，我就想办法让安装后的系统操作起来既方便、简单，又易于维护，即使电脑出现状况同修也能应对。我做了一个图片式的简单教程，方便同修操作。我让他们大胆使用，有问题了，就恢复系统。我负责安装的系统，基本都能使用到系统到期需要更换其它系统的时候。

天地行论坛提醒需要更换系统的时候，我都主动为同修换安全性更高的系统。有位老年同修，几年前我为她安装了WIN7系统，现在这个系统要淘汰了，我就去找她。老年同修非常高兴，我在帮她换系统的时候，发现她的电脑配置太低，磁盘数据传输速度非常慢。安装系统的每一步阻力都非常大，连最初的U盘启动都无法完成。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急躁心、显示心，觉的自己安装了这么多的电脑，自以为是的认为什么问题都能处理，看重了自己的经验。找到这个念头，我赶紧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弟子错了，我把“自我”放下，不去执著所谓的经验，纯纯净净的为同修负责。师父马上点化我问题在哪里。接下来，系统安装的都比较顺利。等我回家，反复考虑同修的电脑运行的实在费力，我就把自己另一台电脑（几年前配的高端机）安装好后，送给老同修用。老同修看到系统运行的如此流畅，非常开心。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接上文）

三、细细微微法粒子

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所长做着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我想师父让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是为了今天证实法所用，自己要担起自己的责任。迫害发生后，技术同修最缺乏，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做技术方面的事情。

早期，邪恶就开始封锁网络。在师父的安排下，一位外地同修教会我利用信箱接收明慧网的文件，我就将这个办法教给本地资料点的同修。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信箱一直稳定的搭起了本地与明慧网间沟通的桥梁。

后来，我学会了用突破网络封锁软件上网，就将这些软件及使用的办法传播给其他同修。有时上网非常困难，需要多种方法才能突破封锁，看到明慧网。在我了解的区域，这些年来，明慧网的资料基本没有断过，本地同修都能及时获得师父的新经文，通过《明慧周刊》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也与明慧网建立了单独联系的方式。

电脑系统与系统的安全一直非常重要。早期会装电脑的同修很少，我也不会。因为早期的系统安装起来非常麻烦，很多术语全是英文的，而且还要安装各种驱动程序。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学啊。我想：是啊，这些事情我不承担谁来承担啊。我让一位同修教我，我很认真的记下了整个过程。第一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同修的电脑被我弄的彻底瘫痪。经过第一次的教训，我就借来一台笔

弟弟胖，炼静功得盘腿，一盘腿，一下仰后面去了，逗的大家哈哈大笑。

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

有一年，我二大哥哥有病了，在外地住院。二嫂身体不好，二哥那没有其他亲属，就叫我去帮助护理。我赶紧就去了。二哥住的病房是两人一个房间，两家的护理人员只有一张床。按规定两家护理轮流一家用一宿。那家的儿子名字叫小红，他就把着那张床要自己用，说这张床挨他家病床近。二哥家的女儿和小红为这张床打了起来。我把他们拉开，怕他俩再打仗，就告诉侄女以后晚上不用她来了，然后对小红说：“你在屋里休息吧，我去走廊。你妈就你一个儿子，可别感冒了，你感冒了就护理不了你妈了。”小红可感动了。有一天小红说：“今晚你上屋里睡，我到外面休息。”我就对小红说：“三婶是学大法的，没事，你在屋里睡吧。”小红说：“太感谢你了！”

我处处为对方着想，水池子、电插头都让他家先用。二嫂来了看我大冷天睡在走廊，走廊的风嗖嗖的，就给我煮方便面送来，我没舍得吃，给雇的护工吃了。二嫂现在这么困难，我回家吃饭，省点是点。二嫂可感动了。

每次病房来人我就给他讲大法好，相邻病房的那些人都知道我好，连院长都知道。人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好，我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要不我也不让人。那时也不怕，见人就讲大法好。小红的姐夫对我说：“我家小舅子谁也不敢惹，他就服你。你这个人太好了，你一说他就听！”

我们两家处的可好了，这段时间小红变了，我给他讲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这个理，他认可，也愿听。小红说：“三婶，我接触您太晚了，我要是早接触您，就不能惹

那个祸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小红是个杀人犯，家里花钱让别人顶罪了，后来做买卖谁也不敢惹他。我要走了，小红和他姐姐都哭了，都向我要电话号码。小红说：“我一定去找您！”

护理完我二大伯哥，二嫂给我一千元钱，我不要。二嫂家孩子感动坏了，说：“三婶真好！”是大法改变了我，认识我的都说大法这么好。后来二哥一家除了二嫂都“三退”了。

我找了一份看小孩的活。孩子已经九个月了，长的又瘦又小。家人告诉我，孩子一出生在氧气箱里一个月才缓过来，至今不爱吃饭，给孩子喂饭成了一大难题。我去了之后，给孩子换样做好吃的，哄她一下喂一口，吃一半不想吃了，我就想办法让她接着吃，她就赶紧过来吃，把她喂的饱饱的。不久孩子变的白白胖胖的。孩子妈妈问我：“你怎么喂的？”我说就用心喂呗。我整天高兴，瞅着孩子就乐，孩子也乐。我看了这孩子三年半，期间孩子一片药都没吃。她全家人可感动了。其实我并不是个会看孩子的人，对自己家的孩子都没耐心。是大法改变了我，我只是做到了细心、耐心看孩子罢了。

孩子大了，该上幼儿园了，孩子一家对我恋恋不舍。我已经不在他家干了，逢年过节他们还把从单位分到的东西给我送来。我家孩子结婚时，他们家都来了。一次我遭迫害，被非法关在省戒毒所。孩子的姥姥、姥爷来看我。她姥姥哭了说：“这么好的人不能在这里遭罪！”说她家省里有人，要找人把我办出去，我没让他们去找人。

感受到一层境界的美好，清静、轻透、祥和、慈悲，美妙无比。

如今，我对于前夫，爱、恨、怨皆无，只是怜慈。迷中的人不知道归路，何其不幸啊。惟愿他能听进我最后的劝善，在大淘汰中能有机会留下。我和前夫纠结了近二十年，师父用这段因缘为我修炼铺路，既让我还了这段恩怨，也利用这段恩怨锤炼了我，让我走出人的狭隘与自私。因为前夫不在身边，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可以不受干扰的做救人的项目。这一切，师父安排的紧凑而有序。

我记得在早期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和他信的神同行，因为他看不见神，但是路上留下了两排脚印，他确定神和他同行。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回头发现，路上只有一排脚印，他责问神：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您在哪里呢？神慈悲的说：孩子，是我背着你前行啊！我深深的记住了这个故事以及神对人的慈悲。

在我的修炼路上，在我最无望的时候，我从未觉的师父离开过我。在迫害初期，我梦见自己爬了一座大山，等我越过山顶，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广场，有一只与广场一般大的巨手，慈悲的摊开在我面前接我。我就是师父手中小心翼翼保护的孩子。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未完，待续）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面无血色、全身无力，路稍微有点坡度，走起来都吃力。师父说：“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 [1]对我而言，可能这就是生死关。

怨恨心就象一块厚厚的巨冰，坚硬而顽固。面对它，我感觉自己要去掉它真是太难，唯有大法能救我出苦海。所以每当我心里开始怨恨，陷入委屈情绪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背法：“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 [1]一直背到自己能心平气和，思想中不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停下来。

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明白人间恩怨的表象背后都有因缘，以前我把人这个层面的东西看的太实在，在表面上纠结别人的不对、自己的痛苦，永远也解脱不出来。就这样，我足足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块坚冰才融化。最终师父帮我把怨恨心的根彻底拔掉，身体立刻就好了。当把我怨恨心去掉的时候，我眼中才看到别人，才深切体会到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那么不容易，都是苦的，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

孩子十一岁的时候，前夫提出离婚。其实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就隐隐的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快完结了，所以我没有太诧异——缘尽则人散。不过我还是痛哭了两场，一次是因为孤独寂寞，一次是因为觉的愧对孩子。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修去人心的好机会，我得好好抓住，不能象以前那样拖泥带水了。后来隐藏的妒嫉心、争斗心、面子心等等都跳出来，我发现一个，灭掉一个。在师父的保护下，这些人心去的很快，干净、利索。这段揪心的过程历经两个星期，我整个人象被洗礼了一般，去掉一颗心，师父就让我

在孩子家那几年，我有机会也给来他家的客人讲真相。凡经我讲过真相的她家的亲戚、朋友都很痛快的“三退”了。

在讲真相中提高

为了把真相告诉世人，我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刚开始出去心里很害怕，一次出去贴，看到身后有人，我吓的把一张不干胶放嘴里嚼嚼咽了。怎么怕我也要出去！出去时间多了，怕心也就去掉了。

还有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不小心，从两个台阶摔下来，脚一下子反过来脚底朝上了，我说：“师父我得走啊！”我一使劲扳过来了，也不疼，就又接着发，发完一抬头，离我家老远了！这么晚了咋回家呀？这念一动，脚疼起来了，幸好来了个板车，我花三块钱让他送我回家了。第二天一看，脚脖子变黑了。就是这样，资料来了我还出去发。等发完了，浑身轻松。

警察在我家门口蹲坑堵了一年也没堵住我出去发资料，师父在保护我呢。

后来我学会了打电话救人，劝“三退”，前后退了好几十人。我不会写字，求同修帮我写，同修都很忙，一次同修说：“你不会比葫芦画个瓢呀？”我当时还生气了，心想：“我要会写，还求你！”后来一想这不是师父点我吗？！我就学会在手机上找出要的字，比划着写，笔画多的，就把手机上的字放大，谁也不求了。同修问我谁写的字？我说我写的。同修说：“你写的真好，还有笔锋。”都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

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个同修被迫流离失所，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浑身疼痛，直不起腰，象重感冒，整天迷迷糊糊，站着看师父讲法录像都能睡着，在我家两个多月，我从不指责她，对她就是关心、鼓励，也不过多跟她交流，我就领她多学法，发正念，一天炼两遍功。她老想睡觉，有时跟我说躺十分钟也行，我说不行，你躺下，就承认了旧势力对你的迫害，我鼓励她坚持，不要放松。同修挺能吃苦，怎么难受她都坚持，很快主意识强起来，整个人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同修吃不下饭，人瘦的皮包骨，趴下了，到我家一个月，晃悠悠的，趴在那不想起来。我跟她说：“前面是一片光明，后面是万丈深渊。你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她爬起来，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同时也找到了自己这些年对利益的执着、怕心等。人好了，能吃饭了。社区上她家骚扰，她就不配合邪恶。

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共同往前走。

师父对我太慈悲了，我爱犟、爱拧劲、又没文化，让师父操了不少心。请师父放心，不管怎样，用我的诚心对别人，实心实意救人，多冷静，以后注意，不能让师父再为我操那么多心，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拽着我一路走过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们！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无比——这正是我从小就开始寻找的真理啊。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一切似乎又是那么水到渠成、理所当然。

二、看破人间恩怨

自得法后，“真善忍”的根就深深的扎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与我生命是一体的。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他始终屹立，指引着我。即使在我身处魔难时、迷茫时、困惑时，始终在提醒我不要迷失。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为了我的修炼，安排了许多事。有一件事情，跨度近二十年。

我和前夫是研究生同学，我们结婚后一个月，我就得法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贤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他说：和你吵架都吵不起来啊。我笑着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不是很好吗。对公婆我也是真心相待，家里家外尽心尽力，直到离婚，我也没有和他们红过脸。结婚近二十年，我们两地分开十四年之久。特别是在孩子十多年的成长岁月中，父亲就是一位节假日才出现的角色，短暂而又匆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好孩子。

早期，我曾在梦里得到点化——这段婚姻是来还债的，最终会曲终人散。我当时不明白。当后来生活、工作的压力经常弄的我焦头烂额时，由此升出的委屈、埋怨、不平衡、怨恨心开始快速滋长，后来几乎要把我压垮了。那个时候，委屈的眼泪经常就在眼眶里晃，心里还在不停的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

师父讲的法表面我虽然明白，但是要真正做到太难了。因为看不透人间表面恩怨，所以我忍的非常痛苦。由于这些人心迟迟不去，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每次月事都非常长，每个月没有几天是干净的，而且伴随着大出血。后来我整个人

高中的时候，父亲再婚后，家里战火不断，继母经常为一些莫须有的名头猜忌、吵架，弄得家里人心惊胆颤、精疲力竭。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人心远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如果人与人能坦诚相待该多好啊。

我常在窗边仰望无际的星空：人为什么活着呢？好象活着比死更痛苦，人苦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我多希望能从天上走来一位智者，教我解脱之法。如果我的生命就是长大、工作、结婚、成家、生子、老、病、死，一眼望到头最终都是死，那我没有什麼可以眷恋的。但是冥冥中，我觉的人的苦是有定数的，感觉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始终有一份独到的清醒，我似乎在等待着什麼，估计是想找到“人为什么要来世走这一遭”的答案吧。

上大学后，我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仍没能找到答案。我曾以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应该没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但是我看到的是数据造假、争名逐利。因为导师间的矛盾，让我夹在中间受气。功名利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隐隐的感觉，我所追求的似乎就在我的内心，那是一片纯真和善良，那才是真正的我，无论外界如何污浊，这些都被牢牢的保护着。我去过寺庙，但是庄严的佛像慈悲不语，佛经又晦涩难懂。

一九九八年九月的一天，博士班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位同学讲述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上台讲的是法轮功。下课后，他向我们推荐《转法轮》。我请了一本，翻开书，当我看到“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1]这句话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我。迷茫的天空犹如撕开了一道大口，“真善忍”的光芒顿时射入我的心田，浸润奇经八脉，通透

明慧法会 | 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六年三月份，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宇宙大法无比喜悦，似乎多年的苦难与辛酸就是为了今天能得大法，从此人生有了方向。原来人与人的关系是前世因缘，所有的不幸是业力所致。《转法轮》真是一本天书，只要不断的看，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

一、放宽心 柳暗花明

一九九七年夏的一天，我丈夫骑自行车往前骑，前面有一个女子车子倒了，我丈夫没有撞到那人，那人起来，哪也没坏，就身上有点土。她看我丈夫走远了，就来到我家，说我丈夫撞到她了，非得要我们拿出二百元钱给她，才能了事。

我家那时候生活非常困难，连二百元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我跟亲戚借了二百元钱。我丈夫不同意给她钱，说没有撞到她，那人说：“就算我讹你的。”这时周围有好多人看热闹，我就跟丈夫说：“给吧。”那人拿钱就走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这是因为炼法轮功之后所为，这事来的好突然，大家都不解。我心里明白这绝不是常人的事，一定是师父安排我提高心性的好事，我姿态要高一些，不跟人家一样的。师父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丢”[1]。

没过多久，多年不见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来，他们都是包工程的头。在当年我们家没有电话，他们只能满街打听我们

家住哪里，邻居们都不明白，那家人怎么回事，都是有钱人找他们干活。我丈夫去干活了，有村里人也跟着去了，但人家也不用，他们就又回来了。我知道这些挣钱的机会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师父说：“不失不得”[1]。我失去的是二百元钱，得到的是更多的二百元，修大法是有福份的。自从炼了法轮功，我家经济好多了。

二零零六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和上次的事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心比上次放的更彻底。我女儿十几岁时我给她买了一台新的自行车，女儿去练车，撞了一个老太太，当时没事，老太太只骂了孩子几句，说她骑车不慢点，就完事了。

过了一个多月，老俩口来了，说你家小孩骑车碰过我，当时没事，过后肋骨痛的上不来气，上医院拍片子，一根肋骨骨折，你看片子还有这些药票子，你承不承认？我说，你们都一把年纪了，不用拿这些票据来。你们也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的，只要找到我头上，我就承认。我今天兜里就一百块钱，你先拿去，回去好好看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认账，也不用拿任何票据，你说花多少钱我就给你。过几天我就开支，开支我去看你。

老俩口满意的走了。过几天，我开支了去看他们，这家人完全变样了。她女儿说：“我妈一身病，这些年一直病病歪歪的，我妈有我们儿女一帮呢，不会要你的钱。也就是你们修炼大法的承认这事，要是我，我都不承认。”说着瞪了她妈一眼。他们执意不要钱，也不用我负责什么。

我去了小卖店买了四样礼品，返回看他们。她女儿说：“真没想到你没生我们的气，还会来看我们。”老人连说：“谢谢！谢谢！”我说：“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要谢就谢师父吧。”

然而残酷的迫害发生了，我才知道自己处在“善”与“恶”、“正”与“邪”的大战中。随着师父不断开示，我才略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些许内涵，这是宇宙间最荣耀的称号。我们是师父挑选的生命，我们承担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回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就是为法而来。这二十年间，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我一步一步的从懵懂渐渐走向成熟，从自私狭隘走向无私坦荡。在那亘古久远的岁月中、生生世世轮回中，为了成就今天的我，师父事无巨细的铺垫了多少，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其中一二。真是道不尽佛恩浩荡，说不完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我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以谢师恩。

一、苦难中的寻找

从很小的时候起，周围的邻居和老乡们都是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单位的领导灌毒药害死，父亲为了给母亲讨回公道，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上访。漫漫上访路何其艰难，我们讨过饭，睡过大街，进过收容所。上访的人群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是一肚子辛酸。那个时候在街头我尝尽人间冷暖，虽然年纪不大，就时常想：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

父亲的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我们返回了家。一天，我看到放在暗处的两个木板，上面写着“卖儿”、“卖女”。后来，我才知晓，原来父亲是想把我们姐弟送给其他人，他自己去为母亲报仇。邻居劝他：好好将孩子养大才是大事。父亲觉的：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路。这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是补丁摺补丁，父亲却一直没让我和弟弟放弃学业。

了一会，我看他们没动静，就想：邪恶，你把我束缚在这里，你不让我出去，那好，我既然来到了你的心脏，那我就彻底的铲除你，我铲得让你受不了，象孙悟空一样，把你的心脏搅烂。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最厉害的神通，把这里团团围住，层层空间，层层灭尽。

我大约发了半个小时，身体都发热了。就听来电话了，那两个警察接完电话后，马上就收拾东西，好象要出去，一警察走到我身边把铁椅子打开说：“走吧。”我说：“上哪去？”他说：“回家！”我就跟着他们往外走，到了外面他们真不管我了，急急忙忙的上了警车走了。

就这样，三个多小时我就出来了。

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所经历的神奇不只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师父给予我的也很多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只讲这几次经历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与超常。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当初我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时，从未想过自己会经历漫长而艰辛的二十年。因为师父传的法太正了，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有好处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挑不出一丝瑕疵，何来“被迫害”一说？！

等我再次登他们家门时，已是他家尊贵的客人了，她女儿爽快的退出了团、队，老两口常念“法轮大法好”。

在二十年的修炼路上，挨讹的事情发生了几起，我放宽自己的心“认账”，过后都迎来了一个个的柳暗花明。

二、有缘的众生主动听真相

(1) 公安局（邪党）书记找我做装修

我与丈夫做房屋装修工作，上门找我们装修的人蛮多，当然都是师父安排的。不曾想邪党书记、派出所警察也来了，要把挣钱的机会给我。

一天，屯里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开车警察说着我的名字打听我住哪儿？跑了几条街，人们都说不知道，没人告诉他，明白真相的乡亲们都在自觉的保护着大法弟子。一同修跑来送信说，有一警察开警车来找我，让我快躲躲吧。我说：“我出去看看吧，不象是抓人。”

我就出去，对车里的人说：“我是你要找的人，你有什么事吗？”他说：“头一次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呀，打听个人都没人告诉，是你人缘差吗？”我说：“正相反，是乡亲们在保护我。”我问：“你知道吗，我是炼法轮功的。”那人说：“知道。书记家买了新房要装修，信不着别人，派我来请你，还说到这一打听就找到你了，没想到没人告诉我。”我说，“以往开警车来的警察都是来抓我、迫害我的，乡亲们都在保护我，所以不告诉你们。”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正在遭受的迫害，“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局。他说：“书记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以后我也象乡亲们那样保护你。”我就答应去给他们的书记装修新家。

来到书记家，书记对他妻子说：“要热情款待她，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中午要给做饭。他们不是一般的工人，是炼法轮功的。”我就跟他们讲真相。

我说：“共产党当初打天下时，不是许诺实现共产主义吗？啥时实现？”书记说：“当初说的好听，骗人的。”我说：“你们入党时不是宣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怎么贪污腐败如此盛行？”书记说：“那是喊口号，糊弄老百姓的。”我说：“你对邪党的了解比我多，我看了《九评共产党》才知道老百姓让邪党害惨了，你看过《九评》吗？”书记说：“没有，说什么的？”我说：“评论共产党的，非常详细，透彻，我明天拿一本送给你。”书记说：“好的。”

我又说：“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你可知道？”书记说：“知道，内部在传，公安系统有些人员大年三十头天突然被派去北京，不知何事，回来说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场火，就让回来了。”我说：“那完全是中共事先精心策划的，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书记说：“你们什么都知道。”

我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那时信息封锁，老百姓没办法了解事实真相，现在是网络时代，我有翻墙软件，可以送给你，你自己上网看看。我还知道神的事呢。”书记说：“吹牛不犯法。”我说：“我一点不吹，不象你们那个党，尽骗人，宣传无神论，不让老百姓信神。可我到当官家干活，看到你们家家都供着各路财神，你家不也没少供吗？”书记说：“我还说不过你了？”

我告诉他说：“你们入党时，举着拳头宣誓时，说要把生命献给它，有这事吧？就这事是当今天大的大事。邪党干多少坏事你比我清楚，你不退出来所有坏事都有你一份，脱

我认识你，我不怕你，法轮大法好！灭他背后的魔。他受不了了，转身就走。

一会又来一个警察，腻腻瑟瑟的，一边来回走一边说：“你不说你就以为我们没办法了，一会你看着，我们五堂会审你。”我知道这话不是他本人说的。我还是直视着他，心里说：你那五堂算什么，我有宇宙的主为我做主，全宇宙的正神为我撑腰，你那五堂还不够大法师父一个小指头撵的呢！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好象能听懂我的意念，调头就走了。

他们不来干扰我时，我就跟师父说：师父，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的，不需要这种操纵众生对正法犯罪、又阻碍世人得救的方式来整治我，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我也不承认，我要出去，我一定得出去。请师父为弟子做主。

这时候思想中不断的返出一些负面思维，怕这怕那；顾虑这顾虑那，我都排斥出去。就听到有个警察跟另一警察说：打电话让国保处理吧。这个警察就打电话。我就想：我不去，我哪也不去，就回家，让国保哪也不管！结果电话那边的国保真的说：我们没有时间，你们自己处理吧，要不就拘留十天吧。我一听，心想：我才不拘留十天呢，你说了不算，我就回家。但我心里还有个念头，十天就十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下抓住它说：这不是我想的，要拘留你去拘留吧，我不去。

这俩警察一听国保不管，好象有些失望，就出去玩手机去了。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挺着，得让他们出警，让他们去忙别的去，没有时间搭理我，就放我回家了。于是我就发正念，让他们忙，让他们很忙，让他们都出警，没人看我。发

这个行。我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社区和片警，每人一份，告诉他们污蔑大法和师父，毒害世人的后果。后来那个社区一直挂着那个展报，很长时间都没换。

想起这些，我一下正念起来了。于是我拎着真相信就进去了，门口的警察说那个队长不在，在隔壁大楼开会呢。于是我就出来了，心想这样更好，我在这等他更方便，等了一会他就出来了。我就迎上前去说：“某队长你好！”他吓了一跳，好象我要找他算账、要报复他似的，赶忙说：“你那天怎么跑了呢？你的东西我都给你锁起来了，没给你动，你过两天来取吧，那天是我的班。”我说：“行，谢谢你！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说：“我不看。”我一听心就急了，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给你写的信，你不看那哪行？于是我上前一步拽住他的手，把装信的密封袋往他手里一塞，说：“不行，必须得看！就是我的东西不要了你也得看。”他看我态度很坚决，就拿着信去打出租车。

后来我去取东西时，他和我就象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任何敌意，我问他信看了吗？他说看了，很受教育。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我看到了警察从我家抢走的师父法像完好无损。后来我如愿以偿的把师父的法像也请回了家。我又把劝善信复印了好几份，给别的队长和警察。

三个多小时闯出公安局

一次，我和一位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被人举报，来了三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我被他们强行铐在铁椅子上。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我就直视着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有一个警察好象是个头，看我不吱声就趴在我脸上想要压倒我似的说：“叫什么名？”我直视着他，心里说：

不了干系。”书记说：“谁都知道，没啥好结果，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快到年龄了，快退下来了。”我说：“当然有办法，要不怎么叫神呢？国外成立一个退党网站，我可以帮你退，你也可以翻墙自己退。小名、化名都可以，方法很简单。”

干完活临走的那天，书记不在，我问他妻子书记退党的事，她说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好惊奇啊，书记用真名退的，因他的名字是个大众化的名字，上网一查好多同名的人呢。她说，以后我们亲戚来，我们都给他们这样办理“三退”。我说：“恭喜你们脱离了邪党，站到神的一边。”

这真是师父的安排，不然哪有机会给一个公安部门的书记讲这么多的真相！

(2) 派出所警察们明白了

当地一个派出所要装修，是因为迫害大法最积极的前任所长调走了，新任所长是原来的副所长，比较了解真相，他找我装修是因为炼大法的人可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对这些年的迫害表示一点歉意。当初因他是副所长，说了不算，如今好了，这里是他的天下了。果然他在任的几年里，当地修炼环境宽松了许多，有几次被非法抓到他手里的大法弟子，他都无条件的把他们放回家。

到派出所去装修，我心里想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大法书。这里的警察从同修们家里非法抄来了好多大法书，他们手里都有。一天，有警察拿来两本书，说有两个符号不会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和他们一起读了师父的《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和《二零零三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他们又说，这些年上指下派的总去抓法

轮功（学员），却没看见炼功是啥样子，只是有一本书上有图片。于是我给他们演示了五套功法。

干活中，和警察们聊了很多，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我说执行命令是你们的职责，“抬高一厘米”打不准是你们个人的事。他们表示赞同，说从来没考虑过这方面的事，只知道邪党把派出所这部门当狗一样使唤，让咬谁就去咬谁，以后得长脑子了，原来自己是有很多选择的。

我说，古人云：“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也，福于后世子孙的是德。”他们笑了，说：“你师父可真有本事，把你们教的不管有没有文化，都能出口成章，还之乎者也的。”我说那当然，这算什么，我还知道当今最大的事呢，法轮大法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退党人数与日俱增。

他们说：“你翻墙了？”我说：“你们办‘三退’了吗？这事可要抓紧呀，说不定大淘汰就是明后天的事呢，用化名、笔名退同样有效。”他们问化名怎么起？我说随便叫什么名都可以，他们表示可以考虑。

（3）邻居：“那我退，不和它一伙”

经常碰到主动跟我搭话听真相的人。前不久，我刚下楼，就有人搭话，说：“我知道你干啥去，你们都是好人。”我问，那有人跟你说过“三退”的事吗？他说有人说过，可我也听不懂，不知道是咋回事。

于是，我就给他讲什么是“三退”，为何要“三退”。我说：“你小时候不是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得退出来，要不你就是跟邪党一伙的，邪党干的坏事就有你的一份。”

有我的好啊，我才不去呢。我掉头就往外跑，幸亏门没关，我就跑了。

回来后，我就想原来自己怕心这么重，跑什么呀？正念哪去了？我想再去要，可还是有怕心。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说：你再去要东西时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和你一起去，配合你发正念。我想这不是太容易的事，我还是多学学法再说。于是我就静心学法。

学法之余，我就想那个队长面相长的还和善，不应该是那么凶恶的人，对我怎么那么生气呢？是我什么地方不对了呢？想来想去还是他不明真相的原因，那我就想办法把他救了吧。于是我就给他写真相信，我写了改，改了写，还请有经验的同修帮助修改，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一个多星期后终于写成了。同修看了也说这行了。

可是我又犯愁了，怎么送给他呢？我就请小组的同修一起去，到了公安局门口，可还是有怕心。其中一个同修说：“我昨天晚上听《忆师恩》，哎呀我可明白了，怕什么呀，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一下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吗？师父就在我身边。

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清除邪恶展报的心态：那时正念很足，出门时我就想，大法弟子决不允许邪恶诬蔑师父和大法，也不能让邪恶毁众生，这是我的责任，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应理直气壮，全宇宙的神都为我加持，我还有师父的法身、无数的护法神保护我。我一边骑着自行车往那走，一边想着我不孤单，我不是一个人去，想着想着，我不但不害怕，我还升出了一种神圣感，觉的这么多神跟我一起去做这事太好了，太神圣了。于是我很顺利的就把它清除掉了，我还给它换上了一张原来就有的传统文化的展报，意思是告诉他们挂

我除了给这里被拘留人员讲真相之外，就是背法发正念，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开始给她们讲她们不听，我也不动心，就做自己该做的。到后来她们全变了，对我非常友好，有的主动找我三退，总共有十九个人，我退了十八个。狱警和所长们也变了，表情也乐呵呵的，不象以前那么凶了。

到了我出去的那天，本来每次放人时都是天一亮不吃早饭就让人走，可是今天他们开会，当官的都来了，开完会后，才开始放人，全监室的人都很热情、开心的与我告别。那天出拘留所男女总共九人，在门口排队等着签字拿释放单，当轮到我进屋，所有的领导都在，有一人把笔递给我说：签上名就行了。我说：我不签。他说：不签你出不去大门，门卫不让你出去。我说：我不签，我没犯法，我不签。这时大所长说：你不签你先出去，让别人签。然后我就出去了，在后面排队等着。过了一会，从屋里出来一个小狱警，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放我的释放单。他们经过商量同意不签任何字放我出去了。我心里太高兴了，无限的感谢师父，师父又一次为我做主了。

又过了一会，一个副所长出来，走到我身边，可能是想看看我是什么表现，我就跟他说：同意放我出去了。他有点很自豪的样子说：同意了啊。我说：谢谢你们，请你代我向你们所有的人说声谢谢，并代我转告他们，我祝你们这里所有的人幸福平安。他说“谢谢”的表情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正念请回师父的法像

回家后，我就去公安局要我的东西，那个队长拿着我的包气哼哼的说：你不签字不给你东西。说着就往审讯室里走，手一比划示意我也进去。我心想去审讯室签字，我要不签还

邻居说：“那我退，不和它一伙，和你们一伙。”我告诉他平时多念“法轮大法好”这句话，有神保护。他说他明白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转法轮》一遍没看完，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没有放下学法炼功。无论中共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我都认为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师父法身

二零零二年，一位在迫害前见过一两次面的同修来我家，说自己到天安门去证实法。我问她什么是证实法？她说就是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样，我也有了一个愿望：我也要去证实法。

就这一念，二零零二年十月，我和小女儿去了北京。我们坐的公交车快到天安门时，我睡着了，听到一个声音说：天安门要到了，快醒醒吧，你不是要来证实法吗？我睁眼一看，是到了，赶紧下车。

到了天安门，我心里想着怎样证实法。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

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 [1]

我心里跟师父报到：师父，不争气的弟子来晚了。就在这这时，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就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黄袈裟，打着坐。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倾尽力气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感到了证实法的严肃，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发了一个愿望：我要和整体连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走上救度众生的修炼路

二零零三年初，当时我的身边没有同修，离我十里以外有几个同修，我开始走出来，是他们带我的。我们一起先在周围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后来去了我娘家那里，在四、五十里路外，那里没有大法弟子。我们担起了在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感觉到很幸福。

后来两个同修被绑架了。其他同修离那里太远，而且大多数同修不会骑车，交通又不方便，靠步行没法做。怎么办呢？我想我就试一试自己一个人做吧。那时我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我让两个女儿帮着在离家近的村子做，后来她们害怕，我怎么说她们都不去了。小女儿还说：“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大法弟子？”我说：“想。”“那你就自己去做，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想当大法弟子。”这样我就远远近近自己一个人做。

每次出发前，我都把饭做好放在锅里，告诉女儿自己回来热着吃。我还喂着一头猪，我把给它吃的东西放满，然后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走了，要去救度众生，我这个家就交给师父。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一个人走几十

的法像，可他们让我儿子拽着我，不让我动，可能我儿子怕他们会打我，他就死死的拽着我不让我动。我看着他们拎着师父的法像一点也不敬却无能为力，心那个痛啊，我就发了一念：我一定要把这个法像再请回来，来弥补我的罪。因我觉得是我没修好，让邪恶钻空子操控警察抓我，才让警察犯了罪，所以我也有罪。

我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关进拘留所，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心里很急担心他们把师父的法像损坏或弄没了，还有我的包也让他们抢去了，那里有四千多元钱，是对换真相币用的，怎么办？这里没有一个同修，很孤单，没人交流。

后来我想既然到这了，就放下所有人心先向内找吧。回想最近所遇到的事，觉的还是自己的党文化、邪党因素、不善、自以为是、看不起人，不修口，好指责、好埋怨。心想自己修的这么差，一边想一边懊悔，一边发誓以后一定要修善。

想着想着，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同修跟我说过，大法弟子有百万兵团。对！我也有百万或许是千万兵团，还有护法神看护，我为什么不用他们呢？于是我就发正念，把我的百万兵团分成四部份，一部份把师父的法像看护起来不让他们动，等我出去后，好请回来；一部份把我的包看护起来，别让人动我的钱，那是大法资源，不能损失；一部份去把公安局包围起来，把那里操控他们迫害我的因素彻底铲除；一部份把“六一零”包围起来，不让它们参与对我的迫害。我又想到，还有这个拘留所，也要把这里的邪恶清除掉，这次我出去，决不在释放单上签字。于是我双手合十请求师父加持，把这个拘留所的所有部门、所有环节、所有机制、所有工作人员背后的空间场都清理干净。

大法好！”让法轮大法驱散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发现这个好使。

警察问不出我什么，急的团团转，一个恶警把我的手和胳膊使劲往上提，疼的我眼前直冒金星。开始时我还能承受，时间长了就有点承受不住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不能出卖同修，我什么都不能说，决不能说，可是我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个念头刚一出来，“唰”的一下，从我的脚下一股气直通头顶，通透全身，我一下子就不疼了，我立刻就明白是师父在救我，是师父替我在承受。

他们打我骂我，我都没感觉了，我听一个警察小声说：“她怎么不出汗呢？”那个警察的表情也表现出不解的样子，一会他又说：“身体素质不一样，她挺能扛。”另一个警察就脱下他穿的皮鞋，使劲打我的腿。我也没反应，他穿上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没什么东西打我，就出去找了一根棍子回来，照着我的头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打死你。我不吱声，但眼睛一直盯着他默念着“法轮大法好”。他看我没被吓唬住，扔了棍子就走了。另一个警察也不打我了。

他们给我做笔供，我依然不配合冲着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受不了。我心想，受不了就说明我念对了。就这样我躲过了一次酷刑迫害。

另一个同修被酷刑折磨昏死过去，恶警才停手。

正念正行走出拘留所

一次，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在街上讲真相，一个小伙子在发广告传单，我俩就给他讲真相（其实他是个便衣警察），他不听就走了。一会就来了两辆警车，下来一大帮警察，把我给绑架了。晚上警察到我家抄家，抢走了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和几本大法书。当时我儿子在家，我想拼命抢回师父

里路，有时到我娘家落脚，有时到其他亲戚家落脚。有时候在星期天孩子不上学时，我白天先骑车对不熟的地方转一圈，等到晚上我再骑着自行车出去发资料、挂条福、贴不干胶。有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八点钟，孩子上学已经走了。而我家那头猪，说来神奇，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来，它都在睡觉。我在家时它很不老实，老是拆圈，可我出去做证实大法的事，它就不拆圈了，每次回来时它都在睡觉，都是师父帮我定住了它。

有一次到二姐家落脚的时候，我一进屋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人，都不是我们人间的装束，都是天上人的衣服。其中一人对我说：你发了救度众生的大愿，我们不来你能救了人啊！我心说：我也没跟别人说，他们怎么知道了？他说：你在天上是谁我都知道。一晃神，我发现屋子里没有那么多人了，就我二姐、我娘、我外甥三个人。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我不要怕，其实师父都在看护着我，在我身边；还有天兵天将都在护法。

我一个村一个村的做着。碰着人了，我就发正念不让他们看见我。在农村狗多，叫起来就连起来叫，我就发正念让它们不要叫：我是来救你们主人来了，你要无条件配合我，这样你们也会得福报。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碰上警车，我就想躲起来，连车带人下到一人多高的沟里面了，我求师父救我，然后就扛着车子爬上来了。

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从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为了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直做到二零零五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娘和另外一名同修走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救度众生。

再后来又有两名同修走出来，这样我们就分工做，他们承担了他们那里救度众生的责任，我就做离我近的村子。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建立了资料点，也帮着镇子上的同修建立了资料点，到整体配合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做。

这个镇子有一个邪党纪念馆，一次邪党头子要来参观，我们整体配合，要把大量的条幅挂到山顶最显眼的地方。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顶上陡峭林立，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我们都是摸黑去，将横幅平平整整、壮观的挂上，两边再配上大条幅。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到人多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

有一次天黑，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我们就爬树，可是爬不上去。我就登着同修的肩上去，边说：“树啊，这条幅挂在你身上是救人的，你就让我上去吧。”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的显现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各自回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几处坟地，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显得更加刺眼，我很害怕，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 [2]。

还有一次，我们在车辆最多的弯路边一棵树上挂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上了山的人、镇子上的人，都能看得见。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的往山上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条幅，一边走一边喊着：“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是我们两个女的挂的条幅，他们男人都没办法拿下来。最后那个条幅挂了几个月。

直到现在，每逢邪党“敏感日”，同修们就去挂条幅，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大横幅飘在

谁啊？”我说：“你把她放回来，我去替她坐铁椅子。”她说：“你别臭美了，你逞英雄哪？”我说：“我不是逞英雄，她身体不好，又来例假了，天这么冷又没穿大衣，把身体弄坏了，你心里也不忍是不是？”她说：“不用你管，你回去吧。”我说：“我不回去，你不放她我就不回去，一直到你放她为止。”她说：“你威胁我？”我说：“不是威胁！”她说：“你不回去你就在这站着吧！”然后一甩手就出去了，她走后我就想，今天一定要把人要回去，实在不行我就跟她换。

过了一会，队长回来了，态度比刚才好多了，她和我又说了一会话，我就跟她讲要善待法轮功。一会一个狱警开门跟她点了一下头，她也点一下头，又过了一会她说：“你回去吧！”我说：“我不回去！”她说：“回去，我让你回去就回去！”我看她的态度不是太恶，好象话里有话，她把我从队长室推了出去。我想先看看同修回没回来，就回监室了。回去一看，同修已经回来了，在床上躺着，人很憔悴，她果然是被绑坐铁椅子了。

就这样我们整体配合把同修要回来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

正念解体酷刑迫害

一次，我到乡下去准备帮那里的同修建立几个资料点，可是刚一到那，就和另一位同修被绑架了。当天被带到当地国保大队，他们把我俩隔离审问。警察将我背铐，就是一只胳膊从上面背到后面去，一只从下面背到后面去，在用手铐铐上，然后让我撅着，不断的打我、踢我、在后面撅我的手。那时我就觉的发正念都来不及了，我就冲着警察默念“法轮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 (下)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接上文）

正念配合要回同修

二零零二年，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那时劳教所分“转化”班和不“转化”班，我被关在不“转化”班。有一天，我们监室的一个同修突然不见了，一直到晚上也没回来，我很着急，就让包夹去打听，她回来后趴在我耳朵上说：“好象她在坐铁椅子（就是酷刑），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就跟全监室的同修商量怎么办，有的说要人，有的说绝食。我说绝食不行啊，今晚要不回来，时间长了同修挺不过去怎么办？天这么冷，她又没穿大衣。有个同修说：“你去要人，我们配合你，你一个小时不回来，我们就绝食抗议。”我说行。

于是我就去了队长室，正好队长在，我说：“某队长，我们监室的某某，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你们把她弄哪去了？”她说：“你挺能管闲事，弄哪去了跟你有啥关系？还得跟你说一声！”我说：“她是我的同修，她没了我不能不管！”她气愤的站起来说：“你别傻了，你坐铁椅子的时候谁管你了？”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只知道别人有难我要不管就是自私。”听她这么一说证实了同修确实是在坐铁椅子，我又说：“你是不是给她坐铁椅子了？”她说：“是谁说的？”我说：“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不是坐铁椅子是干啥去了？”她说：“谈话呢。”我说：“你把她放回来吧。”她说：“你是谁呀？劳教所是你家的，你说放谁就放

我镇的最高处。我们就是要让迫害法轮功的人知道，师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

到现在，我们的资料点都在发挥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我知道都是师父帮弟子做的，帮着弟子完成洪誓大愿，时时都在弟子身边保护，保护着弟子。弟子叩拜师父，谢谢师父！

魔难中，师父把我托起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我们母女俩准备要睡觉时，祸从天降，十五、六个警察闯了进来，一阵抄家抢劫后，抢走我的电脑和真相资料，绑架了我。就这样半夜三更在家里我被绑架了，剩下女儿在家里直哆嗦。

拘留所的非人待遇，使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昏了过去，被拉到了县中医院。从县中医院出来，又押到了拘留所，警察和狱医就溜走了。上大学没走成的女儿和上高中的小女儿到派出所要人，警察不但不放人，还拧着两个孩子的胳膊到公安局，疼得两个孩子哭成了泪人。警察说：“再来要人，把你们也抓起来。”我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和大姐、大姐夫来要人，他们也不让见。

在被迫害期间，我看见很多披头散发、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围着迫害我。这时我的脑子里出现师父的法：“正念正行 精進不停 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3]。我要正念正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讲法轮功真相，我就在他们打饭的时候，上到一个铁笼子最高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无条件放我出去！”一天三顿饭，我都这样喊，一连喊了五天。十方正神都听见，就这样，怪物不见了。

我四天没有吃饭，在第五天，十几个彪形大汉对我暴力灌食，而且加进了不明药物。整个过程中，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开始他们不但不听，反倒哈哈大笑。

我求师父救我，心里想着师父，闭着眼睛想着想着，看到我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师父的两只大手把我托起，飞啊，飞啊，飞到一个大瀑布上。师父把我放下，我穿着一件红兜兜在瀑布上玩耍，后来师父牵着我的手去看仙女散花，又看到了天兵天将。后来师父让我回人间，我跪在师父面前：我不想回去了，人间太苦了，我要跟师父在这里。师父说：你还没完成任务，赶快回去。

在人间这边，我几次昏死过去了，我白天被灌食时痛苦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拘留所的所有人都听到了。第八天，几个警察抬着我塞进车里，把我拉到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可那里的人看到我都被迫害成这样了，拒收。警察又通过关系把我拉到另一个地方，那里还是不收，才把我拉了回去。这都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才又过了这一劫。

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几天后，就回到了救度众生洪流中。

给劳教所警察、打手讲真相

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资料点正常运行，过了一段时间，我买了一辆摩托车，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二零一零年，我被县公安局和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在派出所被迫害了一天一夜，我被剥夺正常睡眠、罚站，导致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我被劫持到劳教所。这里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强迫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有时到午夜，不“转化”

下课后，她说：“你留下，其他人回班。”然后她说：有什么话你说吧。我说：“队长，我从明天开始不参加这个学习班了。”她说：“为什么？我讲的不好吗？”我说：“不是你讲的不好，是我们不想听，而且对你不好。”当时由于心情很激动，下了决心要把这个班解体。她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下说，我说：“反正这个班我是不参加了。”她说：“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她的表情带着一种恐怖的威胁。我说：“我不管是什么后果，我不想我的修炼走到这就结束了，拼了命我也要闯出去。”她听我这么说，就说：“这个事我说了不算，我给你向所长反应一下，你自己也找大队长谈谈。”我说行。她把我送到洗脑班的门口，我都走出去很远了，她还在那看着我。

我回到监室后，心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就感到我的右眼眶在往外鼓，我一摸，很平，没鼓出来呀，一会就从右眼眶上放出一道五颜六色的七彩光，是透明的，我就看哪，看哪……我知道别人看不到，我也不跟别人说，我明白这是我做对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大概有半个小时就没了。

从那以后，那个队长就宣布洗脑班不办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劳动。就这样洗脑班垮掉了，我也没去找大队长，所长也没找我。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登泰山〉

（待续）

情，就想：这里还不错，就在这呆着吧。（这个念头也是不对的，但当时认识不到）。

第二天，一个队长来跟我们谈话，就象和我们交流一样，她说：“我不了解法轮功，也不了解你们师父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没有权利评价你们，我只是尊重你们，但是你们到了这里来，也希望你们尊重我们，毕竟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想她还很文明，那我们就跟她来文明的。我们就跟她提出了一个条件：“既然你不了解我们，那我们就给你时间让你了解一下，请你找一本《转法轮》看看，你不就了解了吗？”她说：“行，但在我没看完《转法轮》之前，请你们不要炼功。”我们说行，但是只限九天的时间，限她一天看一讲。她说行。

就这样，头几天我们很配合她们，等待着她看完《转法轮》后怎么样。然而这几天她很忙，忙着组织我们上课，说法轮功（学员）不用干活，就是上课，她讲课时态度很好，总是问我们能听明白吗？但我发现她讲的东西是和大法相抵触的，是和中共洗脑理论是一个腔调的，但是很隐晦。有一天一个同修突然站起来说：“队长，你别讲了，不是说你讲的不好，是你讲的这些东西散发的都是黑色的物质（可能这个同修天眼能看到），对你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我们不想听。”我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就觉的这个学习班（其实就是洗脑班）不能再让她教下去了，不然这些法轮功学员（大约三十多个人）都让她的伪善给欺骗了，再听下去，她将把这些人领向歧路，都让她给弄迷糊了。于是我就举手，队长问什么事，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她说：“你先坐下，下课后我再找你。”

就加重体罚。被罚站，一直站到晚上十二点，导致我的脚、腿严重浮肿，腰、腿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蹲不下。我被折磨得出现了心跳加快、恶心、呕吐，晕了过去。即使这样，仍然被强迫背邪党的东西，我不背，经常被呵斥、谩骂、羞辱。

五月十三日，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在早操时，人最多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证实法。因为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中，当早操做完，大家要到食堂吃饭了，同修还是没有动静，再不喊就没有机会了，我没有看别的同修敢不敢，我就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普教要动手打我，王姓大队长就说：“那个普教你干什么？”“她喊那个。”“喊那也不能打她。”王队长让别人都去食堂吃饭，让我留下不能走。她走到我身边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环境吗？”我说：“今天看见是你值班我才喊呢，因为我觉着你很善良，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讲真相，要不这样你还不给我机会。”

她听我讲了真相后说：“那我干这样的工作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善待大法弟子就行了。”到了食堂，她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对大家说：今天晚走十分钟，等着她吃完了再走。她并把我安排到全是大法弟子的车间。我知道都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几个大法弟子不配合干活，被打骂罚站。我被犯人推撞到墙上，又磕倒在地上，头被磕出一个大包，腿也不能站立、走路了。

过了一段时间，打我的普教要回家了，我想，我要救她，虽然她伤害了我，可她也是被蒙蔽的生命，我要给她讲真相。可是那个时候我腿还不能站立，我就慢慢的挪动着身子去找队长说理：“听说某某要回家是吗？”她说：“是，怎么

了？”我说：“你看我身体都这样了，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要走了，谁负责？我不能让她走，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王队长一听就拍桌子，瞪眼睛说：“你想干什么！”我不被她所动，说：“我来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现在都站不起来了，你们叫我以后怎么生活？我后半生怎么过，我做好人，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你们要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她气消了，找了两个普教把我扶起来，并把打我的犯人叫过来，还有她们三个队长都进来了，一共五、六个人。王队长说：你说怎么着，你说吧。

我就给她们讲真相，从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一九九二年由大法师父公开传出，亿万修炼者获益无穷，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无理，违反宪法，告诉她们只要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对打我的犯人说：“阿姨希望你以后能做一个好孩子，学会善待他人，记住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人的。希望你能平安回家。”她说：“谢谢阿姨。”三个队长都说：“就为这个啊？”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啊，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

从那一天起，那些普教都说：咱们可要离她远点。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我结束非法劳教期。狱警对我丈夫说：你们家里这个人我们不找她签字了，反正是白费时间，我们就代她签了。

回到家中，我丈夫给我五千元钱，说：“我不在家，这五千元钱是给你买衣服和调养身体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自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她回过神来了，拎着电棍就走了。她后边跟着的小跟班也跟着走了。有一个跟班的又跑回来贼头贼脑的跟我说：“你快妥协了吧，今天没收收拾你，你就捡着了。”就这样我避免了一次迫害。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走进一个房间，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好象是大夫，拿着刀、叉、刑具什么的，说是要给我做手术，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他们就商量了一下把我放了。醒后我明白了这一关我闯过去了。

又过两天，有个狱警又来劝我，我就给她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

到第七天时，有个人把我叫出去，让我在一个地方等着，我还以为要把我们关到更坏的小号，结果是把我们转到另一个劳教所。原来是其他同修一直在找狱警要人，要求把我们三人放回去，为此同修们有绝食的，有继续炼功的，把劳教所的人折腾的够呛，有的同修被打、被电棍电，有一个同修去找队长时被扇了二十多个嘴巴子，而这个同修没有一点怨恨和害怕。我听后很感动，多么好的同修们啊！

就这样我们用了七天时间就闯出了这个劳教所。

后来，我回想起这事时就问自己：那时为什么没有闯回家呢？是因为我那时的想法是，法不正过来我们不回家，我们要闯到监狱去，那里也需要我们去洪法。这个念头是不对的，但那时就是那个认识，不明白这念头是旧势力的，那时也不知道还有个旧势力。

正念解体洗脑班

到了另一个劳教所，接待人员给我们煮了面条吃，说这是劳教所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我一看这的环境要比之前的那个劳教所强多了，住的是暖气楼，环境很干净，人还很热

她要炼功。”喊了好几声，才有人问：“什么？她要炼功？那好，你让她等着。”

过了一会，我就听有人来了。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怕心了，我准备好打坐的姿势，很平静的看着一个队长拎着电棍，后边跟着一大群刑事犯进来了。那个队长拎着电棍围着我转了一圈说：“你要炼功？”我说：“嗯。”她用电棍指着窗户：“你要炼功你看着，我把你吊到那顶上去。”我也瞅瞅窗户没吱声，但心里说：吊到那顶上我也不怕！我一直看着她。

她看我没吱声，就坐在床上说：“你们炼法轮功的，有人说是为了祛病，有人说是为了道德回升，有人说是为了国家、社会，你是为了什么？”我说：“这些我都不是。”她有点纳闷说：“那你是为了什么？”我说：“我是为了修佛。”她问：“修佛？”我说：“嗯！”她突然一拍大腿说：“对，你这个对，什么为了社会、为了道德回升、为了祛病健身都是假的，就你这个对！那你们法轮功说圆满是怎么回事？”我说：“圆满就是你的思想境界提高了，提高到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干啥事都是为别人好，达到这种境界了，你就是圆满了。”她瞅了我一会（我想她是在琢磨我说的话），又说：“你们法轮功说圆满了上天堂，那天堂那么小，你们炼法轮功的那么多（一九九九年以前国家调查的时候就有一亿多人），那天堂能装下你们吗？”我想，天体的洪大，她哪能理解的了啊，不能给她讲高了，就说：“你别看这么多人炼功，不一定人人都能修成。”她说：“那你能修成吗？”我说：“我能，我一定能。”她听完我的话眼睛流露出又震惊、又佩服、还有点鄙视的眼神。后来她又问了我一些话，我就不多叙述了，大约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后，好象

己，家里的钱等我有再给你。”我知道是师父让他给我的，是让我救度众生建资料点的。

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一个月恢复正常，就投入了证实法行列中。

在新环境讲真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我到了一个大城市。我想在新的环境里也要走出一条证实法的路来，我就回家拿两次资料。到了十二月，我和这个城市的同修联系上了。在师父的安排加持下，得到了她们的帮助与支持，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二零一三年，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又在那里建起了资料点，早市场、超市门口、路边、商场门口，也就成了我发资料的好地方。

我没有工作，经济上就靠我丈夫和孩子。那时候，我二女儿还在读研究生，经济也不富裕，我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都是买最便宜的菜。我孩子和我丈夫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做好吃的，我孩子给我买衣服的钱我都拿来做资料了，我的金项链都卖了，钱拿来也做了资料，因为我家的钱都是我管着，也没有给家里造成影响。都是师父看着弟子，不让弟子为难。

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我能稳步的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我也和同修一样，妥善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用慈悲去唤回常人的良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神〉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放下人情 清朗成熟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修炼二十年来，我在风风雨雨摔打中走到今天，感受很多，回过头来看看，深切体会到了无一不是师父的精心看护与安排，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才能走到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

一、放下情，认真实修

一九九九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的修炼路上，放下人的情贯穿了我修炼的始终。

二零零三年，我与母亲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国保、“六一零”人员绑架。他们当时问我们资料的来源，我和母亲都不配合，他们诱骗我说，只要说出资料的来源就把我放回。我当时心里就是坚定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能出卖同修。我始终没有配合邪恶。

他们就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那时我的孩子不足两岁，我只要一静下来，对孩子的牵挂就象潮水一般涌来，好象听到孩子在哭，要妈妈。我给办案警察写了一封极具真情

便不知所措的问包夹：怎么了？她说：别出声，听听。可是再也没声音了。

我当时有点不知怎么办，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现在被邪恶的恐惧压下去了，那以后我的正念就再也起不来了。我问自己：怎么办？那时我的思想中有两个“我”，一个“我”问：想当人还是想当神？另一个“我”说：想当神，当人太苦了，再也不当人了，吃多大苦也不当人了。一个“我”又问：当神该怎么办？那个“我”说：闯！另一个“我”说：对，闯过去！

当这个“闯”字刚一闪过之后，我的心被恐惧压的就象有人挖心一样，痛的连气都喘不上来，恶心的想要吐，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那一刻我真正尝到了什么是剜心透骨，好象一下子万念皆空，感觉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就是原子弹爆炸都与我无关了，真的是万念皆空，那时候就是有人再欺负我、再伤害我、占我再大的便宜我也不会去跟其计较了，甚至连问都不会问了，那些东西都太渺小了，什么也不是了。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恒心举足万斤腿 忍苦精进去执著”[2]。我觉的我不是恒心举足万斤腿，而是拖着万斤腿，说去执着，可心里并不明确要去什么执着，只有一念：我不能停下来！我不能退却！再难我也得往前走！就是修炼不能失败！

当这一念坚定下来之后，怕心一下没了，心也平静了，也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我就跟包夹说：“我要炼功！”包夹吓的赶忙说：“你可别炼，你要炼功我俩就遭殃了，你是我的奶奶、祖奶奶、祖祖奶奶，你可千万别炼！”我平静的说：“我不连累你，我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你去喊报告，就说她要炼功。”她说，那行。于是她就跑到门口高声喊：“报告，

这里来，要知道是上这里来我们才不来呢！”我的话还没说完，这群刑事犯，呼一下举着拳头就冲我来了，就象一群小魔抓唐僧一样。

因我当时没有害怕，她们的拳头到我头上时却没有打我，就连扯带拽的把我推到了狱警室。这时我才看到，狱警室的走廊里吊铐着两个同修。我在狱警室，进来人只要她跟我说话，我就告诉她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后来所长进来了，我就把我提前写给他的信给了他。他看完后，嚣张的气焰小多了，他用一种我琢磨不透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好象他一下比我矮了一截，好象亏心似的，他什么也没说，然后就走了。

后来一个狱警就把我铐在了暖气片上，又过了一会儿，她看我在暖气片下面还能坐着，就把我又铐在了门框上，我很困，困了我就睡，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站着也能睡觉，只是手脖子铐的难受。

第二天，狱警把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分别关进小号。小号就是鸡舍，养鸡用的，没有暖气，玻璃也是残缺的，床是几块木板拼凑的，一翻身就掉下去了。小号阴森恐怖仿佛让人窒息，包夹不停的埋怨，说陪我受罪，但有一点好处，不用干活。我一看这回我可以炼功了，于是就坐下打坐，刚打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听到隔壁房间噼噼啪啪的电棍放电的声音，就听到那个同修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还没喊完就没音了。

我当时很紧张，也很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我深知同修正在被迫害，在意识中知道我不能不管，我举起右手准备拍墙声援，可是手举起来却停住了，怕心一下涌遍全身，

的信（那时还不会讲真相），诉说了我的苦处，希望他能把我放出去，趁他们来问我话时，我将信给了他们。他们看到后，也很同情我。三十七天后他们突然将我放回家。而我母亲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我被放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母亲要被劳教，让我们去见上一面，车在派出所门口等我。我和丈夫立刻动身，当我们走到离派出所约五十米处，我肚子突然感觉很痛，脑袋中突然生出一念：以后见面不是一样吗？我决定不去了，并让我丈夫回了警察电话。就这样，师父保护我没上邪恶的当，因为后来得知我也被非法劳教，而且劳教决定书已到了劳教所，劳教所的人当时还问我母亲：为什么你女儿没来？

我的家庭环境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邪恶因素非常多，世人对大法不了解，来自社会、单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非议与不解，各种压力纷至沓来，这些无形的巨大压力，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丈夫，尽管他也知道大法对修炼者身心健康有好处，他还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整个人慢慢的变了，性格也变的焦虑不安。

我与丈夫是谈了十年恋爱才结婚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在我整个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打着灯笼、认真体察着性格和各个方面都符合我的要求才选定的对像，相信是个永远可靠的人才结婚的。修炼前，我骨瘦如柴体弱多病，那时候丈夫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帮助着我。九九年得法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家人都有目共睹，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很理解和支持我的。但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迫害和压力，他适应不了，尤

其是他几个兄弟（大都是省市官员）对他的指责，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上现代观念行为与共产邪灵的带动与迫害下，丈夫变的很强势，没有了温情，变的横眉冷对，对什么都不如意。

我那时学法时间不长，修炼基础尚未打牢，九九年得法后，紧接着就是结婚、怀孕生儿子，买房，搞装修，各种人心没去，而旧势力却迫不及待的要修理我。丈夫的变化，孩子的拖累，环境的压力，加上要上班，我也变的对生活没有了勇气、没有了信心。好在，师父安排了同修及时帮助我、鼓励我，让我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慢慢的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修炼状态。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师父讲的：“现在的人哪，把情看的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 [1]

二零零四年，当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我接任了资料点的工作。但由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后来我被跟踪、绑架。我被绑架的时候，因天黑并是在郊区，我怕连累同修，怕恶人搜出手机（手机里有几个同修的电话），我趁警察不注意，把手机扔掉了，并扔掉了资料点房间的钥匙及买打印机的发票等物。后来，警察搜身，什么也没得到。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出现头晕倒在了地上，他们只好喊来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我不配合医院的治疗，我要求我的家属来。后来，家属也来了。医院床位很紧张，医院安排我到仅有一个床位的病室，我拒绝了。丈夫告诉他们我怕，里面大都是老人。就这样，我一直躺在大厅临时可推着动的床上。警察走来走去很不自在。我微闭双目，一天一夜我不吃不喝，也不出声。我上了一次厕所，是丈夫背我去的，我蹲

点一次名，必须回答“有”，不回答就打。那个气氛压抑的人连气都喘不上来。我在心里就想：这哪是人呆的地方，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受这种侮辱，怎么能在这么肮脏的地方呆着呢？于是我就小声跟靠我身边的一个同修说：“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闯出去！”她回答说：“对，闯出去！”她刚说完就被一个包夹扇了一个嘴巴子。

当时只是有这么一念想闯出去，但是怎么闯我也不太明确。到了半夜，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看到一个同修正在被好几个劳教人员撕扯着扭打。我问是怎么回事，包夹我的犯人同修半夜不睡觉起来炼功，我说：“炼功没有错，不能打人。”她说：“你少管闲事。”我说：“她是我的同修，怎么是闲事？”我边说边穿衣服，包夹就拽着不让我动。这时别的同修也都起来了，冲到前头去保护那个打坐炼功的同修，我也往前冲，可是好几个人缠着我，怎么也冲不过去。

我转念一想：你不让我上前边去，我上后面去，我也炼功。于是我就往后面跑，她们一看我往后面跑就不管我了，我就在后面炼功。刚炼了两个动作，满屋的嘈杂声、呼喊声、打骂声嘎然停止，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铺位，我也回到自己的床位，定神一看，一个高个男警，手里拎了一个电棍，后面跟了一大群人，什么所长、队长、教导员、干事都来了，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

劳教所所长拎着电棍，在过道上一边走一边耀武扬威的说：“我告诉你们，炼法轮功的，我不管你们在外面怎么样，到了我这里，你就是龙也得给我盘着，你就是虎也得给我卧着，你们在外面干啥了，到了这里来闹？”我听了他的话，心想：我们是大法弟子，怎能和龙虎相比，凭啥到了你这里就得盘着、卧着。于是我就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到

经文不离开我就是最安全的。我就把经文放在了我穿的大衣兜里，心里觉的很踏实。当她们搜查到我时，我很镇静的把大衣递给她们，她们接过之后，只是摸了摸，并没有翻兜里，连我的包都没翻，只搜了我的身。就这样我带的经文都保护下来了。

在劳教所，狱警训话：“你们到了这里，就得听我们的安排，在这里不许炼功、不许学法、遵守这里的所规所纪，能不能做到？”我们都不吱声。她们就一个一个的问，必须表态。当问到我时，我回答：“不行！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的，走到哪里都得学、都得炼。”那个问话的狱警一听我这么说就怒吼着：“我告诉你，到了这里就得听我的，就不能学不能炼。”她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下一个。”我后边的那个同修不知为何晕过去了，大家都去拽她，就这样狱警训话草草结束。

这个劳教所的环境极其恶劣，东北的天气，冬天是很冷的，劳教所的窗户是缺玻璃的，里面有暖气不热，洗手、洗脸、洗头、洗澡都得用带冰碴的冷水。

劳教人员有七、八十人，拥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两排上下铺。到了晚上，中间过道上放了九个大塑料桶，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半夜我上厕所时才知道，是给劳教人员上厕所用的。因为只要劳教人员一入屋，监房的门马上就得锁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这九个大桶堆满了粪便、手纸、卫生巾，都溢到外面来了，恶心的我都不想吐。管事的犯人让我去倒桶，还得刷干净。

然而这还不是最苦的，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包夹看着，不让说话、不让闭眼睛，坐时不许腿打弯，每个普教人员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凶，那里的监管人员，一个小时来

了一会儿，女警也到厕所盯着，被我丈夫呵斥：厕所还跑了不成？请站出去。

我一直发正念，我想回忆一下师父的法像，顿然我看见了师父，师父显出了一个特殊的形像，重重叠叠的师父的头像，慈父般笑眯眯的看着我。我信心大增，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我。

第二天晚上，我被关押到拘留所。刚进大门，我出现癫痫病状（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拘留所拒收，我又被送进医院。当晚，因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及牵扯的五个同修被绑架。警察顾及不了我了，要医生盯着我。深夜医生多次来查看。第二天一早，我悟到，我没病，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得赶紧走。我要丈夫背着我出病房，有医务人员的地方就背着，到没人的地方就放下我，赶快跑，一会儿就出了医院，上了我丈夫停在外面的车。但我丈夫迟疑，我说：你怎么不赶快发动车？他问去哪里？我说回家，他没动，我知道他有顾虑和压力。我只好说，那就回娘家。就这样我回到了娘家。不久，警察也赶到了我娘家，我赶紧睡在床上，这时师父又让我神奇的出现了病业假相，出现了癫痫的症状，他们看到了我的这种状况，当时也就没有为难我了。后来他们对我定了监视居住半年。

在这期间，有七、八个人长期跟踪监视我，邻居还告诉我，你平时讲话要注意点。他们还放了眼线。我丈夫面对左邻右舍、单位、亲朋好友的非议和误解造成的压力，变的夜夜不归，早上回来后也是恶语相向。当地“六一零”、单位、社区人员隔三差五来敲门，找我谈话。小孩有时也出现病业状态，上床就哭，我只能整晚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后来十七天不吃东西，总之干扰不断。我的怕心也在一天天加重，

虚荣和面子也放不下，很多时候不敢堂堂正正面对，感到乌云压顶。当时脱离了整体，正念越来越削弱，读法也入不了心。后来听丈夫回来讲，他领导得到了内部消息，五一放假后会把我弄去洗脑班，如不“转化”会直接劳教。

我知道自己当时已没有足够的正念面对邪恶，回想师父讲的法：“家里有了苍蝇、蚊子，我们把它轰出去，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 [2]我就问丈夫：邪恶上门，我们都不配合，行吗？他说：我只能配合，否则我饭碗会丢。晚上师尊点给我一个梦：我住的老家是个四合院，每张门上都挂着毛魔头，唯独一张边上的小门没挂，而丈夫坐着的长板凳上也是写着“党”字。我明白了，邪恶已经布满了我的空间场。如果我被邪恶带走，正念不足，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只想要好好修炼。我只能选择离家出走。可是孩子是由我亲手带大，才三岁多，当时还是邪恶迫害的高压之时，这一出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孩子怎么办？丈夫会怎样？我的工作会怎样？我要去哪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晚流着泪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并交代了孩子的安排。我又当面告诉丈夫和婆婆：我命中有一难，我倘若坐牢，这样大家都难受，不如暂时先离开一步。就这样，我带着无奈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当年判我监视居住的警察把非法劳教我一年半的劳教书送到我丈夫手上。

离开家后，我开始沉痛的反思，我为什么会经常出事？明慧网上有些同修正念那么强，而我呢？自己修不好，还让亲人承受痛苦，过不上平稳的日子，实在过意不去。大法伟大，师父伟大，我痛下决心一定要修出能够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

当晚我做梦看见了师父，我是个小孩，师父抱着我，我坐在师父腿上，我抬头仰望师尊，看到师父的整个脸那么干

邪恶迫害大法徒二十年了。风雨中，有师父导航，我们才不迷失方向，有师父保护，我们走了过来，跟随师父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依靠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凭借着大法威力的保障以及大法给予的正念，闯过了一次次的魔难，走到了今天，内心无限的感恩师尊。

下面是我这些年的部份的闯关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与超常。

正念闯出劳教所

一九九九年，我进京上访，在北京被非法抓捕，第一次被非法劳教，警察把我们秘密绑架到劳教所，刚下车就让我们脱衣服搜身。当时我身上揣着我自己手抄的经文，包里还有几页手抄的《转法轮》，我想怎样才能保住这些经文呢？放哪都不安全，放哪她们都能搜着，心里着急，这时脑子里想起了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 [1]。心想，不离身才是最安全的。只要这些

非常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加持同修坚定信念，解体迫害，平安回家。

我们这里离集市不远，我每逢集日都和同修一起去集市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近二十年从不间断。

去年十一月，本家有个小叔子的妻子得了严重的肝病住院了，我知道后，就想去看望并告诉他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人一定会好的。我小叔是个退役军官，受邪党毒害较深，再加上听信邪党一言堂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非常厌烦，不听也不退。那天儿子来家拉我去城里医院看望妯娌，从出家门我就开始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干扰阻碍小叔子和妯娌接受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

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很多亲戚都在，问了一下病情，得知很严重，从肚子上微创抽肝部的脓水，病人已奄奄一息。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对小叔子说：“我有几句话要说，今天不许你阻挡我。现在让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妯娌的病就会好转，慢慢就会好起来，你们也都一起念。”我儿子接口说：“叔叔，这事确实神奇，我妈瘫痪了好几年，看了多少医生，吃了多少药，一点没用，就在炼功以后好了，到现在身体棒棒的，二十多年没有吃一粒药。”小叔子听后马上说：“好，我们念。”

后来奇迹出现了，妯娌的病完全好了，出院了。要知道她可是医院本来都放弃了的病人！一个多月后，小叔子回家过年，我妯娌也回来了。见到妯娌我说：“好了吧？”她高兴的说：“好了，你告诉我后，我天天念。你小叔子也念。现在全好了，这法轮功真神奇！”

净，皮肤那么细腻，但在眼尾处，隐隐现出了两条鱼尾纹，我在梦里意念知道，那是为我留下的沧桑的纹路。梦就醒了。当时我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也是在鼓励着我，我的选择是对的。师父讲过：“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3]

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来到一个有病业的未暴露的同修家，每天跟同修一起学法、炼功，没敢出门。十四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我担着一担谷，意念中知道，如果走侧缝只能救一个人，唯有走大道才行。我悟到，师父会有别的安排，我有别的使命。于是我告别了同修，去另一同修家。快到同修家时，碰到三个警察从同修家出来，面对面，我没有怕，立刻蹲下系自己的鞋带，警察没有认出来，擦边而过。

后来，我辗转来到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家，同修很忙，除了做资料外，还有很多的常人工作要处理，我就帮着装订、切割。当时大的资料点被破坏，资料有些供不应求，当时同修做事心很强，学法少，日常工作更忙了。我由于自卑不敢问同修技术，怕同修认为我抢事做，其实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

一天，同修出了远门，我想做资料，然而我从没摸过计算机，同修的计算机处于休眠状态（打印机也是连接好了的），我一摆动鼠标，就亮了，不知弄了哪里，计算机全黑了。顿然我头痛，全身发凉，脚象踩在冰水里，那时是冬天。尽管我有身体上的这些感受，但是我内心稳定，一种意志让我继续研究下去。

开始鼠标不好使，不听使唤，一会儿就行了，我开始了测试打单页，正面，反面都顺利出来了，原来很简单，师父让我开智开慧，每按一键都正确，我也记住了一些关键的步

骤，学会了打 WORD 文档和 PDF 版本的文档，《九评》和大法经文的做法，大册子和小册子的做法。我反复摸索，一直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同修回来，我告诉他，师父加持我，我一个晚上学会做所有资料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直称是奇迹。后来同修要去外地公差，决定由我一个人承担打印资料，他只负责进耗材。

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背法，一小段一小段的背，背的一字不漏后，再熟背六遍。一背就是三个钟头以上，悟到了许多法理，当背到第二遍的这一段法：“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 [2]我控制不住的失声大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这个救人的大法博大精深，完全不是我以前懂得的那么肤浅。

加上我如饥似渴的读着每日的明慧文章，看着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我的身心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已经明确的知道，真修弟子是我们的身份，有着义不容辞助师正法的责任和使命，所有的生命就是为这个而存在。宇宙中蕴含着这么大的一个天机。

因责任和使命在身，明慧网有大量的资料来源，我必须认真去选材，为适合当地的众生选材。有时候，我会把有特色的文章内容作登记，出自哪一期哪种期刊或哪种报，到时心里有个底，不同内容更适合不同职业破迷，所以后来我又多了一个寄真相信的项目。

我流离失所后，我所有亲戚的电话被监控，我娘家长期有人监控，那时资料点的门窗全部是关着的。通过一段时间

我这样，她也流泪了。我们抱在一起，任由泪水流淌。可能是我的慈悲心感动了她，解体了旧势力对她的干扰，她答应还来学法。从那天起，我们每天一起学法，一起到集市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一直坚持到今天。

同修们都说我家的场真好，到我家来学法感到心很静，非常愉悦。是的，师父告诉我们：“我们的炼功场比其它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炼功，比你调病要强的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炼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罩着，一片红。” [1]

我们这个学法点能平稳的走过近二十年，全凭师尊的慈悲保护。

做好师父让做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们经常出去粘贴不干胶。有一次晚上出去贴，我沿着大路两边往路灯杆上贴。巡逻的警察发现刚贴的资料，就开着警车来回找，我急忙藏到绿化的冬青丛后面。而警车恰恰就停在我的眼前。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我在心里发出一念：让邪恶看不到我，结果警察在那里转来转去却没看到我。其中一个人还说：“人上哪去了？这里没有，咱们走吧。”他们走后，我提着的心放下了，又到别处把剩下的真相粘贴贴完，平安回到家中。

邪恶疯狂迫害期间，本地有几个同修被抓捕，我们学法小组配合整体接力发正念营救。晚上学完法，我就建议同修们在我家住下，我们可以每个整点发正念。我一宿没合眼，每到整点就把同修们叫醒一起发正念，整整一晚上我们发出

那时老伴还活着，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使他整天跟着担惊受怕。有时远处的同修来了，到吃饭的时候了，我就让大家在我家吃。同修们都说：你为我们付出太多了，不论忙、闲，只要有同修来了，你都热情接待。我说，为大法不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我没上过学，不识字，没法学法，心里很着急，就找识字的同修带我。他读书时，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跟着默念，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现在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熟练的通读了，如果不学法轮功，我这个老年人要想识字而且还能流畅的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是伟大的师尊给我开智开慧了。

两年前，有个同修找到我，说她姨妈得了吊邪风(面瘫)，想让她姨妈到我家学法炼功。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表示非常欢迎。这个老同修离我家很远，要坐公交车十五里路来学法。我与她一起边学法边切磋，帮助她从法上提高。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后，老同修恢复正常。

邻村还有一位同修，她村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看到我家学法点，同修们天天来学法、切磋，很是羡慕，也想来我家里学法，我也很欢迎。这位同修刚来时，读法很不流利，添字、落字、错别字很多。大家都耐心的指出并予以纠正。有时也和她切磋，帮助她提高心性。现在这位同修读法非常熟练，心性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前年，我村一位同修由于受旧势力干扰，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不想来学法了。我百般的劝她不能间断学法，她不听。我就给她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因为我们学法之余经常一起唱，感到非常幸福快乐。但是这次她捂着耳朵不听。看到她这样，我不由的流下眼泪，泪水象泉涌怎么也止不住。见

的修炼，我认识到了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路。可是我心里有种隐隐的难过，回家的日子好象遥遥无期。

一天，我拨开窗帘缝隙看看外面，正好看见丈夫的车，车上坐着一个女人，一看就非同一般的关系。怎么能是这样？难怪丈夫提出要离婚……我身上每个关节都松了，每根骨头都直不起来了，我崩溃了，失去了知觉。

两个多钟头后我醒过来。这时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2]我明白了，原来是因缘关系呀，世人都是按照旧势力的剧本在走，我的意志不能垮，我生命的目的地和意义和常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之路，我是谁，我就是大法弟子，丈夫的行为是假相。

在法理上理顺了，我努力克制自己，放下夫妻之情，放下自卑心、不平衡的嫉妒心、争斗心、自尊心等。逐渐的我恢复了正念，我在内心告诉旧势力：就算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修炼提高，与你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与丈夫离婚，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说了算。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也得正了自己的乾坤。

后来不管丈夫的表现如何，我都不再动心，他迷在红尘中，很可悲。我相信一切都只能会围绕大法来圆容。现在他对我的态度和对大法的支持也表现的越来越好。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我背下了六遍多《转法轮》，打下了一些基础。我悟到，随着正法形势的变化，资料点应当遍地开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当前证实法的形式，我必须走出去，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才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母亲及亲人同修后，他们提出不同看法：现在形势还不好，前几天你单位来了通知，插在门

上，说是十天内回单位报到，否则将开除工作，全国各地在开奥运会前绑架很多人。你在哪里都是做好三件事，在室内做资料，也确实有你做的事，又安全，你还到哪里找这样的环境呢？

因有多方面的顾虑，我听着也有点道理，但是内心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想法，矛盾重重。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密室，墙壁是浅铜黄色的，很厚的墙壁，我坐在一个藤椅上，往上飞，飞到高处，用拳头把墙壁捅了一拳，打了一个洞。

但当时我没悟到。那时虽然很想出去证实法，但疑虑重重。一次我一边打印资料，一边想着，突然打印机出现夹了一页纸，当时是打小册子反面，这一下继续打了两三页，这打出的两三页不就对不上号了吗？我迅速让打印机先停下，可是说也怪，出现了奇迹，不论我怎样查看，居然没乱码，而夹出的只打了单面的纸，也是一页重复的单页。这怎么可能呢？师父是不是在点化我，想这些疑虑都是多余的，不会出问题的。

我把师父的两次点化告诉同修，同修愿意带我一周出去两次，早上出去讲真相或发些资料、发发信息，忙一天，晚饭时候回来。其它时间在家里背法、做资料，效果很好。

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特殊的梦：梦见几十个警察坐在超市的前坪，看着我从前面路过，没有警察理我，我身上背着黑色真皮包的带子突然断了，怎么也接不上了。可能是因某些事很关键，我悟不到。由于处于魔难之中，师父慈悲的用梦的形式让我悟到、走正，推着我往前走，但我并不执着于梦。

午饭收集起来，拿回家，用我家的大锅给热好，再把自家的咸菜切一些，拌点香油调味，让大家能吃上热饭。

修炼一段时间，学员们的心性提高很快。冬天下大雪了，我和村里的同修们把村里的主街道全部清扫干净。镇政府有个领导到村里来办事，看到我们在扫雪，就问：“你们村怎么还有扫雪的？”我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要求修炼人做好人，我们都是自觉出来扫雪的。”村干部也称赞说：“这学大法的就是好。”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我经常与同修们一起去外村洪法，用自身经历介绍大法的美好，去集市旁边炼功，组织大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本村一同修是后来嫁到我们村的，她得法后，一身病全好了，她说想回娘家那个村洪法，让那里的老乡们也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那村离我们村很远，是外乡镇的，距离将近三十里路，我就找了个有文化的同修，我们三人一起走着去了同修的娘家村洪法和教功。

那时只要听到有想学功的，我就立即叫上同修去送大法书，教动作。只要是洪扬法轮大法，不论距离远近，大家做的都很带劲，只要是法轮功的事我都积极参与，从不懈怠。

二十年的学法点 共同精進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村里的炼功点也被破坏了。当时我们都被邪恶的疯狂打压弄得措手不及，因为实在不明白，法轮功这么好，为何不让炼？由于迷茫，很多同修带学不学的了，有的甚至放弃修炼。

后来有了明慧网，有同修就告诉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就找到还在坚持修炼的同修们，大家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同修们学法切磋都到我家来，经常是这个同修走，那个同修来，还有邻村的，将近二十年从不间断。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非常感动。这件事情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师尊啊，弟子唯有努力精進，以报师恩。

洪扬大法 为同修着想

从妹妹家回来以后，我就完全好了，也能做一些家务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我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激不尽，就想让更多的人来学大法。当时我们村还没有学大法的，我见人就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学炼法轮功如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使人心变好，劝大家都来炼法轮功。

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能使人道德提升，身体健康，自然就吸引很多人走入修炼。随着炼功人数增加，我们决定成立炼功点。我去找村干部商量，麻烦他们给大家找个闲房，作为我们的炼功点。村干部看到我的变化，又听我介绍法轮功如何好，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房子。我又找人把房子里多余的墙壁拆掉，自己用小推车把垃圾全部清扫出去，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就让同修们每天早上来炼功，晚上来学法，每天两次，人多时有六、七十人，邻村的同修也来。

为了保持房间干净，我每天一大早从家里挑着水，去炼功点，先洒水再扫地，因为人多，厕所里的马桶每天都得倒出去，我就自己挑出去倒掉。刚走入修炼的同修多，事情多，问这问那，有的五套功法还不会呢，我都一一耐心的解答，不厌其烦的教大家，给大家纠正炼功动作。

由于我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学员们大多也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学法很吃力。我就找了一个在高中教书的同修，让他大声读《转法轮》，我们跟着他读的内容顺着往下看。这对没有文化的同修很有帮助。有时全镇的学员都到我村学法，切磋，大伙自带干粮。学法中间，我就把大家带的

不久，我讲真相讲到了警察的女儿，她把我们告了，我和同修被警察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心态稳定：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在拘留所，我把同监室所有的人都劝退了。警察扬言：你跑了，到处找你找到北京去了，一直没有找到你，这次抓住你就要重判了。我没信他的，师父说了算。警察来提审时，我身体又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相，严重缺钾，严重的心脏病之类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察没办法，只好放人，让我家属在担保书上签了字，再出事罚款共四万元。就这样，三天后我就回家了，结束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待续）

明慧法会 |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接上文）

二、兑现誓约，抓紧救人

回家半年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小孩上学了，我要做饭、做家务、接送孩子，时间明显不够用，我一下子有点适应不过来。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次，我去找一个同修，遇到了另一个不熟悉的同修有一只手机不想用了，可以发信

息，发彩信，问我要不要。我就收下了。后来师父让我接触一个懂手机彩信技术的同修，我迫不期待的请求他教我手机技术。这样在同修无私帮助下，我学会了群发短信、彩信。

同修给的号码是实号，我会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真相内容做成彩信，图文并茂，在很长的时间内发挥了很大的救人作用。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把曝光内容做成彩信在相关单位揭露，起到了很大震慑邪恶的作用，恶人大有收敛，减少了对同修的迫害，事情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但慢慢的，彩信接收率也越来越低。明慧网提供了语音打电话技术，有部份同修参与进来。那时世人的接收率很高，我每天多个手机打三个多钟头（放在车子副驾驶），每天至少有六、七百人全听完。每次劝退率也是十多人以上。真正感到象师父讲的：“大法真相户户传 众生得救心渐明 警民清醒视不拦” [4]。随着手机卡施行实名制，我就选择了别的项目。

慢慢的，我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好，小孩换了学校，转到了我娘家这边读书，这样我母亲可以帮我照看孩子。

当时，明慧网提供了大册子资料《永恒》，内容很全面，基本真相很齐备，我想这些是世人必须要了解的，而且世人只要一看这本册子，就会禁不住看完，震撼力很大（当时自我感受），对救度众生力度很大。我迫切想发。而且想在当地普发一遍。

我和几位同修切磋交流，达成共识后，同修各负其责，形成一条龙运作。由资料点定期供应资料，由几个同修负责包装（同修心性到位，包装好的资料装入大袋时，把不同的资料适当的分装好。便于发资料同修依次发放时，不出现几户人家都是相同的资料，内容不同可以相互传看），我和另

能去。”话刚说完，我就能站起来了。那天，是两个人把我架上二楼去的。

第二天，白天，妹妹上班不在家，我想让外甥拿毛巾，我帮妹妹洗一下，可在这时候突然感到腰不能动了，外甥就把我抱到沙发上，我全身就象筛糠一样剧烈的颤抖。傍晚，妹妹下班回到家，看到我发抖的样子，就鼓励我说：“别害怕。”我说：“我这样子怕不能去看录像了。”妹妹说：“能，想去就能去。”我坚定的说：“好，我去。”

就在妹妹做晚饭的时候，我突然觉的象被人按住一样，身体不发抖了，腰也能动了，我高兴的立即下床，走到妹妹跟前说：“妹，我好了。”妹妹吃惊的回头看着我，当时我们俩都很激动，妹妹说：“你看多神奇，师父看你有这颗要得法的心，马上就管你了。咱们要谢谢师父啊！”

吃完晚饭，妹妹和另外一个人又架着我去看录像。看完录像回到妹妹家，晚上似睡非睡中，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来到我跟前，对我说：“你真是个炼功人，离家二十多里地来得法。”我马上把妹妹叫到跟前，告诉了她这件事，妹妹说：“这是师父的法身来鼓励你呀！”听了妹妹的话，我更加坚定了得法修炼的决心。

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来后，我就开始呕吐。妹妹找了一个大盆，我吐一阵停一阵，吐的全是红褐色的脏东西，足足折腾了一宿没睡。妹妹高兴的说：“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就这样，我边看录像，师父边给我净化身体。每晚看一讲，九讲录像看下来，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最后两晚上都不用人搀扶了，我自己走着去的。

明慧法会 | 乡村学法点平稳走过二十年

文 / 山东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记录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今年是八十岁的老太太了，修炼法轮大法已有二十四年。风雨中跟随师父修炼至今，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今借第十六届大陆法会之际，写出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

我的事成了村里的奇闻

我五十一岁那年，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腿疼的走不了路，最后导致瘫痪。儿子背着我大小医院都去遍了，却始终治不好，我躺在炕上，每天以泪洗面。

五十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住城里的妹妹让妹夫拉我去她家，说是有一种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我到城里去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妹夫来，把我从家里背出来，抱到车上。回来时，我就自己下车，走回家。家人见瘫痪了五年的我，在妹妹家只住了十天，就能自己走进家门，感到很吃惊！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了，是法轮功师父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简单的讲了事情的经过。

全家人都从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这件事当时成了村里一个不小的奇闻！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来，我再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

去妹妹那里看师父讲法录像，是在一个同修家，同修住二楼，我担心去不了，妹妹说能去，我就跟着说：“行，我

一同修负责发放。因我们地区大都是农村山区，面积比较大，有些路线错综复杂，有些地方路途遥远，有些地方房屋稀疏，我们花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基本发完一遍，大约发了十多万份资料。

在这一年多发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每次带着八百甚至上千份资料，因是大册子，有蛮重的份量，一辆女式摩托车连人带资料，来回几百公里（大多地方比较远，去一次不容易，所以每次多带一些），克服了许多困难，放下了许多人心执着。除非天气实在不适合出去，一般我们都是选择隔一个或两个晚上出去一次。我出去时还得等孩子做完了作业，让其睡觉才能动身出发（因小孩贪玩，不自觉，我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带好孩子，这样也让丈夫放心，无话可说）。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四、五点才能回来，回来还得赶着送孩子去上学，觉的有些辛苦，但是一想到当晚经过的路线，有些几乎是不可能第二次找到的地方，想着众生接到真相好不容易，自己常感责任与使命在身，为众生能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欣慰，不再觉的苦与累。

很快的我也觉的我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个项目了。师父让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具备了超常的能力，同修骑车载着我，尽可能的靠近房子，我在后面发，目标地是房屋正门口或门口走廊上，我发正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资料会从大门底下钻进去，有些正好立在门槛上；有时同修开车没控制好速度，有些快，由于车速的惯性，我掌握不好，发出的资料眼看着达不到目的地，然而资料会从南返回北，正好落到目标地。其实，师父时刻在弟子身边，我们用心在做，师父就在帮我们。

发资料的过程也经历过很多危险的事情。有次同修忘记把摩托车刹车修好，在下一个七字形急陡坡时才想起，大声说：糟了，后胎没刹。摩托车急速往下飞奔，我只能傻眼看着，心好象悬在空中，然而师父保护我们，一瞬间，摩托车被一个小树干挂住了，没有飞下崖去，否则好几米高的崖，我与同修是无法把摩托车拉上来的。我的一只脚被压在摩托车下，人倒悬在山边上，而同修飞出去了，落在悬崖下的田里，我们都有惊无险。

因山区偏僻，进出车辆招人注意，我们几次被人追踪、围堵，少的一人、二人的围攻，多的二十多人，而且要翻看东西，我们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开智开慧，善待众生而解难。

由于同修的信任，我负责了当地协调工作。二零一五年的诉江大潮，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诉说大法遭到诬陷、大法弟子遭受残酷迫害的机会，在本地我第一个带头诉江并收到回执。我和当地同修切磋、交流，鼓励大家都行动起来，每一块由片区同修负责收集每个同修的诉江的事实、依据，对个人及家庭带来的损失等材料，由一懂技术的同修负责排版，规范成文，然后再返回当事人，由本人自己邮寄。本地诉江率达到 99%，而且没有因诉江出现一例遭绑架的事情发生。

师父正法二十年，各个救人项目都在告诉世人真相，正法现在已进入尾声，已经到了每个众生表态和摆放位置的时候了，我也把面对面讲真相作为主要项目。我们县城不大，很多老年同修都是上午学法，下午在城里讲真相，而我们年轻，有摩托车，就选择去乡下农村讲真相，效果也不错。

二零一九年五月一天，我和同修到与我地临近交界的外地一乡村大道讲真相，讲完真相后还发了一份资料，被过路

《真相》再看情况，或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时间讲真相，有的还给劝退了。

有一段时间师父鼓励我，梦中有人说我拔草拔的最干净。几年下来，周围大大小小的小区我已发了十几个了。我身边的同修受我的启发，有的也像我拿个小本记着，尽量给每个世人送去福音。而不是象前几年那样，这个小区发几个单元，那几个小区发几个单元，这样有的单元容易发重了，有的单元还没有。

正法时间快结束了，我们能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更要多向内找，修好自己。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慈悲的师尊！

谢谢各位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时间去打工挣钱，不是懒，也不是干不了，而是觉的正法时间太紧张，不舍得把时间用在挣钱上，钱够花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去和常人攀比。

二零一四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能自己做真相期刊了，这样自己用起来方便多了。我决定每星期抽出几天向农村讲真相外，再利用几天向楼道里的众生发资料。

迫害二十年了，楼道里的人几年才能看到一次真相资料，有的经常关闭着防盗门，里面的人们甚至都收不到真相资料。而邪党的宣传、报纸却天天在毒害着世人。我决定给每个有缘的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给每个楼道里都送去真相资料。我拿个小本记着，哪个楼道里发了，记上。没发的下次路过再看看，说不定防盗门恰巧开了，顺便就进去了，有的小区单元门路过十几次门才能开，还有的大的小区发了快两年了，都快发完了，有的单元门还一直关着。

有一次，我又一次路过那，啊，门开了，赶紧跑上去。给众生送去得救的希望，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法身就加持和帮助。有经常关闭的小区单元门有时过去恰巧里面有人出来，我顺势上去，有的主人进去，我欢快的说，嗨！麻烦给留一下门，等他们进去了我再往里走。有的以为我走亲戚，有的问我去几楼，我说到顶楼，再理智应对。

回望过去，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和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的历练，使我达到了今天发资料能坦然面对。在楼上遇到人，也能理智对待了，有时刚往门上放，里边恰巧推门出来人，我就顺势说送他们本书看看，有的知道是法轮功资料。有的问什么书，我就说书名上的字，或是《金种子》，或是

的村长看见，把我们告了。我们被两辆警车围堵、绑架到当地乡派出所，警察搜出了摩托车里的资料，搜查了我的身份证，网上查明了我的一些信息。我们不配合，他们强行把我的头发夹取了，鞋带解了，说可能会要判刑的。

之后有两个人找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该地国保大队长，我想我们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之间的关系。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态特别的祥和，一直保持良好的语气、语速，礼貌的向他讲述着真相。他怕被带动，几次打断我讲真相，我不被带动，继续争当主角，他被我的态度打动，认真倾听着。

我说：我们并不是象电视宣传的那样，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于法轮功也不是人多势众而来学的。自己的信仰，肯定必须得对自己负责，必需搞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从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到大法祛病健身身心受益，讲到佛教中预言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会怎样，讲到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冤案，法轮功也不例外，我们中国人很善良，任中共政府讲白讲黑，事情总要过后才明白历史。我请求他放我回去，告诉他：保护修炼人功德无量，我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伤害和损失，没有罪。他坦诚的笑了：唉，你不愧是读了书的，讲的有道理。他发现有些失言，改口说：我是说你讲话有水平。我说：我只是讲了一些真实的事实道理而已。

他们走了。我与同修是分隔开的。我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静下来时，头脑里会时不时冒出一些杂念和负面思维，会判我什么的。我告诉自己，那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维，得了法的一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立刻铲除，排斥，就这样负面想法只要往出冒，我就及时排斥归正，不顺着它想，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

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 [5]

后来，国保大队长带了两个人进来见我，我友好的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610”的吧？他们不直接回答：也差不多吧。然后开始讲破坏法律实施什么的。我说：您还不知道呀，全是冤枉呀，破坏了哪条法律不能实施啊？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打倒、冤死在监狱，法轮功也是如此呀。国保大队长大笑，为我捧台。我也讲了一些真相，他们听了，表示默认，走了。其余时间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干扰、迫害。

晚上，警察把我们拉到看守所。一量血压，血压爆表了，反复测都是这样。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师父帮助我演化了这个假相。看守所登记人员说，必须要到大医院开证明书，于是我又被拉到医院测量，血压还是爆表，医院开出了证明书。我当时感觉自己应该会放回而放松了发正念，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又说，还得有心脏病的证明书。他们就又拉我到医院检查了心脏，神奇的是，心脏也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相。医院开出了证明。在再次返回看守所的路中，我想我不能再有一丝的放松，就坚持不间断的发正念，解体这场迫害。到了看守所，登记人员说，要等领导来做决定。

一警察对我说，这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悟到，这是要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我就微闭双目，静心发出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瞬间，我看见师父身穿红橙色袈裟，站在看守所半空，打了大莲花手印的两个动作。我明白师父帮我解难了。两分钟后，登记人员说：回去吧。在回来的路

我就向世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做好人！”

警察当晚把我绑架到邪党党校洗脑班。“六一零”的人轮番上阵，利用亲情、家庭、孩子威逼利诱我“转化”。在我快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邪恶的迫害中再把这些大法弟子抓进去可就不象当初那么容易所谓的可笑的转化了。” [5]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有一天我生日，我对师父发了一个愿：师父，弟子死也不“转化”。一个意念打到我脑子里：不让你死。我恍然悟到一个理，“哦，师父没让我死，大法弟子不需要以死才能表明对大法的坚定”，我心里踏实了。他们再强行“转化”我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一天，一个女的把我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说：某某你就说个不练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何苦在这受这份罪。我说：“大姐，现在这个社会世风日下，吃喝嫖赌，人们没有了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干。我丈夫常年工作在外，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早跟别人吃喝玩乐去了。”我还给她说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例子。她听了沉默了，也不说“转化”我的话了，就让我回去了。

到了第六天，由于家人和同修的营救，我被放回了家。回家才知道洗脑班勒索了我家人六千元钱和两包香烟。

四、大面积向市区各个小区发真相材料救人

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 [6]

越不感到那么压抑了。我也能骑着电动车自己上街讲真相了。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象云游一样，往往在家拿资料拿得多时有压力，发着发着就不够了，最后连单张、护身符都发没了。看到世人争要资料明白真相时，对大法的支持，和对大法救度的感恩，那时我们感到是最幸福的。有时骑过去了，看到路边的人们，不忍心落下他们，就再返回去，把真相送给他们。

有时看到那捡垃圾的，穿着邋遢的，神智不清的。我想到师父说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拣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这干什么。”[2]我就想不能嫌弃他们，不能挑人，也得给他们机会，就再骑过去告诉他们真相。

有时向小区里讲，有时向农村讲。经过这么多年同修发资料，明白真相看过资料的世人是很容易三退的。往往几句话就三退了，最后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也有难救的，或不三退的，这样的就先送给她本真相期刊让她了解一下，不急三退。师父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地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地的！（热烈鼓掌）你觉的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3]

三、正念解体洗脑班的迫害

有一次，我讲真相遭人恶告，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想起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4]警察让我坐铁椅子，我不坐，坐地上发正念；审问我让我签字，我不签；把我绑架到医院查体，

上，警察告诉我：这次你本来是要判刑的，我们没有上报，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我的内心感受很深。师父讲：“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6]“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7]

回到家后，我痛定思痛，这次迫害的原因是我对母亲的情太重。母亲一九九九年得法，二零一七年出现病业状态，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的脑血栓症状，我帮她正念闯关，她总是看重假相，给她读明慧发表的相关病业闯关文章，她听了就听了，不对照自己，得过且过，主意识不强。我表现出又急又躁，恨铁不成钢，完全陷入了情中，被她的状态带动，没有把她当作同修来对待，脱离了法对自己的要求，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母亲的状态、她的表现都是有我要修炼和提高的因素存在，以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境界帮助母亲，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回顾跟随师父正法修炼二十年的历程，感慨很多。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更精進，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见善〉

[5]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断指接活的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我是一九九八年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只读了几年小学课程，不太会写文章，但是我也想借这次法会的机会把自己在修炼中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保护下出现的奇迹写出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证实师父的伟大与大法的威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婶婆家的弟妹找我帮她打玉米去，因为几家的男人都在外面打工，只有我们姐妹三人干活。因没有找到合适工具，我就用手掐玉米往机子上扔，干着干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摔了一跤，起来继续干，可是怎么也拿不起玉米来，我仔细看：“哎呀！我的左大拇指怎么没了？”原来我在摔跤时，手碰到传送带上了，大拇指被打掉了，中指和无名指也被打掉一截。

她们听我一喊，就把机子停住了，跑过来一看，大拇指真的没了，把她俩吓坏了。弟妹说：“赶紧找车上医院！”当时我也没有害怕，也没感觉到疼，只是想：没有拇指打坐炼功发正念也结不了印了，这样不但炼不好功，也不符合法的要求。我心里很焦急，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因流血过多，心里开始难受，汗水就象大雨淋过一样，棉衣都湿了，心里难受到了极限，眼看就不行了，我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快救我。”不一会身上的汗没了，心里也不难受了。这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感激的泪，我激动的喊着：“谢谢

当然也有遇到不要的，辱骂我们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们摆正与人的关系，只当他们是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为他们遗憾可惜。

有时我会和 M 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这位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坦荡、无畏真令我钦佩。M 同修见到世人，大方愉快的大姐、大叔的向他们打招呼、问好：“给你本好书看看，了解大法真相，了解正法形势，赶快三退保平安。”那种坦荡、为世人得救的真诚的心，忘记了迫害，只为世人得救而高兴。

Z 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无畏和无私也非常令我敬佩。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白天开车向农村发资料。我们几个同修东西南北分开发，遇到有缘人就当面给他们讲，讲完了三退了最后再送他们本真相期刊。最后发的差不多了，同修们陆续回到车上，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村民拿着手机给我们的车牌号拍照，司机同修有些慌，说赶快给没上车的同修打电话，快走！Z 同修说：别走，给他讲真相。说着就下了车，径直走到那人面前说：“大哥，你刚才给我们车照相了吗？我们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给这一方众生送福来了，是做大好事来了。法轮功教人向善，江泽民迫害，天理不容，谁明白真相谁得救，谁不明白真相谁淘汰。我可知道你家就在这地方住。”那人慌忙说：没照，没照。说着还打开手机给同修看看。同修说：我可认的你，我们没事都好，如果有什么事我可是能找着你。那人又一次强调他没照。同修回到车上把情况向我们一说，大家才如释重负。

白天讲的多了，遇到的情况也多了，再遇到人也能坦然面对了，晚上再发资料也不那么紧张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空间场越来越

有时把他抱到二楼，抱不动了，就让他二楼等着。我呼呼跑到顶层，再呼呼跑下来，抱起孩子就走。遇到人还以为我们是走亲戚的，也不显眼。

有时安逸了，救人发资料懈怠了，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看见人类大淘汰时的情景，有时是大火山爆发，满天的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砸向四处逃的人们，人们惊慌失措，抱着头哭喊着四处乱跑，那时死人太容易了，人死得满大街都是。有时是大海啸，有时是泥石流。非常的可怕，我在梦中着急的向人们大喊，快念：“法轮大法好！快退党保平安！”

二、整体配合救度农村世人

师父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 [1]

二零一二年，我和 Z 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救人。有时冬天下午人们都出来晒太阳，夏天有打牌的，东边一簇，西边一堆。我们骑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给他们本好书看，一边发给他们，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世人盼得救，大多数都要。有时冬天还有大法真相台历，一说发新年台历，人们就抢开了。我说：别抢，一人一份，记着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俩配合，我在前面发，同修在后面讲，基本真相讲的差不多了，就劝三退。一人退了大多数都跟着退。我们坦然了，世人也就不害怕了。

讲真相中碰到很多感人的故事，世人明白了真相有给我们苹果的，有给我们地瓜的，还有留我们吃饭的，还有要给我们钱的。看到这些可贵的生命，我才感到，师父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救人、救人。为什么正法结束时间一拖再拖。

师父！谢谢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我要赶快接上我的手指头。”

这样弟妹陪我到医院，做完各种检查之后，弟妹问医生说：“我二姐这手指能不能接上？”医生说：“接是能接，就是一万个人中也不一定有一个能接活的。”我心里着急，就请求医生：“您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拇指给我接上，它对我很重要，不能少。”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要闯这个关，过这个难。

医生问我有多大岁数了，我说四十七岁了。医生说如果五十岁就说什么也不给接了。医生又问我手指呢？我“哎呀”一声，说：“还在家呢！”他急忙说：“都啥时候了，你还不把手指给拿来我们怎么接？”听说能接，我就赶紧给家人打电话找手指头。最后家人在传送带底下找到了，又凑够了押金。当断指被送到医院时，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了。

医生赶紧安排手术，做完手术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做完手术别人都走了，只有弟妹在医院陪我。医生对弟妹说：“你今晚可别睡觉，盯着这只手指头，只要一发黑就叫我们去，因为一发黑，就是没接活，还得弄下去。”第二天医生查房时问我弟妹：怎么样？弟妹说：“这一宿动了四次。”医生说：“你没事动它干什么？”弟妹说：“是手指自己动的。”医生惊了一下，看了看手指，没说什么就走了。这时我丈夫从外地回来了，他接替弟妹陪我，弟妹就回家了。

到第四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护士长过来摸了一下我的手指，因为我的脸是朝向床内躺着，当手指有感觉时猛一回头，护士长说：“吓我一跳，以为你睡着了。”又过两天，护士长又去摸我的手指，我正似睡非睡时，猛一睁眼，护士长说：

“哎呀，又吓我一跳，手指有感觉吗？”我“嗯”了一声。她一边向外走，一边自语：“不可能！不可能！”

这时我丈夫从外边进来，问护士长什么不可能呀？她说：“手术这么短的时间内手指就有感觉了，真想不到能接活，不可思议！”我丈夫说：“我们家人就可能，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护士长说：“我当护士几十年了，从来都没有经过这事，岁数这么大，指头又脱离身体这么长时间，又这么快接活了，这真是奇迹呀！”

她又说：“前几年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用绳子刹车，勒掉了手指，因为他及时到医院就治，接指较快，同时，医生还在他肚子拉开了个小口子，将手指头放到肚子里养着，那还两个多月才接活。你们这大婶手指这么快就接活了，真是太神奇了。”我丈夫也说：“那当然是神奇了！”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要出院了，医生对我说：“你太坚强了，都伤成那样了，可一点都看不出你有多痛苦，好象与你没关系一样。”我告诉医生，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中有神迹。他面带疑问的愣了一下，接着又说：“虽说是接活了，但最快还得等到一年半以后才能有知觉，才能真正恢复功能。”

医生又说：“大拇指伤了可以参加评残，三个月后你来医院我给你开个证明，办个残疾证吧，到时候国家给钱，你经济上也能宽裕一些。”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等到三个来月的时候我想，我这手指头都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那个残疾证呢？我要了那不就是承认自己是残疾人了吗？我不能要那个证，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要，否则，我得失去多少德呀！

这是白天这样想的，到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师父给我安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手指头，那个好看哇！我对师父说：

明慧法会 | 时间宝贵 用心救人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梅香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今年四十一岁，借此十六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这个殊胜而庄严的日子，特将自己最近几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在发真相材料中修去怕心

我于一九九九年春天走入修炼。迫害发生后，我就溶到了救人的行列中，刚开始讲真相多数是以发资料的形式，那时邪恶因素多，怕心也比较重。发资料过程中，虽然一直发着正念，心里一直是紧绷着，夜里遇到人，也不敢面对，总是躲起来，等人走了，再出来发。有的村晚上都有值班站岗的，有时被人发现了，我就赶紧跑，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在后面追。但是无论怎么难，人还得救，资料还得发。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多次梦里点化我、鼓励我。

有一次半夜里，我把一个村庄发遍了资料。梦中师父让我看到发过资料的村庄，天就要透亮了，象黎明前的黑暗那样，就要见到阳光了。我更加有了信心。

那时孩子小，我就抱着孩子发，有时往门上放资料，他看见的多了，伸着小手，也拿着资料要往门上放。有时跑楼道，我就把他放在单元门下面，嘱咐他：别乱跑，在这里等着，妈妈上去一会就下来。他听话的站在楼下等着我下来。

回学校上课去了；女儿回家了。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国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在所谓“三长会”上，国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这个人不够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回到家。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后来市国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说这个人好象是检察院的，以前没见过他，以后也没见过，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他纳闷：那是谁呢？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

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迁居外地。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听我讲清真相后得救了，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出此文，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们大法子弟 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地” [1]。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传递〉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师父这手指头太好了，我喜欢要！第二天，我摸热水杯时感觉烫了一下，我知道手指有知觉了，功能恢复了，是师父救活了我的拇指，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1]。

三个月后，我带着真相资料与真相光盘来到医院找到医生，对他说：“你看我这手指好了，有知觉了，我不要残疾证了。”他问我怎么好的这么快，我如实的说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所以好的这么快。我把资料、光盘拿出来：“谢谢你对我的付出，我把我一生的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认真看完，看完后再给别人看，这样会对你有好处。”他说：“行，我一定做到。”

还有一件事，在我五十一、二岁那两年，例假量特别多，而且还有严重的腹痛，疼起来吃不下饭，也干不了活。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着，不会有问题的，都是假相。但是家人不放心。儿媳强拉硬拽非得要带我到医院检查，我想反正也没事，去就去吧，查完了没事她就放心了。

结果检查出来两个子宫瘤，一个6.2厘米，一个是2.7厘米。这下家人非得要我做手术，我不去，我说没事，那是假相。可他们不相信，看说不动我，就把我娘家人找来劝说。因为娘家人都支持我修炼，我就给他们讲修炼中的神奇故事，他们明白后，谁也不劝说了。最后我儿子说：您说炼功能好，那您说多长时间好，我们心里有个底。我说：一个月保证能好。

我知道这是在考验我对信师信法的心呢，我坚信师父，坚信法，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否定假相，真修者没有病，只有业力，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通过静心认真学法、炼功和实修，提高了心性。我终于闯过这一关，一个多月以后，例假量也少了，肚子也不疼了，也能

吃饭干活了。看到我的变化，家人谁也不再提做手术的事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师父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

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出现了很多很多，就不多写了。总之，从我修炼一开始到现在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弟子只有精進、精進、再精進來报答师恩！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在协调配合中懂得了修炼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得法二十余载，自己由不会修到体悟修炼的美妙，法的博大、师父的洪恩，都在实修中展现出来。下面说说我的修炼体会，有不妥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懵懂

我于一九九七年得法，但那时对什么是大法，什么是修炼，认识上几乎为零。那时大家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我都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学法时也不知学的是什么。我天目什么也看不见，明显感觉隔着厚厚的一层东西。但懵懂中就知道跟着学就没错。或许因为缘份之故，师父的点化很多，就觉的那时师父一直牵着我。

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泪了。而我这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不到四十岁就脑梗卧床了。

再后来，我教学，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不当老师了，当了教委主任。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我们两地分居，关老师知道了，问了我丈夫的驻地，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并主管教育。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并盖了他的图章，让我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这个城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师有八个孩子，他一个都不管，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他都没给办。当年我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

Q 受触动了，沉思一下说：“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帮你。”后来听说 Q 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 Q 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

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警察如临大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长握手，然后我走到国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一帮人马审了四天，最后念记录，大家包括我都乐了，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把我送进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关在女监室，丈夫被关在男监室，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错，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然后心就平静下来，心里轻松了。

半个月后，Q 来接我出去了。我所在的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结果他们的车到，我正好坐车离开。儿子也没事，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 Q 是师父在部队时的同事。Q 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结果：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他非但没爬上去，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

我求师父：师父，Q 如果和师父有缘，请您让 Q 做点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我问 Q：“我的事在哪解决？”他说：“当然在家里解决。”Q 拿出车票说：“票都买好了，要赶车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他一个劲的说：“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北京的那些人都说你好。”

返家途中，我问 Q：“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他说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一旦相逢时，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他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说，我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时我十五岁。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弯腰，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

关老师是个好老师，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路成河沟子了。我们过不去，关老师把他的自行车放倒垫路，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我十八岁毕业了，参加工作组，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

一九九九年七月，大法遭到诬陷，我毅然决然的去北京，直至后来被关入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以致遭判刑迫害，我一直坚持修炼不放弃。回首看来，这里面有多少是自己的本性使然，有多少是师父对弟子的珍惜，那份缘牵、加持，甚至我体会到的能量，那是我自己还不曾修到的境界，我心里清楚的知道我还没有领悟大法的内涵。以至于，听同修说到一得法就知道这是修佛修道的法，我都羡慕不已，就知道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巨大。

醒悟

二零一二年，我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绑架事件，几十位同修被非法抓捕，邪恶也扬言要抓我。接下来我们这里的三位协调同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时间，乌云压顶，同修们都感受到了一种邪恶的恐怖气氛。当事情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现同修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看不到《明慧周刊》了。

可以说是那份责任感吧，我就张罗着交流和资料点的运作问题，盼望使同修们能有个正常的修炼环境。随之，我不会修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和同修间的矛盾不断，我觉的同修不配合整体，抱怨很多，心里觉的很苦、很累。

后来师父让我逐渐看到：我所坚持的好办法，从现实情况出发是达不到的，从而不得不放弃，几次过后，我明白了一点儿什么叫“自我”。我这才开始加强学法、找自己的问题。

后来我自己总结到：学法修心是相辅相成的，光学法，不修心，得不到提高；光修心，不学法，没有方向指导。直到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第一讲时，发现书上写着：“以上是炼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 [1]

我突然发现,我还总结什么呢?这不是师父都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我也才醒悟:抱着大法书这么多年,我根本就不是在法上修啊!

转折

二零一六年,我们周边有同修被绑架。在营救同修方面,大家都把自己撇开,觉的自己没经验、有怕心、不懂法律等为由不想参与。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长期依赖一位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可是当这次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也是同修)找到该同修时,此同修在没有和我沟通和商量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家属推到了我这里。

这位家属找到我说了事情原委,我吃惊不小,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从没认为自己是这块料!当我帮助家属整理了一份材料后,我就叫他去法院。家属不走,对我说:“你能和我一起去吗?”就在这刹那间,我看着他,几秒钟,我想到了他的需要,就答应了。而当时我根本没有做过应对这种局面的任何心理准备。

而恰恰这个开始,使我的修炼有了根本性的转折。

参与营救的同修基本定下了三个人:家属、我和另一位有愿望的同修,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这位家属和另一位同修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我也仅仅在营救其他同修过程中配合做过一点儿事。也就是说,我们三人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那么我们面对的,如和被迫害同修所在的那片同修们交流、张罗请律师及解决费用问题、形成必须的一些文字材料、联系和接待律师、陪同律师去相关单位等等相关事宜,都得我主动挑头去做。

在我所住的病房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三、四天,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最后他问我:“老师,你认识我吗?”他说了名,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在公安医院戒毒,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他说:“老师,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我的心里五味俱全,说:“老师没事,谢谢!”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

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警卫队所有人,从队长到烧锅炉的都是我的学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来人看望,送东西,打开水等,都开绿灯。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头子来了,背着手,一脸恶相,嘴里恶言恶语。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我一看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赶紧过来,一看是我,说:“老师是你呀!”我说:“想把老师送哪去?”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后,没写任何所谓“保证”,我回家了。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

第五次被绑架,我绝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我流离失所两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进我家对门的房子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听说还悬赏五万元抓我,并抓了我女儿(同修)和不修炼的丈夫,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

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我就转卖给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后也小了。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她刚工作，买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我忘了，她记住了。善能唤醒善。

三、要帮忙的学生们

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个警察说：“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一直对我很客气。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怀孕三个多月了，还被恶警灌凉水。我就找他说这事，他赶紧找人沟通，过了一会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从北京回来，被关进看守所。市国保大队长问我三个问题，一、炼不炼法轮功了；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三、法轮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远炼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说：判你三年，我给你减一年。我说：这不可能！

回监室，牢头说：你绝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后，就给负责的狱警、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过后他告诉我他看《转法轮》了。牢头也帮助我，有的还成为朋友，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

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狱医、所长、狱警一大帮冲进室内，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

很巧，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后勤主任、CT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其实我啥事也没有。

整个营救过程，和配合同修的磨合、身体的劳累以及时间上的紧迫，都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我很用心。其中的突破和感悟很多：

我们在不知有任何先例、完全参照明慧网给出的模板，主动到法院、看守所争取办理了家属辩护人的手续、参加了庭辩。在律师介入此案时，而法院早已经确定了两天后即开庭；在律师与刑事庭的法官、书记员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法院外面仅有两位同修在发正念，而我们参与的同修坚定正念不动，法院最终主动推迟了开庭时间，连这位律师都感慨的大声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当律师误解了我们，在我们慈悲相待下，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当我人心泛起，不想再往前走，而为了同修我不得不强制排斥老是想着自己的思想，往前迈步的瞬间，立陡的路即刻变平川。在我身心达到极限的时候，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话，不好的状态瞬间消失……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那种感觉非常真切、强烈和明显，就象被能量包容着一样。

被迫害的同修最终仍遭枉判，虽然其刑期在该法院当时是最短的，但过程中，对于我们每位参与其中的同修都在修炼上有了理悟和提高。当这个案子走过了上诉、申诉，直至申诉到省高法等部门的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有“长大了”的感受。

师父说：“所以就你们自己走过来，因为法传给你们了，大家也都在修，什么都能够能够在修炼中解决，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真的用心去修，什么都能解决。”[3]而这件事对我来讲，最大的体会就是“用心”。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法的威力、法的珍贵，以及作为修炼人行为思想符合法是关键。也就是从那时起，注重学法时把法学到心里，养成了向内找和遇事在法中找答案的习惯，锻炼了我的独立性。

师父安排的这个锻造过程，成了转折点，使我的修炼进入了新的状态。由此我认识到，每位大法弟子都行，就看你是否有这个愿望、敢不敢走，因为那是法的力量！

最好的安排

我们这里原本修大法的人很多，这么多年，有邪恶迫害后不修的，有离世的，有搬家离开当地的等等，现在修炼的人数已经不是那么多了。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浏览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想框框，而我却完全不自知，就是：协调人有序的分工、配合，会把整体协调的更好。表面看，这个想法没问题，但如果形成一个模式，就违背了师父讲的：“我教给了大家一条更广阔的、最好的修炼方式，大道无形！”[4]

每位大法弟子在下世前或许有不同的誓约，修炼过程中或许会有不同的选择，每个地区或许有不同的安排，没有一样的路，强行按照自己的思想走，就背离了法。

与我接触的几位同修，我就老是想在这方面用心思，直到我发现同修离我越来越远，我才惊醒。

之后，我有意修掉执著同修的心，对同修表现出的个性、处事方式等等，只要起了人心，我就在自己这里下功夫。在我参与项目急需帮助、而同修因为有不同的理解而表现出无视的时候；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同修突然不再参与而弃我不顾的时候；在同修不商量，对整体项目自行处理的时候……我由举足无措、愤愤不平、抱怨，到默默配合，以整体为大，

说：“我告诉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给啥，校长早就这样交待了。”

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八点多，那天挺冷的，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先到单位，公安处二十个警察都等候着呢，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交待审问的警察：“不准审，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后来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从审讯室下楼一看，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书记都来了，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那时规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她说算我出差。

后来，听市国保大队长说：“你还没到家，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每次都打电话，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别的单位一听员工进京就开除，我就奇怪了，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

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

二零零五年，我去单位要工资，单位又换了校长，是位男校长。他把我流离失所三十九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厂书记、组织部长、学校校长、书记开会研究，决定给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还非差那一点啊？”书记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呢。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

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我当时一穿小了，

兵的都一动不动的站那了。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事要出去，站岗的士兵说：“阿姨，你要说你是哪的，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

二、几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

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按例每学期开学时要召开全校大会。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校长提前找我说：“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大会结束时，他只说了一句“某老师因炼法轮功被抓了”，没作任何评论。

我第三次被绑架时，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门撬开，把《转法轮》拿走了。之后，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A地要人，和警察说：我们老师很好，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警察不答应。校长说，哪天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还给了我一百元钱买生活用品。

我从A地转到本地看守所，又被关押了半个月，回来上班后，他把《转法轮》还给我，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打一壶开水，然后书记说：爱干啥干啥去吧。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

暑假之后，该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荣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三百元。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我是乘地铁回来的，没坐出租车，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你不要给他们。主任

过程中我发现，看似同修的问题，都对应的找到了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一次次的心性冲击中，我注意修掉依赖心、要求别人的心、面子心、把事情表面看重的心、自我、自大，以及隐藏很深的人的观念和思想框框。当我的心境逐渐趋于谦卑、平淡、祥和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同修的长处，一切又在往好的方向转变。

师父说：“修炼哪，就是成就生命。”[5]在法中提高了之后，我悟到，直面存在的问题，去掉层层的思想观念，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那是成就生命的“捷径”。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用笔证实法

早些年，同修找我写劝善信，我非常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学时语文就不好，而且我也不喜欢搞文字工作，感觉直接面对面救人更好。但差强人意的，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乎都被我推掉了，平时只写点简单的材料。而我也有个借口：我也没看到师父给我“神笔”呀！

直到我参与营救，因为少有人参与，只能强迫自己写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给被迫害同修写控告、申诉材料。因为要给相应部门送去，需要在法律知识以及文字表达上到位一些。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律师的辩护词，没有一点思路，而且非常闹心，完全写不下去，两天都是如此。后来有位同修找来一位有法律方面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他没有要求我写成什么样的文章，只是启发我做事的基点。后来我又开始写，还是闹心。我甚至都坐不住。这时我突然警觉，我为什么闹心？我究竟想干什么？想想同修和我交流的内容，开始找自己，这一找，发现，我想快点完成这个差事、想解脱，没想利用这个契机救人。找到这些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下来。逐

渐有了思路，借助律师的辩护意见，从法律角度讲清修炼法轮大法的合法性、相关人员违法违宪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学员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并表达了家属的期盼，启悟相关人员的良知与正义感，用词平和、不带情绪。形成了一万多字的讲真相的材料，而这只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都说“文章天成”，我体悟到了，写文章也是修炼啊！大法弟子心性符合了法的标准，大法就是智慧的源泉！

之后，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是法摆在前面，修心、摆正基点后，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每当我看到一些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和同修的好故事等，我就着急，怎么那些有文笔的同修不把这些写出来呢？觉的不写出来真可惜。看看实在没人写了，我就动笔，动真心，往往明慧网还发表了。后来索性我就不等、不靠，“不客气”的主动去写了。不管哪一领域，只要需要，我就写，往往心态摆的正、用心，发现没有阻碍，往往一写就会“水到渠成”，那真是法的威力啊！而对明慧网上的文章中的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只要发现，我都主动反馈，我想这是大法弟子的份内事。

责任

有一次我去同修家，她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外孙女又表现出以前的态度：不愿意让人来家里，因为她要和姥姥玩。说话过程中，她也捣乱。这时我看着她，说：我们一起发正念除大魔，就象孙悟空一样，好不好？她不理我，我就一直盯着她看，我说你不能给姥姥捣乱（之前同修发正念她总是不让发），你不也是为法来的吗？来，我们一起发正念。于是我给她演示发正念的手势。她看看我，一会儿就从沙发上下下来，坐下，立起了掌，小手立的非常直。我问她，我们一起

在日后因为营救一同修，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说：“谢谢！”他立刻明白了，说：“我没看见。”

关在看守所里时，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她从小窗户发现了我，喊：“某老师，是你呀！”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

第四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间。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从一日起，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我和警察面对面，但没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责任的呢，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就租大客车来、走着来，十月六日，达到高峰。

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气。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维柯车上拽，我不上，他们把我拽倒，一顿乱棒子，把我头打的有一个半头大，肩、臀部都大面积瘀血变黑，奇怪，就是不觉的疼。

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推上车不知往什么地方送。我们打开车窗，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车上的武警不让，还要打人。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孩子，你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炼，中央不让炼，我们是和平上访，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这点你要清楚。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你不能对我们动手。”听我们一说，那些当

轮功，也不管江(恶首)说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是要坚持炼。”警察笑了，说：“你不写保证了，你写心得体会吧。”我把为什么炼法轮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他看了说：“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

两个月后，我第三次被绑架。那次是A县警察干的。当时我正在和兼职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像，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过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万言书，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讲了万言书里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是把我送进了当地看守所。路上办案警察说，以前听说大法好，不知怎么好，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

关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我就问一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声说：“别问我！”

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那天你女儿哭的很惨，说，叫你们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们年龄差不多，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我问：“留了吗？”他说：“留了。”

当时北京正开“两会”，我们征集了签名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计划将签名送“两会”。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

和师父回家，你愿意吗？她清晰的说出：愿意。在一旁的姥姥同修看的目瞪口呆，因为家人怕孩子出去随便说话，一直不敢和她讲这方面的事。而且神奇的是，我以后再去看她家，小孩完全象变了一个人，非常可爱，非常友好，也不再给姥姥捣乱了，有时姥姥懈怠，她就坐下来摆发正念的手势，她在以她的方式提醒姥姥。这个小孩的变化给我和同修很大的启发。

其实，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我是把她明白的那面和人这面分开了，我是在对她明白那面在说，她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的态度不正是生命等待大法福音的表现吗？

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6]

我悟到，大法弟子在成就为觉者的过程中，尽快修去人心、观念，让我们渐显神的状态，是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救度众生的急需！

结语

一天，从高楼上往下看，微风中，树尖上的枝叶缓缓的摇摆，看起来它还没有下面的枝叶更壮实，由此我想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不在于它的位置，而在于所有的枝叶共同成就了这棵树。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我们做什么项目、在项目中承担什么角色，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纯净自己，证实法、圆容法，共同展现师父的洪恩和大法的威德！

再次感恩师父！

感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警言〉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修炼二十二年，跟随师父正法二十年，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变化真的是脱胎换骨，当我在工作、家庭环境中，甚至是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我都能够很自然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的善待他人。每当这时，我都会从心底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人造就成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

黑窝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记得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环境非常恶劣，睡觉是摆“刀鱼”似的，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人

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来。我被带到公安局。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就感到无边悲凉，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

我前后遭六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离失所四年，从没说过一个不炼的“不”字。在艰难岁月中，作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不断的唤醒着众生的善念，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们十八人遭绑架。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两位同修因拒签，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我拿过纸写上：“我不写保证书。”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进门他就开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流着泪对他说：“你去我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吗？”我接着说：“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我花尽所有的钱，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结果炼法轮功炼好了。”

此时他一声没吭，最后如实的记录下我说的。但我还是被他送进看守所，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

到看守所第二天，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让我写所谓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就说：“我不管是谁不让炼法

明慧法会 | 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大慧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九七年，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在听第一讲时，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上面却有个象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太在意。听完九讲，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邻居炼法轮功，她说我看到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说我根基好，让我好好学。这样，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学法点和炼功点，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除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特别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

晨炼时，早上起床费劲，神奇的是每到四点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气管就温和的“当、当、当”响起来，再不起，卧室的门就发出“咣！咣！咣”的响声，象有人踹门，我就吓的一下坐起来，再打电话给提录音机的辅导员。那以后，即使在流离失所时，早晨每天都有木鱼声响起，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起来炼功呢，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啊！

学法两个月时我出了一次车祸，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四针，锁骨骨折。不到一个月全好了，没影响工作。

患严重类风湿、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已濒临死亡的女儿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恢复了部份行动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包

很胖，她睡着就会压在我身上，我怕她睡不好我就不动。用水很紧张，大法弟子就自觉的很少用水，其他刑事犯人之间经常有争吵，而大法弟子都是谦让别人的。厕所堵了，就默默的把脏物掏出来。那种自然的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鲜明。

曾经不骂人不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真相信给别的牢房，狱警用搞牵连的办法惩罚一屋的人，不让她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我们还不爱出去放风呢，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她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我戴脚镣我都愿意。”结果由于狱警没达到引起怨恨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惩罚。

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的、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放风时路过女牢房时流下了眼泪，说：“姐，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不会犯罪，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

后来，我被转入黑监狱，监狱搞“转化”，两个人“包夹”一个大法弟子。我把她们当姐妹相处，给她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她们写家信，开解她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夹”为了得高分早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不计较。有一次，一个包夹把我的经文在哪告诉狱警了，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抽床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

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营救。（当时我不知道同修都在绝食帮我。）

狱方对我酷刑目地就想让我“转化”，搜到经文是借口。逼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跟狱警讲：“我不会写给你们任何一个保证，如果你们不把我放下来，我会一直绝食到底。”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我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正念帮助下把心一放到底，放下生死。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

回到监室，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夹的你们的同修，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绝食，饿的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常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

我找到告密我的那个人，拉过她的手，她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而面带微笑的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同修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会活的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做恶，所以以后一定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她很后悔的表示明白了。我告诉她，大法师父告诉弟子：“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1]我说：“你虽然这样对我，我却不会把你当敌人，你说这大法好不好？”她很感激我不恨她，从此不打小报告了。后来她不“包夹”大法弟子了。

很好的评价。时隔几日，市政府对我单位及相关领导会上通知：对某厂炼法轮功的某某教师给予调转，且尽快办理好交接手续。我校的教师们听此通知，激动的掌声震耳。

这期间，我厂领导及本市同学及办理接转工作人员都为我向上级反映问题，一致认同炼法轮功的我是好教师。厂领导在那一周内，白天奔向各级政府，晚间回办公室给各级政府写报告，反映炼法轮功的我是好人、是优秀教师，强烈要求给予调转。我的一位女友事后告诉我说：“法轮功真神！我请一天假做准备，为你调转的事，找那些领导，刚走进市教委办公室，需我找的领导象开会般陆续来了，原本一天时间都难以说到的事，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都说到了。”

我自一九九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修炼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修炼故事太多太多，想与同修交流的事很多。修炼的路虽然坎坷，但是有师父看护，正念足，没有过不去的关难，我坚信自己一定能跟师父走到底。

一次同修问我，什么执著心去的最难，我说：怨恨心。我时常对给我制造魔难的人怨恨。师父告诉弟子：“修炼人没有敌人”[3]。修炼大法的我，要放下自我，应善待那些给我制造魔难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我一定听师父话，要修掉怨恨心。

请伟大的师父放心，弟子我时时是您的弟子，永远是您的弟子，做好师父交给弟子的三件事，精進，再精進。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正法与修炼〉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六一零”，他先说了我反映的情况，接下说：“这麻烦是你们搞的，问题你们解决。”对方说：“某某老师的厂领导真好，已来反映了情况，我们正在向上级写报告反映。”这公安科长坚定的说：“你们以后再要我们抓法轮功，我们是不干的。”

我骑自行车又去找“六一零”，他们见到我很紧张，给我倒水、让座，说话客气了许多，发自内心认可我是位合格的深受学生及学生家长喜爱的老师，且将我厂领导及他们给上级的报告拿给我看。我说：“不仅我个人是个好人，凡是炼法轮功的都是社会上真正的好人！”他们从内心是承认的。

接下来我到市政府、市教委找相关领导反映。分管教育的市长我难以找到她，我就写真相信寄给她。见到市教委主任，他态度很好，认真听了我的反映，最后回答说：“一定会给你正确解决。”

这期间我做了个清晰的梦：一个污浊的水沟，我整个身体悬在水沟中，为了不让自己掉入污浊的水沟，我身体后背紧靠沟一侧土坝，双脚蹬在沟的另一侧土坝，见一位同事站在一旁很慈悲的看着我。我伸右手让她拉我起来，可她毫无力气，拉不动我；突然见到另一旁站着一位男士，约三十七岁样子，穿着西服，很严肃且很慈悲的看着我，我将左手伸向他，望他拉我起来，他没有拉我的手，瞬间站在我身边，将我肩上衣服用手向上提了一下，于是我有救了，自己用力挣起来了，脱离了污浊的水沟。醒来后悟到：是师父帮弟子了，这难我很快能闯过去了。

接下来我更有正念再次去市教委，主任见面就说：“没有问题，你的调转是没问题的。”且对我的工作及品德给了

家庭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我们家姊妹六个，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我这些年遭受邪党迫害，经济条件差一点。但是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从出狱后找到的一份工作，工资不低，休息时间多。我租了房子，与一同修配合讲真相的项目。

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状，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的哪都是，还不让换洗。搞的全家人很烦恼。父亲听不懂话，家人就急了，越急父亲越听不懂，越不配合，全家人干没辙。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的跟他讲话，他有时就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的把母亲气的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把父亲接到我家，同修不嫌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的对待我父亲，父亲还很听同修的，我上班时就由她照顾父亲，给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

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同修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我还没退休，其她几个姐姐家也脱离不开，照顾不了，哥哥虽然很孝顺，因为工作脱离不开也没办法照顾，所以哥哥决定把父亲送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资料，同时担负着几个地方的技术支持，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敬老院不管，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

我和同修，还雇了一位同修一起承担起了这件事，每遇到麻烦事时都是默默的解决，不给哥哥姐姐增加烦恼。我们

三个大法弟子配合着做资料、修机器，做台历期间是最忙的，我们处理好家庭关系，又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大法不闻不问，好象与他们不相关，后来都接受大法，每次买来水果都知道先敬献师父，雇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不认同常人。

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同修）也过了一大生死关。母亲被送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她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救。母亲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抖，大小便失禁。俩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她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做几样菜。

同修提醒我：有你要修的了。我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放下，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我心里说：“师父，请放心，我必须过去这一关，做到说我好不动心，说我不好也不动心。”

我把最反感的姐姐当成修炼提高的机会，珍惜她在我家的每天，转变观念，她不是来照顾父母的，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我得感激她。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她，理应多做几样她爱吃的。她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让她累着，尽量不让她干活，晚上也不让她和母亲住一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这么一

着睡着了。一声长鸣将我从熟睡中惊醒，车到了目的地。我睁开双眼见车内坐满了旅客。这次故乡行来回二十个小时，虽然身体累了点，脚上磨出了血泡，十个脚趾盖全磨青了，可我心里是久久愉悦。

否定迫害 成功“调转”

二零零二年底，邪党政府下达文件：国有企业子弟学校与企业脱离，子弟学校及教职工划转为社会公办学校，简称“调转”。我市政府落实、出台文件，其中有一条：“受过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此规定实质是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工作。这完全是旧势力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师父说：“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象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著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2]

师父的话坚定了我的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参与迫害。校领导幸灾乐祸扬言：市政府文件能改吗？

我冲破校领导的重重阻力，骑自行车去找各级领导。先找绑架我的公安局某科长，我说：“二零零零年底，你们绑架我将我关押进看守所拘留，今天国企学校划转公立，可市政府文件规定被惩罚的教师不予调转。我工作没了，你们要给我解决。”他说：“市政府这条文件不是对你们法轮功的。”我说：“市政府的文件没有这么说嘛。”他想了想问我说：“我去将拘留里的卷宗调出来销毁掉。行不行？”我坚决回答：“不行！法轮功学员是以真、善、忍标准做人，销毁拘留我的卷宗不仅不真，也是销毁了你们迫害我的证据，法轮功迟早有一天会平反的。”于是他拿起电话打给

分钟时间过了这一关，内心是何等感激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啊！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又一次到了皖南故乡，考虑到不给家乡亲人添麻烦，我暂时躲在没有人住的破旧屋，在屋后排水沟里等待，周边都是杂草树木遮隐。我发正念、背法、背《洪吟》，等到夜深人静的时间。大约夜晚十一时，我开始将包里的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光碟、真相护身符等发到每家每户。很快就将真相资料顺利发完。我想到天亮他们开门时，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希望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听信邪党的谎言宣传，为自己的未来做严肃选择。

当晚我迅速徒步返回，大山里夜晚很难有车，我一个女人深夜走在山间，顺着盘山公路前行，没有丝毫的害怕。我深信师父就在我的身边，高山上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我也不害怕，坚信野兽不敢靠近大法弟子，有时迎面相遇当地公安巡逻车，我们互不冒犯，各行各路。大山的路高低起伏，我的双腿渐渐酸痛，为了赶时间，我坚持着，心里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 [1]。我一边赶路，一边不停的发正念。走了约三十里，出了大山间，到达另一个集镇，我就地坐下休息等天亮。

这天刚发白，我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找客车，刚走几步就见一辆开往省城的大客车，驾驶员已经站在车门口等候。我爬上车付了乘车费，正准备坐下睡觉，突然车内来了位男青年，他边吃着香喷喷的油条，边看着我笑眯眯的说：“你看，你多么伟大，这辆大客车为你一人而开。”当时我很疲惫，没有悟到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来鼓励我，出于礼貌我回答：“谢谢！车到前面会有旅客的。”说着此人不见了，大客车只载着我一人向着省城疾驰，我抱起自己疼痛的双腿坐

扭转，不再觉的累。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

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的走了。

父亲走后，八十六岁的母亲渐渐的康复，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母亲是职业病矽肺）却呼吸正常，重症室大夫都觉的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最没说话资格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家庭磨难中展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的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其实家人是在感激大法，敬佩大法，敬佩大法造就的生命。

在家庭的磨难中，我感受到了师尊的一步步的安排，通过实修自己，都走过来了。我跳出了对父母、对家人的情，用更高尚的慈悲善待他们，希望他们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有美好的未来。

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

我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师尊延续用来救度众生的，那是我来世的使命。我需要时间，慈悲伟大的恩师又为我安排了一切，原来照顾父母的那个姐姐又来我家了，她会继续照顾母亲，我又可以全力以赴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了。

我单位一得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她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她只字不跟我提大法，她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现在就能理解的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我就早得法了。多说能累死呀！”

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我的有缘众生也在抱怨。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抓紧一切时间多说，多跑跑，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辱使命，不负众生的重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生活在东北，在银行工作，一九九六年，走入大法修炼。“七·二零”后同修教我初次登上明慧网，当打开主页，映入眼帘的是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我激动无比——找到家了！

从此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也向明慧网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和同修们正念正行反迫害、证实大法的交流文章，也从明慧网下载同修制作真相资料需要的各种信息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精彩的交流文章。

回首二十年，我的正法修炼之路与每天浏览明慧网和制作真相资料密不可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风雨磨砺二十年，一路走过来，这朵花开的越来越鲜艳夺目。

我按照同修们的要求，针对不同的人群制作不同的资料，种类齐全；小册子的封皮、封面使用双面铜版纸、无边距照片打印的非常精美，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和世人的赞誉。

头挺胸，见拎录音机挂横幅的两位男同修平静如水，如泰山岿然不动，警察的照相机如探照灯从我们每位大法弟子脸上扫过。此时我突然想到不能被抓去，儿子天不亮就得骑自行车去十几里路外学校读高中，每天很晚到家，不能影响孩子读书，我要回家！

此念一出，我大步流星的向邪恶包围圈外走去，我脚上穿的是高跟旧毛皮鞋，这双旧毛皮鞋平时走路是咚咚响，可当我向警察走去，它却毫无声音，觉的双脚不是走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好象走在软软的地毯上，在我走到警察的包围圈时，两个警察侧身主动让道。当我走出了包围圈，走到安全处时，毛皮鞋又发出咚咚响声。天快亮时我安全回到家。我那几十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后来有的被关到洗脑班，有的被非法劳教。

“这辆大客车为你而开”

二零零八年暑期，我带上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真相光碟去了几百里外的故乡，大别山区，我也希望故乡的亲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当我将《九评共产党》送给老乡们，一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乡们吓得不敢要，长期被邪党谣言蛊惑宣传，暴力统治使亲友们吓的不敢让我在老家呆，于是我用“无影无踪”的方式将真相发到每家每户。

转眼是二零零九年暑期，我再次备上一包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光碟等，还去故乡发真相资料。乘坐约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达长途客运站，买好车票，正准备上开往皖南方向的长途客车，突然被安检员拦下，要我放下肩上的包，将包放入安检机检查。我立即意念回应：“这包怎能让你们检查！”正念一出，安检员突然面带微笑，猛力将我一推，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连人带包被顺利推过了安检处。仅一

我天生具堂堂正正做人的骨气，于是我在单位工作被排挤打击，整日我的心太累太伤。

就在我每天挣扎活着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那天，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一口气看完了，在这一天我忘记了买菜做饭，让儿子吃剩的，自己没吃饭也没感到饿。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我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根源，再也不想在人世间的苦海里沉沦，返本归真，在大法中修炼，跟师父回家，心情天天快乐舒畅，因为我有师父了。不怕“官爷”们对我欺辱了，不怕势利人对我这没有父爱的儿子的歧视欺负了，快乐的心情，简单的饭菜也吃的很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以大魔头江泽民为首对我们以“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者残酷打击，铺天盖地的对宇宙大法和伟大的师父造谣污蔑。在巨难中我更加坚信师父，做好人没错，“真、善、忍”没有错。下面仅说我紧随师父救度众生的几个片段。

一双毛皮鞋助我走出邪恶的包围圈

二零零零年元旦零点，新世纪开始。在邪党污蔑大法和师父、迫害大法弟子的艰难时刻，同修们一致认为，此时我们不能倒下，应该走出来证实法。我们有六十多位大法弟子于省市繁华区集体炼功。此时正是各大商场物品降价，潮水般的购物市民很远就能听到响彻云霄的炼功音乐。走近就看到十几米长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次我炼功状态特好，法轮旋的我似乎要飘起来。

当我们炼完一小时动功，我睁开眼才发现警察们已将我们层层包围，一个头目声嘶力竭对我们吼：“你们谁是头？”一个女同修铿锵答道：“没有头，没有尾！”警察吼叫：“站好，站好，照相。”见站在我侧面的一位男同修抬

一、小花初开 风雨磨砺

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同修教会我学上明慧网之后，丈夫从单位拿回来一台针式打印机。几天后，明慧网就首次刊发了《4.25 中南海事件真相》，我急忙打印出来，召集当地同修交流，同修们都一致同意大面积散发。紧接着，明慧网又发表真相资料传单，我第一时间打印出来，交给同修，同修们就分别拿着去复印社复印，然后就自发的上大街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从此，在当地开启了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历程。

第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刚到家，我才知道被派出所的司机举报，因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传单，我被非法关押三十三天。期间，当地两个刑警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遭受双层塑料袋套头闭气刑讯逼供，追查真相资料来源。那时，我是一个稍受一点委屈就流泪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侮辱、恐吓、威胁我无所畏惧，但是眼泪还是象断线珠子似的往下流。

他们看我不说，一个警察按住我的双手，一个警察就给我脑袋上套上一层塑料袋，满脸是泪，塑料袋粘在脸上，呼吸非常困难，看我还不能说，就又给我套上一层塑料袋，这时一点呼吸的缝隙都没有，就在要窒息、命悬一线的时刻，我想：师父啊！弟子不怕死，但现在不能死，弟子还有使命，做真相资料救人啊！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1]我一用力，双手立刻从压着我的双手的恶警手下挣脱出来，迅速揭开套在头上的塑料袋，两个刑警都没有按住，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

一个刑警气急败坏的用双拳疯狂的猛捶我的后脑勺。神奇的是，当时没有一点疼痛感，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

的。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有文件吗？”他们说：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干的，江××就是文件！

紧接着，他们又让我坐到潮湿的水泥地上，拿着生锈的铁丝钩着我的下颚，侮辱、威胁。最后一个刑警折腾累了，躺床上休息去了，过后他说：“我今天这样对你，你得恨死我了，恨死我了。”我说：“大法师父教我修真善忍，我不恨你。”他说：“那你哭什么？”我说：我看你挺可怜的。临走，一个刑警还说，“明天继续，给你灌辣椒水，看你说不说。”此后他们未再提审我。临放我的头一天，政保科的科长说：“我们本来不想动你，可你总往我们枪口上撞，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五百年后，给你立个碑！”

我出来后得知，他跟其他同修说：“我真佩服她，这样整还这么坚持信仰，她挺有刚，了不起。”我对同修说：“哪是我有刚，我人的一面是扛不住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多少啊！”

几年后，一次在大街上讲真相时碰到这名已退休的原政保科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做了“三退”，临走时，嘱咐我多保重。

二、与同修配合做资料

二零零六年，我遭邪党非法通缉。在流离失所近两年中，和一老年同修合租了房子，又成立了资料点。那时学员还没有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由于我做的真相资料质量好，同修都愿意要我做的资料。资料需要量大，喷墨打印机一台不够用，又加了一台，还增加了一台大型号的二手黑白激光打印机，两台笔记本电脑，紧接着需要做光盘，就又增加了刻录机。每天还要打字，上传“三退”名单，并追踪“三退”名单，直到发表为止。从早忙到晚上，每天才能学一讲

明慧法会 | 三次神奇经历

文 / 安徽大法弟子 馨兰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慈悲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皖南山区极穷苦人家，环境脏乱，穿着破旧，一年大半时间里赤着双脚，没鞋穿。晚间幼小的我刚入睡就觉的自己在在一个黑洞里往下掉，惊醒时见老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才安心入睡。中共邪党的人祸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我饿的皮包骨头却神奇般活下来。一个注定要得法生命，神自有安排，家庭的贫苦既是为我吃苦消业，也是奠定我今后修炼所要的善良忍耐的品格。

很小我就渴望上学读书，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那年才正式读中学。为了能缴纳学费，能买点饭菜票，我上山采药草，下河捡石子卖，艰苦中磨练出我能吃苦耐劳。我读完了初中及高中，以优异成绩留校为代课教师，月资二十八元，大大接济了父母及我四位哥嫂各家生活。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十一月中旬首届开考，我以四十多个夜晚攻学努力获首届金榜题名。

我的婚姻不顺，在无可奈何中，我带着幼小的儿子选择过单亲家庭生活，那时我才三十岁出头。脱去了婚姻的磨难，另种磨难随之而来：我工作单位是三线军工企业，学校隶属于国企教育部门。我单位国企子弟学校校长及更小的官都是由关系或钱换得，这些“官爷”不懂教学，整天是吃喝捞钱。我没有请“官爷”们吃喝，又无钱给“官爷”们受礼，更是

她也很受启发。要是在以前，我会嫌对方多事儿，人的想法就会冒出来。

这个事虽小，但对我的触动很大，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不能向外找，从而错失师父给安排的提高机会。现在我找到问题之后，发自内心的谢师父，谢同修。

有一位同修，表面上做事出尔反尔，不象个修炼人的表现，在和她配合时，我没有被带动，想到让我看到也有我要修的，师父是让我找到我的问题，我把她人的一面和她的本质分开，我的心态变了，她也有了好的表现。因为在同修中，该同修的行为让其他同修产生了负面想法，觉的她这个人怎样怎样，她现在也有了变化，同修们都为她高兴。这就是修炼，是大法改变了她。

后记

我始终认为自己修的不好，也就从未动笔向明慧网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历年的法会投稿。这次我发自内心的想向师父表达由衷的感恩！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师父的重塑之恩！同时我也想将这次盛会作为我更加精进的起点！

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法，第二天早上炼完功、发完正念，就又开始做资料，循环往复。

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不理解，让我多学法，少做资料。我和同修交流，当前邪恶迫害，同修们顶着压力用真相资料救人，若他们来了空手回去，我于心不忍。很快，又来了一位老年同修配合我，我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做资料。

由于大的二手激光打印机硒鼓漏粉，打十几张就脏了，为了保证质量，我耐心的、不厌其烦的打打擦擦。一次，在东北寒冬腊月的冬天，两位老同修要早点睡觉，说一会土炕就凉了。我还继续做资料，眼睛紧盯着打印的质量，漏粉就擦，到十二点，我将两位老同修轻轻的叫醒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又做了一会，直到做完，又用耳机听了一会师父讲法，然后才躺下睡觉。

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个大课堂里，师父穿着西服，在课堂前面站着，提问三个问题。师父把我叫起来，让我回答，当时我把三个问题都回答上了。师父让我和其他两位同修准备考研究生，并说：在座的这些人里面已经有研究生了，让我们三人和他们切磋。紧接着，看见大街上挂着大豆腐，一条一条的用塑料真空塑封着，一大串十几条，高高的悬挂在大街旁边，我一看还透明透亮的，就醒了。

早上发完正念，我把梦境和两位老同修一说，我说，三个准备考研究生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师父鼓励我们应该提高心性了，继续做好应该做的。但“大豆腐”透明透亮的，我没悟到是啥意思。当同修装订真相小册子时，高兴的说，“我知道透明的大豆腐是咋回事啦，就是真相资料。你昨晚的真相资料没白做，晶莹体透的！”打那以后，那台大的激光打印机再也不漏粉了，在证实大法中做出杰出贡献——每天轻松

做一千本真相小册子，加上用彩喷打印机做出的书皮，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做《九评共产党》，一天能做一百本。

一次，老同修的女儿来了，老同修就把我的情况向其女儿说了。因当时我被非法通缉，一屋子打印设备和正在打印的真相资料，况且其女儿的丈夫是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六一零头子的亲侄子。我对老同修不修口很是埋怨。又过了不长时间，老同修的女婿也来了，当时我正在打真相币。他女婿好奇的说：“你们真厉害，原来真相币是这么整出来的。”我没抬头，没给他个正脸，只是应了一声。

他走后，我的怕心就出来了。因为我被迫害到那种程度，就是他的亲叔叔主张并直接参与迫害的！老同修看到我的压力挂在了脸上，就说：“你要害怕，就换一个地方吧。”我说，我考虑两天再说。

这两天，我一边做资料一边向内找，同时大量学法。师父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2]师父说：

“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3]

通过学法，我放下了怨老同修不修口的怨恨心、怕被举报的疑心、怕心、把众生往不好处想的坏念头，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师父说：“炼功得重德，我们在炼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1]当老同修第三次问我想好没有，如果怕举报，就搬走吧。我正念十足的回答：哪也不去，就在这儿了。

事”，把大法之外的其它事都视为“干扰”，这样就把很多修炼的机会推了出去。这都不符合师父的法，根本上就是法没学好，没把家庭环境当作修炼环境。

渐渐的，我由强忍到他拿话羞辱我、冤枉我时，我能守住了一点心性。他有时有意“歪人”，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时我也能主动的去关心他。有时师父利用他的嘴鼓励我：“你今天挺好。”他也看到了我的变化。

有一次，他想买车，鉴于他爱喝酒，我就建议他戒酒，他就不高兴了，孩子也不同意他买车，怕他酒后驾车出事。后来，我想到法中要求大法弟子要为他人着想，就想那就成全他的愿望，支持他买车。当我坦诚的和他沟通时，他很理解的说：“我年龄大了，加上爱喝酒，不想买车了。”

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也知道自己在家庭关中还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我有信心会越做越好。

同修之间在法上修

原来对同修要求自己做的事，尤其态度上很挑剔，我总有种排斥心理，没反过来看自己的问题。当我注意在法中归正自己时，变的心情愉悦，我知道这是升华的表现。

一次，我们要把给民众写的真相信往住户门口贴，同修看到后提出来，封面上的小标签怎么贴、里面的信怎么折、封口如何处理。对这三个小问题，当时我想同修也是为了更好的达到救人的效果，就没有任何想法的接受了。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2]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和该同修说起，

我能走过这个生死劫，人们都觉的太不可思议了，那时不修炼的家人、亲友几乎都认为我死定了。但是，在法中，我获得了重生。我深深的知道，我这条命是师父给的，师父一路精心的安排、保护和承受，我心里明明白白。

在家庭魔难中实修

我知道自己是因坚定的信师信法才走过了这个生死大关的，也认识到了此劫的根源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修自己，积攒的人心和观念造成的。深刻的教训让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和实修的重要性。

我丈夫未修炼，心眼小、疑心重、好磨叽、能喝酒，喝起酒来，那话就没完没了，感到他和谁相处蛮困难，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高，导致我更看不上他、挑他的毛病。由于我俩谁都看不上谁，他离开家过，我也曾离家另租房住过。长期的积怨达到了几乎要离婚的地步，只是为了孩子勉强维持着。在出车祸之前，那时我对他的怨恨心、妒嫉心、争强好胜的心都极其强烈。

师父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嘛，面对不修炼的家人这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可能非一日之寒，开始没处理好积怨太深，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好象根本处理不了。这些问题会给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造成困难。是凡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错在大法弟子，是开始没做好才使其变成这样。其实很多事情你能够协调好、安排好的话，不会耽误做大法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忽略了这一点。” [1]

我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场车祸虽然摔醒了我，但长期积攒的东西，要修掉它们真是很艰难，一会儿做好了，一会儿又反复。我自己的思想误区就是认为自己做的是“正

我稳下心来，时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对照法同化法。每天两台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从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正常运转，资料供不应求。一年以后，我们换了地方。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家电话被监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防止再次被跟踪，我不使用电话，不和家人联系，每天早晨七点到晚六点，在资料点做完资料，再返回住处。每天两台电脑、三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同时运转，资料还是供不应求。资料点不住人，我不去，就锁大门。和我配合的同修是邻居。

几天后，当地先后有六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涉及两个资料点的同修和给我们送耗材的司机同修。此时既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又要收集迫害信息，上传明慧网，编辑制作揭露迫害的不干胶。面对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我配合的同修又和我说，在院子里晾 A4 纸时（因平房，夏天纸潮）被邻居看见，跟我说一个男子秃头，光着膀子扒扒嚓嚓的往院子里瞅，同修问我：你害不害怕，要是害怕就别做了。我说：咱俩静下心来找找有啥心，找到了，就放下，咱俩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师父的大法真、善、忍法理在制约着一切，只要我俩没有证实自己的心，就一个心只为了救人，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

说是说啊，可心里还是有点不稳，不做又不行。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我说，我进去做，你把大门在外面锁上，到晚上五点，给我开大门。就这样，我照做不误，真相资料一千本，光盘三百份。做着、做着，由心态不稳，到思想投入到用心做资料上，不知不觉怕的物

质就没了。再一次见证了师父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1]

以后的日子里，早上七点，我去做资料，同修就在外面把大门锁上，晚上五点多来开门，我一天几乎连水都不喝，直到做完资料为止。

在被非法通缉近两年的时间，我大部份时间是在资料点里度过。至今回想起来，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充实，每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做着救人的事情，时时对照大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和同修比学比修，感觉心性升华的非常快。

三、花香飘溢沁人心

二零零八年末，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正念恢复了自己的工作，随后在家开了一朵小花。

二零一七年，又买了两台彩喷打印机，在家休假，做真相台历。正赶上所谓“敲门行动”。派出所警察来敲门，我丈夫喝点酒非要去给开门，我只好把自己和打印机反锁在屋里。警察被我丈夫几分钟就给呛走了，随后就到了我的单位。

正好第二天我休假结束，开始上班，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派出所警察九点来找你，你不还有假吗？别上班了。我说没事。这时主管行长和主管主任也劝我说，你有好几年的休假，先休假，别上班了。我经过思考，我得上班。这样，我可以平稳的在家做好真相台历。

因我快退休了，主管行长给我开先例，我每天把本职工作做完，就可以回家。这样经常是我干完工作刚走，警察就来，经常扑空。主管主任感到压力太大，有一天，他把我稳住，交给了警察。一个警察给我照相，我面对警察，当着单

你，不敢上你身边去，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气。仔细看，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我知道你还活着。”

到上午十点半左右，我想去趟厕所，同修问：你能去吗？我点头。我自己晃晃荡荡的进了厕所就出不来了。同修扶着我出来的时候，我吐了一袋子黑血。估计内脏摔坏了，但我感觉不到疼。这时我就敢睁开眼睛了。

当时 B 同修安排很多同修排班给我发正念。来了很多同修，床上、地上都坐满了，都是老年的同修，年轻的需要去营救被绑架的那个同修。整体的状态非常好。

第二天早晨，B 问我能不能炼功？我说能。因为没劲儿，只炼了第一套。B 始终没有用人情对待我，什么事我能做的尽量要我自己做，我也这样要求自己，自己做米糊，强迫自己吃，哪怕吃一口，尽量不要别人帮助。一开始，由同修读法我听，坐的时间长挺不住，就躺下；自己能读法时，就读。一周后，我就能读法半个小时了。

半个月后，状态基本稳定，我回到自己家。在家经历了一个恢复过程。

当时右腮肿的非常厉害，很硬，从嘴里不断流出脓血，带着臭味，非常难受。后来一同修帮我发正念说：让脏物从外部排出，不要从嘴里排。真是神奇，腮部就开始破皮，脓血就从外边流出来了。

我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状态明显的越来越好。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容貌尚需恢复外，其它部位都基本正常了。十个月左右，我的容貌恢复如初。而且因我的舌头在车祸中裂开，导致我开始一段时间说话大舌头，吐词不清，舌头也没知觉，慢慢都正常了。

这个情景被另一组也在附近发资料的同修看到，据同修说，我当时摔的非常严重，地上一摊血，面目皆非，她们拦了几辆出租车司机都不拉，说这个人没救了，医院到不了就得完。后来还是花高价雇了一辆车，司机才同意把我抬上车。

途中我醒来，思维飘渺，第一反应是：“哦，人死是这样的啊！”这时我听到车里的收音机播放出一句话：“你们是经过风雨的，你们是有基础的……”我觉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心中升起了正念：一定要坚持住，我不会有事的。

看到同修 A 抱着我，不停的用什么东西擦我口中流出的血，然后，我又什么都知道了。再次醒来时脑中出现个念头：去 B 家。B 是我熟悉的一位同修。我就对身边的同修说了，就在此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 B 正推个车子在路边走，我用手推了 A 一下，手指着 B，就又昏了过去。

几小时后当我再度醒来时，发现我已被抬上楼，是 B 家。我一眼就看到了同修家墙上挂着的师父法像，心里想：回家了，回到师父身边了，我没事了。又看到 A 同修家的孩子在我身边发正念。他们看我醒来，问我咋样，我说：“没事。”

说到这里，补充一下我当时的状况：脑袋肿胀，比正常时的我的脑袋要大很多，满脸是血和沙土，右眼上眉处的肉往外翻着，鼻子和上嘴唇之间被豁开，肉也翻着，下嘴唇和牙床之间的筋断开，舌头从中间裂开，两颗下门牙也不见了，眼睛不能睁，一睁开，整个房顶和墙都在不停的转。可以说整个面部几乎分不清五官，而且还不断吐血。

和我很熟的一个同修回忆说：“当时我一看到你，吓坏了，那哪是你啊，面目一点都没有人脸样了，浑身都是血，躺那里一动不动。我去的比较早，当时就我自己，我眼盯着

位同事的面，给他们讲真相，并把“敲门行动”违法的法律条文讲给他们。警察要到我家看看和采取唾液被我拒绝。

我回到家后，有位同修来找我，说是要把她负责做的真相资料交给我做，她不做了，专心上大街讲真相。我和她交流，我说建立一个资料点不容易，你是成手了，又会简单的维修打印机，本来资料点就少，你不做可惜了，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可以解决的。我就把我遇到“敲门行动”中警察骚扰的情况和她说了，她还是执意交给我。

此时我本来压力就很大，同修又来给我加码，我当时就感到心里一阵阵的苦，有点怨同修太自私，不考虑我的感受，觉的自己修的真辛苦。一想到苦，我马上警醒了，这不是证实自己吗？我苦什么，只有师父救度我们才辛苦啊！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教训，马上归正自己向内找，既然同修找到我，就有我修的因素在。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从做好人做起，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一味的要求心性的提高，却看不到自己的功。” [1]我立刻明白过来。

因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第一手资料，再难、再苦、压力再大，我都要自己克服，绝不能退缩，我马上同意接过来。而且这几年，当地真相资料由于司机同修被非法判刑，资料发的就少，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绝大多数不发真相资料，面对近一百万人口的大县，几百个大法弟子救人的任务艰巨啊！

真相台历做完后，我把明慧期刊二十多种全部下载后，全部阅读完毕，开始做真相资料。第一个星期把同修交给的一百份资料完成，又做了一百份十几种明慧期刊，拿到学法小组，这些同修有几年不发资料了，有的同修家一份资料都

不敢搁。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并说，面对一百万众生，我们几百个同修面对面讲有困难，若先把真相资料发一遍，容易多了，最好是能做到边讲边发，事半功倍。

当同修看到真相资料时就说，好几年不发了，现在资料做的真好！我说是明慧网上同修们编辑的好，一百份都拿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给学法小组拿二百份，也没剩，最多时三、四百份。上大街讲真相的同修也逐渐的带真相资料面对面赠送，有时真相资料不够发，急盼得救的世人抢着要。同修反馈说：我们愿意要你做的资料，看着就舒服，人们抢着要，有的本来不想要，一看封皮，这么精美就要了。

还有一个学法小组，交流后，同修说，你先一星期拿五十份试试。我把十种明慧期刊凑成五十份给同修送去。第二个星期，又送五十，一个月后，同修说，你送一百吧！再过一个月，同修说要二百。就这样，数目不断增加。

周围的同修提高了，偏远的山区，师父也不让落下。师父安排我和山上的同修联系上，正好山上的同修也想要资料，一同修开车，我们带着同修做的两千份真相资料上山了。通过交流，山上和山下的同修把资料都留下了，并说，这些资料铺一遍基本够用了。

今年，正好我退休，我除了供应学法小组的资料外，剩余时间，我都是白天出去发资料，天气好就上附近的村屯发，下雨就上楼发，自己坚持了几个月。我有一个小包，正好能装五十本真相资料，只要出门就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讲真相、发资料。

紧接着，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做得好的同修和我配合，白天她骑摩托带着我到村屯边讲边发，一家不落。

借此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弟子叩拜师尊！这条路无论还有多远，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一如既往坚定的走下去，此生为正法而存在，无悔！

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生生为此生〉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巨难之后法中修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算起来，到今天，我得法已有八千个日日夜夜，其中的苦辣酸甜，感悟很多。下面把我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巨难之中 师尊护

二零一一年夏日的一天清晨，我和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大约六点半钟左右要发完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警车追赶，同修被绑架。而我脑袋一片空白，疾驶中，人和摩托车被重重的甩了出去，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经过几十人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把劳教所参与迫害的警察家庭住址都找到了。最后当我们把警察们的家庭住址公布在明慧网上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劳教所里的迫害行为都停止了。据那时在劳教所被关押后来回来的大法弟子介绍：那天一早上，警察们来上班都耷拉着脑袋，一个个蔫蔫的，没有了往日的猖狂，互相之间还谈论：怎么回事呢？家庭住址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一年后，中国政府宣布解体劳教制度，在这期间，那个劳教所再也没有发生警察折磨大法弟子的事。

结语

回首二十年，身边的常人变化很大，有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也有穷困潦倒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在名利中拼搏挣扎，为情困惑，苦苦追寻。同学曾有人笑我，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没有去哪旅游过，没有看过电影，没有去过高档酒店，在他们眼里我这一生算是白活了，没有享受过他们所认为的生活。也有同学敬佩我，二十年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理念，坚守着一件事情，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我自己，二十年，从懵懂无知狂妄自大到谦卑祥和理性成熟，从轰轰烈烈到寂寞中的守望，从浪迹红尘到“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2]，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二十年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只有感恩，感恩师尊在宇宙芸芸众生中选中我为弟子，赋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谢二十年来一起配合过的同修们，每一次证实法中的配合，都是一次心性的提高，神圣誓约的兑现，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无比珍贵！无比珍惜！

一次，我刚往一家大门上放完真相资料《绝处逢生》，封面是奥运名将黄晓敏穿着黄衣服，衣服上印有法轮功字样。我刚走出几米远，就听一位男士拿着资料对我喊：我拿它办出国，是不是就好使呀！我大声说：你认真看这本真相资料，看明白了，你会有福报的，干什么都会顺利！他说：多谢了！和我配合的同修也遇到来取门上真相资料的男子，并给他做了“三退”。这时，村里的人听到后，从屋里走出来，问邻居说，她俩干啥的？两位男村民同时告诉说，她俩是发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的！

还有一个村屯，一个信主的农妇，我递给她一本明慧期刊《金种子》，她说啥意思？我就简单的给她介绍真相内容，紧接着我劝她三退。她说，我信主，就把真相资料要还给我，可好象又不想给，我就双手试探着往回拿，她一看我要往回拿，就往怀里拽。我说这么好的资料你不舍得拒绝吧！她说，你再给我一本别的呗。我又给她一本《天赐洪福》，我说，一家就一本，内容不同，互相传看，你得两本是偏得。这回，她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少先队。

还有一个村屯，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说，小老弟，送你一本《金种子》，希望今年获得大丰收！他说，我不种地呀！我说，那你看看《罪恶与审判》，明真相得福报。随后，我说，你把《金种子》还给我。他说，我都看，我家人多。他看我手里拿着《传奇人生》，他说，这个怎么不给我呢？顺手就抢过去了。紧接着，我问他的名字，他同意退出了少先队，我嘱咐他给大家族的人传看，希望他们都得救，他说，必须的。

通过几次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体悟到师父把路都给铺好了，就等我们去跑跑腿、动动嘴了，众生急盼得救啊！

当地同修走不出来，师父着急啊！就派外地同修配合，这一下，人和车都来了，同修让我做资料，不管咋忙，我都保证资料质量，封面无边距照片打印，装订整齐。面向农村的真相资料十几种，并及时更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和外地同修配合的时间里，时间紧任务重，三十多天，做了一万多本真相资料，顺利的完成了我应该做的。

这些年，经我手做的光盘、《九评》、真相资料，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同修都说，我“活儿”干得好！世人也都说，精装的，太好了！总之，师父选择了我走这条路证实大法，我就要用心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对得起同修省吃俭用拿上来的救命钱，希望每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救人的作用。

最后引用师父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4]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关于小说《苍宇劫》〉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加拿大法会》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自己，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去掉了很多的执著，真正体悟到正法修炼三件事都做到，才能提高上来，讲真相这件事的本身对个人修炼提高竟然有这样大的作用。

五、解体劳教所

二零一二年，当地的劳教所还很邪恶，同修们常常去发正念。六月初的一天，我和一同修开着车也去了劳教所。同修突发奇想的跟我说：咱们把劳教所这些警察的家庭住址都找到，然后去他家附近发资料揭露他，看他还敢不敢迫害大法弟子。我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怎么找啊？在我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做的时候，各种资源，各种条件却全都具备了，参与的同修们都很热情，大家不用交流都很主动，然后就开始做了，我被同修们推着就开始协调做了起来。

一次碰到劳教所一个打大法弟子最邪恶的狱警，发现她跟熟人不停笑着打招呼，还兴高采烈的逗路边的狗。我当时很奇怪，这么一个恶毒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天真善良的一面？后来经过大家交流，悟到警察们都是普通的常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家庭中也象平常人一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父母亲，有的是儿女，过着正常人的日子。但是一到劳教所那个特殊的地方，穿上警察那身衣服，他们就象附体了一样，在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操控下，变的凶狠残暴，无所顾忌的恶毒的迫害大法弟子。要想救度他们，就必须解体劳教制度，解体劳教所，使他们脱离那个邪恶的环境，摆脱邪灵的控制，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从事正常的工作。悟到这一点后，同修们的慈悲心都出来了，觉的警察们真是太可怜了，无知的麻木的被旧势力利用干着坏事，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

一个打一个，很耽误时间。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同修，给我们的手机装上半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手把手的教会我们怎么使用后，就走了。后来有问题需要问那个同修，费了很大劲找到了那个同修，她竟然一点都没有印象给我们装过这个半自动软件，而且她也真不会使用这个软件。我真是无语了。师父啊，都是慈悲的师父苦心的安排。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学软件，上“天地行”论坛上找，起早贪黑的学，慢慢的我竟成了手机技术人员了。

有了软件就方便多了，事先把电话号装到手机里，讲真相的时候，不用拨号了，效率高多了，随着同修心性的提高，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开始的三五个人，到十几个，到几十个，这个半自动软件一直被同修使用，几年后才逐渐的更新为新的程序。

讲真相的过程，真的是时时考验着人的心性。有一次接电话的是当地某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我自以为是的和她谈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大事，好象别人没有我知道的多似的，然后我很炫耀的说，我和她学的是一样的专业。其实我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从事过那个专业，早就荒废了。结果对方开始训斥我，说我不懂装懂，是骗子等等，然后就毫不客气的挂了电话。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很长时间都在想这件事，找我自己都错在哪里，首先是显示心，真的是不知深浅，然后是争斗心，嫉妒心，自以为是的的心，不谦虚，等等，找到这些心后，真是觉的无地自容，给大法抹黑。后来再讲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很谦卑很尊重的说话。

面对常人讲真相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自己修炼境界真是差的太远了，常人心太多，慈悲心很少有体现，都是证实

明慧法会 | “有师父真好！”

文 / 黑龙江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修炼已经二十个年头了，明慧网网上大陆法会已经举办了十五届，由于各种原因我都未曾参与，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想借这个平台跟师父汇报一下我二十年来的修炼心得，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得法修炼 浪子回头

我家住在吉林的一个小山村。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母亲上我家来了。她来我家后天天看书、炼功。一天，我好奇的问母亲在看什么书，母亲说是《转法轮》，佛家修炼大法。我听是佛家大法，就问母亲：这法能改变我吗？母亲让我试试。

那时的我很苦恼，一身的恶习：吃、喝、赌、抽、打仗，还无故打骂妻子，简直就是个混混、无赖。每当我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提心吊胆，害怕我在外面惹事。我也知道我这些恶习不好，可就是改不了。

母亲让我炼炼法轮功试试，我就开始看书了。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我的身心不自觉的开始有了变化，慢慢的那些恶习离开了我。我每天都和母亲去村里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炼功，整天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

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七个加号的严重糖尿病患者，炼功一段时间后痊愈了，这件事让我们学法点的同修更加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媒体造谣诬蔑大法，诽谤师父，这些造假宣传给我们这些刚刚学法不久、修炼不稳的新学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学法点有四十来个同修都不修了，我也不怎么看书了，和妻子一同把大法书藏了起来，但是如果说让我抛弃大法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可是离开大法后那些恶习又渐渐的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整天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二零零六年我们举家搬迁到黑龙江省某市，在慈悲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找到了当地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从新修炼，把以前那些恶习彻底的修下去了。夫妻之间没有了争吵、打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善。

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一犯病就休克，还有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治疗多年也没见好转。女儿从小体质就弱，总有病。一次女儿又犯病了，妻子让我儿子抱着我女儿和她一起去找人给女儿看病，因妻子胳膊患有严重的疾病，只得儿子抱着他妹妹。途中碰到一个同修，给了我女儿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哭闹的女儿戴上护身符后不一会就睡着了，她们娘仨就回到家中，把熟睡的女儿放在床上。下午两点多女儿自己下地玩了，从那以后经常有病的女儿再没有过病。

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在女儿身上发生的神奇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三个月，折磨她多年的多种疾病奇迹般的全都好了。

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什么的？同修没理他，很机智的走开了。那个人就在路上站着瞅，同修追上我说，后面有人，咱们从前面出去吧，我说好。可是走到村头的时候发现，这条路竟然是死路，前面是人家，过不去，只能原路返回。当时大家都犹豫了，我没想什么，就说：“我在前面走，你们跟在我的后面，相距五十米，走吧。”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遇到那个人，我就先搭话，或者问问路，或者要一口水喝，或者直接进他家里，和他好好聊聊，都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哪有坏人？然后我就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旧势力不敢反对，一切干扰全部解体清除！可是我一直走出村子，也没看见一个人影，同修们也都跟着走了出来。上车回家了。

这样的事很多很多，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写出，最后也没有统计出去了多少次，去了多少村，基本雨水少的春天、秋天都会出去，冬天过年前也肯定会出去，端午节挨家发大葫芦，用废旧的光盘自制的，写上各种真相短语，漂亮极了。中国新年前后是一定要出去的，亲朋好友聚会，我们一定要把真相资料送到老百姓的家里。很多年以后，又去曾经发过资料的一些乡村面对面讲真相时，发现很好讲，简短几句话很容易就三退了，不知道是不是和当时去发过资料有关系。

四、打电话讲真相救人

女儿出生后，我的修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抱着她出去面对面讲过真相，但是发现太难了，走不多远，也走不多长时间，还抱不动。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求师父，根据我现有的条件力所能及的做讲真相的事。

在师父巧妙安排下，二零一四年的夏天，在女儿十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和四位同修开一辆车，开始了打电话对讲救人。那时我们还不会使用软件，都是手动拨号，拨

和年老的一组，防止走散，照顾好老年同修，农村路不好走，深更半夜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别摔了。有的老同修不服气，意思是，他没问题，他能行。但我想：你能行，我知道你肯定能行，但是表面人的理，我们要符合，不给旧势力留任何空子。这样多的时候二十多天一次，最多的一次，三辆车，二十二人参与。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神奇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有一次，我和一年轻的女同修一组，那次去的村子路极其的不平，处处高高低低的，还总有死胡同。我俩动作很快，一边发资料，一边挂条幅，很快就和另一组同修汇合十二点前就到家了。

过了几天，我们当地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去那个村子发资料了？我说是，她说，那个村是她的娘家，娘家刚来人串门跟她说：“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那天夜里，村里突然间来了两个仙女，穿白衣服，飘飘的，瞬间家家户户都有资料了，那条幅挂的那么高，连鱼竿都够不着，平常人能挂上去吗？”我听了，真开心，常人只要是对法轮功生出敬仰之心，他就有救。

可是那次，我个人却是很不舒服的，那天正好赶上经期，本来我不太想去，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几个小时走下来，经血不断的涌出，忙着发资料没时间管它，也不想换纸，怕把手弄脏了，对真相资料不敬，所以就一直挺着。回家后发现整条裤子两条腿内侧，从上到下三层全部被经血浸透。而我自己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从此以后，痛经的毛病彻底好了，再也没犯过。

还一次，临时起了欢喜心，进了一个事先不知道的村子，我在前面走，后面的同修被当地人拦住了，问是哪里的？干

二零零六冬天，一同修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高兴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几个同去发资料的同修看我是生面孔，就埋怨让我去的同修。当时我觉的愧对找我的同修，很尴尬，不自在，可找我的同修说跟我配合，就这样同修们就都不出声了。

我们带了许多资料上了车，在车上我往去的地区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烂鬼，在我定下来的时候看见有法轮在往前飞，直接罩在我们要去的地区，清除着邪恶。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非常感激师父。

下车后，同修们俩俩配合着发资料。我认真的把每一份资料放在每一户门口，发第一份资料时发现那资料放着万道光芒，我想这真相资料是多么珍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众生得到真有福啊！众生看完一定能得救。然后我就更加认真的发。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珍贵生命，每份真相资料都金光闪闪。

发着发着我走到一户铁门旁，刚想放真相资料，门里一条狗看着我，我要叫，我告诉它：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的。它就象听懂了一样，摇摇尾巴趴下了，友好的看着我。我脑中闪过一念：众生真的都等着被救度啊！同时感到师尊的慈悲与保护。

一次，我与一同修配合到另一村庄发放真相资料，走到村尾时看到百米外有一户人家，我要过去，那位同修不让，我说：“救度众生不能落下任何一家呀！”她说：“那你去吧，我发正念加持你。”我来到那户人家门前，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份大法资料，轻轻的放在门旁的桌坛上，随后转身回到同修身边。同修问：“那人没问你什么吗？”我说：“哪有人啊？就有一垛砖。”同修说：“那是人。”我回头看时，

看到刚才的砖垛没了，一个人打着手电往这边走来。我们往远处走着，心中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

三、心底无私脱险境

二零零九年七月的一天，我与三位男同修骑着摩托车带着六位同修，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带了许多真相小册子和神韵光盘来到一山镇。我们俩俩配合着发，发过几个村子后同修让我去存放资料的地方取资料。我取完资料往回返的时候看到警车在发过资料的村子里转，这时走过来一个同修对我说：“快带我走，警察来了。”同修坐上车我沿着路往前骑着，这时前方来了一辆警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后面的同修跳车往别处跑了，我平静的向警车方向骑去。可警察象没看见我一样，下车跑去追赶那位同修去了。

我停下来，站在警车前想：怎样把同修平安救走呢？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压根没想妻子是否安全，也没想我自己的安全问题，只是想同修千万不能被抓，我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同修呢？这时我突然听到敲打警车的玻璃窗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快，我在这，快拉我出去。”我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一位女同修在车里向我招手。我说你把车窗摇下来，跳出来。可是无论女同修怎么弄车窗也打不开。我就开始找石头，想用石头把玻璃打破。当我拿起一块石头去砸玻璃的时候，车窗奇迹般的落下了，同修跳了出来。我把同修带到安全的地方，让另一名骑摩托的同修送她回家。

我返回出事现场继续寻找别的同修，可同修们的手机全关机了，谁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在路上和村里来回遛，希望碰到同修。正走着迎面过来一辆警车急刹车停在我的身边，我平静的向车里看去，只有几个警察，没有同修，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继续向前走，心里呼喊：同修们，你们都在

佩服，以致后来有同修找他办理监狱方面的营救的事的时候，他就把同修领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说，他说我有办法。我苦笑，我哪有办法啊，都是师父做的啊！

三、做资料，发资料

这个事因为已经很久远了，似乎记忆中都淡了，但是写稿的过程中，突然梳理出了一个细节，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刚刚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因为年轻有文化，很快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负责我们这一地区百十号人的资料的供应，整整做了七年。那时真的很忙，一周五天上班，两到三天做资料，自己也常常出去发资料，半宿半夜的出去。

偶然听说郊区的同修少，真相资料很缺，有的地方几年都没有资料出现过。因为我在农村得法，迫害初期的二零零零年开始就在农村发资料，所以对农村不陌生，于是我开始去郊区的农村发资料，三、四个同修一合计，说走就走。晚上坐开往郊区的末车，沿线各村发资料。同修问我，回来怎么办？我笑着说：有师父。后来每次发完资料需要回家时，都会有车出现，把我们拉回家。

出去的次数多了，参与的同修也越来越多，同修都见怪不怪了，谁也不想回家的事，发完了就来车了。有时晚上走到十二点多真是有点累了，脚走出泡来是常有的事。每次走不动的时候我就想：走吧，坚持住，走够多少步，师父就给安排车了。后来就真有开车的同修主动找到我参与进来。这是我们主动改变了方式。

每次出去发之前，我都自己提前去一次要去的地方，选好路线，全程有几个村，大概每个村有多少户，需要多少真相资料，车的路线怎么走，同修在哪上车，在哪下车，很多很小的细节都尽量考虑到，提前安排好。每组两人，年轻的

人被关在你这里，我们只能找你，给你添麻烦。但这是你工作的一部份，你要嫌麻烦，不想管，你往上推，再说，法轮功的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份子，哪天平反了，你没准还有责任。”

后来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监狱换了四、五个监区，换到哪个监区，哪个监区往上报，不留她，连监狱长都奇怪的问过：这人什么来头？

同修被非法判刑十四年，按规定，刑期不超过三分之一不放人，没患危及生命的病不放人，等等，许许多多条不能放人的规定。按当时常人的说法，想出去，太阳从西边出来吧。我们没有被这些表象带动，为了制止迫害，为了救人，为了让众生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些规定和我们的目标完全不搭边，只管修自己、救人，一切由师父说了算。

后来很多警察默默的帮我们，看似一个说话很不礼貌的电话，细分析是给我们送信，告诉里面被关押同修的近况，让我们怎么做。实践证明是如此，我们更增加了信心，悟到迷中救人，警察在那个岗位上，明确表态他不敢，但是内心生出善念，无声无息的帮我们，他就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就能得福报。我们要正面的正确的引导，教他怎么做。在我女儿出生两个月的时候，我抱着孩子最后一次去监狱把里面的同修接了回来。

同修回来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反响特别大。大家都很激动，对大法坚信不疑，还有不修的又回来了，曾经邪悟的也有回来的，悟到只要把住了法，放下自我，去修去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能成为现实。

常人中也反响很大，认为法轮功了不起，一分钱不花，判十四年能把人捞回来，就是不一样。参与辩护的律师也很

哪里呢？都出来啊！身边的警车开走了，我一个同修也没看到，心里非常着急。直到下午四点多同修打电话让我回去，同修告诉我有三名同修被绑架了，其中就包括我妻子。

当天晚上，我们地区一些同修召开了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交流会，商量第二天如何配合到国保大队去要人。协调同修怕我被情干扰，不让我参加营救。

回到家中我拿起书学法。学法的时候我的心很平静，我知道我没被干扰，从中悟到我应该参与营救。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协调同修，告诉她我没被情干扰，应该参加营救。我对协调同修说我有办法。协调同修说用什么办法？我说想请国保大队长吃饭，在饭桌上给他讲真相。当天下午，我们在同修整体的正念加持下和国保大队长与他的妻子见了面。在饭桌上，我们开门见山的跟国保大队长谈了起来。国保大队长给我倒了杯酒，我说我不喝酒。国保队长看看我说：“你可别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弟子。”我笑了，坦然的告诉他，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他听了就象蔫了一样无力的靠在椅子上，半天才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随后他又问另两名同修是不是，她们都坦然说是。他又重复着说有信仰好。

我对他说：“你也承认有信仰好，那就把她们放了吧。”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和两位同修把大法的美好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展现出来，并告诉他们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在他们听明白真相后，国保队长的妻子当场表示要看《转法轮》，国保队长同意释放三位同修。

三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回家了。

四、坚信大法显神迹

二零零九年五月下旬，我们十几名同修配合在一乡镇发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打了黑报告。为了掩护其他

同修离开，我被七个警察追赶，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还没等我起来，他们已经围住了我。那些警察抬脚就往我头上踢，我张嘴就喊：“师父救我！”声音一落，只见五、六只脚停在我的脸旁，象被定住了一样，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被他们踢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被他们带到派出所，这时同修打来电话，我告诉他们快走，我在派出所，说完就把电话揣兜里了。警察让我把电话拿出来，我说这是私人财产。警察说你不拿我们也能拿出来。我电话里全是同修的号码，决不能让他们拿去，我说就凭你们办不到！话音刚落，七个警察齐上，可是把他们累的都冒汗了也没抢去，他们停下来愣愣的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明白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

他们接了一个电话留下一人看着我，其余六人出去了。我开始给看着我的 A 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认真的听着，听完说：原来这样啊，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他高兴的用笔名退了党团队。

这时，其他警察又绑架了两位同修进来，我问他俩：“你们怎么没走？”一同修摇摇头没说什么。那几个警察让 A 警察看着我们三个，他们出去了。我要去厕所，A 警察领我去，在走廊里我问他：“大门锁没锁？”他好象自言自语的说着：大门锁着，小门开着。我看着窗外问：“从这能走出去吗？”他说：“能，过去新盖的楼就是大道。”我“喔”了一声回到关我们的房间。到里边的小屋看了一眼，小屋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小门。我出来对那两位同修说：“我和这位大哥（A 警察）在走廊说话，你们跳窗户走，外面的小门开着。”A 警察友好的笑着，我们俩就去走廊了。

营救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参与配合的同修屈指可数，甚至因为怕心，为了自保还会干扰拆台，开庭时，竟然不让律师在当地住宿。我没有动心，五个律师往哪领？而且也不能让律师们知道这种情况啊，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陪着五位知名大律师吃饭谈笑风生，住在当地宾馆里，然后把律师送去出庭。现在想来真是一种荣耀。

那时悟到：旧势力利用同修的人心，锁了一道道锁，系了一个个结。想否定迫害，想救度众生，想营救同修，就要打开一道道的锁，解开一个个的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讲真相。

警察们在旧势力的机制下麻木的干着他们的所谓工作，他们的本性都不是坏人，我不把他们看成邪恶的代名，每次见到警察时，都把他們当作朋友亲人。常人有句话：扬手不打笑脸人。我微笑着找你来办事的，因为是办的法轮功的事，所以过程很自然的就讲起了真相，警察们也接受的很自然，没有遇到过恶狠狠的对待的警察。

到二零一三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同修笑我说：别人怀孕都去有山有水风景好的地方，你这怀孕天天跑监狱。一直参与营救的只有我们三位同修和一位被绑架同修的妹妹，一起去监狱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回来后马上交流，定好下一步怎么办。记得同修的妹妹常常问我的一句话：怎么办？我每次都会问：能正常会见吗？她说那能。我说：先会见了再说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真是一头雾水。

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然后找警察，见了警察就知道该说什么了，智慧就来了。我们告诉警察怎么做，教他们怎么摆正位置：“你这工作也不容易，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家

从此我们展开了长达二十二个月的营救过程，一直到二零一三年十月，成功的把一位在此次绑架中被非法判十四年重刑的同修从监狱里营救出来。

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打破了许多常人的规章制度，把常人认为的不可能变为了现实。过程中经历了请律师，一审开庭，二审，判刑，送监狱，前后七位律师参与，见证了在非庭审法轮功学员的法庭上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员回避。”见证了被绑架同修承受了酷刑零口供，也见证了在判十四年重刑无望的情况下，不放弃，坚守信念，坚持不懈讲真相救人。

说来话长。绑架半个月，三十五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劳教送往劳教所。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我足足哭了一上午，思绪万千。我家五代人一百多年生活在这个县城，盘根错节，每个乡镇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我二十岁考学离开了那里。古人讲究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家乡父老铺路修桥，报答养育之恩；今天我修炼了，修炼的目地就是为了成就自己，救度众生，往小了说，为了父老乡亲得福报啊！可是师尊讲过：“法徒受魔难 毁的是众生” [1]。几十人被绑架迫害，施以酷刑，惨无人道，这种迫害佛法修炼人的行为，会招致怎样的天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乡由于中共邪党江泽民集团的迫害佛法修炼人，而遭受劫难。

法轮功在我的家乡洪传的很早，得法的人数众多，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学员也很多；正法这么多年，一直都走在前面，可是由于长期的干事心，个人修炼跟不上，出现的整体被迫害，于是在同修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埋怨指责、谣言，正的声音没有。因为被迫害的人数众多，牵扯的家庭众多，知道此事的常人众多，常人都一边倒的说大法坏话。

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一切都为法让路。过了一会就传来“扑通”一声，我与A警察会心的一笑，谁都没出声。大概过了五、六分钟，A警察说：“都跑了，你给我进屋去，我打电话告诉他们都跑了。”话是这么说，可他电话就是不打。本来我也想走了，可看见那个老年同修没走，我问他怎么不走，他说他走不动，让我走。我说你不走我怎么走呢？A警察说你俩没机会了，我要换班了。我看着他，心想：大法师父说了算。

不一会B警察来了换走了A警察。我坦坦荡荡的对B警察讲邪党的腐败，它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美好等。B警察说：“你讲的这些没有某某讲的好，我不爱听。”我说：“怎么不好？”B警察说：“你讲的太低了，我听的太多。”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还没等我说完，他说：“对，我就爱听这个。”我讲了好多真相，后来B警察也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然后他说你俩喝水、吃面包都可以，就是别跑，我睡觉去了，别打扰我。说着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想师父慈悲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就对老年同修说：“你快走，我随后就走。”可老年同修就是不走，我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就这样我俩谁都没走。直到那个警察醒来看我俩还在，摇摇头说：“没机会了。”

过了一会C警察将B换走，我又继续给C警察讲真相，他听完真相退出邪党后也睡了。早晨C警察说：“你俩想走也走不了了，国保的人来了。”在上国保警车时，我平静的对所长说：“过一两天我来看你。”所长说：“谢谢！”

我和老年同修被关进了看守所，一进小黑屋里我就跳上板铺，盘腿发正念。老年同修则蹲在门附近的地上，我不解的叫他上来，他不动。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到哪里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门关了，警察走了。我们那屋所谓的铺头走到我跟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因为炼法轮功，铺头很友好的说：“我最敬重炼法轮功的，你们太了不起了。”回头他又问老年同修，老年同修也说是炼法轮功的，可铺头却讥讽他。

晚上我们起来炼功，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就都趴下装睡，结果招来警察痛骂一顿。警察为什么骂我们？我们都躺下了，错在哪？我开始向内找，是“怕”在作怪，没正念，大法弟子不能堂堂正正招来的。我跟老年同修说：“明天炼功出现任何事都不能躺下。”第二天晚上炼功，正炼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就听到锁门的铁链子响，老年同修边躺下边说：“快躺下！”他躺下了，我依然坚定的炼着，心中升起一片祥和，心中呐喊着：宇宙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随后听到锁门声，脚步声远去了。就这样我炼完了五套功法，从此以后炼功不再有干扰。

在外面同修的整体配合营救下，我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无条件释放。出来后我与同修去看派出所所长，他很高兴，说会尽力保护大法弟子。

五、难忍能忍 修去争斗心

二零一零年，我因工作需要，承包了一个大理石车间，找了几个工人干活。在完工结算时，有一些大理石光度不够，老板让返工，如不返工就扣四千元钱。因工人回家心切，谁都不肯返工。我说如果不返工这四千元钱你们平均摊，他们

慢慢的随着背法的时间长了，遍数多了，学会了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一点一滴的修自己，抓住思思念念看自己，修去不正的思想念头。改变了常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思想看问题，学会了善良，体悟出了慈悲，也认清了党文化的各种表现。同时身体恢复了正常，所有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家庭环境也变了，大孩子顺利的考上了重点大学，丈夫突然涨了工资，自己找到了适合的工作，既能照顾孩子，又能做三件事；亲人之间变的和睦，爷爷奶奶姑姑伯伯都来关心我们一家人。而且我自己两次避开了警察的绑架，两次都是在我刚刚离开，警察就来了。

每背完一遍《转法轮》，就象脱掉一层壳一样，每一遍都有不同的体悟，妙不可言，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

二、看似不可能的事——营救同修出狱

二零一一年秋天，我娘家的城市发生一起大规模的集体绑架事件，五十多位大法弟子同一时间被绑架。之前我也参与过很多次的营救的事，但是一次性的这么多人的绑架事件还是第一次。

那时，我也是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取保候审刚刚回到家中不久，在黑窝里身心的伤害没有恢复，原来的专业知识都忘了，原来很熟悉的地方，竟都不知道坐什么车去，看到商场挂的小孩衣服，怔怔的想，这么小的衣服是做什么用的呢？即使是这样的状态我也没想自己，回到了当地、迫害还在继续的地方，临走时，丈夫问我：你去干什么，你身体能行吗？我瞬间泪如泉涌：这么多人被抓了，我得去看看呀。他沉默了。

严重的是左侧乳房肿胀，不明液体流出，左半个身子疼的睡不着觉，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乳腺癌。

突然有一天听到一篇交流，一同修的六岁的孙女告诉奶奶说，监狱里的同修如果能坚持背法、发正念就能出来。后来这个同修也开始了背法。这个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想想自己这个难相对于监狱里的同修算什么呢？我一定能闯过去。

于是，在二零一五年除夕的前两天，腊月二十八，我拿起《转法轮》来，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背法了。当时觉的自己曾经背过三遍，再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开背以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自己记忆力很好，所以背法的本身没有什么难度，十几分钟背一段，长的段落半个小时，都差不多背下来了，可是相应的身体上和心里的反应却非常的强烈。闹心，闹得很厉害，坐不住，站不住，从床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床上，头顶着墙，头象炸开了一样，脸上发烧，眼睛冒火，那真是从头顶难受到脚底。有时实在背不下去了，家里呆不住了，抱起孩子就出去走。有时很短的一段，一个小时还没背下来，常常觉的自己在“啃”，背熟一段进行下一段时，好象用劲全身的力气“拱”。

不管身体上、心理上怎么难受，我都有一念，告诉自己这是好事，都是师父在帮我。有时哭的昏天黑地，悔恨自己曾经的狂妄，看清了自己在宇宙大法面前的卑微渺小，升起了对宇宙大法的敬畏。

我整整用了六个月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背完那天，自己怔怔的坐在那，大脑闪过一念：“我是修炼人。”突然明白了“我是修炼人”这句话的内涵。从那以后，背法没再停止过，现在已经成了我学法的一种方式了。

同意了。没想到在我过年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们找到我，非得要回扣除的钱，我没给。他们其中三人就动手打我。

这要是以前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还手，但我修炼了，修炼人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哪？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炼功人？”[1]我听师父的话，站在那，静静的看着他们，眼眶都被他们打坏了，血流不止。他们害怕了，停手站在那看着我，谁也不出声。我问他们，你们打够了吗？他们听到我这么说都慢慢的往后退。我说你们不用怕，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会还手打你们的。你们要是打完了，我走了。这时看到他们三个人在我面前就是一寸高的小人，而我高高大大的，这要还手，他们谁能承受得了。

我用一卷手纸按在出血的地方，其中一人的弟弟要带我去医院包扎，我谢绝了。回到大哥家，大哥看到非要找他们，我不让，说：“你不是不知道在以前他们是我手下败将，要动手他们怎能打得过我。”大哥说：“是呀，你为啥不还手，让他们打成这样？”我说我修大法了，遇事得忍，不能和人家一样。大哥说：“傻子，去医院包上吧。”我说不用，学一讲法就好了。

大哥和三哥全家都不信，于是我坐下开始学法，他们在一旁看着。一讲法学完，他们都说：“神了，眼看着肿消了，血也不出了，皮肉合上了，太神了！”

六、给铁路警察讲真相

几年前我在拉萨找了个工作，坐上开往拉萨的火车，刚把行李放好，两个警察就来到我身边，问我：“你是二十五号座吗？”我说是的，那俩警察说跟我们走一趟。于是我乐

呵呵的跟在警察后面走。我有师父的加持，我没有怕心，心中有的只是一念：要把这俩警察救了。

他们领我来到隔壁车厢，其中一个警察问我：“知道你干什么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你还笑得出来？”因为修炼后我总是乐呵呵的，这是我的修炼状态。他接着让我把箱子打开。其中一个警察狠狠的说：“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我把箱子打开后把电子书拿出来，年轻一点的警察问有密码吗？我说有。他说把它打开。我仍然笑着说好的，随手打开了电子书，年轻警察回手交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翻看电子书内容，认真的看着。年轻警察又问我有手机吗？我说有。然后我把手机拿了出来，解锁后给了他，他又给了老警察。老警察看看我问：“还炼吗？”我微笑着说：“炼，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老警察站起身对年轻警察说：“看着他。”年轻警察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对面，微笑着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做这种事？”他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被欺骗的太深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我开始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认真的听着，后来他听明白了，说原来这么回事，以后我可不管这事了。我说那不行，现在你就不能不管了，他答应了。我们正聊着，老警察来了，年轻警察真的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为他的得救而高兴。

老警察说跟我走，我站起来乐呵呵的跟他走，心里请师父救他。我们走到两车厢连接处他对我说：“咱就在这吧。我可是老党员，你不要跟我胡说。”我微笑的看着他，他说：“你把这书里的内容都删了，我再给你录个像，就说不炼了，我就放了你。”我笑着对他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那样做了

明慧法会 | 看似不可能的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提起笔来，感慨万千，我从一九九九年一月得法至今，整整二十年，孩子由当时七个月大的婴儿，长到了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自己则由当年的风华正茂，如今人到中年。回首二十年，庆幸自己没有浪迹红尘，没有浪费短暂的人生，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在师尊的看护下，在宇宙大法的指引下，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

二十年，点点滴滴，不胜枚举，因为篇幅有限，下面汲取二十年中的几个片断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

一、背法

在二零零五年前后，自己曾经背过三遍《转法轮》，第一遍背时，基本就是死记硬背，凭着自己人的记忆力比较好，艰难的吃力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背了三遍，那时最明显的感受是发正念能静下来，没有杂念干扰，可惜的是后来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是十年，直到二零一五年末，那时自己的修炼似乎走入了绝境。第二个孩子一岁多，大孩子上高中，自己不能上班，家里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原本答应帮忙带孩子的婆婆不闻不问，丈夫的兄弟姐妹无人相帮，常常嘲讽，我怨恨到了极点，痛苦不堪，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反应，最

命赚，得法后淡泊赚，现在咋对钱陌生了呢？看着世人赚钱那个劲头，忙忙碌碌的，我想：“他们在忙什么呢？”可能是我超脱出来了，心干净了。妻子叨念：“咱还有几处房产，把租金攒着，多攒点钱。”我说：“攒多少都是数字，从古到今，穷人富人都在攒数字，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最后数字给谁了？都扔了，说是给儿孙，谁是儿孙？”师父说：“来世一身光 走时空空脱皮囊” [4]。

后记

二十年的修炼体会太多了，真够写成一本书。二十年里，我有过许多关过好时的欣慰，有过打零分的心酸，有为自己提高慢的烦恼，不管是阳光还是风雨，三件事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着。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

二十年时间漫长而短暂，回顾起来有说不完的话。本来最初我不打算写这篇稿子，觉的自己修的差，是同修鼓励我，是师父帮助了我，在征稿即将结束时写出这篇体会，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以证实师父和大法的威德。

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解谜〉
-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别把人世当故乡〉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对你也不好。他惊讶的说：“怎么能对我不好呢？”我告诉他是因为你逼着修炼人毁坏佛法，所以对你不好。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

他愣愣的看着我，好长时间才说：“那你说不能炼了就放你。”我说我会坚持修炼的。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那么固执呢？他说：“法轮功是……”他就没说下去。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要求按照真、善、忍修炼，然后我把师父经文《我的一点感想》背给他听（可能背的不全），又讲了假、恶、斗是什么。最后他说：“你说这邪好象是共产党。”我说：“我没那么说，是你自己说的。”说到这他好象明白了什么，自言自语的说：“那该怎么办呢？”连着说了好几遍。我微笑着说：“啥怎么办？你就把我放了就完了呗。”他听完笑了，笑得挺自然，然后如释重负的对我说：“对，把你放了，你回去吧。”

看着他的笑容，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心中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守护着我们。

修炼二十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我们大法弟子只要听师父的话，做人做事都用大法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做，逐渐修掉自己的一切执着，正念正行，那就是神在人间啊！

感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此生为法来

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尽管上学后，一直成绩名列前茅，考入理想的学校，一路伴随的都是掌声和鲜花，但我还是一路在问“人为什么活着”；问过同学，问过老师，拜读各种书籍，去过寺庙，始终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份的一天，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我听见了优美的音乐，走出教室，看见一群大学生在练气功。因为从没练过气功，也不知道是什么气功，也不知道是否收费，我就回到了教室。依旧能听到音乐，整个人也坐不住，就走出教室，看到这群人里有一个认识的打扫卫生的阿姨。

第二天，在教学楼里迎面遇上了那位阿姨，我走过去开门见山的说：“姨，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想修修这个心。”阿姨笑着说：“你来炼法轮功吧！修真、善、忍！”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就是为大法来的！从此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修炼，跟师父回家。

刚得法不几天，我趴在教室桌子上，看见了漂亮的法轮在旋转，金黄色的，有一元硬币大小。从此后，经常在梦里看见各种颜色的法轮，大的，小的，有时漫天的法轮在旋转，蔚为壮观。我特别喜欢朗读《转法轮》，怎么也读不够，就觉的师父写的太好了。迫害前抄了三遍《转法轮》，背了几十篇《精進要旨》。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心就是学法，修炼。

一晃大女儿结婚了，女婿懂管理，我感到生意好象走到终点，干了大半辈子，心里有点舍不得。可是我清楚，我不是为赚钱来到世间的，是为大法而来，为众生而来。有人顶替我，我就别占窝了，于是我毅然把几千万的家产给了孩子。

最初退下时，心里空旷和寂寞，厂家、客户、货站不找我了，电话少了，一个个象断线的风筝在眼前迅速飘去，我更深切的体会到：人世间什么是你的？积攒多少家业是你的？都说够用就行了，可心里都想多挣点、攒点？最后给谁了？说是给孩子，其实等于给了陌生人：因为给谁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师父说：“答案迷众生 错把名利当目地 拼搏都把积蓄增 荣华富贵带不走 一生操劳为谁争” [3]。如果不修大法，我这种钻到钱眼里的人不会那么痛快把家产给孩子，何况女婿还是外姓人，不咽气都不撒手。是大法救了我，是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境界救了我。有时我站在镜前：白发多了，背驼了，脸有点沧桑，如不修大法，红尘苦海中还有岸吗？

在大法中修了二十多年，我这匹“骆驼”终于钻出了“针眼”。当年的药篓子和思想肮脏的我，走到今天，真是脱胎换骨，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威德。二十年的时光我没有虚度，天天、月月、年年都在充实做着三件事，生意再忙，到发正念时间，我会放下手里活，去发正念。偶尔回老家时，我会把大法福音讲给族人和所有亲戚。

得法前，我失业工资一百多元，现在社保开支三千多，似乎又回到从前。我生活简朴，吃穿很简单，工资钱花不完，做了大半辈子生意，我对钱似乎有更深的感受。

有很长时间，我发现对钱感到陌生，好象钱与我很遥远，与我没啥关系，我奇怪在想：我赚了大半辈子钱，得法前拼

苦苦为生活挣扎，不得大法还有彼岸吗？我说：“走吧，咱们一起去吃点快餐。”她说啥也不肯。我说：“我也没吃，就算你陪我。”饭后分别时，她说：“我长这么大，就觉的我妈好，没想到这次出门，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心人。”我说：“学法轮功的人都这样，以后出门有难事时，你就找炼法轮功的人，都会帮你的。”

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女孩，几年后成了大老板，生意红火，一年能销我产品几十万元。每次见到她时，她都会提起那段往事，说：“只要你家有的产品，我谁家也不去，就进你家的货。”还说：“什么时候你有空到我那看看？我请你？”

在一些小事上，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就象这个小女孩，我只帮了她这么一点，她看到的是有信仰的人的善行和大法的光芒，她对大法真相能够信。

在县城开发区，有个老板生意黄了。他欠我租费还有五千没还，欠周围人也不少，大伙去闹，逼他还钱。听说他欠债上百万，他被逼的吃不下饭，人很憔悴。我跟他他说：“欠我那五千不要了，你先还别人钱吧。”他感动的没法，说：“真是谢谢你！谢谢你！真够朋友！”我说：“我要不炼法轮功，这钱肯定要，现在谁不拿钱为重呀？你记住大法好会有福报的。”他说：“记住，一定记住。”

过年的时候，他让手下人送来一盒礼品茶。送茶人说：“我们老板说了，你是最好的人。”我说：“是我修大法的原因。”接着，我给她讲真相和三退，她高兴的说：“谢谢！谢谢！”

感到对钱的陌生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晚上和几十位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们其中大部份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有老师、附近工人，大家比学比修。得法第一天晚上，我沾枕头就睡着了，这可是我这个严重神经衰弱者不敢想的。二十几年过去了，从得法到现在，不仅我一片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丈夫（同修）和都已经二十来岁的孩子也都没打过针吃过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恶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打压迫害。随着迫害不断升级，二零零二年年末，教育部门因为我坚定修炼大法，不写保证，将我非法开除，停发工资至今。但我从不后悔，此生为法来。最近几年一次在梦里，邪恶问我：“给你四十万，你写不写保证？”我坚定的说：“全地球的钱都给我，我都不会写！”

二、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

二零零五年，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我和丈夫开始学习《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作到今天。我家当时住的是县城边的胡同，那时几乎没人安宽带，所以安的很困难，但我坚定正念一定能安上，我就一边抱着两岁的小二，一边发正念，果然安上了。

上网、下载、上传、打印、刻录，从开始打印单张真相，到大量刻录真相光盘，到大量做大法经书，再到现在大量做真相期刊。近几年，每到冬天就特别忙，有同修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就大量做真相期刊，福字、年画、年历册子，有时是天天做，晚上学法。一直平稳健康的运作着。

二零一六年，有了双面打印的机器，每年至少做一万五千本真相期刊，快乐的忙着。二十年，就这样快乐的忙着。没有时间带孩子玩。孩子小时过得都很清苦，穿的都是同修家小孩的旧衣服，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们是大

法小弟子，他们有师父看护。今天他们已经健康、帅气的长大，每到寒暑假就和我一起学法，做正事。

刚建立资料点时，正是中共迫害猖狂之时，经常梦见邪恶来了，清清楚楚啊。在梦里，我有时立掌发正念，有时就是跑。醒来就长时间发正念，直到邪恶灭尽。师父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 [1]

一次梦见师父坐在地上给我修鞋，我立即给师父跪下叩头，哭着说：“师父，不用。让某某某（我丈夫的名字）修就行了。”师父很严肃的说：“这个鞋不好修！”后来说给同修听，同修悟到是师父在帮我清理邪恶呀！

那些年，人家回老家过元旦，我自己在家。那几年，每到新年，师尊就有新经文发表。我自己一口气学了六讲《转法轮》，没等到师父的经文，就睡了。又梦见了师父，师父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在野外给几千人讲法，背对着我。我站在家里的窗口听，就想关了窗户，出去听法。师父回头笑着说：“她还把窗户关了！”一下醒来。我知道师父发表经文了。窗户关了，是指我把电脑关了呀。立刻打开电脑，连上网络，新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赫然映入眼帘。那个激动呀！赶紧打印，给同修们送经文。

那时环境邪恶，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对大陆同修都是莫大的鼓舞，经文一直用激光机打印，后来知道要等到明慧网发表打印版再下载打印。这些年，我一直负责一百多份经文的打印。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每次师父发表经文，天上有专门给各路神仙送“法旨”的神。自那后，我就更是怀着十分神圣喜悦的心给同修们送师父的经文了，充满了自豪：我是大法弟子！今生有幸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师父给我的无上荣耀啊！

事虽小，却给顾客带来很大方便。有的顾客开完单要着急上街办事，掏出一把钱往桌上一放，说：“货款你自己数，我先上街办事去。”这种信任和托付，让我感到大法的威德，跟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打交道，他们放心。修炼前我贼精溜怪，谁放心过我呢？

有的新开店的小户来进货，图便宜，尽选价低货，可低价货一般都是滞销品或处理品。修炼前有新客户来时，我专推销滞销品，坑人的小把戏没少干。修大法后，我反过来了，有新客户拿滞销品时，我会提醒：“这个价虽低，但卖的不好。”他们会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

有一年冬天傍晚，要关门时，一个外地小姑娘来进货。她二十多岁，脸黝黑，风尘仆仆的样子，她怯怯的说：“我想开个店，进点货，你帮我选一下吧？”我妻子说：“明天来吧，已经下班了。”说着收拾东西要关门。她说：“我票定了，明早的车。”她目光渴望的看着我。我说：“行，你拿货吧。”我让妻子先回家，然后帮她一样一样的选。她选了些滞销品，我说：“这个不好卖，回去也是压着。”她目光有些惊异，说：“你心眼咋这么好？”我乐了。她边选货，我边给她讲法轮大法真相，她非常信，说：“看你心眼这么好，我信你的。”

打完包后，我问：“你咋走呀？”这时天黑了，街上路灯亮了起来，行人也少了。她说扛着去汽车站。我看她身体单薄，路又不熟，车站远，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情愿，但马上意识到这是私心，于是我说：“我送你吧。”我用自行车驮着货，跟她走到汽车站存好。我说：“你吃点饭，休息一下。”我转身想走。她说：“我钱都进货了，不吃了，睡一觉明早坐车就回家了。”我有点惊讶，也有点心酸，红尘里的众生，

相和三退, 店员父母说: “孩子回来都说了, 还说你脾气好, 可知足了。”当别人接受大法真相时, 我是最高兴的。

二十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 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 面容祥和, 接触的人都有好感。有的问我: “你这人脾气好, 在家肯定是模范丈夫了。”我说: “原来我脾气暴, 是学法轮功学好了。”借着这个话题, 我就讲大法真相。

我不轻易训斥员工, 顺从不纵容, 批评不伤人, 放心不放任, 奖励而有度。有新店员应聘时, 哪怕不适应干三天走了, 我都发工资, 这在别的店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夜里下暴雨, 两点多了, 一个店员给我打电话: “雨这么大, 你不去看看库房漏没漏雨呀?”她曾经是父母管不了的刺头, 深夜能想着我的库房, 我感到很高兴, 如果不修大法, 不善待她, 她会想到我吗? 为这事, 我开会多次表扬她, 并给奖励。

我认为, 商道并不奥秘, 什么品行的人有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什么境界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能够启发人的善心, 激励人真心去付出, 能达到这一点, 就是成功的商道。

真心为别人着想

生意上会经常碰到一些小户, 拿货少, 耽误事, 妻子有时甩脸子, 动态度。我劝她: “别这样, 咱也是从小户起家的。”这样客户来时, 我会主动帮助选货, 同时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在我眼里, 大户小户都是一样的, 今天小不等于明天小, 今天大不等于明天大。

远途来进货的人, 有时要上街办事, 忙着赶车, 风风火火, 时间很紧。我就买辆自行车备着, 我说: “这是公车, 大家随时用。兜里钱不够时, 随时吱声。”

在我家, 我和几位同修共同制作了七百多本《洪吟三》; 在另外同修家, 协调制作了几百本《洪吟四》。今年, 协调几位同修分别在自己家原有资料点共制作了九百本《洪吟·五》。这几位同修都是七二零前老大法弟子。虽然年龄大了, 都非常精進实修。在和他们的配合中, 他们能时时向内找, 他们高境界的行为感染着我。我有时心性过不去时, 老阿姨总是平和的开导我, 提醒我“向内找”, 不要“向外看”, 他们的心在修炼上, 而不只是做事, 他们每人都承担着一份不轻的救人工作。我也只是跑跑腿, 给他们购买、运送一下耗材。在那些日子, 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坚定的说: “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 责无旁贷!”

三、师父就在我身边

在二零一零年, 和我在一起配合的一位女同修在讲真相中被绑架, 后不幸被迫害离世。此同修非常精進, 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 并且对我在生活上帮助很大。同修离世, 我真的非常难过。在法上明白, 同修圆满了。可是被这个同修情干扰的很厉害, 哭了又哭, 电脑、打印机啊, 都不好使了。

在一次昏睡中, 师父点化我: 我和这位同修, 还有一位技术同修, 同时到达一个路口, 这位同修骑着自行车, 生前她一直骑自行车。我领着孩子, 技术同修开着车, 说让我上车, 我说不方便, 就没上车。这时, 有画外音响起“殊途同归”。醒来后, 我放下了对两位同修的情。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已经圆满, 那位曾给过我帮助的技术同修, 虽然我们没有联系, 但他一直在法中。我们虽然走了不同的证实法的路, 但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 都有师父管。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欢聚在美好的佛国仙苑的。

二零一五年，实名诉江，我几乎是本地第一个，又帮助老家的同修诉江。当时我学法跟不上，由于买楼欠了债，对家人的怨恨心很强，来自另外空间压力特别大，怕心出来了。我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

一天，我正坐在卧室发晚上六点正念，警察敲门，丈夫误以为是同事，就开门了。就听见丈夫和孩子阻拦他们向屋里闯，他们执意要进。我异常平静的走出来，说：“是不是诉江？！”派出所所长示意，有录像，不让我说。我请他们进来，他们说啥也不进了。我发自善念对孩子说：“叔叔是好人。”同时发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刚才四个人还气势汹汹的，突然象泄了气的皮球，那个所长有气无力的说让我明天去一趟，然后就急急忙忙的下楼了。当时，就感到师父大手一挥，把他们后面的邪恶销毁了。当时家里师父法像、经书、电脑、打印机全都在啊。谢谢师父！直到今天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二零一九年前，要做真相年画。以前做的年画因为没有塑封，时间长了就落色了，这次就塑封了。我先自己背回两包，可是塑封膜很重啊，要做一、两千张画，怎么运回来呀？我正在那犯愁呢，一位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女同修突然来了，一说这事，她说她有方便车，可以帮助买塑封膜。呀，师父安排得太好了！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呀！只要是正事，师父都帮忙啊！

这次做《洪吟·五》，要购买碳粉、冷裱膜、鼓，我在家就在心里求师父让我遇到一位同修吧，果然在商店同修处，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同修帮我购买，又送我上车。要不然，我拿不动啊。

银救母女延寿得福报》、《奸商坑人遭恶报故事》……这些故事是神传文化的珍品，昭示天理，唤醒善心，警示人不做恶事。

作为老板，收银台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可我的收银台谁都可以坐在那儿，有同修来了，或去街上办事，我起身就走，随便指派一个员工坐那收钱，我没提防心，不看重过眼云烟。员工心情也不一样：坐那收钱是一种品行的奖励，会严格约束自己。

哪个员工家有事，比如婚丧嫁娶，我会到场随份子，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哪个员工买二手房，我跟她们一起去找房。钱不够时，我十万八万借给她们。有个员工借了十四万。知道的人都说：“现在借钱给爹妈都思量着借，你真行呀。”有个员工我借给了她十万，她眼泪汪汪的说：“我妈都没借给我这么多钱，这要活不干好，我妈都得骂我。”感动和报恩是人的善性表现，我做而不求，心里象没这事一样。每次帮助别人，我心里都感到高兴，有种喜悦，觉的我就应该这样。

最热闹的是每年端午节、中秋节、过年，我习惯给员工发福利：米、油、鱼什么的，有一年发七件。看到的人羡慕说：“赶上你这样的老板真幸运，员工累死都无怨言。”有一次下班时，突然下起大雨，有两个员工没带雨衣，我说：“你俩等一等。”我去超市买上两件雨披送给她们。员工说：“你真细心，换个老板谁管这事呀？”

放年假时，我向员工交代：“拜年时一定要给家人和亲戚讲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上班后我要检查。”这种间接的弘扬大法，也是在散发大法信息和福音，人传人效果更好。正月里，有的员工请我去家里吃饭，我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

我认识到，自己能以慈祥心态说话待人，就在散发着大法光芒，就能影响周围人。有一天，一个常来进货的顾客说我：“你心态真好，一脸慈祥，很象微信上的一个高僧。”她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指着高僧照片，说：“象吧？”我看着那个“高僧”，感觉笑容背后有种不善的东西，但我不能评价，得保留眼前这个顾客心底那份佛性，大法弟子只能救人不能毁人。其实我想：谁是高僧？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高僧——能看透世间凡事，懂得天象，懂得因缘关系，就象一个大学生看小学生一样，一眼看透，这还不是高僧吗？

浅悟商道

我体会到，正念强，路子走正时，生意就顺，否则就有麻烦。大法弟子做生意没有参照，全靠大法指导和心性状态往前走，在苦累的复杂生意中，不断修自己。

时常有朋友问我：“你生意这么好，一定有什么秘诀？”他想探讨点什么。我说：“哪有秘诀？你不都看到了吗？”其实，我不懂管理学和成功学，做生意也没什么花花点子，就是顺其自然对待每一天，该有财就来，没有的不想，不在“赚钱多少”上用心。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是主线，生意好似手里的一个风筝：根在我这，让它顺其自然去飘。

有的老板问我：“你对员工好，我也对员工好，你发福利，我也发福利，可我不在跟前时，员工就糊弄，不干活。我看你家员工不用管，干活象驴似的，你肯定有招法？”我笑着说：“有一天你修大法就知道了，善能感化一切。”常人对谁好心里是有求，嘴上不说，心里在盼。修炼人对谁好是真心的，是境界，这一点常人还没看透。

给员工开会时，我会讲一些大法弟子的网站上古人重德行善的故事，比如：《王善人的故事》、《拉杆秤》、《舍

谢谢师父！是您一路牵着弟子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弟子迷茫时，师尊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危险时，是您挥手间将邪恶灭尽；在弟子需要帮助时，您总是安排的那么及时！

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还有多短，弟子一定会坚定的跟随师尊走到最后，迎接法正人间、普天同庆的到来，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法会 |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大法给我新生

我今年七十一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修炼以前我只知道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个好人。对任何事都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胆子很小，性格内向的我经常生闷气，争强好胜，争来斗去身心疲惫把自己身体弄的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偏头疼严重时头往墙上撞，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还有眩晕症、胆囊炎、神经官能症等，最后得了癌症。

在绝望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学法不久，就到该手术后化疗的时间了。当时由于心里放不下病，化疗不化疗拿不定主意。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都学法了还化疗吗？我一听：对呀，不管了，我就安心学大法，我都死

了一回了，都得法了还怕死吗？从此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什么营养补品都没吃过，所有的病不知不觉全都好了。真是走路生风身体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有些方便条件，就借用单位空余房间组织大家学法、炼功、看师父讲法录像等。每天忙忙碌碌，到现在都一直留恋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二、成立家庭资料点 破谎言救世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使得法两年多的我不知所措。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没有了，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来，单位领导连续不断的找我谈话，街道干部也经常到家里威胁没收工资本等各种手段逼我放弃修炼。我告诉他们：“我学大法，炼功癌症好了，国家领导得癌症都治不好，我小老百姓得了癌症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大好事，你们应该替我高兴的。我不会放弃大法。请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此后他们再也没找我。

同修能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我买了一台复印机开始做真相资料。初期怕心特重，怕有电磁波被邪恶监控到，怕有声音别人听见，怕被家人看见等等，一时间觉的到处都是眼睛监视自己，有时也想打退堂鼓。但揭穿谎言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的大事一定得做，否则能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吗？我有条件做，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做，并且还得做好。

坚定了这一念，师父就把我的怕心拿下去了。不久我买了电脑、打印机，一切从零开始，我从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到上网下载、编辑、排版、打字、打印（以前真相资料都是从明慧下载后自己编辑排版后再打印）、刻录光盘、做大法书、真相小册子、不干胶、真相粘贴、真相条幅、神

要求自己，遇到事情时，就是这句法“公平交易，把心摆正。”我也把这句话经常跟顾客说。

以前我做错了，会蔫不唧的改了，现在做错了，我会当面跟顾客道歉，会弥补，不让别人吃亏。跟其他老板之间有矛盾时，我会当面说：“对不起，这事我错了。”越这样，发现同行越尊敬我。有饭局时我若有事没去，事后会有人问我：“那天你干啥去啦？就等着你到场给我们上上课，讲讲你学的法。”我二女儿说：“爸，你真变了，以前没见过你跟谁点过头，现在你能弯腰了。”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呀。”我体会到，生命越高尚越谦卑，越没本事越仰脖说话。

有一次，几个同行碰到一起，有的说：“咱跟温州近，学学人家市场是咋做的？”我刚说几句，就被一个小户老板呛回来：“你尽说好听的，你家嫂子最次了，卖假货冲别人，你在外面唱白脸，还修法呢，谁不知道谁呀？”大家目光惊愕看着我。我脸乎乎热，没吱声，感觉不亚于受一次“胯下之辱”。要在以前，我会拍案而起，谁敢这样对我呀？大家见我一言不发，有人赶忙圆场，说：“他喝多了，别跟他一样。”

晚上去饭店时，我心里感觉不自然，不打算参加。又想：“不自然”是啥心呢？是面子、自尊，自我被触动了，得去掉这心。我修炼前没少暗地整他，这事也不是偶然的。饭桌上，我以茶代酒，对他说：“我敬你一杯，请多包涵。”我心里一点没有恨。大家见我这样，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提议说：“大哥有肚量，大家敬大哥一杯。”训斥我的人说：“中午整多了，你别见怪，以后我也学法，你就是大师兄。”从此以后，他见面就喊我“大师兄”。以前讲真相他总是摇头，现在他也三退了。

人了。”两人心情低沉。我给他俩讲大法“不失不得”之理，我说：“别人欠你多少钱？得给你多少德，给你承担多少灾，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哪有白欠的？只是世人不懂，修炼人都清楚。”女的激动说：“真这样呀？我心里堵了这么久，你这一说，真亮堂，象开了一扇门。”

生意人都有不跟别人说的秘密，比如货源、利润点、下线网络等，尽管同行也知道大概，但都有自己的盘算。我庙小，但网点多，能辐射到市外一些城市。有时同行问我：“某地区你有好客户吗？”我会痛快的把电话告诉他，并介绍这个客户信誉情况，真心为同行好，希望他的产品能在那里销开。

有新客户进货时会问我：“还有谁家批货？”一般生意人这话是不说的，我是修炼人，会毫不保留告诉他们。为这事，妻子没少训我：“这事能说吗？这是商业机密，都到别人家进货了，谁到咱家来？”她气的呼哧呼哧，把东西摔的直响。我说：“是你的不丢，咱生意下降了吗？玩那心眼干啥？”

再后来，同行老板也给我介绍了一些新顾客，客户来了就说：“我是某店介绍来的，说你家人好，生意好，你家人缘真不错。”我跟妻子说：“咋样？这就叫善有善报，恶也恶报，服气吧？”

师父说：“你思想上没有，没把它看重。在常人中修，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做生意就赚钱，心里没有有什么关系，没有把它看重，有和没有是一样，你就过了这一关。”[2]那就是我的目标，我在一步步向那标准靠拢。

师父还说：“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1]我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

韵晚会光盘（允许在大陆发放时做的）、每年的台历挂历等，只要同修救人需要的都做过。每个项目，我都从不会到会，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都是在师父给的智慧下，开智开慧思路源源不断的打开，有些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了事实。

一次，同修让做几米长的大条幅，做绸布的造价太高，还没人写字。我就利用买耗材时厂家赠送的彩色 A4 纸，用 A4 打印机，一张纸一个字，有的两张纸一个字，过膜时接起来，做成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条幅，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刚开始做真相资料时，心性跟不上，机器经常坏，耽误事情，总找技术同修，他们也很忙。我就跟技术同修学习修理机器后，一些小毛病自己也能修理，这些机器也是为法而来，出了问题先找自己是否一心不乱的做事，再和机器沟通，每台机器都是我的法器也随着我的心性而动。结果很神奇的，最后机器都能很好的配合我不出差错，

我一边做真相资料，一边放大法弟子的歌曲，打印、刻光盘、打光盘面，多台机器同时运转，我有条不紊的照顾着它们，很轻松的做着该做的事。做完资料有时间还要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有同修问我怎么那么多时间能干这么多活？是师父给了我无量的智慧。

家庭资料点就我一个人，有时忙不过来，同修也过来一起做，用的耗材比较多，都是同修送来。看同修往三楼搬累的满头大汗，就告诉同修放在仓房里以后我自己慢慢搬，当时也没想自己能不能搬动，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呀等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十几箱纸或其它耗材都搬上楼。我那时已五、六十岁了，身材不高，修炼前

还做过手术，把这些耗材搬上楼而且还不觉得累。都是师父帮我做的，没有师父的加持是办不到的。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做就是十几年。

三、坚信师父 闯出魔窟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办案警察让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我想他们是不明真相绑架了我，已经对大法犯罪了，不能让他错上加错，得给这个生命留点生的希望。我说：“我不签，签了对你好不好。”警察问我：“看你家什么也没有，你的工资都用在上了。”我告诉他：“我得了癌症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这么好的事我能不告诉其他人吗？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他没有再说什么。

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1]被绑架是因为我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是我自己的魔难得自己去闯。

师父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2]。我告诉警察：我包里有钱（包被他们抢去了），你去买几个面包几瓶水。警察下班了，我被关在派出所一个小屋里，三个协警轮班看着。我就给协警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高兴的退出邪党组织了，还让我炼功给他们看。夜深了，三个协警一宿不能睡觉，我告诉他们：面包和水是我的，你们吃吧。

第二天，我被劫持到看守所。到监室，牢头发现我带着法轮章，感到吃惊说：你怎么把这个带进来了？这里也非法

自己说了算，你求这个？那得满足你呀？”毁了我，也毁了她，真是一招险棋。再后来，她打电话请我吃饭时，我拒绝说：“忙，没空。”

师父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著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1]我悟到，既然色是人的东西，我是人吗？心里分清了，清除也就容易了，我不断发正念清除色魔。昔日，我色欲心似一棵大树；如今，是个牙签。牙签也得继续去除。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待续）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接上文）

在同行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我修炼前几乎不跟同行有来往，心里跟他们有一堵墙。修大法后，我用大法纯净自己，能低调做人，师父让我救人，我得先救同行，他们跟我是有大缘份的人。我主动接触他们，探讨一些生意上的事，厂家有客人来时，我会叫上几个一起去饭店，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次数多了，也就有了情份。

酒桌上，同行会跟厂家客人说：“这是我们县同行老大，人好，生意好，就一样不好：学法轮功不喝酒。”这时，我会借着这个话题讲大法真相，讲三退，水到渠成。

有一次，一个外省俩口子出来要账，小厂子，黄了。酒桌上女的说：“外面欠我们几百万，货卖了，钱不给，急死

我断欲多年，虽然欲没了，色心还挺重。我也经常为去不掉而烦恼。有种现象值得警惕：比如说：当妻子发脾气、我关过不去时，心里会消沉，这时色魔会乘虚而入，不好念头一下子上来了：去找女人？报复她？解恨？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毁人细节，在这节骨眼上下手，我碰到几次这样的险情。

我认识的一个女老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以前我曾帮过她，她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见面就“哥呀、哥呀”的叫着。她说：“你脾气这么好，事业有成，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和三退，她非常认可。按说，跟异性接触，明真相后到此就该打住，可我没有。后来她几次打电话请我吃饭，我都去了。不知不觉有了感觉：感觉跟她在一起挺愉快的，唠唠嗑，看着她，心里挺舒服。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警觉：情的温柔绳索已经捆绑我了，我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锅里了。接下来情况还真是这样。

有一天，她跟我说：“我老公有外遇了，我心挺烦的。”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劝她：“你修大法吧，这是人解脱的唯一办法。”不知为啥？这话本是正念，可心里又冒出一念：此刻我该安慰她、哄哄她、关心她、给她擦一下眼泪……我惊愕，这是啥念？哪来的？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听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过这样的大关时，师父都为弟子捏一把汗。”我心里的每个念头都被旧势力邪恶因素看的一清二楚，邪恶在不断加码。她瞅着我，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世咱俩做夫妻吧？”我说：“我修大法了，没来世。”回答很干脆。

事后我想，假如当时我稍有犹豫，或开玩笑点个头，旧势力会抓住把柄给我安排来世，它抓到理了：“生命求什么

关押一位同修，她跟牢头说：你把法轮章保存好，等她出去再给她，这可是个天大事。后来在我走出看守所前几个小时，牢头把法轮章给我，我带着法轮章闯出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静下心来查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出这么大的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自己长期以来做事心大膨胀、显示心、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妒嫉心等，太多的人心而不自知，把做事当成修炼，只修别人没修自己。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同修提出让我注意安全不以为然。种种人心使自己震惊。

我想到，前几天S同修失去了工作，摩托车坏了，还要做讲真相的事，我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去修车。我被绑架后，警察非法提审问：你手机呢？我说没有手机。警察又问：你家怎么有两台座机电话？你给他们开饷吗？听到此话我吃惊了，我平时在学法、同修来、做大法事时，都拔掉座机电话插头，他们不可能用座机电话监控着我。给同修S钱只有我俩在场，没有任何人知道，邪恶怎么清楚？原来S同修到我家时带手机，被邪恶监控和跟踪了。这也是被绑架的一个原因，没有注意手机安全。

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2]

师父这段法我不知学了多少遍了，为什么就没有看到“真正”两个字呢？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自己那么多人心能是真修弟子吗？个人没做好不在法上，师父想帮你旧势力也不让，因为旧宇宙的理在那。我向师父承认错误，一定要修去各种人心，在法中归正，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看守所不是我呆的地方，求师父加持，早日闯出魔窟。

师父明示：“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3]。按照师父的教诲，要无私的面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警察，把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展现给她们。

我对犯人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自己学法的神奇故事，让她们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处处关心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们。犯人之间发生矛盾，我跟她们讲因果关系，要忍让做个好人。刚进看守所警察时常对我吼，我用平和的心态对待她们，不能恨，要用善念、用法大的慈悲去感化他们，瞅准时机讲真相，因为她们才是最可怜的世人。她们明白了真相都已经三退了。（有些是以前大法弟子给劝退的。）

十几天后，觉的应做的事做的差不多了，我该出去了，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心里求师父演化病业假相我要出去。这一想，我马上倒在大铺上，血压二百三十，昏迷过去了。四个杂役用褥子把我抬到卫生室。苏醒后，狱医说：你看我后背全湿了，都是为了你。

从此以后，我吃饭就吐，喝水也吐。一次早上起床，我跌倒在地小便失禁，几天后发现左半身全发紫了。牢头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负责我起居洗衣服（这是同修），一个负责吃饭。早饭有大米稀粥叫犯人撒点米汤装在瓶子里留我白天喝，只要我想吃东西什么时候都行，小犯人一招呼，不管谁只要有都拿来给我，连牢头自己买的芝麻糊也送给我。我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一一谢绝。不能谢绝的，在家属给我存钱后，买了一些她们爱吃的东西分给她们。

多难？好好做你的生意吧。”妻子也急了，说：“你见人就见，见人说，万一进去，家不完了吗？生意不完了吗？”我笑着说：“你不是很能耐吗？咋也怕啦？”她说：“家里不能没男人，你要出事了，天不塌了吗？你在家，我有个主心骨。”

我想：每一个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都有过这样的家庭阻力，不管家里外面咋难，就是凭着正念往前走。

走出色欲泥沼

修炼前，我每次去厂家进货时，几乎酒桌上没色不成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往前走，其难可想而知。旧势力对我人生做了这样肮脏的铺垫，是设下的死局，没想让我修成。

我生意好，名声在外，也格外招风，认识不认识的女人，会经常贴乎我，套近乎。我用大法约束自己，心里不管咋翻腾，守住心性，板住自己。尤其夏天，来进货的女老板和女店员香风粉黛红红绿绿在眼前晃来晃去，开单子时有的贴的很近。我想，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修出我这个“高人”来，不负师父所望。

有个进货女老板，见面就“姐夫、姐夫”叫着，她穿着很艳很露，有时会张开手跟我说：“拥抱一下？”好几次她说：“姐夫你看，小姨子这件衣服漂亮吗？”我一脸正气看着她，心里想着“不可”。虽然想着“不可”，有时会想：“这要不修大法多好？”后来我突然想到，“姐夫”、“小姨子”、“小舅子媳妇”这些名词，为什么能在世间成立？旧势力留下这一串名词是败坏人类道德的垃圾，背后都充满了色魔因素，人在叫时就在诱惑你产生邪念，让你浮想联翩，把肮脏东西变的合理化。如果看透背后因素，啥也不是，观念的转变就会瞬间解体那些色欲因素。

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店里训我时，员工会瞪着眼睛看着我的反应。我脸上挂不住时会自嘲一句：“不知道底的，还以为我怕你呢，看把你能的？”随后就坡下驴走开。有的员工说：“老板你真行，要我妈对我爸这样，嘴巴子早糊上去了，惯她呢。”我笑了：“哪能那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大法告诉我的，有一天你走进大法修炼就知道了。”我相信与我有缘的人有一天都会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

二十年来，我讲真相从没停过，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去救人。有几次，我险些被警察绑架，当时我就是不配合，听师父的，不听邪恶的。警察走后，我长时间发正念，求师父：“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干扰大法弟子，从而把他们的罪搞得很大，面临淘汰的危险，请师父做主，请师父帮我。”冷静找自己，发现我有偏激的地方，讲真相不分场合见人就讲，让人感觉不理智，有时手机也在身旁。

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被绑架。不管邪恶怎么猖狂，我都没停过讲真相，感觉有种力量推着我往前走，凡是我认识的人，见一个讲一个，有客户来联系业务，我先就给他们讲真相和三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想：你就不进货走了，也是一个得救的生命。

家人和亲戚都替我担心，劝我说：“你在家炼怎么都行，为啥非得出去讲呢？多危险呀？”有个警察也跟我说：“你在家炼我们不管，出去宣传就不行，让我碰到就抓你。”邪党就是怕人知道大法真相，怕人们认清它的邪恶面目。

有一次，一个亲戚特意告诉我：“你注意点，公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被盯上了，你店周围的小商贩警察都用钱收买了，你干啥人家都知道。”亲戚语重心长的说：“你生意好，别人都眼红，你要出事了，别人会笑话死你，现在赚钱

有一次，我有事错过吃饭的时间，别人给我留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在看守所很少有这样的菜，我吃饭时有两个犯人向我要汤喝，那时我已开始不能吃饭了，能喝点酸溜溜的汤也挺好，但没想太多就给了她们。其他犯人不让了：老太太（我年龄最大都叫我老太太）都那样了，这一口汤你们还要？我说：她们要就给她们吧，没关系。

牢头看我不能吃饭，不知从哪弄了几片 B12 看着我吃，我知道我不是病，吃了也没用，可又一想她是好心，要爱护这个生命，不能让她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过去给出家人一碗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事。这也是我二十年第一次吃药。

我二十多天不能吃不能喝，最后已经不能起床了，白天躺在床板上几个小犯人把自己的坐垫给我铺在身下，自己坐硬板凳。是大法的慈悲感化了这些有缘人，在大法弟子遇到魔难时出手相助。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好的未来。有一个犯人说，老太太，我要早遇到你，我就不能进这里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忏悔。

有一天，大家都在监室干活，隔壁有一个大法学员被提审，路过我所在的监室门口时叫某学员，被监控发现。狱警追问是谁到门口，全监室没有一人说看见，连牢头都说没看见。狱警去调监控发现是某学员，这时某学员也被提审没在监室。狱警火了：为什么都说没看见，全体要严管三天，不准吃饭。我盯着狱警的眼睛发正念：铲除她背后的邪恶，不要迫害大法学员与众生，不要对大法犯罪。这时某学员回来了，说：“我到门口了，但什么也没说，要罚就罚我吧，不要连累大家。”不让吃中午饭这事也就过去了。事后有人告诉我，被严管的话，都得坐在大铺上不准乱动，吃饭只能吃这里的饭，吃不饱不准吃自己买的东西。明白真相的众生不

怕受罚、挨饿，也要保护大法学员。愿她们都能在大法中受益，天赐幸福平安。

有人跟我说：老太太你都脱相了，你睡觉我们都害怕。我告诉她们：我不能死，别害怕，十八年没见过大法师父，我要出去见我伟大的师父。有人告诉我，谁谁写三书了过几天就出去了，你赶紧写吧，快点出去，不然三十七天后就出不去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写，他们说的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能出去。

在被绑架第三十七天时，我走路有点困难，警察用轮椅推着我去所谓的提审。办案警察宣布我被非法批捕，没念完我就昏迷过去了。办案警察悄悄溜走了。

我被送到医院。在验血检查时，医务人员发现很难的抽出一滴血，而且是黑紫色的。在等结果时，走廊有一条长凳坐着等结果的病人和家属，还有看着我的小警察。我坐在轮椅上，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就开始讲我曾得过癌症学大法好了，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讲警察怎样绑架迫害我的事实，人们都在静静的听着。虽然声音不大，但我尽力了，我想众生也都听明白了。一切都在师父掌控之中。检查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上午办案警察通知家属说我病了，下午去看守所接人。

回家后，当晚我就喝了一碗小米粥，再也没吐。我抓紧时间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

我一个人生活，孩子不在身边，在绑架我几天后，警察找到我的亲属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是个头，还是资料点，抄了不少东西，要判刑送监狱。谁都没有想到我能出来，包括家属、警察。见到我的人都说你能出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星期后，我买了两套睡衣、二十多双袜子和裤头送到看守

到店里来查。你看咱县的某公司，还有某某公司，老板不都是人大政协委员吗？这是靠山。”修炼前，遇到这种事我会削尖脑袋去抢这把“伞”，修大法我用这个吗？这是人中好处，得明明白白放下，得到眼前会失去永远，谁能给你好处？只有魔。再说，大法弟子找什么靠山？师父多高的威德？谁的靠山有大法弟子硬？有师在有法在，啥坎过不去？！

修好自己多救人

我性子急，争斗心强，修炼前跟妻子没少打架，每次都是她哭着回娘家。修大法后，她咸鱼翻身，处处管着我，有时当着顾客的面喝五喝六指使我，不随她心时还骂狠话：“你学傻啦？猪脑子呀？”我被弄的灰头土脸，在店员面前一点没有老板的尊严。有时候背地里我劝她：“有事你回家说不行吗？别在店里呼来喊去的，对你不好，也掉你价呀。”她说：“上来火时压不住，事后想你也不易的。”

我知道她是帮我消业和提高。虽然有怨恨，过程中我一次次忍，一次次提高。再后来，她发脾气时，我心态好多了，能笑着看着她，能找自己哪错了。有个顾客问我：“大哥，我脾气暴，媳妇说我是驴，我怎样才能做到你那样呢？嫂子训你时，我看你还能笑出来，真是个劲。其实我佩服的不是嫂子，是你，你才是汉子。”

去岳母家时，妻妹说我：“看你被我姐管的，跟个小媳妇似的，真没出息，你就给她几巴掌，我在这看着，看她能把咋的？”

被人安慰时，我心里会生出脆弱感，觉的修炼太不容易了，有约束伸不开腰。但当我怨恨少了，心态好了，能主动为她着想，回头看啥也不是。

有跟钱过不去的？”我有时会犹豫：“我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呢？我是不是偏激了？”其实是在掩盖利益心。心性处在这种状态时，断掉假货是不可能的。我心里也急，不能老徘徊在一个境界上，后来我坚定的给厂家说：“再发这样货，我一件不卖，都存库里，你们来人处理。”这一招很灵，假货渐渐少了，我心里也感到轻松了。

我妻子不修炼，知道后气得不行，跟我吵：“凭啥不卖？哪家不这样？你装什么高尚？你不卖我卖。”她翻我账本找电话，直接跟厂家联系。我耐心劝她，讲大法“不失不得”[1]之理。她说：“你别说这个，我就认钱。”当守不住心性时我也嚷：“只怕这钱到手你不敢花，要遭报的！”她说：“你不用吓唬我！哪家不卖？报谁啦？我没偷没抢，有啥不行的？”不管妻子咋闹，我是老板，厂家得听我的。

不卖假货后，我生意照样火，收入一点不少，而且村、镇头头会来订很多货，新开店客户也一茬茬的来。我心里也踏实了，感到自己象个修炼人样了。

有一次，一个在政府部门的朋友跟我说：“以你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花钱捐个官。”我惊讶：“捐官？咋捐？”他说：“在咱们县郊区捐个名义副镇长，不是挺好吗？二十万左右就能下来。”我说：“我去当副镇长生意不扔了吗？”他笑着说：“不用上班，名义的，开会时参加就行了，有这个头衔，你可以买点地，过几年占地时转手一卖，啥钱都有了。”如果我不修炼，这是美死人的路子。当时我一点都没犹豫：“不用，我现在挺好的。”

他又说：“你可以争取个人大、政协代表头衔呀？这个不用花多少钱的。”我说：“那有啥用？”他说：“你是不懂，有了这个头衔就不一样了，工商、公安、税务不敢随便

所，分给关心照顾我的有缘人。我又溶入到助师正法的大洪流中。

四、流离失所继续做好救人的事

师父救我闯出看守所，邪恶并不甘心，要继续走所谓法律程序，我当然是不承认的。六个月后，警察电话通知家属让我到法院去，我知道程序走到法院了就要非法开庭。我还要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能配合邪恶，应离家出走，换个新的环境，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二零一五年二月，我到了新的环境，但始终觉的应该救的众生还是在自己生长的城市。我做完真相资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家乡城市发放，往返需要一天时间，每星期去两三次，钱和时间都花在路上。这样不行，我要回去，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救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我回到了原产地，住在亲属的房子。这样救人方便多了，但离绑架我的派出所也近了。孩子说：你住在他们鼻子底下能行吗？我说：没事，我会注意安全的，我有师父呀！师父会帮我的。

几年来，我绝大多数时间到客流量大、购物人员不重复的大商场、购物中心、批发市场等地发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上车后就背《论语》，发正念：彻底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救度更多的世人，让邪恶看不见，监控不起作用，任何人都不准干扰救人，谁干扰救人就叫他遭恶报。

我坐车去发真相资料时，几次被警察跟踪，都在师父加持下巧妙的摆脱警察，转危为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时被警察盯上，上车后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盯着我，我发正念

求师父加持，瞅准时机，在车门马上关合的瞬间跃下车。车开了，等我回头再看车上警察，他目瞪口呆一脸无奈在看我。

一次，警察在快轨车站发现我，随后跟我一起上车，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打电话说：“在这，是她。”被我听见，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警察定住，我提前下车，出站后出租车离开，甩掉了警察，到了该去的地方去做救人的事。

以前发资料前，我要计划这些资料分几次发，到什么地方，得在思想中考虑一番，后来在装包时，师父就在我脑中打出应该拿多少。有一次手中有二十三本资料，分两次发有点少，一次发有点多。我就装了二十本，师父点化我都拿着，去什么地方师父也安排好了，我只要顺其自然去做就可以，一切顺利平安。

诉江大潮开始时，我在明慧网看到有关诉江的通知，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而且师父在二零一五年法会中说得很明确，应该起诉它。但我不知怎么写，马上回到原住地和同修交流。几天后明慧网发表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刑事控告书的模板后，很快就写好了诉江的刑事控告书，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中旬到某市邮电局窗口用特快专递寄往两高，同修在网上查到了我的两高已签收的短信回执。

五、按大法的要求 修好自己

二零一八年七月，邪恶利用各种办法找我，亲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住处后。警察经常来骚扰，我就租个房子搬走了。

几个月后，一个亲戚要搬去他儿子家住，没人给看房子，我什么也没想就说：我过来给你看房子，我在外面也是租房子，房子租金给你。我给亲戚看房子他也放心。他高兴的一口答应。以前我给这家亲戚讲过真相，男方有病，给他个真

月大量便血现象，一个邻居医院院长说：“你得上医院，很危险，这症状要死人的。”我知道师父管我了，我没有害怕。让人惊奇的是：越便血气色越好，体重越增加，能吃能睡。这种大量便血现象共出现过四次，每次都一、两个月，这是科学永远都解释不了的现象。

我喜欢探讨人生，修炼前许多天文、地理、人类奥秘解不开时，我会思索和探讨，朦胧中感觉科学之外还有更超常的东西存在。修大法后我什么都明白了，大法书《转法轮》是一本天书，是超常的科学。

我悟到，我在大法中修炼又做生意，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给未来留下参照，我一定要用大法指导自己，提高心性，走正路，不能象常人那样了，要做一个实修的人。在做生意中，我听师父的话。师父说：“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1]

修炼初期，我一直犹豫：我视钱如命，争斗、怨恨、色欲、妒嫉、强势、显示、自我等人心都很强，是奸诈奸猾的“奸商”，人心那么强，我能从这片沼泽里爬出去吗？能修成神吗？虽这么想，我学《转法轮》如饥似渴，最多一天学四讲。打坐时腿是紫黑色，十多分钟就冒汗，我用石头压，用带子绑。近几年我每天打坐两次（另一次半小时）。

得法前，我经营产品多是假冒伪劣货，价低、暴利。修大法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断掉假货源。那时市场都这样，不卖假货等于断了财路，这对于生意人来说是致命的。但是这一步必须得迈出去。我跟厂家打电话说：“我现在学炼法轮功了，你们不要再发这种产品了。”（那时还没有迫害）厂家不理解，业务员疑惑的说：“学啥功你也得吃饭呀？哪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 (上)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借大陆网上法会之机，我想谈一点自己在做生意中如何放下钱财心走好证实法路的体会。

修炼前我是做生意的，那时我三十几岁，一年能赚三、四十万元。三十年前这个数，在我们县城能买十多处二手楼房。由于受“白猫论”的影响，加上没有心法约束，我赚钱是不择手段的。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当时的人品：一次我提货时，付货人误把别人的货混在我的货里，我不吱声，拿回家偷偷卖掉。又一次，跟一个同行老板有矛盾，我整不过他，使暗招写匿名信给商业部，诬告他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他的店被查封。一个亲戚评价我说：“你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我妻子说：“你这人胆子太大，啥钱都敢赚，有原子弹都敢卖。”

我一直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赚钱容易。然而在生意场上拼来拼去，脾气越来越暴，病渐多，身体垮了，近一米八的个体重不到一百斤，脸灰色，三十几岁就成了药篓子。

归正生意路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喜得法轮大法，顿开茅塞，明白我生意火不是因为有啥本事，是命里的安排。随后，我身体出现消业状态，所有病一扫而光。在调整身体中，出现一个多

相护身符，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身体有好转。他家是农村民房，生活环境不如城市楼房，我没有考虑这些，大法弟子吃点苦算什么，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往回走时就想现在租的房子还没到期，房子退了房东能不能给我押金，一千多元钱呢。快到家时看见有个房屋中介，意念中有人告诉我进去打听一下。一位女士非常热情接待了我，告诉我提前退房押金肯定不能给，可以和房东商量返租，一般租房最少六个月，可是我只能出租五个月，想租五个月的很少，挺难的。她说：帮你找一找。我没有抱着任何希望。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多元钱，一千元钱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第二天我路过中介，她告诉我找着一个小伙要租六个月，她说服了让他先住着以后再给他找，晚上就看房子。我没有手机她联系我很难，这位女士替我和房东商量返租时也费不少口舌。一切都很顺利。

这样我搬到了农村给亲戚看房子。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在儿子家住不惯突然又搬回来了，我先给他一个月房租，他不要，告诉我抓紧时间搬走吧。我儿子知道后火了：这不是欺负人吗，都七十多岁的人了搬家容易吗？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告诉孩子别生气，不就是花点钱出点力，别和他们一样，得高姿态。

搬家对我已经习惯了。这事我一点也没动心，特别平静，师父说：“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原因的。”[5]几年来我搬家已成常态，师父利用搬家去我的各种执着心，在利益面前是用负面思维、用人心对待，还是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大法的标准要求向内找自己。当时我表面看来心比较纯净，但内心深处有“我修大法了才能帮你，别人谁能这样做”的显示心，有求让别人说我好的心，

心不正才出现这样的结果。深挖隐蔽很深的人心，提高上来才是最主要的。

一次次搬家也是挺魔心的，找房子、租车、收拾家，每次在钱物上都损失不少，搬家又不能张扬，非常时期还得注意安全，每次都是我和六十多岁的妹妹两人搬家。一切都是师父精心安排去我的各种人心，使自己更快升华提高上来，谢谢师父一次次为弟子操心。

心性提高了，师父就安排最好的给弟子。第二天，我特别顺利就找到了房子，而且没有通过中介，房租便宜一点，地点还好，离我做事情的地方方便多了。

一次在和同修交谈中，他谈到我以前不支持某个项目哪里做的不对，我一听就火了，辩解起来。忽然想到师父的一段法：“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著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著才重要。”[6]我后悔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发那么大的火，争斗心也上来了，更没做到忍。这不是提高的机会吗？怎么又往外推呀。师父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提高上来。

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某某对我意见大了。我想我们一起被迫害这么长时间了，她还没过去呀。回想当初我和她都做资料，我做什么她做什么，我有什么机器她也得有，几次指出她也不改，我就尽量不去触及她的执着，觉的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惹不起躲着点。并没有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心？她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我也这样对待过她？没有修自己。也暴露了我的争斗心、嫉妒心、攀比心、执着自我等好多人心。师父说：“只有放弃才能得到。”[7]不管她怎么想的，我要修去这些心，放弃对她的负面思维修自己，

明慧法会 善念慈悲救世人（下）	159 -
明慧法会 丑小鸭变白天鹅	169 -
明慧法会 家开诊所 来者都是有缘人	178 -
明慧法会 圆圆的修炼故事	185 -
明慧法会 孩子们学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191 -
明慧法会 解体迫害、走向成熟的一年	197 -
明慧法会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上）	209 -
明慧法会 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下）	216 -
明慧法会 实心实意救人、帮助同修	223 -
明慧法会 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	234 -
明慧法会 魔难中 师父把我托起	240 -
明慧法会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上）	249 -
明慧法会 放下人情 晴朗成熟（下）	258 -
明慧法会 断指接活的故事	265 -
明慧法会 在协调配合中懂得了修炼	269 -
明慧法会 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	277 -
明慧法会 风雨磨砺 花香沁人	283 -
明慧法会 “有师父真好！”	294 -
明慧法会 二十年这样快乐的忙	305 -
明慧法会 二十年的修炼路使我成熟起来	310 -

目 录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上） - 1 -

明慧法会 | 经商中修心救人（下） - 8 -

明慧法会 | 看似不可能的事 - 18 -

明慧法会 | 巨难之后法中修 - 30 -

明慧法会 | 三次神奇经历 - 36 -

明慧法会 | 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 43 -

明慧法会 | 时间宝贵 用心救人 - 53 -

明慧法会 | 乡村学法点平稳走过二十年 - 61 -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上） - 68 -

明慧法会 | 师父予我正念 闯过重重难关（下） - 77 -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上)..... - 85 -

明慧法会 | 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下)..... - 91 -

明慧法会 | 实修消除间隔 众生奔涌而来 - 100 -

明慧法会 | 讲真相润物无声、水到渠成 - 111 -

明慧法会 | 在师尊看护下成长 - 117 -

明慧法会 | 大法弟子是个整体 - 123 -

明慧法会 | “三件事”都做好 - 136 -

明慧法会 | 全身筋骨错位 四天康复 - 147 -

明慧法会 | 善念慈悲救世人（上） - 152 -

每个人都在不同层次上修炼，都有师父在管。多想别人的好处，多看自己的不足，换位思考。修去执着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她也能提高上来。

六、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

十多年来，上明慧网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明慧网的文章每天必看。有的同修不能上明慧网，我第一时间把师父发表的讲法、经文送到同修手里，把大法的信息传达给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把正法修炼故事、忆师恩等音频下载传给同修；把网上同修交流的好文章下载打印后拿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在学法小组交流。看同修在修炼中是怎样在法理上提高，转变观念，遇到问题怎样正悟，向内找等。

一次看同修交流发正念的文章。同修在清理自己的时候，加上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我有启发。自己长期对旧势力认识不清，在魔难中被动的承认旧势力后才去清理。

师父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的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 [9]

我就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更不承认，谁安排谁有罪。主动对旧势力清除。这样发正念我觉的效果挺好。

我闯出看守所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脑，买上网卡，上明慧网。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经常搬家，搬好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安宽带上明慧网，不论邪恶怎样封网，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顺利上明慧网。这些年的修炼提高和明慧网是分不开的。每天回明慧网看看也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愿所有大法弟子都融入明慧网这个大家庭，比学比修找出差距。整体升华整体提高。

感谢师父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提高、共同精進的平台——明慧网，感谢同修们的努力把大法弟子维系在一起，共同助师正法，兑现使命。

二十多年来，每时每刻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中，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无论遇到什么魔难，心性上的考验，只要想到师尊想到法，很快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时也是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刻。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用大法净化了身体和肮脏思想，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我——大法粒子。

师尊讲：“可喜的是你们走过来了，一路上无论大家碰到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只不过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魔炼，过程中使你们成熟起来，去掉人心，最后走向圆满，这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看看也就是这样。” [1]

谢谢伟大的师尊！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论路有多远，我都会紧随师尊正法，直至圆满。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明慧网法会

——第十六届中国大陆
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
- [9]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